

連橫著

臺

灣

通

史
下冊

商務印書館印行

AG

K295.2

3

212



臺

灣

通

史

下冊

連橫著

商務印書館印行

中央幹部學校圖書館藏書

臺灣通史下冊目錄

卷十七	關征志	三三三
卷十八	權賣志	三四二
卷十九	郵傳志	三五四
卷二十	糧運志	三七〇
卷二十一	鄉治志	三八一
卷二十二	宗教志	三八九
卷二十三	風俗志	四〇七
卷二十四	藝文志	四一八
卷二十五	商稅志	四二五
卷二十六	工藝志	四三五
卷二十七	農業志	四四〇
卷二十八	武備志	四六九
卷二十九	列傳一	四九七
顏鄭		四九七
寧靖王		五〇〇
諸臣		五〇一
諸老		五〇九

732.91
112
V.12

陳永華.....五二四

林圯林鳳.....五一六

劉國軒.....五一七

卷三十 列傳二.....五二一

施琅.....五二一

吳球劉却.....五二六

朱一貴.....五二七

歐陽凱.....五三三

藍廷珍.....五三四

楊殷阮王.....五三九

卷三十一 列傳三.....五四二

王世傑.....五四二

吳鳳.....五四四

施揚吳張.....五四六

林胡張鄧.....五四八

臺東拓殖.....五五〇

吳福生黃教.....五五二

林爽文.....五五三

孫景燧.....五五八

福康安.....五六〇

楊廷理	五六二
鄭其仁李安善	五六三
陳周全高夔	五六四
卷三十二 列傳四	五六六
海寇	五六六
王得祿	五六六
謝鄭	五七二
吳沙	五七三
姜周	五七六
許尙楊良斌	五七七
姚徐	五七八
張丙	五八二
方振聲	五八四
李石林恭	五八五
鄭勸先	五八六
郭光侯施九緞	五八七
卷三十三 列傳五	五九二
戴潮春	五九二
林文察	五九八
丁曰健	六〇〇

林寬國.....六〇〇

林古梅.....六〇三

羅陳.....六〇五

沈德楨.....六〇七

袁開栢.....六一〇

劉銘傳.....六一一

劉璋.....六一五

林平侯.....六一九

卷三十四 列傳六.....六二二

德更.....六二二

潘嵩.....六三四

鄉賢.....六四〇

文苑.....六四五

卷三十五 列傳七.....六五九

孝義.....六五九

勇士.....六六八

貨殖.....六七一

列女.....六七四

卷三十六 列傳八.....六八六

邱逢甲.....六八六

吳徐姜林.....六六八

吳彭年.....六九一

唐景崧劉永福.....六九三

後序.....六九七

迎雅堂先生家傳

附

鄭氏徵收雜稅表 關征志.....三三八

清代陸餉徵收表 關征志.....三三九

清代水餉徵收表 關征志.....三三九

臺灣海關徵收稅鈔表 關征志.....三四〇

臺灣海關徵收船鈔表 關征志.....三四一

臺灣阿片進口表 權賣志.....三五二

臺灣徵收阿片釐金表 權賣志.....三五三

前山道里表 郵傳志.....三六一

後山道里表 郵傳志.....三六一

前山至後山道里表一 郵傳志.....三六一

前山至後山道里表二 郵傳志.....三六一

前山至後山道里表三 郵傳志.....三六三

前山至後山道里表四 郵傳志.....三六三

中路道里表 郵傳志.....三六三

鹿耳門應運兵眷米穀表	糧運志	三七四
鹿港應運兵眷米穀表	糧運志	三七五
八里坌應運兵眷米穀表	糧運志	三七五
臺灣官倉表	糧運志	三七七
臺灣社倉表	糧運志	三七八
臺灣番社倉表	糧運志	三七九
臺灣善堂表	鄉治志	三八六
臺灣義塚表	鄉志	三八七
各府廳縣寺院表	宗教志	三九八
藝文表一	藝文志	四一九
藝文表二	藝文志	四二〇
藝文表三	藝文志	四二一
各國立約通商表	商務志	四二八
臺灣外國貿易表	商務志	四一九
臺灣糖出產表	商務志	四三〇
臺灣產糖推算表	商務志	四三二
臺灣糖出口表	商務志	四三三
臺灣各屬墾墾表	農墾志	四五五

臺灣通史(下冊)

卷十七 關征志



(南)

中央幹

昔禹平洪水。畫九州。任土作貢。賦稅之義始此。賦以足兵。稅以足食。國用既足。民亦安寧。而暴君汗吏以天下爲私有。橫征倍斂。吸食脂膏。兆民怨怒。起而逐之。國亡身戮。爲天下笑。連橫曰。明以前尙矣。臺灣遠隔海外。爲古荒服。土番所處。海寇所踞。未有先王之制也。明季荷蘭人始開斯土。以通東洋貿易之途。設官行政。制王租。募民。而納其賦。語在田賦志。是時歸附土番歲納鹿皮。視社之大小爲差。其後因之。每年五月初二日。主社官集公所。召民。衆環視之。官歷舉各社餉銀之數。高呼於上。聽者應之。至最多者而昇之。乃具姓名及社餉於冊。取殷戶爲保。以四季分納。謂之社商。社商時率夥記至番社貿易。夥主財物。記任會計。而社商領之。凡番耕獵之物悉與社商。而以布帛鹽鐵煙草火藥易之。其令嚴密。番不敢私。社餉之入。大社數千金。小亦數百。是爲雜稅之一。當是時土地初闢。地。而腴。一歲三熟。閩粵沿海之氓相率而至。以逐什一之利。歲率數千人。荷人課其丁稅。每丁年納四盾。領臺之初。歲收三千一百盾。其後二十年。增至三萬三千七百盾。蓋移殖者衆。而歲入亦多也。臺灣之山多麋鹿。獵者領照納稅。月課一盾。逐犬入山。肆其捕殺。於是麋鹿漸少。其後增至十五盾。歲入三萬六千盾。少亦二萬餘盾。其脯皮販運中國日本。歲率十餘萬金。設權稅稅。以稽市物。歲亦十餘萬金。若夫山林川澤之利。商工之所計。虞衡之所入。莫不極其輕重。以佐行政之費。荷官俸養所入。歲不足用。各自私賈。以罔市利。暴待細民。侵奪田宅。上下交爭。賄賂成習。甲噪郭擾一因民之怨。糾合同志謀逐之。事敗被殺。株連數千人。亡命之徒。轉相噓衆。以與抵抗。又

開延平郡王將與光復之師。荷人懼。乃請爪哇縣督增兵戍臺。多課雜稅。以助兵食。而內訌不息。搶攘昏孽。以至於亡。夫國以民爲本。富則國富。貧則國貧。故曰。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今荷人之有臺灣也。肆其橫暴。剪食我土地。侮虐我人民。剝奪我權利。而世之論者曰。是殖民之策也。烏乎痛哉。延平入臺。國用不足。多沿荷人舊制。及經嗣位。諄諄奉軍陳永華乃籌長治之策。盡心經畫。建保里之方。布屯田之制。開魚鹽之利。伐林木之材。內課農桑。外與貿易。十數年來。移民大至。多至數十萬人。拓地遠及兩郡。臺灣之人以是大集。孔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故民皆勤功樂業。先公而後私。故曰。衣食足而知榮辱。廉讓生而息爭訟。夫自延平入臺以來。與民休息。而永華又咏嘆之。遺之以政。閉之以誼。教之以務。使之以和。漸之以忠。厲之以勇。勸之以利。嚴之以刑。民於是乎可任也。二十年間。臺灣大有。取其有餘。以供國用。民亦樂輸不怠。善乎德化之入人深也。洎永華亡。政教儉薄。而雜稅之徵濫矣。清人得臺之際。議遷臺。其地。靖海將軍施琅力陳不可。乃設一府三縣。田賦之制略同行省。而雜稅仍舊。或更立之。名目繁多。變本加厲。其設於陸者曰陸餉。麗於水者曰水餉。厝餉始於荷人。大小有差。歲徵銀一千四百六十六兩。奇。雍正元年五月。有司查驗厝治家屋。除破壞者。凡得大厝七千七十四間。間徵一錢五分一釐九毫。小厝一千七百零三間。徵半之。按戶給照。納餉後有倒塌者。許繳照註銷。而新建者餉亦如之。若爲例。厝餉者鄭氏所立也。一首爲五兩六錢。蘇軍新餉也。一張亦徵銀五兩六錢。當舖者以櫃子母者也。年徵五兩。謂之官典。官保護之。雖敢賊不罪。然多勢豪所設。而地方官稍分潤焉。不徵餉者爲小典。則武營弁兵以薄資而弋利者也。瓦蓋也。菜園也。錢宅也。檳榔宅也。亦以大小徵餉。其稅徵不足道。此陸餉之大略也。田養魚也。潭亦養魚也。而編之田息優。潭。其後編視下園徵稅。而編於田賦焉。澎湖產魚盛。以海爲田。瑛入臺後。據爲私有。歲收規費千二百兩。及許良彬至。奏請歸官。以充提督衙門公費。而行家任意苛求。漁民多受剝。深爲苦。乾隆二年。下諭禁革。命總督郝玉麟飭地方官照例。編列魚舟號數。以時稽查。夫魚舟有大小。計擔徵餉。每担七分七釐。次日尖鱸。每隻八錢四分。次日杉板。每隻四錢二分。網一張

則三兩五錢。小者一兩七錢五分。箔者削竹如簾。長十餘丈。立海坪。乘潮沙以捕魚也。每張一兩二錢六分。濕者築土圍。高尺餘。缺其門以入潮水。而置網以捕魚也。每日八錢四分。鑲垂餌以釣也。每條五兩八錢八分。鏈亦釣也。餉與鑲同。罟也罟也罟也。均用以捕魚。而得魚之多少不同。故徵餉之輕重亦別。罟一張十一兩七錢六分。罟五兩八錢八分。罟四兩二錢。烏魚旗者亦謂之罟。每冬至前。烏魚自北而南。多以萬計。漁戶先時頗旗。旗徵餉一兩二錢。鈴蓋縣印。列號備查。鳳邑最多。此水餉之大略也。同治十三年冬十二月。欽差大臣沈葆楨奏言。舊例臺灣鼓鑄鑄皿農具之人。須向地方官舉充。由藩司給照。通臺祇二十七家。名曰鑄戶。其鑄由內地漳州採買。私販者治罪。邇來海口通商。鐵船載在進口稅則。昔杜內地之出。今自西洋而來。情形迥異。而不肖兵役人等。往往藉端勒索。該鑄戶亦恃官舉。任意把持。民甚苦之。又臺產竹竿。向因洋民不靖。恐有接濟。因禁出口。以致竹竿經過口岸。均須稽查。不知海船蒲布皆可爲帆。無須用竹。立之厲廢。徒爲兵役留一索詐之端。民間多一受害之事。應請無庸查禁。詔可。光緒三年春。巡撫丁日昌既視臺灣。親見雜稅之苦。奏請蠲除。其言曰。查臺郡當鄭克塽歸誠時。僅有臺灣鳳山嘉義三縣之地。其彰化縣淡水噶瑪蘭兩廳。皆係後開之士。東至內山。西至海。地皆淺狹。唯南北袤長。計臺鳳嘉三縣合長二百九十里。其額徵供數十萬餘石。而後關之一縣兩廳合長五百八十里。備徵供穀五萬六千餘石。核計彰淡蘭之地。比臺鳳嘉幾多一半。而所徵之穀。反不及一半。何也。蓋鳳臺羣開闢之地較早。所徵稅則皆沿鄭氏之舊。而彰淡蘭新墾之地。則由朝廷新定科則。故賦課較輕也。然其爲民累者。則莫如雜餉。查雜餉名目繁多。內此歸化生番。無款可計。無糧可科。以納鹿皮爲餉。而所謂鹽餉者。則徵於畜魚之所。所謂糖餉者。則徵於熬糖之所。雖謂苛細。而稽其贏利。酌取一二。以益正供。於民尙無大損也。他如海水支流曰港。窪深積水曰潭。凡可養魚之所。即如鹽餉徵收。而小道可通之處。竹筏小艇運貨往來。亦接照徵收。又如建屋之基。磨麵之場。瓦窰菜園檳榔香檳之類。莫不按數徵餉。若其徵諸漁戶者。曰罟曰罟曰罟曰鏈曰箔曰滾曰網曰滬曰烏魚旗。吏役勒索。橫取窮民。而備戶漁人又多去來無定。官役不能盡悉。假手土豪。出爲攪辦。豫納承充之費。壟斷浮收。醃糠及米。驗於官者十。取

於民者百。民奈何而不困耶。臣到臺後。查悉各弊。則擬稍爲釐剔。而各項名目瑣碎。影射索連。非盡斷蕪籛。終難以絕弊。除番餉編餉。餉之外。其港潭等項雜餉。統計各屬共徵銀一千二百二十三兩九錢六分五釐。均應豁免。以除民累。伏查臺鳳嘉三縣正供。徵收既重。而雜餉名目層繁。小民終歲勤勞。所得無幾。而一經吏役凌突叫囂。遂有枷棒在手。雞犬無聲之歎。民困何止而盡乎。且此項雜餉徵收不過數千餘兩。就地支發。歸入奏銷。臺灣近年出產茶葉樟腦等釐稅。均屬新徵。較此多至數倍。而臺北現議開鑛。則地利更可勃興。謹將前項雜餉查列清單。請自光緒三年起。永遠一律蠲除。詔司。臺人大說。至今猶稱頌焉。契稅爲入款之一。亦雜稅也。舊例每百圓繳稅并費共十三圓。人民以爲過巨。多不投稅。光緒二年。郡紳蔡震潭囑御史某出奏。旨下部議。定自三年起。減爲一半。卽百圓徵稅六圓五角。外費悉裁。然經辦者猶不能盡廢。每宗加繳司單六角。若在千兩以上者。由縣送府加印。或由業戶自送。每宗規費二三十圓。而稅額之中。以三圓解府轉藩。知縣例得一圓八角。餘由書吏家丁房總差役分肥。故知縣下車之後。則示民稅契。按期輸比。而私其利。多者數萬圓。少亦數千。已稅之契曰紅契。未稅者白契。衆不以爲憑。故人民亦自知爲要也。安平爲府治通商之口。向由臺防同知管理。徵收船費。謂之文口。派員查之。凡內地商船來臺者。應驗牌照。出口之時。船上須掛紅旗。巡丁到船。丈量擔位。報明無差。乃由委員給照收費。每百擔五圓六占六瓣。歲約五千餘圓。不換照者以爲走私。船貨充公。光緒元年。臺防同知移駐卑南。仍歸收費。至十四年。改由安平縣收之。以抵津貼一半之額。其時帆船漸少。歲約三四千圓。而輪船則由海關收之。又有武口。歸安平水師副將管理。亦派弁兵。以驗出入。詰盜賊。每船征費二圓。歲約二千餘圓。天津之約。許開臺灣互市。咸豐九年。兩江總督何桂清奏准美國先在潮州臺灣通商。福州將軍東純閩浙總督慶瑞福廷巡撫瑞璜會奏在臺開設海關。已而英法兩國請照美國征稅。復奏准一律辦理。其稅項仍解關庫。歸將軍督辦。統併南臺灣廈門兩口奏銷。十年。奏派道員區天民會同臺灣鎮林向榮兵備道孔昭慈知府洪毓琛等商辦。議以淡水八里坌爲通商碼頭。而於對岸尾尾設關。其北路之雞籠香山後壠中港。南路之鹿耳門打鼓。大小各口。一律禁止洋船貿易。同治元年六月二十二

日。滬尾開關徵稅。二年正月。奏派道員馬樞輝接辦。適彰化亂。各地叛擾。未到。乃委淡水同知恩煜代之。恩煜請設關渡驗卡。以查洋商進出。巡邊仍用關船。稅務司又稟總理衙門。請於雞籠旗後安平三處。照例通商。部議許之。八月十九日。雞籠開關。派副稅務司以辦。三年四月。安平旗後亦開辦。以滬尾爲正口。雞籠安平旗後爲外口。徵稅銀冊。均由總口轉繳關庫。歸福州將軍督辦。四年春二月。旗後稅務司以安平徵收洋稅。遞年加多。各商赴旗完納。諸多不便。請於安平添設銀號。管出入。將軍慶麟調查原案。以安平僅爲驗口。祇准洋商寄碇起貨。不許開設。而打鼓委員德協領復以此舉實爲華商之便。嗣經戶部核准。以六年十月開辦。既又設船政廳。理漕務。徵船鈔。其時貿易未盛。稅項亦少。蓋以中國協定稅率甚輕。而土貨之往來者別課釐金。釐金之設。始於道光之季。時當軍事旁午。徵賦爲難。故爲權宜之計。取以助軍。凡貨物出入。照撥徵收。不諱粗細。故謂之釐。咸豐十一年。知府洪毓琛奉飭遵辦。省中亦派候補知府程榮春至淡水。設局開征。以阿片爲大宗。分局之外又有驗卡。征釐如前。而荷吏舞文弄弊。格外苛求。以飽私囊。商賈病之。夫釐金之設。爲救一時之急。而非可以永遠也。故自事平之後。士大夫多請裁撤。歸併海關。而清廷不聽。然自通商以來。地利日開。物產日興。糖米茶腦之出口。歲率數百萬圓。米爲民食之本。供給福建。故無釐。糖每擔二錢。以天津上海爲銷路。香港日本次之。茶別征釐。設局於大稻埕。樟腦之利。或歸官。或歸民。其釐較多。而煤炭金沙之利。前後以興。故其辭可得而聞焉。光緒十八年。旗後商人以波羅蔗一宗。每百斤徵釐六角。合銀四錢三分一釐。而海關向徵流銀七錢。自十六年三月。併入芋蔗類。一律改徵。減爲三錢五分。是前本稅重釐輕。今反稅輕釐重。故請核減。波羅麻者卽鳳窠絲。配至汕頭。以績夏布。其額頗多。全臺釐金局以爲出口貨物。如土茯苓百斤。洋關稅徵銀一錢三分。釐金定章爲一圓。牛皮膠百斤。洋關一錢五分。而釐金爲五角。此稅輕而釐重也。又如芝麻百斤。洋關徵一錢三分五釐。而釐金爲一角四瓣。樟腦洋關徵七錢五分四釐。而釐金爲五角五瓣。此稅重而釐輕也。是則關稅之與釐金。原有參差。不得以百貨釐金。俱照關稅減半徵收。其子口半稅。原指洋商請領之三聯票。運貨到最後子口。完納半稅而言。若華商則逢關納稅。遇卡抽釐。何得援出口半稅。

爲例。但該商人近來市景蕭條。銷路亦滯。旗後波羅蘇出口。每年徵釐約二三百金。爲數甚少。姑准核減。併入芋藤章程。每百斤改徵四角二瓣。合銀三錢二釐。以恤商艱。夫稅釐之設。所以供國之用也。而民間亦有私徵。城廂之市。村落之墟。牛豚之畜。蔬菓之場。凡至此販者。每收其費。以充廟祀義舉之款。然必稟官出示。以杜分爭。故人肯樂輸也。初道光間。郡中商務繁盛。牛車入城。日數百輛。城兵欺其鄉愚。勒索規費。每輛收錢百文。多至數百文。鄉人不堪其苦。稟報郡紳。鎮道合示禁止。違者治罪。而弊稍革矣。

鄭氏徵收雜稅表

- 厝稅 每間六錢二分凡六千二百七十間半年徵三千八百八十七兩七錢一分
- 鹽社 凡二十七所年徵三千六十兩
- 港潭 年徵一萬九千三百八十八兩
- 樑頭牌 每擔一錢一分凡一萬三千六百三十七擔年徵一千五百兩七分
- 澎湖船隻 凡一百一十隻年徵七十三兩八錢
- 安平鎮渡船 凡三十四隻年徵四百兩
- 牛磨 每管二十四兩凡二十七管年徵六百四十八兩
- 蔗車 凡一百張年徵一千九百七十六兩
- 大小網箔 凡八十張年徵二百零八兩四錢
- 晉甯繩纜等 年徵八百四十兩
- 烏魚旗 凡九十四枝年徵一百四十一兩
- 入港貨稅 年徵一萬三千兩
- 出港鹽稅 年徵二百兩

僧道度牒 僧每名二兩道士五兩年徵二百兩

清代陸餉徵收表 據乾隆二十九年臺灣府志

款目	廳	臺	海	鳳	山	諸	羅	彰	化	淡	水	澎湖(終位釐)
厝舖	一、三、六、一、三											
牛廄	三、三、一、一、四											
蔗車	三、五、四、四、〇											
檳榔	五、〇、〇、〇、〇											
菜園												
瓦窰												
當舖	五、〇、〇、〇、〇											
總計		五、〇、〇、〇、〇		五、〇、〇、〇、〇		六、〇、〇、〇、〇		三、〇、〇、〇、〇		三、一、〇、〇、〇		三、三、〇、〇、〇

清代水餉徵收表 據乾隆二十九年臺灣府志

款目	廳	臺	海	鳳	山	諸	羅	彰	化	淡	水	澎湖(終位釐)
漁船	六、五、〇、六、四											
渡船	四、三、〇、六、四											
港船	四、三、〇、六、四											
魚塢	一、六、五、〇、〇											
總計		一、六、五、〇、〇		三、六、一、三、五		三、六、七、九、六		三、三、一、四、七		三、三、一、四、七		三、三、一、四、七

臺灣海關徵收船鈔表

年	分	淡	水	及	基	隆	安	平	及	旗	後	合	計(兩)
光緒八年	年												六、九六四
九年	年												七、二二二
十年	年												七、四五二
十一年	年												三、二〇四
十二年	年												三、八五七
十三年	年												三、一八二
十四年	年												八、二九一
十五年	年												五、九二三
十六年	年												五、六八九
十七年	年												三、七九二
十八年	年												一、〇四五、二七二
十九年	年												九、九〇、一四六
二十年	年												一、〇〇二、五八八
二十一年	年												八、七二、〇九九
二十二年	年												五、三六、二四四
二十三年	年												五、九八、三三三
二十四年	年												五、九八、三八三
二十五年	年												五、九〇、九四四
二十六年	年												五、八四、二四一
二十七年	年												三、八二、一五六
二十八年	年												三、三七、七七六
二十九年	年												四、〇四、二〇五
三十年	年												三、九二、二〇二
三十一年	年												四、六一、〇三一
三十二年	年												一、五四、〇八八

年	分	淡	水	及	基	隆	安	平	及	旗	後	合	計(兩)
光緒八年	年												六、九六四
九年	年												七、二二二
十年	年												七、四五二
十一年	年												三、二〇四
十二年	年												三、八五七
十三年	年												三、一八二
十四年	年												八、二九一
十五年	年												五、九二三
十六年	年												五、六八九
十七年	年												三、七九二
十八年	年												一、〇四五、二七二
十九年	年												九、九〇、一四六
二十年	年												一、〇〇二、五八八
二十一年	年												八、七二、〇九九
二十二年	年												五、三六、二四四
二十三年	年												五、九八、三三三
二十四年	年												五、九八、三八三
二十五年	年												五、九〇、九四四
二十六年	年												五、八四、二四一
二十七年	年												三、八二、一五六
二十八年	年												三、三七、七七六
二十九年	年												四、〇四、二〇五
三十年	年												三、九二、二〇二
三十一年	年												四、六一、〇三一
三十二年	年												一、五四、〇八八

卷十八 權賣志

連橫曰。昔者太公治齊。官山海。以殖其利。管仲因之。齊以富強。故能霸諸侯。權夷狄。功傳數世。漢興至武帝時。拓地用兵。軍旅歲動。國計不足。設鹽鐵之官。權酒酤之稅。文學之臣以爲聚斂。而功利者且以爲富國焉。臺灣權賣之制。始於清代。初運鹽鐵。後及煤腦。蓋此爲天地自然之利。苟振興之。足以裕國而益民焉。先是臺灣鼓鑄銅皿農具之人。例由地方官舉充。舊司給照。而納其稅。全臺定二十有七家。名曰鑄戶。其鐵由漳州採辦。私販治罪。蓋以臺灣孤立海上。慮造兵器。故官督之。然自通商以來。洋鐵入口。載在稅則。而舊例遂成虛文。同治十三年。欽差大臣沈葆楨奏請廢止。用者便之。夫權賣之制。各國皆有。大小輕重。或有不。而臺灣之所行者則此。記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旨深哉。

臺灣濱海之地。煮水爲鹽。其利甚溥。前時鹽味苦澀。不適於用。多自漳泉運入。永歷十九年。諸議參軍陳永華始教民晒鹽。擇地於天興之南。則今之瀨口也。其法築堤海隅。鋪以碎磚。引水於池。俟其發潮。潑而晒之。卽日可成。色白而鹹。用功甚少。許民自賣。而課其稅。歸漕以後。鹽戶日多。消路愈廣。爭晒競售。市價不一。雍正四年春。奏歸官辦。由府管理。分設鹽場四處。曰州南。曰州北。爲臺邑武定里。曰瀨北。爲今附郭之鹽埕莊。曰瀨南。則鳳邑之夫竹里。而毗於打鼓山麓也。每場設管事一名。巡丁十人。或八人。或六人。視其大小。以防私漏鹽戶晒鹽。例於春冬。春曰大汛。冬曰小汛。以夏秋多雨也。鹽成運納於場。而發其價。每石時銀一錢二分。瀨南稍遜。減二分。歲收約九萬石。或至十萬石。府中設總館一。市鎮各設分館。販戶赴館繳課。領引而出。其鹽石銀三錢。水運陸載。視路遠近。以定市價。故各地不均。鹽課所入。每月支發鹽戶及經費外。悉存府庫。造冊申報。以充兵餉。乾隆二十年。增設瀨東。爲嘉邑之井仔脚。而布袋嘴北門嶼亦先後分設。蓋以彰淡設治。墾戶日進。故由此給之。五十五年。議定臺灣定額之外。所有埕底泥鹽。歲約二萬石。分

撥各縣銷售。每年徵課一千八百十八兩餘。入冊奏銷。嘉慶十五年。設晴瑪蘭廟。鹽北。歲消七千石。歸廳採運。每石管銀三錢三分。共徵二千三百十兩。除原價及折放銀外。可得盈餘紋銀一千三百三十七兩。先是興化惠安魚船。每當春夏之交。遭風吹泊蘭廳。運鹽散賣。斤錢七八文。間有收積居奇。至秋冬時。價至二三十文。及設官後。禁私販。議請汀州行銷廣潮鹽引。募雞籠小船。給照至莆田惠安賣場購運。以資民食。蓋以蘭地僻處北東。府廳運至較水。又須待風而入。費大時久。或虞斷絕。故其價昂。而官道不許。以蘇為臺屬。行銷府鹽。可杜私販。且緩急足濟。乃議定歸廳。自十八年三月為始。每斤價十六文。用者便之。道光四年閏七月。省議以南靖長泰二縣鹽引阻滯。奏請臺灣代銷。於是歲課一萬七千石。合以臺灣自晒者十三萬石。入款頗巨。自是以來。北鄙日開。淡廳任民數千萬。而仍行銷府鹽。採配不便。咸豐中。始許於虎仔山自晒。一時私鹽充斥。課項銳減。同治六年二月。改歸道辦。嚴緝。虎仔山場亦歸官。七年移府。九年二月復歸道。十年仍歸府辦。而鹽引愈多矣。澎湖四面皆海。小島錯立。其地斥鹵。可以自晒。仍銷府鹽。每銀一圓售八十八斤。色灰稍劣。澎人以海為田。需鹽較重。一旦不至。人受其病。光緒初。議設鹽場。不計。十一年建省。十四年整飭鹽務。南北兩府各設總局。以總其事。南轄兵備道。而北歸布政使。基隆廳。宜蘭新竹大甲鹿港嘉義鳳山恆春澎湖各設總館。各地仍置小館。由民攬辦。其館主多鄉紳官戚。獲利不少。大者盈萬金。小亦一二千圓。臺灣消鹽約按人口。每人日用三錢。年須六斤十二兩。以三百萬人計之。則需鹽二千二十有五萬斤。斤勻銀一分。為二十萬二千五百兩。實歲入之一大宗也。生番彈鹽。僻處內山。茹毛飲血。需鹽孔亟。其鹽化者由官給之。或以互市。而衛志載壽安山有鹹泉。掘地汲之。編竹為鹽。內外塗泥。煮之成鹽。若。鹽後端各地熟番。有以挑沙澆面自煮者。官不徵課。蓋歸化時。曾經奏准者也。

硫磺

硫磺產於淡水。為今北投之地。當西班牙人據臺時。曾掘取之。百。毒披猖。蟲滋水惡。工人多病。歸後。

康熙三十五年冬。福州火藥局災。與守者負憤。欲滅吏徑。無敢至。仁和諸生都永河適在省。慨然請行。三十六年春二月至郡。四月北上。先命淡水社通事張大入北投築屋。既至。集番會飲。告以採礦事。與約一筐易布七尺。番喜。各負礦至。命丁煮之。礦有黃黑二種。黃沉有光。以帶燂之。風飄有聲者佳。及是則劣。先碎爲粉。暴日極乾。鑊中置油。徐入土。以兩人持竹桿攪之。土既得油。則礦自出。油土相融。而後收物。一鑊可得四五百斤。或一二百斤。唯燭火候之純疏爾。產礦之地爲西北投。石作藍靛色。有沸泉。草已萎黃。無生意。山麓白氣縷縷。如雲乍吐。是爲礦穴。風至礦氣甚惡。更遠半里。草木不生。地熱如炙。白氣五十餘道。皆從地底騰激。怒雷震撼。地嵐戾欲動。所以不陷者。熱氣鼓之爾。穴中毒焰撲人。觸腦欲裂。左傍一溪。聲如倒峽。卽沸泉所出源也。永河著神海記游。其所言略如此。當是時淡水未開。而北投又在番境。好窺得至。私製火藥。乾隆中。出示禁止。嗣命屯丁守之。每年四季。北路營副將派弁入山。焚燬草木。以杜私煮。同治二年。福建巡撫徐宗幹奏請開採。以裨軍務。六年。淡水同知嚴金清稟請不可。以採之有四可慮。八年。盧璧山奉南洋道商大臣之命。來臺採辦。募工煮之。既而閩浙總督英桂飭總兵楊正元兵備追擊兆棠派員會勘。蓋以其時整軍經武。多用火藥。故驟開採。然以所產未巨。恐耗經費。九年。復封。及劉銘傳任巡撫。謀殖地利。光緒十三年。奏設腦礦總局。與樟腦官辦。而所產日盛。以至於今。

煤

煤爲礦產大宗。臺灣多有。而基隆最盛。當西班牙據北時。則掘用之。其餅猶存。爲今之仙洞。歸清以後。仍事採掘。乾隆中。移民漸衆。以其有傷龍脈。請官禁止。然尙有私掘者。道光十五年。淡水同知婁雲再示禁。十七年。同知曹謹復禁。而是時海通已啓。東西往來。以登爲徑。各處遂多注目。禁燬之役。英艦窺基隆。及平。英人輒來臺灣。謀通商。二十八年。英國水師游擊吳倫至基隆。查勘煤層。歸報其國。三十年。英公使請准英人開採。不許。咸豐四年。美國水師提督彼思亦來勘。以煤層豐實。謀據此地。建軍港。以開美國貿易之

途。而臺人不知也。天津之約。許開基隆通商。何治三年。福州稅務司上書。陳探煤之利。請准英商租地開辦。淡水稅務司亦爲是言。巡撫徐宗幹奏言不可。而紳民亦立公約曰。雞籠山一帶。爲合境來龍。靈秀所鍾。風脈攸關。近有沿海奸民。詭言山根生有煤炭。難保無人偷掘。一經損傷。全臺不利。如遇偷挖。卽行圍捕送官。倘敢抗拒。格殺勿論。有不遵者。公議懲罰。然其後私掘愈多。勢不能禁。九年春正月。總督英桂命署道黎兆棠派員查勘。乃委江蘇候補道胡斌與淡水同知會勘。據復海港東邊之深澳八堵土地公坑竹篙厝偏坑田寮港后山石硯暖暖四脚亭大水壩等處。皆屬旁山。無礙正脈。遠隔民居。且於田園廬墓亦無妨礙。計得九十二洞。閉歇者二十三洞。其煤已竭。地歸山主。停辦者二十一洞。以價賤滯銷。流淺難運。現開者四十八洞。而中如四脚亭四洞。夏秋之間亦流淺難運。俟八九月方可配出。於是傳集山主及鄉人士。妥定開採章程。立石爲界。不許租與外人。並私相典賣。各洞相距南北二十五里。東西五六里。閉者不得再開。以七十洞爲限。而煤戶須本地人。又有親族廬墓者。互相環保。其會爲洋行辦事者不許。煤工亦須土著。家在五十里以內者方可用。每洞不得過二十人。煤戶具保。所出之煤投行仲賣。官爲督辦。違者嚴罰。禁向離開。而約東尚嚴也。當是時基隆滬尾已爲通商之口。輪船出入。用煤日多。或運至福州廈門。每年出產多至三四十萬擔。少亦十餘萬擔。其煤三等。上曰白煤。擔重二百。次中煤。稍降。又次煤粉。最賤。僅得五六十文。此爲在山之價。若運出市上。則視路之遠近而差。照例每擔徵稅五厘。唯船政局採用者豁免。而煤戶亦有稅。光緒元年。欽差大臣沈葆楨奏言。臺灣之地。病於土曠。而土曠之病。由於人稀。重洋遠隔。勢必獲利三倍。而後內地力食之衆。不召而來。然墾田之利微。不若開煤之利鉅。墾田之利緩。不若開煤之利速。南北各省按日以煤炊爨。入冬以煤禦寒。若出口暢旺。煤價必昂。於民間不無窒礙。而臺灣則炊爨寒均無害此。除出口外。別無銷路。雖其煤質極脆。不敵西洋之產。而較之東洋。尚去不遠。然臺煤雖富。卒來開採仍不甚旺。其故由於滯銷。西洋之煤。金山最夥。從前船隻皆繞金山而來。貨物之外。以煤壓載。煤價價平。固非臺煤所能敵。自埃及紅海開通以後。洋船無須繞道金山。而金山之煤遂稀。價亦日昂。而臺煤仍不得銷。則必被輕稅率。以廣招徠。此後稅率雖減。而入款仍不

懸殊。則於民間生計當有起色。至船局所用臺煤。向係免稅。不在定則之內。今擬將出口之煤。每噸減爲稅銀一錢。如蒙天恩允准。伏懇飭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札行總稅務司。言明臺煤無關民間日用。爲洋船所必需。是以減稅惠商。南北洋各口均不得援以爲例。詔可。三年。聘英人臺札爲礦師。並購機器裝置八塔。大爲開採。出口亦多。而經費繁雜。不敷開用。委員浮冒。積弊日深。八年二月。臺灣道劉璈稟請督撫。略曰。臺北煤務爲臺灣漏卮。中外疑議。已非一日。職道履任以來。亟思設法整頓。以期除弊興利。蓋以煤務專屬創辦。職道又未親履其地。遠觀懸揣。漫議章程。失刻失疏。均虞未協。然歷奉鈞批。又不敢以月耗巨帑責歸臺防之事。置諸後圖。從前張升道深知其難。請由船政主辦。實由於此。嗣後黎星憲復稱統歸船政辦理。蓋以煤務之壞。壞於歷辦不得其人。浮費過多。成本逾重。隨處浮冒。任其報銷。鄭倅核辦以來。自稟瞻觀之。較前諸員似有把握。然以冊報論之。似其不實不盡之處。仍所不免。八塔以總炭一萬九千八百五十餘石起解。基隆祇收一萬六千五百五十餘石。十餘里間。少去三千三百餘石。他屬不詳。而八塔以粉炭九千零十石起解。基隆僅收三千四百三十石。竟少去五千一百八十石。基隆收數之虧。又各有失耗。大較又去一成。既減成色。又失斤重。一轉移間。一月之內。耗至八千餘石。揆之於理。似欠圓通。又工匠等聽燒官煤。月至數千石。洋人三名月燒官煤九千斤。路旁三燈月燒官煤四萬斤。其間不應濫支之處。不可勝數。此煤斤濫耗之情形也。至於銀錢數目。採煤工價。浮於所收之額。多至三千四百餘石。車運之價。亦難實按。種種糜費。悉難枚舉。今擬委補用同知史悠恭候補知判李嘉棠會同辦理。不過欲於臺灣漏卮。稍求補苴爾。於是安定章程八條。竭力整飭。時有畢德衛洋行攬辦總炭。船局以爲不可。乃於上海自設臺灣煤務分局。又於汕頭香港廈門託商代售。統計每年出煤一百四五十萬石。可得二十餘萬圓。而船費不過數萬圓。入多而少。漸有起色。若能擴充銷路。尤足以興其利也。法之役。基隆失守。煤局設燬。及平。巡撫劉銘傳奏設煤務局。委張鴻祿辦之。投資四十餘萬兩。新置機器。又聘外國礦師。召工開採。至十三年。每日出煤可百噸。而辦理未得其宜。銘傳委用粵商代辦。衆多贊議。部議以爲不可。復歸官辦。及邵友濂至。遂裁撤之。

煤油

煤油或稱石油。其利薄。而前人未知也。臺人燃燈多用豆油。及西人發見煤油以來。遂入臺。其始僅見於城市。不十數年遍村野。以其價廉而光倍也。油煤之用。以美國彗星標者爲最多。次爲俄塊之產。歲率數十萬圓。然臺自有煤油。而未知採法。爲足惜爾。咸豐末年。粵人邱苟通事也。勾引生番殺人。官捕之急。遁入山。至鶉裏溪上流。見水面有油。味殊惡。時乏燭。燃之極光。竊喜。以告吳某。某以百金贖之。而不知用。苟復與資順洋行。歲得銀千餘兩。遂互爭權。集衆械鬥。久不息。九年二月。淡水同知逮苟治罪。又以外商無在內地開礦之權。封之。及沈葆楨巡臺。聞其事。光緒四年。聘美國工師二人勘驗。以後壠油脈最旺。乃購機器取之。其始多鹽水。至百數十丈。達油脈。滾滾而出。日得十五擔。久之工師與有司不洽。竟辭去。遂廢。光緒十三年。巡撫劉銘傳乃設煤油局。委棟軍統領林朝棟辦。而出產未多。入不敷出。十七年。巡撫邵友濂撤之。開辦學家謂臺灣油脈甚長。自苗栗而至安南之臘吧啤。蜿蜒千里。如能取之。足以供用而有餘。又臺多火山。間有瓦斯。質若炭。光勝於煤。其用尤宏。

樟腦

樟腦爲臺灣特產。當鄭芝龍居臺時。其徒入山開墾。伐樟熬腦。爲今嘉義縣轄。配售日本。以供藥料。其法傳自泉州。歸清以後。封禁番地。犯者死。康熙五十九年。會遠熬腦者百數十人治罪。其業漸廢。而山麓細民猶有私熬者。雍正三年。閩浙總督滿保奏准臺灣水師設船。令於臺灣設廠修造。以臺道臺協監督。於是南北二路各設軍工料館。採伐大木。以爲船料。而徵匠首任之。臺灣樟北路較盛。樟有兩種。香者可熬腦。臭者僅爲器具。故匠首率衆入山。並煮熬腦。以其利。而他人皆禁也。道光五年。始設軍工廠於猛船。並設軍軍工料館。兼辦腦務。內山所熬之腦皆歸所收。而後配出。禁煙之役。英一輒。雞籠。潘以阿片易腦。奸人牟利。熬

盛。法令屢不修。咸豐五年。廈門海關始與臺灣道訂約購腦。每擔價十六圓。配赴歐洲。而發腦戶僅八圓。列入道署。十年。臺灣道派員赴廈。督辦腦務。首擬奏請大甲等處均設小館。以理其事。其時檳榔大甲所出特多。歲各一萬二三千擔。竹塹後埔亦各有一二千擔。而高瑪頭彰化之內山且有釐者。消用日廣。然爲官辦故。外商不能獲利。五年。安平英領事請歸官辦。兵備道吳大廷不許。駐京英公使以爲有阻通商。遂向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交涉。六年。閩浙總督派與英使道會談。英領事專議。八年。廢官辦。新立購腦章程。凡外商入內地採腦。須先向總稅務司請給執照。填明行號姓名。完納出口稅之半。以代內地稅。運至口岸。報明海關。照章納稅。而後出口。若無護照者。將腦充公。人亦治罪。然非通商口岸。外國商船不得入泊。亦不得私自貿易。九年。始設釐金局。徵收腦厘。每百斤課銀五錢。初由商人攬辦。其後歸局。光緒十三年。巡撫劉銘傳奏言。樟腦一項。近來日本出產甚多。而香港腦價日落。如歸官辦。每石可獲利二三圓。臺灣產腦每年約出賣石。硫磺則產產最佳。前兩江督臣沈葆楨奏請開禁。採備官用。歷年辦有憲章。每石成本洋一圓。官買每石洋三圓。每年出產六七千石。上等硫磺每年祇出千石。均歸官用。其次積聚三千餘石。官既不用。商禁未開。不能出口。日久月聚。愈積愈多。不獨糜費棄置可惜。且香港年銷硫磺至萬餘石。運至江甯天津一帶。薰蒸藥草草帽。蒸炊鈔餅。製造爆竹。銷路甚廣。臺灣硫磺既佳。奸民私熬販運。出口不少。夫以自採之磺。禁不出口。既聽日本暢銷。又不能禁止私熬。若設法整理。獲利雖尙未多。而於撫番經費不無少補等因。臣查樟腦硫磺兩項。民間私熬私售。每多械鬥滋事。懇請歸官收買出賣。發給執照出口。以目前情形而論。年可獲利三萬餘圓。以後若能出產較多。銷路較暢。經理得人。日漸推廣。以自有之財。供無窮之用。實於國計民生。兩有裨益也。詔可。乃設臺灣腦總局。隸巡撫。而於北路之七樹林。中巒之彰化。各設腦務總局。若兩莊若三角湧若雙溪。單向若集集若埔里社皆設分局。以委員辦之。又有司專執秤登龜身丁分任其職。而宜蘭恆春別設總局。以獎勵腦務。法照舊數。徵收防費。以充經費之款。製出之腦悉歸官局。每擔八圓。售之商人。爲十二兩。年可獲利百餘萬兩。

時爲臺北總商公奏洋行籌辦。配越香港。每擔可售二十兩。多至二十餘兩。十六年五月。臺北改歸蔡南生。而彰化由林朝棟。繳價三十圓。釐金防費在內。以十二圓給腦戶。餘入官。是年出口六千四百八十餘擔。十七年爲一萬五千九百八十餘擔。十八年爲一萬三千一百二十餘擔。而腦價亦漸起。蓋以歐美市場消用愈巨。化學日精。藉以製器合藥也。初德人晦實祿在南。開設瑞興洋行。先至集集設館熬腦。自配香港。數年之間。獲利不貲。及歸官辦。頓失其益。去之汕頭。以腦業交英商怡記洋行承辦。十六年五月。怡記自集集運腦七百餘擔至鹿港。九月又運五百四十擔。彰化局丁以爲走私。要而奪之。安平英領事照會巡撫索還。不聽。彼此相持。勢將決裂。駐京英公使乃與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交涉。而各國亦以有礙通商。請撤官辦。旨下戶部議覆。奏曰。請考古今律例。鹽硝硫磺均歸官辦。嚴禁私販。除此三項之外。未嘗別有所禁也。臺灣內山今以出產樟腦之多。奸商貪緣賄賂。挾謀其間。不准他人售賣。實屬無謂。今英商收腦數萬斤。爲巡察委員所沒。是則奸商之故意而後至此。卽臺灣巡撫亦難辭其責。况樟腦一物。原係藥材。未可禁止私販。如英國地多蟲蟻。以腦薰屍。可免蟲蝕。此消用之所以較多也。此後各省新出。不論利益多寡。應先奏明而後舉辦。方爲得策。伏乞謂飭臺灣巡撫劉銘傳。卽將樟腦一項改爲民辦。官府但可徵稅。詔可。十一月。廢官辦。撤防勇。生番乘隙出草。熾殺殺人。沿山紛擾。腦務大損。於是請設隘勇而納防費。凡腦百斤徵稅八圓。腦丁每竈一粒月徵八角。以十竈爲一份。其出口者則海關稅一圓一角五分五釐。釐金五角五分。所入仍屬不少。十七年。改腦礦學務禁布政使司。仍於北路之大武壠。中路之彰化。各設腦務稽查總局。下設分局。悉以撫臺分局委員兼之。以其事相關連也。二十一年。裁餉費。每百斤改徵厘金四元。其時外國消用愈宏。香港每擔至七八十圓。或至百圓。

沙金

臺灣採金始於三百年前。舊志稱鄭氏未葉。遣官陳廷輝往哆囉滿採金。老番訝之曰。臺其有事乎。或問之。曰日本採金而荷蘭來。荷蘭採金而鄭氏至。今鄭氏又採。其能晏然耶。已而清軍果入臺。語雖不經。亦足以知

採金之古。海上事蹟曰。鄭氏時。上淡水通事李滄請取金自效。監紀陳福偕行。至淡水。率宣教鎮兵。將至卑南覓。土番伏莽以候。曰吾輩以此爲生。商人來取。必死戰。福不敢進。歸至半途。遇土番泛舟販。福攻之。禽其會。獲金二百兩。令道取。不從。曰。金出山後。其番爲佛種。人歸罕至。自淡水乘驛甲。自西徂東。返而自北而南。溯溪進。匝月方至。土番善泅。從水底取之。如小豆。藏之竹篾。或隱之瓠瓢。間出交易。番境前遠曰。修羅滿產金。淘沙出之。與瓜子金相似。土番路成條。藏巨篋中。客至每開鑿自炫。然不知所用。近歲始有携至羅籠淡水易布者。臺灣志略曰。港底今在哈魯山。港水深且冷。生番洗入。信手撈之。遂起。口嚼不能言。藥火良久乃定。金碎來。據此數說。則臺之產金已久。而多在東北。乾隆三十六年。波蘭人來禮荷斯奇謀拓臺東。與馬波奧時科喬戰。番降。獻金二十斤銀八百斤。皆此地之產。其地爲今之瑞芳附近。然則臺之產金早爲外人所延矣。光緒十一年。法事已平。巡撫劉銘傳鑲鐵路。十五年。架八堵車站之橋。工人入水造礎。偶見沙中有金。取出淘之。其時鐵橋監督。爲都司李家鏗。廣東順德人。曾游美國。而路工亦多閩粵人。有至新舊金山者。聞之爭取。居民亦從之。各獲利。每兩另銀一兩。十六年九月。探者三千餘人。地亦日廣。十七年八月。出示禁止。而逐利之徒昏夜偷取。犯者多。基隆同知黎景嵩議歸官。巡撫邵友濂許之。十八年二月。奏准開辦。設金沙總局於基隆。瑞芳設分局。派員理之。採者領照納稅。注勇彈壓。是年多商人金寶泉稟請承辦。每年課繳二萬兩。一切費及勇餉。悉由支理。許之。以十九年起。撤局歸商。而自十八年二月至歲終。計收厘金二萬七千一百二十二兩餘。除開局費一成。並新勇一哨薪糧衣器糧房等款。實剩一萬七千六百六十二兩餘。以此劃入海防費內。奏明存案。未幾金瓜石大石坑亦發見金苗。採者日盛。時金價頗廉。每兩在山易銀十八圓。後漸貴。竟可值銀一百數十圓。而臺東之斯城秀姑巒花蓮港得其犖。宜關之燕淚叭哩沙等。橫亘六十餘里。亦有金苗。然以開闢未久。野番出沒。居民輒遭害。取之尙少。

阿片厘金

臺灣之有阿片。始於荷蘭之時。荷人貿易以此爲巨。消傳閩粵兩省。漸乃及於內地。當明之際。華人已有謀用。然係以爲藥。故本草綱目謂之合敷融。或曰阿芙蓉。則以罌粟實之漿而熬之也。阿片出印度。以此爲國課之大宗。而突厥埃及波斯皆有產。上者曰公班。則黑土也。味濃力大。次曰白皮。又次曰金花。則紅土也。臺灣之銷阿片。其始多用黑土。繼乃合用紅土。價較賤。故吸之者衆。乾嘉以來。宇內無事。上自士夫。下至走卒。莫不以此爲樂。及道光十八年。下詔禁止。以林則徐督兩粵。擬英人阿片一萬三千六百餘箱。英人不服。遂至擄兵。臺灣道姚瑩亦奏旨禁止。初犯者刑。再犯死。一時阿片幾絕。然英人輒以夾板至雞籠。潛與奸民授受。而易樟腦。山陬海澨猶有吸者。及鴉和後。徐宗幹任兵備道。著防夷論。又謀禁止。其言曰。銀何以日少。洋煙愈甚也。民何以日貧。喫煙愈多也。以每日每人約計之。須銀二錢。就臺地富貴貧賤良莠男女約略喫煙者不下數十萬人。以五十萬計之。每日耗銀十萬兩矣。而臺人亦自立禁煙公約。吸煙者幾不以人齒。雷厲風行。一時殆盡。咸豐元年。洋商始來貿易。照例徵稅。十一年。設釐金局。以阿片爲大宗。謂之洋藥。同治五年。淡水同知王鏞詳請入口阿片。不論內地已徵與否。每箱徵釐五十圓。大吏許之。歲率十餘萬兩。而安平之入款亦如之。光緒五年。改歸道署。召殷商攬辦。各地設局。按枚烙號。始得出售市上。否則以私貨論。充公而重罰之。然走私者時有所聞。而局員防不勝防也。十年。法人之役。南北禁港。商船杜絕。阿片不至。市價日昂。每箱漲至十圓。兵備道劉燾奏言。臺灣通商。以洋藥爲大宗。每年進口售銀四百萬兩。今法人封口。洋藥不通。曾經請者公請。並權劃出官莊。准民自種。照例納稅。於是嘉義名屬多有種者。其味較淡。而雲南四川福建亦有產。然臺灣紳士以印土爲多。洋人運來易貨。臺商亦自採辦。臺南販土之商合設一會。曰芙蓉郊。輪年值理。每箱徵費二圓。以充釐。售煙者曰芙蓉舖。亦有公會。銷用之廣。幾於粟米麻絲矣。先是商人陳郁堂攬辦臺南阿片釐金。欠款四萬六千兩。防務之時。軍費浩大。應催不繳。巡撫劉銘傳札飭撤辦。挾轅凱旋。而款仍任之。銘傳大怒。以其通同作弊。奏請革職。致遂以此獲罪。

臺灣阿片進口表

年	分	溫尾及基隆	安平及旗後	合計
光緒四年	年	一、八四八	二、八五三	四、七〇一
五年	年	二、一六五	三、三八七	五、五五二
六年	年	二、一四九	三、六四七	五、七九六
七年	年	二、一四二	三、七三九	五、八八一
八年	年	一、五八四	三、〇一二	四、五九六
九年	年	一、二六五	二、七五二	四、〇一七
十年	年	一、二七〇	二、三〇八	三、五七八
十一年	年	一、四三六	二、三三九	三、七七五
十二年	年	一、六三三	二、九一三	四、五七六
十三年	年	一、六二二	二、六二六	四、二四八
十四年	年	一、九七四	二、六七二	四、六四六
十五年	年	一、九八三	二、七五二	四、七三五
十六年	年	一、九六七	三、〇七六	五、〇四三
十七年	年	二、一八一	三、四〇一	五、五八二
十八年	年	二、一〇三	三、〇三六	五、一三九

臺灣郵政傳單片簽金表

年	分	滬尾及基隆	安平及旗後	合計 (兩)
光緒十三年	年	一三一、二八〇	一六八、〇〇八	二九九、二八八
十四年	年	一五七、九五七	二一三、六〇八	三七一、五六五
十五年	年	一五八、八〇九	二一九、九〇三	三七八、七一二
十六年	年	一五七、六〇三	二四六、二〇〇	四〇三、八〇三
十七年	年	一七四、五五三	二七二、〇八七	四四六、六四〇
十八年	年	一六九、一五八	二四二、九〇二	四一八、〇六〇

卷十九 郵傳志

連橫曰。臺灣海國也。四面皆水。荒古以來。久不與世接矣。而高山深澗。平野生雲。獸蹄鳥跡之交。爲土番蠻。蠻者又不知幾于載。夫臺與閩粵比鄰。頗風揚帆。越日可至。隋代旣鎮撫東番。宋人又從而貿易。而皆不隸版圖。則以交通未便也。明季葡船窺見此土。尙西二國急爭之。各主其地。中間數百里。抑未有往來者焉。當是時臺灣之名遠播歐土。而日本之八幡船亦出沒海上。高橋片擲。遂爲東西洋人交接之區矣。延平相宅。高舉借來。閩粵之人扶攜而至。閩居近海。粵處山陬。守望相助。出入相友。而交通開矣。歸清以後。拓地日廣。南船北馬。昔昔往來。而陸輸海運仍從舊轍。尙未足以促羣治之進也。及劉銘傳任巡撫。乃立富強之策。購輪船。築鐵路。設郵遞。通電線。經營布置。面目一新。惜功未全成。而解任去。寧不可恨。然銘傳之功。固宜特書而不容泯者。紀曰。登高自卑。行遠自邇。今試考於篇。曰陸運。曰海運。曰郵電。而燈臺附焉。

陸運

臺灣當鄭氏之時。統治儼及承天。半隸以北。尙委荒蕪。唯巡防一至而已。清人得臺。沿用舊法。置驛戍兵。漸及北鄙。康熙二十六年。仁和郁永河始至北投探礦。其時斗六門以上。猶是未闢之地也。中葉以後。至者日多。南達琅嶼。北及三貂。而臺東之遠且有至焉。然自極南以至極北。計程幾八百里。行者須十三四日。急亦八九日。而溪流廣漠。每逢大水。阻遏不前。或至狹窄不渡。且臺之陸運僅藉人力。宋會以車馬往來。其駕牛車者。俱爲載種輸穀之用。日行二三十里。牛車之制。夾以兩輪。輪徑幾二丈。每輛可載十石。笨重難行。其有溪流者。則多用筏馮。臺人謂之渡。曰官渡。由官司之。不取其資。曰渡渡。由鄉司之。而收其稅。以充善舉。載爲香願香火。請官推給。曰私渡。由民司之。以載客貨。而時有勒索之弊。有司示禁。其風稍息。溪之

小者多製竹欄。或積石爲柵。深山大谷中。則多縛藤爲柵。兩旁築於巨樹。長十數丈。人行其上。如步虛臺。搗蕩草甚。樞者至。敬避。然山居谷處之民。趨之若鶩。習險故也。近則多附山緣。行者便之。臺地無車。故用輜。輜則路同潦泉。日行可五六十里。漢書淮南王謀伐南粵。謂乘輜險貴。其時南粵之道路未治。猶臺澗也。同治十三年。欽差大臣沈葆楨奏請開山修番。以總兵吳光亮統中軍。同知袁開柝帥南軍。提督羅大春帥北軍。分兵三路而入。自蒲山以達後山。測地繪圖。建營守隘。而獸蹄鳥跡之區。始爲行旅往來之道矣。葆楨之疏曰。商路一帶。自九月間袁開柝率綏靖一軍。越崑崙而東。張光亮隨派副將李光領前隊繼之。十月初一日。李營至坳東。袁開柝乃拔營前進。自崑崙而西諸也葛。計程不過數十里。而荒險異常。上崖懸升。下壑層陰。山皆北上。日光不到。古木慘碧。陰風怒號。相顧失色。不能中途暫駐。以待後隊之來。當袁開柝駐營諸也葛之日。正張其光內埔辦理兇番之時。有老勇石者。崑崙坳之勇也。初八日。張其光左營有勇丁五人。暮經該處。突有數番殺傷二人。都司張欣守備周思培等。卽派隊追趕。該番逃散無蹤。隨傳內埔社頭人。查係七家蛋社兇番。二十四日。將副善初出哨曉溪。途見無首勇丁橫臥血漬。旋見兇番多人。執械狂獵。應勇追之。適周思培出哨。橫截坡前。槍斃其一。擒其三。餘悉散走。俱爲陳阿修社番。卽將三人就地正法。二十日。都司張朝光率兩哨營於大石巖。都司張天德亦率隊至諸也葛。袁開柝乃得拔營前進。諸也葛以下。地略平坦。然崇巖未剪。焚草伐木。頗費人功。卽祈露宿空山。染病甚重。與疾率旅。逕抵卑南。張天德一軍亦已趨黎大嶺。與之犄角。長下卑南一帶。業已開通。崑崙坳左近。雖有兇番出沒。已分別懲儆。諒無敢生心。惟山道險遠。糧運殊艱。而卑南一帶海口。波濤拍岸。船不能泊。自內埔至卑南。均已派營分布。聲勢尙能聯絡。此南路近日蒲山之情形也。臺北一帶。提督羅大春自九月十八日。派都司陳光華爲首隊。首備李英千總王得凱爲次隊。游擊李得升爲三隊。前赴新坡。別遣軍功陳輝燾率勇哨赴大清水溪。總兵戴德祥以三哨黎大嶺漢。二哨黎大濁水溪。時正風雨連山。諸軍阻不能進。二十五日天晴。陳輝燾先至大濁水溪。旋有兇番抗拒。擊斃二人。遂卽走散。李得升率英陳光華等隨至。會勘形勢。近溪荒塚。周圍約寬數十里。惟地皆砂石。不及六兩淚之膏

腋。溪岸南北約距三十餘丈。波流陡急。副將周維光等。連日趕造正河支河水橋各一。工程既竣。各軍乃得越溪而前。自大濁水溪以往。前者曰小清水溪。後者曰大清水溪。十月初八日。陳光華一營繫小清水。而陳輝煌等進繫大清水。即有新城通事李阿隆等。奉太魯閣番目十二人來迎。願爲嚮導。隨至新城。營於溪東。又有符吻豆蘭社番目來迎。我軍遂進駐奇萊花蓮港之北。爲後山橫走秀姑巒之道。自蘇澳至新城。計出路二萬七千餘丈。自新城至花蓮港。計平路九千餘丈。統計二百里有奇。而沿途礮堡。除蘇澳至大南澳已設者不計外。應添築十有二處。均已興工。惟大南澳至大濁水溪一帶。兇番充斥。狙殺行人。乃於大南澳山腰。再開一路。旁通新城。一以避海濱懸崖之險。一以避兇番歧出之途。經派千總馮安國帶勇往辦。涉溪五重。方開十餘里。十一月十一三等日。正在開路。突有兇番千餘。分伏放槍。我軍竭力抵敵。擊斃四人始退。而我軍陣亡者四人。傷者十八人。十五日。行至崇山之麓。我兵正在峽中開鑿。忽聞礮聲四起。抵禦兩時。至者愈多。黃明厚馮安國以該番傾社而至。其中必慮。分兵繞擣。闖其無人。惟見新舊燭。每燭或數十顆或百餘顆。乘風縱火。燬十數。陣番始散。是日計亡兵勇四名。重傷二十名。其駐大濁水溪之勇。由小南澳運糧而歸。於十三日。途過石壁。突遇兇番蜂擁包抄。陣亡二人。溺死四人。重傷一人。經守備朱榮彪馳隊赴救。始各駭散。羅大春以番族肆擾。難疏提防。而山地遼闊。不敷分布。飛函商請添兵。臣等即檄駐彰化之宣義左右兩軍馳赴。日內可到。惟新城奇萊一帶。應如何設立營汛。繕造墩臺。俟羅大春親至相度。再籌布置。此北路近日開山之情形也。又曰。羅大春以本年正月初五日。自蘇澳起程。初九日。至新城。履勘二層城馬鄰溪等處。旁繕加禮宛南勢。直抵花蓮港之北。中界得其黎。得其黎以北百四十里。山道崎嶇。沙洲闊之。而大濁水大小清水一帶。峭壁插雲。陡趾浸海。怒濤上擊。眩目驚心。軍行束馬。網壁而過。尤稱險絕。以南六十里。則皆平地。背山面海。如悉粟種。非無良田。然地曠人稀。新城漢民僅三十餘戶。外番番社。自大濁水至三層城。依山之番。統名太魯閣。曰九宛。曰寶仔眼。曰龜女。曰女沙。曰符吻。曰崙頂。曰寶空。曰寶亞八眼。凡八社。憑高恃險。野性靡常。奇萊平埔之番。居鯤浪港之北者。曰加禮宛。曰竹仔林。曰武暖。曰七結仔。曰談仔寮。曰滿歌。凡六社。

論者加以宛番。其性畏強怯弱。而居無浪港之南者。曰根老翁。曰匏干。曰薄薄。曰斗鑪。曰七脚川。曰理烈。曰脂賈。凡七社。統名南勢番。男女共七千七百有七人。雖悉就撫。而薄薄理烈二社既順復貳。險巇難處。如禮宛頗耕種。餘則茹毛飲血。叛復不常。時常防範。他日登城之地。宜在奇寮。若新城三層馬鄉鯉浪不遇急汛之區。然必截大清水以南隸奇寮。以北隸大南澳。方足以資控制。羅大春自率大隊入新城。添設碉堡。該番驟生疑慮。呼衆悍黨。晝則伏莽。夜則撲礮。疊經奮擊。時有斬獲。自蘇澳之五里亭起。至秀姑巒之鴿子埔止。計地三百四五十里。擬分五段。沿途建棚三十有二。各派營哨屯之。俾得一氣聯絡。即以宣義左營駐三層城。策應鴿子埔以北。宣義右營駐加禮宛。策應鴿子埔以南。此北道港以北籌辦之情形也。其南爲走秀姑巒之道。固木瓜番游獵之場也。登高一望。平沙無垠。茅葦盈丈。人跡不到。該番兇悍不亞斗史。故沈壕曠如。南溪道闊及三十餘丈。欲造木橋。苦無巨材。乃先建支河一道。陳輝煌率所部。結筏以濟。直趨吳全城。匪秀姑巒祇數十里。即有成廣澳番日來營乞撫。別有大巴觀社馬達囉社皆附隨番。亦就撫。平埔之番。聞已盡此。平埔既附。以之專圖高山。專勢較易。此花蓮港以南籌辦之情形也。中路原派前南澳鎮總兵吳光亮帶兩營駐集集埔一帶。嗣經巨等奏派臺灣道夏勝繪督理開山撫番諸事。吳光亮以本年正月初九日。率勇由林圯埔社分開兩路。至大坪頂。合爲一路。進向大水窟。至頂城。計開七千八百三十五丈有奇。二月初七日復開工。直抵鳳凰山麓。躋半山。越平溪。經大坵田。跨扒不坑等處。而入芬埔。又開三千七百七十五丈有奇。兩處月建塘防八所。沿途橋道溝渠木圍宿站俱漸興修。分派兵勇。自集集至社寮大水窟大坵田芬埔南仔脚萬東埔各營。逐節屯駐。並招撫水裏沈鹿等三十九社。男女七千二百九十有二人。現方節途漸入。斬棘披榛。以出秀姑巒之背。約能圖勢開通。將與北路諸軍聯爲一氣。此又中路一帶開山之情形也。又曰。吳光亮以三月初九日起。至四月初八日止。自芬埔越紅鳳頭。經頭社仔坪。過筒仔腳萬。至合水。計開四千六百八十丈。遞建塘坊四。營壘一。茶亭木圍公所各二。以便往來。自初九日至於五月初八。大雨霖旬。工程稍滯。然自合水歷東埔社中。走箱山。至東埔坑頭。又開三千七百九十丈。公所兵房隨地建置。當再陸續前進。別以人工從牛軋橋旁開一道。側於芬

補。俾得分邊埔裏集社營南投各處。以便商旅時通。於是中落自東埔坑頭越八通關而過。爲羣山之最髙者。與臺東秀姑巒時。氣象雄偉。喬木蔽天。亘古以來。不通人跡。光亮名之。摩崖刻字。至今尚存。過關而東。爲雉公關。爲先鋒印。爲雷風洞。地皆險峻。遂經黃祈山。以光緒元年冬十一月至璞石閣。而南路自恒春之四林格。經牡丹灣吧聖德卑南寬而至大莊。北路自宜蘭之蘇澳。經新城花蓮港而至大巴壠。均以是年秋竣工。南北相通。東西可達。理番開墾爲之一進。是役。開路八百五 有 里。爲時幾一載。而經費不過三萬餘圓。多藉兵勇之力。然以山谷深峻。瘴癘披猖。生番剽殺。頗多損失。而乃臨危遇險。不顧不撓。困苦備嘗。奮邁前進。以闢此曠古未聞之道。可謂勞矣。於馬葆森奏請獎敘。羅大春以革職提督。開復原官。吳光亮袁開栢各進一級。餘亦嘉賚。光緒七年。福建巡撫岑毓英巡臺。以大甲溪爲南北要道。溪大流急。每苦難涉。乃勸紳富捐款。助以官帑。築隄架橋。以鐵桶積石以爲礎。橋長百五十丈。費款二十萬圓。越年六月十七八日。山水驟漲。奔流掀水而下。橋礎斷絕。隄潰六百丈。越道劉敬修督。飭臺北府登勸。費須數萬圓。璋再集紳富議捐。衆以溪險流大。恐無益。其時秋漲方盛。驟難施工。遂止。墩以臺南爲首善之區。而道路孤隘。市廛櫛比。非以安民居而與商務也。乃議開運河。導水入城。東引五空橋之水。南引二層行之水。北引柴頭港之水。以出於海。宣積穢。利運輸。河之兩旁改築大道。橋橫列屋。爲郡之表。前時安平之水可達郡中。其船至大井頭街。而河道漸淤。水多溷濁。故墩疏之。而郡人以拆屋多損。持不可。其議又止。安平距郡治六里。中隔帶水。往來乘舟。墩命防兵築之。旁種榕柳。於是始有馬車。行者稱便。十三年。巡撫陳鳴志鎮海後營副將張兆連合請巡撫劉銘傳。別開後山之路。自彰化之築壘以達臺東之水尾。剋期進工。東西並舉。自正月以至三月。大功告成。而前後山之連絡較縮矣。先是光緒六年。銘傳上疏。請造鐵路以固自強。略曰。臣嘗私思竊歎。以爲夫今不圖自強。後雖欲爲。終恐無及。夫自強之道。練兵製器固宜。然其機括莫急於築造鐵路。夫鐵路之利。於實務最爲商戰。實最損行旅者。不遠彈指。而於用兵之道。尤急不可緩之圖也。查中國要道。南路宜開二條。一自清江經山東。一自漢口經河南。俱達京師。北路宜自京師。直通盛京。西通甘肅。惟是經費浩繁。急切未

能盡舉。擬請先修清江至京師一線。與本年議修之電線。相爲表裏。以關軍國。安危繫之。若戰陣遷延。禍爲緩圖。徒託空言。永無自強之日矣。旨下內外大臣議奏。李鴻章劉坤一均贊其議。而駐德公使劉錫鴻方歸自歐洲。亟言不可。議遂廢。及銘傳任臺灣巡撫。十二年。奏請試辦鐵路。略曰。臺灣既爲我國海防之要。當此建省之時。宜速振興殖產。招徠工商。以爲富強之計。而欲行其事。必先利其器。曩者奏派革職道張鴻祿候補同知李彤恩等。考察南洋商務。今既歸臺復命。新設輪船公司。以往來淡水新嘉坡西貢等港。然以臺灣內地運輸未便。遂致沿山貨物。不能配至港口。擬請委員稟稱。南洋僑商素開臺灣土地肥沃。出產繁盛。官府又竭力鼓勵。多欲來臺經營。然荆棘滿地。道路崎嶇。欲期工商聚集。貿易勃興。實非易事。擬請築造鐵路。起自基隆。以達臺北。與各港連絡。不特可以振全臺之商務。而亦大有裨於海防也。又據該委員等稟請。當此國家財政困難之秋。官辦非易。請招募商款壹百萬兩。發行鐵路股票。以其得利。擬還母息。則不動公款。而鐵路可成。設計之善者也。臣愚以爲臺灣不獨海外之孤島。實爲東南七省之屏蔽。將來通商惠工。開闢利源。全台經費。足以自給。而臺北駐防之兵。調動自在。永保巖疆。如練軍清賦以及架設電線。次第舉辦。今年內外當可陸續告竣。至如築造鐵路。臣已深信不疑。唯以經費之故。躊躇至今。茲幸該委員等。請以商款措辦。唯由官府保護。將來坐收其利。其議甚善。似可舉行。至如築造鐵路之利。除驛遞開墾商務之外。尚有益於現今臺灣者三。一。路陳之。臺灣四面皆海。防不勝防。基隆滬尾安平旗後四口。現雖建造砲臺。駐兵防守。而新竹彰化沿海一帶。港汊分歧。一旦有事。敵兵上陸。南北隔絕。全臺立危。若築造鐵路。則調撥軍隊。朝發夕至。是其便於海防者一也。台灣既建一省。選擇省城。控制南北。其地襟山帶海。最爲適當。然距海較遠。將來建築衙署廟宇。鳩工治材。運輸不便。若鐵路開通。則商業可致繁盛。是其便於建省者二也。自臺北至台南。計程六百里。中多巨溪。春夏之際。山水暴漲。行旅漫絕。臣今擬於大小各溪上流窄處。架設橋樑。通算工費須銀三十萬兩。今若許准建築鐵路。則此橋樑二十餘條。一齊興工。可爲朝廷節省巨款。是其便於台灣工事者三也。疏上。下旨照議。於是設鐵路總局於台北。以記名提督劉朝幹爲總辦。從事招股。應者甚多。以德人墨爾漢爲監督。英人

馬禮遜爲工程長。測量路線。自台北至基隆二十英里。是年六月。自大稻埕起工。以余得昌所帶昌字四營爲工役。中經獅球嶺。開鑿隧道。長十八鎮。翌年。由台北而南。涉淡水河。架橋以渡。長千五百二十英尺。以時啓閉。下通舟楫。越龜崙嶺。經桃園中壢大湖口而至新竹。計長四十二英里。中有巨橋三。如紅毛田溪之七百五十英尺。鳳山崎溪之六百八十英尺。荳仔埔溪之六百七十七英尺。此工事之難者。而臺北至基隆以十七年十月開車。臺北至新竹則至十九年正月告竣。路廣十二尺。軌條闊三尺六寸。重三十六封度。其機關車十五噸。或二十五噸。列號之外。又錫以名。曰騰雲。曰御風。曰超塵。曰掣電。言其速也。分上下兩等。設備頗備。每車長約二丈。貨車略同。凡設車站十六處。均以土造。曰火車房。其驛長曰司事。願當草創之時。站中不設信號機。亦無昇降場。其始每日開車六次。後乃減爲四次。然途中遇車。隨時可以搭乘。故時刻不定。每逢大稻埕祭城隍之日。臨時增駛。以便往來。而歲首臘底以及五節均停車焉。乘車之費。自臺北至基隆者四角四分。而至新竹者八角六分。上等倍之。每里約當二英一釐。貨物則擔抵一人。平均一日之客。臺北基隆五百人。臺北新竹四百人。顯是時民用未慣。物產未盛。而基隆河之水尚深。舟運較廉。鐵道未足與競。以是入款尙少。每月搭客一萬六千圓。貨物四千萬圓。收支不足相償。然銘傳又欲達至南路。以速全臺交通。而自新竹以南。溪多且廣。非可易過。乃命德國工程師測量大安大甲兩溪。籌架鐵橋。其策果成。臺人之福也。當是時銘傳以厲行新政。清賦加稅。民怨其苛。而政府又多方掣肘。物議沸騰。工事遲遲。十七年。遂稱病辭職。邵友濂繼之。疏首經營鐵路之難。略曰。臣查臺灣爲海外孤島。港汊分歧。欲爲居中控制之策。固宜建築鐵路。然經營七年之久。僅得臺北抄工。從前籌劃不爲不善。而卒未能相副。何也。臺灣土地懸浮。田園漫衍。培築不密。聽見崩塌。又或坡陀參差。修整尙伏。曲直不定。高下靡常。北穿獅嶺。洞隱百尋。南度龜崙。坂險九折。路工之難如此。又或澗澗縱橫。宜臨宜束。水流湍急。因勢築防。磊址重淵。構基陡岸。洪波方迅。疊石旋傾。積沙既深。插樁亦謫。橋梁之難又如彼。加以工銀料價。其須倍加。此後增進。計諸造料。奉旨批准。而臺灣鐵路爲之一挫矣。願自基隆至新竹計程六十二英里七十鎮。用款一百二十九萬五千九百六十兩。每英里僅二萬六千五

百七十五圓。較之他國所鑄。工費較省。蓋以使用兵符之故。而所雇路工其費亦廉。每日給三角。工師多用粵人。如淡水鐵橋則鑄家德所鑄者。技亦巧矣。鐵路所過之地。大小橋梁七十四。溝渠五百六十八。其軌條雖購之英國。而枕木則皆用臺產。故別設伐木局。以統領林朝棟辦其事。入山採取。凡於一片爲價三角五分。樟四角梓矣。由溪運往。而樟較耐用。且取之不盡。友源既奏准停工。乃由福盛洋庫借撥一百零四萬兩。贖歸官辦。裁伐枕木局。併鐵路局於通商。以縮小之。而臺灣鐵路遂不進。

前山道里表

自恆春十(五里)柴城(十八里)柴寮(十五里)楓港(十五里)枋山(十三里)嘉慶塘(四里)牽芒溪(五里)枋寮(十二里)蘆竹塢(十四里)東港(七里)王爺宮(十六里)荳蔻脚(八里)鳳山東門
 自鳳山(九里)大將廟(十一里)楠梓坑(十里)橋仔頭(十里)阿公店(二十里)大湖(七里)二層行溪(十里)大林莊(三里)安平南門
 自安平(三里)柴頭港(四里)三珠店(十里)香西(十五里)曾文溪(九里)茅港尾(十五里)火燒店(十里)五里(下茄苳莊(十八里)六堀頭(十二里)香西南門
 自嘉義(五里)牛稠溪(八里)打鐵街(七里)大莆寮(十里)池里鄉(十二里)虎尾溪五里刺桐巷(二十里)寶斗街(十五里)二抱竹莊(十二里)茄苳莊(八里)彰化南門(由他里鄉別行十里至雲林城)
 自彰化(五里)茄苳(七里)大肚街(十五里)沙轆街(八里)牛馬頭(八里)大甲溪(五里)溪北(五里)大甲街(十里)房裏街(十里)吞岩(二十里)後龍(十五里)中港(十七里)香山(八里)新竹西門
 自新竹(十三里)鳳山崎(十里)大湖口(十五里)楊梅鄉(七里)七牛溝(十三里)中壢新街(十五里)桃仔園(十里)龜崙嶺(十五里)新莊(十二里)淡水南門
 自淡水(十二里)錫口(十五里)水返脚(十六里)八堵(九里)暖暖街(二十五里)三爪仔莊(八里)龍潭塔

(十五里)三貂嶺(二十五里)三貂溪
計七百九十三里

後山道里表

自三貂溪(九里)牡丹坑(八里)草嶺頭(十五里)太里蘭(二十一里)北關(九里)頭圍(十五里)礁溪(十一

一里)宜蘭北門

自宜蘭(十五里)溪洲渡(五里)羅東(十二里)猴猴莊(十八里)蘇澳(二十里)東澳(三十里)大南澳(一

十五里)大濁水(二十五里)大清水(三十五里)得真寮(十里)新城(五十里)花蓮港

自花蓮港(二十里)吳全城(三十九里)大巴藪(二十二里)周墾社(二十二里)水尾(三里)璞石關(二十

四里)石牌莊(四十五里)卑南草寮(五十里)卑南寶寮

自卑南(二十里)知本(二十五里)大貓裏(三十三里)干仔關(二十里)巴剎街(十里)阿郎查溪(二十七

里)牡丹灣(二十五里)八露灣(二十里)萬里得(二十里)射蔴裏(十三里)恆春東門

計八百零八里

前山至後山道里表一

自林圯埔(七里)大平頂(七里)尖山(七里)鳳凰山麓(六里)茅埔(八里)南仔腳(七里)東埔社(十里)東埔坑(十五里)鐵門

洞(八里)八通關(三里)八母坑(八里)雙峯仰(五里)大崙溪(二里)雷風洞(二里)打淋社(七里)璞石關

計二百六十五里

前山至後山道里表二

自楓港(十里)射不力(十五里)壁溪口(二十里)大雲頂(十五里)莖華嶺(二十里)阿郎查溪(十里)馬

繁密二十里于仔關二十里于仔番（十三里）大猫裏（二十五里）知本（二十里）卑南
計二百三十六里

前山至後山道里表三

自下淡水（十二里）赤山（十五里）雙溪口（二十里）崑崙劫（十里）大石巖（四十里）諸也葛（二十里）于
仔番（十三里）大猫裏（二十五里）知本（二十里）卑南
計一百七十五里

前山至後山道里表四

自魁常（八里）視仔尾（九里）樟脚六里深坑（十二里）崙仔洋（十八里）統橋（十一里）頭圍（十五里）瀾
溪（十五里）宜蘭北門
計一百零三里

中路道里表

自鹿港（十二里）馬鳴山（五里）三塊厝（三里）彰化西門（五里）大竹圍（十里）內快（十里）本縣莊（十
里）營盤口五里南投二十里）集集街（十里）風德口（二十里）頭社（十里）水社（十里）新城（十里）白
葉嶺（十里）埔里社
計一百五十里

航運

荷蘭爲海上之霸。侵略臺灣。以拓商務。夾板之利。遠聲東西。而以安平爲碇泊之口。其時港道深廣。可至熱
帶邊境。小者且及赤嵌樓下。樓圍海中。小島。安平之北謂之臺江。舳艫千艘。聚會於此。今則變爲平陸矣。荷

八統陸安平。駐兵戍守。開鑿運河至柴頭港。又北至看西。以通甯龍藤青諸社。故道猶存。則今之鹽水溪也。安平之南爲七鯤身。港汊紛錯。今亦淤爲平陸矣。當是時航運之利。西至閩粵。東及日本。南遍爪哇。安平一口遂爲交通之紐矣。延平克臺。亦恃航運。故能橫厲東洋。以憑天塹。而清人莫敢抗。永歷十八年。英人來請通商。二十年。呂宋總督派使來聘。二十八年。命戶部專李德赴日本。又造巨船往覽邊島呂宋葛拉巴。其後輒貿易。皆有航運之利。當是時清廷方嚴海禁。凡入海者殺無赦。而閩粵人之往南嶺者已數百萬。均以臺灣爲內府。故得獨操通海之利。清人來後。雖開海禁。而商船渡臺者須領照。由廈防廳司之。至則臺防同知驗之。其船皆漳泉富人所造。有鐵櫓橫洋船。材堅而巨。大者可載六七千石。南至南洋。北盤寧波上海天津牛莊。販運之利。頗操其益。故郡中商務一時稱盛。其後派運臺米。配載班兵。船戶苦之。積穀日多。遂有罷船官運之議。語在糧運志。續以蔡牽之亂。假擾海上。凡十數年。商船多毀。於是至者日少。而漁船愈衆。然漁器輕小。向不配差。口員照例僅查出入。積滯公文。數月不至。道光三十一年。巡道徐宗幹議定。漁船蒙配公文。以免阻遏。前時郡中有太平船二艘。專以運送兵丁骸骨并附客柩。招募郊商舉充。廢棄殆將十載。至是議興之。通商以後。外貨紛至。於是始有輪船。設船政廳以理之。同治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咨稱。本年九月初十日。據赫總稅務司將引水章程十五條。改爲引水新章十條。申送本衙門。於九月十五日。照會布俄英法美日各國駐京大臣去後。除日本國未按照復外。茲據布俄英法美各國駐京大臣先後照復。允飭各口領事試辦等因前來。除札知赫總稅務司遵照外。相應抄錄總稅務司所改章程十條。咨行查照。總督接後。卽飭巡道遵辦。於是復訂臺灣各口引水分章十條。與粵條略有更改。十年。英船海輪始定臺灣航路。以往來安平淡水廈門汕頭香港。每兩星期一回。其船尚小。載重僅二百七十七噸。而貨客繁夥。獲利厚。乃設得恩利士公司。以麥利士航行香汕廈安。科摩沙海龍海門行於汕廈淡水。而臺灣航業遂爲所攬矣。光緒七年。巡撫岑毓英巡臺後。以臺地孤懸海外。非舟莫渡。商諸船政大臣。派撥探航水保兩輪船。循環來往。以速文報。并准商人配貨。是爲官辦之船。其搭客自安平至廈門。或自基隆至福州至福州。每人三圓。自安平至福州及由臺北至

廈門者五圖。又自臺灣至臺北者亦三圖。貨物之儲。則照招商局所定。酌減二成。一時頗藉外船之利。其年又
增伏波萬中清兩船。以通郵遞。而載煤至上海者亦較多。法人之役。沿海被劫。出入杜絕。唯帆船時得偷渡。
然每遭擊。往來殊險。十一年。巡撫劉銘傳以飛捷威利萬年清航行臺灣及中國各港。十二年。設招商局於新
嘉坡。又以三十二萬兩購駕時斯美兩船。往來上海香港。遠至新嘉坡西貢呂宋。而外船之載煤者多至日本美
國。太古輪船亦時一往來。於是航業漸盛。先是光緒二年。帆船之至淡水者百一十艘。而輪船僅四十四艘。至
十六年。則帆船減為八艘。而輪船增至百二十六艘。計有十七萬七千五百餘噸。等自銘傳治臺以後。物產大
興。商務日盛。而航運亦受其利。勿銘傳既築鐵路。籌疏基隆港。以連陸運。十三年。以林維源為總辦。測量
港道。擬自牛稠港至蚵壳港。括屬嶼於中。填平海岸。以建車站。又自小基隆至鰲嶼。新築市廛。建埠頭。以
接車站。其中安造鐵橋。長十有二丈。為車馬往來之道。借功尚未竟。而解任去矣。旗後為臺南商埠。港道稍
隘。歷任稅務司疊請開鑿。巡撫丁日昌。亦奏請開浚。兵備道夏獻綸稟請邊辦。而日昌開浚之時。慮有三
難。港底有石。一也。形勢有礙。二也。經費大巨。三也。獻綸復曰。開港與挖煤不同。祇將浮沙挖去。并無
石隔。一免慮也。地方形勢。既建礮臺。可以防守。二免慮也。經費一途。可由臺餉提用。似可裕如。三免慮
也。且通商以來。中外遺風靡復。時有所聞。如不開浚。設有洋船遭風之事。藉此要求。反善後者。故獻綸以
為開之便。未行而獻綸卒。張夢元接任。仍不欲辦。遂以籌款未定。照會稅務司。并稟總理衙門。以前開浚估
價五萬三千餘圓。續估二十萬四千餘圓。為數太巨。擬照吳淞之例暫止。九年。安平英領事羅必瀾以港道日塞。
易致膠舟。遞年險惡。現有浚港之船。為價不十五千圓。願自將價疏浚。或由中國自辦。不從。及銘傳任巡
撫。十六年夏五月。命英人馬禮遜查勘。將大興工事。以張貿易。未行而銘傳去矣。安平至唐之運河。例由
三郊自浚。數十年。日形淤塞。而安平港口又以沙汕之阻。自夏徂秋。波濤澎湃。輪船不能入口。多泊於西
章湖外。一遭大風。駛避旗後。遠或繫碇澎湖。貨物卸落。以是困難。商務之興。為之頓挫。夫臺灣處大海之
中。又有澎湖隔之。黑潮所經。其流甚急。澎之四圍多礁石。舟舫輒破。故自通商以來。駁船遭難者凡數十

次。雖有巡洋哨船以為救護。而事起倉卒。慮有未周。光緒二年夏六月。福建巡撫札飭各廳縣。選舉沿海地甲頭目。分擇地段。責成保護中外船隻在洋遭風之事。并頒行閱冊章程告示。委員前往各海口確查。由各廳縣繪登號旗。以為憑准。俾其督率鄉民。實力救護。十年秋八月。英艦某自旗後遭風。漂至草湖。時適法人犯臺。沿海戒嚴。莊人見之。以為敵船也者。持械禦之。顯登船上。傷艦長。并奪貨物。鹿港同知鄒鴻漸趨往彈壓。北營營游擊郭壽祥署彰化知縣李嘉棠亦至。救其船人。追獲遺失。兵備道陳鳴志乃與領事妥必瀾商議賠款。而船主不從。旋委鳳山知縣李嘉棠再與領事交涉。往返數次。以七萬銀七千圓賠之。事始息。十一年夏六月。琉球漁人陳文達等十二人。遭風至基隆。莊人救之。給以路費。并修船費六元。送之歸。十二月。復有日本駁船漂至後山高士佛。恆春知縣派人救之。資送回國。十四年十一月。英船威定在洋遭難。澎湖右營都司李培林率兵救起五十餘人。十八年八月。澎湖大風。海水驟漲。英船卜爾克自上海航行香港。觸礁沒。溺斃洋人一百三十餘名。澎湖官民赴救。得二十三名。載至府治。知府唐贊衞之。水師總兵王芝生餉金三百。英人大喜。救護之人各有賞給。初紐西蘭海上保險公司來臺開辦保險事務。委瑞興洋行理之。已而華洋保險公司亦分設南北。商務日興。而航運往來亦日盛。

郵電

設郵傳命。其來久矣。明制十里設一鋪。每鋪設鋪長一名。僻路四五名。卽於附近有丁力田壩五斗以上二石以下點充。必須少壯正身。每鋪設十二時晷一個。以驗時刻。鋪首置牌門一座。牌額一方。簿歷二本。鋪兵各備夾板一副。鉛筆一副。繩線一把。棍一根。同歷一本。凡遞送公文。照古法。以一晝夜合為一百刻。每三刻行一鋪。晝夜須行三百里。公文一到。不問多少。隨時遞送。無分晝夜。鳴鈴疾走。以交前鋪。卽於回歷附寫到鋪時刻。以憑稽考。鄉民因之。南北各設鋪兵。故臺人謂十里為一鋪。清代沿用明制。乾隆二十一年。乃裁驛丞。而臺灣以遠隔重洋。向來設立。僅置鋪兵。以事遞送。軍務之時。兼用塘兵。顧此為公家

心用。民間私信必竟長足以寄。市饒繁盛之區。或設信局。以代郵命。信資之數。按道爲差。而每多阻滯。或致遺失。不能朝發夕至也。同治十三年牡丹之役。欽差大臣沈葆楨治軍臺南。奏請架設電線。以速軍情。乃由丹墨國人德勒耶攬辦。光緒三年。巡撫丁日昌議由臺南府城至鳳山之旗後。先行開辦。飭游擊沈國先率福州辦政電報學堂學生蘇汝灼等。以七月初十日自郡起工。九月初五日告成。凡二線。一自郡清送安平。一遶旗後。計長九十五里。是爲南路電線之始。十年。法人來犯。軍書旁午。巡撫劉銘傳以南北電報未通。不足以輔戎機。十二年。飭通商局委員李彤恩與上海德商泰東洋行。立約攬辦。凡兩線。一自臺北郡治分岐而至滬尾基隆。一至臺南。與舊線接。計長八百里。而於新竹苗栗彰化雲林嘉義各設局辦理。十四年四月竣工。以候補道張維卿爲總辦。是爲南北交通之線。十三年八月。又自淡水沉設至福州之芭蕉島。而安平亦接至澎湖。是月二十一日。輪船飛捷自福州起工。翌日達滬尾。與陸線連。乃赴澎湖。以接安平。海陸兩線既成。自臺灣可通福州。遠而至於東西各國。莫不瞬息萬里。而臺灣不至孤立矣。當是時。籌備既築鐵路。以利交通。又以鋪遞遲緩。奏請改設郵政。十四年。置郵政局於臺北。各地皆設分局。郵票兩種。一爲官用。不徵其費。一爲民用。按站計費。每站長百里。凡信一函重二錢以內者徵錢二十。甘郵之時交納。自臺南至臺北凡十三站。每函須二百六十文。郵路以外之地。別加其費。其發中國外洋者。則以輪船代遞。又有郵船兩艘。曰南通。曰飛捷。按期往來於上海福州及臺之各港。以遞送之。唯郵票之式。影印頗粗。上繪一龍。圖徽也。下繪一馬。驛也。所以示中國之郵傳也。十五年十一月。奏頒臺灣郵政章程。歸巡撫管領。以候補道任其事。每年入款達一萬兩。而民間信局仍開設。頗奪公家之利。使得逐漸更改。臻於至善。必有可觀。是年又設電報學堂。聘西洋教習。以授臺人子弟。而英國醫士梅威令旣在旗後。自設醫館。傳授醫術。十六年九月。復請架設電話。以廣學業。通商局不從。及邵友濂至。而電報學堂亦廢矣。乙未之役。劉永福駐臺南。安軍務司劉夢嘉林請設郵政。其制略同前時。牟取歐洲成法。以稅務司兼辦之。票印一虎。民主國之章也。凡三種。分爲三十文五十文一百文。以兵艦之。當是時戎馬倥傯。私信斷絕。故民間多用。乃未幾而臺南亦陷。其制遂止。

燈臺

臺灣爲南海之邦。而東亞洋交通之道也。船舶往來。以是爲的。然而確有隱現。風濤澎湃。稍一不慎。舟輒破。住時船舶自廈來南。過澎湖後。遙望王城。老榕。以取航程。漸近漸現。城在安平海隅。址高而望遠。荷人所建也。然當天昏月黑時。四顧茫茫。東西莫辨。則於巡道署內立一燈竿。高可三丈餘。每夜燃燈。用以照遠。是爲燈臺之濫觴。爾例船舶出入。巡道管之。故以是爲航路之準。乘乾之間。商務大盛。帆檣相接。毗鄰天津牛莊。南至暹羅呂宋。皆以澎湖爲門戶。而澎湖錯立大海。羣島相望。沉舟之禍。時有所聞。乾隆三十四年。臺灣府知府蔣元樞檄澎湖通判謝維祺。擇地於西嶼之村仔尾。建造石塔七級。座約五丈。每夜燃燈。光照海上。是爲燈塔之始。道光八年。修之。光緒元年。乃做洋式爲燈臺。先是同治六年三月。美國商船那威號遭風。至鳳山之鵝鑾鼻。觸礁而沒。事後美領事請建造燈臺。以利航海。政府許之而未設也。己而日本來討牡丹社番。甘軍擲礮。亦請築建。八年。聘英人爲工師。費款七萬兩。規模宏大。光緒二十餘海里。臺成。照會各國。以地邇番界。駐兵守之。

安平燈臺 在安平海之側。以礮建之。形圓而色白。距水面七丈七尺。燭光三百五十燭。可照遠十四海里。每

四秒發光一次。爲第六。閃光白色。光緒十七年建。

打鼓燈臺 在鳳山縣打鼓暗船頭。以石造之。爲四角形。距水面十六丈四尺。燭光三百五十燭。可照遠十海里。爲不動白色。光緒十八年建。

鵝鑾鼻燈臺 在恆春縣鵝鑾鼻莊土名船帆石之南。以石造之。形圓而色白。距水面十八丈。燭光二萬六千燭。可照遠二十餘海里。爲第一等不動白色。

水燈臺 在淡水海關之側。以石建之。爲四角形色白。距水面三丈三尺。燭光一百燭。可照遠九海里。或紅或綠。以分別之。前滬尾街上別建燈竿。火用瓦斯。色白。每二秒間發一閃光。燈高三丈五尺。距水面十四

丈二尺。燭光三百五十燭。可照十五海里。均爲光緒十四年建。
西嶼燈臺 在澎湖廳西嶼。瀛翁島也。廈門航行臺灣之船。均以此爲標幟。乾隆三十四年。始建燈臺。道光八年。修之。光緒元年。改燈臺。其燈爲第四等。不動白色。距水面十五丈八尺。燭光五百燭。可照遠十五海里。

卷二十 糧運志

連橫曰。臺灣爲宇內奧區。土沃宜稻。初開之時。一歲三熟。故民無饑息。鄭氏養兵七十有一鎮。諮議參軍陳永華乃申屯田之制。以足兵食。又能以其有餘。供給漳泉。以取其利。故國用無匱。清人得臺。分駐戍兵。皆調自福建。三年一換。乃賦其穀曰正供。以備福建兵精。凡商船赴臺貿易者。須領照。準其標頭。配載米穀。謂之臺運。其事由廈門海防同知司之。福建水陸官兵五十營。與駐防旗兵不下十萬。歲徵糧米。唯延平建甯邵武汀州興化五府產米之區。足給兵食。而福州福甯泉州漳州四府則兵多米少。協濟猶不足。半給折色。督標金廈漳鎮銅山雲霄龍巖南澳諸營。且有全折者。雍正間。先後奏請半支本色。以臺灣額徵供粟內撥運。謂之兵米。嗣增戍臺兵眷米。亦以臺穀運給。於是臺灣歲運福建兵眷米穀八萬三千二百九十七石。遇閩加運四千二百九十八石。乾隆十一年。巡撫周學健奏定分配商船。運赴各倉。此臺運之由來也。臺灣商船皆漳泉富民所造。渡海貿易。以博贏利。一時商務繁盛。故省急公樂運。自五十九年水災之後。械鬥又起。積以蔡牽之亂。騷擾海上。軍興幾二十載。漳泉之民困焉。臺灣亦然。百貨蕭條。泛海日少。於是臺穀不能時運。而福建兵精孔亟。廳縣皆借用備儲。而倉穀空矣。商船大者載貨六七千石。小亦二三千石。定例標頭寬二丈以上者。配運一百八十石。一丈六尺以上者。一百三十石。石給運費六分六釐。初無所苦。既而倉吏多方挑剔。遷延時日。而民貨一石運費三錢。或至六錢。多於官運者數十倍。夫誰肯樂爲哉。且臺船載貨。多赴甯波上海膠州天津。遠至盛京。然後還閩。往返數月。官穀在船久。假海氣蒸變。倉吏不收。故多私易銀買貨。其遺也亦折色交倉。不可。乃買穀以應。官吏持以爲利。久之遂成陋規。如江浙之漕焉。嘉慶十四年。總督方維甸以臺穀積滯。奏開八里密港。與鹿耳門港一律配運。於是鹿耳門應運四萬九千餘石。鹿港二萬二千餘石。八里密一萬四千餘石。初部議按照標頭。每船配運自一百石至三百石而止。乾隆三十七年。詳定糖船應配百六十石。橫洋船八十石。

四十八年。又李部議建閩加運。及開二口之後。議定寬其內。舊船三百六十石。橫洋船百八十石。廣港之廈船亦百八十石。甯江船百四十石。並以船船散示。而八里壘漁船之號海者。亦令配運。自三十石以至八十石。然有前奉行不謹。商人又巧爲規避。而臺穀之積滯猶故也。十六年。總督汪志伊奏請自運。節廈門甯江兩廳封僱商船二十艘。每艘各載一二千石。照例給費。每石別給銀二分。派丞倅游守各一員監運。以三回運歸十萬石。二十二年。復僱運七萬。商人雖勉應命。而臺灣一聞專運。米價驟貴。民食被害。彰化知縣楊桂森議請改徵折色。奏罷臺運。省議不可。鹿港鹿允龍聞之曰。此奇貨也。謂所善商人。我能革陋規。衆信之。以爲謀主。設館。徵各船戶錢。爲訟費。然郡中及泉廈間未從也。二十五年。巡道葉世偉罕鹿港。諭商因。歸欲革之。議遣官船自運。以語臺灣縣姚登。登曰。未可。臺穀萬十萬石。舟以二平爲率。當用五十艘。一艘以五千爲率。當費二十五萬圓。弁兵管駕船工水手每舟不下數十人。歲費又數萬圓。海舟駕船。三年一修。費又數萬。而重洋風濤不測。一有沉失。舟穀兩亡。是漕艘之外。又增國家一病也。世偉疑其有私。及爲巡撫。力持前說。未及改制而去。已而趙檣彭孫兩率爲督辦。患商運不前。命臺灣府方傳綽籌之。傳綽以鹿港口門淤淺。商船不至。道光四年。乃開五條港以利出入。而是年李旨運米十四萬石至天津。免配兵穀者六十艘。配運之船益少。傳綽曰。今雖廢力疏道。不足運本年之額。計來歲積欠當十萬以上。勢又必需僱運。然非善策也。重洋險阻。歲有漂沉。平時配運祇百餘石。糖市倍之。失水責償。爲數無多。故行之有可久。若僱船專運。每船何止十倍。設有不虞。官商難賠。雖已三亥行之。而未可恃也。昔時商本豐厚。船料堅固。今則商船薄小。沉倅較多。民間買貨于石。猶必分寄數船。以防意外。而官穀豈可不重乎。積穀十三萬。用船六七十艘。廈館二廟僱撥。當爲四起。歲五六起。每起必有文武正副委員護送。弁兵供應犒費。取諸四縣。賠累已甚。而內地各倉。既失商運之利。則必多所挑販。此累之在官穀也。官穀運費。每石六分六釐。較之民貨。僅爲十分之二。每船以二千石爲率。船戶僅得運銀一百餘兩。不敷費用。其船本及修繕運索礮之需。皆於何出。每逢僱運。行商及通港之船。皆科派津貼。而商戶仍不免賠。此累之在商也。臺灣三口。來往商船祇有此數。既運積穀。則明年

新穀必有餘配。是疏積欠。反增新欠。亦非計之得者。況臺地近年米貴。一聞專運。市價忽騰。是官商既病。復以病民。計雖有漸。新穀。折色支款。請將應運之積穀。照舊配運。其新穀悉易銀。按中平市價。每石折番銀一圓三角。小四季專運內地。有穀應運領回。折放兵食。內地番銀一圓可製錢八百餘文。以二穀一米計之。每米一斗可折放制錢二百文。俟積穀運竣。仍配新穀。再有屯積。亦可仿此而行。則免僱運之害。而臺之積穀可清。內地之倉儲可補矣。頓軫聽之。而水師提督許松年以爲不可。適慮允假入京上控。求罷商運。事下督撫議。司道乃探楊桂森之說。停止商運。謂臺地供粟。半折本色。以給臺營。半收折色。每穀一石征銀一兩二錢。以給內營。即全數調運臺灣兵餉。可免一領一歸之煩。每年又可省運費六千餘兩。頓軫曰。閩省漳泉諸府。負山環海。田少民多。而米不敷民食。臺地產米之區。故令征收本色。運給內營兵精。原以臺地之有餘。濟內營之不足。今如改辦折色。已失立法之意。臺郡各屬征收供粟。向無半本半折之例。方守所議暫解折色一年。猶屬一時權宜之計。尚可由官酌辦。若改征半折。則臺民有穀之家較多。紛紛糶穀完銀。必有平水火耗之加。更滋流弊。是利商以病民也。寬易舊章。亦可草率。其再議之。於是臺灣道孔昭虔臺灣府方傳璣臺防同知社邵那鹿港同知邵傳安淡水同知吳性誠臺灣縣李鶴齋嘉義縣王衍慶會議。皆謂商運不可罷。臺人間將改折。大譁。紳士咸曰。民間完備正供。已百餘年。雖今昔情形不同。私有折色。亦皆按時價之低昂。無有一定。昔改征折色。每穀一石征銀一兩二錢。轉成定例。行之日久。勢必又有加征。平水火耗。受累更深。且臺民南易。皆以番餅。並無紋銀。全賴每年兵餉散布民間。紋番兩便。故銀價得平。若大餉永停。則紋銀斷絕。番餅昂昂。必致民商兩病。大不更。爾華亦以改折抵餉之說。密訪於傅繼。傅繼復書曰。今之紛紛言商病者。皆務虛名。未計其實。商船往來臺灣一次。販貨之獲利。與船戶之水脚。所得凡數千金。以數千石之船。而僅運百餘石之官穀。復給以每石六分有奇之運費。國家恤商。可謂厚矣。何病之有。所謂病者。有司之陋規爾。有國法在。罪之可也。若說易舊章。設有何弊。又何以處之。自古無不弊之法。利之所在。弊即生焉。苟鑒於末流。遂並亡資本。是爲因廢廢食。烏可不察。夫商船運穀。雖以養兵。其端原於正供。臺地產穀之區。

顯贖銀貨。故昔人因地定賦。有供粟而無地丁。雖勻丁雜稅。爲數無幾。而漳泉福州兵民繁庶。產穀不巨。故以有易無。運臺穀以濟各地之兵糈。發帑金以給全臺之兵餉。各得其所。民便久矣。雖近時臺屬正供不無折收。內地兵米不無折放。船戶運穀不無折交。然名存法在。每有需穀之時。猶可立備。一經改制。則內地永無得穀之期。臺地永無見銀之日。一旦需用。反費周章。其不便者一。臺屬貿易俱用番餅。官民收用紋銀。皆仰給於臺餉。給兵之後。散布民間。舍此則海外紋銀斷絕矣。其不便者二。全臺兵餉歲發銀二十一萬一千有奇。逢閏發銀二十二萬六千有奇。又加餉銀六萬七千有奇。臺屬額征鹽課叛產官莊雜項錢糧捐款。盡數劃扣。歷年司中尙應發銀十四五萬有奇。今以通臺運穀折價。即使年清無欠。裁十萬兩。不足抵大餉之數。設歲又歉收。民欠積累。立形交細。海外兵餉攸關。貽誤匪細。其不便者三。自古三代不廢力役之征。國有徵發。里閭車徒馬牛惟所用。唐定租庸調之法。史猶稱善。蓋軍國之需。不能不資民力。匪特賴以濟事也。亦陰以維持上下。使民知趨事赴功尊君親上之義。故民安其分而忘其勞。今西北直省猶有車馬差徭。故其民情匪樸。以奉公爲分所應爾。東南諸省民俗澆偷。一切便民。猶謗其上者。不知分與義也。海船無他徭役。官使往來。皆予僱值。獨過臺配載軍士。回棹配載運穀。此二事尙有奉公之意爾。然亦有水脚之給。雖稍有賠費。亦由船戶自圖巧利。爲口員胥吏之所挾持。遂成陋規。非無故而致也。若裁去運穀。則商船自此不識奉公之義。設一旦有意外之徵發。反輿嗟怨。以爲不當役使之意。履霜堅冰。由來有漸。其不便者四。盧允龍一無賴訟棍爾。昔嘗以賤訟擢選。逢恩赦歸。爰盤踞鹿港。煽惑商民。假控革陋規之名。設立公館。每船抽費數十。是以奸民暴斂也。各商船戶唯康郊數人稍稍附之。餘皆已悟其奸。有赴廳控其假公者。此前蒙鄧丞所以往毀其館也。彼挾此恨。又爲衆船戶所歸尤。故冒死叩關。以塞衆人之責。始因斂費而控陋規。繼因陋規而陳改制。是以一奸民而敢橫議。變亂祖宗成法矣。雖停罷商運之議。啓自楊桂森。然桂森之議。昔已不行。今則因盧允龍之控而行之。是奸民舞智。反優於邑令之建言也。其不便者五。州縣親民之官。必使有力辦公。乃可不形竭蹶。臺穀陋規。不但內地各屬賴之。卽臺屬廳縣亦有折半征收之利。每穀一石折收番銀二圓。或一圓八角。可當案銀一兩四錢。或二三錢。

今使以半折給臺餉。則官無絲毫餘羨。而縣縣從此大困矣。海外經費無一不倍內地。幕友俸金通常四五千圓。捐賄之費又一二千兩。靡靡無歸。何以供之。非盡為私肥之計也。其不運者六。雖有廉吏。亦必俾能自給。然後不侵國帑。不侵民膏。隨規既盡。勢必虧空倉廩。否則則訟案牘。拮据賦私。民間受禍莫烈。海外隱憂自此深矣。其不便者七。夫病商之弊。其實猶小。若以便商之故。而病官與民。因以病國。則害更巨。古之為政者。利均則權之以義。害均則權之以大小輕重。不可不謹也。爾準納之。慎軫亦與書傳。曰。此閱陳讓。所見正同。事關國計。不可不盡言。然已違衆議。不能商運。傳聞所云運籌停新之策。亦遂置之。明年仍僱運。傳聞復議停運。每米一石抵與紋銀一兩。藩司於臺餉扣發。臺屬以折色納府。振大餉焉。是時慎軫已去閩。議雖暫行。未及咨奏。傳聞亦改調矣。道光七年。議定不計糧額之大小。船之名目。凡廈船配發百五十石。較船大者百石。小者八十石。橫洋船百八十石。糖船三百六十石。務欲以清積滯。而積滯如故也。於是奏請折色。自是年起。每石易紋銀一兩。令各兵眷自行買米。商船便之。

鹿耳門應運兵眷米穀表

米從△
穀從△

運出之地	收用之地	兵米	兵穀	眷米	眷穀
嘉	廈防廳倉	▲	二四、一五四	▲	一、九二〇
臺	龍溪廳倉	▲	二、三七〇	▲	三、八〇六
鳳	龍溪同安倉	▲	一、五〇〇		
鳳	福州府倉	▲	三、六三八		
鳳	南澳廳倉	▲	五、九一四		
鳳	山浦縣倉	▲			

彰化連

五樂

四五六
六四八

倉儲

倉儲之制。倣於成周。所以充兵糈。裕民食。而平市價也。漢時始建常平倉。由官主之。穀賤則糶。穀貴則出。以時開閉。故曰常平。唐時又設義倉。則由官民合設。以備凶年之需。及宋太宗復立社倉之法。後世行之。氏以稱便。臺灣為宇內奧區。土田肥美。一歲三熟。以其有餘。供給福建。漳泉之民賴焉。鄭氏之時。曾建大興萬年二倉。其址猶存。歸清以後。各縣增設。一曰文倉。儲供穀也。前正供多完本色。故以此收之。或時以撥平糶。一曰武倉。備兵糧也。成臺之兵數月發米。故以此存之。一曰義倉。官民捐設。而人民之自建者。曰社倉。大清會典曰。凡民間收穫時。隨其所贏。聽出粟麥。建倉貯之。以備鄉里借貸。謂之社倉。公舉殷實有司。或一人為社長。能審者一人副之。按保甲印牌。有習業而貧者。春夏貸米於倉。秋冬不熟。加一以償。中歲則捐其息之半。下歲免息。社長社副執簿檢校。歲以穀數呈官。經通出納。惟民所便。官不得以法亦之。豐年勸捐社穀。在順民情。禁吏抑派。有好義能捐十石至百石以上者。旌獎有差。社長社副經理有方。繩按年給賞。制甚善也。又有番社倉。以貯熟番社口糧。制略同。康熙四十三年。議定福建倉穀存留發糶之數。各州縣照額存留。而常平之穀。則依時價悉糶。唯臺灣孤懸海外。現存捐穀八千六百餘石。常平倉穀十一萬餘石。應照例應存之額。餘悉發市易銀。以備荒年振濟。又臺風諸三縣所存供穀。現有七十餘萬石。為數既多。積久易腐。應留二十萬石。以供三載兵精。餘亦悉賣。充為兵餉。雍正四年。議定臺灣歲運福遠平糶之米五萬石外。別以正項購運十萬石。分儲沿海各處。若臺灣年豐。可酌情形加運。七年。總督高其倬奏言。臺灣之穀。祇可存備全臺及金廈兩處兵精。若漳泉平糶之米。請將官莊之款採辦。從之。乾隆十一年。省議以福與漳泉之米。不能不齊資臺灣。而臺灣歲有豐歉。又不能不豫為籌備。乃定臺灣各廳縣買穀四十萬石。永為定

例。存儲軍倉。如逢漏卮乏繼之時。撥任接濟。卽以蕃庫之款。發還買補。越二年。議定福建常平儲穀之數。而臺灣應存四十萬石。夫臺灣爲產穀之地。拓地日廣。收成愈多。非遇兵燹水旱之災。粒食無缺。卽有其災。而人民尙義。業戶輒出平糶。樂善之士亦多捐賑。故無道饑之慘。道光十七年。淡水同知藁雲又勸各莊合設社倉。衆多踴躍。後先設立。而正供以改徵折色之故。其後又裁班兵。文武各倉。遂多虛設。漸就傾塌。唯倉尙存。今舉其所知者。著於表。

臺灣官倉表

臺灣府倉 一在府治鎮北坊縣署左計七十六間 一在東安坊舊縣署右計三十七間儲穀二十萬石其不足額卽由臺鳳諸三縣撥倉收存

臺灣縣倉 一在舊縣署左計五十七間 一在縣署右計十四間 一在安平鎮計二間 一在羅漢門計三間儲穀三萬石又有監倉在縣署左計二十間乾隆二十四年奉文建

鳳山縣倉 一在府治錢局計二十八間 一在東安坊計二十一間 一在大埔街計二十間 一在安平鎮計二十五間 一在舊縣治計八間乾隆五十四年知縣常明脩儲穀五萬石又監倉在舊縣治倉後計五間乾隆二十四年建

嘉義縣倉 一在府治東安坊計一百三十六間 一在縣治計八十間 一在笨港計一百零九間 一在斗六門計九間乾隆五十五年知縣單瑞龍脩儲穀五萬石監倉未建

彰化縣倉 一在縣治半線堡計十五間康熙五十四年諸羅知縣周鍾璽建以儲半線至竹塹兵米則武倉也雍正二年移歸彰化縣嘉慶十六年知縣楊桂森改建城內 一在鹿港米市街計十六間 一在貓霧揀堡計三間俱雍正年間建儲穀五萬石監倉未建

淡水廳倉 一在竹塹計十二間康熙五十五年諸羅知縣周鍾璽建以儲淡水至南港兵米雍正二年歸淡水廳嘉慶二十二年同知薛志亮修 一在八里坌計十二間鹿港移於艋舺 一在後壠計一間 一在南墩計一間均經薛志亮修儲穀二萬

石又有基倉二所一在竹塹計五間一在廳署內計六間

澎湖廳倉 在廳治媽宮雍正七年議定撥備倉穀五千石飭臺諸二縣各先撥運正供穀一千五百石候冬收後各再運千石以足其數嗣通判王仁以澎湖潮濕貯穀恐爛請飭寄儲庫地如遇歲歉乃運至大府不肯始先運到二千石尚缺三千石久不補足其後通判胡憲傳詳請知府查照舊案飭臺諸二縣各再撥運一千五百石以敷原議之數乾隆二十四年正月諸羅縣運到其額而臺灣縣仍缺額存三千五百石以備平糶此外又有官捐之穀每年三石然今已無存倉亦多塌又有武倉亦在媽宮即從前糧支米之倉向例澎湖運米每年七千二百石儲倉支給乾隆二十年通判王祖廟稟稱澎不產穀唯藉客米販濟民食然風信靡常每值市上缺乏時幸賴月運兵米六百石照期散給互相調劑而年永每至逾期查媽宮現有武倉十間緣澎湖潮濕儲米易爛請改為穀以一米二穀計之凡七千二百石貯存武倉令文員管之按月撥給則於常例無違而兵民兩益奏准議行其後改穀為米由澎湖廳向臺灣縣支領米價自行採辦同治年間因接濟遲延戍兵索餉始歸臺灣縣採辦仍由澎湖廳發票監放各兵自向船艙支領而武倉遂虛設近亦多圯

噶瑪蘭廳倉 一在廳治一在頭關嘉慶二十一年通判習淦建儲穀二萬石

臺灣社倉表

臺灣社倉 原在鎮北坊計四間康熙五十年臺灣道陳璘建乾隆十五年知縣魯鼎梅改建縣署因就縣倉以貯社穀其後

移建於龍王廟左據同治六年紳董黃應清彙造清冊計倉十二間貯穀一萬六千二十一石

鳳山社倉 康熙四十四年知縣宋永清捐造一在與隆里一在下中洲一在內土庫一在半路竹一在下埤頭一在路頂一

在萬丹其中多圯

嘉義社倉 一在諸羅山一在安定里一在斗六門一在茅港尾一在新化里一在打貓坑各一間至今多圯道光十五年紳

士王得勝倡建一所於縣治貯穀二萬石

彰化社倉 在縣治小西門計十六間道光十四年臺灣府周彥彰化縣李廷璠勸諭紳士羅桂芳等捐建一在沙連堡林垵

增修縣志下六年北民捐穀公儲

淡水廳倉 道光十七年同知龔 鍾設勸捐業戶捐穀以未建倉案經奏准於同治六年舉同知嚴金清復捐廉俸一千
副貳千石並諭業戶松恆茂鄭永承等計捐四萬九千石另撥捐穀三千六百石為儲穀經費乃於竹塹厝兩處各設
明善堂以理其事而竹塹係購地可築費款二千九百七十二圓餘經湖廣倉久圯則就地重建又以大稻埕捐穀較多議
設總倉未行此外各地亦多捐設一在大甲文昌祠內之左有倉五間一在後壠一在貓寮一在桃仔園捐穀各未詳一在
北埔業戶江大賓等捐穀五百五十石續捐八十五石一在九芎林業戶詹國和等捐穀五百七十一石一在港業戶葉
延祿等捐穀八百四十石一在新埔業戶陳朝綱等捐穀八百五十石一在大湖口業戶張阿龍等捐穀八百五十石一在
大溪濟業戶葉從青等捐穀九百石倉俱未建暫由捐戶存儲

澎湖社倉 雍正八年福建督撫奏辦社倉飭各屬官民捐穀自九年起至乾隆十六年文武共捐二百五十九石是年八月
臺灣知府陳開以澎湖係屬臺邑應將社穀歸入臺邑撥貯三萬石內造報通判何器途將存穀二百十五石碾米移營抵
作撥臺之額又於十八年再將八石撥縣備存三十六石奉文改作撥捐以入官倉存貯道光十一年通判蔣輔始自捐俸
七千文副將吳朝祥亦捐二千文乃勸諭紳富陳均哲黃寬紀李雨等各捐四百二十文餘亦樂捐計得三千五百
八十五千文自十三年起分發各澳總董生息如逢歲歉撥購諸絲雜糧以濟民食俟有盈餘建倉存貯出陳易新以垂永
久總理五年一換由紳董舉充以杜私弊光緒十九年鹹雨為災候補知府宗上泮奉委至澎湖考察情形以社倉不可終廢
稟明撫藩撥款為借通判潘文鳳捐俸百圓勸諭紳民黃濟時蔡玉成等共捐一千四百三十五兩三郊合捐一百六十三
兩而署總兵王芝生亦捐三百兩並諭將弁兵勇共捐九百二十四兩計得銀三千兩以為社倉資本乃就番文倉修理三
間新建三間以儲之舉濟時玉成等為董事凡捐五十兩以上者給與義舉褒成之匾以嘉之至是而澎湖義倉始成

臺灣番社倉表

臺灣縣番社倉 一在大傑頭社 一在新港

卷二十 雜述志

鳳山縣番社會 一在放鑊社一在茄藤社一在力力社一在上淡水社一在下淡水社一在舊樓社一在武洛社一在阿寮社各一間

嘉義縣番社會 一在羅山社一在打貓社一在牠里霧社一在紫裏社一在蓮壠社一在大武壠頭社一在加麥社一在芒仔芒社一在哆囉囉社一在阿里山社一在蔴荳社一在壽裏社

彰化縣番社會 未設

淡水廳番社會 一在搭搭攸社一在蜂仔峙社一在擺接社一在雷裏社一在武勝社一在圭柔山社一在大浪柔社一在八里坌社一在毛少翁社一在北投社一在奇里岸社一在小雞籠社一在金包裏社一在大鷄籠社一在三貂社一在

南坑社一在龜崙社一在坑仔口社一在響裏社一在竹塹社一在後壠社一在中港社一在貓裏社一在新港社一在加志閣社一在吞霄社一在碗裏社一在房裏社一在貓裏社一在德化社一在大甲社一在雙寮社一在蘭目社一在蔴

舊社

卷二十一 鄉治志

連橫曰。古之治民也。築城郭以居之。制廬井以均之。閭市肆以通之。設庠序以教之。士農工商。各有其業。故朝亡監官。邑亡教民。地亡曠土。理民之道。地若爲本。是故五家爲隣。五隣爲里。四里爲族。五族爲黨。五黨爲州。五州爲鄉。鄉萬二千五百戶也。隣長位下士。自此以上。稍登一級。至鄉而爲卿。故其政不令而舉。其教不勞而齊。其兵不養而備。其稅不斂而足。此則鄉治之制也。連橫曰。秦商之政。其知此道乎。故能強其國而富其民。臺灣當鄉氏之時。草昧初啓。萬庶借來。廣土狃民。蔚爲上國。此則鄉治之效也。當是時布屯田之法。勵墾土之令。徠遷難之民。拓通海之利。故能以彈丸之島。收亡國。擁諸王。奏羣賢。建幕府。以與清爲難。此固已得霸王之道矣。經立。委政勇衛陳永華。改東郡爲東寧。分都中爲四坊。曰東安。曰西定。曰寧南。曰鎮北。坊置簽首。理民事。制鄉爲三十四里。每總理。里有社。十戶爲牌。牌有長。十牌爲甲。甲有首。十甲爲保。保有長。理戶籍之專。凡人民之遷徙職業婚嫁生死。均報於總理。仲春之月。總理彙報於官。考其善惡。信其賞罰。勸農工。禁淫賭。計丁庸。嚴盜賊。而又訓之以詩書。申之以禮義。範之以刑法。勵之以忠敬。故民皆有勇知方。此則鄉氏鄉治之效也。清人得臺。沿用其制。而有司奉行不謹。漸就廢弛。朱一貴既平之後。地方未靖。總兵藍廷珍上書總督請保。請行保甲。就各縣簽舉一幹練勤謹家殷品端者。使爲鄉長。就其所轄數鄉。以聯守望相助之心。給之游兵。以供奔走使令之役。如有一家被盜。則前後左右齊出救援。盜賊各處。協力獲禽。又設大鄉總一二人以統轄之。督率稽查。專其責成。鄉長如有生事擾民。縱容奸匪。而大鄉長不舉者。則罪同。是雖無鄉兵之名。而不啻有鄉兵之實。今臺灣中路。擬設鄉長六名。南路鳳山八名。各立大鄉總一名。北路諸羅十二名。分立大鄉總二名。以統率之。鄉長准給游兵四名。而大鄉總與以外委千把總銜。准給游兵十名。每月給銀一兩米三斗。就官莊內支之。而鄉長大鄉總則酌量給之。凡地

方有竊劫之案。則飭鄉長限期緝獲。勿限不獲。比游兵。再限不獲。罰其身。三限不獲。重懲之。凡三次不能獲者。革之。而大鄉總銷其銜。其有勤謹辦公。三年無過者。量行擢用。以示鼓勵。從之。於是設大鄉總四名。鄉長二十有六。廷珍慮其未備。復請權行團練。以爲今日郡治雖有防之兵二千。足供調遣。然分派南北。所存無多。宜急訓練鄉壯。聯絡村莊。以補不足。無事則農。有事則兵。所謂急則治標。不可須臾緩者也。其後遂立爲例。每有兵事。則舉辦之。乾隆五十一年林爽文之變。南北俱陷。郡治戒嚴。各鄉多辦團練。出義民。以資戰守。而鹿港郊商亦募勇自衛。故無害。顧此爲防內之事。而鄉外則尤烈。道光季年禁煙之役。英艦輒窺伺海口。臺人大憤。與之開戰。和成。詔開五口通商。遂倡攘夷之論。且公約曰。臺者英人犯順。罷兵嚴撫。准其通商。而不通商之地。則不許登岸。違者送其領事治罪。此人人共知者。臺灣非英人屬至之地。我等知朝廷寬大。許其和約。不與抗拒。非畏之也。彼既俯首恭順。我等豈敢生事。且所謂和者。但見之不察爾。非聽彼之使令也。彼先侮我。我豈讓彼。我百姓如爲所用。是逆犯也。是犬羊之奴也。餓死亦不肯爲。我百姓自爲義民報國。地方官亦不得牽制。如彼本無異心。而奸徒從中指引。則我等不殺其人。而殺勾通之人。於撫洋之道。固並行而不悖也。風聞英人欲於臺地貿易。如果成事。貽禍無窮。習教惑衆。是子鴉羅其害也。占地蓋房。是居民遭其殃也。需攬貨稅。是商賈絕其生計也。買用男婦。是子女受其荼毒也。臺地孤懸海外。無可從避。亟宜及早圖之。一曰勸廉望。沿海城鄉居民隨時於高處探望。但見洋船除影。即飛報該管文武衙門。一面探其駛入何口。再行阻截。不得專恃口岸吏胥。一曰聯聲勢。洋船如來停泊。並無過強情形。我百姓多至千人。少數百人。暗藏刀棍。排立港岸。阻其深入。不與鬪。靜以待之。久則自退。一曰查奸細。洋人不足慮。慮土匪勾結。如有私與交接者。公同拿送文武衙門。若查出確有勾通證據。或造謠乘間搶劫。應報地方官殺斃。一曰選壯丁。無事之時。各街鄉除銀寡孤獨及家無次丁外。每家各出一人。年約在五十以下二十以上。殷實紳商各自添備。不拘定數。先造名冊。存於各義首處。一旦有事。呼之即至。違者公罰。至有專動支口糧。或由官給。或由民捐。臨時定議。宜從優厚。卽有一二死傷。定爲褒卹。一曰籌經費。防堵軍需。自有帑項。我百

姓仍須備備。同保身家。每街鄉公議以公正紳耆爲義首。查明現在經濟及田產較多者。每家每日捐錢數百文。數十文。一月一支。零星積存。俟有成數。再議生息。除却防洋。不准動用。一曰備器械。刀鎗牌銃。家家俱有。人執一器。即成勁旅。所慮者洋人之礮爾。然被礮在船。遠不能及。我礮在岸。近而易攻。但令大礮不能登岸。則其技已窮。我不必用礮。唯禦彼之礮。而其技亦窮。每家或三兩家。各置遮牌一面。以木板高與身齊。或編竹爲之。內安鼻紐。外釘牛皮鋪棉紙。或加網絲。或塗蔗糖。此臺地所易辦者。得壯士千百人。持此爲前。則礮火不能傷。人人膽壯。有進無退。則一鼓而殲之矣。當是時徐宗幹任巡道。尤爲鼓勵。故敵懷愈深。宗幹以欲禦外侮。須濟內奸。通飭各屬總理。凡所管莊內向來爲匪之人。非無畏法改悔者。許其將功折罪。如願作緝捕。即赴附近分防衙門。代爲稟請。願當差者。考其技藝。留充壯勇。願在鄉耆。記其姓名。派守村莊。酌給口糧。俾資養贍。其自怙惡不悛者。即率衆捕拿解送。自應從優獎勵。又以書諭各社家長曰。查姚前道任內。給各社家長。以各莊丁口萬人千人。最少數百人。賊雖多不過數十。少僅十餘人。爾族丁十倍於賊。賊雖強。焉敢伺夜深入。此必有與賊通者。通賊者非他。即本族本莊貧乏人爾。若輩無業忍饑。富者不肯贍給。故怨而通賊。爾社內富家可出公費若干。將社中貧乏無業而年壯者。悉召歸之。日給飯錢。使爲壯丁。大社四十人。中社三十。小社二十。分爲兩班。每夜一班巡社防守。一人執鑼不鳴。一人擊梆。餘執大挺。不許持刀鎗鳥銃。自三更起。繞行社外。向明而止。見賊則鳴鑼大呼。一社之人羣起應之。賊必不敢入社。一社鳴鑼。則鄰社皆應。不逐賊者罰之。賊既走。不可遠追擊捕。恐其窮迫傷人。此法一行。則各社貧者有以自養。皆自保其社。不但不通賊。亦不復出而爲外盜矣。姚前道任內。各社遵行。立見安謐。至隆冬以後。平日各須妥議章程。以期閭里益臻清靜。凡子弟爲非。父兄同罪。當網緝於未雨。期任鄉之可風。各社內一人與訟。衆人牽連。一家滋事。大家破費。官兵至則妻孥移散。壯勇來則雞犬皆驚。典田鬻產。爲無益之虛糜。積怨深仇。避不測之禍患。與其爲難於事後。何如早籌於事前。人無愚智。各具天良。境處饑寒。易成地棍。各社家道殷實者公議按捐地畝若干。各家分收近支族中貧苦孤獨子姪若干人。或借給糧食。傭工出力。按年抵扣。或支付銅錢。小本

營生。餘利歸還。或祠堂公提生息。或本社捐置贖田。幼而慧者設義塾以免游閒。壯而鈍者習技勇以防奸宄。如怙惡不悛。公請族長責感逐出。本支聯名送官究治。不准回社。如改過自新。或保送衙門。充當壯勇。爾等同心協力。庶幾有安享太平之日。其各勉旃。宗幹爲治。每致意於公務。整剔利弊。循名核實。而紳民亦相親睦。一時士氣承振。風俗純美。至今猶稱道焉。淡水總臺之北鄙。地大物博。閩粵分處。閩居近海。粵宅山陬。各擁一隅。素少來往。而閩人以先來之故。稱粵語曰客人。粵人則呼閩籍曰福老。風俗不同。語言又異。各有爭錫。輒起械鬪。閩粵鬪則漳泉合。漳泉鬪則粵人陰持其後。搶攘皆墊。蔓延數十村落。而有司莫能止也。道光十一年。淡水同知婁雲乃立莊規四條。飭約八條。飭民守之。澎湖爲海中羣島。居民好訟。其時亦立鄉約曰。毋非時而賭。以新泰六日爲限。毋爲竊盜。毋放牛踐人之田。毋侵人漁界。毋濫淫戲。毋怠公役。毋健訟。違者罰錢一千。其不從者請官治之。初林恭之亂。宗幹以淡水林占梅辦北路團練。彈壓地方。及戴潮春起事。淡水同知秋田觀巡督。全臺假擾。占梅又集紳士。籌守禦。時宗幹已任福建巡撫。命以辦理全臺團練事務。頗著幹記。通節所屬。蔡鎮道俱隸府治。籌兵籌餉。須設總局。乃由巡道委派紳士任之。副城中爲五段。設總簽首。東段二員。一轄六合境。一轄八協境。西段二員。一轄六和境。一轄六興境。南段一員。爲八結境。北段一員。爲十八境。中段一員。爲二十一境。而小西門內外亦設一員。轄四境。大西門外爲商務繁盛之區。分爲南北。各一員。而三郊別有大簽首三名。理其事。三郊者糖郊兩郊北郊也。其辦事處在水仙宮。曰三益堂。每有交涉。開會平議。不假於官。凡地方有大縣役。輒捐餉助軍。集資賑濟。爲一方之重。蓋其時商務發達。貿易多利。而當事者又能急公好義。故人多尚之。其後乃稍凌夷焉。初各縣紳商均爲義民首領。義民隨軍出戰。則各街舖戶派出壯丁。每境十名或二十。謂之舖民。每夜登城巡警。及旦始歸。僅留一人守之。每名夜給點心錢六十文。油燭十文。五日一發。屆期各街簽首向局支領。事畢之後。尚存其名。坊里之人每有爭執。輒向總簽首論其曲直。而有司亦每循其意。以與除利弊。光緒七年。兵備道劉璣改爲培元總局。以理一切善舉。其總辦由道府札委。下營紳董。凡清濬修葺教誨施醫等。歲率數萬圓。悉由洋藥釐金項下開支。其所以整

有南政者至矣。莫法人之役。竊辦團練。繳手定章。十七條以布之。既又刊漁匪章程二十條。通飭紳民。嚴沿海漁戶。迫行。頗收捐臂之助。語在軍備志。時福慈巡撫劉銘傳駐臺北。亦辦團練。奏飭林維源爲團練大臣。十一年。奏辦捐賦。節局先辦保甲。查造戶口。十戶爲牌。牌有長。十牌爲甲。甲有長。十甲爲保。保有正。均隸於保甲局。總局在臺北。以補侯知府爲總辦。各廳縣皆設分局。札委丞倅任之。按季彙報。先送按察使司審核。乃詳巡撫彙題。登其民於戶部。以知戶口之盈虛。而銘傳尤勵精圖治。欲置臺灣於富強。然以經費之故。未能竟行其志。惜哉。乙未之役。復辦團練。以進士邱逢甲爲團練使。先是臺南府治每年應辦冬防。以許盜賊。嚴水火。光緒十年。知縣俞鴻詳請道府。以抄封公款庫平六千圓。發各當舖生息。每千圓月利十圓。歲收七百二十圓。又以外新豐里魚潭鎮租二百圓。以元其費。尙有不足。則由鹽課盈餘撥用。夫保甲之制。所以衛民。使之相安而無事。然而民不能永安也。水旱之不時。疫癘之問作。鯨鯨孤獨之無告。則必爲之盡心力。先事而防之。後事而循之。而後得遂其生。夫均是人也。均是一鄉一縣之人也。出入相友。守相助。疾病相扶持。則百姓親睦。是故建義倉以平之。開醫局以治之。設養濟以卹之。而後可以收鄉治之實。而後可以爲治國平天下之道。臺人重宗法。敬祖先。故族大者必立家廟。歲時伏臘。聚飲聯歡。公置義田。以供祭祀。又爲育才婚嫁植派振乏之資。其大者則聯全臺之子姓。建立大宗。追祀始祖。深得親親之義。臺灣成兵多來自福建。瓜棚而代。各建公廳。以爲集議之所。故郡城之中。有福州公廳。有詔安公廳。有雲霄公廳。均在鎮北方。糾其黨羽。肆爲不法。道光間。巡道徐宗幹移鎮鎮毀。其風始息。而外省之居臺者。有兩廣會館。有浙江會館。亦爲仕商集議之所。聯鄉誼。萃衆志。其有流落不歸者。則資遣之。故無窮途困苦之悲。是亦揚榆之義也。南郡大西門外。有五大姓。築爲衆。郭次之。黃許盧又次之。各踞一街。以相憑陵。莫敢侵犯。蓋以其地爲郊商屯集之處。貨物出入。資之輸運。故爭擁其利。夫以一郡之中。而族自爲族。黨自爲黨。能不毗離。且因之而生私。然能善用之。亦足以資其力。朱一貴之變。粵人不附者。以省界也。林爽文之變。泉人不應者。以府分也。若夫蔡牽之亂。協力同袍。爭趨殺敵。卽以寇自外至也。詩曰。兄弟鬩於牆。外禦其侮。爲此詩者。其知鄉

治之饑乎。故曰日月食於外。而賊在其內。

台灣善堂表

台北官醫局 在台北城內考棚光緒十二年巡撫劉銘傳設以候補知縣為總理招聘西人為醫生以醫人民之病不收其

費並設官藥局於內

台北病院 亦在考棚光緒十二年巡撫劉銘傳設以醫兵勇之病

台灣養濟院 在縣治鎮北坊康熙二十三年知縣沈朝聘建

台灣普濟堂 在縣治縣城隍廟內乾隆十一年巡台御史六十七范威命台灣縣李國權建凡十二間撥公款千餘圓充用

以收養窮民

台灣棲流所 在縣治聖公廟街光緒十二年知縣謝壽昌稟設以收流民其款由普濟堂撥用

台灣育嬰堂 在縣治外新街咸豐四年富戶石時榮倡建自捐家屋充用並捐五千圓生息以為經費又勸紳商集款數千

圓稟官批准凡安平出入商船抽稅充用而富戶亦各捐田園舖屋入款頗多其後巡道黎紹棠以為義舉更勸紳士辦理

並以洋藥釐金提撥充用及光緒八年巡道劉斌乃廢其例以司庫平餘及鹽課餘款千餘圓撥為經費

台灣御膳局 在縣治同治十三年欽差大臣沈葆楨倡設自捐千圓命巡道夏謙繪撥公款並勸紳富捐款九千圓購置

田園生息以御養婦凡年三十以內家貧守節者鄰右保結每名月給二圓

嘉義養濟堂 在縣轄善化里東堡康熙二十三年諸羅知縣李麒光建

嘉義育嬰堂 在縣治城隍廟內同治七年紳商捐設額收二十名

鳳山養濟院 在縣轄土鳳凰康熙二十三年知縣楊芳遠建

彰化養濟院 在縣治八卦山下乾隆元年知縣秦士蘭建以收養麻瘋殘疾之人約四十名

彰化留養局 在養濟院之左乾隆二十九年知縣胡邦翰建以收養窮民一百名捐置田園歲收租銀一千二百八十四圓

以爲經費

彰化育嬰堂 在縣治道光年間官紳合建久而荒廢光緒七年知縣朱幹隆乃勸紳富重設以抄封家屋充用

水留養局 原在竹塹城內乾隆二十九年設以收養窮民及同治元年之亂佃冊紛失收租漸減僅養七十名光緒十五年

年分治之際重設此局以舊時局產撥充並捐經費額收四十名

淡水育嬰堂 在縣治船塢學海書院後同治九年官紳合建祥撥三郊洋藥抽捐每箱四圓之半以充經費

淡水保嬰局 在縣轄擺接堡枋橋莊富紳林維源倡設自捐五千元並勸富戶集款二千圓置田生息以充經費

新竹棧流所 在縣轄樹林莊以收孤老窮民百餘名同治三年撥嗣築

新竹育嬰堂 在縣治龍王廟之右

澎湖普濟堂 道光六年通判蔣鏞籌建捐款四百圓交媽祖宮董事生息嗣以貧民尙可棲身無庸建屋九年澎湖紳商合

捐二百十圓交鹽課館生息續捐制錢四萬七千五百文生息又詳准徵收小船之費歲入一萬九千八百文以充口糧額

定三十名月給三百文

澎湖棧流所 在媽宮嘉慶二十四年郊戶德茂號等捐款置屋以爲難民棲宿稟官存案

澎湖育嬰堂 在媽宮紳商捐設後歸廳辦理歲收租息三十二萬四千文每月又於鹽課撥銀五十兩以充經費約收女嬰

三十餘名每月給八百文又分卸養濟院窮民每名月給三百文如病故者別給四百文

台灣義塚表

台灣縣義塚 一在縣治大南門外魁斗山歷年已久一在新昌里康熙五十九年盛生陳仕俊捐置與魁斗山毗連一在水

蛙潭一在北壇前一在海會寺前俱乾隆十七年知縣魯鼎梅購置又一亦在大南門外俗稱師爺塚爲江浙游幕人士公

置並建一堂春秋祭祀公舉一人爲董事

嘉義縣義塚 一在麻治附近計七所一在打貓保計六所一在鹽水港堡計五所一在他里霧堡計四所一在下茄寮堡計

三所一在修曬棚計三所一在茅港尾堡計二所一在蘇豐堡計二所

鳳山縣疏塚 一在縣治西門外蛇頭埔雍正二年知縣饒洙置一在府治南門外魁斗山後

彰化縣義塚 一在縣轄內快官莊知縣孫渭生置一在八卦山及番仔卦山等知縣內邦軒置一在各處官山歷任知縣奏

士望劉辰駿胡應魁吳性誠等出示聽民安葬嘉慶十六年紳士王松等請官勘各處官山擇地示禁後學又一在鹿港

海外乾隆四十二年紹興魏子鳴與巡檢王道傳建購地充用曰敬義園以其餘款置業生息歲學泉慶郊園為董事

新竹縣義塚 一在縣南巡司埔尾一在中塚傍俱道光十六年紳士捐置一在枕頭山一在土地公埔一在鼻頭莊均為乾

隆年業戶黃憲使捐置一在後埔莊一六甲莊今屬苗栗

淡水縣義塚 一在滬鄧計兩所於林士快陳長茂捐置一在大隆同乾隆三十年邱文壽置一在龍尾嘉慶元年何宗泮置

一在圭柔山嘉慶二年陳晃生置一在新莊同治九年縣丞鄒祖壽置

澎湖縣義塚 一在碼宮潭東北一在尖山鄉一在梓投塹一在西嶼一在瓦爾港一在紅塔澳又一在北山後灣凡海中

漂屍捨葬於此

違橫曰。宙合之中。列邦紛立。而所以治國定民者。曰政曰禮。夫政者以輔民志者也。禮者以齊民俗者也。如車爾輪。相助爲理。然而詩書所載。每言鬼神。降辟降殃。歸之天帝。一若冥冥之上。果有一主宰者焉。詩曰。赫赫不顯。上帝維辟。書曰。維皇上帝。降衷下民。宗教之興。其來久矣。然而儒者之言天。必指之以人。故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又曰。天討有罪。天秩有禮。跡其所以治國定民者。莫不代天爲之。是以郊社之禮。祝史之告。薦信鬼神。靡敢誕護。此所謂明德維馨也。夫政者以輔民志者也。有時而亂。禮者以定民俗者也。有時而弊。然則其用以範圍一世之心者。不得不藉之宗教。神道然。佛老然。景回二教亦無不然。願善用之。足以助羣德之進。不善用之。反足推其沉溺。而奸詭邪僻生焉。連橫曰。臺灣之宗教雜糅而不可一者也。故論次其得失。

神教

神道說教。本於人情。人情好善而惡惡。趨利而避害。故聖人率之以道。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是故迪吉迪凶。唯天所示。然而天者空聞也。無聲無臭。可見而不得見。可聞而不得聞。以音讀之爲鑽。以文觀之爲一。以義釋之爲自然。是天者爲至高至大之景象。而具自然之作用焉。夫此至高至大之景象。夫婦有所不知。故不得不假之上帝。上帝者自然者也。故亦曰天然。臺灣之人無不敬天。無不崇祀上帝。期望必祈。冠婚必禱。刑牲設醴。至膜至誠。臺南郡治有天公壇者。所祀之神謂之玉皇上帝。歲以孟春九日爲誕降之辰。此則方士之假藉。而以周易初九見龍在田之說附會爾。古者天子祭天。諸侯祭其域內名山大川。臺灣爲郡縣之地。山川之禮。見於祀典。而不聞祭天之儀。然則此天公壇者。蓋爲人民所私建。以奉祀上帝。則當先正其名矣。坎爲三官。其禮

降於玉皇一等。神仙通鑑謂天官堯也。地官舜也。水官禹也。夫堯定天時。以齊七政。孔子曰。大哉堯之爲君。唯天爲大。唯堯則之。故爲天官。舜畫十有二州。以安百姓。故爲地官。禹平洪水。奠民居。故爲水官。是皆古之聖王。功在後世。沒而祀之。宜也。然而臺人之言曰。天官賜福。地官赦罪。水官消災。此則出於師巫之說。東漢張道陵修煉於蜀鶴鳴山。造作符籙。以役鬼卒。令有疾者。自書姓名及其服罪之愆。爲牒三。一上天。一埋之地。一沒之水。三官之名始於此。及北魏時。尊信道士。寇謙襲道陵之說。以孟春孟秋孟冬之望爲三元。而相傳至今矣。復次爲五帝。五帝之說見於史記封禪書。東方曰青帝。西方曰白帝。南方曰赤帝。北方曰黑帝。中央曰黃帝。秦漢天子以時祀之。其禮特隆。而臺灣所祀之五帝有二。其一爲五顯大帝。廟在臺南郡治之寧南坊。夷堅志謂五顯廟卽五顯之祖祠。七脩類稿謂五通神則五聖。而該餘叢考謂五聖五顯五通。名雖異而實則同。按五通之祀。宋時已盛。清初湯斌巡撫江南。奏毀之。其害始絕。然臺南所祀者。爲像一。赤面三眼。則又別爲一神。而爲師巫所假藉。故亦稱爲五顯靈官也。其一爲五瀾大帝。廟在鎮署之右。爲福州人所建。武營中尤崇奉之。似爲五通矣。然其姓爲張爲劉爲鍾爲史爲趙。均公爵。稱部堂。僭制若帝王。歲以六月出巡。謂之逐疫。喬裝鬼卒。呵殿前驅。金鼓喧闐。男女雜遝。傾錢酬願。狀殊可憐。越二日以紙糊一舟。大二丈。奉各紙像置船中。凡百器用財賄兵械。均以紙綢爲之。大小靡不具。愚民爭投告牒。費柴米。舁舟至海隅火之。謂之送王。七月七日。又至海隅迎之。此瀛神爾。而與靈官皆竊五帝之號。是淫祀也。復次爲王爺。王爺之事。語頗鑿空。或曰。是澎湖將軍澳之神也。舊志謂神之姓名事蹟無考。豈隋開皇中虎賁陳稜略地至此。因祀之歟。又曰。府志載邑治東安坊。有開山王廟。今圯。按開山王廟所祀之神。爲明招討大將軍延平郡王。卽我開臺之烈祖也。乾隆間。邑人何燦鳩資重建。同治十三年冬十月。欽差大臣沈葆楨與總督李鶴年巡撫王凱奏將軍文煜合奏。改建專祠。春秋致祭。語在建國紀。是開山王廟固祀延平也。陳稜之廟在西定坊新街。面海。曰開山宮。爲鄭氏所建。以殘有開臺之功也。而府志誤爲吳真人。且言臺多漳泉人。以其神醫。建廟特盛。夫吳真人醫者爾。何得當此開山之號。固知所祀之神。必有大勳勞於臺灣也。唯臺灣所祀之王爺。自郡邑

以至鄒鄒。山陬海澨。神宇鬱峨。水旱必告。歲時必禱。尊爲一方之神。田夫牧豎。靡敢瀆誣。而其廟或曰王公。或曰大人。或曰千歲。神像俱雜而設。其出游也。則曰代天巡狩。而詰其姓名。莫有知者。烏乎是果何神。而令臺人之崇祀至於此極耶。願吾閩之故老。延平郡王入臺後。闢土田。興教養。存明朔。抗滿人。精忠大義。靈昭古今。及上。民間建廟以祀。而時已歸清。語多隱忌。故閃爍其辭。而以王爺稱。此如花蕊夫人之祀其故君。而假爲梓潼之神也。亡國之痛。可以見矣。其言代天巡狩者。以明室旣滅。而王闢府東都。禮樂征伐。代行天子之事。故王爺之廟。皆曰代天府。而尊之爲大人。爲千歲。未敢昌言之也。連橫曰。信哉。余嘗游埔裏社。途次內園姓莊。爲石武衛劉國軒駐軍之地。以鎮撫北港溪番者。莊人數十戶。皆祀延平郡王。又嘗登山。謁碧雲寺。寺祀釋迦。而前殿亦奉延平。願此爲有清中華之事。法網稍疏。若在雍乾之際。芟夷民志。大獄頻興。火烈水深。何敢稍存故國之念。政府縣舊志雖載開山王廟。而不言何神。東都之事。一切抹殺。且加以僞鄭之名。此則桀犬吠堯也。夫臺人之祀延平。固爲崇德報功之舉。後人不察。失其本源。遂多怪誕。而師巫之徒。且藉以斂錢。造船建醮。醮事增華。惑世誣民。爲害尤烈。烏乎。先民雖愚。斷無如是之味也。然二百數十年來。無有能利其謬者。而今乃得抉其微。先民有知。龍毋愾乎。復次爲天后。亦稱天上聖母。臺之男女靡不奉之。而郊商海客且尊爲安瀾之神。按天后姓林。福建莆田人。世居湄洲。父願五代時爲都巡檢。配王氏。生五女一子。宋太祖建隆元年三月二十有三日。誕后。曰九娘。彌月不聞啼聲。故又名默娘。八歲就外傅。解與義。性好禮佛。年十三。老道士元通至其家。曰是兒具佛性。應得正果。遂授以要典祕法。十六觀井得符。能布席海上濟人。雍熙四年九月初九日昇化。或言二月十有九日也。年二十有八。自後常衣朱衣。乘雲氣。遨遊島嶼間。里人祀之。顯聖錄之所言如此。康熙十有九年。閩浙總督姚啓聖奏言。蕩平海島。神佑靈異。請錫崇封。遂封天上聖母。二十有二年。清軍伐臺灣。靖海將軍施琅奏言。澎湖之役。天妃效靈。及入鹿耳門。復見神兵導引。海潮驟漲。遂得傾島投誠。其應如響。詔導禮部郎中雅虎至澎湖致祭。文曰。國家茂膺景命。懷柔百神。祀典具陳。罔不祗肅。若乃天休滋至。地紀爲之效靈。國威用張。海若於焉助順。屬三軍之奏

奏凱。當重譯之安瀾。神所憑依。禮宜昭報。惟神靈靈海表。綏奠閩疆。昔藉威靈。克襄偉績。業隆顯號。廟享有加。比者慮窮萬之末準。命大師以致討。時方憂旱。川澤爲枯。神實降祥。泉源驟湧。因之軍聲雷動。直搗荒陬。艦陣風行。竟趨巨險。靈旗下降。助成破竹之功。陰甲排空。遂壯橫戈之勢。至於中山殊域。冊使遙臨。伏波不與。片帆飛渡。凡茲冥祐。豈曰人謀。是用選官。敬循祀事。溪毛可薦。黍稷維馨。神其佑我邦家。永著祝宗之典。眷茲億兆。益宏利濟之功。維神有靈。尙克鑒之。加封天后。勅文廟中。並勅建祠原籍。瑣既入臺。以明寧靖王之邸改建神廟。卽今之天后宮。刻石紀事。五十九年。翰林海寶冊封琉球。歸奏言。神神封舟。詔飭春秋致祭。編入祀典。於是臺灣府屬之廟。祭以太牢。雍正四年。巡臺御史禪書布奏言。宋一貫之役。天后顯靈。克奏膚功。乃賜神昭海表之額。懸於郡治廟中。十一年。總督郝玉麟巡撫趙國麟奏請賜額。御書媽祖安瀾。懸於福州南臺之廟。並令江海各省。一體齊祠致祭。自是以來。歷朝每賜額表彰。而臺灣各地亦先後建祠。凡此皆所祀之神也。其列於祀典者唯天后。其不列者則載之於表。

道教

道家者流。出於史官。歷紀成敗存亡禍福古今之蓋。以知乘要勢。本清虛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術也。及放者爲之。則欲絕去禮學。兼棄仁義。此其所短也。夫道家皆宗老子。老子爲周柱下史。祖述黃帝。故曰黃老。黃老之教。漢用之而治。晉用之而亂。非黃老之道有純駁。而用之能適與否爾。臺灣道教。非黃老之教也。微不足道。而其流行人間者。則爲張道陵之教。道陵既以符書役鬼卒。孫魯又吹燭之。從者日多。朝廷士夫亦信其術。故爲真人。尊曰天師。經世相承。主持劍籙。俛然而攝一方。故其徒皆號道士。然臺灣道士。非能術煉也。憑藉神道。以贖其身。其處乃不與齊民齒。唯三官堂之道士。來自江西。蓄髮方衣。懸壺賣藥。謂之海上方。頗守道家之律。若市上道士。則僅爲人家作事爾。坊里之中。建廟造像。陳牲設醴。宰割白雞。以應齋醮。謂之開光。天災火警。愆而俯省。設壇以禱。謂之建醮。旱魃爲虐。禱告龍宮。朝夕齋經。謂之祈

雨。親喪未除。三旬卒哭。表神禮懺。謂之報恩。又或婦孺出門。忽逢不若。盡待吹角。謂之收煞。病人勿藥。合家有喜。上牒焚楮。謂之補運。中婦不孕。乞靈於神。換斗栽花。謂之求子。凡此皆所以用道士也。而道士每張大其辭。以欺罔愚頑。巾幗之中。尤多迷信。顧此猶未甚害也。其足惑世誣民者。莫如巫覡。臺灣巫覡凡有數種。一曰替師。賣卜爲生。所祀之神。爲鬼谷子。師弟相承。祕不授人。造靈壓勝。以售其奸。二曰法師。不人不道。紅帕白裳。禹步作法。口念真言。手持蛇索。涕洟於鼎。謂可驅邪。三曰紅姨。是走無常。能攝鬼魂。與人對語。九天玄女。據之以言。出入閨房。刺人隱事。四曰仙童。裸體散髮。距驢曲踴。狀若中風。割舌刺背。鮮血淋漓。神所憑依。劍刺不痛。五曰王祿。是有魔術。剪紙爲人。驅之來往。業兼醫卜。亦能念咒。詛人死病。以遂其生。凡此皆道教之末流。而變本加厲者也。夫道家以玄默爲主。尙真一。任自然。乃一變而爲煉汞燒丹。長生久視。再變而爲符符作法。役鬼求神。三變而爲惑世誣民。如蛇如蝎。此其所以衰也。而臺灣之道教更不振。

佛教

佛教之來。已數百年。其宗派多傳自福建。黃蘗之徒。實授衣鉢。而齋堂則多本禪宗。齋堂者白衣之派也。維摩居士館證上乘。故臺灣之齋堂頗盛。初鄭氏之時。龍溪舉人李茂春避亂來臺。居永慶里。築草廬曰夢蝶。朝夕誦經。人稱李菩薩。而太僕寺卿沈允文且逃入羅漢門。結茅爲僧。蓋以玄黃之際。干戈板蕩。網維墜地。懷忠蹈義之士有託而逃。非果以空門爲樂土也。當是時東寧初建。制度未完。延平郡王經以承天之內。尙無叢林。乃建彌陀寺於東安坊。延僧主之。殿宇巍峨。花木幽邃。猶爲郡中古刹。其後諸議參軍陳永華師次赤山堡。以其地山水迴抱。境絕清淨。亦建龍湖巖。巖則寺也。蓋當鄭氏之時。臺灣佛教已漸興矣。清人得臺之際。寧靖王術桂開家殉國。捨其居邸爲寺。靖海將軍施琅就旁改建天后宮。而觀音堂猶在也。當是時鄭氏部將。痛心故國。義不帝胡。改服緇衣。實身荒谷者。凡數十人。而史文不載。忠義之士。未得表彰。傷已。康熙二十九年。

巡道王效宗總兵王化行改建北園別墅爲海會寺。翦業銷沉。禪風鼓扇。滄桑之感。能不慨然。自是以後。移民愈多。佛教漸盛。宏轉涉輪。以開覺路。徽晉古德。代有所聞。而黃礁寺僧尤特出。豈所謂能仁能勇者非歟。僧不知何許人。逸其名。居寺中。絕勇力。能蹴庭中巨石。踏去數丈。素與官紳往來。而知府蔣元樞尤莫適。一日元樞奉總督八百里密札。命拿此僧。不得則罪。潛訪之。知爲海盜魁。恐事變。且得禍。乃邀僧至署。盤桓數日。欲言又止。僧知之曰。魏公似大有心事者。大丈夫當磊磊落落。披肝見膽。何爲效兒女子態哉。曰不然。事若行。則上人不和。不行。吾又不能了。故踟躕爾。出札示之。僧默然良久。曰不慧與公有前世因。故一見如舊。今願爲公死。但勿求吾黨。不然竭臺灣之兵。恐不足與我抗。曰省憲祇索上人爾。餘無問。僧曰可。命招其徒至。告曰。而歸取籍來。徒率衆肩入署。視之。則兵卒糧餉器械船馬之數。一一付火。元樞大驚。僧曰。我祖爲鄭氏舊將。數十年來久謀光復。臺灣雖小。地肥饒可籍。然吾不狎髮者。以閩粵之黨未勁爾。今謀竟外洩。天也。雖然公莫謂臺灣終無人者。又曰。公遇我厚。吾禪房欠金百餘萬。將爲他日用。今舉以贈公。公亦好遠歸。不然荆柯蒞政之徒將甘心於公也。元樞送至省。大吏訊之。不諱。問其黨。不答。刑之。亦不答。乃斬之。是日有數男子往來左右。監刑者慮有變。不敢問。待決時。一黑面長髯者弩目立。僧叱曰。小奴尚不走。吾昨夜諭汝速改惡。勿妄動。今如此行跡。欲何爲。勿謂吾此時不能殺汝也。其人忽不見。事後。大吏問獄吏。何以許人出入。曰且夕未見人。且僧有神勇。術極輒斷。幸彼不走爾。聞者皆愕然。是則湛虛寂靜之中。忽有叱咤風雲之氣。豈非奇事。初朱一貴之變。有僧異服怪飾。周遊街巷。詭稱天帝使告臺民。四月杪。當有大難。禪至。如門設香案。以黃旗書帝令二字。插於案上。可免。及一貴至。家如僧言。官兵見者。以爲民心已附。多敗走。及林爽文戴潮春之役。亦以天地會八卦會爲號召。天地會者相傳延平郡王所設。以光復爲旨。閩粵之人多從之。故爽文率以起事。而八卦會者。環竹爲城。分四門。中設香案三層。謂之花亭。上供五祖。中置潮春綠位。冠以奉天承運大元帥之號。旁設一几。以一貴爽文爲先賢而配之。入會者爲齋香。跣足繫髮。首纏紅布。分執其事。凡入會者納銀四錢。以夜過香。十數人爲一行。叩門入。問從何來。由從東方來。

問將何為。曰欲尋兄弟。執事者過臨窆前。宰雞。誓曰。會中一點缺。毋謂妻子說。若對妻子說。七孔便流血。宣示賊約。然後出城。張自布為長橋。衆由橋下過。問何以不過橋。曰有兵守之。問何以能出。曰五祖導出。又授以八卦隱語。會衆相逢。皆呼兄弟。自是轉相招納。多至數萬人。而潮春途藉以起事矣。夫佛教以慈悲為本。宏忍為宗。普救衆生。誕登彼岸。故佛者覺也。能自覺而後覺人也。六塵之染。五蘊皆空。法界圓融。人天永受。此其所以超絕羣倫也。然而臺灣之佛教。則愈失之。緇徒既乏高明。檀信亦少智慧。其所以建寺遺像者。多存邀倖之心。求福利而禳禍災也。其下者則墜入外道。穢垢心身。歷萬劫而不起。此其可哀也。生有過去有現在有未來。是三者不能有因而無果。因果之說。佛言之矣。是故苦海之中。當求自度。能自度而後能度人也。臺灣齋堂之設。從者頗多。其派有三。曰先天。曰龍華。曰金幢。皆傳自惠能。而明代始分。先天之中。又分三乘。拋別家園。不事配偶。專行教化。是為上乘。在家而出家。存屢不染塵。是為中乘。幽緣隨俗。半凡半聖。是為下乘。龍華之中。亦分九品。一曰小乘。二曰大乘。三曰三乘。四曰小引。五曰大引。六曰四偈。七曰清虛。八曰太空。九曰空空。金幢之教。但釋護法。餘為大衆。三派入臺。以龍華為首。金幢次之。先天最後。初乾隆季年。白蓮教作亂。蔓延四省。用兵數載。詔毀天下齋堂。時郡治懷仔林有龍華之派。聚徒授經。乃改為培英書院。道光以來。漸事傳播。迨咸豐間。有黃昌成李昌晉者。為先天之徒。來自福建。昌成在南。建報恩堂於右營埔。而昌晉往北。各與其教。至今頗盛。全臺齋堂。新竹為多。彰化次之。而又以婦女為衆。半屬懺悔。且有守貞不字者。夫齋徒以清淨為心。禁殺生。絕五辛。可謂能清其體矣。清其體而後能澄其心。澄其心而後能絕其感。絕其感而後能明其性。明其性而後能通其道。通其道而後可以悟生死。解輪迴。自度而度人也。然而齋徒每多執著。獨善其身。不以衆生為念。夫獨善可也。佛說所有一切衆生之類。我皆令入無餘涅槃而滅度之。如是方可為佛。苦乃假藉淨脩。潛行邪惡。情緣未泯。穢德彰聞。則又佛教之罪人也。臺灣居家婦女。多持觀音之齋。逢九之日。必絕暈。又有早齋。有閉望之齋。有元日之齋。若九鬼之齋。則男女多持之。禮祭天地。祀百神。先日齋戒。天子徹樂。諸侯止刑。大夫息政。士省身。庶人慎

票。所以潔心志而通幽冥也。持齋之禁。可以攝生。可以修德。可以阜財。可以愛物。非僅爲祭祀之儀。而愚民不察。以爲成佛之道味矣。初臺南郡治呂祖祠。有比邱尼。頗玷清規。郡人逐之。改爲引心書院。自是遂絕。而臺灣佛教亦漸式微矣。

景教

景教有二。曰新教。則基督教。曰舊教。則天主教。兩派入臺。皆在有明之季。當荷人據臺時。大布福音。以屬土番。建教堂。設學校。譯聖經。授十誦。三十年間。實收其效。當是時。牧師之權特大。攘斥異教。凡拜偶像者。擬定其罪。當衆笞之。荷蘭評議會以爲苛。不可。而西班牙據北鄙。亦有景教。其神甫且遠入蛤仔難。南至竹塹。爲聖神之使者。以感化番人。專各在教育志。然北番性悍。搏人若猛獸。不若南番之馴。故西人之感化。亦未易爲也。延平師至。荷人出降。牧師之在番社者。或留其間。而鄭氏仍保之。當是時。意大利神甫李科。墨在廈布教。延平禮之。待以上客。克臺之後。召之來。使赴呂宋。謀征時。及歸。延平已薨。遂居東寧。永曆二十年。呂宋來聘。請傳教。諸議參軍陳永華不許。乃由通商之約。歸清以後。閉關自守。禁烟之役。浸啓兵戎。而民間之變夷者。且與阿片同禁。天津之約。開口通商。西人漸來。新舊教會亦傳播。同治元年。有西班牙人至鳳山力力社。設天主教堂。以社舊爲祠堂。而勾引之。無賴之徒。又爲疏附。於是力力赤山加飽三社入教者二百餘人。專闢。鳳山知縣派員偕下淡水縣丞往查。召通事潘永泉。土目潘岐山等。告以此地非通商之埠。外人不得居住。悉之出。而西班牙人乃遷於崩後近附之前金莊。四年。英國長老教會亦派牧師馬雅谷來臺。雅谷精刀圭術。以藥醫人。而傳其教。設教堂於府治濱兩街。從者頗多。仇教者肆爲蜚語以排擠之。有司慮禍。照會英領事請移口岸。雅谷乃去之旋後。別設教堂於鳳治。衆徒傳播。相安無事。已而又派甘爲霖盧加閱來臺。爲霖赴嘉義。而加閱往彰化。嘉彰非通商之地。見外人至。衆驚訝。每尾其行。加閱乃之岸裏大社。岸裏在葫蘆墩之西。土番部落也。族大丁多。林有文之役。效命軍前。頗有功。見而款之。獻其室爲教堂。加閱亦

能釋。遂設醫院。社番多就之。初爲羅在嘉傳教。從者少。至店仔口莊。莊裏吳志高喚人夜襲之。爲霖逃。伏叢莽中。數日始歸府治。七年八月。前金莊教堂以講教訊。與村人齟齬。鳴金集衆。圍而攻之。鄉耆恐債事。趣出止。風聲一播。鳳治之人亦一呼而集。至者數十。拆屋毀物。殺教徒二。並捕堂丁高長以去。雅谷在底後。聞警將往。而旗後教堂亦被困。商人乃出解之。始城中兒每遺失。或言洋人潛殺。剖其腦製藥。雅谷固業醫。縣役貓角命人盜置儲理之室中。計欲以實其事。翌日。知縣凌定國往勘。觀者如堵。貓角又力言。掘地及室。見白骨。信之。拘長嚴鞫。不服。下之獄。以狀白郡。並照會英領事。領事以爲隱。馳稟駐京公使。與總理衙門交涉。各執一辭。乃命魏泉永道會憲德偕廈門英領事吉普瀝渡臺會辦。諭以貓角所爲。定其罪。流於泉州。償工費千兩。並恤死者之寡。索始給。當鳳山教案之起也。郡中秀民聞之快。越三日。亦毀小東門內天主教堂。神甫走逸民家。有司聞警彈壓。衆始結。颯援鳳山之例以償。而民教稍安矣。雅谷既居府治。益盡心傳教。設教堂於大東門之內。傳授醫術。於是西醫之名聞遐邇。又以上海翻譯西籍。頒之於中。教徒漸知天下大勢。或派子弟肄業於福州香塾。攻英文。習西學。以造就人才。然其所學僅爲景教之學。尙無益於人羣也。教徒之中又多拘囿。臺人敬天法阿。禮百神。而肆爲拜擊。欲舉數千年歷聖祖承之綱紀而悉毀棄。此其所以隱禍也。爲霖既居府治。察民情。習漢語。數年乃之埔里社。亦土番部落也。時尙未設廳。備嘗險阻。以傳其教。故轉今日之盛。十一年坎拿大長老教會亦派教師偕呈士至淡水傳教。光緒八年八月。擬照中國義塾。延師設學。以教貧寒子弟。兵備道劉致以外人設學育才。實爲義舉。特以教學與遊戲不同。此端一開。誠恐逐漸推廣。致歧趨向。且以中國之子弟。而受外人之栽培。官紳士者能無歉然。乃議延師以備。爰由臺北府支送。遇有甄別。會同領事官酌給獎賞。以存體制。自是以來。新教漸行。而舊教尙弱。蓋自大甲以南爲倫敦教管。以北爲坎拿大也。法人之役。基隆失守。臺北士民。同仇敵愾。而無賴以爲教徒勾引。大呼而起。往燬八甲教堂。已而坊隙錫口亦遭火。事後。英領事照會地方官。請保護。乃以萬圓償之。十七年。荷蘭政府以臺灣爲舊時屬地。派派教士。再來傳教。以與英西相角逐。嗣以有故而止。

同教

同教之傳。臺灣絕少。其信奉者僅為外省之人。故臺灣尚無無清墓之寺也。

連橫曰。宗教之事。各地俱有。所祀不同。即所祀之神亦異。是故山居者祀虎。水居者祀龍。陸居者祀牛。澤居者祀蛇。則不特以祀虎者為是。祀龍者為非。協其所以崇奉之者。莫不出於貪酒醴之心。而以此為神也。夫臺灣之人。閩粵之人也。而又有漳泉之分也。粵人所祀之地。多祀三山國王。而漳人則祀開漳聖王。泉人則祀保生大帝。是皆其鄉之神。所以分疆劃土也。若夫士子之祀文昌。商人之祀關帝。農家之祀社公。藥舖之祀神農。木工之祀魯班。日者之祀鬼谷。所祭不同。即所祀亦異。是皆有追避報本之意。而不敢忘其先德也。

臺灣廟宇（表中所列多屬治內其在郡縣者多略之）

臺南府（附郭安平）

小南天 在府治番港廟上祀社公嘗有人時華人。居於此地為小邱下有溪流。水潏潏西入於海所謂竹仔行也。其後漸

臺南府 臺南府仍存但傳廟額三字為廟宇始王手書今已非舊

關山宮 在府治內新街鄭氏時建祀陸虎賁中郎將陸贄乾隆五年脩而舊志以為吳真人且謂臺多漳泉人以其神醫處

廟獨慶夫吳真人一醫者德何得當此關山之號鄭氏之時遺溯往昔以稷有開臺之功故建此廟而今又誤為開仙宮更屬不道

真濟宮 在府治鎮北坊鄭氏時建祀吳真人壽保生大帝神名本願建同安白礁人生於宋太平太興間四年茹素絕色精

醫術以藥濟人靡恕不苟取景祐二年卒里人祀之有禱輒應勅賜慈濟歷元復廟為忠顯開禧二年封英惠侯

北極殿 在東安坊鄭氏時建祀北極真君或稱玄天上帝按玄武北方七宿其魁星也

東嶽廟 在東安坊鄭氏時建祀東嶽泰山之神康熙間脩乾隆十六年舉人許志剛等建

馬王廟 在東安坊鄧氏時建祀天關之神而俗以爲信將軍
德管官 在西安坊鄧氏時建神德軼其名爲海船遊管致口爲神又一在大西門外中樓仔街康熙三十年巡道高拱乾

建

天公壇 在西安坊祀玉皇上帝

三官堂 在寧南坊乾隆四十二年建祀三官

五帝廟 在寧南坊康熙時建祀五顯大帝又稱五顯靈官

藥王廟 在西安坊康熙時邑人建祀神農

水仙宮 在西安坊面海康熙五十四年漳泉商郊合建祀五神莫詳姓氏或以爲大禹伍員屈平而二人爲項籍魯班或易

以王勃李白按禹平水土功在萬世伍相浮江屈子投汨人以爲忠祀之可也其籍魯班何當此王勃李白亦不宜余意

苟欲實之不如改祀伯益及冥夫禹之治水也益烈山澤其功相若冥勤其官而水死般人祀之皆有合於五祀者也乾隆

六年脩旁有三益堂爲郊商集議之所歷年積款益多置產生息故其壯麗冠於他廟

奎樓 在臺灣道署東南雍正四年建祀魁星下爲關帝廳旁爲觀音堂又名奎樓書院爲士人集議之所

海安宮 在大西門外濱海西向乾隆五十三年大將軍福康安建祀天后而府治之祀天后者尙有數處

開漳聖王廟 在大南門內咸豐元年漳籍紳商合建祀開漳聖王按王陳元光唐末爲福建觀察使王靈知鄴將帥軍入漳

逐七盜以爲華人鑾鑿於龍溪柳江之西置唐化里因爲將軍知州專漳州之開闢始於此故漳人多祀之

精忠廟 在東安坊祀宋岳忠武王

三山國王廟 在鎮北坊雍正七年知縣楊元璽遊擊林夢熊率潮州商民建祀潮州中山明山鶴山之神三山皆在揭陽縣

界

普濟殿 在西安坊祀王爺

元和宮 在鎮北坊大統街祀吳真人

良皇宮 在鎮北坊祀吳真人

彌陀寺 在大市門內明延平郡王鄭經建康熙五十七年里人董大彰脩五十八年武夷僧一募募建西堂里人陳俊復

增建之殿宇寬徹花木幽邃為郡治冠

觀音亭 在鎮北坊鄭氏時建康熙三十二年脩乾隆五十六年里人陳漳山等重脩

海會寺 在縣轄永康里距大北門三里為鄭氏之北園別墅康熙二十九年巡道王效宗總兵王化行改建為寺有碑記尙

存畚田五十甲園六甲棧園一所以供香火延僧志中主之花木幽邃殿宇巍峨為諸寺冠乾隆十五年巡道齊成脩改名

榴禪嘉慶元年提督哈當阿重脩又改名海靖亦曰開元其後愚僧寺祀淨迦佛並供明延平郡王神位

黃龍寺 在大北門外康熙二十七年左營守備孟大志建三十一年火三十二寺僧募建地大境幽題詠者多今圯

竹溪寺 在大南門外康熙三十年建徑由林幽澗環拱巔稱勝勝顏真山門曰小西天乾隆五十四年里人蔡和生倡脩

嘉慶元年重脩

法華寺 即夢蝶園故址康熙二十二年改爲寺知府蔣毓英以寺後之地二甲爲香火乾隆二十九年知府蔣允燾重建並

於寺前浚一池曰南湖旁造一樓曰半月

廣慈庵 在東安坊康熙三十一年建

慈雲閣 在東安坊康熙三十五年諸羅知縣周鍾禮建乾隆十六年諸羅知縣周芬斗脩嘉慶八年里人王琳等重修

龍山寺 在大東門外雍正時里人公建乾隆五十四年里人王拱照等脩

清火寺 在東安坊

萬壽寺 在城東永康里康熙五十年建萬壽寺爲朝賀之地雍正元年重建後置僧舍供佛置香火田五十甲乾隆三十年

新建萬壽宮於城內而寺仍存然以寺租撥歸崇文書院漸就頹頹今圯

大士殿 在鎮北坊海神廟之右元緒十二年建

白龍庵 在鎮署之右福州八建祀五福大帝則瘟神也後於亭仔脚街別立扶鸞之所曰西來庵

臨水夫人廟 在東安坊

五妃廟 在大南門外桂子山康熙年間邑人韓助五知之募建廟乾隆十一年巡臺御史六十七范咸命海防同知方邦基

脩之並刊其詩於石立於大南門城畔今存

孝孀廟 在東安坊邑人建祀孀氏婦事見列傳其後附祀黃寶姑

嘉義縣

龍湖殿 在縣轄赤山堡六甲莊鄭氏時謠譏參軍陳永華德其前有潭曰龍湖花木幽邃稱勝境乾隆元年六甲莊人文趨

水漆林莊人蔡壯募款重建並祀延平郡王

碧雲寺 在縣轄修囉囉嶼之火山康熙十四年僧參徹自福建來住錫龍湖巖憫至此地以其山林之佳遂開茅結廬奉龍

湖巖之佛祀之朝夕誦經持戒甚固附近莊人乃謀建寺曰大仙巖嗣命其徒鶴齡居之又建一寺於玉案山之腹後祀如

來而前奉延平郡王神位乾隆五十五年二月參徹沒衆葬之寺前建淨厝五十六年邑人洪志商募脩嘉慶二十四年子

爵王得祿重修

鳳山縣

雙慈亭 在縣治俗稱大廟建於乾隆初年道光八年重修前祀觀音後祀天后故曰雙慈

寧靖王廟 在縣轄維新里竹瀝莊田爲王所開墓後與元妃羅氏合葬於此個人建廟立像祀至今莊人猶稱老祖每年以

七月二十七日九月二十五日致祭廟前古榕兩株蔭大數畝境極清闊

超空寺 在縣轄嘉祥外里崗山之上舊志以崗山樹色爲邑八景之一雍正間有僧紹光者結茅於此乾隆二十八年知府

蔣允燾乃建爲寺

興隆寺 在舊治龜山之麓則興隆里康熙三十三年建

元興寺 在縣城打鼓山之麓乾隆八年僧經元募建光緒十七年火
清水巖寺 在縣治之南則鳳山縣志稱鳳山有十三勝而清水巖其一道光十四年鄉董簡立募建

澎湖廳

水仙宮 在媽宮澳渡頭康熙三十五年右營游擊薛奎建光緒元年媽宮街商人重修

德晉亭 在媽宮澳康熙三十五年右營游擊薛奎建法人之役佛像被毀光緒十七年總兵吳宏洛捐脩

地藏廟 在媽宮澳武忠祠之畔

真武廟 在媽宮澳乾隆五十六年通判蔣曾年副將黃象新等捐脩光緒元年董學高其華真脩

祖師廟 在廳治東三里許祀清水巖祖師應志云康熙間有僧自泉州清水巖至此不言其名為人治病有神效不取藥資

以錢米亦不娶去後里人思之立廟以祀

真人廟 祀保生大帝各澳多建廟

將軍廟 在八罩嶼網寮神之姓名尋跡無考澳之符名亦因此廟府志云豈隨開皇中虜賁陳稜略地至此因祀之歟按將

軍澳之名已久是此廟應建於明代惜無文獻足徵

大王廟 一在八罩嶼一在龍門港一在通梁澳各澳亦有澎湖紀略以為金龍大王之類亦土神也西嶼之神尤著靈異海

舶出入必備牲醴之投海中祀之

臺灣府（附郭臺灣）

天后廟 在府治大墩街

彰化縣

慶寧宮 在縣治東門內嘉慶二十二年建歷兵燹

定光廟 在北門內乾隆二十七年北路營副將張世英建配定光佛

威惠宮 在南門內雍正十年漳籍人士合建祀開漳聖王

開化寺 在北門內雍正二年知縣談經正倡建祀觀世音為彰之最古之寺

虎山巖 在燕霧上堡白沙坑莊乾隆十二年里人顏光高建虎巖廟竹為邑八景之一

清水巖 在武東堡許厝莊乾隆初建寺在大磔武山之麓邱林泉頗饒幽趣故清水春光為邑八景之一

雲林縣

沙運宮 在縣轄東埔墘街咸豐六年十一月坐舟劉漢中倡建祀明延平郡王規模宏敞香火甚盛光緒十三年生員劉士

芳等重修又一在林圯埔街

廣福宮 在縣治西南祀開漳聖王光緒十九年紳士陳一尊倡修

吳鳳廟 在縣轄嘉壽東堡社口莊嘉慶二十五年莊人楊秘等建祀阿里山通事吳鳳尋見列傳光緒十八年邑人請列祀

與未准

三山國王廟 在縣治南隅粵籍九莊合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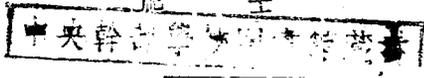
臺北府（附郭淡水）

霞海城隍廟 原在大佳臘堡八甲街為霞海人合建咸豐三年械鬥街燬移建於大稻埕

龍山寺 在滬脚街面南乾隆三年建為府治最古之寺嘉慶二十年地震悉圯再建

慈聖宮 在大稻埕同治五年郊商合建祀天上聖母

保安宮 在大佳臘堡大隆街



惠濟宮、在芝蘭一堡石角莊之芝山巖乾隆五十三年芝蘭莊人吳慶三等建祀開漳聖王其地小邱獨立石蹬數十級開

一門右有片石刻洞天福地四字

文昌祠 在惠濟宮之傍道光二十年里人潘定民建祀文昌

劍潭寺 在芝蘭一堡劍潭之畔臺灣志略謂潭有樹大可數抱相傳荷人插劍於樹故名鄭氏之時華人之居此者結茅祀

佛至乾隆三十八年僧榮華募資新建

西雲巖寺 在八里岔堡觀音山之麓曰獅頭巖乾隆三十三年胡林獻地建寺一名大士觀山高二千餘尺中峯屹立自遠

望之宛如觀音跌坐寺外有反經石二其一形如馬鞍每置羅網盤於上則子午針反向為卯酉故名

文昌廟 在擺接堡枋橋莊同治二年莊人林維源建

廣濟宮 在擺接堡枋橋莊雍正間開墾之人合建為該堡最古之廟

慈祐宮 在興直堡新莊街康熙二十五年建祀天上聖母

文昌廟 在興直堡新莊街嘉慶十八年縣丞會汝霖捐建

武聖宮 在興直堡新莊街乾隆二十五年貢生胡燦欲建祀漢壽亭侯關羽

先嗇宮 在興直堡二重埔莊乾隆二十一年祀先農

龍山寺 在縣轄滬尾街乾隆間建規模頗大光緒十二年巡撫劉銘傳奏請賜匾御書慈航普渡四字懸於寺中今存

福祿宮 在縣轄滬尾街乾隆間建祀天上聖母光緒十二年巡撫劉銘傳奏請賜匾御書翼天昭佑四字懸於廟中今猶存

慈生宮 在芝蘭二堡嶼皇岸莊永歷二十三年龍溪同安兩縣來此之人合建祀五穀大帝三官大帝天上聖母福德正神

為縣轄最古之廟蓋該地原為番地故移墾之人建廟祀神以祈景福也乾隆四十四年水災毀塌莊人重建其後疊修

三將軍廟 在芝蘭二堡嶼旁別莊關渡康熙五十四年莊民合建祀鄭氏部將中提督劉國軒左武衛何祐智武鎮李茂以

其有功北鄙也每年四月十七日致祭香火頗盛

關渡宮 在芝蘭二堡關渡祀天上聖母俗稱關渡媽祖香火頗盛康熙五十六年漳泉興化之人合建乾隆四十七年重建

寶嚴 即石壁潭寺在紫山後下臨新唐溪境結巖巖窟開郭治亭無國爲寺與康公合建其後治亭之子佛求助爲寺僧

新竹縣

長和宮 在縣治北門口街乾隆七年同知莊年守備陳士銜合建祀天后嘉慶二十四年脩

水仙宮 在長和宮之側同治二年郊商捐建祀夏禹

地藏庵 又稱嶽帝廟在東門後街道光八年同知李懷遠守備洪志宏倡建祀地藏菩薩並東嶽大帝

天公壇 在東門內咸豐元年建祀玉皇上帝

北極殿 在竹北一堡廣竹莊道光九年林功成倡建祀玄天上帝

玄關殿 在竹北一堡客籍莊乾隆間建祀玉皇上帝後祀三官

慈天宮 在竹北一堡埔莊先是金廣福設險墾田嘗祈神佑至咸豐三年乃建廟中祀釋迦以天上聖母神巖大帝文昌帝君三山國王諸神而旁祀淡水同知李嗣謀妻曾姜秀鑾姜榮華三人同治十三年脩

文昌祠 在竹一堡新埔莊道光二十三年舉人陳學光倡建祀文昌春秋致祭並爲鄉人士文社

文武廟 在竹南一堡大南埔莊道光二十五年建祀漢忠義侯關羽

文林閣 在竹北一堡高梯莊光緒二年建祀文昌爲鄉中學宮

五穀大帝廟 在竹南一堡五穀王莊嘉慶二年葉戶張徵時等倡建祀神農

三山國王廟 在竹北一堡樹杞林莊嘉慶十五年開墾粵人建同治九年脩此外尚有數處均爲粵莊所祀

三聖宮 在竹南一堡頂奇頭莊咸豐四年建祀佛菩薩聖王關聖王保生大帝

臨鳳宮 在竹南一堡草店尾街祀王爺知縣開闢聖王張卷知河南國始人唐宗定禮建觀祭使帥軍入闕平亂封郡王

固始人從之者家屬亡天下似援慈自立稱閩王臺多漳人故祀之

褒忠廟 在竹北二堡枋寮莊稱義民亭先是朱一貴吳福生等役各縣俱建義民祠春秋致祭而林爽文之役莊人赴義而
死者頗多詔賜褒忠之額乃建此亭五十二年林先押等建廟以祀粵籍義民並祀三山國王同治二年巡撫徐宗幹督同
心報國之額光緒十四年巡撫劉銘傳亦督憲發捐題之額

集義亭 在竹北二堡新埔莊光緒三年建祀死事義勇

褒忠祠 在竹南一堡頭份莊光緒十年頭份以前百二十莊人張維垣等捐資萬金合建祀朱一貴吳福生林爽文等役死

專義勇

軍大王廟 在竹北一堡埔尾社同治六年莊人建以祀先民無以名之而稱為軍大王按此地原為番界瘴癘披猖而我先

民冒危難關土田以殞歿於斯者不知凡幾故後人建廟祀之以安其靈亦以追念遺烈也光緒十五年重建

萬善廟 在竹北一堡大窩莊先是咸豐五年莊人建於三重埔莊以祀拓殖畜地而死之人光緒三年改建於此

竹蓮寺 在南門巡司埔聖觀世音先是移民初至僅建小刹其後業戶王世傑乃捐地以建為新竹最古之寺道光五年紳

士林紹賢脩之迨同治五年紳士莊榮陞湯奇才等又募捐重修

金山禪寺 在竹北一堡金山面莊乾隆五十年郭陳蘇三姓始設陰防事開墾結茅祀佛以祈福佑咸豐三年乃建寺曰香

遠庵同治間復建之以寺前有泉稱靈泉寺又名金山禪寺

卷二十三 風俗志

連橫曰。六藝理人之書也。是故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義。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春秋之時。王德詩亡。孔子傷焉。故爲其書。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其用弘矣。夫拘於天者。不足以治人。泥於古者。不足以制今。風俗之成。或數百年。或數十年。或遠至千年。潛移默化。中於人心。而萃爲羣德。故其所以繫於民族者實大。夫夏人尙忠。殷人尙質。周人尙文。一代之興。各有制作。是故食稻者其人柔。食麥者其人剛。食稷者其人狹。所食不同。而秉氣異焉。臺灣之人中國之人也。而又閩粵之族也。閩居近海。粵宅山陬。所處不同。而風俗亦異。故閩之人多進取。而粵之人重保存。唯進取。故其志大。其行肆。而或流於虛。唯保存。故其志堅。其行陋。而或近於隘。是皆有二偏之德。而不可以易者也。竊懷往昔。我祖我宗。橫大海。入荒陬。隨危禦難。以長殖此土。其猶清教徒之遠拓美洲。而不忍爲之興隸也。故其輕生好勇。慷慨悲歌。十世之後。猶有存者。此則羣德之不墜。而有繫於風俗焉。豈小也哉。

歲時

立秋之前一日。有司豫塑春牛。置於東郊之外。至日往遊。謂之迎春。男女盛服。衣香扇影。雜喧滿道。春牛過處。兒童爭摸其耳。或鞭其身。謂可得福。迎春如在歲首。尤形鬧熱。宛然太平景象也。元旦。各家先潔室內。換桃符。鋪設一新。三更後。開門祀神。燃華燭。放爆竹。門之開春。次拜長上。昏頌辭。出門訪友。投刺賀。見面。道吉祥語。客至。饗以甜料檳榔。一品卽行。親友之兒女至。以紅綫串錢贈之。或百文數十文。謂之結帶。是日各家皆食米丸。以取團圓之意。或絕葷。祀井門竈。爆竹之聲。日夜不絕。初二日。祭祖於家。新婚者以是早往外家賀春。設宴饗之。婿歸贈以儀。

初三日。出郊展墓。祭以年糕餅料。自是日至暮春。壙間之地。往來不絕。

初四日。備牲設醴。燒紙馬。謂之接神。市肆始開門貿易。

初九日。傳爲玉皇誕辰。各街演劇酬神。自元旦至望日。屠紳之家。多設筵宴客。互相酬酢。蓋取春酒介壽之心。

元宵之夕。自城市以及鄉里。點燈結彩。大放烟火。競演龍燈。士女出遊。笙歌達旦。各街多設廟會。而臺南郡治三山國王廟。則開賽花之會。陳列水仙數百盆。評其優劣。亦雅事也。亦嵌筆談謂元宵未字之女。徹折人梨花枝竹葉。爲人詬詈。以爲異日必符佳婿。此風今已無矣。

二月初二日。爲社公辰。各街多醴資致祭。羣聚聽飲。謂之頭衙。而以十二月十六日爲尾衙。頭始也。尾終也。衙集也。謂春東作而初集也。昔鄉中尤盛。商賈亦然。

三月初三日。古曰上巳。漳人謂之三日節。祀祖祭墓。而泉人以清明祭墓謂之嘗墓。嘗春祭也。祭以餠餅。治牲醴。掛紙錢。餽乃食之。餠餅以粳爲衣。內裹蔬肉。炸油者謂之春餅。嘗墓之禮。富貴家歲一行之。常人則兩三年一行。婦孺歸時。各插榕枝於髻。以祓不祥。

三月十九日。傳爲太陽誕辰。實則有明思宗殉國之日也。以麵製豚羊。豚九頭。羊十六頭。猶有太平之禮。尊東祭之。帝出乎震也。家家點燈。欲其明也。亡國之思。悠悠遠矣。

二十三日。天后誕辰。南北鄉人多赴北港晉香。粵莊尤盛。自春初至月杪。旗影鑼聲。相續於道。晉香之人。盜不敢劫。劫之恐神譴也。

五月初五日。古曰端午。臺人謂之午日節。插蒲於門。蒲艾爲壽。以角黍時果祀祖。婦女帶蘭虎。以五色絲製鳥獸花果之屬。兒童佩之。謂可辟邪。沿海競龍圖舟。寺廟海船皆鳴鑼擊鼓。謂之龍船鼓。從前臺南商務盛時。郊商各釀金製錦標。每標值數十金。先數日以鼓吹迎之。各選健兒鬧捷。觀者滿岸。數日始罷。

六月初一日。人家以米丸祀祖。謂之半年丸。或以鹽日行之。

七月一日。謂之開禧門。各家設祭。自是日至月杪。坊里遍設香座。延僧禮懺。六於佛鬼。先放水燈。以照幽魂。尚鬼之俗。漳泉爲甚。糜錢巨萬。牢不可破。

七月初七日。古曰七夕。士子供祀魁星。祭以羊首。上加紅纒。謂之解元。僮東者持繭告兆。以羊有角爲解。醜繩形若元字也。富厚之家。子女年過十六歲者。糊一紙亭。祀織女。刑牲設醴。以祝成人。親友賀之。入夜。婦女陳花果於庭。祀雙星。猶古之乞巧也。

十五日。謂之下元。臺人以清明爲春祭。中元爲秋祭。冬至爲冬祭。各祀其祖。必誠必肅。非是者幾不足以爲人子孫。

八月十五日。謂之中秋。各祭社公。張燈演戲。與二月初二日同。禱祈而秋報也。兒童懸塔點燈。陳列古玩。士子逸爲讌飲。製月餅。硃書元字。擲四紅奪之。以取秋闈奪元之兆。夜深時。婦女聽香。以下休咎。

九月初九日。謂之重陽。以麻糍祀祖。兒童放紙鳶。繫以風箏。自朔日起。人家多持齋。曰九皇齋。泉籍爲尙。

十月十五日。謂之下元。人家有祀神者。冬至之日。祀祖。以米丸粘門戶。前一夕。兒童翫雞豕等物。謂之添歲。猶古之巫歲也。

十二月十六日。祀社公。謂之尾衙。工人尤盛。以一年操作至是將散也。而鄉塾亦以上元開課。尾衙放假。外出之人。多歸家度歲。

二十四日。治牲醴。焚紙馬。各祭所祀之神。謂之送神。至明年正月初四日。如前儀。謂之接神。翌日爲天神下降。監察人間善惡。莫敢褻黷。語言必慎。

除夕之日。以年糕祀祖。并祭宅神門神。以飯一盂。菜一盂。置於牌位之前。上插紅春花。以示餘糧之意。先數日。親友各饋物。是夕燃華獨。於爆竹。謂之辭年。閨家圍爐聚飲。喧呼環錢。既畢。各取錢去。曰過年錢。陳設室內。以待新年。

宮室

臺灣宮室。多建漳泉。城市之中。悉建瓦屋。以磚疊牆。比鄰而居。層樓尙少。以地常震。故其棟梁必堅。檼構必密。可歷百數十年而不壞。堂構之謀。其慮遠矣。

富厚之家。各建巨廈。環以牆。入門爲庭。升階爲室。大約一廳四房。房爲兩廂。廳之大者廣約一丈八尺。上祀神祇。或祀祖先。可爲慶賀宴饗之用。房之左。長設居之。僕婢居於兩廂。合族而處者。則巨廈相連。旁通曲達也。

鄉村之屋。架竹編茅。亦有瓦屋。土鑿爲牆。久而愈固。棘籬環之。以畜雞豚。所謂五畝之宅也。前時墾地之人相聚而居。外築土圍。以禦番害。故謂之墜。而澎湖則處於水隈。故謂之澳。所謂四隩既宅者也。

澎湖近海。築牆皆用磁砧。生於水濱。似石而脆。螺蚌巢之。亦可煨灰。價廉用廣。取之不竭。以船載來。府治亦有用者。

臺灣雖產材木。而架屋之杉。多取福建上游。磚瓦亦自漳泉而來。南北各處間有自燒。其色多赤。屋脊之上。或立土偶。騎馬彎弓。狀甚威猛。是爲蚩尤。謂可壓勝。而隘巷之口。有石旁立。刻石敢當三字。是則古之勇士。可以殺鬼者也。

臺之富家少建蔭園。或於宅內略植木。然如臺南府治吳氏之園。亭臺水石。布置甚佳。而飛來峯尤勝。巖石爲山。幽邃曲折。雖居城市之中。而有邱壑之趣。若竹塹林氏之潛園。則爲一時觴詠之地。文酒風流。及今已泯。而霧峯林氏之萊園。依山築室。古木蕭森。頗有自然之妙也。

衣服

臺灣多燥。而北消寒。夏爲冬裘。儘堪度歲。故無狐貉之語。而仕宦之帶來者。僅於迎春用之。然春日載陽。

野花已放。負暄之賦。汗流浹背矣。

南北氣候。大甲爲界。大甲以下。感南欲暖。至恒春而燠。故冬不衣裘。其上則愈北愈寒。基隆亦有積雪。全則人烟日盛。地氣爲溫。立夏以後。全臺俱熱。皆衣葛布矣。

地不種棉。故無紡績。尺縷寸帛。皆自外來。而男女多用素布。鄉村則尙青黑。以其不易縑也。青黑之布各地自染。澣之不褪。外省之人甚珍重。以爲土宜。蓋以溪水清澆。白能受色也。沿海漁戶悉以蓼檨染衣。其色爲縹。淪水不垢。所染不同。則所服亦異。固可一變而知也。

綢緞之屬。來自江浙。紳富用之。建省以後。杭綾盛行。局緞次之。大都以藍爲袍。以玄爲褂。亦有給紅公子。慘綠少年。爭華競美。月異日新。則五花十色。所尙不同矣。

海通以後。洋布大消。呢羽之類。其來無窮。而花布尤盛。色樣翻新。婦女多喜用之。若泉州之白布。福州之綠布。寧波之紫花布。尙流行於鄉村也。

衣服之式。以時而易。從前男子之衣。皆長過膝。袖寬四五寸。自同治季年以來。衣則漸短而袖漸寬。有至一尺二寸者。今則漸復其初矣。

紅閨少婦。繡閣嬌娃。選色取材。皆從時尚。臺灣以紅爲瑞。每有慶賀。皆着紅裙。雖老亦然。裝婦側室。則不得服。其禮稍殺。

男女成婚之時。先卜吉日。延福命婦人。以白布爲製衣袴。謂之上頭服。取其潔也。婚後收之。沒時以此爲殮。

漳泉婦女大都纏足。以小爲美。三寸弓鞋。繡造極工。而粵人則否。耕田力役。無異男子。平時且多跳足。粵籍業農。羣處山中。其風儉樸。故衣青黑之布。婦女之衣。僅以本色爲縑。而袴相同。每出門。以黑布覆髻上。纏纏項後。俗不着裙。富家亦然。以其便於操作也。

沿海多風。近山多瘴。商工農漁皆裹黑布。而士子則戴小帽。衣長衣。有事必加短褂。彬彬乎儒雅之林也。

其織之屬。皆求之市。前時多自漳泉配來。亦有本地製者。建省以後。漸尚上海之式。裝飾之物。莫不皆然。而紳之家。日趨奢美矣。

婦女首飾。多用金銀。一簪一珥。隨時而變。富家則尚珠玉。價值千金。纏足少艾。或以金環束脚。旁繫小鈴。丁冬之聲。自遠而至。月下花間。如聞環佩矣。

髻髻之式。城鄉不同。老少亦異。垂髻之女。年十四五。始有梳頭。或爲盤蛇之樣。或爲墜馬之形。而粵婦則高髻燕尾。別饒風韻。

前時婦女出門。必攜雨傘。以遮其面。謂之含蕊傘。相傳爲朱紫陽治漳之俗。後則閣之如杖。尚持以行。而海道以後。改用布傘。以蔽炎日。

歸清以後。悉遵清制。而有三不降之約。則官降吏不降。男降女不降。生降死不降也。清代官服皆有品級。而胥吏仍舊。婚時。男子紅帽袍褂。而女子則珠冠霞佩。蟒視角帶。端莊華麗。儼然明代之宮裝。若入殮之時。男女皆用明服。唯有功名者始從清制。故國之思。悠然遠矣。

飲食

臺灣產稻。故人皆食稻。自城市以及村莊。莫不一日三餐。而多一粥二飯。富家既可自贍。貧者亦食地瓜。可無枵腹之憂。地瓜之種。來自呂宋。故名番薯。沙撈越土。均可播種。其價甚賤。而食之易飽。春夏之間。番薯發出。掇爲細絲。長約寸餘。曝日乾之。謂之薯絲。以爲不時之需。而澎湖則長年食此。可謂饋貧之糧也。薯之爲物。可以生食。可以磨粉。可以釀酒。可以蒸糕。唯長食者。須和以鹽。始可消化。若裹以糖者。僅爲茶點而已。

稻之糯者爲朮。味甘性潤。可以磨粉。可以釀酒。可以蒸糕。故人每逢時慶賀。必食朮丸。以取團圓之意。則以糯米爲之也。糯米之蒸。糞丸之藥。冬凍之包。度歲之糕。亦以糯米爲之。蓋臺灣產稻。故用稻多也。

亦爲溫帶之產。臺灣較少。其麥粉多來自他省。近則多用洋粉。製餅作麵。皆粉爲之。消用頗宏。歲時慶賀必用紅龜。似其形也。白者謂之饅頭。則喪祭爲之爾。糕餅之餡。多用豆。或以麻。或搗落花生爲末而和之。臺灣瑣糖。故食糖亦多也。

酒以成禮。祀神燕客。多用老酒。以充釀之。味甘而醜。隨者尤佳。故曰老酒。市上可沽。然不及家釀之美。老酒之紅者用於嫁娶。取其吉也。村莊之間。或以地瓜爲酒。其味較淡。而番社則以黍釀之。親朋相見。以此爲歡。亦既醉止。載歌載舞。頗有太古之風。番俗凡有罪者。課其牛酒。一飲之後。嫌疑盡釋。故無用刑之罰。而漢人之與嬉和者亦以牛酒。然番既嗜酒。酣飲之後。每至憤事。挾彈而出。殺人爲雄。其性然也。外省之酒。如北地之高梁。紹興之花朝。消用亦廣。海通以後。漸用洋酒。其數甚微。唯爲官紳酬酢之餽。尙不至爲濡卮也。

臺灣之饌與閩粵同。沿海富魚蝦。而近山多麋鹿。故人皆食肉。饌之珍者爲魚翅爲鵝且。皆土產也。盛宴之時。必燒小豚。而粵莊則殺貓。以其首饗貴客。閩粵之中各有佳肴。唯嗜之不同爾。

故例禁殺耕牛。食之者寡。而談果報者且以食牛有罪。蓋以祀天祭豐。始用太牢。平日未堪食此。以其有耕田之勞也。凡宰牛者謂之牛戶。例須納稅。鄉間每私屠之。若遇祈雨求晴之時。官必禁屠。而民間之建醮祀神者亦多斷葷。以寓齋戒之意。

饌爲臺南時果。未熟之時。削皮漬鹽。可以爲羞。或煮生魚。其味酸美。食之強胃。黃時汁多而甘。衆多嗜之。或以下酒。然非臺南人不知此味。亦嶽筆談謂臺人以波羅蜜煨肉。鳳梨煮肺。亦海外奇製。信不誣也。番石榴亦名奈菱。遍生郊野。盛出之時。切皮棄子。和以油糖。下鹽少許。裹而食之。亦可下飯。檳榔可以辟瘴。故臺人多喜食之。親友往來。以此相餽。檳榔之子色青如棗。剖之爲二。和以薑葉石灰。啖之微辛。既而回甘。久則齒黑。檳榔之性。棄積消滯。用以爲藥。近時食者較少。盈盈女郎競以皓齒相尙矣。檳榔之幹。其杪如筍。切絲炒肉。味尤甘美。臺人謂之半天筍。

臺灣果子最多。盛出之時。其價甚賤。而臺又出糖。故各處多製蜜餞。如新竹之萌薑。嘉義之梅干。鳳山之鳳梨糖。尤馳名。近數年來。旗後醫生林璣璋始以西法製鳳梨爲糖頭。售之他處。若能擴大規模。消用愈廣。亦利源也。

冠婚

成人之禮。男冠女笄。臺灣多以婚時行之。唯富厚之家。子女年達十七者。七夕之日。祀神祭祖。父師字之。戚友賀之。以紙製一亭。祀織女。以介景福。

議婚之時。媒氏送女庚帖於男家。齊其年月日。三日內家中無事。然後訂盟。間有誤毀器物者。則改卜。亦古者問名之意也。

訂盟之日。男家以戒指贈女。附以糕餅之屬。母嫂親往。女奉茶。既定。女家留宴。或僅遣媒氏送之。

納采之禮。俗曰插簪。男家以金簪一對。繫朱絲。置於盒內。或用銀簪。視其貧富。具豚羊糕餅糖品鮮花老酒。納椒之禮。俗曰完聘。男家具婚書聘金。介以鳳冠蟒襖衣裳繡靴金錫珠花及大餅糖品之屬。送至女家。又以錫製椅兩座。每座四葉。一書二姓合婚。一書百年偕老。女家收一。復婚書。以糕餅時果答之。又以紅帽線靴袍褂鞋襪及荷包扇袋香簪筆硯之類饋婿。別以鏡盒兩座。一植蓮蕉。一植石榴。以銀製榴寶四顆。桂花數朵。繫紅絲纏繞枝頭。謂之連招貴子。男家種於庭隙。以示昌盛。納徵之禮。略同納采。而臺南則同時行之。

請期之日。命媒氏送日艱於女家。別具更儀。女家反之。更儀者僅粧之禮也。

親迎之日。卜吉而發。擇成屬少女父母兄弟俱存者。爲襄。做古者筮日筮賓之禮也。婿坐堂上。置冠履新衣於脅。以香薰之。戒不辭也。賓三梳婿髮而加之冠。三加之禮也。既冠。拜先祖。告廟也。次拜父母。無父母者主婚者代之。醮以酒。申戒辭。做離席也。次拜諸父兄長。皆答之。重成人也。是時女亦行笄禮。如前儀。

吃蜜用菓子。罷畢。設筵以饒。女首坐。父母兄弟姊妹以次陪。酒三過而徹。凡冠筭之禮。俗曰上頭。先以糯米磨爲大丸。上點以紅。分饋親友。是日合家食之。以取團圓之意。

親迎之時。婿具衣冠。乘大轎。圍紅綵。媒氏先導。鼓吹從之。以朋輩四人爲燎行。兩童子提燈。兩童子鳴鑼。皆乘轎。沿途放爆竹。雖遇官長不令避焉。凡納徵親迎。各具禮盤。一人肩之先行。以爲贊。盤內置豚羊肩各一。鹿脯兩片。明筋兩束。冬瓜冰糖各數斤。紅酒兩瓶。女家收之。答以糕餅時果之屬。唯親迎易鹿脯爲鴨。鴨形如雁。以行奠雁之禮。

婿至女家。駐轎於庭。款燎行者於別室。女弟三致茶湯。婿具儀簪之。次致荷包。簪以練裙。贈女弟以花袍。女盛粧出廳。父醮以酒。母命之。立於堂中。向外而拱者三。婿答之。母爲着練裙。父蒙以帕。婿退。花轎進門。紫姑扶女登轎。樂作而行。以兩童子提宮燈。乘轎前。腰纏從之。女家放爆竹。閉門。以示不隨之意。非親迎者。婿俟於堂。禮稍殺。

花轎之後。蓋以竹篩。朱盤八卦。避不祥也。既至。少駐於庭。一童子以盤奉雙柑。請新人出。婿揖之。女拱手答拜。紫姑扶出。豫請福命婦人携新人手。以一手擎竹篩攬之。足履紅氈。婿並行。甫入洞房。以竹篩置床。上。案上置銅鏡一。交拜訖。婿爲揭帕。并坐案前。燃華燭。飲合卺酒。翌日。紫姑歸婦家傳語。告成婚也。男家以鮮花糖包饋之。

三日。廟見。拜祖先。成婦道也。次拜舅姑。坐而受之。次拜伯叔諸母。立而答之。衆就坐。新婦獻茶。就履襪之屬以爲贊。分卑幼以荷包。各答以儀。既畢。宴新婦於堂。諸母姊妹陪之。姑酌酒。徹巡。徹席。送婦家。引新婦入廚房。親井曰。理煎鑿之事。是日婦家以食物饌女。命女弟致之。轉致之姑。別以首飾香奩之屬饋女。女弟乘轎往。鼓吹前導。婿迎入。坐於堂左。獻茶。少頃導入房。俗曰探房。宴之。婿及新婦饋以儀。攜翁母亦饋之。又答以糕餅柑蔗之屬。

旋車之製。臺南以第四日。而各屬咸以五六日。七八日。先期外父母具束。命女弟謂之。婿與女偕來。鼓吹前

導。至家。女先入。婿從之。合拜先祖。次拜外父母及諸父諸母。各具贊。反之。分卑幼以饗。受而不報。稱坐。獻茶。少頃開宴。婿居左。宴女於內。亦居左。畢辭歸。外母率眷屬出見。婿揖之。外父以席送婿家。饗前脫也。饋婿以饌及米糕糖豆大餅紅桃時菓之屬。又以鵝鴨兩對置橋中。婿家畜之。以高壽衍之意。凡新婚。戚友致賀。以三日宴女賓。四日宴男賓。數月之後。兩家有慶。乃具筵相宴。是爲會親之禮。

喪祭

父母病篤。置床堂左。謂之撥鋪。易簀之禮也。既絕。乃哭。披髮袒臂。既足擗踊。少須分告戚屬。既嫁之女。聞喪卽歸。擗鬪而哭。赴日乃殮。

將殮。梳沐襲衣含飯。設坐堂中。備物以祭。謂之辭生。既畢。子女扶就殮。憑棺哭。親友臨弔。設靈於堂。早夜哭。朝夕上飯。七日一祭。謂之一祭。七旬卒哭。延棺禮懺。入夜徹靈。凡喪視家之有無。或三旬而徹。或百日而徹。卑幼之禮稍殺。三旬之日。女婿祭之。以祭品分致戚屬。而具友之奠者。多在卒哭。

附弔以夜。孝男具喪服。一人持燈。至門。免冠拜。置帖門楹。不敢見也。分胙於人。謂之客紙。

除靈之時。收魂帛於匣。祭時乃香。期而小祥。再期而大祥。朔望朝夕奠哭。禫猶素服。餘哀未忘也。

凡葬。卒哭之後者。前三日舉哀。朝夕奠。曰開堂。親友舉弔。曰辭堂。厥明。移柩舉奠。出門。魂幡香亭之屬畢具。以一人前勸放紙。鼓樂從之。富家或湖方相。焚鬼卒。謂之開路神。至墓焚之。親友白衣送。或祭於道左。謝以帛。將至。孝男跪謝。親友返。各謝以帛。葬之時。孝男撒土。既畢。題主。設祭。而返。至家。設坐以祭。三日。至墓謝土。

大祥以二十四月爲期。而臺人有計閏抑陰者。謂死者無閏。唯續紳家乃遵制行之。

忌辰必祭。生日亦祭。富厚之家且有演劇置酒者。謂之陰壽。或有亦具禮賀之。非禮也。

禮之日。祭於宗祠。冬至亦然。祭畢飲福。小祭之祠。一族共之。大宗則合同姓而建。各置祀田。公推一人之理。或輪流主之。祀田不得私自變賣。無宗祠者祭於家。家祭之禮。載於家時。家人日中而祭。漳人潮人質明而祭。

演劇

演劇爲文學之一。善者可以感發人之善心。惡者可以懲創人之逸志。其效與詩相若。而臺灣之劇。尙未足語此。臺灣之劇。一曰亂彈。傳自江南。故曰正音。其所唱者。大都二簧西皮。間有崑腔。今則日少。非獨演者無人。知音亦不易也。二曰四平。來自潮州。語多粵調。降於亂彈一等。三曰七子班。則古梨園之制。唱詞道白。皆用泉音。而所演者則男女之悲歡離合也。又有傀儡班掌中班。削木爲人。以手演之。事多稗史。與說書同。夫臺灣演劇。多以賽神。坊里之間。盞賽合奏。村橋野店。日夜喧闐。男女聚觀。履鳥交錯。頗有騷虞之象。又有採茶戲者。出自臺北。一男一女。互相唱酬。淫靡之風。倖於鄭衛。有司禁之。

歌謠

臺灣之人。來自閩粵。風俗既殊。歌謠亦異。閩曰南詞。衆人尙之。粵曰粵謳。以其近山。亦曰山歌。南詞之出。文情相生。和以絲竹。其聲悠揚。如泣如訴。聽之使人意消。而粵謳則較悲越。坊市之中。競爲北管。與亂彈同。亦有集而演劇。登臺奏技者。勾欄所唱。始尙南詞。間有小調。建省以來。京曲傳入。臺北校書。多習徵調。南詞漸少。唯臺灣之人。頗喜音樂。而精琵琶者。前後輩出。若夫祀聖之樂。八音合奏。間以歌詩。則所謂雅頌之聲也。

卷二十四 藝文志

臺灣三百年間。以文學鳴海上者。代不數階。鄭氏之時。太僕寺卿沈光文始以詩鳴。一時避亂之士。眷懷故國。憑弔河山。抒寫唱酬。語多激楚。君子傷焉。連橫曰。吾聞延平郡王入臺之後。頗事吟詠。中遭兵燹。稿失不傳。其傳者北征之檄。報父之書。激昂悲壯。熱血滿腔。讀之猶爲起舞。此則宇宙之文也。經立。滄人來講。審移往來。曲稱其體。借乎幕府之多士也。在昔春秋之際。鄭爲小國。聘問贈答。不失乎禮。齊楚秦晉莫敢侮。凌。孔子曰。子產有辭。諸侯賴之。此則文章之有益於國也。清人得臺。者舊多物故。光文亦老矣。猶出而與韓又琦趙行可鄭廷桂等結詩社。所稱福臺新詠者也。其時臺灣初啓。文運勃興。而清廷取士。仍用八比。士習講章。家傳制藝。茹塞聰明。泯沒天性。臺灣之文滄寥落也。連橫曰。我先民非不能以文鳴也。我先民之拓斯土也。手耒鉅。腰刀銃。以與生番猛獸相爭逐。篳路藍縷。以啓山林。用能宏犬其族。艱難締造之功。亦良苦矣。我先民非不能以文鳴。且不忍以文鳴也。夫開創則尚武。守成則右文。昔周之興。陳師牧野。一戎衣而天下定。及成康繼統。檟檟作人。制禮作樂。爲後王範。漢高以馬上得天下。陸生曰。陛下以馬上得之。能以馬上治之乎。故漢之文章亦卓越千古。臺灣當鄭氏之時。草昧初啓。萬衆方來。而我延平以故國淪亡之痛。一成一旅。志切中興。我先民之奔走疏附者。兢兢業業。共揮天戈。以挽虞淵之落日。我先民固不忍以文鳴。且無暇以文鳴也。夫以臺灣山川之奇秀。波濤之壯麗。飛潛動植之變化。可以拓眼界。擴襟懷。寫游踪。供探討。固天然之詩境也。以故宦游之士。頗多傑作。若孫元衡之赤嵌集。陳夢林之游臺詩。張渭之瀛壖百詠。皆可麗也。光緒十五年。灌陽唐景崧來巡是邦。遺囑舊有斐亭。景崧書而新之。輒邀僚屬爲文酒之會。喜人士之能詩者。悉禮致之。揚風拓雅。作者雲興。旣而景崧升布政使。就任臺北。臺北初建省會。游宦寓公。簞屨畢至。景崧又以時爲之。謂曰昇平。一時稱盛。臺灣固無史也。康熙三十三年。巡道高拱乾始纂府誌。略具規模。載

隆二十九年重修。其後雖有續者。各縣亦有方志。而久已遺佚。或語多粗穢。不足以備一方文獻。光緒十八年。臺北知府陳文麟淡水知縣葉意琴稟請纂修通志。巡撫邵友濂從之。設總局於臺北。以布政使唐景崧巡道顧肇熙為監修。陳文麟為提調。通飭各屬。局採訪。以紳士任之。二十一年。略成。續進總局。猝遭割臺之役。戎馬倥傯。稿多散失。其存者亦唯斷簡而已。初海東書院藏書頗富。至是亦遭兵燹。而臺灣之文獻亡矣。今但列其書目與其作者。以供後人之考求焉。

表一

- 臺灣府志十卷 康熙二十三年巡道高拱乾撰
- 重修臺灣府志二十卷 乾隆六年巡道劉良璧撰
- 續修臺灣府志二十五卷 乾隆十一年巡道六十七輯
- 新修臺灣府志二十六卷 乾隆二十九年巡道吳霖四明輯
- 臺灣縣志十卷 康熙六十年知縣王禮憲
- 重修臺灣縣志八卷 乾隆十七年知縣魯鼎梅輯
- 新修臺灣縣志八卷 嘉慶十二年知縣薛志亮輯
- 鳳山縣志十二卷 康熙五十八年知縣李丕煊撰
- 重修鳳山縣志十二卷 乾隆二十九年知縣王英會撰
- 諸羅縣志十二卷 雍正二年知縣周鍾瑄撰
- 彰化縣志十二卷 道光十二年知縣李廷璧輯
- 噶瑪蘭志略十四卷 道光十七年通判何培元輯
- 噶瑪蘭廳志八卷 道光十九年通判薩廉輯

淡水廳志八卷 同治九年同知陳培桂輯
 澎湖廳志十五卷 光緒十九年同安林豪輯
 右方志十五種凡二百卷

表二

臺灣志稿口卷 臺灣王喜撰
 淑齋詩文集四卷 臺灣陳鵬南撰
 剛齋集二卷 臺灣張從政撰
 通虛齋集二卷 臺灣王克捷撰
 半石居詩草一卷 臺灣曾曰陞撰
 草廬詩草二卷 東寧游草一卷 臺灣黃仁撰
 東寧自娛集一卷 臺灣陳斗南撰
 半嵩集四卷 臺灣章甫撰
 鶴山遺集六卷 臺灣陳思敬撰
 蓬五齋家說四卷 海內義門集四卷 小滄桑外史二卷 風鶴餘錄二卷 歸田問俗記四卷 嘉義陳震曜撰
 陶村詩集二卷 彰化陳壁與撰
 戴案紀略二卷 施案紀略一卷 護臺記二卷 彰化吳德功撰
 儉閒集一卷 淡水陳維英撰
 石房樵唱一卷 淡水施鈺撰
 淡水廳志稿四卷 北郭園集十卷 淡水鄭用錫撰

靜遠堂詩文抄三卷 淡水鄭用鑑撰

潛園琴餘草二卷 潘園唱和集二卷 淡水林占梅撰

一肚皮第十八卷三長贊筆十三卷 羅餘維錄十二卷 小草拾遺一卷 淡水吳子光撰

周易義頤存編三卷 易義總論一卷 古今占法一卷 觀潮齋詩集一卷 淡水黃敏撰

周易管窺四卷 淡水楊克彰撰

讀史劄記二十四卷 竹里館詩文集 淡水彭培桂撰

鹿湖居筆記四卷 榜櫂小築詩文集四卷 淡水彭廷選撰

新竹探訪册十二卷 十齋齋詩文集 竹陳朝龍撰

竹梅吟社擊鉢吟四卷 新竹陳瑞駿撰

福選堂詩集二卷 新竹鄭如蘭撰

越南紀略四卷 炎荒紀程四卷 香祖詩草一卷 澎湖蔡廷蘭撰

鳳山探訪册八卷 鳳山盧德祥撰

雲林探訪册十卷

臺東探訪册五卷

右臺灣人士著書四十種凡二百零三卷

表三

臺灣輿圖考一卷 草木雜記一卷 流寓考一卷 臺灣賦一卷 文開文集一卷 文開詩集一卷 郵察沈光文撰

滬臺新詠一卷 沈光文輯

島嶼詩一卷 島居隨錄二卷 同安盧若塵撰

- 靖海記二卷 平南寧實一卷 晉江施琅撰
臺灣郡志稿六卷 臺灣雜記一卷 山川考略一卷 海外集一卷 臺灣文苑一卷 無錫季麒光撰
郊外集一卷 臺灣沈朝聘撰
東寧唱和詩一卷 季麒光沈朝聘合撰
臺灣紀略一卷 長樂林謙光撰
海上紀略一卷 鄭氏紀事一卷 神海紀游一卷 番境補遺一卷 仁和郁永和撰
平臺紀略一卷 東征集六卷 漳浦藍鼎元撰
游臺詩一卷 漳浦陳夢林撰
亦嶽筆談四卷 番俗六考一卷 番俗雜記一卷 大興黃叔瓚撰
巡臺錄一卷 浮山張嗣昌撰
臺灣風土記一卷 衡陽劉良璧撰
臺灣采風圖考一卷 番社采風圖考一卷 使署開台一卷 滬洲六十七撰
瀛壖百詠一卷 錢唐張涓撰
婆娑洋集二卷 仁和范咸撰
澄臺集一卷 長州莊年撰
赤嵌集四卷 桐城孫元衡撰
梓園詩一卷 丹霞吳藻撰
碧浪園詩一卷 輪山楊宗域撰
澎湖志略十二卷 江夏胡格撰
澎湖志略續編二卷 三水蔣黃梅撰

澎湖紀略一卷 安岳周於仁撰

小琉球設詩十卷 邵武朱仕价撰內分六編曰泛海紀程曰海東紀勝曰瀛涯源唱曰海東臆語曰海東月令曰下淡水寄

語

海東札記二卷 武慶朱景英撰

東瀛祀典一卷 貴陽蔣允焄撰

臺灣志略三卷 濟寧尹士俱撰

晴瑪蘭說略一卷 東游詩草一卷 馬平楊廷理撰

蛤仔難紀略一卷 閩縣謝金鑾撰

東槎紀略四卷 桐城姚登撰

渡海前記一卷 渡海後記一卷 東瀛文集二卷 南通徐宗幹撰

治臺必告錄八卷 大輿丁曰健撰

六亭文集四卷 臺灣守城私記一卷 德化鄭兼才撰

臺灣隨筆一卷 徐懷祖撰

臺北紀事一卷 丹陽胡應魁撰

東瀛載筆二卷 馬克惇撰

臺灣小記一卷 龔柴撰

臺灣番社考一卷 歸其照撰

搜篋拾遺一卷 龍溪石福祚撰

臺灣地輿圖說二卷 新建夏獻綸撰

東瀛識略八卷 無錫丁紹儀撰

海書詩一卷 侯官劉家謀撰

臺灣雜記一卷 湘陰黃逢昶撰

訓番俚言一卷 寶應王凱奏撰

化番俚言一卷 揭陽吳光亮撰

日本窺臺始末一卷 開山記四卷 樂平袁聞柝撰

巡臺退思錄三卷 岳陽鄧啟撰

濟園寓草一卷 閩縣林維垣撰

草草草堂詩草二卷 海寧查元鼎撰

臺陽聞見錄六卷 澄懷園唱曲集一卷 諸隘四卷 善化唐其銓撰

東海集一卷 安溪林鶴年撰

臺海思勳錄一卷 思勳子撰

右宦游人士著書八十種凡一百六十卷

卷一五 商務志

易曰。日中爲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皇古以還。其求尙矣。連橫曰。臺灣爲宇內奧區。農礦虞衡。各盡其利。商務之盛。冠絕南海。當宋之時。華人已至北港貿易。其詳雖不可考。然已開其端矣。方是時馬來人之居此者。勢力忽漲。漸舉遠路。駕竹筏。渡大海。以與呂宋通商。轉售於內山之番。其物猶有存者。荷蘭爲商務之國。略地殖民。以侵東海。明天啓二年。據澎湖。四年。復據臺灣。與中國貿易。語在開闢志。初荷人設東印度公司。經略爪哇。不用一兵。不碎一艦。而得數千里之地。握其海權。以肆蠶食。一時無敢抗衡。而臺灣亦隸於公司之下。土田初墾。一歲三熟。出口之貨。糖約十五萬盾。米十萬盾。羽毛齒革之屬多售日本。年亦數萬盾。而日本幕府方嚴海禁。唯許荷人貿易。故商務獨大。荷制夷祿薄。不足用。各自爲商。博私利。以與民爭。而賦稅又重。日人以先來之故。時與抵抗。其後遂有濱田彌兵衛之事。永歷十五年。延平克臺。與民休息。整軍經武。以待時機。而財用不匱。以有海運之利也。初芝龍駐安平。自爲堅艦。貿易於南洋羣島。凡海舶不得鄭氏令旗者。不能來往。每舶例入二千金。歲入以千萬計。以此富敵國。及王入臺。而清廷方嚴海禁。沿海數千里。盡廢而棄之。故得獨握其利。通飭金廈銅山臺灣諸鎮。與民交易。無相詐虞。凡中國諸貨。海外之人皆仰給焉。故能以彈丸之島。而養七十二鎮之兵。苟非歲入充溢。其以何措。諸議參軍陳永華又行屯田之制。內興殖產。而外飭軍實。故無患。二十八年。嗣王經命戶部事楊賢盛督洋船。往賈邊羅爪哇呂宋。是時華人之在南洋者已數百萬。多遭異族苛待。而清政府不能保之。且以爲華民。任其殺虐。破家蕩產。莫可領計。故延平有征伐呂宋之舉。而經亦有經略南洋之議也。使行其議。鎮撫華僑。用暇國力。以開闢外府。則羣島皆我有也。而延平無恙。經亦早世。遂致闕敗一隅。不能展布。豈非天哉。是年英國水師提督率命東來。八月。駕兩夾板至安平。求通商。經命禮官待之。許開安平廈門。訂立條約。是爲英

國通商之始。方是時歐洲各國之在東海者。葡萄牙有澳門。西班牙有呂宋。荷蘭雖失臺灣。尚有爪哇。而東印度公司之勢未艾也。是諸國者。皆與臺灣貿易。歲率數十萬金。而日人之居臺灣者皆視之。別以雞籠爲商埠。許其僑住。臺灣所用之銅。來自日本。德川幕府亦輒以寬永錢助餉。歲率數十萬貫。此則鄭氏通商之策也。其所以裨益於國計民生者甚大。故漳泉人爭附之。是臺灣者農業之國。而亦商務之國也。清人得臺。漸開海禁。是年省議以鄭氏之時。販運白麴鹿皮。擬照例歲辦鹿皮九千張。白麴二萬擔。往販外洋。下詢其事。諸羅知縣季維光復以與販一項。實關國計。唯所用之船。不得不預爲籌畫。前時鄭氏商船。現多停泊廈門。應請撥用。從之。四十二年。議准出洋商船。許用雙桅。於是漳泉商人貿易於東南洋者。逐年而多。而廷議以漳泉人民。希圖巨利。私販糧米。臺灣之人又時與呂宋之人來往。皆當嚴防。特召閩浙總督入京會議。五十六年。遂定往販南洋之禁。唯許外人互市。雍正五年。總督高其倬奏言。閩省福興漳泉汀五府。地狹人稠。自平定臺灣以來。生齒日增。本地所產。不敷食用。惟開洋一途。藉貿易之贏餘。佐耕耘之不足。貧富均有裨益。從前暫議停止。今外國之船許至中國。廣東之船亦許至外國。彼此來往。歷年守法。應請開禁。從之。臺灣商務爲之一進。洎乾隆間。貿易甚盛。出入之貨歲率數百萬圓。而三效爲之主。三效者。南郊蘇萬利北郊李勝興糖郊金永順也。各擁巨資。以操勝算。南至南洋。北及天津牛莊烟臺上海。舳舻相望。絡繹於途。皆以安平爲往來之港。而南之旗後。北之北港。亦時有出入。四十九年。許開鹿港。五十七年。又開八里坌港。以興泉州互市。而商務乃暫及臺北。及蔡牽之亂。大被劫掠。損失巨萬。一時遂爲停滯。嘉慶十四年。春正月。福州將軍賽沖阿入覲。奏言漳泉二郡向不產米。全仰臺灣。從前商販流通。食貨贍足。皆緣商船高大。梁頭有高至一丈數尺者。又准配帶砲位器械。間遇盜船。克資抵禦。近年洋匪不靖。恐其牽劫商船。梁頭不准過高。又恐砲械出洋。有接濟盜賊之事。不准攜帶。商船畏懼。無不裹足。間有出洋之船。多被擄劫。米石既資盜糧。船隻復爲盜有。是以商販不通。漳泉米貴。刻下蔡牽勢已窮蹙。可否仍准用高大梁頭。並配帶火藥器械。則遇盜足以抵禦矣。詔以盜船接濟之源。最重食米。其劫掠既專注臺灣商賈之船。則商販往來。首當防範。朕思兵船在洋剿賊。東

遠而趨。亦餘廢積。迨經嚴飭。又往往以海禁違。未能獨賊爲詞。按既經由。或係盜船畏兵賊。望而却走。或因兵船無可剽掠。故不駛近。若照案冲阿所議。邊令改易大船。多帶火藥器械。又慮爲賊牽制。所慮滋多。而商船出洋之後。更難保無不肯奸徒。陰爲接濟。此時欲求其有利無弊。莫若酌減兵船。與之同行。既可無慮盜劫。更可藉以攻剿。唯兵船商船向來各有旗號。不如混爲一色。則盜船駛近。可以乘機注擊。並可剪縛巨魁。且商販流通。漳泉得免米貴。而盜船無由接濟。此爲正本清源之道。但須妥議周詳。不致窒礙。方爲盡善。其邊議案。於是乃定兵船護衛之法。而海寇亦漸平矣。天津之約。許開臺灣互市。英美法德相繼而來。派領事。劃租界。設商行。建棧房。輪船出入。次第漸興。而交涉亦愈繁。咸豐九年。設通商總局於道署。由道辦之。置提調官二員。委員四員。翻譯官二員。稿案書二名。簿書二名。以理租界商務。保護游歷。領事往來。教堂傳教。以及華洋互訟之事。滬尾雞籠安平鹿後各設分局。駐委員。光緒十三年。藩署亦設通商總局。歸布政使。而臺南仍歸道。當是時貿易雖少。而遞年增加。洎光緒十九年。竟至一千一百七十七萬餘兩。可謂盛矣。蓋自劉銘傳巡撫以來。墾田治產。茶腦大興。運至歐美各埠。居民既多。幾至三百萬人。所需洋貨亦盛。出入足以相抵。且有溢過。故能百事俱舉。民戶殷庶。使長此以往。臺灣之富未可量也。夫外國貿易。以英爲首。美德次之。英貨之多。以阿片爲最。每年四千箱。箱值五百圓。則爲二百萬圓。此則臺灣之漏卮也。臺南土產以糖爲巨。其始多配天津上海。同治九年。旗後陳福謙乃自運至橫濱。歲率二三十萬擔。頗贏其利。十三年。又設順和棧於其地。以開臺糖販路。是爲臺人互市日本之始。是年又以夾板裝糖三萬擔至英倫。以前此多由香港轉配也。光緒十一年。劉銘傳任巡撫。官山府海。大拓其利。十二年。設招商局於新嘉坡。委革職道張鴻祿候補知府李彤恩借赴南洋。考察商務。招徠華僑。以籌興物產。又購駕時斯美爾輪船。航行上海香港。遠至新嘉坡西貢呂宋。而飛捷成利萬年清三艘。則往來沿海及東南各省。運載貨物。無有積滯。夫欲興商務。必遠交通。故內建鐵路。而外開航運。以啓開地利。初天津之約。許開淡水。而範圍廣漠。凡淡水河所至之地。皆可互市。其時竹塹置廳之地。亦稱淡水。而清廷臣工昧於地理。荒忽訂約。淡水總領事欲擴商權。銘傳知之。

乃以城外之大稻埕為商埠。瀕河而居。可通航運。遂說富戶林德源李春生。建千秋建昌二街。為市廛。內外茶商多僑之。其後日盛。十三年。邀江浙商人集資五萬兩。設興市公司。創建城內之石坊西門新起諸街。以棧商賈。治大路。行馬車。聘日本人鑿井。曰自來水。汲之便之。翼年。設電汽燈。燃煤為之。凡巡撫布政各署機器局及大街均點之。而大稻埕鐵橋亦以是年成。費款七萬餘兩。上利行人。而下通船船。設機為紐。可以啓閉。當是時省會初建。冠蓋雲集。江浙閩粵之人。多來貿易。而糖腦茶金出產日盛。收釐愈多。其後遂改招商局為通商總局。以盡其事。而臺灣商務乃日進矣。

各國立約通商表

- 奧吉利 咸豐八年五月十六日天津條約第十一款
- 法蘭西 咸豐八年五月十六日天津條約第六款
- 奧利堅 咸豐八年五月初八日天津條約第十一款
- 俄羅斯 咸豐八年五月初三日天津條約第三款
- 布魯士 咸豐十一年七月二十八日天津條約第六款
- 丹墨 同治二年五月二十八日北京條約第十一款
- 荷蘭 同治二年八月二十四日北京條約第二款
- 西班牙 同治三年九月初十日北京條約第五款
- 比利時 同治四年九月十四日北京條約第十一款
- 義大利 同治五年九月十八日北京條約第十一款
- 奧大利 同治八年七月二十六日北京條約第八款
- 日本 同治十年七月二十九日天津條約第一款

年	分	滬尾及基隆	安平及旗後	合
同治二年	年	二四七、三六六 六五九、八八一	三四七、八六七 九二七、四〇五	五九五、二三三 一、五八七、二八六
同治三年	年	七一〇、六二八 八六二、二五四	一、八九三、四五五 一、八六二、三一三	二、六〇四、〇三八 二、七二四、五六七
同治四年	年	七八二、三三九 八二二、八四六	一、八三二、六四八 一、二九六、六七九	二、六一四、九八七 二、一九、五二五
同治五年	年	七五九、六五七 九八五、七六六	一、五三七、七九六 一、一四四、八九九	二、二九七、四五五 三、一三〇、六五五
同治六年	年	一、二三九、八二〇 一、四九三、九四四	二、二七七、九六一 二、一五九、二八〇	三、五一七、七八二 三、六五三、二二四
同治七年	年	一、四四五、九一〇 一、六二六、九四五	一、八二九、八九八 二、三〇三、二二九	三、二七五、八〇八 四、二六六、一〇一
同治八年	年	一、八四二、二二一 二、四一〇、三七〇	二、二七九、四七〇 二、六九八、三三〇	四、一一一、六九一 五、一〇八、六九〇
光緒元年	年	二、七六六、五九五 三、〇八九、三〇九	二、八三七、七一四 二、四九三、三八三	五、五八二、六九二 五、五八一、六九二
同治九年	年			
同治十年	年			
同治十一年	年			
同治十二年	年			
同治十三年	年			
同治十四年	年			
同治十五年	年			
同治十六年	年			
同治十七年	年			
同治十八年	年			
同治十九年	年			
同治二十年	年			
同治二十一年	年			
同治二十二年	年			
同治二十三年	年			
同治二十四年	年			
同治二十五年	年			

卷二十五 商務誌

四二九

(兩)

同同同同同同同同同同同同同同同同

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

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十九八七六五

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

七、八八〇、二〇四	五、七九六、二八四	五、三五二、五五四	五、五七九、七二三	五、二九四、七九六	五、七〇一、一八五	五、六四一、九九〇	五、四六二、五〇三	四、五三七、四六五	三、六五三、四一六	三、五六一、六八二	四、〇一八、七二三	四、一六五、八八〇	三、九二六、九九五	三、六三三、一八六
-----------	-----------	-----------	-----------	-----------	-----------	-----------	-----------	-----------	-----------	-----------	-----------	-----------	-----------	-----------

三、二九五、八六九	二、九三二、三一一	三、一三一、二六〇	三、五七五、七二三	二、七四六、四六四	二、八六二、〇二〇	二、七六二、五三八	二、五八三、六二五	二、四七八、六八一	三、〇八四、六〇八	三、七七二、九九六	三、一七〇、六六七	四、〇五九、三一一	四、五二七、五四四	三、七五〇、九二五
-----------	-----------	-----------	-----------	-----------	-----------	-----------	-----------	-----------	-----------	-----------	-----------	-----------	-----------	-----------

一一、一七六、〇七三	八、七二八、五九五	八、四八三、八一四	九、一五五、四三六	八、〇四一、二六〇	八、五六三、二〇五	八、四〇四、五二八	八、〇四六、一二八	七、〇一六、一四六	六、七三七、四八四	七、三三四、六七八	七、一八九、三九〇	八、二二五、一九一	八、四五四、五三九	七、三八四、一一一
------------	-----------	-----------	-----------	-----------	-----------	-----------	-----------	-----------	-----------	-----------	-----------	-----------	-----------	-----------

臺灣糖出產表

年	次	出	口	斤	數	自	用	斤	數	合	計	斤	數
國	治	九	年	五	九、七四五、二〇〇	一	七、九二三、五六〇	七	七、六六八、七六〇				

同同同同同同同同同同同同同同同同同同同同同同

十十十十十十

緒十十十十

五 四 三 二 一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元 三 二 一

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

五八、三八五、四〇〇	六二、八八二、三〇〇	五〇、七四六、八〇〇	六八、六二七、〇〇〇	四八、八八九、六〇〇	八八、〇五四、六〇〇	六〇、八〇六、〇〇〇	四一、三六八、四〇〇	七六、五三五、九〇〇	〇六、四一四、六〇〇	七五、四八九、二〇〇	六一、三四五、四〇〇	七七、五七三、一〇〇	九六、七一六、八〇〇	五五、八九八、〇〇〇	三九、〇一五、五二一	五五、四四八、八〇〇	六五、五六七、八〇〇	五七、〇一三、五〇〇
------------	------------	------------	------------	------------	------------	------------	------------	------------	------------	------------	------------	------------	------------	------------	------------	------------	------------	------------

一七、五一五、六二〇	一八、八六四、六九〇	一五、二二四、〇四〇	二〇、五八八、〇〇〇	一四、六七五、二〇〇	二六、四一六、三八〇	一八、二四一、八〇〇	一一、四一〇、五二〇	二二、九六〇、七七〇	三一、九二四、三八〇	二二、六四六、七六〇	一八、四〇三、六二〇	二三、二六一、九三〇	二九、一五〇、四〇〇	一六、七六九、四〇〇	一一、七〇四、六五六	一六、六三四、六四〇	一九、六七〇、三四〇	一七、一〇四、〇五〇
------------	------------	------------	------------	------------	------------	------------	------------	------------	------------	------------	------------	------------	------------	------------	------------	------------	------------	------------

七五、九〇一、〇二〇	八一、七四六、九九〇	六五、九七〇、八四〇	八九、二一五、〇〇〇	六三、五六四、八〇〇	一一、四七〇、九八〇	七九、〇四七、八〇〇	五三、七七八、九二〇	九九、四九六、六七〇	一三八、三三八、九八〇	九八、一三五、九六〇	七九、七四九、〇二〇	一〇〇、八三五、〇三〇	一二五、八六七、二〇〇	七七、六六七、四〇〇	五〇、七二〇、一七七	七二、〇八三、四四〇	八五、四二八、一四〇	七四、一一七、五五〇
------------	------------	------------	------------	------------	------------	------------	------------	------------	-------------	------------	------------	-------------	-------------	------------	------------	------------	------------	------------

卷二十五 商務志

四三

同	同	同	同	同
十	十	十	十	十
六	七	八	九	十
年	年	年	年	年
七二、三一八、一〇〇〇	五六、九九九、〇〇〇	六〇、一一〇、一〇〇〇	五一、〇六七、〇八八	七三、五五七、四〇〇
二一、六九五、四三〇	一七、〇九九、七〇〇	一八、〇三三、〇三〇	一五、三二〇、一二六	二二、〇六七、二二〇
九四、〇一三、五三〇	七四、〇九八、七三〇	七八、一四三、一三〇	六六、三八七、二一四	九五、六二四、六二〇

此表據海關造報及外人著書而列之唯中有可疑者則光緒六年自用之額為三千一百九十二萬餘斤而十二年降為一千一百七十萬餘斤僅以六年之間銳減約三分之一似有不當夫糖市之盛衰雖係收成之豐歉而以臺人用糖程度計之每人年約五斤則全臺三百萬人應用一千五百萬斤故以此額而推算台灣產糖表之於後

臺灣產糖推算表

年	次	斤	數	年	次	斤	數
同	治	七四、七四五、二〇〇	同	同	十	七七、八八二、三〇〇	
同	十	七三、三八五、四〇〇	同	同	十	六五、七四六、八〇〇	
同	十	八三、六二七、〇〇〇	同	同	十	七〇、八九八、〇〇〇	
光	元	六三、八八九、六〇〇	同	同	十	五四、〇一五、五二一	
同	二	一〇三、〇五四、六〇〇	同	同	十	七〇、四四八、八〇〇	
同	三	七五、八〇六、〇〇〇	同	同	十	八〇、五六七、八〇〇	
同	四	五六、三六八、四〇〇	同	同	十	七二、〇一三、五〇〇	
同	五	九一、五三五、九〇〇	同	同	十	八七、三一八、一〇〇	

臺灣糖出口表

同	同	同	同	同
十	九	八	七	六
年	年	年	年	年
一、一、七、一六、八〇〇	九二、五七三、一〇〇〇	七六、三四五、四〇〇〇	九〇、四八九、二〇〇〇	一一一、四一四、六〇〇〇
同	同	同	同	同
二	十	十	十	十
十九	九	八	七	七
年	年	年	年	年
七、一、九、九九、〇〇〇〇	七五、一一〇、一〇〇〇	六六、〇六七、〇八八	八八、五五七、四〇〇	八八、五五七、四〇〇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光緒	十	十	十	十	十	十	十	十	十	十	十
元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五九七、四五二	五八三、八五四	六八六、二七〇	四八八、八九六	八八〇、五四六	六〇八、〇六〇	四一三、六八四	七六五、三五九	一、〇六四、一四六	七五四、八九二	六一三、四五四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二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六二八、八二三	五〇七、四六八	五五八、九八〇	三九〇、一五五	五五四、四八八	六五五、六七八	五七〇、一三五	七二三、一八一	五六九、九九〇	六〇一、一〇一	五一〇、六七〇	同

卷二十五 商務志

四百三

同 同

十 九

年 年

七
七
五
、
七
三
一
九
六
七
、
一
六
八

同

二

十

年

七
三
五
、
五
七
四

卷二十六 工藝志

連橫曰。吾讀考工記。而知古人制作之精也。輪人爲轂。輜人爲軛。一車之成。各致其藝。通工會作。其用溥矣。夫人能羣者也。羣故能相生。相生故能相養。不生不養。羣乃日渙。渙則離。離則爭奪。而羣德敗矣。古者聖人之治天下也。設耒耜以耕之。結網罟以漁之。建宮室以居之。畫衣冠以差之。作弓矢以威之。制鐘鼓以和之。利用厚生。使民不厭。道乃大備。後儒不察。以爲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曠空說玄。雜精維一。而所以福國益民者。乃置而弗講。其遺廢矣。秦漢以來。史家相望。而不爲工藝作志。余甚憾之。夫鐘律量衡之設官。陶匠梓輿之相變。進化之跡。可以類推。秦西文明。後於中夏。車來舊法。致效愈宏。降及近代。漢電併用。工藝之巧。乃可以侔神明而制六合。黃人不慧。自亡其制。是於周公之指南車。公輸子之飛鳶。張衡之渾天儀。諸葛亮之木牛流馬。藝術之士不能由而徵之。以發皇光大。而且賤之爲器。器亡而道何存。可不痛哉。臺灣爲海上荒島。其民皆閩粵之民也。其器皆閩粵之器也。工藝之微。尙無足賸。然而臺郡之箱。大甲之席。雲錦之綢緞。馳名京邑。採買尙方。則亦有足志焉。夫大輅成於椎輪。岑樓起於尺礎。後之視今。能不愈於今之視昔乎。故紀其梗概。以資參考。若夫開物成務。則有俟於後之君子。

紡織

臺灣天氣和燠。厥土黑壤。最宜蠶桑。而開闢以來。尙少興者。臺人習尙奢華。綢緞紗羅之屬。多來自江浙。棉布之類。消用尤廣。歲值百數十萬金。其布爲寧波。福州泉州所出。商船貿易。此爲大宗。鄭氏之時。曾鑄種棉。以自紡織。而封略初建。其蠶未行。雍正元年。漳浦藍鼎元上書巡臺御史吳達禮。以論治臺事宜。其一條云。臺地不種蠶桑。不種棉苧。故其民多遊惰。婦女衣綺羅。稚珠翠。好遊成俗。則桑麻之政不可緩也。制府滿公

閩時。嘗著蠶桑要法。繪十二圖。頒行郡縣。臺土寬曠。最宜樹桑。可做而行之。漳泉多木棉。俗謂之吉貝。可令民於內地收其核。赴臺種之。並令廣種麻苧。織絳爲冬夏布。婦女有蠶桑紡績之務。則勤儉成風。民可富而俗可美也。然其後至道光之間。蠶桑之業尙未有行。蓋以臺地肥沃。播種植蔗。獲利較宏。沿山之園始種麻苧。安嘉爲多。新竹次之。配至汕頭寧波。用以織布。乃再配入。而臺人不能自績也。鳳山縣轄素產鳳梨。刈葉纒絲。可織夏布。而臺人亦不能自績也。唯以鳳梨之絲配至汕頭。轉售潮州。歲率十數萬圓。臺地多暑。夏布用宏。而不能自給。天然之利。遺之於人。可謂味矣。咸豐初。江南大亂。有蔡某者爲南京織造局工。始來郡治之上橫街。織造綢緞紗羅。號曰雲錦。本質柔朝。花樣翻新。渲染之色。歷久不褪。銷路甚廣。馳名各省。凡入京者多以此爲土宜。然其絲仍取之江浙。尙未能自給也。蔡某既死。傳之其子。以爲世業。同治初。廣東人凌定國爲城守營參將。深以臺灣蠶桑有利。自廣東配入其種。租屋於做窰街。延工伺蠶。種桑東門之外。蓋以臺桑葉小。不宜養育。故移其佳種也。然初辦之時。頗少成效。或桑蠶而蠶稀。經營數年。損失不貲。其事遂廢。光緒元年。開山之謫旣成。臺東亦設官分治。兵民漸至。巡道夏獻綸乃命成兵種棉。以興地利。而臺東多雨。棉年腐敗。及劉銘傳任巡撫。日以興產爲務。十五年十月。委雲林知縣李聯奎等赴江浙安徽各省。搜集蠶桑之種。及其栽飼之法。糖印成書。頒與人民。大爲獎勵。又購棉子。通飭廳縣曉諭農家播種。於是淡水富紳林維源樹桑於大稻埕。以籌養蠶之業。一時頗盛。迨銘傳去。而事亦止矣。初雲錦織造綢緞。既聞京邑。光緒大婚之時。內廷命臺灣布政使採貢。爲歡歡萬圓。帳幃衣褥之屬。皆能照圖織成。內庭大悅。以爲江浙官局所織猶有遜色。雲錦得此令譽。不能擴大其業。子孫游惰。日就式微。能不惜哉。當是時竹塹福林堂厄素蓮。亦設織機。以資衣食。素蓮姓黃氏。少失偶。持齋守節。與其徒共事紡織。所出之布。人爭購之。臺灣之番能自織布。以苧雜樹皮爲之。長不滿丈。臺人購以爲祖。善收汗。而水沙連番婦以苧麻雜犬毛爲紗。染以茜草。錯雜成文。謂之達戈紋。道光中。大甲番婦始採蘭草織席。質剝耐入。可以卷舒。漢人多從之織。於是大甲席之名聞遠近。其上者一疋價至二三十金。大甲人以此爲生。至今不替。

刺繡

臺灣婦女不事紡織。而善刺繡。刺繡之巧。幾邁蘇杭。名媛相見。競誇女紅。衣裳裁紉亦多自製。綠窗貧女以此爲生。故有豪無擔石。而織織十指。足供饔飧。近唯淡水少女爭學歌曲。纏頭有錦。而女紅廢矣。臺南婦女尤善造花。或以通草。或以雜綵。一花一葉。鮮豔如生。五都之布。則有售者。

雕刻

雕刻之術。木工最精。臺南爲上。而葫蘆墩次之。嘗以徑尺堅木。雕刻山水樓臺花卉人物。內外玲瓏。栩栩欲活。崇祠巨廟。以爲美觀。故如屏風床榻几案之屬。每有一事。輒值百數十金。蓋選材既佳。而輪藝亦巧。唯雕玉刻石。尙不及閩粵爾。

繪畫

繪畫爲文藝之一。開闢以來。善畫者頗不乏人。而臺南郡治之火畫。其技尤精。南郡附近多檳榔。每取其纏爲扇。畫者又選其輕白者。以線香燃火炷之。四體之畫。六法之畫。靡不畢備。又鑲以錦線。飾以牙柄。每把可售以金。或數百錢。視其粗細爲差。西洋人士購之饋贈。以爲臺灣特有之技。然臺灣之中。唯臺南有售。餘則罕見也。

鑄造

臺灣鑄造鐵器。前由地方官稟充。藩司給照。通臺凡二十有七家。謂之鑄戶。所鑄之器。多屬鍋鼎犁鋤。禁造兵。慮藉寇也。同治十三年。欽差大臣沈葆楨奏請解禁。然鑄造小刀者。各地俱有。唯淡水之士林最佳。又臺

灣產金。故婦女首飾多用金。一簪一珥。極其精巧。而臺南所製銀花。質極其白。若牡丹。若薔薇。若荷。若菊。莫不美麗。故西洋士女購之。以為玩好。或以饋贈也。

陶製

鄭氏之時。諸議參軍陳永華始織民燒瓦。瓦色皆赤。故范成有赤瓦之歌。然臺灣陶製之工。尚未大興。盤盃碗之屬。多由漳泉。其佳者則由景德鎮。唯陶甕乃自給備。鄉村建屋。甕土其方。厚約二寸。曝日極乾。疊以為甍。堅密傳。謂之土甍。費省數倍。光緒十五年。有與化人來南。居於米市街。甕土作器。以售市上。而規模甚少。未久而止。唯彰彰有玉甕者。善製烟斗。繪花鳥。鈔影極工。一故昔金數圓。次為臺南郡治之三玉。其法傳自江西。而王陵瓦能製燒燭之器。亦極巧。惜乎僅為玩好之物。不能與景德媲美也。

煨灰

灰有兩種。曰燻灰。曰石灰。沿海之地多畜牡蠣。臺人謂之蠔。取其房燒之。色白。用以築牆造屋。而近山一帶。則礱石煨之。價較廉。

燒燻

山居之民。多伐雜木。積火燒之。而取其灰。糞壤。噴有二種。固者曰燻泥。用以合染。流者曰燻油。可調食。色黃有毒。助消化。燒燻之木。以山蕉實參為佳。亦有配出。

竹工

嘉陵產竹多。用以造紙。漚用甚廣。織為器具。亦用宏。雨水沙連之竹。徑大至尺餘。縛以為筏。可獲大洋。

凌礪不殺。故沿海捕魚皆用之。竹工之巧者。爲床爲几爲篋爲篋。日用之器。各地俱有。

皮工

臺南郡治之皮箱。製之極牢。髹漆亦固。積水不滲。次爲鹿港。售之外省。稱曰臺箱。臺地多皮。惜無製革之廠。以成各器。故但爲枕爲鼓爾。

卷二十七 農業志

運橫曰。古人有言。一夫不耕。或受之饑。是故國以民爲本。民以食爲天。則農業重矣。臺灣爲海上荒島。古者謂之毗舍耶。梵語也。毗爲稻土。舍耶莊嚴之義。故又謂之婆娑世界。是臺灣者爲農業之樂園。而有天惠之利也。然土番狂榛。未知耕稼。射獵逐走。以養以生。猶是圖騰之人爾。及宋之時。始通貿易。元明以來。移民漸至。崇禎間。熊文煇撫閩。值大旱。謀於鄭芝龍。乃招僱民數萬人。人給銀三兩。三人與一牛。歲至臺灣。令其墾田築屋。秋成所穫。倍於中土。以是來者歲多。荷人既至。制王田。募民耕之。所產之餉。米糖爲巨。以其有贏。販運中國。遂至日本南洋。歲值數十萬金。鄭氏因之。改爲官田。又布屯田之制。漳泉惠潮之民望風而至。拓地遠及兩鄙。所產愈豐。土地初闢。厥田上上。播種之後。聽其自生。不事耕耘。而收穫倍隄。餘糧棲畝。庶物蕃盈。民殷國富。故能以彈丸之島。拊抗中原也。歸清以後。農業愈興。舊額正供徵穀九萬二千一百二十七石。至雍正十三年。新墾田園。增徵八萬零七十五石。而糖亦漸盛。三縣每歲所出之糖。約六十餘萬篋。每篋一百七十八斤。青糖百斤值銀八九錢。白糖百斤一兩三四錢。全臺仰賴資生。四方奔走。闔息莫此爲甚。故爲貿易之大宗。然自朱一貴平後。定聯綜之法。非經數旬不能齊一。及至廈門。歸關盤查。一船所經。兩次設送。八次掛驗。俱須糜費。是以船難即行。運費貴而糖價賤矣。嘗是時彰化初建。淡水亦開。移住之民。盡力畝。而施世榜榜志中之流。且投巨資。鑿陂圳。以大興地利。臺灣之濶。自山徂海。源遠流多。引水入渠。開圳道之。蜿蜒數十里。以時啓閉。故無旱澇之患。而歲可兩熟。或於山麓補畔。鑿陂於窪。積蓄雨水。以資灌溉。大者數十畝。而旱田有秋。其瘠者則種番薯擔山菁。故無凶年之患。臺灣之地。以田育稻。以園植蔗。植蔗之後。可收兩年。改種雜穀。以休地力。而稻田則以水利之富。壅肥之厚。可歲歲耕也。上田一甲收穀百石。中七十石。下四十石。唯視其力之勤惰爾。雍正九年。部定臺灣徵收正供之數十六萬九千

、百六十六石餘。支給戍臺兵米。爲粬八萬九千七百三十石。例運管標兵米。爲穀一萬五千五百七十石。糧建
兵眷食廈兵米五萬五千二百七十七石。又運福興漳泉四府平糶之米十二萬二千八百七十七石。通計徵穀不敷起運。乃
以四府穀價發臺。分給四縣。糶補足額。語在糧運志。先是雍正元年。巡臺御史黃叔瓚以臺灣之米出口日多。
恐其接濟洋盜。或以市價騰貴。慮生專端。奏請禁止。從之。於是漳泉之民仰食臺米者。大形困苦。四年。閩
浙總督高其倬奏言。臺灣地廣民稀。所出之米。一年豐收。足供四五年之用。民人用力耕田。固爲自身食用。
亦固賣米換錢。一行禁止。則囤積廢爲無用。既不便於臺灣。又不便於漳泉。究竟漳泉之民勢不得不買。臺灣
之民亦勢不能不賣。查禁雖嚴。不過徒生官役索賄私放之弊。臣查開通臺米。其益有四。一漳泉二府之民。有
所資藉。不苦乏食。一臺灣之民。既不苦米積無用。又得賣售之益。則墾田愈多。三可免漳泉臺灣之民。因
米糧出入之故。受脅勒索之累。四漳泉之民。既有食米。自不擬買福州之米。福民亦稍免乏少之虞。至開通
米禁。有預防之處二端。亦不可不加詳慮。其一於冬成之時。詳加確查。若臺灣豐熟。即開米禁。倘年成歉
薄。即禁止販賣。雖年歲稍豐。而一時偶有米貴情形。亦即隨時查禁。其一漳泉之民。過臺買米者。俱令於本
地方報明。欲往臺買米若干。載往某處販賣。取具聯保。詳報巨等衙門。即飛行臺灣及所賣之府縣。兩處稽
查。如有不到。即係偷賣。必嚴懲聯保。究出本船之人。盡法重處。如此查防。自不至接濟洋盜矣。疏入。從
之。漳泉之人深以爲善。然出口既多。市價自騰。已而預定商船渡廈者。每船限載食米六十石。以防偷漏。漳
泉米少人衆。恃臺供給。一旦不足。粒食維艱。於是多至臺灣。彙率數萬人。半爲流民。坐而待食。米價遞
起。乾隆七年。巡臺御史書山張湄奏言。臺灣雖稱產米之區。而生齒日繁。地不加廣。免之比歲。雨暘不時。
收成歉薄。蓋疎空虛。歷奉諭旨。臺民無不感激。唯是內地巨工未履其地。徒執傳聞。如御史陳大珩生長泉
州。尙疑臺郡有歧視漳泉之見。不知臺灣固爲東南之藩籬。八閩之門戶。而與漳泉所係尤非淺鮮。臺灣四面俱
海。舟楫相通。唯泉廈隔。而泉廈又出多地少。仰藉臺穀。是臺灣之米有出無入。猝有水患。非如他郡。可有
鄰省通融。商賈接濟也。臣等蒙皇上昇以巡視重任。豈不知春秋嚴邊疆之戒。況全隸閩省版圖。原無彼疆此

界。而於海口之米。不特不責成官吏。嚴其出入。實由事勢使然也。若任其運載透越。則臺穀指日可竭。而地方不能安謐。日後之漳泉亦無從而仰藉矣。此臣工之籌禁漳泉者。亦宜爲久遠計。而毋徒務爭目前之利也。夫臺地之所出。每歲止有此數。而流民漸多。已耗其半。復有兵米眷米及撥運福與漳泉平糶之穀。以及商船定例所帶之米。則通計不下八九十萬石。此則歲歲豐收。亦斷難冀其如從前之價值平減也。是以臣涓同前任滿御史臣舒緒有請建府倉以裕民食之請。工部給事中楊二酉有先實臺倉之奏。臣等於上年十月。亦有請禁透越及渡之摺。卽今閩省督撫二臣議復科道楊二酉等條奏。亦以臺倉之積貯不充。則內地之轉輸易竭。海外設有緩急。他處難以接濟爲慮。但督撫所議。今臺灣四縣貯粟四十萬石。恐一時買足。爲數太多。爲期太迫。應定三年之限。照數購買。而部臣議復。以探買倉穀。定例年歲豐稔。購全數探買。並無逾限三年之期。臣等伏思臺灣上年收成實止七分。既非豐稔。似不得全數探買。且楊二酉原奏。請先實臺倉。然後買運內地。該督撫等以內地兵精民食。無從措辦。關係非小。仍請照舊撥運。部議既准其奏。而本處貯穀。又不寬其期限。未免米價更昂。轉於民食有礙。是不若督撫所請三年之議爲得也。再楊二酉所稱內地發買穀價。僅二錢六分。或三錢不等。裝運脚費俱從此出。從前穀賤之年。原足敷用。今則不免賠累。嗣後必依時價運費發買。該督撫亦請以後按歲豐歉。酌量增減。所見相同。而部臣拘於成例。謂從前並無以歲之不齊。稍議加減。恐啓浮冒捏飾之端。是猶以從前之臺灣視今日也。查上年臺灣於收成之際。米價每石尙至一兩二錢。則穀價亦在七錢上下。與從前大相懸殊。可知原議穀價。卽不論裝運脚費。已不抵時價之半。倘仍不議增。必致因循歲月。互相觀望。若勒以嚴限。迫之使趨。非縣令受賄虧空。亦非皇上體恤臣下之心。伏乞准照督撫所議。按年豐歉。酌量價值。及時採買。庶於海外地方。實有神益。於是減運四府平糶之穀七萬二千八百八十七石。以實臺倉。而內地窮民無所得食。來者愈多。二十年。始悉停運。來者益衆。遂侵越界石。爭墾番地矣。臺灣熬糖之廠。謂之廊。一日可餉。合股而設者也。二曰順家廊。業主所設者也。三曰牛壽廊。蔗農合設者也。每歲出牛三。爲園九

甲。一甯凡九壽。以六壽還蔗。三壽儲糖。照圖輸運。通力合作。其法甚善。各鄉莫不設之。製糖之期。起於冬至之前。清明而止。每甲竹蔗可製膏糖六七十担。製糖之時。須用糖師。以蔗漿入鐵甕之。候其火色。入以石灰。俟糖將成。又投寬蔗渣。檢中其節。乃移於槽。以棍攪之。漸清漸堅。是爲青糖。最佳者曰出類。次曰上斗。又次曰中斗。又有白糖。其法以成糖時。入於礪內。下承以鍋。而受其汁。謂之糖水。上蓋以泥。約十四日。其色漸白。易泥蓋之。凡三次。悉白。唯下稍赤爾。白糖之作。曰顯播。色皎味香。從前盛銷蘇州。次曰二播。又次曰三播。色稍遜而味甘。粵南郡治所製白糖。謂之府玉。馳名各埠。糖水再熬之糖曰赤沙。性涼可解毒。又以釀酒。白糖再熬成塊。剖而爲片。其堅若冰。謂之冰糖。亦曰糖霜。價較貴。歸清之後。部議嚴採臺糖。諸羅知縣季麒光慮其病官損民。上督督撫。略曰。白糖與販。關係軍需。在國賦爲最重。在民力爲最難。二十四年。臺灣辦糖一萬一千石之額。派於臺灣縣者六千石。派於鳳山縣者一千五百石。派於諸羅縣者三千五百石。鳳諸兩縣以車少糖虧。與販糖時。皆挪移正項。重價購買。自知有累考成。不敢計及利害。但明年糖數又復倍增。六千石者將一萬二千石矣。一千五百石者將三千石矣。三千五百石者將七千石矣。查民間蔗車並未添設。若取足於民。斷不能使窮山荒海之殘黎。堪以資困。若取足於官。更不能使險履危之貧吏。以此累賠。卽立加參處。而終無所濟。卑縣等悉心籌畫。不待已欲照內地按田辦課。援今年漳泉之例。計三縣田園之數。照甲勻辦。庶幾衆難易舉。計按田辦糖。其便有三。而應議者。亦有三。每田園一甲。出糖數十斤。給以部價。不致賠累。一便也。種蔗之園。有精可完。不須別買。未種蔗之田。零星買納。不須釐辦。糖價不至頓昂。二便也。佃丁知今年之糖出之於田。明年不須督勸。皆急公播蔗。糖額自敷。三便也。其所應議者。一水田與旱田之分也。官佃田園多係水田。不宜播蔗。其收倍厚。文武官田皆屬旱地。雖可種蔗。其收甚薄。故鄰氏之糖。皆辦於水田之佃丁。今總計三縣水田幾何。應辦糖幾何。旱田幾何。應辦糖幾何。斯則難易均矣。一官田與民田之分也。民田者令佃耕無主之地。按甲而納糖。衆所願從。自添軍以下各自督辦督學。卽爲官田。其數已去臺灣田園之半。今使之急公辦課。不特事難勢裕。仰觸忌諱。卽佃丁管事亦非縣令所能制。雖目前自認均辦。

在民田竭蹶而供之。而官田之糖。臨時違誤。各將誰任。一官車與民車之分也。種蔗之人既豎車熬糖矣。若使之無俱辦。反可昂價轉售。是利歸車戶。而累及百姓也。查三縣民車舊額計五十張。而各衙門新立之車亦不下五十張。按車而責以一百石。在民車較今年之徵。已省三分之一。即官車之糖。現有部價支領。誰敢阻撓。而佃丁亦不必拘每甲一石之議。可以少紓貧民衣食之資矣。卑縣廳覓。以官與民車均派。官田與民田均辦。再為分別水田旱田之輕重。約計官民之車百張為率。可得糖一萬石。官佃田園八千三百九十一甲。文武官田一萬六十二甲九分。就田勻派。以審乎輕重之宜。毋誤賦。毋厲民。立一時之計。垂萬世之規。則小民頌德。下吏沾仁。共為不朽矣。夫臺灣產糖。三縣為多。彰化尚少。及至乾嘉之際。貿易絕盛。北至京津。東販日本。幾為獨攬。郡中商戶至設糖郊。以與南北兩郊相鼎立。謂之三郊。挹注之利。沾及農家。年豐物阜。生聚日衆。一時蔚盛。洎蔡牽之亂。倣投海上。凡十數年。帆樯斷絕。貨糴不行。價乃愈落。而農家損矣。當是時噶瑪蘭初啓。產米多。糖價亦漸復。續以英人之役。海上又警。自是以來。開口互市。暹羅安南之米。爪哇呂宋之糖。配入中國。以與臺灣爭利。然臺灣之地。漸拓漸廣。每年產米猶七八百萬石。糖亦七八十萬担。運販各埠。尚得與之抗衡也。顧自開口以後。外商雲集。臺北之茶因之而盛。臺灣產茶其來已久。舊志稱水沙連之茶。色如松蘿。能辟瘴却暑。至今五城之茶。尚售市上。而以贛頂為佳。唯所出亦多。臺北產茶近約百年。嘉慶時。有柯朝者自福建。始以武夷之茶。植於鯉魚坑。發育甚佳。既以茶子二斗播之。收成亦豐。遂互相傳種。蓋以臺北之地多雨。一年可收四季。春夏為盛。茶之佳者。為淡水之石碇文山二堡。次為八里坌堡。而至新竹者曰埔茶。色味較遜。價亦下。其始僅銷本地。道光間。運往福州。每擔須納入口稅銀二圓。方可投行發賣。迨同治元年。滬尾開口。外商漸至。時英人德克來設德記洋行。販運阿片樟腦。深知茶業有利。四年。乃自安溪配至茶種。勸農分植。而貸其費。收成之時。悉為採買。運售海外。南洋各埠前銷福州之茶。而臺北之包種茶足與匹敵。然非薰以花。其味不濃。於是又勸農人種花。花之芬者為茉莉素馨梔子。每甲收成多至千圓。較之種茶尤有利。故縱橫八甲大隆岡一帶。多以種花為業。夫烏龍茶為臺北獨得風味。售之美園。消途日

廣。自是以示。茶葉大興。歲可值銀二百數十萬圓。廈汕商人來者。設茶行二三十家。茶工亦多安溪人。春至冬返。貧家婦女揀茶爲生。日得二三百錢。臺北市況爲之一振。及劉銘傳任巡撫。復力爲獎勵。種者愈多。時臺邑林朝棟方經營墾務。開田樹木。爲永久計。亦種茶於乾溪萬斗六之山。未及十年。而朝棟解兵去。戎馬倥傯。剪伐殆盡。惜哉。初銘傳籌興物產。尤欲大啓水利。以資灌溉。當是時大巒嶼新設撫墾。以其土沃。欲闢水田。光緒十三年。命德國工程師墨爾溪往查水源。議鑿巨壩。以潤海山桃澗等堡。未行而去。又以臺灣紡績。皆仰外省。歲需巨萬。亦勸農家種植桑棉。藉在工藝志。故事直省有司。歲以仲春之日。行耨田禮。銘傳自蒞任後。即率僚屬行之。集耆農。詢豐歉。使課其子弟。盡力農功。勿荒勿嬉。勿爲淫辟。其勤勞者。則獎賞之。著爲例。夫臺灣農產。以米爲首。糖次之。茶又次之。其所以裨益國計民生者至深至大。管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義。衣食足而知廉恥。夫國之所恃者民爾。民之所重者農爾。故正其經界。薄其賦歛。平其輕重。勉其勤勞。使民得盡力於田疇。而有所奪。此其所以強也。

稻之屬

粳稻 卽今米有早晚其種甚多

白穀 粒長而大蒸飯暈香十月收之

烏穀 同白穀唯皮略黑

早占 種出占城有烏占白占兩種粒小而尖蒸飯最佳清明種之大暑可收

埔占 米色略赤種於閩八九月收

三杯 皮薄粒大形如早占可以久藏早季以六月收晚季以九月收

花螺 有高脚低脚二種殼微斑粒大

清油 有大粒小粒二種又分白脚紅脚兩類早晚俱種

銀魚草 早春種之七十日可收故又名七十日早

圓粒 粒短而肥種如埔占

光猴 粒長有紅白二種

唐山 種出福建粒長皮薄色白味香有兩種曰含種曰厚葉莠粥極佳

潤種 種出潤州有三種一曰高脚潤種一曰低脚潤種一曰軟枝潤種播於水田霜降後收粒長皮薄色白味香

格仔 有高脚低脚紅脚三種略同潤種均米之佳者

棉仔 粟尾有紅粒長五六寸不畏鹽水可種海濱

齊仔 種於瘠土可以收成乾隘間始自中國傳入

烏踏赤 米微赤略如齊仔可種瘠土

銀珠紅 外紅心白種後七十餘日可收

圍早 即陸稻種後百餘日可收

白肚早 米肚蓋白故名

一枝早

安南早 種出安南

呂宋早 種出呂宋有赤白二種粒小而尖播種同埔占但不持久藏

萬斤獻

大伯姆 米白面大種於窪田水不能浸

天來

大頭婆 粒圓味香

香稻 一名過山香粒大倍於諸米色極白以少許雜他米蒸飯盡香稻之最佳者

縹緞 卽朮用以釀酒並製醬餌其積亦多

鵝卵 形如鵝卵粒短皮薄色白性軟朮之最佳者

鴨母潮 伴黏朮之佳者

紅殼 有高脚低脚兩種一名金包銀又名占仔朮皮稍厚米微赤田園俱種

虎皮 皮亦有紋粒大而大

芒花 皮微黑大暑後種霜降後收朮之下者

火燒 粒長皮厚色微褐

豬油 有高脚低脚二種粒長皮薄色白

葉下蕨 粒長皮稍厚味香色白

烏占 粒長皮薄味香色白大暑後種霜降收朮之佳者

烏踏 略如烏占朮之佳者

竹絲狀 米微綠故名

圓粒 有黑白二種田園皆可種粒肥皮薄味香色白蒸糕最美

番朮 粒大土番種以釀酒

紅米 色紅味香彰化淡水有種之者

烏米 色黑味香鳳山縣下有種之者妙之微焦用以代茶

蕨之屬

土豆 卽落花生有數種曰大花曰二花曰鴛鴦曰鉅仔蔓生花黃結實土中故名種於沙園澆灌最多嘉彭近海奕之用以

榨油消用甚廣或佐食或以子糞植充茶品臺人莫不嗜之

白豆 粒圓又名珠豆

黃豆 粒圓以製豆腐

黑豆 四五月種八九月收以造醬油甚甘並為鹽豉

青仁豆 為黑豆之類皮黑肉青性溫以火炒之煎湯為茶

綠豆 正二月種四五月收性涼解毒夏時多以充食並為餅餠

米豆 皮白粒微彎和米煮食故名八九月收

菜豆 白紫兩種莢長尺餘蔓生下垂秋時盛出合莢炒之佐食味美紫者又名禮帶豆

肉豆 即扁豆亦名蛾眉豆有青白兩種一穗十數莢冬時盛出煮以佐食

黃菜豆 亦名皇帝豆冬時盛出一莢二三子莢食甚美臺南產之

虎爪豆 形如虎爪故名或稱莢仔豆煮食亦美

肥豬豆 莢長而碩人無食者飼豚易肥

荷蘭豆 種出荷蘭莖有紅白二種冬時盛出其色新綠其味香嫩

麥之屬

大麥 臺灣地熱種麥較少惟嘉彰近海有種用以充糶

小麥 有兩時一九月種正月收一十二月種三月收用以碾粉製麵

蕎麥 出產亦多

黍之屬

黍 穗垂粒細番地多種又有鴨蹄黍種如鴨蹄故名釀酒甚美

藍黍 高六七尺如藍故名北方名爲高粱釀酒其美勝他種以爲藍
玉蜀黍 一名番麥高七八尺葉大如燕窩若黃豆各地俱種以充食
芝蔴 即胡麻出產多妙以榨油餼餼或以製餅餌皆用甚廣

稷之屬

稷 有細米黃粟二種番地及澎湖多種之用以充食或釀酒

粟之屬

芋 卽紆山地種之一年四收剝皮取絲以績夏布出口頗大
蔴 山地多生取絲績布幹可蒸火

藍之屬

山藍 亦名大菁山地多產墾田甚肥子售泉州幹以蒸火
木藍 亦名小菁種出印度荷人移植宜於高燥之地一年可收三次以製藍泥每四百斤可得藍三十斤

諸之屬

番薯 一名地瓜種出呂宋明萬歷中間人得之始入漳泉瘠土沙地皆可以種取薯種之數月卽生實在土中大小異極巨
者重可斤餘生熟可食臺人糖以爲糧可以淘粉可釀酒其蔓可以飼豚長年不絕夏秋最盛大出之時撥爲網袋曝日極
乾以供日食澎湖之糧依此爲生多自安風二邑配往諸有數種曰鷓哥皮赤肉黃爲第一曰烏葉皮肉俱白曰曹藤尾曰
雞管最劣又有糞糖以作茶點風味尤佳
豆蔻 蔓生實如番薯皮肉均白切片炒肉味如荸薺

馬鈴薯 種出西洋近始傳入蔬食甚佳

蔗之屬

竹蔗 皮白而厚肉梗汁甘用以熬糖

紅蔗 皮紅而薄肉脆汁甘生食較多或以熬糖

蠟蔗 皮微黃幹高丈餘莖較竹蔗大二三倍肉脆汁甘僅供生食

茶之屬

包種茶 葉細味清出口甚多

烏龍茶 葉大味濃出口甚多

瓜之屬

西瓜 種自西域沙地為宜巴綠其瓣有白有紅味甘性冷臺南地熱十月則熟舊時入貢園在小北門外

王瓜 一名刺瓜以皮有微刺臺地早熟

苦瓜 味微苦後甘或名諫瓜養食甚佳夏時盛出

菜瓜 一名蒜瓜元青種之夏秋盛出又有一種曰七葉瓜蔓生七葉則生人家多樹架種之

冬瓜 夏時最盛大者二三十斤性涼佐食或切小條和糖煮之以作茶點消用甚多

金瓜 一名南瓜大如斗皮黃有瓣肉亦黃忌與羊肉合食又有一種大如碗色紅可愛僅供玩好

葫瓜 有青白兩種夏時盛出漬鹽佐食又有織小如指者漬以豆醬謂之醬瓜臺南最佳

匏 有兩種一曰長匏亦名瓠條匏長可三尺一曰勁匏亦名葫匏皆以佐食而勁匏老則盛剖以為器

前此 實爲一種小傳爲玩具或以盛藥

蔬之屬

蔥 春種夏熟山地最多

芥 秋種冬熟子製芥末又有油芥子可榨油

蔥 有風蔥香蔥萎蔥三種風蔥爲尊可治風疾

韭 四時俱有秋初開花

蒜 有軟莖硬莖二種味惡

蒜 卽白菜有兩種一曰土白菜味微苦一曰山東白菜種出山東味甚肥美多時盛出

芹 有水陸兩種

茄 有紫白兩種又有野生者實黃如球謂之黃水茄不可食

迎藍 俗稱隔籃菜又有番迎藍葉紫而硬不可食

菠薐 種出西域順陵國誤爲菠薐或稱亦根菜臺南謂之長年菜以度歲須食之也

碧蓮 俗稱厚末菜

冬荷 爲荷之類味香

莧 有紅白二種忌與醬同食

莧菜 種出東夷古倫國以莧盛入故名水陸俱種

蘆萎 種出西域漢時傳入中土俗稱煙萎葉小莖柔細根多鬚味辛而香

茴香 卽小茴葉如蘆萎幹高數尺

蘿蔔 俗稱菜頭

高麗菜 種出高麗傳入未久其形如菘

芋 有紅心白心二種又有紫紋者曰檳榔芋尤佳

蔓莖筍 種於塘沼九月盛出

薑筍 俗稱鍋仔菜

辣椒 俗稱番薯種出南洋有兩種曰鷄心粒小曰羊角粒長均以形名呼極辣又有甘椒粒大有稜炒食甚難

香菰 產於內山

木耳 產於內山集集為多

紫菜 產於海濱石上澎湖為多

醬菘 產於海濱石上

果之屬

樣 即樣果種出南洋荷人移植至今尚有存者舊志以為傳自日本非也樹大合抱花小微白夏時盛出有肉設樂樣香樣

三種肉體先出味稍遜樂樣最多青者切片和醬代蔬或漬鹽藏之以時羹魚味尤酸美可釀酒黃者生食內山則晒乾用

糖拌蒸配舊閩粵香寮肉脆味香最後出又有牛心樣大如牛心產機之地臺南為多彰化以北則少見

梅 嘉義盛出以製蜜餞

桃 有甜桃苦桃二種又有水蜜桃種自上海

李 有紅李黃李血李夫人李而紅李為多嘉義以製蜜餞

柑 有仙柑紅柑盧柑盧頭柑四種紅柑佳者以西螺為第一虎頭柑實大皮粗酸不可食

橘 有金橘月橘四時橘金橘以製蜜餞月橘一年相續或名公孫橘

柚 有紅柚斗柚皮山柚文旦柚數種而文旦柚產於藤壺莖皮薄肉白汁多而甘如蜜糖名內外舊志不載種之他處則味

不及

橙 味酸臺人謂之雪柑

柿 嘉慶新竹出產較盛有大小兩種將熟時採下針以煨油數日肉軟謂之紅柿若浸以灰水可乘熟則肉黃爽若製謂之

浸柿八月盛出或曝為柿餅又有毛柿種自西域

梨 有烏梨牛心梨燻包梨

栗 雲林內山野生頗多唯實較小

棗 有酸棗甜棗紅棗

椰子 鳳恆二邑較多臺東番社亦有種者樹高數丈直立經枝結實纍纍利用甚廣其幹可以為柱葉可蓋屋絲可索綯肉

可製餅漿可釀酒殼可作器蓋為熱帶之植物樹之海濱可以生財

椎子 新竹內山野生頗多實如金橘有紅點帶皮可食

橄欖 一各青果出產未多

油柑 實小如鈕色微黃味澀濟鹽可食能消食積

黃彈 實如彈子色黃味酸

番柑 即檸檬種出歐洲荷人移植大於橘肉酸反苦夏時搗汁和鹽入水飲之可解暑渴

場梅 味遜滄泉

枇杷 新竹較多以製蜜餞

甘蜜 形如柑煮糖以作茶點

葡萄 出產不多味亦遜

薔苳 鳳山有種之者

無花果 葉可作藥藥毒收濕

南無 或稱軟霧譯音也種出南洋傳入臺灣未及百年故舊志不載樹高至三四丈葉長而大春初開白花多蕊結實纒纒

大如茶杯有大紅粉紅大白小青四種味甘如蜜夏時盛出臺南最多彰化以北則少見實曬乾煎茶可治痢疾

釋迦 種出印度荷人移入以子種之二三年則可結實樹高丈餘實大如柿狀若佛頭故名皮鞣肉白味甘而膩夏秋盛出

菩提 一名香果種出印度如南無而帶花白多蕊實如蠟丸中空育子味極香夏時盛出

波羅蜜 一名優鉢曇種出印度荷人移入如安邑歸仁且舊說所種者至今尚存樹高數丈實生於幹纒纒若糞坑大如斗

味殊佳全臺唯安嘉二邑有此他邑不見

佛手柑 狀如香櫞唯瓣長如人指五六月初熟載赴江浙發售

香櫞 樹如佛手柑實熟之時切片漬以佐食或曬乾煎茶味甘而香可消積解鬱臺北出產較多

賓婆 種出西域漢代傳入中土樹巨葉大春初開花成穗結實有房外青內紅熟時自剖有子二三餉皮見肉如印黃故名

香蕉 臺產甚佳味極香甜又有紅蕉實小可治喉疾

鳳梨 一名黃荖葉長鑽鑽有如鳳尾可劈絲以織夏布實生叢心皮有鱗甲葉皮食味甘微酸夏時盛出採後以足踏碎

心至秋再生實較小味尤甘脆貯之室中清香芬人臺人以鳳梨炒肉亦珍羞也鳳山彰化出產最多

荔枝 臺產較遜閩粵

龍眼 有大中小三種嘉雲兩邑所產特盛曝乾者謂之福圓剝肉焙乾者謂之福肉每年配售上海天津為出口大宗

木瓜 種出爪哇樹高及丈亭亭直上開花甚小結實於幹或以醃醬或裹糖味尤美臺人以木瓜煮肉產婦食之通乳

石榴 種出西域漢時傳入臺俗納采之時女家須酬以蓮蕉石榴二抹乃植於庭以其多子也

奈菱 或稱番石榴有紅心白心兩種自生郊野幹堅花白結實如榴熟時色黃味香切片棄心煮以豬油和糖少許佐食尤

美

羊桃 有甘而酸者又有廣東種者味甘多汁樹大葉細而密春時着花於幹朵小色紅實有核五六顆者以假蜜或漬糖

水泡湯食之可治肺熱止咳

檳榔 高一二丈直幹無枝葉大上豐四圍展布苞可為扇拈小淡黃味香實如大棗色綠一莖數十粒自秋徂冬皆在樹上剖實為二和以夏籐石灰臺人多嗜食之謂可辟瘴

簍藤 卽扶留藤採葉與檳榔和食長年不絕

愛玉子 產於嘉義山中舊志未載其名道光初有同安人某居於郡治之媽祖樓街每往來嘉義採辦土宜一日過後大境天熱渴甚赴溪飲見水面成凍掬而飲之涼沁心脾自念此間曷何得有冰細視水上樹子鐘落樣之有壁以爲此物化之也拾而歸家以水洗之頃刻成凍和以糖風味殊佳或合以兒茶少許則色如琉璃某有女曰愛玉年十五楚楚可人長日無事出涼以賣飲者甘之遂呼爲愛玉凍自是傳遍市上採者日多配售閩粵較愛玉子卽薛荔性稍涼可解暑

臺灣各屬物產

安平縣

參差陂 在文賢里荷蘭時鄉人王參差所築

公爺陂 在新豐里鄭氏某公爵所築

甘棠潭 在保大東里鄭氏時鄉民合築以潭邊多甘棠樹故名

王有潭 在仁和里鄭氏時鄉人王有所築

鴛鴦潭 在文賢里兩潭相連

鯽魚潭 在永康里延匯三十餘里多生鯽魚以灌永康廣儲長興三區一區如湖故縣志有鯽潭潭月遠爲平已漲小

蓮花潭 在文賢里以灌田

跌下陂 在永康里

新港陂 在新化里鄉民合築有東西二陂

鳳山縣

王田陂 在嘉祥里荷蘭時築今廢

大湖陂 在長治里鄭氏時築

三鎮陂 在維新里鄭氏戎旗三鎮所築

中街陂 在仁壽里鄭氏中街鎮所築

北領旗陂 在維新里鄭氏侍衛領旗協所築

左協陂 在維新里鄭氏時築今

赤山陂 在赤山莊周百餘丈鄭氏時築

烏樹林陂 在維新里鄭氏時築

新園陂 在長治里周二百餘丈鄭氏時築

草陂 在觀音上里蓄水多灌田廣

三老爺陂 在維新里鄭氏時築

大陂 在嘉祥里鄭氏時築

角宿陂 在觀音上里鄭氏角宿鎮所築

仁武陂 在仁武莊鄭氏仁武鎮所築

將軍陂 在鳳山下莊靖海將軍施琅築

限牛湖陂 在觀音山官莊大小兩陂雍正四年築

鳳山陂 在鳳山莊乾隆間築

二道水 在蘇新里

林內陂 在興隆里

石壁陂 在興隆里

石湖陂 在觀音山下

寶舍陂 在鳳山莊今廢

硫磺陂 在硫磺港康熙四十五年知縣宋永清募民修

菱角潭 東瀆嘉祥里西瀆長治維新二里之田

曹公壩 道光十八年知縣曹謙募民築以灌小竹觀音鳳山等里之田越年復築二圳曰新圳嘉祥里傳

嘉祥縣

香子陂 在縣治之北康熙三十四年香民合築引北香園之水以溉

香斗坑陂 在縣治之北康熙四十五年鑿以灌負郭之田

諸羅山大陂 卽柴頭港陂源出八掌溪長二十餘里大旱不涸

柳子林陂 源出八掌溪分流長十餘里

埔葵林陂 源出八掌溪分流長十餘里

馬湖陂 源自內山由土地公崎流出

楓子林陂 在下茄苳莊東引白水溪之水以溉

庄佐林陂 源出草潭

安溪陂 源出白水溪長十餘里以灌安溪等莊

王公廟陂 在下茄苳莊東南引白水溪之水以溉

新營陂 源由白水溪長三十餘里以灌新營等莊

哆囉喇大陂 源由九窠溪長二十餘里以灌哆囉喇等莊

大脚廳陂 在大脚廳莊源出十八窠溪長十餘里

新陂 在北新莊源出番子坑長十餘里

大溪厝陂 在大溪厝莊源出番子坑長十餘里

先隴陂 在外九莊引荷包嶼之水以溉

橫林頭陂 在外九莊引八掌溪之水以溉

牛挑灣陂 在外九莊引龜仔港之水以溉

土獅子陂 源出牛稠溪南灌六加甸北溉土獅子

狗咬竹陂 源出牛稠山長二十餘里以灌狗咬竹莊

打貓大潭 莊民合築以灌打貓青埔二莊

打貓大陂 源出三疊溪長十餘里以灌打貓南路厝火燒莊等

虎尾寮陂 在打貓莊北源出三疊溪

雙溪口大陂 在崙仔莊源出三疊溪

西勢潭陂 源出三疊溪分流以灌西勢潭柴林脚二莊

洋子莊陂 在茅港尾莊東

番子莊陂 莊民合築以灌佳里與茅港尾二莊

龍船窩陂 莊民合築以灌龍船窩烏山頭三鎮等莊

北莊尾陂 莊民合築以灌北莊尾水牛厝二莊

大日根陂 源出牛稠溪以灌大日根堡之園

樓橋陂 莊民合築以灌大小樓橋二莊

頭橋陂 在打貓莊東

中坑仔陂 在打貓東北

龍潭 卽赤山莊大潭莊民引水以溉

恆春縣

柴頭陂 一名竹橋陂莊民合築引阿寮林之水以灌

高丹陂 在港西里

臺灣縣

快官圳 在快官莊業戶楊會二氏合築灌田四千餘甲

貓兒高圳 卽快官下陂業戶張陳二氏合築以灌半線堡之田一千餘甲

二八圳 康熙間業戶楊志申築水源與快官圳同灌田一千餘甲

貓霧寮圳 一名葫蘆墩乾隆間業戶張振萬與藍泰二氏合築引大甲溪之水以灌瓜寮堡之田一千餘甲

大甲溪圳 莊民合築引大甲溪之水以灌牛罵頭沙轆等莊之田

萬丹坑圳 在南北投堡乾隆十六年業戶池良生鑿引烏溪之水以灌堡內七十餘莊之田工事甚大

萬斗六圳 在南北投堡之東

馬龍潭陂 在貓霧寮業戶吳伯榮築引萬斗六溪之水以灌堡內之田千數百甲

南投圳 在南投堡引咿貓之水以灌堡內之田

馬助圳 在險圳之下引烏溪支流以灌上下茄苳之田五百餘甲

阿鑪治圳 在馬助圳之下源同烏溪以灌石頭埔莊等之田五百餘甲

聚興莊圳 在涼東堡光緒十六年業戶林朝棟築引葫蘆墩圳支流以灌聚興莊之田

內園姓圳 光緒十七年業戶林朝棟築引北港溪之水以灌內園姓莊之田

彰化縣

打馬辰陂 在西螺社東引虎尾溪支流以灌西螺之田二千餘甲

引引莊陂 在西螺社康熙五十三年諸羅知縣周鍾經募築

打廳莊陂 在東螺社西北康熙五十五年諸羅知縣周鍾經募築

燕霧莊陂 在半線社南康熙五十五年諸羅知縣周鍾經募築

施厝圳 一名八堡圳在東螺堡康熙五十八年業戶施世榜築灌田甚廣事載世榜傳中

埔鹽陂 業戶施氏築引施厝圳支流以灌好收莊等田數百甲

十五莊圳 在大武郡堡康熙六十年業戶黃仕卿築

二八水圳 在東螺堡橫亘施厝圳十五莊圳之間

王田圳 在大肚堡業戶董顯讓築引大肚溪之水以灌山麓七莊之田

中渡頭圳 在大肚堡業戶王綿遠築引大肚溪之水以灌龜山等莊之田

廟馬圳 業戶施世榜築引大肚溪之水以灌李厝莊等之田千數百甲

大肚圳 雍正十三年業戶林鏡石三氏合築引大肚溪之水以灌巨順莊之田六百餘甲

廟口厝圳 在馬芝堡業戶陳士南築引快官龍厝兩圳支流以灌上下厝之田

雲林縣

斗六圳 在縣治近橋

大竹圍圳 在大竹圍莊

鹿場圳 雍正間鑿引虎尾溪分流至溪州壩邊厝莊外入圳，分爲二灌田四千餘甲

他里霧圳 在他里霧社番民合築

埔姜崙圳 在他里霧社之西

猴園圳 在他里霧社之北

紫羅圳 在柴裡社源出鹿古坑

尖山圳 在尖山社

走豬圳 源出石龜溪以溝走豬欄仔墘二莊

荷包潭圳 源出石龜溪灌田約三百甲

加冬脚圳 在他里霧社之南源出石龜溪

石龜溪圳 源出石龜溪

水碓圳 在斗六堡分爲上下二圳

六十甲陂 在新廟仔莊源出鹿古坑

觀音陂 源出小坑仔溪

社口陂 源出溪邊厝溪

林內圳 源出濁水溪以灌林內石榴莊等莊

頂下橫溝圳

海豐圳

老發圳

香子圳

虎尾圳

源出陂仔頂溪以灌虎尾溪莊

印溪厝圳

在沙連堡源出清水溪

東埔陂圳

乾隆二十一年業戶劉氏築灌田二百餘甲

坪仔頂圳

道光元年業戶張天球築源出清水溪

清水溝圳

嘉慶二十四年佃戶廖阿登築源出清水溪

三角潭圳

道光二十四年業戶陳希亮築

大水窟陂

源出陂頂山下泉郵董二氏合築

羌仔寮圳

乾隆五年業戶葉尚築

隆興陂

乾隆間業戶張大球陳佛照合築以灌濁水溪兩岸之田四百餘甲

茄苳湖陂

源由梅仔坑溪灌田四百六十甲

林仔陂

在茄苳莊灌田四百五十餘甲

溝心陂

源由林仔陂

石圭溪陂

源由大湖口

阿陂

源出陂頂厝溪

竹頭角陂

將軍崙陂

新陂

南勢陂

十三莊圳 源出西螺溪灌田一千餘甲

通濟圳 源出虎尾溪至赤崁仔分為南北中三圳凡二十八莊灌田八百餘甲同治十二年大坵園開墾莊民合築

大有圳 在布嶼堡雍正十三年業戶張方高等姓合築引虎尾溪分流以灌大有莊等與鹿場圳連

嵌頂厝圳 源出大湖溪

苗栗縣

豬裏圳 在後壠堡乾隆三十四年佃戶合築引合歡坪之水灌田四百四十八甲豬裏即今之縣治

給仔市圳 在後壠堡乾隆五十二年佃戶合築源出合歡坪灌田六百餘甲

嘉志閣圳 在後壠堡乾隆三十三年佃戶合築源出合歡坪灌田一百四十甲

獅潭圳 在後壠堡佃戶合築源由獅潭灌田三百餘甲

四成陂 在苗栗一堡光緒十六年幫辦撫墾林維源築引大安溪之水以灌月眉六份等莊之田五百餘甲

馬龍陂 在後壠堡

大安溪圳 在大甲堡源出大安溪灌田約四百甲

火塔山脚圳 在大甲堡

新莊陂 在大甲堡

瀨施陂 在大甲堡

九張犁圳 在大甲堡

日南圳 在大甲堡

七張犁圳 在大甲堡

安寧莊塢 在大甲堡

西勢塢 在苑裏堡源由大安溪

苑裏塢 在苑裏堡

古亭堡塢 在苑裏堡

淡水縣

大安塢 在擺接堡溪東乾隆開業戶林成祖築引三叉河之水以灌大安堡等莊之田一千餘甲

永豐塢 在擺接堡亦林成祖所築以灌枋寮莊之田一百九十餘甲

瑞坑塢 與永豐塢毗連嘉慶間業戶林登選築

瑞公塢 一名金合川塢乾隆開業戶郭錫璋築引大坪林溪之水以灌拳山大佳臘兩堡之田一千餘甲

大坪林塢 在拳山堡莊民合築源出青潭溪灌田四百六十五甲

內湖陂 在拳山堡莊民合築源出內湖以灌大佳臘堡西畔之田七百餘甲

頂陂頭陂 在大佳臘堡莊民合築灌田百餘甲又有下陂頭陂灌田較少

雙連陂 在縣治近附灌田百餘甲

雙溪塢 在芝蘭堡雍正間業戶鄭維謙築引七星墩之水以灌堡內之田

番仔井塢 在芝蘭堡乾隆間業戶董宗壽築灌田百餘甲

七星墩塢 在芝蘭堡雍正間業戶王錫祺築

水視頭塢 在芝蘭堡乾隆四十一年番民合築

靈潭陂 在桃澗堡乾隆十二年番裏社通事知母六慕個合築

霄裏大塢 在桃澗堡乾隆六年業戶薛奇龍備知母六慕築以灌番仔壠六莊之田後因澆水不足個戶張子欽等再築

割接以之

安陂 在永海山堡乾隆三十一年業戶張必榮張沛世合築源出擺接溪灌田六百餘甲

劉安陂 在海山堡業戶張必榮吳際盛合築源出擺接溪灌田三百餘甲

隆恩陂 在海山堡源出擺接溪以灌隆恩之田三百十餘甲

萬安陂 一名劉厝圳在海山堡乾隆二十六年業戶劉承續募佃築源出擺接溪灌田二百六十餘甲

七十二份陂 在海山堡灌田七十二份故名今多淤為田

十八份陂 在海山堡十八份莊業戶林塔泰等築今多淤為田

新竹縣

隆恩圳 一名四百甲圳在竹塹堡雍正初業戶王世傑募佃合築引九芎林溪之水以灌竹塹埔一帶之田約三千甲

振利圳 在竹塹堡道光初業戶吳振利築引隆恩圳分流以灌縣治近附之田

花草林圳 在竹塹堡同治間業戶金憲成築引五指山溪之水以灌花草林莊之田

藤坑圳 在竹塹堡同治間業戶饒朝拔築引五指山溪之水以灌新莊仔莊之田

九層頭圳 源出油羅溪道光間業戶劉萬政築

謀人崎圳 源出油羅溪道光間業戶徐元官築

猴窠圳 源出油羅溪道光間業戶劉萬政築

坪林圳 源出花草林溪嘉慶間業戶金惠成築而樹杞林圳雞油林圳亦惠成所築

石壁潭圳 源出油羅溪咸豐間業戶劉阿成重修

高規圳 源出石壁潭

九芎林圳 源出九芎林溪道光初業戶姜勝社築灌田四百餘甲又五塊厝圳亦勝社所築

頂員山圳 源出檳榔林溪道光初葉戶陳徽築

下員山圳 源出檳榔林溪乾隆間新社番通事某築

七份仔圳 源出九芎林溪

藤園圳 源出九芎林溪

隘口圳 源出九芎林溪

六張犁圳 源出九芎林溪乾隆業戶林先坤築以灌六張犁等莊圍一百六十餘甲

泉興圳 在藤園塔藤後引隆恩圳之水以溉嘉慶間葉戶林泉興所築未成而款緬何勝感之故事名何勝圳

二十張犁圳 源出九甲埔溪灌田百餘甲

新陂圳 源出九芎林溪乾隆間新社番築

翁厝圳 源出九芎林溪業戶翁氏築灌田一百二十餘甲

烏瓦窰圳 源出金門厝溪業戶金永和築

土地公埔圳 源出新埔溪灌田百餘甲

鹽灣仔圳 源出鹽仔溪

南埔圳 源出五指山道光間葉戶金廣福築又南埔溪底圳北埔寮下圳中興莊圳均其所築

月厝圳 源出五指山

隆恩圳 在竹南堡源出內灣溪乾隆間業戶陳曉理林其順等合築灌田一千一百餘甲

番仔圳 源出頭份溪北岸灌田四百餘甲

南莊圳 源出大東河溪光緒初業戶黃流民築又田尾圳南埔圳亦其所築

三灣圳 源出南莊溪咸豐九年葉戶徐昆謀築又腰塢角圳亦其所築

內灣圳 源出一灣梁咸豐七年莊民合築

牛欄塘圳 源出內灣溪咸豐四年業戶林棟二築

茄荖坑圳 源出內灣溪道光開業戶徐九二築灌田一百五十餘甲

水流潭圳 源出頭份溪道光開業戶劉煥文築

鹹菜壠上圳 在竹北堡又有嵌下圳

蛤子窟圳 源出鹹菜壠溪道光開築

石岡子圳 源出鹹菜壠溪灌田百餘甲

水汴頭圳 源出竹北堡源嘉慶開築

新埤圳 源出鹹菜壠溪乾隆開築

四隻厝圳 源出竹北堡溪道光十八年業戶林坤築

枋寮圳 源出竹北堡溪乾隆開築灌田二百餘甲

龜兒旋圳 源出鳳山崎溪乾隆十二年業戶合築

菁埔圳 源出三腳潭溪業戶徐國華築

三七圳 在竹北堡大溪游南岸乾隆八年業戶曾昆茂築分灌大竹園莊田七百甲又灌隘口等莊田三百甲故稱三七

圳

宜蘭縣

破頭圳 在珍珠里簡社源出羅東

冬瓜山圳 源由山脚大陂

武荖坑圳 源出西峰溪以灌南吳廣福等莊之田

馬賽圳 源出武荖溪

頂員山圳 源出樹相林溪道光初肇戶陳徹築

下員山圳 源出樹相林溪乾隆間新莊香通等某築

七份仔圳 源出九芎林溪

蔗園圳 源出九芎林溪

隘口圳 源出九芎林溪

六張犁圳 源出九芎林溪乾隆業戶林先坤築以灌六張犁等蔗園一百六十餘甲

鼻輿圳 在麻園埔蔗後引隆恩圳之水以溉嘉慶間業戶林泉興所築未成而款賴何勝成之款事名何勝成

二十張犁圳 源出九甲埔溪灌田百餘甲

新陂圳 源出九芎林溪乾隆間新莊香築

霧厝圳 源出九芎林溪業戶翁氏築灌田一百二十餘甲

烏瓦礁圳 源出金門厝溪業戶金永和築

土地公埔圳 源出新埔溪灌田百餘甲

龜潭仔圳 源出龜仔溪

南埔圳 源出五指山道光間黎戶金廣福築又南埔溪底圳北埔歲下圳中興莊圳均其所築

月厝圳 源出五指山

隆恩圳 在竹南堡源出內溝溪乾隆間業戶陳曉源林其順等合築灌田一千一百餘甲

香低圳 源出頭份溪北岸灌田四百餘甲

南莊圳 源出大東河溪光緒初業戶黃流民築又田尾埔南埔圳亦其所築

三海圳 源出南莊溪咸豐九年瑞戶徐長築又厝埔角圳亦其所築

內溝圳 源出二溝溪咸豐七年蔡民合築

牛欄塔圳 源出內灣溪咸豐四年業戶林梅一築

茄寮坑圳 源出內灣溪道光開業戶徐九二築灌田一百五十餘甲

水流潭圳 源出頭份溪道光開業戶劉煥文築

鹹菜壠上圳 在竹北堡又有嵌下圳

蛤子窟圳 源出鹹菜壠溪道光開築

石岡子圳 源出鹹菜壠溪灌田百餘甲

水汙頭圳 源出鹹菜壠溪灌田百餘甲

新埤圳 源出鹹菜壠溪乾隆開築

四隻厝圳 源出霄裏溪道光十八年業戶林坤築

枋寮圳 源出霄裏溪乾隆開築灌田二百餘甲

龜兒旋圳 源出鳳山崎溪乾隆十二年業戶合築

菁埔圳 源出三腳潭溪灌田徐國華築

三七圳 在竹北堡大溪沿南岸乾隆八年墾戶曾昆茂築分灌大竹園莊田七百甲又灌隘口等莊田三百甲故稱三七

圳

宜蘭縣

破頭圳 在珍珠里筒社源出羅東

冬瓜山圳 源由山脚大陂

武荖坑圳 源出西畔溪以灌南與廣福等莊之田

馬賽圳 源出武荖溪

金大成壩 業戶合築源出濁水溪長二千餘丈分灌三圍二四圍二等莊之田九百餘甲

羅東北門壩 業戶合築引羅東西北之水灌田百餘甲又有南門壩亦灌溪州莊田

萬長春壩 業戶合築引鹿埔溪之水灌田千甲

大湖壩 源出大湖山麓之陂

四圍二結壩 源出梅州圍山灌田二百餘甲

豆仔罕壩 源出西勢大溪

四圍壩 源由大陂

三十九結壩 源出四圍山麓之水

三圍壩 源出三圍山麓之水

卷二十八 虞衡志

連嶺曰。天下之富。在於土著。生殖之源。出於靡物。是故天不愛其時。地不愛其寶。人不愛其力。則國可以強。而家可以給。昔者太公治齊。官山俯海。管仲因之。齊以稱霸。臺灣爲南海之國。天時溫煦。地性膏腴。兼之以山林之饒。藪澤之富。金石之美。漁鹽之利。羽毛齒革之豐。飛潛動植之庶。取之無涸。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無盡藏也。而土番據之。島夷攘之。洪維我先民。渡大海。入荒陬。以拓殖斯土。爲子孫立萬年之業。厥功偉矣。古者虞衡設官。以作山澤之材。周禮職方氏相天下物土之宜。審九穀。別六畜。所以裁成輔相。俾上下草木鳥獸咸若也。後王失道。賦斂不時。而山澤之利涸矣。甚者與民爭利。搜粟撲金。以肥其上。閭閻凋敝。殫尾流離。漠然而不顧者。吁可傷已。臺灣爲天府之國。蓄積豐。人民庶。加以無數年水旱兵燹之災。其爲道易興。而爲治易平也。是篇所載。多屬天然之物。其大者則著於農工雜實諸志。非所以博異懷奇也。經之營之。用啓我後。

草之屬

臺灣之草。多至五千餘種。原隰邱谷。茂育叢生。舊志所載。半屬土名。山經之所不記。岐伯之所未嘗。猶歎盛矣。是篇特舉其有用及爲藥材者列之。

茅 野生鄉人取以蓋屋爲用極大

蘭 大甲種以織席極柔韌

蒲 俗稱鹹草以織席

艾 爲藥

蕨

藻

藜 葉嫩可食幹老為杖

筴 類多皆有毒唯雨後生於竹下者曰竹筴芽早採之煮食味美過午則蟲生

伏苓 蔓生產於松林之下集集最多有重至三四十斤

菟耳 子可榨油用極廣

香茅 味香可製香水

油草 高五六尺晒乾以水熬之成煉色黑和糖飲之解暑夏時消用甚多

通草 野生甚多截取其心切為薄片以製花可染五色並消外省

風草 卷初生葉麗人以驗颶風

葦草 用以染色

烟草 內山野生近亦有種之者味濃

葦黃 葉如葦花白成莖狀若雞毛擇根可染黃安邑之臨吧啤一帶野生甚多配消外洋

芋蕒 葉大於茅取幹張盤歷久不朽

澤蘭 為藥

葛蒲 為藥端午插於門上謂可辟邪

紫蘇

薄荷

木蓮

沙藤

香附

白麴草

取以製麴釀酒

鼠麴草

製標用之

龍舌草

俗稱露薈葉長徑尺厚約半寸旁有刺狀如舌人家種之其藥極粘取以潤髮無異膏澤

密帶草

或稱七絃草葉色微綠如稻秧上有白紋七葉至冬則變紅花若蘭或云戴之膏中可以辟毒

含羞草

高四五寸葉如槐以指撓之則含垂花黃而小

車前子

即茨菰俗稱五根草嬰兒產後搾汁和蜜飲之以祛胎毒

夏枯草

冬生夏枯為藥

虎耳草

治耳疾

金銀花

可解毒

雞舌紅

葉紅如雞舌

珍珠紅

葉小花紅如珠人家種之治喉疾

金石斛

內山野生頗多

金線蓮

葉如新荷上有金紋治傷暑埔里社山中野生頗多

仙人掌

葉大如掌色綠乳毒入眼每致失明

鳳尾草

天門冬

中路近山野生較多有用以製蜜餞

麥門冬

蒲公英

益母草

馬尾絲

羊角草

木賊草

金鎖匙

一枝香

葉下紅

萬年松

酸酸草

壳草

猪母草

曼陀花

蒼耳子

白蒺藜

天南星

九層塔

鴉嘴黃

雞屎藤

水燭草

羊甘草

生於濕地以根際蛇傷立愈

為藥並以拭銅木諸器

治疳

一名馬蹄金

一名消息草

葉如松而小曝乾漬水復育可治腹痛

治疔瘡

治瘡

治瘡

善醉人服之至狂然其葉以湯泡之數瀝可愈

治打傷

一名定經草可以調經

治風

生池沼中葉如蒲花若燭可治刀傷

可治黃疸

娘婆草 治毒
馬鞍藤 治癩

木之屬

臺灣處熱帶之地。林木之多。指不勝數。崇山大嶽。峻極於天。海拔至萬二三千尺。如玉山者。長年積雪。佳木挺生。故凡寒帶溫帶之木。莫不兼備。信乎天然之寶藏也。然自百數十年。林政不修。斧斤濫伐。郊鄙之地。芟夷盡矣。而東寧內山。蒼蒼鬱鬱。氣象萬千。猶足以與巨利。往者英人瑞諷來游南北。曾撰臺灣植物志。以為森林之富。得未曾有。且多有用之材。余亦好游。數入番界。跋涉溪谷。伴樹叢林。每為考究。故得略梗概。是篇所載。多屬目逢。參以羣書。表其作用。較之舊志。精粗見矣。

桑 有家桑野桑。紅可食皮以作藥。曰桑白。

樟 臺產甚多。有兩種。香樟以熬腦。臭樟以作船材器具。

檜 阿里山最多。有大至四五圍者。舊作器為用。極宏。

桫 各地俱有。葉極密。有蔭至四五畝者。乳可為膠。

松 內山極多。子可食。

柏 內山亦多。又有扁柏。以葉為藥。

杉 內山亦多。別有油杉。紅杉。材尤堅緻。

楠 有香楠。奇楠。臭楠。石楠等。種為用。極廣。又有虎皮楠。皮若虎文。

梓 俗稱大中黃。埔里社較多。製器特佳。色潤如象牙。

柳 有水柳。垂柳。數種。

檉 即絲柳。葉如絲。而綠。植於庭畔。鳥鳥可人。

楊

俗稱苦楝以子苦也晚春開花紫小色綠一穗數十朵植之易長材可製器

楮

俗稱鹿好樹以鹿好食之皮以製紙

楓

木可作器葉粗而利以拭銅錫極光

槐

木可作器又有青楓石楓葉皆玉出入秋變紅

榆

俗稱白葉樹

棕

皮以索綯

奇

葉如桐而小阿里山及紅頭嶼較多

檉

俗稱油葉茶

檉

俗稱杆仔皮木可造車

桐

有梧桐白桐等種又有油桐產於臺嘉二邑山內子特大可以榨油

樟

俗稱雞油樹有數種木質極佳可為車輪

柯

新竹較多木堅以作斧柄又有水柯皮為染料

荊

葉如蒲荊幹直徑大至三四尺木心暗類

落葉為藥

蒜荖 一作林投番語臺南以南野生極多樹高及丈直幹無枝葉簇生長四五尺刺利列如鋸齒葉為絲可用結實若鳳梨不可食子如金鈴年久木堅有文理可作碗箸板月琴諸器根可織屨

山杉 即竹柏木之最佳者色澤若象牙器最美

山柳 生長甚緩材極美色若象牙

烏柏 臺北較多晚秋之時葉變紅色材可作器子可榨油又可製蠟

埔栲 樹如栲無實

山荔 樹如荔無實

稍楠 葉似松或稱黃肉樹材極堅美

茄 樹大木色黑極堅緻製器雜朽藥可為藥

木綿 俗稱斑樞以花紅也實可為棉安嘉二邑內山野生甚多

厚栗 或作校力質堅可為棟梁

水松 性好近水皮濃厚如棉枝喬而上勾葉碎披粉

鐵樹 幹黑葉尖而硬不易開花故臺人有鐵樹開花之謬說於俟河之清也

檉榔 幹直無葉枝可為帚

石粉 木極堅緻

山漆 別有水漆生海泥中葉有粗毛觸之腫痛或名咬人狗

刺桐 似桐有刺臺南郡城未建之植時以為藩

油荆 即蔓荆葉如楊易長

肉桂 樹皮如桂有油味香

烏松 即赤榕葉較榕而大初生之時苞含如筆新葉鮮紅

茄荳 生海濱木可為薪皮色赭以染網安邑有茄荳莊

落鄉 產於內山根如蕈色赭染布

枸杞 嫩葉為蔬子為藥

破布子 葉如桐而小秋初結實若椽子以鹽漬食味甘

黃目樹 即無慮樹高二三丈實如枇杷色黃皮縐用以澀衣藥若肥皂

百日青 即羅漢松採伐之後而皮仍青以製几榻甚佳

爛心木 質極堅唯心空如腐故名

相思樹 葉如楊木堅花黃結實若紅豆左思吳都賦載之臺灣最多近山皆種之用以燒炭

八角樹 木質堅緻皮可黃實曰八角味香為藥

烏心石 葉如夜合花若含笑實堅如石而色暗黃製器特佳

紅厚殼 質極堅緻可造舟車恆春沿海有產

紅淡樹 葉如榕木可作器基隆較多有地曰紅淡林

紅豆樹 即相思子俗稱雞母真珠子鮮紅可愛或言有毒土番用以粧飾葉可作茶

金剛纂 俗稱火秧巨幹直立為三角形稜有刺葉小花黃亦小乳極毒植為籬落牛羊不敢越又有一種大者曰奇楠以其

久能結香味如奇楠也

綠珊瑚 枝幹如珊瑚折之有乳甚毒植為籬落

苦林盤 生於海岸可以防風制水亦可為藥煎葉洗之以祛濕毒

海茄菜 臺南沿海有產

土沈香 花白五瓣子黃如豆大根香赤嫩筆說謂打鼓山有香水色類沈香味尤烈不知何香人不短貴聞昔年有蘇州客

商能辨載數十担後有某官作為杖今所存碎木有為扇器者

金龜樹 以金龜多宿之故名

山胡椒 實小而香非香取以為鹽

體頭樹 幹如梧桐但不直叢春夏開花朵小色綠一穗三四十朵

香豆樹 樹大如槐結實有莢肉白可食或稱刺豆

竹之屬

刺竹 土產各地俱有高至四五丈節有刺如鷹爪費豎難朽鄉村皆環植之險不可越郡城未建之圃亦種此竹以爲衛禦
風禦器多用其材唯笋苦不可食凡種竹以五月八月植之則活謂之竹醉日

綠竹 臺南尤多每簇數竿葉大無刺笋纒甘脆夏秋盛出

麻竹 高如刺竹葉幹俱大林埤埔產者尤巨用以縛篋切笋曝乾味極酸美消售外省

篁竹 徑大二尺高至四丈

黑竹 幹黑大如指產於嘉義山中以製几榻

紅竹 高數尺葉大而紅幹可爲丈亦有綠者植之庭中開花成穗

石竹 大如篁竹以作器具

棕竹 淡水有產皮似椶節密高四五尺

蘆竹 卽蘆產於水濱笋可食

斑竹 產於嘉義皮有斑點以製簫管床几

白竹 崙羅縣志謂諸羅有產今未見

黃竹 高不及丈幹黃產於臺邑之黃竹坑北坑溝一帶笋極佳

貓兒竹 嘉雲二邑所產較多冬時生笋因冬笋味美

長枝竹 高二三丈節長一尺餘以製几榻

空涵竹 產山中高二丈許徑二三寸無旁枝

觀音竹 高不及丈幹細葉小植以爲籬密綠可愛

珠籬竹 一名篋籬竹高丈許大如指用以編籬

金絲竹 一名箭竹大如小指質韌土番用以爲箭

七絃竹 高及丈許白有青紋六七

人面竹 嘉義有產高四五尺節密狀如人面

藤之屬

水藤 內山野生甚多一莖長數十丈以製椅榻諸器利用極廣

風藤 狀與藤異似木通浸酒服之可治風疾

黃藤 爲藥可治腹痛

釣藤 爲藥一莖雙鉤者尤

魚藤 葉並生性毒服之死鄉人用以毒魚

乳藤 葉如扶留藤折其莖則流乳花淡黃有香

雙藤 卽扶留藤以葉與檳榔子合食

紫藤 種出中國花美

三葉藤 生長甚速花三瓣若葉色綠中有黃心

花之屬

梅 臺灣地熱嘉議以北較多而臺南頗少延平郡玉祠有古梅一株相傳爲王季植十月卽花先是臺南府署之右有鴻指

園爲承天府署之內此梅則在其中枝幹槎枿必爲鄭氏遺物光緒初年建廟之時乃移於此至今實之

桃 有重瓣單瓣數種

李 嘉彰二邑甚多

櫻 淡水竹仔湖及埔裏社內山野生頗多

桂 有月桂丹桂兩種

杏 淡水及埔裏社內山野生頗多有紅白二種

牡丹 每年自上海移植極優麗

夜合 各地俱有

仙丹 有丹白二種

木槿 白者臺人稱為水錦

佛桑 一名扶桑有紅黃數種

紫荊 白者臺人稱為九苧木堅可作器

山茶 有紅白八寶八角數種變化最多

玉蘭 種自廣東傳入素為樹高數丈花白香味清芬

木筆 即辛夷

桐子 重瓣者為玉椿春臺南北種之春季盛開採以煮菓子可與北謂之繡球

木蘭 一名樹蘭高數丈葉如山欒木小而實一種數十朵味香若蘭臺南用以薰衣

木蓮 產於內山花大者

薔薇 種多有野薔薇花自而小臺人稱為刺仔花翻身採作茶

玫瑰 為薔薇之類味尤香花可點茶

長春 亦薔薇之類花較小四時不絕

唐棣 花如李色紅春時滿樹皆花

蘋果 花如仙丹有紫白種紅亦有白者五月盛開俗稱蘋果花

金絲竹 一名簞竹大如小指質韌土番用以爲箭
 七絃竹 高及丈許亦有管絃六七
 人面竹 嘉義有產高四五尺節密狀如人面

藤之屬

水藤 內山野生甚多一莖長數十丈以製椅榻諸器利用極廣
 風藤 狀與藤異似木通浸酒服之可治風疾
 黃藤 爲藥可治腹痛
 鈎藤 爲藥一莖變鈎者尤
 魚藤 葉並生性毒服之死鄉人用以毒魚
 乳藤 葉如扶留藤折其莖則流乳花淡黃有香
 籃藤 卽扶留藤以葉與檳榔子合食
 紫藤 種出中國花美
 三葉藤 生長甚速花三瓣若葉色綠中有黃心

花之屬

梅 臺灣地熱嘉義以北較多而臺南頗少延平郡玉祠有古梅一株相傳爲王爭植十月卽花先是臺南府署之右有鴻指
 園爲承天府署之內此梅則在其中波幹槎枒必爲鄭氏遺物光緒初年建祠之時乃移於此至今實之
 桃 有重瓣單瓣數種
 嘉彰二邑甚多

櫻 淡水竹仔湖及埔裏社內山野生頗多

桂 有月桂丹桂兩種

杏 淡水及埔裏社內山野生頗多有紅白二種

牡丹 每年自上海移植花後即萎

夜合 各地俱有

仙丹 有丹白二種

木槿 白者臺人稱為水錦

佛桑 一名扶桑有紅黃數種

紫荊 白者臺人稱為九芎木堅可作器

山茶 有紅白八寶八角數種彰化最多

玉蘭 種自廣東傳入秀欠樹高數丈花白若蘭味極清香

木筆 即辛夷

梔子 重瓣者為玉梅春臺南北種之春季盛開採以煮茶子可染色臺北謂之繡繡

木蘭 一名樹蘭高數丈葉如山欒花小而黃一穗數十朵味香若蘭臺南用以煮茶

木蓮 產於內山花大若蓮

薔薇 種多有野薔薇花白而小臺人稱為刺仔花刺其根作茶

玫瑰 為薔薇之類味尤香花可點菜

長春 亦薔薇之類花數小四時不絕

唐棣 花如李色紅春時滿樹皆花

繡綉 花如仙丹有藍色極紅亦有白者五月盛開俗稱繡船花

杜鵑 雞籠山上野生頗多開時如火

木香 花如茉莉香烈

海棠 臺灣地熱花開較小淡水之三貂嶺有秋海棠甚多俗稱山海棠花紅幹綠

含笑 臺南最多

貝多羅 種自西域俗稱番花樹高二三丈葉長及尺花白六出心黃味極香可以辟瘴

七里香 卽山馨花白香烈

木芙蓉 俗稱九頭芙蓉或紅霜降花

番胡蝶 花似蝶有匙中紅外黃一莖數蕊四時長開舊志以爲臺產

夾竹桃 有紅白二種

指甲花 一名水木欖花白小於丁香葉以染指甲色極鮮紅

馬纓花 花如馬纓淡水較多

刺球花 高數尺有刺種爲籬落秋冬開黃花細瓣如絨臺人謂爲消息花可製香本結實如夏窠棋可染絲或名番蘇木

虎子花 花黃蕊長狀若虎首

山躑躅 花較杜鵑而小色紅苗栗山中野生極多

馬蹄花 葉如椰子花白味香

紅蠟花 種自西域幹多刺折之有乳花紅如海棠

山芙蓉 葉細花黃味香極烈九月盛開

山菜萸 野生

卉之屬

蘭 一莖一花者爲蘭一莖數花者爲蕙臺地蕙多蘭少感傳自福建內山野生者香較遜唯淡水觀音山產者爲佳

荷 種有數十種自較暖自秋徂春花開不絕故有荷花歲菊迎年之語又有萬壽菊味劣
荷 清明則開秋晚始謝有午時蓮種盆中花小如錢至午開過時則萎

葵 有大小二種

水仙 每年自漳州移種花後即萎

芍藥 臺灣少種之者

曇花 種出西域有紅白二種白者臺人稱為隱水簾

蘭蕉 或稱蓮蕉葉如蕉而花若蘭有紅黃二種

月桃 葉如蘭葉而大取以蒸粽花白若桃一莖十數朵

繡球 花白團簇如球

噴雪 花小如雪

鹿葱 即萱花一名宜男草單瓣者為金簪花可佐食

茉莉 一名抹麗有單瓣重瓣兩種花開四季夏時尤盛淡水種以蘆茶每甲可收益千金又有番抹刺本本極大如菊香極

芙蓉 俗稱四英花開四季淡水種以茶

鳳仙 有紅白二種紅者搗染指甲

石竹 俗稱錦竹

剪秋羅 即剪秋羅

瑞香 蔓生花微綠有尖瓣四瓣二種

紫藤

燕支 色有數種向晚始開結實藥皮可以製粉

玉簪 葉如萱草

罌粟 種自印。花有數色結實之時割取其莢以為兩片子細如黍可食殼可為藥光緒間嘉彭二邑有種之者兵備道劉
璈亦稟總督請准民間自種以塞漏卮唯風味不及印度種

兔絲 野生俗稱燭仔花

玉蕊 葉如菲一莖一花有紅白兩種雨後盛開

百合 臺北首產僅用為藥

珍珠蘭 俗稱雞爪蘭花如金粟味苦

胡蝶蘭 產於恆春山中寄生樹木一季五六葉春秋開花一莖多至十數莖花白狀若胡蝶為熱帶植物他處不見移植室
內根本不着土但灑以水

佛頂蘭 產於嘉義山中葉大如卵種檳榔一莖十數花狀若蘭瓣有紅點如鶴頂花名

百子蘭 種出南洋傳入未久葉長二尺環簇而生利話禦人中心吐莖高三四尺着花百數十莖花白若蘭瓣大惜無香

鷹爪蘭 蔓生葉如菩提向晚始開花五六瓣色微黃狀若蘭而香更烈枝幹有刺若鷹爪故名結子如橄欖數十成團蓋人
種為籬落高不可越

倒垂蘭 幹如夾秧附牆而生入夜始開花白如蓮自上倒垂採置瓶中插以燭可為燈

龍舌玉 一名月下香種出西域有單瓣重瓣二種

西番蓮 一名天竺牡丹種出印度傳入未久花如菊有十數種插子插枝皆可發生

夜來香 蔓生花微黃小若丁香一種數十朵入夜極香

子午梅 一名金錢錢花種出毗只沙國午開子落

美人蕉 似蕉而小花紅若蓮

雞冠花 有高低紅白各種

明紫花 一名金盞花莖長如蒲花黃若蝶有紅點有跪窠人以根為藥

日日本花玉翁有大紅淺紅粉白三種長門不絕

水鴛鴦生於水上葉略圓花作綠色一莖十數朵浮游池沼生長甚速

一豉紅有紅白兩種

老來嬌一名雁來紅

畜之屬

牛 有水牛黃牛兩種耕田斃草均藉其力唯水牛力大一隻可載千斤黃牛不及荷蘭之時南北各設牛頭司放牧生息隨清以後尚多野牛千百成羣斃而馴之後開關日廣野牛漸減清律禁屠牛唯祀典始宰之鄉村貨牛之處曰墟定日一開

馬 喜產較少悉自北省移入為軍營之用

羊 黑色毛短為中閩傳入農家畜之放牧山野

豚 飼畜最多滋長亦速牝牡悉關之有重至四五百斤者

犬 有家犬獵犬又有洋犬運商以後始自外國傳入

雞 有土產有外種又有火雞傳自外國

鴨 有田鴨傳自福建為土產又有土番鴨則兩種合生者道光中始傳人工孵化之法故滋育甚盛

鵝 有白黑兩種

禽之屬

鸞 似鷹而大展翼長可三四尺

鷹 每年清明有鷹或來自南而北至太平溪畔或磁山聚飛極哀彰人稱為南路鷹

鷓鴣 鄉人以鷓鴣之高低驗暴風之有無

鷓鴣 有火鷓又有羽綠隊紅者曰金鷓而白鷓澎湖為多能知更

雀 有紫鷓俗稱粉鳥野鷓俗曰斑鷓

雀 巢於簷下俗稱粟鳥

鷓鴣

燕

雉

鷓鴣

鷓鴣

鷓鴣

鷓鴣

鷓鴣

鷓鴣 俗稱貓頭鳥晝味夜明好食鳥

鷓鴣

鷓鴣

鷓鴣 或作迦陵色黑如鶻處於臺榭音之馴能學人言則鷓鴣也

鷓鴣 善鳴音之以韻

鷓鴣 音之以韻

竹雞 似雞而小

鷓鴣 似雀而小鳴聲唧唧飼之甚馴能自來去

布邊

鳥爲形如鳴鶴羽尾長飛疾惡鳥不敢近

翡翠 俗稱釣魚翁

鴛鴦

練雀 俗稱長尾三娘翠翼朱喙光彩照人

鷓鴣 土番出草開聲則返

鸚鵡 俗稱食蛇鳥似鶴而小羽色淡紅

海鴉 俗稱雨風翮可作箭

孔雀 來自越南人家有畜之者

鸚鵡 來自香港人家有畜之者

惜天翁 彭佳嶼最多

海雞母 蘆海嶼中色黑脚綠比雞較大

白頭翁

倒掛鳥 種出呂宋足短爪長

獸之屬

鹿 臺產者有斑稱梅花鹿荷蘭以來鹿脯鹿皮爲出口之貨至今海少人家亦有畜者歲取其茸

麀 似鹿而大

狍 似鹿而小

豹 俗稱石虎

熊 產於內山

兔 有白黑亦三種人家飼之以食其肉

鼠 有家鼠田鼠飛鼠錢鼠又有白鼠身長寸餘眼紅若朱人家以廚飼之廚內置一鐘輪旁置一鐘鼠在輪中旋轉則鐘自鳴別有大者長及尺種自粵東然不能轉輪

獺 有家貓野貓菓子貓

獺 產於溪傍

猴 種多亦有白猴

山猪 毛粗牙銳能噬人重至三四百斤獵人以銃鑿之

山羊 沿山多有

蟲之屬

蜂 有蜜蜂人家畜以取蜜有野蜂竹蜂黑蜂又有虎頭蜂巢如虎首體大刺毒傷人較劇

蟻 有赤者黃者黑者又有白蟻生於濕處一巢數萬匹棟宇器物每被損蝕為害頗烈

蝶 種極多埔裏社最盛有大如蝴蝶者

蟬

蝻 俗稱紅番齊即燕人所謂齊了者也

蝻 似蟬而大色灰俗稱言黎謂其聲也

蛇 種多曰山蛇長至丈餘能食鼠曰草花長一二尺俱不傷人曰龜殼花背如龜紋曰飯匙倩頭扁如飯匙見人則昂首逐之曰青竹絲長一二尺色青如竹曰百步瀆最毒曰雨傘龜

蛇 俗稱水雞有兩種

蚊

恙

蚤

蠅

蝨

蟻

蠶

樹蛤

蟋蟀

梭雞

蠶雞

蠶

蠶

蠶

蠶

蠶

蠶

蠶

蠶

蠶

極小生於草中人如被觸則發動

似蛙而小色青產於樹上又有生於田中者曰田蛤

俗稱蠶雞

俗稱蠶雞

似蛇身扁有四足長及尺俗稱四脚蛇說文在草曰蜥蜴在壁曰蟪蟪

即守宮俗稱神蟲入夜能鳴其聲似雀南過下淡水溪北越大甲溪曰張海湖則不鳴

蚯蚓

蝮虎

蝮蟲

水蛭

蠶蠅

土蝨

蔗龜

蜂虎

游游

毛蟲

金龜

蝦蟆

蝙蝠

生於樹中矢可為藥曰蠶蟲沙

俗稱螟螟誤食者飲醋可化又有樹蛭生木上

形如蟋蟀身肥髯短而色白炸油可食

生於蔗中炸油可食

狀如龜色綠而光六足有翼能飛生於樹上

俗稱蟻蟻

俗稱蜜婆巢於古屋臺南郡治亦巖樓井中最多又有巢於樹上者以爪倒掛樹枝俗稱倒吊連嗜食果實

魚之屬

臺灣四面環海。熱潮所經。魚類之多。不可計數。而有鹹水淡水之分。淡水者生於溪澗。或者滷沼。而鹹水則取諸海者也。捕魚之器。有網有罟。有罾有罅。有罾有箔。烏魚旂者亦謂之罾。每歲捕魚之時。向官給發。罾皆有稅。光緒三年。巡撫丁日昌乃奏除之。民以為惠。溫者築隄海濱以養魚者也。曩亦有稅。十四年。清丈之後。乃降於下則之園。而第為天地人三等。臺南沿海素以畜魚為業。其魚為麻蔴末。番語也。或曰。延平入臺之時。泊舟安平。始見此魚。故又名圖姓魚云。郡治水仙宮之前。積水汪洋。帆檣上下。古所謂安平晚渡者。則

臺江也。自道光以來。流沙日積。淤蓄不行。人民給以爲糧。稅輕利重。繼起經營。其大者廣百數十甲。區分溝澮。以資蓄洩。至今臺江之跡。僅見港道一條。以通安平而已。夫養魚之業。起於臺南。南自鳳山。北至嘉義。莫不以此爲務。信乎天時之所錫。而地利之所興也。澎湖羣島錯立。以海爲田。歲之凶稔。視魚之蓄。故其民衣食之源。皆資於此。然捕魚之法。尙未啓明。苟能研求其理。精良其器。以從事海國。尤爲無疆之利。唯臺灣之魚。多屬土名。茲特列其雅馴者。其不詳者。乃以土名稱之。

鰱 有黑白二種

鰻

鱧

鱖

鱉

鰻

鰻

鰻

鰻

鰻

鰻

鰻

鰻

鰻

鰻

鰻

鰻

鰻

鰻

鰻

鰻

有十餘種大者至千餘斤肉粗而趨極美消售外省東港澎湖所產較多

俗稱海翁頭萬斤舟小不能捕時有隨流而入斃於海邊者漁人僅取其油

有十種錦鯉身圓有花點大者三四百斤

長約寸餘色白

比鱸尤小色純白刺弱或名銅兒飯以孩提食之毋憂骨硬也

身薄晒乾炸之味尤香美鳳邑較多

爲海魚之最佳者重十餘斤皮潤微黑身無鱗刺僅一脊骨骨亦脆肉美味甘作膾尤好每冬初則至晚春始稀然唯

臺南澎湖有之他處未見或曰延平入臺之後某都督以此魚進因不識其名故錫爲都督魚臺香與鮑鮑相似

烏魚 即本草之鱈有江鱈河鱈二種臺南六七月間中所謂者上市長及尺無卵味腥則江鱈也故老多言烏魚產於黃

河避寒而來則河鱈矣每年冬至前十日則至安平味美卵肥謂之正頭烏自是而南至於恆春之楓港生卵至後而來則

狸而味劣謂之圓頭烏過是則不見矣故又名曰信魚謂其來去不爽也各港俱有唯安平東港最多每來時圍結海中高出水面漁者以罾擊散方可下網一罾輒數千尾烏魚之卵結為一胎略分為二長尺重十餘兩漬鹽曬乾以石壓之至堅可久藏食之酒文火烤之皮起細包不可過焦切為薄片味甘香為臺南之珍羞

敬魚 俗稱鯨魚春冬盛出重二十餘斤臺南以魚和青橫裹之味極酸美

虎魚 狀如虎頭巨口無鱗長不盈尺肉嫩而美

飛鳥 狀如江鱧有翅能飛

海鱈 俗稱紅管鱈

赤鱗 色紅如海鱈而大春夏盛出味極酸多

銀魚

黃魚

魴魚

鯪魚 生海濱泥中長三四寸色黑善跳俗稱花鱗以身有白點也

小鈴 身有花點

狗魚 大如掌皮粗晒乾可磨木器

烏鯛 俗稱木賊一名黑魚

鱖魚 狀如黑魚而身長瘦曬乾味美又有小者曰小卷其隆較多

章魚 狀如烏鯛而大澎湖較多

沙蠶 生海泥中狀如蠶晒乾炸油味美

沙梭 狀如梭

馬鮫 狀如鮫鮓略小味遜

金精 細鱗花點

秋姑

三爵 身薄小多刺

金錢 狀如花鱗鱗多刺

花身

旗魚 色黑背翅如旗身一長刺大者二三尺極堅利實至六七百斤泳水如飛

鯨魚 俗稱海豨首如豕大至千餘斤嘗於水面躍起高及丈餘噴水如雪

紅魚 狀如章魚八足中有一足極長腹大無骨

海參 小琉球花蓮港有產

水母

河豚 肝臟有毒食之致死

魚虎 俗稱鱟體圓口小通身有刺毒不可食唯曬其皮為證

海龍 產於澎湖者尾似龍無足長及尺冬日變隱海灘以之入藥功倍海馬

海馬 亦產澎湖狀如馬頭有鬃因翅漁人網以為不祥

麻藤末 清明之時至鹿耳門網取魚苗極小僅尾白點飼於罾中稍長乃放之大福食以豚矢或蠟牛曬乾下茶糲乃入水俾之生否則魚食之易大至夏秋間長約一尺可取賣入冬而止小者畜二明年較早上市肉幼味美臺南沿海均畜此魚

而曬臣所飼者尤佳然魚苗雖取之鹿耳門而海中未見焉蓋以北無飼者可謂臺南之特產而漁業之大利也

此目魚 俗稱貼沙嘴狀如鱸上黑下白唯身較狹長

龍舌魚 狀如舌

白帶魚 亦名裙帶魚無鱗

產海魚

鐵甲魚 鱗硬如甲去皮方可食

狗母魚 長尺餘多刺與醬瓜羹之湯極甘美

鵝哥魚 狀如鯉色綠嘴尖曲故名

獅刀魚 狀如長刀無鱗多刺然味美

三牙魚 色微黃有三齒

田鴿魚 體圓

梳齒魚 色花點齒如梳肚有毒食之立死

龍尖魚 澎湖多產晒乾尤美

藍鵝魚

石首魚

赤壽魚 色紅

安美魚 細鱗味美

交網魚

歸乘魚

牛尾魚 狀如牛尾

五色魚 產於基隆海中(以上鹹水)

鯉 俗稱鯉有紅黑二種飼於池沼

鯽 產於溪中或飼於沼仲春最肥

鱖 每歲自江面購入魚苗飼於池沼

鯉 飼於池沼

鱈 海產者尤大

鱈 俗稱國姓魚亦曰香魚產於臺北溪中而大者最為佳

鱈 鹹水亦有別有蘆鱈產內山溪中專食蘆芽徑大及尺重至數十斤力強味美

鱈 即鱈臺俗凡持觀音齋者禁食之

草魚 徇於滬沼

金魚 畜於池中

鱖魚 俗稱三斑產於溪沼狀如指長二三寸紅綠相間尾端紅有黃點性善鬥

鰱魚 頭扁身黑長五六寸產於溪沼

塗鰕 似鱗而小多涎難握(以上淡水)

介之屬

介類亦多。沿海一帶。多種牡蠣。其殼可以煨灰。為利甚薄。同治九年。英人某曾來打鼓。蒐集介類化石。攜歸其國。惜余不識。未能研究。然是篇所載。多屬有用之物。非泛泛也。

龜 俗稱龜大者數百斤漁人得之不敢殺好善者購放諸海

龜 產於海上尤大俗禁食之

蟹 產於溪澗

蟹 殼堅可作杓

螺 有香螺花螺嚮螺肉螺蠟種而香螺最美為海錯之佳者嚮螺可吹賣肉者用之又有珠螺甚小產於澎湖曬之味甘

美

蟹 產於溪者曰毛蟹產於海者曰沙蟹色黃殼有兩刺甚銳曰沙馬色赤。走曰大廣仙則癩蟹也一蟹特大曰虎獅蟹通

體紅點曰青蛤蟹兩蟹獨大曰金錢蟹扁色略赤

似蟹而大亦名螃蟹管多者紅無者曰菜蟹或育於溫筒以鴨子則膏易肥

狀如蟹殼多白點殼甚銳

蟹 即牡蠣稱於石者曰石蟹竹曰竹蟹

蚌 有血蚌毛蚌數種產於海濱

繞 即歷

蛤 有花蛤

蚌 沿海有產

蜆 沿海有產

螺 有竹螺

有龍螺紅螺草螺沙螺數種而龍螺最大紅螺最美

九孔 肉美如螺其殼九孔故名淡水山產頗多甚佳亦有

空豸 產於海濱甲殼薄前時一斤值銀數文近來較少

蛤蜊 狀如傀儡

海環 似龜產於澎湖

蝦姑 似蝦而身寬卵尤美

海蜆

水龜 一名龍或醜食甚美

石螺 產於溪沼又生水田者較大曰田螺唯大甲之鐵砧山羅中房生田螺皆斷尾

海蒜 殼似蛤肉垂三寸餘色白上有黑點食之多患腹瀉

陵螺 一名穿山甲生山谷中臺人食其肉謂可滯毒甲可爲藥

江瑤柱 臺南有產

西施舌 打鼓鹿港所產較多

夜光貝 產於小琉球曠可作鈕

寄居蟲 如螺而有脚形似蜘蛛生固無殼入空螺中殼以行觸之縮入以氣噴之乃出

日月蠟 則蛤類其殼一紅一白如窗鏡

礦之屬(附)

金 淡水臺東有產見權實志

銀 淡水之瑞芳有產唯不及金之多

銅 臺東有產尙未開採

鐵 淡水近山及臺邑之火焔山麓有產

鉛

水銀

玉 相傳玉山之內有玉然未發見

石 其類頗多有火山岩石有水層岩石唯質頗粗糙不合彫琢故建屋刻碑之石來自泉州寧波而取以煨灰者利甚廣又淡

水觀音山之石頗美可用

硯石 彰化縣志謂東螺溪石可作硯色青而玄質堅而栗有金沙銀沙水紋之別鑿佳者頗少

石棉 臺東內山有產

瓦石 諸羅縣志謂內山有綠石鑿之成片方廣一丈以代陶瓦望之天然石室也按宜蘭之蘇澳有石色黑可爲硯盤亦可
作瓦

文石 產澎湖海濱有花紋五色相錯可製玩具

空青 產於澎湖海中如卵中有清水可治眼疾

海青 宜蘭海濱有產爲海水所結

水晶 噶瑪蘭志略謂玉山之麓有水晶

砗磲 產於淡水澎湖海濱狀極離奇用以築隄燈灰

硫磺 產於淡水之北投見權賣志

煤炭 各地有產基隆最多見權賣志

煤油 苗栗及嘉義之十八重溪有產見權賣志

海棉 澎湖有產

珊瑚 產於澎湖海中爲蟲聚處之巢窩或數尺唯色不純紅

卷二十九 列傳一

顏鄭

運橫白。臺灣固海上荒島。我先民入而拓之。以長育子姓。至於今是賴。故自開闢以來。我族戎宗之衣衾於茲者。不知其幾何年。而史文零落。碩德無聞。余甚憾之。間嘗陟高山。臨深谷。攬懷古跡。憑吊興亡。徘徊而不能去。又嘗過諸羅之野。游三界之墟。田夫故老。往往道顏思齊之事。而墓門已圯。宿草弗焉。烏乎。是豈非手拓臺灣之壯士也歟。而今何如哉。故余敘列傳。以思齊爲首。而鄭芝龍附焉。思齊福建海澄人。字振泉。雄健。精武藝。遭宦家之辱。憤殺其僕。逃日本爲縫工。數年。家漸富。仗義疎財。衆信倚之。天啓四年夏。華船多至長崎貿易。有嫗主楊天生亦福建晉江人。筮賭多智。與思齊相友善。當是時德川幕府秉政。文恬武嬉。思齊謀起事。天生助之。游說李德洪阻陳東紀鄭芝龍等二十有六人。皆豪士也。六月望日。會於思齊所。禱告皇天后土。以次爲兄弟。芝龍最少。年十八。村略過人。思齊重之。芝龍南安百井人。少名一官。字飛黃。父紹祖爲泉州太守葉善總吏。芝龍方十歲。常戲投石子。誤中太守額。太守擒治之。見其狀貌。笑而釋焉。居無何。落魄之日本。娶平戶土人女田川氏。生成功。思齊既談起事。事洩。幕吏將捕之。各駕船逃。及出海。皇皇無所之。裏紀進曰。吾聞臺灣爲海上荒島。勢控東南。地肥饒河蕪。今當先取其地。然後侵略四方。則扶餘之業可成也。從之。航行八日夜。至臺灣。入北港。築寨以居。鎮撫土番。分汛所部耕獵。未幾而紹祖死。芝龍昆仲多入臺。漳泉無業之民亦先後至。凡三千餘人。五年秋九月。思齊率健兒入諸羅山獵打。歡飲大醉。傷寒病。數日篤。召芝龍諸人而告曰。不佞與公等共事二載。不期建立功業。揚中國聲名。今壯志未遂。中道夭折。公等其繼起。言罷而泣。衆亦泣。思齊死。葬於諸羅東南三界埔山。其墓猶存。卒哭之日。天

生淺學一人爲主。衆曰可。乃奉盤饌割牲而盟。以劍指米。各當劍拜。共約拜而劍躍起者爲主。至芝龍而劍躍出地。衆乃服。惟爲魁。然大權仍歸衷紀。衷紀亦海澄人。最桀驁。芝龍猶陽奉焉。六年春二月。芝龍謀出軍。召諸部計議曰。夫人情則弱。衆合則強。今臺灣庶事略備。勢可自守。宜爲進取之計。吾欲自領師船十艘。前赴金廈。若乘其虛而據之。則可爲臺之外府。公等以爲何如。衷紀曰善。乃命諸部。以芝虎芝豹爲先鋒。芝鷲芝豸次之。芝彪張滄爲左軍。芝灑李明爲右軍。芝鶴芝蛟爲衝鋒。芝燕芝燕衷紀爲護衛。芝麟陳勳爲游哨。芝麒吳化龍爲監督。楊天生洪暉爲參謀。每船戰士六十。皆漳泉習水者。既定。以林翼揚李英方勝何斌等十餘人留守。三月初十日。伐金門。廿八日。伐廈門。官軍莫能戰。已而薄粵東。沿海戒嚴。朝議招撫。以葉善繼習芝龍。爲誓招之。芝龍感激歸命。及降。善繼坐軍門。令芝龍兄弟泥首。芝龍屈意下之。而一軍皆譁。竟叛去。復居臺灣。劫殺商民。往來閩粵之間。崇禎元年春正月。泊於漳浦之白鎮。巡撫朱之漣遣都司洪先春擊之。慶戰自晨及晡。未有所敗。會海潮夜生。先春漂泊失道。芝龍陰度前山。繞先春後。先春腹背受敵。身被數刃。芝龍故有求撫意。乃佚先春。又趣中左所。中左所者廈門也。督師俞咨皋與戰敗。又佚之。中左人開門納之。於是芝龍改名震於南海。七月。泉州太守王猷遣人招撫。芝龍從之。率所部降於督師熊文燦。授海防游擊。當是時衷紀在澎湖。勢稍弱。爲海寇李魁奇所殺。魁奇惠安人。素習水。力舉千斤。集漁舟。劫商船。既殺衷紀。遂據之。二年夏四月。魁奇犯金門。泊蓬壚。芝龍擊之。魁奇亦善戰。終被殺。三年。以平粵盜。征生黎。焚荷蘭。收刻香坊。遷都督。於是成功在日本已七歲矣。芝龍屢遣人請歸。不能得。乃使使者齎金幣。圖寫芝龍爲大將乘鐵軍容烜赫之狀。幕吏受賄歸之。北京破。福王立江左。改元弘光。封芝龍南安伯。二年。鄭鴻逵黃道周共迎唐王。卽位福州。改元隆武。晉同安侯。加大師。昆仲亦多封。芝龍幼習海。羣盜多故盟。或在門下。就擒後。海船不得鄭氏令旗。不能往來。每船例入二千金。竄入以千萬計。以此富敵國。自築城於安平。船直進歐內。所部兵自給餉。不取於官。凡賊遁入海者。繳付芝龍。取之如寄。以故鄭氏威權振於七閩。旣而兩功並見。帝奇之。賜姓朱。改名成功。封御營中軍都督。芝龍以擁立非本意。日

與文臣。又以樞安一。不足。以征。帝。時。招。撫。江。南。者。內。院。洪。承。疇。招。撫。福建。者。御史。黃。熙。胤。皆。晉。江。人。與。芝。龍。通。音。問。及。兩。浙。敗。關。門。不。戒。帝。親。征。芝。龍。亦。以。不。出。關。無。以。應。民。望。十。二。月。命。水。師。先。鋒。副。將。藍。芝。齋。密。至。日。本。請。兵。別。以。查。寶。甲。之。百。領。日。本。幕。府。不。從。當。是。時。清。軍。已。迫。福建。上游。芝。龍。乃。分。兵。爲。二。聲。言。萬。人。寶。不。滿。千。以。鴻。遠。爲。元。帥。出。浙。東。鄭。彩。爲。副。出。江。右。帝。做。淮。陰。故。事。築。壇。郊。送。之。既。出。關。疏。稱。餉。缺。駐。不。發。詔。盡。切。責。不。得。已。踰。關。行。四。五。里。而。還。二。年。春。三。月。帝。親。征。六。月。晉。芝。龍。平。國。公。鴻。遠。走。國。公。成功。忠。孝。伯。芝。龍。疏。請。流。海。拜。疏。即。行。遣。使。止。之。不。及。武。毅。伯。施。福。撤。關。兵。歸。魏。陷。汀。州。成功。走。金。門。方。清。軍。之。未。至。也。芝。豹。入。泉。州。大。索。富。民。餉。不。應。立。梟。之。抵。暮。得。數。萬。金。俄。而。貝。勒。博。洛。及。韓。固。山。猝。至。乃。走。田。川。氏。不。去。伏。劍。死。成功。大。號。悲。不自。勝。芝。龍。退。保。安。平。軍。容。甚。盛。以。洪。黃。之。信。未。通。猶。豫。未。敢。迎。師。博。洛。命。泉。紳。郭。必。昌。招。之。芝。龍。曰。我。非。不。忠。於。清。恐。以。立。主。爲。罪。爾。會。固。山。兵。迫。安。平。芝。龍。曰。既。招。我。何。相。逼。也。博。洛。乃。撤。固。山。離。三。十。里。而。軍。以。齊。邀。之。曰。吾。所。以。重。將。軍。者。以。將。軍。能。立。唐。藩。也。人。臣。事。主。苟。有。可。爲。必。竭。其。力。力。不。勝。天。則。投。明。主。而。事。乘。時。建。不。世。之。功。此。士。之。一。時。也。若。將。軍。不。輔。立。吾。何。愛。將。軍。哉。且。兩。粵。未。平。今。鑾。閣。舉。提。督。印。以。相。待。吾。所。以。冀。將。軍。來。者。欲。商。地。方。人。才。故。也。芝。龍。得。審。大。喜。召。成。功。計。事。成。功。泣。諫。曰。父。教。子。忠。不。聞。以。貳。且。北。朝。何。信。之。有。芝。龍。曰。喪。亂。之。天。一。彼。一。此。誰。能。常。之。若。幼。惡。識。人。事。鴻。遠。亦。力。諫。不。聽。遂。進。降。表。過。泉。州。大。張。文。告。魏。授。賊。之。勳。至。福。州。見。博。洛。握手。甚。歡。折。矢。爲。誓。命。飲。酒。三。日。夜。博。洛。知。成。功。雄。侯。以。俱。行。久。而。不。至。芝。龍。歎。曰。此。子。不。來。清朝。其。道。微。乎。夜。半。忽。拔。砦。挾。芝。龍。以。北。成。功。遂。起。師。清。人。莫。敢。侮。永。歷。八。年。清。廷。遣。使。至。泉。州。欲。封。成。功。海。澄。公。芝。龍。同。宴。侯。成。功。不。從。於。是。置。芝。龍。於。高。俎。成。功。不。顧。十。五。年。克。臺。灣。十。月。清。廷。棄。芝。龍。於。柴。市。子。孫。在。北。京。者。皆。被。殺。成。功。聞。之。大。慟。曰。吾。固。知。有。今。日。也。令。諸。部。舉。喪。設。位。以。祭。連。橫。曰。西。人。有。言。中。國。人。無。冒險。進。取。之。心。烏。乎。如。思。齊。魯。豈。非。常。不。羈。之。士。哉。成。則。王。而。敗。則。寇。固。循。不。失。爲。男。子。若。夫。芝。龍。以。一。游。俠。少。年。崛起。而。至。道。侯。亦。足。豪。矣。而。末。節。不。彰。稽。首。再。拜。於。異。族。之。馬。下。抑。足。

羞焉。始如脫兔。終如處女。人之度量何自反也。孟子曰。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

李靖王

李靖王名術桂。字天球。別號一元子。明太祖九世孫遼王後也。始授輔國將軍。崇禎十五年。寇破荊州。術桂偕惠王及宗室避湖中。十七年。北京破。帝殉社稷。福王立南京。改元宏光。術桂與兄長陽王入朝。晉鎮國將軍。令隨長陽守寧海。翌年夏。浙西復亡。長陽率眷入閩。時鄭遵謙從紹興迎魯王監國。未知長陽存沒。乃以術桂襲封。既而鄭芝龍保閩。尊唐王爲帝。改元隆武。術桂奉表賀。帝亦如監國封。嗣聞其兄尚在。已襲封遼王。乃具疏請以長陽之號讓兄子。不許。改封章靖王。仍依監國。督方國安軍。五月。清軍渡錢塘。術桂奔寧海。乘海船出石浦。監國亦自海門來會。同至舟山。十一月。鄭彩率舟師迎。偕監國南下。歲暮抵廈門。而帝已陷汀州。芝龍亦降清去矣。當是時芝龍之子成功師安平。進泊鼓浪嶼。勢頗振。鄭鴻逵亦迎淮王於軍。請術桂監其師。遂會成功。伐泉州。不克而還。鴻逵載淮王至南澳。術桂從焉。先是粵東故將李成棟奉桂王之子即位肇慶。改元永歷。術桂入揭陽。帝令居鴻逵軍中。二年春。復命兼督成功師。四年冬。粵事又潰。越年春。與鴻逵旋閩。取金門。是時成功已開府思明。禮待避亂宗室。術桂遂居兩島。成功待以王禮。十八年春三月。經奉術桂渡臺。築宮西定坊。供歲祿。術桂見臺灣初開。土壤肥美。就萬年縣竹塢墾田數十甲。歲入頗豐。有餘則賤沽佃。已而元妃羅氏薨。葬焉。術桂狀貌魁偉。美鬚眉。善文學。書尤瘦勁。承天廟宇匾額多所題。至今寶之。三十二年。開降將施琅請伐臺。鄭氏諸將無設備。輒暗自痛哭。三十七年夏六月。清軍破澎湖。克壤議降。術桂自以天潢貴胄。義不可辱。召姬妾而告曰。孤不德。類沛海外。冀保餘年。以見先帝先王於地下。今大事已去。孤死有日。若輩幼艾。可自計也。皆泣對曰。殿下既能全節。妾等寧甘失身。王生俱生。王死俱死。請先驅孤狸於地下。遂冠笄被服。同縊於室。是月二十有六日也。於是術桂大誓於壁曰。自壬

午流寇陷荊州。瑞家南下。甲申避寇閩海。約爲義墓頭。保全遺體。遷居外國。今已四十餘年。六十有六歲。時逢大難。全難危裏而死。不負高皇。不負父母。生事畢矣。無愧無怍。次日。冠裳束帶。佩印綬。以寧靖王印交京懷。再拜天地列祖列宗之靈。招舊舊從容飲別。附近老幼皆入拜。各以家財贈之。又誓絕命詞曰。艱辛避海外。總爲數靈髮。於今事畢矣。祖宗應容納。遂自縊死。侍宦二人亦從死。臺人哀之曰。王孫與北地爭烈矣。自是明朔遂亡。越十日。葬於竹瀝。與元妃合。不封不樹。而姬妾別葬於承天郊外桂子山。臺人稱爲五妃墓。五妃者袁氏王氏荷姑梅姑秀姐也。荷桂無子。以益王之後儼鈔爲嗣。方七歲。清人入臺。遷於河南柘縣。初成功克臺。優禮宗室。魯王世子朱相瀛溪王朱慈驥巴東王朱江樂安王朱俊舒城王朱著奉南王朱熺益王朱鎬等。皆先後入臺。待之如制。及施琅至。奪其冊印。遷於各營。

運橫曰。余如竹瀝。竹瀝人多朱氏子孫。每年六月。祭寧靖王甚哀。余又謁其墓。徘徊而不忍去。悲哉。夫王以天潢之貴。躬逢亂世。避地東鄰。終至國破家亡。毅然抱大節以隕。明社雖墟。而王之英靈永存天壤矣。

諸臣

運橫曰。明亡久矣。我延平郡王之威靈。尚在天壤。而一時忠義之士。奔走疏附。間關跋涉。以保存故國者若而人。以吾所聞諸議參軍陳永華。尤其皎皎者也。永華以王佐之才。當艱危之局。其行專若諸葛武侯。而不能輔佐英主。以光復舊物。天也。然而開物成務。締造海邦。至今猶受其賜。偉矣。願吾觀奮志。每賦延平大義。而諸臣姓名。且無有遺者。烏乎。天下傷心之事。孰甚於此。清同治十三年冬十月。福建將軍文煜總督李鶴年巡撫王凱奏船政大臣沈葆楨始從臺灣紳民之請。奏建專祠。春秋俎豆。以明季諸臣配。詔曰可。於是從祀者百十有口人。而滯編幽祐。乃揚東海矣。是猶所載。僅舉其名。而林圯之開拓番地。林鳳之擊沒海隅。竟不列於祀典。豈一時之失歟。若夫沈葆楨公。禮爲上客。分屬富賈。故別傳之。

太子太保文淵閣大學士路振飛

東閣大學士曾櫻

尙書廣顯說

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徐學遠

兵部侍郎總督軍務王忠孝

太僕寺卿沈光文

兵科給事中辜朝虞

兵科給事中謝元詒

御史沈全期

南京主事郭符甲

諸議參軍陳永華

舉人李茂春

定西侯張名振

定南伯徐仁爵

仁武伯姚志倬

閩安侯周瑞

廣安侯沈瑞

平西伯吳淑

興明伯趙得勝

崇明伯甘輝

中書舍人陳駿音

浙江巡撫盧若騰

監紀推官諸葛斌

內監劉九皋

內監劉之清

戶官楊英

惠來縣知縣汪羅

吏部主事攝同安縣知事葉翼雲

同安縣教諭陳鼎

參軍柯宸福

參軍潘廣鐘

建安伯張萬禮

建威伯馬信

忠振伯洪旭

慶都伯蘇勤

五軍都督張英

五軍戎政陳六御

征北將軍曾璣

總練使王起鳳

督理江防河平

戎旗鎮林勝

義武鎮邱輝

智武鎮陳佩

智武鎮藍衍

殿兵鎮林文燦

進兵鎮吳世珍

正兵鎮盧爵

正兵鎮韓英

中權鎮李泌

侍衛陳堯策

前鋒鎮張鴻德

參宿鎮謝貴

斗宿鎮施廷

大武鎮魏其志

同安守將林莊猷

同安守將金穎

同安守將金作裕

以上從祀東廡

副將洪復

副將林世用

副將葉參

副將魏標

副將楊忠

副將黃明

江南殉難楊博

江南殉難張廷臣

江南殉難魏雄

江南殉難吳賜

水師三鎮林衛

中提督中鎮洪邦柱

浙衝左鎮林順

中提督前鋒鎮陳營

中提督後鎮楊文炳

右提督後鎮王受

後勁鎮黃國助

總兵沈誠

戎旗二鎮吳藩

戎旗五鎮陳時爾

火攻營曾大用

撥剿後鎮劉獻

饒剛後鎮高宏

魏剛後鎮陳魁

凌剛後鎮金真巨

右先鋒鎮楊祖

右先鋒鎮後協廉忠

水師四鎮李陞

水師後鎮施榮

待衛中鎮黃德

潮州守將馬興隆

鎮衛江勝

右提督右鎮余程

宣毅左鎮黃安

宣毅左鎮巴臣與

護衛右鎮鄭仁

援剿右鎮黃勝

親隨一營王一豹

親隨一營黃經邦

龍驤左鎮莊用

奇兵鎮部將呂勝

定海守將李元勳

銅山守將張造

廈門守將吳渤

澎湖殉難張顯

澎湖殉難廖義

澎湖殉難林德

澎湖殉難陳士勳

海澄殉難葉章

定海殉難阮駿

東石殉難施廷

東石殉難陳中

祖山殉難張鳳

懷安發勇沈澗

殉難世子裕

殉難世子溫

殉難世子容

以上從祀西廡

連橫曰。吾讀野史。載鄭氏故將事。心爲之痛。以俊其才。足建旗鼓。以樹立功名。而乃國破家亡。以身流俗。至隱其名而不道。亦足悲矣。夫敗軍之將。不足言勇。然世之秉節賦寄封疆者。豈皆豪傑之士哉。際會風雲。乘時起禍。烏乎。成敗論人。吾所不忍。屠釣之中。儘多奇才。亦遇之與不遇而已。豈以此而衡其得失哉。東寧既亡之後。江蘇無錫有華氏者。居於蕩口。一日至某里。見衆環堵。一賣卜者儀容俊偉。顏色微頰。似久

歷思難者。聞其語。精爽若不可解。異之。日暮衆散。賈卜者行。華尾之。至一古廟。入焉。華問曰。先生何許人。曰。賈卜者。又問之。答如前。華曰。敝廡在邇。先生能一過乎。不答。乃要之行。至家。略坐。即欲去。舉止傲岸。強之坐。呼子弟出拜。請受業門下。顧而嘻曰。賈卜人能爲臯比師乎。華曰。先生道貌岑古。必非常人。如不棄寒微。請設帳於此。俾子弟得受益也。不可。良久乃許之。初里有巨盜。劫人越貨。莫敢攫。一日華感其持盜刺來。言夜將被劫。今事急。可奈何。盜刺者盜欲劫某家。先以刺來。以寓先禮後兵之意。且示勇。受者不敢報官。報亦無益。故盜愈無忌。華曰。家有子弟師。異人也。請詢之。若可。當無害。乃偕入。告以故。其人俯首。自循其髮曰。事亦易易。然使人慮不勝任。必親往。某曰。先生與若有故耶。賈曰。彼盜安得故我。我豈與盜敢哉。怒欲止。某跪而謝。華亦代請。乃曰。勉爲若一行。既至。環相居宅。曰。盜當從此來。取磚甃列門外。爲數壘。誡家人閉戶寢。勿聲。彼亦就寢。久之。聞有人馬聲自遠至。火炬照耀如白晝。家人潛起窺之。盜衆數百。劍戟有聲。勢張甚。及壘而聘。旋繞不息。自初更至於黎明。竟不知其何爲。其人亦寤。問盜來乎。曰來矣。來何在。曰在門外旋繞。曰然則吾當遣之去。衆於門外設坐。俟之出。坐定。以躡尾壓盜。若無盡仆。顧曰。縛之。衆次第反接其手。驅之前跪。其人大言曰。男子負膂力。不能爲國家效命。乃棄身匪類。以汚辱鄉里。罪當死。吾今日貸汝。須改過。勿妄動。顧某取百金來。命解其縛。叱之去。賈卜者既居華家。賓主甚相得。課授之餘。獨處一室。不與人士往來。歲暮饋修贄。亦不受。強之曰。吾今固無事此也。華氏兄弟與談文史。應答如流。而每至玄黃之際。君亡國破之慘。則悲從中來。潸然欲涕。乃強爲歡笑。一日趣華治具。作飯四斛。曰。明日且有客至。如其言。至則兩僧儀狀雄偉。操閩南音。始見皆伏拜。起而肅立。命之坐。不敢坐。有問則跪答。賈卜者曰。止。今豈可以昔禮比耶。吾之在此。而具知之。而之行止。吾亦無不知。自今各以心喻。毋瑣瑣。顧而可即去。勿再來。吾已爲而治飯矣。出具食之。一僧袒衣大喚。俄頃而盡。撫腹曰。徑飽。自此至彼。可免再餐也。再拜告別。出門逕去。賈卜者亦黯然。後值重九。生徒散學。華兄弟邀出游。逍遙隨肆。意甚得也。已而指一地問誰氏有。具答之。曰。後日可葬我於是。華訝其

不辭。笑曰。修短有命。吾已盡於明日矣。華兄弟驚而泣曰。自得先生。親承教履。十有二年矣。尙未說皇屬姓氏。固知先生有隱痛者。是以未敢請問。今日月淹迫。先生寧終忍無一言乎。賈卜者亦泣曰。薄命人何足言。必欲識吾者。吾腰帶中藏有小佩囊。沒後可取視。望日竟卒。啓之。果有寸帛。字模糊不可讀。略得一二。蓋鄭氏故將。臺灣亡後。隱憫遺世。而兩僧則爲其舊部。故在縉纒。猶不失禮。乃葬於其地。建一室以祀。惜仍不識其姓名爾。烏乎。懷忠蹈義之士。豈僅一賈卜也哉。吾撰通史。吾甚望爲之表彰也。

諸老

連橫曰。正氣之存天壤也大矣。論語誌逸民。而冠以伯夷叔齊。孔子稱之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烏乎。此則孔子之徵意也。管股之衰。武王伐紂。會於牧野。一戎衣而天下定。八百諸侯罔不臣服。而伯夷叔齊獨恥其行。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及餓且死。此則所謂求仁得仁者也。明亡之季。大盜竊國。客帝移權。縉紳稱類。若崩厥角。民彝盡盡。恬不知恥。而我延平郡王獨伸大義於天下。開府思明。經略閩粵。一時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奔走疏附。爭趨國難。雖北伐無績。師沮金陵。而關地東都。以綿明朔。謂非正氣之存乎。吾聞延平入臺後。士大夫之東渡者蓋八百餘人。而姓氏遺落。碩德無聞。此則史氏之罪也。承天之郊。有閒散石虎之墓者。不知何時人。亦不詳其里。余以爲明之遺民也。墓在法華寺畔。石碣尙存。而舊誌不載。巖穴之士趨舍有時。若此類湮沒而不彰者。悲夫。漢司馬遷曰。伯夷叔齊雖賢。得夫子而名益顯。余感沈盧諸賢之不泯。而臺灣之多隱君子也。故訪其逸事。發其潛光。以爲當世之範。詩曰。雖無老成人。尙有典型。有以哉。沈光文字文開。號斯庵。浙江鄞人也。少以明經貢太學。福王元年。豫於畫江之師。授太常博士。明年。浮海至長垣。再渡珠江諸軍務。晉工部郎。隆武二年秋八月。聞帥潰。扈從不及。聞桂王立粵中。乃走寧慶。累遷大僕少卿。永歷三年。由潮陽航海至金門。閩督李率泰方招徠故國遺賢。密遣使以香幣聘。光文焚香返幣。而是時粵事亦不可支。乃留閩中。思卜居泉州之海口。浮家泛宅。忽遭風飄至臺灣。時臺爲荷人所踞。受一廬以

居。極旅人之困。弗恤也。遂與中土音耗絕。亦無以知其生死者。十五年。延平郡王克臺灣。知范文在。大喜。以客禮見。而遣老亦多入臺。各得相見爲幸。王命麾下致饋。且以田宅贍之。亡何王薨。子經嗣。頗故父之臣與政。光文作賦有所諷。或譏之。幾至不測。乃趨服爲僧。逃入北鄙。結茅羅漢門山中。或以言解之於經。乃免。山外有日加溜灣者。番社也。光文於其間教授生徒。不足則濟以糴。常歎曰。吾三十載飄零絕島。棄墳墓不顧者。不過欲完髮以見先皇帝於地下爾。而卒不克。命也夫。已而經薨。諸鄉復禮之如故。三十七年。番人得臺灣。諸遺臣皆物故。光文亦老矣。閩督姚啓聖招之。辭。又貽書問訊。曰。管寧無恙。欲遣人送歸鄞。會啓聖卒。不果。諸縣知縣季麒光。賢者也。爲粟肉之繼。旬日一候門下。時寓公漸集。乃與宛陵韓又瑋關中趙行可無錫等。發鄭廷桂榕林奔丹瀝吳瀟嶺山楊宗城螺陽王際惡等結詩社。所稱福臺新詠者也。尋卒於諸羅。葬焉。光文於臺三十餘年。自荷蘭以至鄭氏盛衰。皆目擊其事。前此寓公著述。多佚於兵火。惟光文猶保天年。以傳斯世。海東文獻。推爲初祖。著有臺灣輿圖考一卷。草木雜記一卷。流寓考一卷。臺灣賦一卷。文開詩三卷。邑人全祖望爲訪而刊之。志臺灣者多取資焉。同時居臺者有徐孚遠王忠孝辜朝薦沈陰期等。亦一國之賢者。

徐孚遠字闇公。江蘇華亭人。崇禎十五年舉於鄉。與邑人夏允彝陳子龍結幾社。以道義文章名於時。會寇亂亟。陰求健兒劍客而部署之。蓄爲他日用。子龍爲紹興推官。引東陽許都見之。使募義勇。西行殺賊。又請何剛薦之。既而東陽激變。子龍單騎入都營。許以不死。招之降。大吏持不可。竟殺之。孚遠貽書曰。彼以吾故降。今負之。天下誰復敢交子龍哉。故子龍以功遷給事中。辭不赴。宏光時。馬阮亂政。養睡不出。及南都亡。允彝起兵。而爲之輔。授福州推官。進兵科給事中。閩亡。浮海入浙。是時義旅雲興。不相統屬。孚遠周旋其間。說以國恤。而悍將鄭彩簡瑞之徒咸不聽。乃返浙東。入蛟關。結寨定海之柴樓。比監國入舟山。往賀。以勸輸餉。遷左僉都御史。及舟山破。監國入閩。航海從之。當是時招討大將軍鄭成功開府思明。禮待朝士。時諸將帥之遊地者。皆歸之。而孚遠領補其闕。軍國大事。時諮問焉。永歷十二年。帝在滇中。遣漳平伯

局金藉晉成功延平郡王。登年建在副都御史。除各優等。合內金魯八親。失道越南。國王以巨禮。不從。曰我爲中朝大臣。何可辱。越王嘉之。乃歸。克盡之職。繼入京師。禮之尤厚。常自執曰。司馬相如入夜郎。教盛覽。此平世事也。以晉亡國大夫當之。傷如之何。十月。清純朝遊海居民。各率鹽助。兵部尙書張煌言萬書成功。以乘勢取瀾。并蓮學遠皆。勸其代請出師。時東鄭初復。休兵息民。故未行。久之卒。或曰。永曆十七年。清軍破思明。帶糧進入饒平山中。總督吳六奇圍之。饒以死。屍生一子。扶植於江。未幾。子亦死。張煌言字元譽。浙之鄞人也。崇禎時登賢書。從魯直。監國敗。率義兵數百。飄蕩海上。延平郡王招之。至思明。表爲兵部左侍郎。永曆十四年。北伐。至金陵。至閩。煌言曰。燕朝海上游四戶。倘督師不夕下。則江楚之援日至。控扼要害。非先生不可。七月初七日。煌言率師至海豐。馳檄鄞邑。江南北相夾擊。未幾鄭師敗績。煌言走銅陵。與楚師遇。兵積。變姓名。從建德鄞門山中。出走天台。入海。仍與王同定。當是時東都初建。軍旅未精。煌言見王無西意。爲詩刺之曰。中原方冠屨。何暇問軍梁。又曰。賊勸安肥遷老。燕床息相亦徒然。王一笑而已。無何。子經嗣。知不足與謀。益鬱鬱不樂。乃散其部曲。拂衣去。浮海涉江。至杭州西湖。覓山僻小庵。隱焉。瞻望藩籬。澹有所望。燒杭守兵所偵。與健僕楊貴玉愛。遂自飲同被執。二人皆鬚絕舉倫者。煌言烏巾葛衣。不言不食。墜水而已。臨刑。二卒以竹與昇至江口。煌言出。見青山次岸。江水如澄。始一言曰。絕好江山。索紙筆賦絕命辭三首。付刑者。端坐受刃。黃玉自飲同斬。略一振臂。縲索俱斷。立而受刃。死不仆。刑者唯跪拜而已。時永曆十八年中秋之日也。煌言所著詩詞。貯一布囊。悉爲遷卒所焚。唯絕命辭存。

王忠孝字長孺。號慎雨。福建惠安人。崇禎元年。登進士。以戶部主事權歸。劾文盛。忤旨。廷杖奪職。復戍邊。十年。守餘都邊督。三年免。福王立。授紹興知府。擢副都御史。隆武元年。召見。陳光復策。帝大喜。授兵部左侍郎。總督軍務。賜尚方劍。便宜行事。已而福京破。家居。杜門不出。延平郡王元帥門。設儲賢館。禮待無間。忠孝往見。徵官之。辭。乃行以教誨。時遺老少往來廈門。而忠孝與妻朝服。徐勸盧若騰

等。均爲幕上客。軍國大事。時詢問焉。永曆十八年。偕若騰入臺。經厚待之。日與諸鴻公肆意詩酒。居四年卒。

辜朝薦字在公。廣東揭陽人。崇禎元年進士。始任江南安慶推官。歷掌談垣。晉京卿。北京破。南歸。居金門。旣爲延平郡王上客。後入臺卒。子文麟。及長回鄉。

沈佺期字季又。福建南安人。崇禎十六年登進士。授吏部郎中。隆武立福京。擢右副都御史。及帝陷汀州。佺期南下。隨延平郡王起兵於泉州桃花山。爲幕府上客。後入臺灣。以醫藥濟人。永曆三十六年卒。

盧若騰字闕之。號牧洲。福建同安金門人。崇禎八年舉於鄉。十二年成進士。帝以天下多故。御文華殿。備用新進士三十人。觀政兵部。若騰與焉。時督師楊嗣昌奪情起用。一玩寇佞佛。若騰劾其罪。下旨切責。天下壯

之。累遷武選司郎中。總京衛武學。三上疏彈定西侯蔣維祿。有惡其太直者。遷寧紹巡海道。頗行。又劾內臣田國與諸不法事。帝納之。遂國與抵法。至浙。潔已愛民。輿利除弊。勢豪屏跡。莫敢逞。擢平劇寇胡乘龍

等。閭里晏然。浙人建祠祀之。福王立南京。擢鳳陽巡撫。若騰以馬阮當國。綱紀大壞。辭不赴。及唐王立順京。下旨徵辟。單騎赴召。授浙東巡撫。駐溫州。督師北伐。特薦宿將賀君堯爲水師總兵。募靖海水兵。扼守

要害。以族弟游擊將軍若驥守盤山溪。爲藩衛。奏簡學臣考試。以取人才。收士望。從之。是歲溫州大饑。捐資振濟。得旨嘉獎。加兵部尚書銜。魯王起兵紹興。號監國。其邑不奉福京之命。以兵窺溫州。有兼併意。賀

君堯勸兵拒之。而于類亦有撫浙之命。若騰疏言十羊九牧。號令不一。恐誤封疆。請自撤。不許。鄭彩之殺熊汝霖也。衆畏其勢。莫敢言。若騰直揭其罪。朝士振悚。帝英明果斷。有知人鑒。而鄭芝龍專權。日事驕奢。

大學士黃道周嫉之。奏請出師。窺江西。途次以門生爲託。若騰復書相勸許。已而道周殉難。紹興之師亦潰。清軍追溫州。若騰與君堯力守。糧絕不繼。七上疏請援。不報。城民議款。拒之。願以身殉。城破。率親兵巷

戰。背中三矢。爲靖海營水師所救。乃由海回閩。上疏自劾。而關兵已撤。芝龍降矣。若騰歸里後。與同志傅某等結社。舉兵圖恢復。所謂望山之師也。旣以糧盡而罷。桂王立肇慶。故元永曆。若騰上表賀。溫諭下答。

方是時招討大將軍鄧成功開府思朝。招徠道老。若騰依之。禮爲上客。軍國大事。時諮問焉。永歷十八年春三月。與沈儔期許吉燭等同舟入臺。至澎湖。疾作。遂寓太武山下。臨終。命題其墓曰。有明自許先生盧公之墓。年六十有六。嗣王經臨其喪。以禮葬於太武山南。今猶存。生平著述甚富。有留庵文集二十六卷。方與互考三十餘卷。與耕堂隨筆鳥噫詩島居隨錄涪湖節烈傳印譜各若干卷。後多散佚。邑人林樹梅求數種刊之。許吉燭福建晉江人。崇禎十六年登進士。以知縣擢刊部主事。國變後。歸里。杜門不出。及延平郡王克臺灣。遣老多依之。永歷十八年春三月。與盧若騰同舟入臺。卒於東寧。李茂春字正青。福建龍溪人。隆武二年舉孝廉。性恬淡。風神整秀。善屬文。時往來廈門。與諸名士游。永歷十八年春。嗣王經將入臺。勸避亂檣紳東渡。茂春從之。卜居永康里。築草廬曰夢蝶。講議參軍陳永華爲記。手植梅竹。日誦佛經自娛。入稔李苦薩。卒葬新昌里。郭貞一字元侯。福建同安人。崇禎十三年進士。授御史。巡撫浙東。福王立。擢右都御史。有內監不遵朝班。疏糾之。宦寺屏息。貞一所交多吉士。疏薦夏允彝陳子龍徐石麟徐汧沈延嘉葉廷秀熊開元等。具忠愛之誠。乞召用。又言憲長王夢錫以賄選官。選鄧劉應家贖貨。乞正罪。一時風采凜然。南都破。入閩。已而延平郡王開府廈門。禮之。後隨入臺灣。居數年卒。諸葛偉字士年。福建晉江貢生。隆武時。以薦授翰林院待詔。加御史。監鄭鴻達軍。出浙東。已而福京破。從延平郡王於廈門。永歷時。晉光祿寺卿。同學某降清。以書來招。謂憲然肯來。監司可立致。且慌以危語。偉復奮曰。聖主隆唐虞之德。小臣守箕山之操。代有其人。新朝政尚寬大。須彌大千。何問微塵。必欲相強。便當剗胸著地。勿問是肝是肉也。某得書憤然。偉以入臺卒。黃事忠字臣以。佚其里居。官兵部職方司。隆武時。崎嶇閩粵。疊起兵。謀光復。兵敗。母妻俱被難。事忠走廈門。依延平郡王。永歷十二年冬。偕御史徐孚遠都督張自新奉使入滇。途經越南。與國王學禮。全命而歸。後入臺灣。

北狩。其亦流離淪落。視之為情。聞遷至廈門。闢入臺灣。

張十梅福建惠安人。崇禎六年。中副榜。明亡。入山。數年不出。耿精忠之變。避亂金門。闢入臺。居東安坊。時常念佛。悠然屋外。辟穀三年。惟食茶果。卒年九十有九。

黃履陸字步甫。福建漳浦人。大學士道周之從子也。天資卓犖。讀書數百同乃成誦。誦即焚之。終身不忘。天啓四年舉於鄉。設教里中。及門多成才。北都陷。與里人林蘭友。糾義旅抗賊。及福建破。浮海入臺。與徐孚遠諸人放浪濠弔。久之卒。

張顯字為三。建同安人。巡撫廷樞子也。萬曆朝。登進士。官兵部職方司郎中。明亡。隱大燈。後入臺灣。居於承天府之郊。諸人得臺時。施泉開其賢。共舟送歸故里。至澎湖窮亭。悲為。年九十有五。弟瀛字洽五。崇禎十五年。舉孝廉。顯兄居臺。親耕種。怡怡如也。後卒於臺。年八十有四。

葉后詔福建廈門人。崇禎十七年。以明經貢大學。游遍國。即南歸。與徐學憲為郊。為方外七友。縱情詩酒。後渡臺灣。著鷓鴣五經講義。行世。

連橫曰。我始祖真位公生於永隆三十有五年。越二載。而明朔亡矣。少遭罹。其慘勝。遂去龍溪。遷移岷海。處於鄭氏破。遺余已上世矣。守我抱貞。代有德。不。豈猶有左推之痛也。故自與位公以至我祖我父。皆選命以昭厥。故國之慮。悠然遠矣。橫不肯。是顯公人之懿德。兢兢業業。思忠文。史。以葆揚國。亦唯犧牲之香。是。而懷高蹈。激憤其身。以無。於君子焉。

陳永華

陳永華字復齋。福建同安人。父鼎以。永華方。試。已補。間。即。陳永華字復齋。福建同安人。父鼎以。永華方。試。已補。間。即。陳永華字復齋。福建同安人。父鼎以。永華方。試。已補。間。即。

數時事。終日不倦。大喜曰。復甫今之臥龍也。授參軍。特以資禮。永華爲人瀟灑靜穆。語訥訥如不能出。而指論大局。慷慨雄談。悉中肯綮。遇事果斷。有識力。定計決疑。不爲羣議所動。與人交。務盡誠。平居燕處。無惰容。布衣疏飯。澹如也。永歷十二年。成功議北征。諸將或言不可。永華獨排之。成功說。命留思明。輔世子。嘗語經曰。陳先生當世名士。吾適以佐汝。汝其師事之。十五年。克臺灣。授諮議參軍。經立軍國大事。必諮問焉。十八年八月。晉勇衛。親歷南北各社。相度地勢。既歸。復額屯田之制。凡諸鎮關壘。插竹爲籬。斬茅爲屋。以藝五穀。土田初闢。一歲三熟。戍守之兵。衣食豐足。又於隙隙以講武事。故人皆有勇知方。先公而後私。東寧初建。制度簡陋。永華築圍柵。記衙署。教匠燒瓦。伐木造廬舍。以奠民居。分都中爲東安西定寧南鎮北四坊。坊置簽首。理庶事。制鄙爲三十四里。里有社。社置鄉長。十戶爲牌。牌有首。十牌爲甲。甲有首。十甲爲保。保有長。理戶籍之事。勸農桑。禁淫賭。詰盜賊。於是地無游民。番地漸拓。隙曠日啓。其高燥者。教民植蔗。製糖之利。販運國外。歲得數十萬金。當是時閩粵逐利之氓。輻輳而至。歲率數萬人。成功立法嚴。永華以寬持之。險阻集。物土方。臺灣之人。以是大治。十二月。請建聖廟。立學校。經從之。擇地寧南坊。二十年春正月歲。經行釋菜之禮。三月。爲學院。以葉亨爲國子助教。聘中土之儒。以教秀士。各社皆設小學。教之養之。臺灣文學始日造。永華旣教民造士。歲又大熟。比戶殷富。猶恐不足國用。請經令一旅駐思明。與邊將交驩。使往此來。以博貿易之利。而臺灣物價大平。二十八年春。狀精忠據福建。請會師。經以克彊爲監國。命永華爲東寧總制使。克彊永華婿也。事無大小。皆聽之。永華爲政儒雅。轉粟餉餉。軍無缺乏。及經歸後。頗事偷息。而馮錫範劉國軒忌之。三十四年春三月。請解兵。經不聽。旣而許之。以所部歸國軒。永華見經無西志。諸將又燕安相處。鬱鬱不樂。一日齋沐。入室拜禱。願以身代民命。或曰。君秉國鈞。民之望也。已復款回。鄉氏之祚不永矣。越數日逝。經臨其喪。諡文正。贈資政大夫正治上卿。臺人聞之。莫不痛哭。馳弔於家。初經知永華貧。以海船遺之。商賈備此貿易。歲可得數千金。不受。而自募民開田。歲收穀數千石。比稔。遍遺親舊之窮困者。計其所存。僅供歲食而已。妻洪氏小字端舍。

賦質幽閒。善屬文。晨興。盥沐畢。夫婦衣冠敘揖而後語。一家之內。熙熙如也。合葬於天興州赤山堡大潭山。清人得臺後。歸葬同安。子夢緯。夢球。居蕃衍。至今爲邑望族。

相國葛武侯。抱王佐之才。逢世季之亂。君臣比德。建宅蜀都。以保存漢祚。奕世稱之。永華器識。功業與武侯等。而不能輸英主以光復明室。徜徉於絕海之上。天也。然而開物成務。體仁長人。至今猶受其賜。澤深哉。

林圯林鳳

林圯。福建同安人。爲延平郡王部將。屢戰有功。參軍。從入臺。及經之時。布屯田制。圯率所部赴斗六門開墾。其地爲土番游獵。土沃泉甘。形勢險要。圯至。築柵以居。日與番戰。拓地至水沙連。久之番來襲。力戰不勝。終被圍。食漸盡。衆議出。圯不可。誓曰。此吾與公等所困苦而得之土也。寧死不棄。衆從之。又數日。食盡。被殺。所部死者數十人。番去。居民合葬之。以時祭祀。名其地爲林圯埔。

連橫曰。開闢之功大矣哉。林圯埔在嘉義東北。背倚層巒。右控濁水。居民數萬。大郡林氏子孫。讀書力田。儻有堅毅不拔之氣。是豈非圯之所遺歟。光緒十四年。始建縣治於此。名曰雲林。志圯功也。越五年。從知縣李之議。移斗六。而林圯埔之繁盛猶故。夫天下無失敗之事。而千古有必成之業。圯之初拓斗六門也。斬荆棘。逐豺狼。經營慘淡。未嘗一日安。乃又爲番所迫。身死衆亡。則圯亦自怨其敗矣。然圯沒未久。黨徒繼進。前茅後勁。再接再厲。而昔日跋扈之番。羣降伏於我族之下。日月也由我而光明。山川也由我而亨華。草木也由我而發揚。則圯之功又孰其成矣。大雅之詩曰。立我蒸民。莫非爾極。我同胞其念哉。

林鳳。福建龍溪人。爲延平郡王部將。從入臺。永隆十五年。率所部赴會文溪北屯田。則今之林鳳營也。同福建總督李率泰約合荷蘭。攻臺灣。十九年。荷人焚鷓嶺。報至。延平郡王經命勇衛黃安督水陸諸軍逐之。以鳳爲先鋒。陣沒。荷人亦敗去。經此功。至今所築之地已成椰菜。

連橫曰。吾過曾文瀾。聽其談說。追憶鄭氏興亡之跡。未嘗不扼腕也。遂傳自內山。水大勢急。奔流而西。以達於海。其旁平曠蕪畝。禾麥芻蕘。皆我族所資以衣食長子孫者。苟非鄭氏開創之功。則猶是豺狼之域也。渡溪北行十里。爲番仔田。有碑立田中。荷文也。劍落不可讀。又十里爲林鳳營。十里爲新營。北爲舊營。東爲五軍營。西爲查敵營。是皆鄭氏屯田之地。以強兵保國者。至今猶見其威稜。而一變再變。衣冠文物。蕩然無存。唯使弔古者徘徊於落日寒村之中而已。

劉國軒

劉國軒。福建汀州府人也。狀貌雄偉。懷材未遇。爲漳州城門把總。永歷八年冬十月。招討大將軍鄭成功伐漳州。國軒開門迎。參軍馮澄世奇之。爲語成功。擢爲護衛後鎮。十年秋。從中提督甘輝伐閩安。克之。十二年。從伐南京。十五年。從克臺灣。成功薨。子經嗣。分汛東寧。以國軒守雞籠山。剿撫諸番。拓地日廣。二十年。晉右武衛。駐半線。二十四年秋八月。斗尾龍岸番反。經自將討之。國軒從。遂破其社。十月。沙轆番亂。平之。大肚番恐。遷其族於埔里社。追之至北港溪。乃班師歸。自是北番皆服。二十八年。靖兩王耿精忠據福建。使如東寧。約會師。經率侍衛馮錫範及六官等渡海而西。國軒從。精忠詢經待勝之兵。得勝不從。邀國軒於海澄。議奉經。經說精忠。借漳泉二府爲召募。精忠難之。於是耿鄭交惡。六月。經入泉州。精忠之將王進來攻。國軒及右虎衛許輝敗之於塗嶺。追至興化而還。七月。清軍圍潮州。精忠不能救。總兵劉恂忠納款。經遣援剿左鎮金漢臣率師援之。潮圍解。以治忠爲中提督。國軒副之。二十九年春二月。左虎衛何祐伐饒平。五月。國軒入潮。與何祐劉進忠兵數千人。狗鬪邑之未下者。平南王尚可喜兵十餘萬。盡銳來攻。相持久。國軒食盡。議退於潮。尚之信壓騎。晨掩祐軍。戰於鰲母山下。祐以身先旗。矯尾厲角。直貫中驛。出其左右。國軒繼之。大敗尙軍。追奔四十餘里。斬首二萬有奇。捕酋七千。麟籍死者滿山谷。由是國軒何祐威名震於南粵。十月。經入漳州。三十年春二月。吳三桂兵至肇慶韶州。碣石總兵苗之秀東莞守將張國勳詣國軒

降。尚之信降於三桂。三桂徵饒惠州於經。國軒入守之。五月。精忠守將劉應麟以汀州降。後提督吳淑入守之。七月。經調進忠於瀾。不至。九月。清軍入虜塞。擒何忠。其騎馬及龍以與化降。許耀入守之。十月。耀與清軍戰於烏龍江。敗歸。嗣趙得勝何祜代之。十一月。精忠守將楊德以邵武降。吳淑入守之。十二月。淑與清軍戰於邵武城下。敗歸。三十一年春正月。清軍攻興化。祐與得勝禦之。清軍旋反間。得勝戰沒。祐亦敗歸。興化遂陷。漳泉俱潰。經歸思明。六月。進忠降於三桂。尋歸清。被殺。國軒亦奔惠州。惠州之人殺之。凡十府一府俱失。經不知所爲。見國軒至。大喜。軍事悉委國軒。國軒爲將。募士卒。信賞必罰。而出奇制勝。衆莫能測。故每戰得捷。敗亦能完。諸將皆莫及也。三十二年春正月。晉王總督。吳淑爲副。經表賜仇方劍。專征伐。諸將咸聽命焉。二月。伐漳州。下玉州三又河福河。下等堡。斷其軍橋。以遮餉道。撥軍適至。分兵擊之。夜取石碼。賊戰皆捷。遂揚帆直入鎮門。取灣腰樹馬湖丹湖諸堡。軍聲自震。當是時清軍之援漳者。福建總督卽延相海澄公黃芳世都統胡克按兵不前。提督段應舉自泉州。寧遠將軍喇哈達都統穆黑林自福州。平南將軍額塔自潮州。後先至。國軒及吳淑諸將。兵僅數千。飄驟馳突。略倣成功。當事者恭膝咋舌。莫敢支吾。由是國軒吳淑威名復震於閩南。閏三月。與黃芳世穆黑林戰於灣腰樹。敗之。胡克率副將朱志麟趙得壽來戰於鎮北山。又敗之。姚公子李阿哥來援。亦敗之。段應舉戰於祖山頭。復敗之。遂入海澄。遂取平和漳平。圍海澄三匝。六月。清廷以隨軍布政使姚啓聖爲福建總督。吳與祚爲巡撫。趣諸軍援澄。次葛布山。三次隔帶水。高壘自完。相望而已。城中食盡。破之。段應舉自經於敵。總兵黃監巷戰死。殺滿漢兵數萬。捕虜數千。馬萬餘匹。晉國軒武平伯征北將軍。吳淑定西伯平將軍。河社左武衛。林陞右武衛。江勝左虎衛。士氣大振。幾五萬人。遂取長泰同安。乘勝圍泉州。徇下南安永春安溪德化諸縣。八月。清軍水陸援泉。大學士李鴻地寧海將軍喇哈達平南將軍賴塔爾皆自安溪出同安。巡撫吳興祚自仙遊出永春。能督楊捷自興化下惠安。總兵林賢黃鏡林子威以舟師自閩安出定海。趙朝俱至。機師鎮蕭琛與林賢遇。未戰敗。經以宣毅後鎮陳諒於海山。國軒帥二十八鎮還漳州。鎮十九寨。九月。以吳淑何祜江勝等十一鎮。可二萬人。軍浦南。而自率林陞林耀吳潘陳昌等

十七鎮。可三萬人。軍溪西。直逼漳城之北。軍容炬赫。翼日。決勝於龍虎山。賊請忠爲左拒。賴培爲右拒。啓聖在前。胡克又在啓聖之前。揮兵二萬先合。國軒敗之。啓聖亦敗。精銳親管。斬退縮者三人。大陣而馳。賴培尾之。兩軍酣戰。海澄鎮鄧英吳正璽皆沒。國軒麾軍退。收拾餘兵。以保灣頭。允宿鎮施明良受啓聖賄。謀獻思明。經變之。常在左右。國軒入告曰。今軍破國殘。盛地千里。殿下宜效先王之志。臥薪嘗膽。親君子。遠小人。中興之業。乃可圖也。經納其言。而明良謀之益急。國軒殺之。及施世澤。瑛之長子也。爲女宿鎮。再叛再降。突與其謀。故誅之。二十四年春正月。清軍大舉伐思明。經以左武衛林陞爲督師。率諸鎮禦之。方戰而潰。國軒亦全師歸。遂入東寧。三十五年春正月。經薨。子古璽嗣。晉武平侯。十月。清廷以萬正色爲陸路提督。施瑛爲水師提督。將以伐臺。克璽命國軒駐澎湖。拜正總督。假節行事。以征北將軍曾瑞定北將軍王順爲副。擢林亮爲右虎衛。改名豪。以援剿左鎮陳諒爲右先鋒。提調陸師。右武衛林陞爲水師提調。左虎衛江勝副之。援剿右鎮邱輝援剿後鎮陳啓明各爲先鋒。脩戰艦。築砲壘。討軍實。以待清師。三十七年夏六月。清軍發銅山。窺澎湖。國軒知入罩嶼惡。望聞當有颶至。自督精兵。強逾二萬。以戎旆一鍍吳濬守風櫃尾。吳毅中鎮楊德守雞籠嶼。後提督中鎮張顯守中灣。游兵鎮陳明守四角山。中提督前鎮黃球佐之。吳毅後鎮吳祿守內壠。侍衛後鎮顏國祥佐之。壁宿鎮楊章守外壠。右先鋒鎮李錫佐之。右虎衛領兵江高守東峙。侍衛彈忠營王輝佐之。沿海巨舟星羅棋布。環設砲城。凌師以守。邱輝請曰。彼兵遠來。乘其未定而擊之。可破也。建威中鎮黃良驥曰。先人有奪人之心。擊之便。國軒不從。已而清軍率至。環泊花貓二嶼。輝復請襲之。不許。十六日黎明。微風振柁。鉦鼓傳喧。兩軍將合。瑛以七船突入鄧船。國軒以林陞江勝邱輝曾瑞王順各船迎之。焚殺過當。濺血聲騰。時南湖正發。瑛舟爲急流分散。國軒師舍。兩翼齊攻。瑛困不得用。其先鋒監理突圍救之。破中其胸。瑛亦集矢而却。林陞幾得瑛。連中三矢。不退。砲傷其股。乃退。邱輝江勝欲逐之。國軒不可。請宵戰。又不可。越六日。瑛分爲八隊。每隊七船。皆三其疊。將戰。有風從西北來。滄溟蓬勃。逢迎清軍。士皆股栗。鄭無居上風。國軒麾之。瑛大驚禱天。須臾雷發。立輒南馳。軍乃復起。國軒聞之。掀案而呼曰。天

也。遂決戰。發火矢噴筒。燄焰怒張。水爲之赤。宣毅左鎮邱輝與總兵朱天貴遇。敵沈其船。往來衝突。瑋營諸舟環攻。輝兩足俱傷。負痛苦戰。而勢迫。遂投火藥桶。燬船死。左虎衛江勝之船。突入陣中。殺傷過當。諸船卒攻。亦自沈死。征北將軍曾瑞。定北將軍王順。水師副總督江欽。右先鋒陳諒。援剿右鎮鄭仁。援剿後鎮陳啓明。護衛鎮黃聯。後勁鎮劉明。折衝左鎮林強。刁宿鎮施廷。水師一鎮蕭武。水師二鎮陳政。水師三鎮薛衡。水師四鎮陳立。中提督中鎮洪邦柱。中提督右鎮尤俊。中提督後鎮楊文炳。中提督親隨一鎮陳士助。龍驤左鎮中協黃國助。龍驤右鎮左協莊用。侍衛中鎮黃德。侍衛右鎮凌智。侍衛驍翹協蔘添。侍衛領旗協林亮。侍衛左總轄毛興。勇衛中協張顯。勇衛左協林德。勇衛右協陳士勳。勇衛前協會途。中提督領兵協吳略。中提督左協林德。中提督前協曾瑞。中提督領旗協吳福。中提督前鋒協陳陞。中提督總理協陳國俊。右武衛右協吳遜。右武衛隨征二營梁麟。水師二鎮前鋒副將李富。水師二鎮左營副將張欽。水師三鎮左營副將許端。水師三鎮右營副將林耀。援剿右鎮右營廖義。援剿前鎮前鋒營莊超。折衝鎮左營陳勇。左提督後鎮左營王受等。皆戰死。損兵一萬二千有奇。沈失大小師船一百九十四艘。戎旗一鎮吳潛守西嶼頭。遙望衆師漸沒。趨左右欲赴援。而無舟。拔劍歎曰。大丈夫既不能爲國馳驅。豈可偷生苟活。爲世所笑乎。遂自刎死。國軒見師敗勢盛。乘走舸。從吼門而入東寧。與文武議奉克讓以降。琅至。歸克讓於北京。封漢寧公。國軒授天津總兵。

逆橫曰。古之所謂良將者。若白起王翳之徒。皆能關地殲兵。以輔其國。世稱功伐。彼蓋有得於時也。不然以國軒之武略。使乘風雲而舉旗鼓。豈不足煇赫一世。而終爲敗軍之將者。何哉。語曰。大廈將傾。非一木所能支。吳淑何祐皆負驍勇。而亦無名。時之不得假也。悲夫。

卷三十 列傳二

施琅

施琅字琢公。福建晉江人。少從戎。唐王立福州。授左先鋒。爲平西侯鄭芝龍部將。已而芝龍降清。子成功起兵安平。琅及弟顯從之。收兵南澳。得數千人。遂略有金廈。琅年少。號知兵。恃才而倨。有標兵得罪逃於成功。琅禽治。馳令勿殺。言殺之。成功怒捕琅。逮其家。殺琅父及顯。顯時爲援剿左鎮。琅夜伏。顯四察環海。無可問渡。匿荒谷中三日。餓且死。這個兵黜圍。見之。告以故。佃兵聞其才也。飯之。成功購琅急。曰：此子不來。必貽吾患。令國中匿者族。琅乃借佃兵之所部蘇茂家。茂大驚失色。留二日。捕者跡至。茂伏諸臥內。幸無事。顯不可久留。乃假以一舟一劍一豎子。夜渡五通。入安平。久之降清。授同安副將。遷總兵。康熙元年。擢水師提督。二年。從伐兩島。以功加右都督。四年。掛靖海將軍印。疏請攻臺。夏四月。軍出銅山。至外洋。爲颶飄散而還。六年。清廷命孔元章至臺議款。延平郡王經不從。琅聞之。上疏。七年。復上。略回。鄭經竄逃臺灣。負隅恃固。去歲朝廷遣官招撫。未見實意歸誠。伏思天下一統。胡爲一鄭經餘孽。盤踞絕島。而折玉省邊海地方。畫爲界外。以避其患。現東南膏腴田園及所產魚鹽。最爲財賦之藪。可資中國之調。不可以塞外風土爲比也。倘不討平臺灣。匪特賦稅缺減。民困日蹙。卽邊防若永爲定例。錢糧動費加倍。是贖外省有限之餉。年年協濟兵食。何所底止。萬一有懼罪弁兵。冒死窮民。以爲逃遁之窟。似非長久之計。且鄭成功之子有十。遲之數年。竝皆長成。若有一二機智才能。收拾黨類。結連外島。聯絡土番。羽翼復張。終爲後患。我邊海水師雖布設周密。以臣觀之。僅能自守。若欲使之出海征剿。實亦無幾。况此精銳者老。習熟者疎。何可長恃。查自故明時。原住澎湖百姓有五六千人。原住臺灣者有三二萬。俱係耕漁爲生。至順治十

八年。鄭成功擊去水陸官兵眷口計三萬有奇。爲伍操戈者不滿二萬。康熙三年。鄭經復擊去官兵眷口約六七千。爲伍操戈者不過四千。於此數年。彼處不服水土。病故及傷亡者五六千人。屢年渡海軍餉。被我水師禽殺者亦有數千。其間投誠者復數百。今雖船三十餘鎮。皆係新拔。並非夙練之才。或轄五六百兵。或二三百。計之不滿二萬。船隻大小不及二百。散在南北二路。墾耕而食。相去千有餘里。鄭經承父餘業。智勇不足。戰爭匪長。各鎮亦皆礮礮之流。不相聯屬。而中無受養者十有五六。豈無故土之恩乎。鄭經之得取數萬之衆。非有誠德制服。實賴汪洋大海。爲之禁錮。如一意招撫。則操縱之權在乎鄭經。若大師震蕩。則去就之機在於有衆。是爲圍剿窩撫之法。夫大師進剿。先取澎湖。以扼其要。則形勢可見。聲息可通。然後遣員往宣德意。若鄭經勢窮向化。可收全績。倘頑梗不悟。俟風信調順。卽率舟師聯營。直抵臺灣。據泊滬口。以牽制之。一往南路打波港。一往北路攻海翁港。或用招誘。或圖襲取。使其首尾不特相顧。自相疑慮。彼若分劍力蓄。合則勢蹙。於以用正用奇。當機調度。次第攻擊。可取萬全之勝。倘彼踞城固守。則先清剿其羽翼黨羽。撫輯其各社土番。狹隘孤城。僅容二千餘衆。以得勝之卒。攻無援之城。卽使不破。亦將有城下之變。固可計日而小矣。夫與師所慮。募兵津餉。今沿途防守經制。及駐紮投誠開曠官兵。皆爲臺灣而設。如聽臣會同督提諸臣。終遞新銳。用充征旅。無事徵募動費之煩。此等兵餉。征亦用。守亦用。與其束手坐食於本汛。何如糾練東征於行間。至簡盡善。就於應給大脩銀兩傾收。可無額外動支。若不足用。則浙粵二省水師。亦爲防海設立。均可選用。行該省督提。選配官兵。各舉總兵一員。領駕協剿。安配定妥。無論時日。風信可渡。立卽長驅。利便之舉。誠莫過於此者。詔琅入京。詢方略。授內大臣。裁水師提督。盡焚戰船。示無南顧之意。二十年。大學士李光地奏言。經死。克煥幼。諸部爭權。攻之必克。因言琅習海。可專任。閩浙總督姚啓聖亦薦之。再授福建水師提督。加太子太保。琅至軍。簡練舟楫。籌出師。二十一年秋七月。彗星見。給事中孫嘉誥請縱使。尙書梁清諤亦以爲言。詔且止軍。琅意說。復奏曰。我皇上御極以來。宇。廓清。無思不服。唯鄭氏亦逆瀆行。深費南顧之憂。臣復荷起用。重臣以水師提督之任。責臣以平定臺灣之患。面奉天語。溫諭諄諄。銜命以。彗星

突走。遂廢軍事。至本年四月終。方得撥發兵練。事事俱備。移請寧海將軍臣喇哈達侍郎臣吳努春開看。臣即於五月初三日。會同督臣姚啓聖統率舟師。至銅山。以候夏至南風當令。聯船進發。請督臣以五月初一日。准部咨以進剿臺灣關係重大之旨。隨時意不前。三軍側聽。一盡解體。臣自初七日。與督臣決計進取。爭十餘日。至十六日。將軍二臣抵銅山營所。臣又面懇將軍。而督臣終執旨意。臣不便抗違。始聽主說展期。實非臣之本意。本月初七日。承准兵部劄付。以寧海將軍喇哈達等疏。稱督臣提臣謂南風不如北風。臣深為駭異。竊思臣在銅山。與將軍二臣言。並無此語。且日與督臣爭執南風進剿。不惟三軍皆悉其情。通省士庶亦無不知。且督臣日遣各總兵分逐勸臣。權仗督臣之議。今將軍二臣具疏。竟不分析明白。陷臣推諉不前。若非皇上寬置不究。則臣先後具疏。自相矛盾。罪當萬死。夫南風之信。風輕浪平。將士無暈眩之患。且居上風上流。勢如破竹。豈不一鼓而收全勝。臣見督臣意堅。難以挽回。故聊遣趕續快船三十二號。令隨征總兵臣董讓投誠總兵臣曾成等領駕前往澎湖。諜探消息。據其回報。來去無阻。見有明徵矣。臣年六十有二。血氣未衰。尚堪報稱。今若不使臣乘機撲滅。再加數年。將老無能。是以臣總總必滅此朝食。如蒙皇上信臣愚忠。獨任臣以軍事。令督撫二臣儘量速前接應。俾臣整頓官兵。時常操演。勿限時日。風利可行。則出其不意。攻其無備。何難一鼓而平。若事不效。治臣之罪。伏乞皇上大賜寬宥。決策嚴旨。事必見效。民生幸甚。封疆幸甚。許之。二十二年春。治兵於海。荒地假歸。避道適旅。詢以衆言南風不利行軍之故。琅曰。非也。北風猛烈。入夜更甚。自北風澎。魚貫而行。幸而不散。然島嶼悉爲敵踞。未能一鼓奪之。無可泊舟。風濤振撼。軍不能合。將何以戰。若夏至前後二十餘日。風微夜靜。海水如練。可以碇泊。聚而觀釁。舉之必矣。故用北風者適倖於萬一。而南風則十全之算也。荒地墾之。六月十四日。發銅山。會於八罩嶼。以窺澎湖。鄭將劉國軒守之。知八罩嶼甚。六月望間。吳有虜至。自督精兵。強逾二萬。蜂擁於風櫃尾牛心灣等處。又率林陞邱輝江勝陳起明王隆吳潛等將。集於雞籠嶼。環設賊城。凌師守之。琅令大小戰艦。於風帆大營將帥姓名。知進退。定賞罰也。十六日黎明。風微掃壘。鉦鼓喧傳。兩軍將合。琅令監理會誠吳啓爵張勝許吳廣欽爲趨邦式等七船。突入鄭線。焚殺

遇當。漲血聲喧。時南潮正發。前鋒數船爲急流分散。鄭師復合。兩翼齊攻。瑛望望理之船。度其不能強出。自將坐船。突圍赴援。理傷微避。瑛亦集矢於目。夜收八罩。十八日。以甲裳裹首。集諸將。申軍令。自總兵以下。皆按以失律罪。將斬之。諸將備匍祈請。許以立功自贖。兵氣復振。取虎井嶼。明日瑛獨駕小舟。潛偵諸岩。還令諸軍鑿井。澎水多鹹。泉竟甘出。衆大喜。二十二日。誓師。分爲八隊。每隊七船。皆三其壘。自統一隊。居中調度。以八十餘舟爲後援。五十舟從東畔嶼經其歸路。五十舟從西畔牛心灣內外壘爲疑兵牽制。將戰。有風從西北來。潦滬蓬勃。遂迎灌軍。士皆股栗。瑛循師大呼曰。唯天唯皇上之靈。尙克相余。天乃反風。軍復大喜。兩軍大戰。水爲之赤。總兵朱天貴戰死。總兵林賢亦重傷。自辰至於日中。未有勝負。瑛策勵諸將。奮勇爭先。鄭將林隴邱輝江勝陳起明吳潛王隆等皆沒。焚燬大小戰艦二百艘。軍萬餘人。國軒知勢蹙。乘走洞自吼門出。以入東寧。澎湖既破。克壤遂降。瑛命二侍衛吳啓爵先入臺灣。諭官民薙髮。八月十八日。瑛至。克撲迎之。越數日。刑性奉幣。告於成功之廟曰。自同安侯入臺。臺地始有居民。遽賜姓啓土。世爲巖疆。莫可誰何。今琅燠天子之靈。將帥之力。克有茲土。不辭滅國之罪。所以忠朝廷而報父兄之職分也。但琅起卒伍。於賜姓有魚水之歡。中間微嫌。釀成大戾。瑛於賜姓。剪爲讎敵。憤猶臣主。慮中窮士。義所不爲。公義私恩。如是則已。言畢淚下。臺人聞之。爲嗟嘆曰。父仇一也。隄公辛賢於伍員矣。捷書至闕。上大嘉。解御袍賜之。封靖海侯。世襲罔替。仍管水師提督事。命侍郎蘇拜至福建。與督撫及瑛議善後。廷議以臺灣險遠。欲據其地。瑛疏言不可。旨下議政王大臣會議。仍未決。復詢廷臣。大學士李蔚請從瑛議。啓聖亦言收臺之利。乃設府一縣三。駐巡道。隸福建。調水陸兵。以總兵鎮之。已又奏減臺灣地租。許之。二十四年。請申嚴海禁。二十七年。入覲。優旨嘉錫。三十五年三月。薨於位。年七十有六。贈太子少傅。賜祭葬。諡襄壯。雍正十年。詣祀賢良祠。子世範襲爵。六子世驥亦有名。

世驥以行伍出身。爲守備。從父伐澎湖。有功。累遷至總兵。康熙四十七年。陞廣東陸路提督。五十一年。調福建水師提督。六十年夏五月。朱一貴起兵臺灣。攻陷府縣。號中興王。世驥聞報。築諸將議。以廈門爲閩南

門戶。而避亂者隨至。慮可變。嚴兵防堵。自率師船赴澎湖。而總管浦保已撤前溪鎮總兵藍廷珍留師矣。六月十三日。以林亮董方爲先鋒。進攻鹿耳門。克之。又破安平。追府治。一貴凌師以拒。大戰於二龍身。廷珍亦率所部助戰。一貴北走。追之。入府治。而世驥已先一日傳令水陸合擊。駐南轅。閏六月。一貴破禽。藍致北京。餘黨亦次第平。八月十三日。怪風暴雨。相逼爲災。兵民多死。世驥終夜露立。遂病。九月。卒於軍中。下旨悼恤。贈太子太保。賜祭葬。諡勇果。

藍理。義甯。號義山。福建漳浦人。少築營自大。不屑與羣兒伍。偉軀幹。力可舉八百斤。以事下獄論斬。耿精忠之變。縱之。令赴藩下效力。不從。聞康熙親王伐閩。聞道出仙霞關。謁軍前。王嘉其勇。命從軍。以功授松溪營游擊。未幾遷參將。又以罪下獄。康熙二十三年。清軍伐臺灣。靖海將軍施琅聞其勇武。奏赦之。署提標右營游擊。爲先鋒。有二卒市薪。爲提標鳴叭什所毆。且詆理。理禽斬之。齋文飛報曰。今日上吉。先鋒啓行。琅聞之不說。既而曰。虎將也。必成功。率師隨之。戰於澎湖。理入鄭餘。中敵。腸流出。族子法侍側。裂帛以裹。理猶奮鬥。鄭師復合。殺傷過當。現度其船終不能強出。自駕救之。夜收八單。上其功。至舟慰勞。其後再戰。戒左右勿使理知。瓊舟遇險。不能出。謀者飛報。理負創起。趣救之。獲勝。臺灣平。紀功第一。乞歸省。越二載入京。過趙北口。遇鹵簿。舍騎入梁園中。上遣侍衛問誰。理出伏地。奏曰。臣藍理從福建來者。曰是征澎湖揚州之藍理否。對曰是。問血戰狀。解衣視之。復召至行宮。授陝西神木副將。未行。改授宜化府總兵官。掛劍前將軍印。數年移鎮天津。遷福建陸路提督。後以罪入旗。越數載賜。卒於家。

吳英字爲高。泉州人。嘗籍莆田。康熙二年。以金廈戰功。授都司。耿精忠之變。爲浙江提督左軍游擊。會甯海軍視師。聞諸可轉大任。提督以英奇。遂授先鋒。歷戰有功。擢副將。任浙閩總督中軍。籌鎮同安。時沿海邊界。民失其業。值歲凶。請總督楊啓聖許民出海採捕。全活甚衆。移鎮化鎮。二十二年夏。清軍伐臺灣。遂克陸師爲副。屯澎湖。駐師東甯數月。蔡墓誥好。市肆不擾。凱旋入覲。旨嘉褒。調舟山。尋擢四川

提督。凡十一年。授福建陸路提督。嗣改水師。後以年老乞休。加威路將軍。卒贈太子少保。臺人建祠郡治。今祀。

朱天貴福建莆田人。爲延平郡王部將。任機船左鎮。康熙十九年。清軍伐思明。從督師林陞禦之。及戰而降。授總兵。歷任至平陽鎮。二十年。總督姚啓聖奏調福建。明年夏六月。靖海將軍施琅伐臺。天貴從之。大戰於澎湖。中敵死。啓聖上其功。詔贈太子少保。諡忠壯。是時平臺立功者。有海壇總兵林。金門總兵陳龍。銅山總兵陳昌。廈門總兵楊嘉瑞。副將蔣懋勛林榮詹六奇。參將羅士珍。游擊林瀚王朝俊許毅張勝何應元曾成功吳輝趙邦式。二等侍衛吳啓爵。各晉封有差。

連橫曰。施琅爲鄭氏部將。得罪歸清。遂籍滿人。以覆明社。忍矣。琅有伍員之怨。而爲滅楚之謀。吾又何誅。獨惜臺無申胥。不能爲復楚之舉也。悲云。

吳球劉琦

臺灣歸清以後。人思故國。時謀光復。民變之役凡十數起。而吳球爲首。球明之遺民也。居於諸羅之新港。素有志。與草澤豪傑圖舉大事而未發也。朱祐龍者明裔也。國變後。居村蕃。與球素往來。祐龍亦有志者。康熙三十五年秋七月朔。球家設蘭盆會。演劇。至者十數人。其妹婿陳福適來訪。樞爲鳳山縣糧吏。方侵吞官穀。虛舉覺而罪也。是夜球留宴。衆歡呼狂飲。席間有言官吏暴狀者。皆歎息。球曰。吾輩亡國之人。賤於豚犬。生死宰割。權操自彼。亦唯自怨其不辰爾。夫何言。樞聞之憤。起曰。諸君豈皆無血氣哉。大丈夫亦好自爲爾。球曰。弟固有心者。特患少同志爾。衆皆曰。吳大哥苟有所命。生死以之。時悉被酒。球復言曰。吾輩久遭殘暴。全臺憤怨。今若舉大事。推祐龍兄爲首。以復明之旨。號召四方。則我臺同志必有助我者。舉杯爲誓。約期起兵。各散去。樞廣球家。招募衛衆。其黨余金聲與孫長林盛友。約相助。盛伴許之。夜奔郡告變。郡吏聞。檄北路參將陳貴往捕。球謀拒之。初八日。集衆剷械以待。分告南北。而召募未成。諸人疑懼不敢應。兵

至。球力戰不敵。被捕。樞等六人亦同俘。盡其居。下郡訊。乃悉其謀。皆戮之。諸龍走入山。越五年而有劉却之變。

劉却亦諸羅人。爲營事。精技擊。以武力雄一鄉。四方無賴率附之。歃血爲盟。築健兒營百。所居村。盜無敢入者。衆中有謀起事者。慮却不許。乃夜燃樟腦瓦上。火光熊熊。上灼營漢。却見之大驚。衆相聚語。以爲青兆。却頗自負。遂謀起事。當是時明室雖亡。而種性之念。尙滯人心。且臺自歸清後。視之亦不甚惜。守土官又無能爲。却輕之。穴地於舍。伴置田器。治軍械。約日舉兵。康熙四十年冬十二月初七日。逼召其黨。揚旗擊鼓。攻下茄苳營。燬之。襲茅港尾。入市。汛兵見而走。附近黎番亦爲亂。掠劫民家。却退次急水溪。北路參將白通隆整軍以禦。鎮道兩標亦發兵援之。十二日。官兵大集。戰於急水溪。殺傷相當。已而却敗。黨人陳華何正等十餘人皆死。却入山。衆各散去。越二年。又謀起事。往來北港。密集其徒。二月上旬。至秀水莊。爲官兵偵知。却執棒立門外。上下飛擊。當者莫不辟易。乃火其居。奪圍出。中彈仆。禽之。解郡。戮於市。

長子某亦杖斃。妻孥皆發配。

逆釐曰。吳球劉却以編戶之細民。抱宗邦之隱痛。奮身而起。前後就屠。人笑其愚。我歛其勇。烏乎。此豈有激而爲者歟。

朱一貴

朱一貴少名祖。漳之長泰人。或言鄭氏部將也。明亡後。居羅渡內門。飼鴨爲生。地雖遠。政令莫及。任性俠。所往來多故國遺民。草澤壯士。以至奇僧劍客。留宿其家。宰鴨煮酒。痛譚亡國事。每至悲感不已。當是時身平日久。守土恬嬉。絕不以吏治民生爲意。一貴心易之。康熙六十年春。鳳山知縣缺。知府王珍攝縣篆。委政次子。事苟直。徵稅苛刻。縣民怨之。又以風聞治鹽敵者數十人。違禁入山伐竹數百人。衆莫可訴。黃殿者亦羅漢門人。與一貴善。謀起兵。誅貪吏。集衆數百人。三月。李勇吳外鄭定瑞等相率至一貴家。聚謀曰。今地

方長官但知沉酒博博。政亂刑繁。兵民瓦礫。欲舉大事。此其時矣。一貴曰。我姓朱。若以明朝後裔。先復舊物。以號召鄉里。則歸者必衆。僉曰可。四月十九日。李勇吳外鄭定瑞王玉全陳印等五十有二人。就黃殿家奉一貴爲主。焚表結盟。推牛犖士。至者千數百人。樹紅旗。書大元帥朱。夜攻岡山汛。克之。報至。總兵歐陽凱議出師。中營游擊劉待業請行。弗許。命右營游擊周應龍率兵四百往。又白道府。遣營游擊馮迪嗣新濠目加溜灣。應龍率四社番隨行。是日小雨。應龍行五里。駐半路店。翌日復行十五里。屯角帶圍。一貴出樵榔林。敗把總張文學。多獲軍裝。應龍隔一溪。不能救。途略大湖而去。粵人杜君英居鳳山之下淡水。聞一貴起兵。揭旗應。有衆數百人。而郭國正翁義起草澤。戴穆江國論起下埤頭。林曹林籍林理起新園。王忠起小琉球。皆願從者矣。約一貴其事。於是一貴移屯岡山之麓。應龍至小岡山。兩軍遇戰。一貴退駐其交友莊。應龍亦收兵回二隘。縱焚掠。土番乘勢多殺人。所在騷動。進紮橋梓坑。而君英已破下淡水汛矣。南路營參將苗景龍請援。應龍至赤山。一貴君英合擊之。踉蹌走。千總陳元載死。把總周應遂被禽。一貴逐之。迫附治。君英亦別破鳳山。殺把總林富。守備馬定國戰敗自刎死。苗景龍走萬丹。爲郭國正所殺。以其頭獻一貴。郡中騷聞赤山之敗。譁然大震。文武各遣眷背遁。先後駕舟出鹿耳門。土民亦相率逃竄。總兵歐陽凱率兵千餘。出駐春牛埔。水師副將許雲亦率兵五百來會。時尙未有城也。軍中夜驚。鎮兵四散。黎明稍集。四月晦。一貴兵至。許雲拒戰。水師奮勇。陸師繼之。一貴稍却。屯莘秦林。五月朔。一貴復至。君英亦率所部來。衆可數萬。錢兵未戰而潰。把總楊泰喇歐陽凱墜馬。衆截其首。守備胡忠義千總蔣子龍把總林彥石琳皆死。游擊劉得榮守備張成俱被禽。許雲力戰。與游擊游崇功千總林文煌趙奇率把總李茂吉皆陣沒。餘各駕舟逃。巡道梁文煊知府王珍同知王禮臺灣知縣吳觀城縣丞馮迪典史王定國諸雜知縣朱慶典史張青禮偕走澎湖。君英先入。駐鎮署。一貴繼至。駐道署。出示安民。禁殺掠。開赤嵌樓。鄭氏以貯軍器。四十年來莫有啓者。得大礮刀鎗礮礮彈藥甚多。是日諸雜縣人賴池張岳鄭惟晃賴元啟萬和尙林泰齋春等起兵應。越三日。破縣治。北路營參將羅萬倉戰死。賴池張岳以其首來獻。衆見全臺俱得。奉一貴爲中興王。一貴冠通天冠黃袍玉帶。築壇受賀。祭天地列祖列宗及

延平獻王。遠彼明。建元永初。帝告中外曰。在昔胡元猖獗。竊據神州。竊據彭閩。毒道四海。我太祖高皇帝提劍而趨。羣士景從。以恢復區宇。日月重光。傳之萬世。逆闖不道。弄兵潢池。震動京師。帝后殉國。地拆天崩。椎心泣血。東南忠義。再造邦基。秣馬厲兵。方謀討賊。何圖建康。乘隙而入。藉言仗義。肆其窮凶。竊據我郡邑。奴僇我人民。顛覆我邦家。殄滅我制度。長蛇封豕。搏噬無遺。遂使神明胄子。降駕輿臺。錦繡江山。淪於左衽。烏乎痛哉。延平郡王精忠大義。感運而生。開府思明。經略閩粵。旌旗所指。喋血關河。使彼建寧。疲於奔命。則有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戮力同心。效命宗國。南京之役。大勳未集。移師東下。用啓臺灣。率我先民。以造新邑。遙奉正朔。永戴本朝。蓋說義精。俟時而動。雖張堅之王扶餘。田橫之居海島。史策所載。猶未若斯之烈也。天未厭禍。大星遽殞。與王之氣。猝爾消沈。然東郡片壤。猶足以抗衡海上焉。嗣王沖幼。輔政非人。大厦將傾。一木難柱。以故權奸竊柄。偷享宴安。叛將翦戈。甘爲罪首。滄海橫流。載胥及溺。茫茫九州。無復我子孫託足之所矣。哀哉。夫墮喪者時也。強弱者勢也。成敗者人也。興亡者天也。古人有言。炎炎之火。可燒崑岡。是以夏后一成。能復故國。遠人三戶。足以亡秦。況以中國之大。人民之衆。忠臣義士之眷懷本朝。而謂不足以誅建寧者乎。不佞世受國恩。痛心異族。竊悲荒谷。莫敢自違。符苦倖辛。垂四十載。今天啓其衷。人思其舊。揆時度勢。否極泰來。一舉義旗。爲天下倡。宰賢霞蔚。多士雲興。一鼓功成。克有全土。此則列聖在天之靈。實式以憑。而中興之運。可操左券也。夫臺灣雖小。固延平郡王肇造之土也。絕長稍短。猶方千里。重以山河之固。風濤之險。物產之饒。甲兵之足。進則可以克敵。退則可以自存。博我皇道。宏我漢京。此其時矣。唯是浙邦初建。庶事待興。引企英豪。同襄治理。然後獎帥三軍。橫渡大海。會師北伐。飲馬長城。擣彼虜庭。殲其醜類。使胡元之轍。復見於今。斯爲快爾。所望江東耆艾。河朔健兒。襟表孤忠。中原奮節。各整義師。以匡諸夏。則齊桓攘夷之業。晉文勤王之勞。赫赫宗盟。於今爲烈。其或甘心事敵。以抗顏行。斧鉞之誅。罪在不赦。夫非常之原。黎民所懼。救國之志。人有同心。敢布區區。咸知大義。二三君子。尙克圖之。於是大封諸將。以王玉全爲國師。王君彩洪陳爲太師。杜君英陳福壽李勇吳外

爲飛龍陳印載穆鄭定瑞郭國正顏子京楊來黃殿劉國基黃日昇江國論王忠林曹薛菊林蔣林陳陳正達張秀賴池印
改鄭惟晃文苑陳煥等爲國公。張岳不受公爵。爲將軍。陳燦蘇天威等爲侯。張阿山卓敬陳國進等爲都督。蕭斌唐
遵爲尚書。內閣辦事。麻恩林玉爲輔。兩大將軍。文自部科以下。武自副參以下。凡數十人。鄭定瑞蘇天威尤驍
勇。命率兵三千。守鹿耳門。飭兵民蓄髮。復明制。初君英入府時。欲立其子會三爲王。衆不服。君英怒甚。
每事騷擾。掠婦女七人。閉署中。一貴出令禁淫掠。鐵穆強娶民女。一貴殺之。洪陣私鬪官劄。亦殺之。衆震
悚。君英所掠女。有吳外戚婦。外請釋。不聽。怒欲相攻。一貴曰。立國之初。宜嚴法典。如此妄舉。何以長
民。遣楊來林護之。君英不從。且拘使。一貴怒。命李勇郭國正討之。君英敗。率粵人數萬。北走虎尾溪。
駐貓兒干。淡水營守備陳策聞變。勒兵守要害。有范澤文者潛入境。謀起事。被殺。策急遣人渡廈門請救。方
是時閩浙總督登瀛滿保既接臺灣之報。兼程赴廈。檄南澳鎮總兵盧廷珍出師。而水師提督施世驥已先赴澎湖
矣。六月十六日黎明。清軍抵鹿耳門。天威率兵據險。礮臺亦發砲以拒。別以小舟往來奮擊。清軍前鋒林亮董方
以六巨舟冒死進。發砲還攻。兩軍合戰。血濺聲喧。迄未勝負。亮望砲臺火藥堆積。彈中其中。轟然大震。烈
焰燔空。天威退安平。清軍復至。與定瑞列兵迎。屢戰數時。亮方陷陣。廷珍率大隊繼之。衆可五千。天威退
駐東郊。翌日。一貴遣楊來顏子京張阿山翁飛虎率兵八千餘人。反安平。清軍拒戰。別以一隊會戰於西鯤身。
及暮始息。越日復戰於養蟹埕。其明日一貴以李勇吳外張阿山翁飛虎陳印楊來郭國正等統兵數萬。駕牛車。列盾
爲陣。復取安平。大戰於二鯤身。飛虎氣銳。率所部烏龍旗爲先鋒。驅車擁盾。冒砲火衝突而至。大隊繼之。
頗殺傷。清軍不能當。膠相相視。廷珍見勢迫。親督大砲。連環齊發。鎗不能禦。飛虎乘車而走。短兵接戰。死
傷枕藉。清軍援至。又以砲船附岸夾擊。飛虎猶力戰。終不敵。乃退保東郊。一貴議戰守之計。王至全曰。東
郊之險。在於安平。安平已失。無險可據。不知退守諸羅。扼財賦之區。用民番之衆。表裏山河。猶無害也。江
國論曰。古人有言。臥榻之側。豈容鼯睡。今清軍在安平。戰勝而驕。臣願率一旅。從兩港仔偏襲之。適天之
幸。乃爲後圖。一貴曰。將軍爲國致命。忠勇可嘉。命林曹黃殿林蔣林陳等偕往。世驥接報。密遣林亮董方魏大

獻洪不以兵千二百名來拒。璽早。廷珍知其事。急晤世驥曰。謀必出於萬全。豈可怙勝輕舉。聞敵多在蘆壩麻豆之間。而港仔乃其肘下。距府不遠。呼應立至。又多竹林可埋伏。彼如以數千人分布要害。四面掩擊。則我軍莫。世驥然曰。如何。廷珍曰。我當親往。二十一日初昏。留所部三分之一。會攻府治。率舟師五千五百餘人而進。而國論已與林亮藝大戰於蘇厝甲。清軍將敗。廷珍分兵八隊。自領麾下五百爲中軍。圍論遊戰。呼聲動地。無不奮勇突擊。死傷相當。然清軍勢盛。乃收軍而退。薄暮至旭頭店。夜往劫營。廷珍有備。不利。翌日復戰於木棚。世驥亦率軍以攻府治之南。一貴自率諸將拒戰。自晨至於日旰。營壘盡失。乃率所部而北。世驥廷珍以次入郡。捷報廈門。總督滿保以廷珍署臺灣總兵。命與臬道陶範賈上諭至臺。並署臺廈道事。汀州知府高鏗知臺灣府。建寧通判孫魯署臺灣府同知。兼攝縣事。海澄知縣劉光泗署鳳山。漳浦知縣汪紳文署諸羅。一貴之北去也。駐大稜降。廷珍以參將王萬化林政等南下。收鳳山縣。顏子京鄭定瑞等拒戰不利。遂被殺。以游擊林秀薄有成等攻大稜降。一貴走灣裏溪。清軍追之。走下茄寮。初漳浦人王仁和往來溝尾莊。與莊人楊石善。知其族楊旭楊雄等爲一方巨擘。可與謀。以言饋之。石許焉。仁和密告廷珍。各與以守備千總銜。令禽一貴。而蘇山黃遵爲李祖賢書於楊旭。亦與謀。於是密糾溝尾等莊鄉壯以待。閏月初五日。一貴率千數百人至。旭雄推牛嬰之。許號召六莊子弟以助。一貴曰。能如是。豈唯孤受其賜。其自太祖以下實嘉賚之。翌日。越月眉潭莊。雄遂其歸。薄暮大雨。分所部居。集六莊鄉壯伴爲守護。潛以水灌所帶之礮。夜聞大呼。一貴驚起。伏者盡出。遂被禽。王玉全翁飛虎張阿山在焉。吳外陳却率衆突圍出。餘多走。旭雄一貴置牛車。赴八掌溪。交游擊林秀解赴世驥營。廷珍會訊。一貴岸然立。廷珍叱之跪。不從。廷珍罵曰。朝廷深仁厚澤。待汝不薄。汝何反。速自陳。一貴曰。孤爲大明臣子與師光復。何言反。等汝堂堂漢人。甘心事虜。眞反爾。廷珍怒。命捶其足。至不能立。伏地而號。顧飛虎曰。大丈夫死忠義爾。事之不成天也。卿其無懼。對曰。君有所命。敢不勉從。於是檻送廈門。滿保命解赴北京。初賴池張岳旣據諸羅。北路營千總陳徽把總鄭高遜入山。已而起兵來奪。殺賴元啟。以其頭祭於將羅萬倉。一貴聞報。檄翁飛虎江國論救之。復得諸羅。至是廷珍命游擊朱文福謝

希賢等率兵至。萬和尚被殺。楊來亦爲大排竹入厝。於是吳外陳印李勇陳正趙林曹林璉鄭惟晃張看等次
第被禽。淡水營守備陳策已引兵南下半線。對帝賢亦以兵北上。與援淡之軍。先是一貴起兵時。下淡水莊粵
族侯觀德李直三等不從。獨建大清義民旗。聯絡各莊。籌戰守。一貴遣陳福壽劉國基薛菊王忠劉育等率數萬
攻之。六月十九日。大戰於下淡水溪。劉育陣歿。福壽敗自刎。爲左右所救。乃入山。劉國基薛菊王忠俱奔琅
嶼。外委陳章聞之。與林尚燕等駕船往。說以投誠。三人皆肯。官提督差官至。舉動傲岸。責以拜跪。王忠
曰。今若此。至郡可知。遂遁去。章以劉國基薛菊見廷珍。七月。江國論鄭元長集餘黨。潛歸於阿猴林。廷珍
發兵往。國論元長俱隕北路。差員張騰帶邀之俱至。杜君英之去也。久處羅漢門山中。及聞陳福壽就撫。心稍
動。廷珍徵守備施恩陳祥說降。君英恐被給。欲見福壽。詢情實。廷珍卽命福壽往。君英果出。越三日。其子會
三亦出。皆留署中。居有頃。廷珍呼君英等至幕下。給之曰。頃得制府來書。欲授若輩備弁。有船可速赴廈
考驗。國論不可。廷珍叱曰。汝福壽。固知非有官相者。君英許諾。國論知不可留。亦請行。遂與陳福壽鄭元
長杜會三俱赴廈門。滿保奏解北京。與一貴對質。訊之日。刑官問一貴曰。汝一匹夫。敢謀大逆。果何爲者。
一貴曰。欲復大明爾。於是與李勇吳外陳印王玉全翁烈虎張河山俱被磔。親屬同坐。杜君英杜會三陳福壽以就
撫故。斬於市。黃履江國論鄭元長等亦先後就戮。唯王忠贖入後山卑南覓。數年乃歸。詔以臺變文武諸員。令
總督提督會審。十二月十八日。悉斬於臺灣。而一貴之役次第平。

軍橫曰。宋一貴之役。漳浦盜羅元從軍。若平寇紀略。其言多有採。而曰軍人平居好亂。旣平復起。此則匪
賊之入也。吾聞延平郡王入臺之後。深慮曲之忘宗國也。自謂天地會而爲之首。其義以善復爲歸。延平旣
沒。會黨猶存。數傳之後。遍及南北。且橫渡大陸。浸淫於萬域人心。今之閩粵尤昌大焉。娑婆之洋。美麗之
島。王在天之靈。廣式憑之。然則臺灣之人固當以王之心爲心也。願吾觀奮志。無饒延平大義。而以一貴爲
盜賊者矣。夫中國史宗。原無定見。成則王而敗則寇。漢高唐太亦自幸爾。彼豈賢於陳涉李密哉。然則一貴
特不幸爾。追謂前案。直筆昭彰。公道在人千秋。試。帝元之言。固未足以爲信也。

歐陽凱福建漳浦人。康熙五十七年。任臺灣鎮總兵。加左都督。六十年春。朱一貴謀逆事。有粵人高永壽者。負販爲生。途次見一病人。餓且死。救之。亦不問其姓名。一日至南路。遇之。歎歎感泣。引入山。置酒待。備見一貴。刀鎗森列。具言起兵事。邀入黨。伴許之。乘間走赴南路營告變。弗信。至府。復告鎮署。凱亦弗信。且以爲狂。會巡道梁文煊詢問。坐妖言惑衆論死。從寬過同原籍。方是時文煊武燾固不以治亂爲意。已而一貴果起事。破岡山汛。報至。中營游擊劉得業請行。不許。右營游擊周鹿龍。飄然魁偉。議論風生。令以兵四百人往。大敗而逃。一貴逐之。迫府治。凱率鎮兵出駐春牛埔。軍中夜驚。黎明帶集。五月朔。一貴來攻。鎮兵內亂。把總楊泰刺凱墜馬。誠首去。右營守備忠胡義千總蔣子龍把總林彥石琳皆戰沒。府治遂陷。事平。詔贈太子少保。賜祭葬。廕一子以守備用。忠義陝西長安人。子龍林彥皆福建閩縣人。琳永定人。爲汀州鎮標中營把總。適帶班兵渡臺。越戰死。馬定國陝西人。爲臺灣南路營守備。死於鳳山。陳元福歙縣人。爲鎮標左營千總。林富福建長汀人。爲南路營把總。皆死於赤山。各予卹。賜祭葬。廕一子以衛千總用。壽文元雲南人。康熙五十七年。任臺灣鎮左營游擊。及是兵敗。走鹿耳門。投海死。贈拖沙拉哈番。子卹。賜祭葬。廕一子以守備用。俱祀忠義祠。

許翼福建海澄人。康熙五十七年。任臺灣水師副將。朱一貴之役。南路既失。總兵歐陽凱出駐春牛埔。翼率水師援之。五月朔。一貴攻府治。鎮兵敗。凱死。雲衝突血戰。與游擊崇功千總林文煌趙奇奉把總李茂吉雷臂大呼。所向披靡。自黎明至日中。矢窮礮盡。雲軍創。墜馬步行。猶子亦數十人。弁兵俱沒。次子方度在旁。頤之曰。吾爲副將。義當死。汝其速突圍出。將安鹿耳門各墩封釘。無異敵。方度從之。雲遂陣沒。事聞。贈卹。拉布勒哈番世襲。賜祭葬。廕一子以守備用。方度後隨參將王萬化攻鹿耳門安平鎮。有功。補臺灣鎮中營游擊。崇功漳浦人。康熙六十年春。任水師左營游擊。巡哨笨港。聞報。以兵還至鹿耳門。見文武營舟逃出。歎

曰。官者兵民之望。官眷逃則人心散。大專去矣。登岸赴敵。埒叩馬請區處家屬。叱之曰。今日遠知有家哉。應軍至春牛埔。手持大刀。左右馳突。遂戰死。贈拖沙拉哈番。賜祭葬。廕一子以守備用。奇逢廣東人。文煥侯官人。茂吉漳浦人。俱賜祭葬。廕一子。以衛千總用。入祀忠義祠。安平人士憫其死。別建五忠祠以祀。羅萬倉陝西寧夏人。康熙五十八年。任臺灣北路營參將。駐諸羅。朱一貴之役。府治既失。萬倉擊鑼戰備。五月初四日。賴池張岳鄭維冕等率衆來攻。萬倉與千總陳徵把總鄭高葉旺分門拒之。而自當其衝。奮勇尤烈。無援。所部略盡。陳碧以鎗刺其喉頤。張岳賴元改揮刀斬之。以頭獻一貴。妻蔣氏見乘馬逃歸。鬻血被證。大呼曰。吾夫其死矣。遂自縊。尋聞。贈拖沙拉哈番世襲。賜祭葬。廕一子以守備用。蔣氏下旨旌表。祀節烈祠。

藍廷珍

藍廷珍字荆璠。福建漳浦人。少勤恪方田。忽有所懷。喟然嘆曰。吾其爲持戟之士乎。族祖理鎮甯山。釋耒從之。康熙三十四年。擢把總。累遷至溫州鎮右營游擊。獲海寇有功。五十八年春。遷澎湖副將。尋授南澳鎮總兵。六十年夏五月。臺灣朱一貴起兵。據府治。聞警。簡師徒。治軍實。上書總督。保請行。並陳進兵事宜。滿保赴廈。途次得書大喜。命滿水陸軍萬二千名。戰船四百餘艘伐臺。而水師提督施世驥已先至澎湖矣。會賊軍略。部署既定。以林亮董方爲先鋒。六月十六日。進攻鹿耳門。克之。復攻安平。再克之。逼府治。一貴敗不敢出。世驥用降者計。夜遣林亮董方率兵千二百從西港仔暗渡。以出府治之背。廷珍見曰。此賊奇計。願彼乘我弊。脫有失。將奈何。世驥曰。然則何如。曰。公宜速遣將弁至瀨口塗壘等處。分道夾擊。某當親率大軍。以繼林董二將之後。方可萬全。府治恢復。在此數日間爾。平明。大戰於蘇厝中。一貴稍却。復戰。追之至水柵。又敗之寫松溪。一貴北去。遂入府治。而世驥至。閏八月。一貴被禽。地方漸平。署臺灣鎮總兵。仍統諸軍。九月。世驥卒。署理提督印務。遂爲杜君英父子而械之。餘黨悉平。滿保以經訓嘉勳。撫畫沿山之界。禁

出入。廷珍復之。略曰。人情安土重遷。既有田疇。寧家婦子。環聚一器。一旦驅逐。不能遁給。以資生之藉。則無屋可住。無田可耕。失業流離。必爲盜賊。一可慮也。其地既廣且隴。宜田宜宅。可以容民畜衆。而置之空虛。無人鎮壓。則是棄爲賊巢。但奸宄便於出沒。二可慮也。前此臺地何人非賊。國公將軍而外。僞鎮不止千餘。今誅之不可勝誅。俱仍安居樂業。而獨於附近賊里之人。田宅盡傾。驅村衆而流離之。隣賊之罪。重于作賊。三可慮也。臺地雖起山間。在郡十居其九。若欲因賊棄地。則府治先不可言。况郎嶺竄無起賊。雖處極邊。廣鑄十倍于羅漢。現在耕鑿數百人。番黎相安。已成樂土。今無故欲蕩其居。盡絕人跡往來。則官兵斷不肯履險涉遠。而巡入百餘里無人之地。脫有匪類聚衆出沒。更無他人可以報信。四可慮也。鑛板抽藤。貧民衣食所係。兼以採取木料。修理戰船。爲軍務所必需。而砍柴燒炭。尤人生日用所不可少。暫時清山則。若欲永永禁絕。則流離失業之衆。又將不下千百家。勢必違誤船工。而全臺且有不火食之患。五可慮也。疆土既開。有日開。無日盛。臺地宋元以前。並無人知。至明中葉。太監王三保舟下西洋。避風至此。始知有此一地。未幾而海寇林道乾據之。顏思齋鄭芝龍與倭據之。荷蘭據之。鄭成功又據之。國家初設郡縣。管轄不過百餘里。距今未四十年。而開墾流移之衆。延袤二千餘里。糖穀之利甲天下。過此再四五十一年。連內山山後野番不到之境。皆將爲良田美宅。萬萬不可遏抑。今乃欲令現成村社廢爲墟。厲禁不能。六可慮也。巽著諸羅令周鍾瓚有消革流民。以大甲溪爲界之請。鳳山令宋永清有議棄郎嶺之詳。今北至淡水雞籠。南盡沙馬磯頭。皆欣欣樂郊。爭趨若鶩。雖欲限之。惡得而限之。職等愚見。以爲人無良匪。教化則剛。地無美惡。經理則善。莫如添兵設防。廣墾開墾。地利盡。人力濟。雞鳴狗吠相聞。而徹乎山中。雖有盜賊。將無遁逃之藪。何必因噎廢食。乃爲全身遠害哉。今竊議于羅漢內門中埔莊。設汛防兵三百名。以千總一員駐劄其地。郎嶺亦設千總一員兵三百。控扼極邊一帶。三六九期。操演之外。准其自備牛種。就地屯田。以爲餘資。雖險遠而弁兵便焉。據榔林在平原曠土之中。杜君英出沒莊屋。久被焚毀。附近村社。人煙稠密。星羅棋布。離下淡水營內埔莊汛助不遠。無庸更議。至各處鄉民欲入深山。採取樹木。或合家甲隣右互結。給與腰牌。毋許荷役需索牌費一分。

一釐。聽從其便。伏讀憲檄。添防之制。宜速議定。以便題覆。夫今所宜題議者。惟羅漢門沙橋而已矣。外此則移八里坌汛千總駐劄後壠。爲半線淡水適中之地。及添註文員諸事。尙未舉行。其餘俱經遵照憲檄。於南路添設淡水營守備。帶兵五百駐劄割園。設岡山守備。帶兵五百。駐劄淡水溪埔。扼羅漢門諸山出沒竄徑。北路添設半線守備一營。帶兵五百。居諸羅淡水之中。上下控扼。聯絡聲援。以諸羅山守備駐劄笨港。培兵二百名。添設下茄苳守備一營。兵五百。郡治添設城守遊擊一營。兵八百。與鐵標三營相埒。再加羅漢門郎橋各添設汛防兵三百。則全臺共計增兵三千六百名。較憲檄前指之數。止多一百。但此三千六百之兵。不須請旨額外添設。就內地各標營分額招募。並速來臺。如往例三年一換。然後內地不至空虛。無顧子失母之病。諸羅地方遼闊。饒長不及。應劉虎尾溪以上。另設一營。半割半綫。管轄六七百里。鹿子港離口岸扼要。離千總僅十五里。不用再設巡檢。將巡檢設在淡水八里坌。兼顧羅籠山後。笨港設巡檢一員。駐劄笨港。佳里與巡檢仍灣佳里與駐劄。兼管目加溜灣。移典史歸諸羅縣治。南路鳳山營縣。雖僻處海邊。不如下埤頭孔道衝要。然控扼海口。打鼓肩螺諸港乃匪類出沒要區。當仍其舊。不可移易。添設鳳山縣丞一員。駐劄塔樓。稽察阿猴林篤佳等處。彈壓東南一帶山莊。下淡水巡檢一員。不計留郡。仍令駐劄下淡水。稽察淡水以南各莊及諸海口。臺鳳諸各縣各總鄉壯五百名。在外縣丞巡檢各總鄉壯三百名。無事則散之隴畝。有役則修我戈矛。鄉自爲守。人自爲兵。此萬全之道也。滿保隨之。乃罷議。六十一年。廷議以兩次平臺。皆先駐軍澎湖。而後進兵。將移總兵官於此。而府治僅設陸路副將。廷珍以爲不可。上書論之。語在軍備志。而提督姚堂亦上奏。仍以總兵官駐臺灣。廷珍乃籌善後之策。勸鑾城。增戍兵。行保甲。嚴團練。語多可採。以次班師。雍正元年冬十月。授福建水師提督。加左都督。世襲三等阿達哈哈番。既至。整飭軍務。信賞必罰。愛惜賢才。所汲引者。多位至節鉞。軍民皆歡戴之。七年冬十一月。卒於任。年六十有六。備祭治喪。贈太子少保。諡襄毅。孫元枚亦有名。元枚字簡侯。乾隆三十三年。以世職廣廣東參將。尋擢副將。三十八年。遷臺灣鎮總兵。調金門鎮。四十九年。授江南提督。五十二年。臺灣林爽文起兵。南北逼寇。諸將無功。廷議以元枚熟悉情形。命馳驛泉州。署

陸路提督。時水師提督黃仕簡陸路提督任承恩擁兵不進。詔奪承恩職。以元枚代之。四月。參贊軍務。督福建兵二千。由浙江渡鹿港。進規彰化。後至浙兵。亦歸節制。六月。會總兵普吉保攻柴坑。獲勝。下旨嘉獎。賞戴雙眼花翎。尋奏約會柴大紀夾攻六門。未平。八月。卒於軍。下旨憫悼。贈太子太保。發帑治喪。賜祭如禮。諡襄毅。易名之典。與乃祖同。亦佳話也。

林亮字漢侯。福建漳浦人。生四歲喪母。伶丁孤苦。然性不羈。好結納當世賢豪。嘗曰。男子桑弧四方。安能屈守鄉閭。長爲農夫沒世哉。屬濱海多事。決意從戎。習騎射刺擊。留心海務。烏澳險夷。舟航利鈍。營陣戰伐。靡不講求熟悉。識者視其有將材矣。康熙四十五年。摺臺海水師右營把總。累遷至澎湖右營守備。六十年夏。朱一貴起事。全臺俱陷。文武守臣或死。或逃澎湖。澎臺隔一水。居民洶洶。澎協將弁以孤島難守。僉議撤歸廈門。各出屬登舟。亮力排衆議。按劍厲聲曰。朝廷封疆。尺寸不可棄。我等享昇平。食祿廩。捐輸報國。正在今日。焉有鋒刃未血。而相率委去耶。大丈夫死忠義耳。寧能駢首市曹。爲法吏所辱。請糞兵船。守禦要害。決一死戰。戰不捷而亮死。公等歸亦未遲。皆曰諾。願死守。亮馳出江干。申主將號令。驅官民家屬各登岸。敢言退廢者斬。衆心始固。又以臺米弗至。慮行間乏食。捐家財。買穀碾米給軍。製造攻戰器械及諸軍需。以俟進討。既而水師提督施世驤南澳總兵官藍廷珍流兵至澎。以亮與千總董方爲先鋒。領舟師五百七十人。自澎進發。六月十六日黎明。至鹿耳門。奮勇爭先。以六艦冒死直進。遙望破臺火藥堆積。命施巨礮攻之。軍火起。即奪破臺。乘勢攻安平。又克之。鹿耳安平皆天險。臺之要害。一日兩捷。清軍大振。十七十九兩日。又戰於鯤身。亮駕舟夾擊。橫衝敵陣。朱軍又敗。退保府治。已而世驤命亮與董方魏大猷洪平率兵千二百人。由間道暗渡西港。以出府治之背。廷珍復統大軍繼之。二十二日黎明。大戰於蘇厝甲。連戰連捷。遂復府治。紀功第一。總督滿保以軍前諸將。問誰可當大任。廷珍復曰。水師提標營游擊林秀。南澳鎮左營守備呂瑞麟。皆剛復傲上。有好大飛揚之氣。然膽略並優。勇敢出羣。實國家之驍將也。秀於誇。瑞麟沉鷲。秀不拘細證。瑞麟凜於操持。弗撻節施。二人俱弗肯已。但瑞麟似較遠大爾。聞安協左營游擊未文。小心謹慎。雖剛毅

不足。而可當一百藩籬之寄。汀州鎮左營游擊王紹緒。教飭營伍。有輕裘緩帶之風。福寧鎮右營游擊郭祺。老成練達。海壇鎮左營游擊謝希賢。簡易果敢。雖不無鹵莽之慮。要自瑕不掩瑜。撫標左營游擊邊士偉。曉暢軍務。金門鎮右營游擊薄有成。質直嚴肅。陸路提標右營守備康陵。壯猷沉厚。漳浦營守備蘇明良。謙和謹飭。烽火營守備蔡勇。雄偉樸實。興化協左營守備劉永貴。剛勁端嚴。諸人氣度。似與偏裨稍別。皆太平之良帥也。澎湖協右營守備林亮。平蕞首功。且有抗守澎湖之大節。人品將略。在軍前諸將以上。提鎮之任。靡所不宜。將軍標右營游擊魏天錫。海壇鎮右營守備魏大猷。係同胞兄弟。皆奇諳水性。能頂盔束甲。游海面。又能赤身入海底。潛行一二百里。如安平鎮至臺灣府水程五十里。大猷天錫入海中潛行。頃刻即至。同安營守備葉應龍。銅筋鐵骨。刀棍不能傷。以石擊其頭。石反碎。三人皆奇傑卓犖。非尋常將弁可比。異以封疆。誰曰過分。但魏天錫已病。恐不及待節餞餉。千總董方胡廣王郡林君卿。皆將帥才。董方好大矜功。恐未免爲人所嫉。胡廣勇銳英發。王郡厚重精明。殊不可量。林君卿果敢質實。固憚勤勞。四人皆志切上進。不願以偏裨自擬。雖現居下弁。勃勃有封疆之氣。未可以名位微末少之。滿保得嘗大喜。以白金四百兩勞亮。手書褒揚。副團安平水師副將。而瑞麟等多官至提鎮。如廷珍言。

劉得紫字樹公。直隸文安人。寄遼陽。遷家焉。父朝襄爲江夏知縣。卒於官。少孤苦。好讀書。尤工騎射。康熙四十七年。由步軍校累遷至侍衛。五十九年。調臺灣鎮中軍游擊。六十年夏四月。朱一貴起事。得紫請討。總兵歐陽凱不許。遣右軍游擊周應龍往。敗績。一貴逃文府治。凱率所部駐春牛埔。得紫從。五月朔日。大戰於中路口。鎮兵覆。遺敵不克。遂被禽。縶之學宮朱子祠。以禮之。不得死。一貴聞其義。遣人進食。不食。數日同難陳士珍貽紫陽綱目三卷。且夕讀。幾忘飢渴。七日仍不死。把總張文學贊禮生陳時遇知其意。親爲羹粥勸進。得紫流涕曰。食祿不分憂。乘馬不濟難。縱彼憐我而生。吾何面目見東寧父老乎。當是時一貴與杜君英謀相併。不和。諸生林皋劉化離言其事。始少食。衆餽金錢衣物相繼。有舊兵見其臥地。移一榻與之。泥水匠亦隨一瓢。皆不識其名。六月十六日。官軍克鹿耳門。復安平鎮。得紫聞之大喜。越數日。一貴敗。守

者盡去。乃特出。即統帥麾下。請立功贖罪。募壯丁百五十人隨征北路。歷戰有功。閏月初七日。薄尾莊人以計禽一貴。得紫領兵應之。專平。臺人士以其守節白於總帥。請賞之。

楊殷阮王

楊文魁字子偉。號逸齋。奉天人。康熙二十三年。以都督僉事任臺灣鎮總兵。時臺方歸清。疆域初文。文魁分布營汛。講求軍務。又立義塾。延內地名儒爲師。習學田。資膏火。以是來者愈衆。始文魁爲大學士巴泰所舉。及蓋理入覲。上問臺灣總兵若何。對曰。練兵馬。興學校。漸已奉公。兵民相安。每日惟食腐菜。翌日。上謂巴泰曰。楊文魁爲封疆大臣。惟食腐菜。可謂清矣。時蓋理奏言臺灣屯田。可省兵餉。欲於臺兵萬人之中。以四千發屯。專下督撫提鎮議奏。文魁疏言。臺灣之田皆民業。奪爲兵田。已萬不可。況兵皆內地調徙。父母妻子。隔海相望。誰肯舉家渡海。以事屯田乎。從之。兵民皆喜。及舉軍政。被劾者無怨言。嗣所拔將弁。多至鎮帥有聲。二十六年。陞本旗副都統。兵民念其德。繪像立祠。未至京。擢都統。

般化行字熙如。陝西咸陽人。年二十中武科。康熙八年。成進士。二十六年。任臺灣鎮總兵。臺爲海外奧區。閩粵分處。民俗尙武。而生熟番又居其間。號爲難治。化行既至。宣布德教。軍民無猜。時方議築城。化行以地多浮沙。易震動。不可築。而孤懸海外。唯仗中國威靈。軍民一心。以屏藩之。議遂止。乃僅建鎮署木城。繕甲厲兵。時其訓練。以壯軍容。初鄭氏行水歷鏡。及歸後。有司請更鑄。部頒臺字錢式。臺錢較小。不能行於各省。商旅得錢。必降價易銀錢。錢日多而錢日賤。每銀一兩至易錢三四千文。而給兵餉則銀七錢三。以官值市物。民多閉關弗與。幾激變。化行嚴防剽論。屢請停鑄。督撫不聽。及調鎮襄陽。入覲。乃言其弊。上愕然曰。此大有關係。若在任時。胡不言。對曰。武臣不敢與錢穀事。命具疏。果終於通政司。再上。並以上旨白之。始得達。下戶部議。不行。又下福建督撫議。乃停鑄。兵民咸便。越數年。移鎮寧夏。後以從征厄魯特有功。事在清史。

阮紫文字子章。號鶴石。福建漳浦人。父買江西。遠寄籍新喻。年十一。能屬文。而性剛猛。好弄刀槩。鄰兒畏之。十三補諸生。越十二年乃舉於鄉。數應春官不第。巡撫張伯行邀入鰲峯書院。以諸洛閩之學。分錄先儒書。五載。乃歸養母。康熙五十一年。以說海賊陳尙義投誠。召見便殿。上問曰。寄生此行良苦。頗驚怖否。對曰。臣仰仗威靈。頑梗革面。無所怖。議功爲知府。授廣涼。未行。改授廈門水師中營參將。明年。詔北路營。諸羅知縣周鍾範。循吏也。一見如舊。戢吏卒。撫番黎。飭部伍。躬履沿海。增置營汛。北路地方千里。線以上。民少番多。大肚牛犢吞霄竹壘諸處。山川與鬱。水土苦惡。南嶽淡水窮年陰霧。罕晴霽。磯磯所產。毒。薰蒸。戍卒多病死。巡哨未至。文擬往視。左右諫止。不聽。自齎帳落。具脯糒。日或於馬上賦詩。召安燃燭紀所歷地畧山溪風候土俗。爲文祭戍亡將士。悽愴激烈。聞者感泣。山谷諸番具牛酒迎。一一拊循。召社學番童坐幕下。與之語。曰吾汝師也。毋懼。能背誦四子書者。旌以銀布。爲講孝弟力田之道。諸番咸喜。竟中瘧病。遷福州城守營副將。赴京遭劇。卒於宿還。年五十。

王郡字建侯。陝西乾州人。康熙六十年。以千總從軍。收復臺灣有功。後爲南路營參將。雍正六年。匪臺灣鎮總兵。七年。平鳳山山豬毛番之亂。九年。彰化大甲西番林武力反。北路騷動。而鳳山吳嗣生亦乘勢起事。總兵呂璠驛方番。府治空虛。時郡已授水師提督。聞報。急遣游擊李榮率兵往。已而謀告福生攻陣頭甚急。卽自統兵夜發。與參將侯元勳守備張玉三路會攻。福生敗走。越日就擒。鳳山平。璠驛無功。且被圍。徵兵府中。總督郝玉麟檄郡討番。郡至鹿港。遣參將李蔭樞游擊黃貴等合兵攻陶京說。參將靳光瀚游擊林黃彰等各扼隘口。途渡大甲溪。直抵其地。屢有斬獲。林武力敗走南日山。地絕險。僅有樵徑。郡督師而上。躬冒矢石。開破以攻。聲震山谷。進搗其巢穴。焚積聚。率番畫幅。各乞降。遂縛林武力以獻。斬之。北路平。乃統水師提督之任。

林滿州人。乾隆五十八年。任臺灣鎮總兵。臺灣之兵皆調自福建。各分氣類。私立公廬。以爲聚議之所。提督之兵據臺南坊。同安之兵據東安坊。同安鎮詔安雲霄兩鎮鎮北坊。本地募兵亦據西定坊。各擁一隅。包圍聚

賭。衆莫敢犯。小則廢。越貨。大則挾械以爭。有司畏其敢治。將弁亦隱忍聽之。縱其變也。林至聞其事。嚴治之。諸兵挾衆繳刀銃。林許之。示期。令五人爲一牌。以次入繳。林乃張軍幢。置令箭。傳五人入。久之不出。又傳五人。亦不出。如是者三。諸兵在外待。頃之擲五頭出。衆驚走。其已入者叩頭求免。乃杖而革之。一軍肅然。

建嶺曰。臺灣爲海疆重鎮。水陸之士。號稱萬人。而寄其權於總兵。給方印。建旗鼓。以節制民番。其任大矣。文憑清操。不奪民田。必行惠民。詭言錢窖。王郡嚴明。咸加醜腐。奎林沈毅。法勤厲兵。曷皆干城之選也。若文之循循儒雅。馬上賦詩。尤有投壺之戲焉。

卷三十一 列傳三

王世傑

新竹固土番之地。粵控北部。文物鼎盛。雖然其地。險峻難攻。可以施其義而況彰化。然當二百數十年之前。猶一荒昧之域也。鹿豕所游。蓬蒿所宅。我土民入而居之。有餘其荆棘。驅其獠獍鹿豕。以長官子姓。至於今是賴。初永歷三十有六年春。北番。新竹竹塹等社。延平郡王克塽命左協理陳維翰帥師討。諸番皆爾。時有五世傑者。運餉有功。師旋。許其開墾。而竹塹乃我族處矣。

世傑泉州同安人。來臺爲賈。既得墾田之令。集泉人百數十人至。斬茅爲屋。先墾竹塹地。就番田而耕之。引水以溉。歲乃大稔。其地卽今縣治之東門大街以至暗街也。已又墾西門大街至外棘脚。治田數百甲。來日衆。縣治一帶。皆爲鋤耨所及矣。世傑既以力田起家。又與番約互市。爲餽牛梗。竹番自御後。力徵人寡。不敢抗。而墾務乃日進。康熙五十餘年。始墾濱海之地。曰大小南勢。曰上下羊寮。曰虎仔山。曰油車港。曰南莊。凡二十有四社。爲田數千甲。歲入穀數萬石。既又墾通河之地。曰橋林頭。曰後湖莊。曰八卦厝。曰牽雅。曰金門厝。曰姜寮。曰北莊。凡十有三社。傑然一方之雄矣。當是時新竹尚未設治。諸縣政令僅及半城。大肚吞霄諸處。山川粵鬱。水土苦惡。河漢淡水窮。罕晴。鄉民以殺粵人。康熙四十有九年。始設淡水防兵。及期生還。賊不能三之一。巡哨未有至者。而世傑獨苦心孤詣。盡苦至。拚手胼足。與佃農共甘苦。故來者日衆。而富巨萬矣。族人王列自泉來。世傑命其子給其實。用以織。故竹塹寺特盛。卽今之亭仔園也。世傑既死。其子不睦。析產以居。乾。又與鄭氏構訟。案懸。累年不決。家乃中落。然世傑以一匹夫。盡其毅力。鼓其勇氣。以拓大國家版圖。功亦偉矣。世傑既沒。從其後者又若而人。雖微不足道。

謂亦有於墾土者也。故附傳之。

徐立為廣東陸豐人。雍正三年。開墾新莊仔之地。越二年。有徐真壽黃君壽亦陸豐人。合墾員山頂坑頭厝等。而同其人曾圖誌與拓之。

歐青山廣東海豐人。雍正八年。開墾員山仔之福興莊。而陸豐之黃海元張阿春亦以其時合墾樟柳仔之福興莊。及東勢之地。

李菊福建同安人。以雍正六年。往墾後湖田九厝車路頭。至是告成。

郭榮榮福建惠安人。雍正九年。往墾上山脚下山脚山邊等地。其縣人范善成亦墾求竹園仔之田。

徐錦宗亦陸豐人。以雍正十年。墾成茄寮坑之地。

歐天送亦同安人。以雍正十年。與南安會六偕拓大莊綠頂厝之地。而惠安湯夢虛亦墾頂樹林。至是告成。

梁朝宗亦陸豐人。來臺之後。開竹塹地墾人稀。農功未啓。雍正十一年。偕其縣人黃魁與官阿榮合墾十一股之福興莊。及中帶大竹園下坑頭厝等地。翌年告成。其時有鎮平巫阿政往墾青埔仔。同安許判生溫明鼎合墾後面

坑仔頭下坑仔脚坑仔窟。南安張春始亦墾大厝莊。各建村莊。以墾而墾。而竹塹之墾務愈盛。

陳仁愿福建晉江人。謀墾番地。與中港莊番約。歲納其租。招集佃農。以拓香山之地。初香山原在界外。與

龜香。番不知耕稼。仁愿乃墾成之。鹽水港亦中港社番之地。與香山對峙。為泉人所拓。凡十數社。

周家亦晉江人。乾隆二年。始來竹塹。往拓治東六張寮之地。則昔之霧嶺毛毛也。

美朝鳳亦陸豐人。以乾隆二年。往墾紅毛港附近。港在治之西北。濱海。西班牙人據北時。曾續舟於此。故名。其後為竹邑互市之埠。

林耳順泉人也。以乾隆四年。集閩粵之人三十餘。與中港社番約。從事墾田。數年之間。遂建蟠桃菁埔等十二

社。多者百數十人。少亦二三十人。各開田廬。開溝洫。為久住計。十六年。鎮平人林洪吳永忠溫殿玉黃日新

羅德達等。共募流氓。以開上下田寮。而頭份一帶之地。皆為墾人有矣。

許山河福建漳浦人。乾隆三十餘年來臺。與社番約墾港之地。而彰化張徵揚者先拓其海口。已而泉屬之人後
先戾止。遂成一大家。以與泉州互市。爲竹塹通海之埠。

漳浦曰。宋一貴之役。漳浦盡歸元軍來虜。著東征集。其論竹塹也。曰其地平坦。極膏腴。野水縱橫。處處
蒨涉。俗所謂九十九溪者。以爲水滄。開田疇。可得屯田數千頃。農墾民發數十萬。臺北民生之大利。又無以
加於此。然地廣無人。野番出沒。必棋置村落。設營汛。募民居。而後及農畝。當事者往往難之。是以至今棄
爲民害。不知此地終不可棄。該倭郡邑之規模。半線淡水中間。又爲往來孔道衝要。即使半線設縣。距竹塹
二百四十里。不二十年。此處又將作縣。氣運將開。非人力所能邊御。必當因其勢而利導之。以百里膏腴天地自
然之樂利。而懼煩棄置。爲百姓首領疾處之區。不知當事者於心安否也。有官吏。有兵防。則民就樂如歸市。
立設高家。不召自來。而番書亦不待驅而自息矣。連橫曰。善乎鼎元之言也。天下氣運所趨。每每自北而南。
而臺灣則自南而北。鄭氏之時。僅有承天。濁水以北。羈縻而已。及朱一貴平後。半線作縣。而竹塹置淡水
廳。成爲保民。以啓北鄰。屢屢乎且日進矣。一緒元年。臺北建府。而新竹爲縣。北部之富庶漸邁臺南。前之
所謂番地者。無往而不爲漢人拓矣。經營締造。以迄於今。是誰之力歟。語曰。作始也簡。成功也巨。烏乎。
可不念哉。

吳鳳

士有親身成仁。大則爲一國。次爲一郡。又次則爲友而死。若荆軻聶政之徒。感恩知己。激憤舍生。亦足以振
懦夫之氣。成俠客之名。歷百世而不泯也。嗚呼。如吳鳳者。則爲漢族而死爾。迄今過阿里山者。莫不談之噴
噴。然則如鳳者漢族豈可少哉。頂禮而祝之。范金而祀之。而後可以報我先民之德也。吳鳳諸羅打貓東堡番仔
潭人。字元輝。少讀書。知大義。以任俠聞。中。康熙中。諸番內附。守土官募識番語者爲通
譯。鳳爲之。勇敢。諸番畏之。五十一年。爲阿里山通譯。阿里山者諸羅之大山也。大小四十八峯。社

各有會。所謂殺者，人謂之。雖因。射獵爲。嗜殺人。漢人不敢至者。前時定與番約。歲以漢人男女二人與番。番欲殺時。殺以祭。謂之作。猶報養也。屠牛羊。聚歡呼。以歌頌其祖若宗之雄武。然猶不守約束。時有殺人。而官軍未敢討。鳳至。聞其事。嘆曰。彼番也。吾漢族也。吾必使彼不敢殺我人。或曰。有約在。彼不從奈何。且歲與二人。公既無害也。鳳怒叱曰。而何卑耶。夫無罪而殺人。不仁也。殺同胞以求利。不義也。彼欲殺我。而我則與之。不智也。且我輩皆漢族之健者。不能敵而制之。已非男子。而又奴顏婢膝。以媚彼番人。不武也。有一於是。乃公不爲也。其年番至。請如約。鳳贊之。告曰。今歲大熟。人難購。吾且與若牛。明年償之。番諾而去。明年至。又給之。如是五年。番知鳳之終給已也。羣聚謀曰。今歲不與人。則殺鳳以祭。聞者告鳳。鳳曰。吾固不得去。且吾公等將奈何。彼番果敢殺我。吾必爲厲鬼。必殲之無遺。鳳居固近山。伐木抽藤之輩百數十人。皆矯健有力者。編爲四隊。伏隘待。戒曰。番逃時。則起擊。又作紙人肖己狀。每日散髮。是長刀。騎怒馬。面山立。約家人曰。番至。吾必決鬥。若聞吾大呼。則亦。趣火相。放爆竹。以佐威。越數日。番會至。從數十人。奔鳳家。鳳危坐堂上。神氣飛越。僉告曰。公許我以人。何背約。今不與。我必不歸矣。鳳叱曰。悉奴。吾死亦不與若人。番怒。鳳亦答之。終被殊。大呼曰。吳鳳殺香去矣。聞者亦呼曰。吳鳳殺香去矣。鳴金伐鼓。聲震山谷。番驚竄。鳳所部起擊之。死傷略盡。一二走入山者。又見鳳至之。多悍死。婦女羅。匿室中。無所得食。亦槁餓死。已斃瘦骨。四十八壯番莫不見鳳之馳逐山中也。於是羣聚語曰。此必吾族殺鳳之罪。今當求鳳恕我。各社舉一長老。徇甸至家。跪請曰。公靈在上。吾族從今不敢殺漢人。殺則滅。埋石爲誓。自是乃安。尊鳳爲阿里山神。立祠禱祀。至今入山者皆無害。連橫曰。鳳之死也。或言康熙五十七年。或言乾隆三十四年八月十日。相距竟五十二年。余以後說確也。崇一貴既平之後。阿雲由番始內附。則鳳爲通事。當在乾隆時也。鳳生於康熙三十八年正月十八日。歿時年七十有一。配陳氏。生二子。曰打援。曰打巽。光緒中。其裔詞請列祀典。嘉人士亦以爲言。未成而遭割臺之役。然鳳之威稜。至今猶在阿里山也。君子疾廢世而不稱。如鳳者豈有死哉。

施榜吳張

施世榜字文讀。初居鳳山。性古。善楷書。康熙三十六年拔貢。選爲儒教諭。嗣遷兵馬司副指揮。好行善舉。宗姻賦歸多田池。後居郡中。建聖德。又捐金二百。以修鳳邑學宮。置田千畝。爲海東書院膏火。士多頌之。子五人。均以文顯。少子士勝亦拔貢。授古田教諭。嘗遵父命。捐社倉穀千石。臺灣縣志稱其踐行。初年。初開。平原萬頃。溪流分注。而農功未啓。荒穢於鹿家之鄉。五十八年。世榜集流民。以開東螺之野。並引渭水岐山以溉。工竣。而流不通。世榜慮之。募有能通者予千金。一日有林先生見。曰。圃子欲興水利。而苦無策。吾爲子成之。問其名。不容。於是相度形勢。指示開鑿之法。曰。某也。而高宜平之。某也。而低宜浮之。某也。流急宜道之。某也。溝狹宜疏之。世榜從其言。流果通。衆以世榜力。名施厝圳。又曰八堡圳。以彰邑十三堡半之田。而世榜一溜八堡也。歲徵水租數萬石。施氏子孫累世富厚。食其澤。嘗城之成也。榜張盛宴。率千金爲壽。辭不受。亡何竟去。亦不知所終。佃農念林先生功德。祀爲神。至今不替。

楊志申字燕夫。臺邑人。居東安坊。少孤。事母孝。昆仲六。志甲其次也。善視諸弟。易以立身齊家之本。康熙二十四年。知府蔣毓英將拓建學宮。志申父墓在焉。告之。請從而獻其地。毓英嘉之。爲擇穴於魁斗山麓。平坦如掌。大可二三畝。臺人謂之金盤將珠。旣葬。復告之曰。子素行孝義。子孫必有昌者。雖然子當遠徙。十稔之後。可致巨富。當是時半線初啓。草萊未墾。志申途適焉。居於柴坑仔莊。貧番田而耕之。督率諸弟。盡力農功。數年家漸富。闢田亦愈廣。遂鑿二八圳引福羅之水以溉。潤田千數百甲。歲入穀萬石。己又鑿福馬。墾潭城。緣東西兩堡之田。皆楊氏有也。又以其餘力。開墾淡水之佳厝埔金包里。歲亦入穀數千石。家畜佃戶二千八。鋤耨並進。半線景象。以是日興。雍正元年。遷建縣治。移居東門街。志申既富。嘗行其德。宗族。在鄰里。賑貧乏。治橋梁。邑人莫不稱之。初臺邑學租歲用不敷。首捐彰田以充。歲可入粟百六十有六石。又以文廟燈油諸費無出。言於臺縣調募。願續捐。未行而病且革。命其子劉鳳昌之田百九十有六石。曰

翰慶吾言。非爲子孫求福應。女曹區能讀書爲人。毋負吾志可矣。卒葬彰化。後循衆議。祀臺邑孝節祠。以長子振文貴。追封中憲大夫。振文少讀書。識大體。入郡庠。納資爲知府銜。林爽文之役。陷彰化。殺守吏。遣略南北。勢張甚。聞振文名。具幣聘。不從。途遁入海。購以千金。不得。爽文怒。毀其父墳。振文入泉州。時大將軍福康安帥師平臺。駐廈門。募有能悉臺中情事者。有司以振文對。康安遣使招之。振文入謁。歷陳形勢。康安大喜。命先率一軍入臺。以中營紀總二外委六戰兵三百。供驅策。振文至泉州。自募勇三百。飛渡鹿港。檄合莊衆。備迎大軍。凡投誠者。給以盛世良民之旗。止勿殺。又募鄉導百人。分置各軍。以是城中虛實。山谷險夷。皆瞭如指掌。康安既復彰化。振文隨軍出征。備咨詢。事平。以振文原註知府。將奏請卹用。辭以去請吏治。乃賞戴花翎。子應選亦有名。

吳洛字懷書。泉州晉江人。父家槐爲漳州鎮總千總。兄弟三人。伯仲無祿。洛性孝友。侍隱下。撫諸姪如己出。雍正十七年。以軍功咨部。加衛守備。召受札。以親老辭。設教於里。究心經世之事。乾隆十五年。舉明經。已而父移。服闋。游臺郡。入某公幕。當是時彰化初戢。曠土荒蕪。沿山一帶。地尤肥沃。洛募佃以墾。築墾墾田。親董其役。先拓丁臺之野。次及阿罩霧萬斗六。皆番地也。草萊既闢。至者日多。遠至南北投莊。轉流都聚。歲可入穀萬石。遂宗於邑治。洛既富。建宗祠。刊家乘。置祭田。割租千五百石以與諸姪。追念故鄉。捐資以修泉郡學宮。又勝良田爲南源書院之費。在臺亦分捐海東白沙兩書院之租。各數百石。凡有義舉。罔不襄贊。嘗道嘉之。畧贈匾額。曰儒林藻楷。曰清時碩彥。卒後。追封中憲大夫。有子十三人。曰南金。納資爲州同。曰海輝。乾隆十八年拔貢。曰道東。六十年歲貢。餘子亦多入庠。書香不替。

家振萬彰化人。居滬興墟之葫蘆墩。力田起家。擁資巨萬。附近之地皆香有。土厚泉甘。而不能耕。前時岸邊社番曾請墾。蓋繼和縣風氣流傳之。願其地絕廣。久置荒蕪。乾隆初。振萬乃邀墾泰兩姓。募佃合墾。厥田上上。產稻糧。一歲兩熟。然皆旱。引大甲溪水。自臺南內山流出。應以通。遍溉岸裡阿厘史等社。凡千餘甲。歲入穀數萬石。家愈富。子孫猶食其利。至今葫蘆墩米尙冠全臺。

林群泉州人。居彰化之鹿港。聞內山土廣而肥。足以致富。遂鳩集資本。募佃農。以嘉慶十六年。至牛羶糠。開墾竹仔脚山之南麓。鑿導渠水。以溉其田。凡百數十甲。越數年。爲大水所沒。僅存二十餘甲。先是乾隆四十五年。有泉人楊東與者入墾集集。亦番地也。至者絕少。連橫曰。墾土之功大矣。天下之富在農。而臺灣又農業之國也。世榜志申皆以務農起家。爲邑望族。好行其德。固非斤斤於私蓄也。夫上富階時。中富投智。下富任力。而今之鄙夫。乃忘遠大之謀。而爲微倖之計。欲以追武陶猗。坐致萬金。抑亦愚矣。

林胡張郭

林成祖福建漳浦人。世業農。慨然有遠大之志。當是時淡水初啓。地利未興。欲謀墾田。苦無資。朋輩助之。物數百金。以雍正二十年來臺。居大甲。貸番田而耕之。厥土黑墳。一歲兩熟。成祖能耐勞。備田課耕。家乃日殖。於是鑿大甲圳。引水以溉。歲入穀萬石。拓地漸廣。乾隆十五年。復墾擺接與直二堡。給與佃戶。每甲繳租八石。願常苦旱。乃鑿大安圳。引內山之水以入。圳寬二丈四尺。長十餘里。過早溪。埋土管於下。以相灌溉。而一遇洪水。輒壞。經營數年。糜財十餘萬。始成。灌田千餘甲。歲入穀萬餘石。既復鑿永豐圳。穿山而流。亦灌數百甲。當是時南勢角中坑一帶。野香出沒。諸佃患之。成祖稟准淡防廳。自備餉精。設隘墾。東至秀朗溪。西至擺接溪。南達擺接突。北及武勝灣。早夜巡防。害稍戢。而成祖亦移深坵莊。爲今枋橋城外。所墾之田。曰新莊。曰新埔。曰後埔。曰枋寮。曰大佳臘。歲入穀十數萬石。林爽之役。彭淡林姓多株連。成祖亦逮訊問。次子海門素有才。攜巨金。入京謀救。漳浦蔡新爲太子太傅。方重用。海門以鄉人禮見。新嘉其孝。留之家。妻以女。成祖得免。還其產。途次海門溺水死。成祖既歸。年老。猶日課農事。與衆同甘苦。後墾里族之野。或勸其少息。曰我生長農家。義當食力。何可坐而燕安。況此爲國家之地。久置荒蕪。開之亦是生利。故能以一人之力。墾田數千甲。一時稱巨焉。卒年七十有二。長子海籌以大安圳崩。傾資修之。產

稽奇。三子海廟。海廟之。亦開晴坑塢。能世其家。

胡燏猷字榮林。永定人。以無算捐捐例貢。乾隆初來臺。居於淡水之新莊山脚。時新莊方駐巡檢。而與直堡一帶多未闢。燏猷就淡水廳請墾。出資募佃。建村墾。墾墾塢。盡力農功。不十數年啓田數千甲。歲入租穀數萬石。翹然爲一方之豪矣。燏猷固讀書。念漢水文風未啓。鄉里子弟無可就傳。二十八年。自設義塾。名曰明志。捐置水田八十甲餘。以其所入供膏火。又延名師教之。肄業者常數十人。淡水同知胡邦翰聞其事。詳請改爲書院。燏猷竭廷璋嘉之。立碑以紀。則今之明志書院也。觀香山在八里空堡內。東瞰平原。西臨大海。危峯古木。境絕幽邃。燏猷登其上。建佛寺。置香田。至今遂爲名利。燏猷既富。遂居於此。而舊志不傳其人。故不詳。

張必榮淡水高山堡人。力田致富。乾隆三十一年。與族小補世合築永安塢。引擺接溪之水。造大陂以灌之。度規通流。長三十里。前時海山多旱田。及成。足資灌溉。而擺接塢之西盛和仔林。與直堡之新莊頭二三重埔等。皆仰其水。凡六百餘甲。故又稱張厝塢。而必榮復與吳際盛合築福安陂。亦引擺接溪之水。以溉堡內之田三百餘甲。上自石頭溪。下至三角埔。後以大水沖流。業戶於衝益乃集佃修之。殆是有劉承續者。亦海山堡人。以乾隆二十六年。築萬安陂。引擺接溪之水而入。至與直堡之新莊。以灌中港厝之田。亦數百甲。

郭元汾字錫璠。漳人也。乾隆間來臺。居淡水大佳臘堡。墾田樹穀。撻資厚。時拳山一帶多荒土。而水利未興。乃僱丁墾塢。引新店溪之水。自大坪林築陂灌之。穿山度視。至溪仔口。又引至挖仔內。過公館街。抵內埔。分爲三。溝澮縱橫。長數十里。臺北附近之田皆資灌溉。凡千數百甲。既成。名金合川塢。而佃人念其功。稱澮公塢。

連崇曰。今之臺北。古之所謂荒土也。鄭氏以我罪人。康熙四十七年。泉人陳順章始墾大佳臘之時。爲今府治近附。而舊志不載。故老不能言。惜哉。成祖崇猷嘗以農長而勤稼穡。鑿渠引水。利澤孔長。至今猶受其賜。是誠有功於墾土者也。夫以臺北今日之富庶。文物典章。燦然美備。苟非我先民之締造艱難。詎能一至於此。

而居是邦者。乃忘筆路藍縷之功。而爲奢華淫靡之行。何其昧耶。

臺東拓殖

連橫曰。臺東天府之國也。平原萬畝。可農可工。而森林之富。礦產之豐。久爲世人所稱道。願開闢二百餘載。而少有經營之者。嘉慶元年。漳人吳沙募三籍之氓。入墾蛤仔寮。開地數百里。乃建噶瑪蘭廳。語在吳沙傳。自是臺東之北稍有至者。光緒元年。牡丹之役既平。欽差大臣沈葆楨奏設恆春縣。割鳳山絕南以擴其地。而臺東之南亦有至者。當是開山撫番之議既行。以編兵吳光亮帥中軍。同知袁開柝帥南軍。提督羅大春帥北軍。三道而入。募商工隨行。設招墾局。獎勵移民。建卑南廳以理之。於是至者日多。漸有關門廬長子孫之計。十一年。建省。陞卑南廳爲臺東直隸州。而臺東之局勢一展。然當開闢之時。天氣瘴毒。野獸猖獗。生番出沒。而我先民如陳文賴科吳全輩。入其地。闢其土。利用其物產。勇往不屈。險阻備嘗。用能以成今日之富庶。其功業豈可泯哉。今列其行事。舉其壯志。亦足以爲後生之策勵也。陳文彰化人。居淡水。年少豪俠。與友林侃合資。往來沿海。康熙三十二年。遭風。舟至歧寮。其地爲生番所處。未嘗與漢人通。文至與互市。居經年。略通番語。始能悉其港道。漢人之至臺東者自文始。

賴科亦居淡水。爲鷄籠通事。素勇敢。每出入番社。聞後山有番。欲通之。康熙三十四年秋八月。率壯者七人。度高山。晝伏夜行。歷數十番社。達崇爻。番喜。導遊各社。黍黍芄芄。比戶殷富。語科曰。吾族聚居此地。已數百年。而野番來掠劫。殺人爲害。欲約西番夾擊。間阻不得通。若歸。寄語長官。若能以兵相助。則山東爲人。亦將鑿山刊道。和陸往來。共爲天朝之民矣。科既與番狎。撫之歸附。附阿里山番韓餉。凡九社。曰均榔。曰斗雞。曰竹脚宜。曰薄薄。曰芝蘭武。曰機密。曰貓丹。曰丹朗。曰水登。計有四百八十戶。男女可二千人。每歲贖社者以小舟載烟布鹽糖農具與易。歲一往返。同行播冬亦勇士也。

林漢生淡水人。以乾隆三十三年。召弟八與弟仔難。地在臺之北東。三面負山。東臨海。土壤肥饒。而番性

悍。輒出殺人。漢生竟被害。衆亦散去。其後吳沙乃織成之。

吳全亦淡水人。力田起家。開臺東之富。與其友吳伯玉合謀開墾。道光八年。全募噶瑪蘭人二千八百餘。至其地。築土城以居。割田畝。興水利。數年漸成。而瘴氣所侵。居者多病死。士番復時出沒。全百計防備。莫能濟。憂勞以死。伯玉亦率衆去。其地則今與全城。爲臺東之一大市鎮。

黃阿鳳亦淡水人。咸豐元年。集資數萬圓。募窮氓二千二百餘。往墾歧萊之野。其地距大南澳之南七十里。港口稍狹。內則可容巨船。水極陡。每年三四月。漢人往與互市。番以繩牽舟進。各與鹽一二合。歡躍而去。已而各挾鹿茸獸皮來易物。不事金錢。無所用也。阿鳳既至。自爲總頭人。狀若官衙。其餘數十人。各受約束。分地而治。然瘴氣尙盛。阿鳳以不服水土。數月病死。各頭人復不相能。越五年。資漸罄。又與番相仇殺。衆田遂廢。佃人咸去。餘亦移於璞石閣。在秀孤嶺之麓。或作樓實閣。番語也。地平而腴。有水可溉。前時漢人已至其地。居者千家。遂成一大都聚。

鄭尙鳳山水底灣人。咸豐五年。至卑南。與土番貿易。且授耕耘之法。番喜。以師事之。土地日闢。尙亦富。乃募佃入墾。卑南處臺東之右。山與鳳山接。陸路可通。康熙六十一年。朱一貴之變。餘黨王忠竄入卑南。有衆千人。聚處大湖。蓄髮持械。耕田自給。總兵藍廷珍慮其復亂。檄千總鄭維嵩往諭土目文結搜捕。凡漢人皆逐之。文結之祖亦漢人。避難。竄於卑南。踞地爲長。能以漢法變番俗。子孫傳祖訓。不殺人。不抗官。其後女士目寶珠。盛飾若中華貴婦。治家有法。或奪官長命。遵行惟謹。故漢人至者日多。而臺東愈開矣。

運橫曰。麥禮荷斯奇之舉。舊志不載。而西史言之。危矣。當是時。西方東漸。已張其機。荷據爪哇。西營呂宋。而英略印度。其策果行。則臺東非我有矣。而臺之士夫乃瞠乎無聞。何其昧也。麥禮荷斯奇者。波蘭伯爵也。乾隆三十四年。俄波之戰。被俘。竄於勘察加。三十六年。與其黨二十八人越獄逃。奪俄艦而乘之。出北太平洋。航日本海。八月二十六日。至臺灣東岸。卽今之秀孤嶺溪口也。上岸探險。遭生番襲擊。走艦中。滿載。漸征服之。而他番又乘虛而來。時掠器物。輒擊退之。解纜北行。黎明至東北海岸。二十八日上陸。漢人

見之。愕眙相視。言語不通。末由問訊。薄暮過附西班牙人。喜爲奇遇。西班牙人者爲逃亡武弁。久寓是地。深得鄉人之心。家在西方附近。漢人之村落也。二十有九日。西班牙人導至其家。爲陳此地狀況。麥禮荷斯奇乃以己名其地。考察地理。籍殖民。當是時臺東雖隸中國版圖。而野番出沒。瘴氣披猖。政令不至。天然寶藏置之化外。麥禮荷斯奇既抱開拓之志。自以撫番爲務。其番之強者爲富亞波族。有衆二萬五千餘。固一方之雄也。然與他族爭地。每相鬪。麥禮荷斯奇欲用之。以爲羽翼。乘舟至其社。與酋相見。說以同盟。即以所略之地爲用。酋許之。其明日築壘。移器。置砲四門。以漢人八名守之。是夜開宴。以西班牙人米優魯尼摩爲尊。十一月朔。率富亞波族而進。山路崎嶇。炎熱如火。備嘗辛苦。初二日夜半。至一大谷。行三小時始出。壽至一湖。有小社。撫之。初三日。將至馬。與時科族之地。都魯賊略。命富亞波族先發。初五日黎明。兩軍相見。發砲擊。敵人大敗。逐北數里。遂據其地。俘男女二十有四人。酋請成。以富亞波族統之。立誓爾還。酋獻黃金二十斤銀八百斤。皆土產也。麥禮荷斯奇詳察一切。以爲他日拓殖之地。歸艦。草殖民之策十二條。略曰。臺灣拓殖之策。以人民自任其事。而請本國保護。編爲屬地。先借國幣以振興之。派兵駐守。以衛人民。將來專業既成。勢力充裕。則可以握東洋互市航權。若其所借國幣。應於三年之後。歸還母利。又念將求拓殖。必熟番語。留一少年於島。十一日。歸歐洲。說法政府。不聽。又說澳身。亦不聽。乃至倫敦。日鼓其說。欲以發動英國之富人。或可得成其志。而終無應者。越數年。卒於一國。而歐人始有謀拓臺灣之議。

吳福生黃教

吳福生鳳山人。往來南北。或曰。朱一貴之黨也。一貴敗後。福生謀復之。雍正九年冬。大甲西社番亂。總兵呂瑞麟率軍討。郡中空虛。越年春三月。福生以番亂未靖。圖起事。其友商大概等從之。且讓曰。今若潛集黨。乘不意。襲陣頭。則一鼓可得。陣頭距鳳治十餘里。商賈輻輳爲今驛城。二十八日。福生潛旗於家。至者

百餘人。攻襄陽山。焚之。翌日。復焚其社。風聞。鹿頭山亦出警備。四月初三夜。亂生。率黨
攻陳頭。守備張玉把總黃陞拒守。不得入。別遣一軍。嚴萬丹巡檢署。巡檢秦輝適在郡。故不及難。時鎮標各軍
多北征。郡中兵少。原任總兵王郡開。命中醫遊擊黃貴留守。初四日。率軍夜攻。晨至陳頭。分兵進攻。以
委將侯元勳守備張玉林如鋪各帶兵糧。福生亦併乘以待。有軍火砲濟發。殺傷甚夥。福生却而復集。自晨戰至
日中。狂呼震撼。守備張玉外委徐學聖于總兵光宏皆死。已而官軍援至。郡亦嚴馳令。各兵奮戰。福生不敵。
各散去。俘蕭田蕭夷蕭詔李三許學李成等。初六日歸郡。戮之。又數日。福生等大概三十餘人悉被捕。解
訊。亦戮之。六月。番亂平。起三十九年。有黃教之變。

黃教變邑八。居大義。距城東十數里。內倚層巒。藿符感祭之靈。出沒其間。而教為首。亡命多歸之。見時
以一牛為費。必擇肥而獻。既屠門下。則衣食遊宴皆供之。不數年。客至愈多。族入黃與教枝梧。教客屢
之。詞訴諸官。臺灣知縣飭差捕。差不敢往。詰之。曰。教客多健者。偵及城市。今聞差往。則半途被殺矣。知
縣懼其怯。別命潛差。行五六里。遇一壯者自林樾出。問何之。賜饌不辭。曰。余固知女行也。而為令所命。
殺而待益。然女差倚官勢。虐小民。罪當死。今先斷一指。歸報而令。頭願須自重也。知縣懼。不敢捕。詞控於
總督。飭守吏嚴緝。而近村以盜牛告者月十數起。乾隆三十五年冬十月。教遂集徒起事。陳宗寶鄭純等應之。
夜圍岡山。殺汛兵。遂朝之。臺灣府知府鄭元接報。會鎮兵合剿。攻圍數日。互殺傷。事聞。上旨嚴譴。限
四月蕩平。於是教黨多逃。而殺為大山。巡道張瑤被議奪職。職之者又不能獲。倖以教死亂軍具報。事始息。

林爽文

林爽文漳之平和人。亦豪。居彰化大里村。墾田治產。家頗饒。莊距治二十餘里。逼近內山。溪流交錯。墾付
為藩。近鄉多巨族。時起械鬥。遂延數十村落。爽文亦第自衛。乾隆四十八年。有嚴烟者自平和來。傳天地
會。爽文客之。天地會者相傳為延平郡王所創。以光復明室者也。於是彰化之劉升陳泮王芬。諸羅之楊光勳黃

中 央 部 署

鍾張烈。淡水之王作林小文。遠至鳳山。多入會。立盟約。有事相救援。羣不逞之徒。亦出入其間。衆至萬人。有司畏蕙莫敢治。五十一年秋七月。臺灣道永福知府孫景燧聞之。密飭所屬會營緝捕。石榴班汛把總陳和德黃。錕。薛諸羅。而楊光勳與其弟媽世不睦。媽世亦設雷光會。結黨以抗。父文麟不能止。攝縣事董啓達逮文麟。繫其子。陳和又獲張烈。夜宿斗六門。爲黨人所殺。總兵柴大紀接報。偕永福赴諸羅。縱兵捕數十人。欲小其辜。故天地會爲添弟會。以光勳兄弟不睦。故爲此會以相勝。歸罪於文麟一家。擬置諸法。財產入官。按察使李永祺察臺勸懲。亦以勳入奏。獄定。黨人紛紛入大里杙。謀起事。莊人林石謂不可。爽文欲止。而勢莫可遏。十一月初旬。大紀北巡至彰化。理番同知長庚請駐壓。不從。倉皇歸郡。遣游擊耿世文率兵三百。偕知府孫景燧赴彰化。而近山一帶已前後起矣。二十五日。知縣俞峻與北路營副將赫生額游擊耿世文至大墩。嚴飭莊人爲捕。先焚數小村以懼之。大墩距大里杙僅七里。無辜婦孺。號泣於道。爽文因民之怨。二十七夜。襲小墩。軍覆。文武俱沒。進攻彰化。城兵才八十。不足守。二十九日陷之。殺知府孫景燧理番同知長庚攝縣事劉亨基都司王宗武署典史馮啓宗。護淡水同知程峻偕守備董得魁巡防至中港。聞警。趣回竹塹。王作李同等要之。峻自殺。十二月朔。陷廳治。殺竹塹巡檢張芝馨。衆擁爽文爲盟主。遵故明。建元順天。駐彰化縣署。以劉懷濟爲知縣。劉士賢爲北路海防同知。王作爲征北大元帥。王芬爲平海大將軍。爽文以玄殿爲冠。盤兩金龍。結黃纓。自頂垂背。衣裳服。高坐堂上。衆呼萬歲。初六日。破諸羅。殺攝縣事董啓達。原署縣事唐鑑典史鍾燕超左營游擊李中揚及臺灣道幕友沈謙沈七等。諸羅爲府治右臂。財賦之區也。諸羅破則府治垂危。故急籌防禦。而是時各處響應。斗六門南投貓霧狹俱破。殺縣丞周大綸陳聖傳巡檢渠永澗。郡中大震。未幾而鳳山莊大田起焉。大田亦平和人。隨父渡臺。寄籍諸羅。父沒。遷鳳山竹仔港莊。盡力農功。擁資厚。鄉里有急。輒周恤之。以是義俠聞南路。既入天地會。與爽文通書訊。稱莫逆。及爽文起事。大田族弟大莖大葵號召莊人。推大田爲首。率牛歌血。至者二十有餘人。莊錫舍王阮郭簡天德許光來李惠亦各以衆至。大田出資造軍器。樹大旗。自統南路輔國大元帥。或曰定南將軍。或曰關南將軍。數日之間。衆至數千。十三日。攻縣治。南路營參將胡鳳

里以兵三百。禦諸北門。未戰而逃。千總丁得秋把總許得陞外委唐宗保王朝桂俱沒。遂入城。殺知縣湯大紳與史史謙。教諭葉夢蒼訓導陳龍池走陣頭。集義民。謀規復。爽文大田合攻府治。海防同知楊廷理府事。募義勇。修城棚。日夜籌戰守。遣員渡海告急。總兵柴大紀拒戰於鹽埕橋。檄游擊蔡攀龍率澎湖兵七百。駐桶盤淺。而爽文之軍已據大稜降。距城二十里。循山行。可達南路。廷理借守備王天植伐之。千總沈瑞先行。戰於大灣而沒。廷理天植突圍出。爽文之軍逐之。遂圍府治。福建總督常青聞變。急調水陸兵赴泉州。居中策應。五十二年春正月。水師提督黃仕簡率金門銅山之兵二千。入鹿耳門。陸路提督任承恩統提標長福興化之兵二千。至鹿港。海壇鎮總兵郝壯猷調將徐鼎士各以兵至。仕簡檄大紀取諸羅。而壯猷南出二十里。即阻止。頓兵五十日。始達鳳山。鳳山城已空。招民復業。黨人混入。吏不之覺。三月初十日。城復陷。福寧游擊延山安平游擊鄭嵩同知王雋均死。壯猷逃府治。承恩至鹿港。距大里杙不遠。亦不敢進。爽文之起也。遭漳泉人械鬥後。鹿港爲泉人互市之埠。故不從。兩提督既至。爭效命。而不知驅策。遂巡觀望。詔以常青爲將軍。往督師。李侍堯爲閩浙總督。調廣東兵四千浙江兵三千駐防滿兵千。以江南提督藍元枚赴軍。與福州將軍恆瑞均爲參贊。誅壯猷。逮承恩。以大紀代之。元枚至師。未久卒於鹿港。常青之至也。統兵萬人。勢頗振。及見事亟。固壘自完。請濟師。二十四日。大田復攻府治。官軍禦之。退駐中洲。翌日。陳靈光謝檜掠東郊。逼草店尾。許尙陳聘亦攻小北門。屯柴頭港。皆大田之黨也。爽文之弟永奉所部千人。至大稜降。大田約會師。二十七日。自擊桶盤淺。以莊錫舍攻小南。謝檜攻大東。林永攻大北。許尙攻小北。四路合圍。號稱十萬。常青亦分所部。以游擊邱維揚守備黃象新守柴頭港。守備曾紹龍守草店尾。守備王天植守小東。都司羅光照守小南。參將宋鼎守大北。參將左淵守小北。蔡攀龍固守桶盤淺。而自佩弓矢。至大東門督戰。義民數萬出城助。自黎明至於日中。戰愈烈。官軍槍礮併發。退而復進。蔡攀龍之拒桶盤淺也。大田引軍東。攀龍隨之。伏兵盡起。不能脫。乘馬被創。徒步覓戰。常青在城上望之。令參將特克什布馳救。攀龍回擊。始出。把總余典王澤高俱死。兵丁沒者百數十人。而謝檜等又迫小東門之下。縱火焚敵樓。王天植撲之。義民饑不得食。退入城。城人大譁。爭走海

口。三時假。乃無何而莊錫舍倒戈降。軍騎入見。寧青大喜。立與六品頂戴。賞幣二百兩。令出城助戰。大田聞之大駭。慮有變。急收軍回南潭。林永亦去。圍始解。錫舍泉之晉江人。居陴頭莊。大田之起也。糾漳人。而錫舍亦集泉人。勢相埒。衆推大田爲長。錫舍屈下之。及再破鳳山。建功多。益自負。錫舍有親屬爲道署青吏。時通尺素。大田怒之。使人諷錫舍。互易所部。錫舍愈怒。巡道永福知其意。令親屬以書招之。錫舍諾。至是果降。詣赴竹園募義民。以絕大田歸路。常書未許。知府楊廷理以爲無害。縱之去。途次爲大田所得。欲殺之。許光來諫曰。錫舍之降。非屬本心。今既歸來。仍當重用。不宜自傷手足。以啓讎。光來亦泉人。故爲錫舍地。大田從之。置左右。出入必借。及大田分兵攻諸羅。防範稍弛。使人潛以其舉入報。約內應。五月十二日。常青將兵三千。自俄前潭。大田已去。錫舍執林紅金娘以獻。金娘下淡水番婦也。習符咒。能治病。大田信之。軍中咸呼仙姑。爽文亦封爲柱國夫人。林紅其男妾也。皆戮於北京。十三日。參贊恆瑞領侍衛八人兵二千至府治。總兵梁朝柱夫斌亦率兵先後至。常青馳出御。而爽文已久圍諸羅矣。爽文之南下也。北莊粵監生李安善復彰化。獲楊振國高文驤陳高揚軒。檻送福州。淡水同知幕友壽同春亦復竹園。礙王作。斬鄭加。集義民一萬三千人以守。及柴大紀北去。鹿仔港武舉人陳宗華等。漢口武舉人黃寬邦各率泉人從。正月二十三日。復諸羅。殺侯元。爽文望軍敗彰。又圍諸羅。大紀竭力守。屢請援。五月十五日。常青令出師。以總兵梁朝柱魏大斌爲前鋒。副將謝廷選蔡崇龍爲左右翼。各營將弁四百三十七員。滿漢兵五千五百人。出大北門較場。祭纛啓行。以莊錫舍爲嚮導。聞大田在南潭。遣梁朝柱伐之。不報。自駐營南潭。軍中夜譁。達旦始息。翌日。諜報大田集諸部。濠漳樹礮。爲久住計。常青悉師攻之。又不利。守備林士春十總謝元把總劉茂貴皆戰沒。飛章入告。請師。帝旨嚴責。且命倉南就此。六月二十四日。以魏大斌率兵千五百。援諸羅。至鹿仔草而敗。又以參將特克什帝遊擊曹田玉副將蔡崇龍等。三次往援。皆被獲。損兵大半。僅得入城。詔以柴大紀爲參贊大臣。然諸羅被圍愈急。無可得食。掘樹根。煮豆粉。以充饑。百守志益堅。八月。廣東副都督傅爾丹率軍入。常青仍領兵。每營兵各五百六十。亦不敢進。反畏皇勢。諸兵大

萬。詔解當青恆端之任。以協辦大學士陳甘總督福康安領侍衛內大臣參贊海蘭察代之。並飭大紀帶民出城。再圖進取。大紀不從。下旨嘉獎。改諸羅爲嘉毅。康安途次。亦奏請增兵而進。下旨嚴飭。十月二十九日。統侍衛巴圖魯一百二十餘員。滿漢兵九千。至鹿港。爽文聞報。遣所部拒之。十一月初四日。戰於八卦山。索倫佐領阿木勒塔先登。爽文之軍敗走。彰化又復。康安南下。遇戰於番仔頂。海蘭察率侍衛巴圖魯分兵爲五。以護民千餘爲左右翼。再戰於牛稠山。爽文復敗。初六日。入嘉義城。次日康安至。初九日。爽文率衆數萬。再攻西北隅。海蘭察出戰。殺傷甚多。爽文退守斗六門。康安命海蘭察普爾普鄂羅等兵十四甲而北。自與恆瑞策其後。大戰於興化店。護軍統領舒亮亦爭策。自鹿港而進。伐中營。破大肚溪而前。以通海口之路。十八日。攻斗六門。爽文據臺守。決水以阻。別屯所部於太埤林及中林大埤尾。復東屯菴古坑以爲援。康安分軍進。隘口悉布竹釘。不良於行。乃斬竹圍而入。爽文遁大里代。築土城高臺。列巨礮。內設木棚兩層。沿溪置卡。以拒清軍。二十四日。康安至丁臺莊。爽文乘夜攻。別炬如白晝。清軍寂然。既迫而戰。矢礮齊發。互有死者。翌日。康安分諸將。自西南西北兩路進。併力搏戰。爽文不敵。率衆走集集。清軍入莊。殺林素林成林快江近許三江劉懷浩一百餘人。獲大小礮百六十餘尊。器械糧食無算。遂燬之。十二月初五日。清軍至集集。爽文築壘溪墘。斷木塞道。列營山上。康安遣普爾普繞山行。海蘭察亦率侍衛涉溪進。四川練兵攀援而上。爽文走小半天。匿擊番社。派丁杜敷縛其父林勳弟林壘母曾氏妻黃氏以獻。清軍復逐之。爽文窟壘裏社山中。康安分汛諸軍。徵歸土番。入山搜索。五十三年春正月初四日。爽文至老衛隘。自知無可免。投於所善高振家曰。吾便若富貴。振縛以獻。並其弟。康安統師而前。駐灣裏溪。肅清中路。二十四日。克鳳山。大田走琅嶠。地絕險。乃駐軍柴城。二月初五日。康安以待衛馬什哈達自海進。海蘭察鄂羅員山行。而自統師至風港。越普穿林。深入三十里。大田悉衆以拒。三軍會攻。自辰至午。死者二千餘人。遂被禽。及斃大妻母黃氏等四十餘人。大田至郡。奔避。蘇之。而爽文嚴烟劉升等皆檻致北京。餘斬於市。南北俱平。十七日。康安至郡。海蘭察普爾普班師歸。常青恆瑞入京。柴大紀以貽誤軍機處斬。黃仕簡任承恩罪均。貸其一死。李永祺永福亦被饒。以蔡添龍爲水師提督。

梁朝柱爲陸路提督。普吉保爲臺灣鎮總兵。知府楊廷理署臺灣兵備道。徐夢麟署知府。餘各擢用。命福州將軍魁倫渡臺。協辦善後事宜。

連橫曰。林爽文之役。南北俱應。假擾三年。至調四省之兵。乃克平之。較之一貴。爲尤烈矣。夫臺灣之變。非民自變也。蓋有激之而變也。一貴之起。始於王珍之淫刑。繼由周應龍之濫殺。從之者衆。而禍乃不可收拾。若夫爽文固一方之豪也。力田致富。會自全。乃以莊民之怨。起而謀殘。深血郊原。亂身荒谷。揣其心固有不忍人之心也。善才鄭篤才之言曰。林爽文之變。實激之使起。則此後張丙之變。戴潮春之變。又孰非激之使起哉。而論者乃輒謂臺人好亂。何其概也。

孫景燧

孫景燧浙江海鹽人。進士。乾隆四十九年春五月。任臺灣府知府。五十一年冬十一月。彰化天地會謀起事。兵備道永福命偕游擊耿世文領兵往辦。及林爽文攻縣城。城兵僅八十。不足守。卽與都司王宗武原任知縣張貞牛署典史馮啓宗等分門禦。城破被執。不屈死。

俞陵浙江臨安人。舉人。乾隆五十一年冬十月。任彰化知縣。時天地會已謀起事。備北路營副將赫生額率兵赴大塲剿辦。林爽文攻之。軍覆被殺。

馮啓宗浙江山陰人。乾隆五十一年。任鹿港巡檢。兼彰化典史。林爽文之役。城破被殺。

周大給忘其籍。乾隆五十一年。任鹿港巡檢。及林爽文陷彰化。以南投無城可守。赴諸羅。與知縣董啓捷合籌戰備。城破。巷戰死。

梁永湜忘其籍。前任斗六門巡檢。調署貓霧潭。林爽文之役。既破大墩。途經瓊頭店。執之。不屈死。

陳聖傳浙江山陰人。乾隆二十七年。舉於鄉。爲鹽場大使。候補福建。兩充同考官。調轉知縣。以忤上官事。授羅漢門縣丞。乾隆五十一年。調守斗六門。斗六門爲諸羅衝要。用兵必爭之地也。聖傳既至。急募鄉勇百餘。

一人守衛。分兩隊。詰研究。五十二年正月二十一日。林爽文來攻。勢張甚。鄉勇多走。聖傳猶力戰。或勸其去。不聽。騎馬臨陣。大呼曰。吾斗六門縣丞也。來諭爾輩降。遂被殺。從僕顧景亦死。

程峻安徽六安州人。乾隆五十一年。譚淡水同知。林爽文既起事。破彰化。將歸淡水。其黨林小文謀應之。峻至中港防堵。被攻不敵。創重至柯仔坑而死。

張芝馨直隸南皮人。乾隆五十一年。任竹塹巡檢。林小文以衆來攻。驟募義勇防禦。城破被獲。不屈死。

馮大紳江蘇武進人。任鳳山知縣。林爽文之役。莊大田起兵應。破驛治。大紳被創。子荀業左右翼蔽。俱被殺。常州人以其父子忠孝。建祠祀。荀業著有竹居詩。僅存半卷。

王雋浙江仁和人。舉人。前任北路理番同知。卸事督省。適林爽文起事。巡撫徐嗣曾命赴臺。巡道永福檄運糧鳳山。以濟郝壯猷。及鳳山再破。被殺。

劉亨基湖南湘潭人。乾隆四十九年。任北路理番同知。及林爽文起事。彰化知縣俞峻赴大墩剿辦。以享基攝驛事。城破。遇害。女滿姑年十七。侍父在旁。懼被辱。挺身投池水。水淺不能沒。枕藉泥淖中。一家死者十二人。自景燧以下。皆子卿襲職。祀昭忠祠。而滿姑特旨優褒。賜祭葬。建坊原籍。

壽同春浙江諸暨人。佐淡水同知程峻之幕。時年已七十有二。豐饒能任事。乾隆五十一年冬。林爽文起事。破彰化。陷竹塹。峻死焉。同春亦被擄。王作開其名。以禮相待。願受教。同春伴許之。而潛遣人揚言內地大兵已至。黨人聞之。頗張惶。遂約原任竹塹巡檢李生椿等志書院掌教孫讓。糾合義民萬三千人。以十二月十三日並起。復竹塹。禽王作許律師陳覺鄭加等。斬之以殉。上書省吏。陳其事。先是巡撫徐嗣曾聞變。奏調閩安副將徐鼎士率兵援淡水。阻風月餘始至。駐軍龍牌。時閩粵各莊洶洶欲動。同春撫之始輯。而新任淡水同知徐夢麟亦至。大甲各莊戰陣彰化。同春慮有變。親赴鹿港。謁提督任承恩。請合攻大里杙。不許。兩白石湖金包里等處粵閩又鬥。漳人半屯白石湖山上。夢麟撫之。歸者少。同春生陳利害。衆始從。翌年冬十月。率義民駐烏牛欄。至三十張墾莊。遇戰。馬蹶。被禽。不屈死。事聞賜知縣銜。予恤廕一子以知縣用。祀昭忠祠。胡遠山浙

江某縣人。歲貢生。主彰化白沙書院講席。范琪縵浙江會稽人。王某俞某亦浙江人。均爲彰化知縣俞陵幕賓。城破皆死。各附祀昭忠祠。

福康安

福康安字瑞林。號敬齋。禮賓察氏。滿州鑲黃旗人。大學士一等忠勇侯傅恆之第四子也。乾隆三十二年。授三等侍衛。洊擢正一等。金川之役。以功封三等嘉勇男。嗣晉侯爵。協辦大學士。總督陝甘兩省。五十一年冬。彰化林爽文起事。鳳山莊大田應之。南北俱擾。先後命福建總督常青將軍源瑞陸路提督任承恩水師提督黃仕備率兵往。皆無功。詔書切責。仍觀望。疊請濟師。五十二年秋八月。詔以康安爲大將軍。領侍衛內大臣超勇侯海蘭察爲參贊。率領隊大臣普爾普護軍統領舒亮浙江提督許世亨四川松藩鎮總兵德克登阿江南狼山鎮總兵袁國瑛四川副將張老元頭等侍衛穆塔爾。及巴圖魯傅衛等一百二十餘員。調湖南兵二千。廣西兵三千。貴州兵二千。四川屯練兵二千。往平之。康安入京。百授勳宜。是時林爽文已久圍諸羅。臺灣鎮總兵柴大紀與民堅守。效死勿去。城中無所得食。掘樹根煮豆船以啖。詔命諸將速救。遲遲不前。又命大紀捍民出城。再圍速取。大紀奏言。諸羅府城北障。諸羅失。則府城亦危。且半載以來深濬墳壘。守禦益固。一聞棄去克復爲難。惟有竭力固守。以待援師。高宗覽奏壓淚。詔曰。大紀當糧盡勢急之時。唯以圖事民生爲重。雖古名將。何以加茲。其封爲義勇伯。世襲罔替。令浙江巡撫以萬金賞其家。俟大兵克復。與福康安同來瞻觀。康安途中亦請增兵。下旨嚴飭。飭內庫大吉祥右旋鍊。以利渡海。冬十月。至泉州。徵進士鄭光策舉人曾大源入見。詢以臺灣亂故。光策對曰。守土好修。民生日削。爲亂之階。夫臺灣固殷富之地。然官貪則民貧。民貧則亂作。固自然之勢也。康安曰然。卽撤行轅供具。令所司辦葺毋近侈華。有賦地圖言機事。皆納之。十月二十一日。發大擔門。守風崇武。二十八日。諸軍畢集。遂進鹿港。遣舉人曾大源監生陳文官職員楊振文等登岸。招撫近莊。分發露布。脅從同治。其來歸者給以盛世良民之樂。令辦鄉。師至不討。以是頗多分散。方是時爽文久圍諸羅。而自駐營於

牛欄山之上。十一月初四日。康安令海蘭察率巴圖魯攻八卦山。克之。遂復彰化。乘勢破諸羅。蔡文拒戰於番仔頂而敗。再戰於牛欄山復敗。遂將諸羅之圍。追破斗六門。破大里杙。爽文走集集。逐之至小半天。竄老衢嶺。遂縛之。檻送北京。捷聞。封一等嘉勇公。移師而南。戰於楠梓坑。復鳳山。番大田竄瑠瑠。水陸併進。禽之。陳於府治。餘黨悉平。其右旋環命存福建藩庫。凡將軍總督渡臺及冊封琉球。佩之行。當諸羅解圍之時。柴大紀出迎。自以參贊伯爵。不執奠醴之儀。康安啣之。至是劾其前後奏報不實。詔以大紀固守孤城。時逾半載。非得兵民死力。豈能不陷。若謂詭譎取巧。則當時何不違旨出城。其言蠶食垂盡。原所以速外援。若不危急其詞。豈不益緩救兵。大紀屢蒙褒獎。或稍涉自滿。於康安禮節不謹。致爲所憎。遂直揭其短。殊失大臣休容之度。又福康安批諸羅後。凡有攻剿。皆不派大紀參贊。而於糧兵不救之恆瑞。非儘不動。且屢發其戰功。曲爲庇護。恆瑞本應軍前正法。恐駭聽聞。其遣戍刑部治罪。尋遣戍伊犁。會侍郎德成自浙江歸。高宗以康安所劾大紀事詢之。德成奏言。大紀在任貪黷。令兵回內地貿易。及事起倉卒。不早撲滅。以致猖獗。又遽間提督任承恩。俱亦同。乃命康安與閩浙總督李侍堯查奏。五十三年春正月。詔曰。柴大紀前此久困孤城。不肯退兵。奏至時。朕披閱墜淚。卽在廷詰臣凡有人心者。無不歎其壯勇。用人者當錄其大功。而宥其小過。豈能據福康安虛詞一劾。遂治以名之罪。前詢李侍堯之旨。至今尙未復奏。殆亦難於措詞乎。尋李侍堯奏至。略如福康安指。福康安奏言。大紀驅淫穢之賊。尙能出力。守禦諸羅。亦有微勞。惟以專閫大員。既不能整飭於平日。又不能撲滅於臨時。皆紀律不明所致。請卽解京正法。七月。大紀逮至京。命軍機大臣會同大學士九卿覆訊。大紀再三稱冤。及廷訊。始引咎。仍徵訴其枉。詔曰。福康安等據大紀斬決。朕念其守城微勞。原欲從寬末減。改爲監候。乃展轉狡辯取死。豈可復從寬典。其卽依所擬正法。於是大紀處斬。臺灣既平。康安上善後策十六事。其要在習戎備。除奸民。清吏治。速郵政。下旨允行。又以歸化番人效力軍前。請援四川屯練之制。設營屯丁。語在軍備志。八月。命於臺灣府城及嘉義縣各建生祠。御製詩文以紀其事。再圖形紫雲閣。凱旋之時。適駕幸鯤河。賜宴賦詩。並立碑熱河文廟告成。而繫以辭曰。臺灣外郡。閩廣全區。厥名臺灣。古不入

國。神禹崇略。章交折無。本非扼要。棄之海隅。朱明之世。始回中國。紅毛初據。鄭氏旋得。恃其險遠。難窮兵力。每爲閩患。訖無寧息。皇祖一怒。遂荒南東。郡之縣之。關我提封。一年三熟。蔗譜收豐。漸興學校。頗進生童。始之畏途。今之樂土。大吏忽之。恣其貪取。既嬉其文。復悟其武。匪今伊昔。叛亂屢覩。向辛丑年。昨丙午歲。一貴爽文。其亂爲最。水陸提督。發兵於外。奈相觀望。賊益張大。天啓于衷。更遣重臣。百巴圖魯。勇皆絕倫。川湖碧粵。精兵萬人。水陸併進。至海之濱。崇武略駐。後兵到齊。恬波逕渡。一日千里。以遲爲速。百舟齊至。神佑之故。馳救諸羅。羣賊蜂擁。列陣以待。不值賈勇。如虎搏兔。案角隴種。頃刻解圍。義民歡動。斗六之門。爲賊鎖鑰。大里之棧。更其巢落。長驅掃蕩。如風捲錦。夜擄眷屬。內山逃託。生番化外。然亦人類。憐之以威。賚之以惠。彼知長懷。賊窟無地。遂以成禽。爽文首繫。狼狽爲奸。留一弗可。自北而南。如上臨下。海口遮羅。山濠關鎖。遂縛大田。略無遺者。二人同心。其利斷金。曰福康安。智超謀深。曰海蘭察。勇敢獨任。三月成功。勳揚古今。既靖妖孽。當安民庶。善後事宜。康安是付。定十六條。諸弊祛故。永奠海疆。光我王度。凡八武成。蒙佑自天。雖今耄耆。敢弛惕乾。如曰七德。實無一焉。惟是敬勳。勵以永年。是年冬。康安調閩浙總督。歷滬內外。後以功晉封貝子。嘉慶元年薨。晉封郡王。諡文襄。入祀賢良昭忠祠。配饗太廟。事在清史。海蘭察亦滿州人。勇敢善戰。康安每統師。輒爲參贊。所向克捷。臺灣之役。以功晉封超勇公。與舒亮普爾普俱圖彤紫光閣。御製平定臺灣二十功臣像贊。餘亦晉擢有差。

楊廷理

楊廷理字雙梧。廣西馬平人。以拔貢生初知侯官縣。歷陞至臺灣海防同知。乾隆五十一年冬十一月。彰化林爽文起事。知府孫景燧遇害。全臺震動。乃攝府篆。是時爽文已圍諸羅。鳳山莊大田亦起應。府治戒嚴。府治圍無城。植竹爲藩。聯以木柵。年久多毀。廷理急集紳民。籌守備。各街置一柵。派人守之。甫就而諸羅陷。鯨

兵榮大紀率師扼鷺嶼。城中空虛。廷理手一旗。大書募義勇。馳呼於市曰。好男子。其從我。聞者走集。不三日而得八千人。告以守城之義。皆曰諾。復募海口水手一千。調熟番一千。凡萬人。設營帳。擊敵械。具糧秣。數日而戰具備。乃以西千人守各隘。六千人屯城中。時各省援軍未至。府治當南北之衝。爽文大田合兵攻。五十二年元旦。薄東門。廷理出小東門。左營游擊古淵出小南門。合擊之。二十四日。大田復攻。四路合圍。號稱十萬。廷理率衆禦。兩軍方戰。黨首燕錫舍忽倒戈降。廷理以資招之也。大田聞之氣沮。遂不敢復攻府治。十月。大將軍福康安至鹿港。克彰化。廷理率餘勇從。三戕三捷。疏通中路。遂見康安於丁臺莊。康安勞之。爽文既擒。移師南下。進攻大田。獲之。臺灣平。五十三年春。署臺灣道。加按察使銜。經理善後。遂建府城。六十年。以在候官任內。虧欠庫款。請戍伊犁。嘉慶八年。赦還。十一年。捐復知府。分發福盛。十二年。又任臺灣府。當是時。蔡牽傲擾海上。疊犯臺灣。七月。南澳鎮總兵王得祿敗朱濆於雞籠港內。潰竄蘇澳。廷理率兵北上。至五圍。集耆老撫慰。眾知熟番土目番賈文陰與漢通。厚結之。衆皆鼓勵。願效命。遂與得祿會攻。潰大敗去。廷理巡視蛤仔難。謀開臺。而大府以地在險遠。民番雜處。慮有變。不許。十五年四月。總督方維甸巡臺灣。次艇艚。蛤仔難民番皆請收入版圖。命廷理偕巡檢胡桂往勸之。廷理以臺有業戶。其弊頗多。力主裁除。業戶不從。勸諭再三。始各領文。乃將籌辦情形。條陳大府。而府中以臺灣隔絕。事難懸擬。請交臺灣鎮道議復。十七年七月。始收其地。設噶瑪蘭廳。廷理任通判。十二月。調建寧知府。民思其政。爲位於文昌壇之右。

鄭其仁李安善

鄭其仁字彰年。號靜齋。臺灣府治鹿港安坊人。少有力。能舉巨石作掌上舞。年十八。入鳳山武庫。三赴鄉闈。不中。遂居鳳山鹿園莊。力田治產。乾隆五十一年。林爽文陷彰化。莊大田起兵應。衆以其仁負重望。請出。不從。乘夜險竄走。妻林氏感發誓。憂悸暴病。莊人載至烏樹林塢。未至而卒。其仁埋諸沙汕。遂覓船至府。

署知府楊廷理命募義勇助戰守。已而大田攻府城。其仁中彈未愈。輒出戰。嗣隨副將丁朝樞由水道攻東港。克之。以功授守備。東港地近蘆園。其仁素悉情形。乃募流亡。給口糧。收以爲用。身益振。而東港恃以無恐。五十三年春。大將軍福康安平北路。率師而南。廷理帶兵協剿。其仁願爲前隊。戰於放線莊。遇伏。力戰死。年三十有四。事聞。加都司銜。諡忠勇。賜祭。祀京師昭忠祠。世襲雲騎尉。葬於府治小北門之湖仔尾。林氏附焉。嘉慶十二年。邑人士詣與邦揚許鴻均祀忠義孝節祠。詔可。

薛邦揚字垂青。府治寧南坊人。爲臺邑廩生。乾隆五十一年。林爽文攻府治。邦揚募義勇助守。不給。則貸田宅以濟。又從游擊蔡學淵討捕盜。戰數次。五十二年五月初三日。莊大田合諸軍來攻。兵民併力禦。邦揚親自陷陣。中礮。墜馬死。妻兄某在旁。奪屍歸。年二十有八。妻陳氏遺腹生一子。

許鴻府治鎮北坊人。入武庠。林爽文之役。編兵柴大紀率兵禦於三家店。鴻以義勇從。遇戰陷陣。知府楊廷理見其危。督衆救之。而鴻已沒。得其屍歸。年三十有四。

李安善字喬基。廣東嘉應州人。祖其來臺。曾募鄉勇從征朱一貴。以功授職。因家彰化之北莊。舉田致富。安善少讀書。納粟入監。里黨有事。知無不爲。故衆倚爲重。乾隆五十一年冬。林爽文起事。陷彰化。攻諸羅。以楊振高文麟守城。身莊因械鬪之怨。故不從。安善窺其虛。集子弟而告之曰。城可取也。粵人聞之。願效命。得數千人。分四隊。與前任知縣張貞生把總陳邦光。以十二月十二日分攻縣治。克之。經振國文麟等。解省受戮。當是時城人多去。而所部以搜捕爲名。焚莊掠物。安善不能制。撤歸北莊。城復失。北莊距大里杙不遠。爽文虛爲村賊患。命衆攻之。安善竭力禦。求援各莊。無有應者。隻身走鹿港。請鉛藥。爲戢守之用。而爽文購之急。歸。牛罵頭。被獲。挾至大里杙。勸其降。不從。殺之。事聞。賜祭予恤。賞知縣銜。廕一子以知縣用。附祀忠義祠。

陳周全高魁

陳周全蓋邑人。天地會之黨也。林爽文敗後。南北小康。守土官不以吏治爲意。拳拳爲利。乃與鳳山陳光燾謀。招人入會。從者數百。遂議起事。乾隆六十年春二月。光燾劫石井汛。未破。爲同知朱燾昌所禽。戮之。周全走彰化。彭閣天地會部落。爽文之徒尙有存者。與黃朝陳容集餘黨。而自爲會首。以洪棟爲軍師。滿旗糾旅。至者數千人。三月朔。襲鹿港。殺同知朱燾昌。鹿港營游擊曾昭龍外委任向標均戰沒。署北路副將張無咎在彰閉壁。令游擊陳大鳳馳救。途次聞耗。還屯八卦山。無咎逃。署知縣朱灝亦棄城走。明日周全攻城。先擊八卦山。郝司焦光宗赴援。未至而破。大恩自焚死。張朱皆被戕。光宗自刃。未死遇救。匿武生林國泰家。典史費增運千總吳見龍郭雲秀皆巷戰死。周全既入城。據縣署。大張文告。而斗六人王快亦起事。破斗六營以應。追嘉議。報至。巡道楊廷理登陣。總兵哈當阿知府馮昌游擊麥瑞合率水陸兵九百名往。至灣裏溪。阻水不得進。先是汀州府同知沈麗奉委至彰。遭變。伏民家。密與貢生吳升東廩生楊應選等。集鄉壯。以待官軍。大肚鹿港各莊應之。周全知力薄。棄城去。國泰率義民數百至。以箭與昇光宗入城。郡中聞報。以前嘉議知縣單瑞龍署縣事。沈麗署鹿港同知。周全南下。至埔心莊。爲莊人陳所執。解獻軍前。哈當阿夜渡虎尾溪。趨入城。令捕餘黨。黃朝陳容洪棟次第被禽。均戮於郡。當周全之敗。鳳山人鄭賀偵郡中兵虛。謀夜襲。其友許強豫聞官令。與之周旋。醉而縛之。獻於道轅。未幾王快亦被戕。事聞。文武紳民各懲賞有差。越十有六年而有高夔之事。

高夔淡水人。時漳泉械鬥方息。無賴之徒又謀起衅。各莊騷動。夔糾集黨徒。得百數十人。嘉慶十六年夏六月。初旬。偕族人嫂赴柑園。謀起事。未集。新莊縣丞簡南瀚聞之。會莊鄉都司莊秉元率兵捕。夔走入五指山。黨人俱散。越一月。知府汪楠同知查廷華各率兵入山出索。被禽。嫂亦就捕。諸人皆磔死。

卷三十一 列傳四

海寇

臺灣同海上荒島。當明中葉。林道乾作亂閩海。都督俞大猷征之。遁入臺。圖走六年。既而顏思齊鄭芝龍輩亦出沒海上。及思齊死。芝龍降。海氛稍靜。而臺爲荷蘭所賂矣。延平入臺。傳祀三世。崇禎三。虜爲上國。其後遂爲清人所取。臺人之謀光復者。時起兵戎。而海上固無事也。乾隆六十年。安南匪徒犯福建。掠邊民。海壇游擊李長庚敗之。匪艇既散。而蔡牽之亂作。牽福建同安人。素爲盜。犯法。亡入海。嗚聚羣徒。肆劫殺。遂併其衆。而陸上不逞又接濟之。北至山東。南迄兩粵。沿海商務大遭損折。臺灣尤甚。嘉慶八年夏六月。牽劫臺米數千石。分餉朱潰。潰粵盜也。遂與合。八月。牽奔入閩。詔以長庚統閩浙水師平之。長庚亦同安人。牽極其勇。每遇輒避。時牽方大敗。賊船多。以潰不用命。怒之。潰怒自去。而牽勢稍衰。九年夏四月望日。犯鹿港。未幾進泊鹿耳門。郡城之要隘。素有水師駐防。久無設備。故賊船自若也。二十八日。乘雨攻北汕。官兵潰。敵不得發。遊擊武克勤守備王維光戰沒。遂燬木城。毀砲臺。奪鐵礮。官軍莫如何。薄暮郡中驟聞北汕失。住民恐。編兵愛新泰移鎮安平。以安平爲郡咽喉。而大西門又爲通海要道。派兵駐守。臺灣縣學教諭鄭象才拔貢生林朝英屢生。命朝選生員張正位各助防。鄉勇亦往來不絕。然其時水師無戰艦。故不得出擊。三十夜。牽焚鹿耳門營壘。火危遂安平。五月初二日。又燒商船一艘。翌日以十二人駕小艇入。焚哨船三。奪去二。營兵驚民滿布海岸。莫敢誰何。船戶無所恃。各赴牽議價自贖。十三日。東南風發。乃擁重資悠悠而去。十二月初三日。長庚追至淡水。擊之。寇多溺斃。十年春二月。南風。四月。再至淡水。擄船數百。勢張甚。豫結山匪洪老四等爲援。招誘無賴。入黨者數千人。而船中被虜知書之徒。又以天時人事相附會。牽揚揚自

得。以爲南河王可爲也。遂出文告。稱鎮海賊王。建元光明。祭天地。暎滬尾。旌旆。署都司陳廷梅。與
死。前淡水同知胡璠亦傷。官軍皆望風而靡。十七日。郡中得報戒嚴。翌日。總兵愛新泰提兵援北。知府馬夔
陸隨後行。率自三。尾。卽遣其黨馮鳳山。鳳山賊吳淮泗起事應之。巡道慶保聞變。檄臺防同知錢壽以二十一日
率把總官瑞王正華等。領鄉勇屯番往。二十四日。率至鹿耳門。愛新泰歸保郡城。以慶保守嘉義。而大小槓榔
嶼水港蘆壠北埔諸莊山賊俱起。命千總陳安陳登高等討之。十二月朔。遇賊木柵。與賊。義首陳鳳被殺。虜黃
與入柵。賊之。安亦傷逃。賊遂遁陽洲仔尾。距郡城才六里也。自是南北不通。臺灣縣知縣薛志亮見事急。念
非紳商無可與圖存者。乃屏與從。自海口入城。集紳董。申大義。勸守禦。貢生韓必官陳廷壁首率衆領義旂。
未一日而得義首二百五十人。民逾萬。咸自備軍糧。顯殺賊。初三郊商人擁資買。自遭海寇以來。商舶多
被掠。及聞聲至。各挺身募勇。供驅策。助餉數萬金。三郊者南郊北郊轄郊也。聚處大西門外。當海口入城之
衝。故自衛尤篤。三郊總義首方政司經歷銜陳啓負自巡道。請添建木城於海口。自小西越大西至小北。凡千二
百丈。費銀六千有奇。以三日夜告成。慶保亦命貢生游化龍赴東路。協和閩粵各莊。防內變也。初鳳山亂作。
慶保復命署守備陳名聲假遊擊三品頂戴以行。未至。而鳳山失。聲與知縣吳兆麟遁入粵莊。名聲收兵回埤頭。十
一日二十九日。粵莊子弟護送至下淡水溪南。方渡溪。前隊遇賊。而後隊火藥自發。衆亂。賊乘之。要殺兆麟
於磚仔窰莊。聲亦潰眉盡。僥以身免。借名聲入處內埔。而賊黨陳棟葉豹黃灶李璉盧章平等遂率衆攻遊擊吉
凌阿於楠梓坑。時以旋風射此。所部僅三百人。而敵逾數千。力戰盡勝。糧久罄。乃以計拔營歸。比賊覺。已入
城矣。率既南下。圍郡治。自陽舟中。以觀山城舉動。十二月初五日。始出攻安平。翌日。又撲郡城。聲退之。
附郭居民多挈眷入。往來雜沓。商舖咸罷市。一日中數傳賊入城。守城官有易服私去者。苟非紳商協守。則城
失矣。陳鴻臚者鎮署稱房鴻猷弟也。派守西門木城。鴻猷有異志。欲召弟以亂軍心。時天黑。鴻臚與衆爭門。軍
裝盡失。男婦後至者不得入。相號哭。道上椒擾。喧傳賊迫城。陳啓聞之。知木城如故。請於郡司許律斌。
得兵三十。又與義首郭拔率郭振春等分募義勇八十。協守之。夜以鴻猷狀白巡道。慶保急詣總兵。捕鴻猷。獲

通賊白旂。賊之。內防益密。各門皆閉。唯開大西門以通郊民出入。列炬如晝。巡視不絕。民心稍定。然山賊每逢三六九日。必攻城。俱以砲擊退之。二十四日。愛新泰出巡。遇賊敗績。千總孫元勳戰死。泰亦陷圍。吉隆阿輒至。始免。而閩浙水師提督李長庚已統舟師至矣。十一年春正月初五日。長庚命金門鎮總兵許松年澎湖水師副將王得祿入擊。淨慮官軍至。沈舟鹿耳門以阻。長庚知南北汕大港門。可通小舟。扼之。別以兩將駕彭船入。風勢適利。放火焚之。燬賊船三十餘艘。捕虜數千。奪退深湖仔尾。官軍進泊內港。而山賊攻城愈迫。聞官軍至。欲分其勢。猛攻大南門。南壇營澄潭密通賊。獲訊之。并悉有內應者。皆就戮。十六日黎明。賊又分隊至。義勇禦之。十八日夜半。將來攻。都司許律斌移駐木城。賊知有備。趨安平。巡軍見之。開砲擊。折而北。謀與牽合。二月初二日。澄潭營伐藤茶。三郊義首亦領衆出小北門。既而守備吉隆阿都司許律斌游擊官朝贊知縣薛志亮皆至。鄉衆請攻湖仔尾。且言可取狀。方討議而愛新泰至。下令出軍。鄉衆奮勇行。既至。賊不設備。一鼓破之。內港水師助戰。長庚別遣將出南汕。自後焚其舟。奉大敗。賊首周添壽陳番等各逃去。是日爲社公辰。近村之賊多歸。故勢殺也。翌日。收捕盤淺莊。賊首陳椿開敗。未戰而潰。牽知山城不足爲。謀遁去。而官軍困之。初六日。風潮驟漲。沈舟漂起。厚賂浙兵。黎明潛奪鹿耳門出。長庚追之。奪船十餘。卒以閩兵不助扼各港。竟脫去。蓬萊皆毀。至福寧。又得山賊接應。勢乃振。長庚列狀聞。詔統總督王德誠。逮京治罪。以阿林保代之。王德忌長庚功。主撫。故閩兵不願力戰也。陳椿自稱盤淺潰後。十四日。回埠頭。又敗。走桃仔園。入番界。吳淮泗亦自旗後遁賊船。未幾獲陳番及許和尚殺之。自是南路漸平。十二日。總兵愛新泰率安平副將張良楨北路副將金殿安參將英珠等南下。復鳳山城。粵匪聞至。送陳名聲錢壽來會。分勦餘賊。每誣良民。或捕或竄。兵至苦之。閩粵素不和。無事輒起械鬥。時粵匪以拒賊功。而助賊者閩人也。遂假其事以逞。官不之察。地方初平。而兩族又將啓釁。鄭兼才上書巡道。請止勦。脅從罔治。事乃息。十六日。牽復至。泊鹿耳門。越二日。長庚亦至。牽移泊王爺港。既知不可踞。遂北去。謀佔噶瑪蘭。噶瑪蘭處臺灣北東。絕遼遠。時尚未入版圖。乾隆末。漳浦人吳沙始募流民入墾。嘉慶元年。築土圍於烏石港南。二年。沙死。姪化領

其事。從者益衆，牽至，欲取其地。衆懼。佗謀所以拒之。夜集鄉勇數百。掘長隘。又命諸營伏岸上。翌晨賊入市貨物。擒之。得十三人。衆怒進攻。衆斷大木塞港。船不得入。久之乃去。五月十七日。再踞鹿耳門。親商船。海道不通。二十七日。福寧鎮總兵張見陞澎湖水師副將王得祿合擊之。軍殊戰。牽廢船出。而鹿耳門道狹。沙汕左右立。每當夏秋間。風濤澎湃。牽船多衝破。狼狽走。自是不敢犯臺灣。未幾而有朱潰之亂。初潰與牽分。自領其衆。橫行海上。十二年秋七月。敗於廣東之六寮蕪外洋。爲澄海副將孫全謀所追。走入鹿港。或至淡水。伺隙劫掠。時王得祿駐銅山。聞其犯臺。放舟索之。夜至雞籠。見潰船匿港內。突擊之。潰竄噶瑪蘭。大載農具。入蘇澳。謀奪溪南地。蘇澳爲臺東番界。距噶瑪蘭東南。官軍未至也。五圍頭人陳奠邦告急。知府楊廷理北上。與得祿合。會水陸軍勦之。岸裏社番土巨潘賢文處羅東。勢力振一方。潰思結之。而李祐陰通賊。廷理知其實。召賢文至。曉以大義。囑番噶十疋。紅布五百疋。銀千圓。皆奮起。願效命。乃設木柵於海口。捕通賊者。肅懼。妻妻逃賊舟。九月初九日。廷理自艦御至五圍。集衆撫慰。義首林永福翁清和顯率勇効用。得祿舟師亦至蘇澳。潰以巨纜繫鐵鑿沈港口阻之。而廷理已命義首各領番人。隨山刊木。達蘇澳。賢文亦斷賊樵。二十日。兩軍夾攻。焚賊船三。巨舟一。潰大敗。率十六艘順流而東。嗣爲許松年所滅。自是臺灣無海寇。事平。詔收噶瑪蘭。設官經理。是役會命將軍賽冲阿視臺。戰守文武官紳各隨功入奏。賞給有差。十二月二十五日。長庚追牽入黑水洋。牽勢盛。將就擒。其奴開敵中長庚。遂死。事聞。下旨軫悼。封伯爵。諡忠烈。建專祠。以王得祿提督閩浙水師。得祿臺之嘉義人。久隨長庚立戰功。十四年秋八月十七日。提督邱良功南下。追牽至魚山外洋。牽勢大盛。集兩省兵船困之。十八日。至黑水洋。賊船盡沒。牽知不免。開砲裂舟。落水死。妻子黨徒皆沒。髮入。晉得祿子爵。餘亦嘉獎。自是海寇盡平。

王得祿

王得祿字百道。號玉峯。先世居於江西南城。曾祖奇生以千總隨征朱一貴。陣歿鳳山。賜恩騎尉。遂遷諸羅。籍尾

莊。年十五入武庠。乾隆五十一年冬。林爽文起事。陷諸羅。得祿走府城乞師。遂募義勇五百以待。五十二年十一月。大將軍福康安復諸羅。從祿有功。隨攻大里戍。驅馬先渡。軍繼之。遂獲賊。爽文竄內山。康安率軍進。命漳汀州鎮總兵普克保壓下。及平。普戴花翎。以千總賞缺用。六十年。補營額右營。陳周全之變。隨閩浙總督伍拉納入臺。事畢而去。當是時閩粵海上多盜。而蔡牽朱濆爲之魁。規船起貨。商務阻遏。閩浙總督檄銅山營參將李長庚平之。得祿從。頗殺賊。嘉慶五年春三月。長庚爲福建水師提督。一意勦盜。而得祿與邱良功爲之輔。四月。謫送封舟赴琉球。十一月。回省。旋率兵艦出洋。時有殺獲。以功晉級。九年十一月。謫澎湖水師副將。時牽有窺臺之意。而澎湖爲臺之門戶。孤懸海上。乃籌守備。討軍實。築砲臺。以防侵擾。十年春正月。牽至。入虎井嶼。將登岸。得祿禦之。八月。署澎湖副將。十一月。牽入鹿耳門。勾結陸盜。攻圍府治。得祿隨長庚赴勦。牽沈舟以阻。而自屯岸上。得祿知大港可達安平。自駕小舟。入與鎮道會商勦圍之策。嗣與義首吳春貴柯緯章王得昌等率義民三百。十一年春正月五日。嚴軍行。戒諸舟勿燃燈。既迫。始奮擊之。牽揚帆欲遁。得祿揮舟堵截。擲火礮火箭以焚。烈焰漲舟。賊驚惶。多墜海死。燬船二十有二。獲其三。會股首蔡正等百六十八人。斬首八。陣鹵器械無算。牽以是奪氣。然猶據險守。二月初二日。舟次洲仔尾。賭岸上民兵參差。而東南氣甚惡。訝曰。不趣援。賊必伏戎於莽。兵勇將不支。所領舟置劈山礮十二尊。揮衆上岸。舉礮擊。戒曰。視吾旗進退。時潮將落矣。每舟以善泅者六人扶之進。麾旗放礮。賊果伏莽中。不虞官軍之猝至也。爭走。而水陸阻隔。莫能援。城中義勇又數隊至。賊愈窘。縱火燬其營。牽六敗。謀遁走。港塞不得行。初六日。風潮驟漲。途被逸。長庚及得祿追之。不及。奪船十餘。頗斬獲。詔草頂戴。三月。將軍賽沖阿渡臺。仍命勦牽。五月。牽復泊鹿耳門。賽沖阿令得祿率兵船十二。小澎船二十。出戰。與福寧鎮總兵張見陞內外合攻。得祿憤前之被逸也。鼓勇而進。衝其中堅。獲船十。擊沈十一。禽股首林略傅琛及徒二百數十人。牽敗去。詔加總兵銜。十二年春正月。會浙江提督李長庚勦牽於粵洋。頗斬獲。嗣調南澳鎮總兵。至銅山。聞朱濆真鹿港。追之。七月。至雞籠。見黃舟潛糧港內。又諜知夜突。擊擊之。斃賊七百。獲船九。燬二。擊沈三。敵

。復虜。清軍竄。諸將入居。復追之。是時。以本舟載火具入。火巨。延於港。火。諸將爭出。開砲發之。張勇走。沈舟三。獲一。歸。張勇。沈舟三。自是不敢。十二月。長庚追索於黑水外洋。中破。十三年春三月。詔任浙江提督。詔任浙浙。為長庚。五月。受。六月。調福建水師提督。與海督阿林保。臺灣北路守兵。請改。為水師。移駐。以延平協左營守備移駐。管轄陸路。從之。十四年八月。會浙江提督吳。定海之。牽勢已。追之不敢息。明日仍據上風。傍午。見綠水。將遁。得。復。臺灣浙各船。牽殊死。遂。以統。浙舟。矛。浙舟。而。轉。良。以。官。軍亦以大。得。率。自。妻。擄。二。賞。花。十五。統。海。多。海上。然。黃。海。劫。自。是。每。有。海。平。十六。入。垂。水。溫。十八。年二月。福。張。言。臺灣之。港。須。淺。水。船。始。能。守。禦。應。造。守。港。及。八。艘。分。設。防。王。得。應。索。請。臺。地。情形。請。令。酌。定。船。人。得。祿。趁。船。以。進。奏。請。造。竣。之後。分。撥。鹿。耳。門。十六。隻。鹿。港。八。里。坌。各。八。隻。從。之。又。以。廈。門。為。全。閩。要。口。港。設。紛。歧。商。旅。往。來。時。虞。同。劫。奏。請。勸。撥。房。租。添。造。藥。船。巡。船。以。利。緝。捕。亦。從。之。旋。遣。臺灣。關。兵。請。假。展。募。得。祿。少。失。侍。長。嫂。許。氏。育。之。至。是。特。請。追。封。一品。夫人。長。兄。追。贈。振。威。將軍。蓋。異。數。也。七月。回。任。整。別。營。伍。多。所。更。改。二十五年。復。遣。臺灣。關。兵。道光元年。春正月。調浙江提督。翌年六月。以病乞。捐。運。津。米。並。倡。修。鳳。山。縣。城。奉。旨。交。部。優。敘。七年八月。入。覲。是。閩。後。寄。家。廈。門。已。而。嘉。慶。張。丙。起。事。南。北。俱。動。即。率。勇。五百。隨。水。師。官。兵。至。僕。仔。脚。助。戰。有功。詔。加。太子。少。保。銜。得。勝。以。嘉。義。城。垣。為。張。丙。所。蹂。躪。倡。議。重修。置。建。議。會。需。銀。二。萬。石。為。兵。荒。之。用。居。御。時。頗。有。義。舉。二十一年。英。人。之。役。駐。防。澎湖。十二月。薨。於。防。次。年。七十。有。二。追。贈。伯。爵。加。太子。太。師。銜。諡。果。毅。賜。祭。有。子。十。長。朝。綱。任。山東。濟。東。道。次。朝。給。候。補。員。外。郎。

謝金鑾字退谷。順德侯官人。少孤貧。事母孝。好讀宋儒言行錄及五子近屬錄。嘗曰。士以忠孝好學爲立志。儉常日用爲力行。空著存誠。獨主敬存養。而不讀書有體。則失之偏。乾隆五十三年。舉於鄉。嘉慶六年。任邵武教諭。調調南靖安溪。歷任以興學爲任。士論歸之。十年。任嘉義教諭。時蔡牽作亂。劫略海上。陷鳳山。南北戒嚴。嘉義知縣詢以籌防之策。金鑾對曰。此間士民曾遭林爽文之亂。遺柵鑿漆。治兵習械。皆有成法。可召而謀之。如其言。衆果集。偕視四門。指揮區畫。分地而守。夜漏三下。而部署已定。已而糧兵武隆阿帥師至。率黨盡去。降阿知其才。至學署。見壁間教士條約。歎曰。通儒也。禮之。初索謀。哈仔難爲巢穴。而朱漢亦屢窺蘇澳。金鑾以哈仔雖居臺之北東。勢控全局。若爲賊有。則稱警嚴等。遂考其圖經。徵其始末。著哈仔難紀略六篇。首原由。次宜撫。次形勢。次道里。次圖說。而終之以論證。語在撫臺志。上之當道。請收入版圖。咸以險遠爲難。乃郵示鄉人少詹事梁上國。據以上聞。詔命閩浙總督派員經理。設噶瑪蘭廳。臺灣知縣薛志亮聘修縣志。與府學教諭鄭兼才同事。兼才亦主開哈仔難者。秩滿。調南平教諭。嗣移彰化。復調安溪。欲引退。諸生顧留。未幾。遘病歸里。卒年六十有四。著教諭語。風行海內。又有二勿齋集文。道光五年。祀鄉賢祠。鄭兼才字文化。福建德化人。乾隆五十四年。拔貢生。充正藍旗官學教習。嗣授閩清教諭。嘉慶三年。舉鄉試第一。改安溪。調臺灣。已而蔡牽犯府治。踞北汕。山賊亦竊發。城中議戰守。以兼才駐大南門。請出入。晝夜巡防。不遑寢食。事平。以功授江西長寧知縣。辭。請改教諭會試。乃任臺寧。復調臺灣。時讓開哈仔難。兼才論未決。兼才以地處上游。漳泉難處。其聲易啓。萬一有失。臺灣之患從是多矣。力主設官。後從其言。初鳳山亂後。閩粵莊民藉端搆陷。猾吏土豪又以捕賊爲名。脅絲市利。兼才聞之。言於巡道。其害始戢。府治昭忠祠祀陣亡官兵。頗有疏漏。亦旁求事例。補祀一千四百八十餘人。兼才雖爲學官。而吏治民生。靡不悉心諮詢。著六亭文集。

道後只。嗚呼。龍門之說。前後總起。而金鑑之論。尤爲剴切。彙才之語。亦有同心。是皆有用之文也。士君子讀書論世。操筆爲文。足垂不朽。而儂薄之徒。但工藻繪。拘虛之子。多屬空談。非所以爲經國之業也。夫不知而言。是不智也。知而不言。是不忠也。不智不忠。非人也。若乃二子以冷署開曹之官。而爲拓土開疆之計。可謂能立其言者矣。

吳沙

吳沙漳浦人。少落拓。來臺。居北鄙之三貂嶺。任俠。通番市。番愛其信義。遠近歸之。民窮蹙來投者。則與米一斗斧一柄。使入山伐木抽籬以自給。於是客至愈多。淡水廳慮其亂。遣諭懲之。林爽文之變。全臺震動。及平。黨徒多北走。遞入山。同知徐夢麟索知沙有爲。請大吏。檄沙堵守。沙旣通番市。嘗深入蛤仔難。視其地平廣而腴。可墾田。蛤仔難者番地也。三面負山。東臨海。平原萬頃。溪港分注。天然沃壤也。自三貂嶺越山行。一二日可至。然漢人僻入者。乾隆三十三年。林爽生始召衆入臺。爲番所殺。後或再往。皆無功。沙旣議墾。謀於其友許天送朱令洪掌。之三人者亦番割也。分募三籍流氓。率鄉勇二百餘人前進。佃農隨後。嘉慶元年秋九月十六日。至烏石港。築土堡以居。則今之頭圍也。關地日廣。番始驚怖。傾其族以抗。而鄉勇力戰。沙弟立死焉。沙旣遭番害。竭智併力。不稍屈。乃使告曰。吾輩奉官命而來。以海寇將騷茲土。爲番人患。非有心貪而之土地也。且駐兵屯田。亦藉以保護而之性命爾。番信之。門稍息。居無何。番患痘。枕藉死。開社遷徙。沙以藥施之。不敢食。強而服之。病立瘥。凡所活百數十人。羣番以爲神。納土謝。未一年得地數十里。初沙將入臺。苦無資。淡水河有武何續。聞其事。皆助之。沙所募多漳籍。約千人。泉人漸乃稍入。而粵人則爲鄉勇。已而漳人蕭竹來游。沙禮之。爲之畫策。二年。沙赴淡水廳給照。許之。與以吳春都。蕭竹之職。疏節開目。一切歸從其便。沙乃召佃農。立鄉約。徵租穀。刊木築道。沿山各隘。分設隘寮十一所。自民壯營。募丁壯以守。每隘十餘人。或五六十人。晝夜擊柝。行旅無害。故來者皆有開田廬長子孫之

潮。而沙亦流入愈豐。以其餘力拓地至二圍。三年。沙死。子光育無能。僅代領其事。已而吳春劉胎蔡漳福來附。拓地至湯圍。番感其逼。復時有戰鬥。互殺傷。化乃與番和。約不相侵擾。番喜。進至四圍。皆爲漳人。泉人初不及二萬。僅得二圍地。民工衣食。皆仰於漳。粵人忿。且詆泉人弱。起而攻。泉人與門。輒敗。將羈地走。漳人留之。更與以柴圍之六十九。活奇立丹之地。化及三人者咸戒其衆。毋更進。而三籍亦相安矣。七年。人至益衆。漳人吳表楊牛林循領東來。蔡際陳一理陳孟蘭泉人劉鐘。粵人李先。共率衆一千八百十六人。進攻得五圍。謂之九旂首。九旂者人各建一旂。立地上。以色爲界。於是漳得金包里股員山仔大三圍深溝地。泉得四圍一四圍二四圍三渡船地。而粵亦得一結至九結地。然泉人別開溪洲一帶。三籍之限雖各耕墾防備。而皆奉化爲義首。化亦能御其衆。聽約束。不敢犯。九年。彰化社番土巨潘賢文犯罪懼捕。率岸裏阿里史阿東東螺北投大甲存審馬賽諸社番千餘人。越四山。逃至五圍。欲爭地。而阿里史番強。挾火鎗。漳人不敢鬥。謀散其衆。臚以粟。分置諸番而食之。阿里史番說。漸以火鎗易衣食。幾盡。漳人始悔之。而番不能鬥矣。十一年。淡水漳泉械鬥。有泉人走入哈仔難。其族納之。復與漳人鬥。粵及阿里史諸番皆附。然漳人地大族強。與戰輒勝。遂併泉人地。諸番無所棲息。移住羅東。奉潘賢文爲長。未幾又鬥。漳人林標黃添李觀各領丁壯百餘人。以吳全李佑爲導。夜度叭哩沙。潛出羅東後。突擊之。諸番驚潰。於是漳人復併有羅東。既而泉人請和。許之。乃自溪洲沿海關地至大潮。粵人亦願伏焉。先是海寇蔡密之亂。侵犯沿海。十一年春二月十六日。泊鹿耳門。窺府治。爲福建水師提督李長庚所敗。遂北去。圖歸哈仔難。衆懼。化謀拒之。夜集鄉勇數百。扼險要。又命諸番伏岸上。明日寇至。入市貨物。禽之得十三人。牽怒進攻。衆斷大木遮海道。船不得入。久之乃去。十二年秋七月。牽黨朱潰犯雞籠。澎湖水師副將王德祿逐之。潰竄哈仔難。大戰農具。入泊蘇澳。將奪溪南地爲巢穴。蘇澳爲臺東倉界。距哈仔難東南。官軍圍未至也。五圍頭人陳莫邦告急。知府楊廷理化北上。與得勝合。會水軍剿之。潰苦無援。思結潘賢文爲內應。而李佑亦陰通賊。廷理知。召賢文諭以大義。備其衆。番喜。願效力。乃設水棚於海口。捕地賊者。佑率連賊船。九月初九日。廷理自艦親至五圍。召義首林永福翁請

和撫慰之。各率丁壯防守。而得勝舟師亦至蘇澳。合攻績。大敗之。自是海寇不敢復來。是役化功特著。所部尤用命。事平。請以土地入版圖。大吏慮其險遠難治。不納。十五年夏四月。總督方維甸上其事於朝。詔可。乃改稱噶瑪蘭。十七年秋八月。設廳。置民番通判。築城建署。經劃地界。三籍之。俟復日至。多至數萬人。洎光緒元年。改爲宜蘭縣。

蕭竹潭之龍溪人。頗能文。喜吟咏。精堪輿術。以臺爲海外奧區。必有奇山水。足供游覽。遂從其友來。窮歷南北。至蛤仔難。時吳沙方闢斯土。客之。竹乃探形勢。標爲八景。且益爲十六景。悉賦詩。或記述其山川脈絡。當是時墾地未廣。平厝萬頃。溪流分流。竹於圖中凡可以建城築堡者。皆遞指之。後如其言。沙旣闢斯土。至者數千人。力田自給。願自駱化外。百貨鮮通。竹又爲畫策。請入版圖。有司以土地遼遠。慮有變。不許。未幾竹卒。沙亦死。徑化領之。後從其議。陳奠邦亦漳人。來臺。居淡水之金包里。豪俠自許。與柯有成何繪善。每有義舉。慨然爲之。已而移居蛤仔難。與吳沙相結納。嘉慶十二年。海寇朱瀆犯蘇澳。將踞爲巢穴。居人或通款。奠邦聞。獨遣人走府告急。至艇舫。得楊廷理會援之信。遂促有成諸人募鄉勇。而自偕泉籍義首導官軍。水陸夾攻。潰敗走。事聞。賜緞袍銀牌。以旌其功。蘭治初建。奠邦爲街坊總理。努力任事。復率衆築城植竹。以底於成。道光四年。山匠林永春滋事。奠邦亦有功。事母孝。與士信。排人之難。濟人之急。有古烈士風。通判高大鏞旌其慮曰。純孝體成。里人會疏其行於廳。未及核報。而奠邦死。家中落。連橫曰。吾識姚鑾楊廷理所爲善。其言蛤仔難之事詳矣。而多吳沙開創之功。夫沙匹夫爾。奮其遠大之志。率其堅忍之根。以深入狂榛荒穢之域。與天氣戰。與猛獸戰。與野蠻戰。勇往直進。不屈不撓。用能達其壯志。以張大國家之版圖。是豈非一殖民家也哉。吾讀謝金鑾蛤仔難紀略。力陳廢棄之非。其言曰。夫君子之居官。仁與智二者而已。智者慮事。不在一日而在百年。仁者之心。不在一己之便安。而求益於民生國計。倘敬事以愛民。蛤仔難之民。則堯舜之民也。何禍端之有。旨哉斯言。可以治當時之蛤仔難。且可以治臺灣矣。夫蛤仔難番地爾。勢控東北。負隅固險。得失之機。實係全局。使非沙有以啓之。則長爲豺狼之域矣。然則沙

之功不更偉歟。

姜周

姜秀變廣東人。周邦正福建人。均居竹塹。爲一方之孟。當是時竹塹開墾。漸入番境。東南一帶。羣山起伏。草莽林菁。雖設險數處。以防番害。而力寡難周。番每出而擾之。番之強者爲饒朱夏三族。饒居中與莊。朱居北埔。夏居社寮坑。大小三十餘社。有衆二百數十人。憑其險阻。以掠近郊。急則竄入山。官不能討。道光六年。始設石碎崙隘。頗足恃。然僅守一隅。墾戶猶未艾也。十四年冬。淡水同知李嗣業以南莊墾務既啓其端。而東南山地未拓。諭秀變邦正爲之。遂集閩粵之人。各募資本一萬二千六百圓。治農畝。設隘。名曰金廣福。初圓山仔金山面大崎雙坑茄苳湖南鹽水港石碎崙等。各設隘。爲塹城之蔽。至是悉舉而委之。別給千金。以充開辦。而兩人遂糾其子弟。自樹圯林入北埔。相地勢。置隘四十。配丁二百。部屬個人。以墾北埔南埔番婆坑四寮坪陰影窩等。凡二十有五社。鋤墾併進。數年之間。啓田數千甲。時與番鬥。十七年冬十月。大擄社番集其類。大舉來襲。戰於麻布樹排。佃農不敵。殲者四十餘人。秀變在北埔。聞警。率壯丁馳援。始擊退之。已又戰於番婆坑中與莊等處。大小十數回。二人志不稍屈。日夜籌防。所部亦一心助戰。番不得逞。久之淡水同知祥請鎮道題獎。頒給金廣福鐵印。與以開疆重大之權。歲加給費四百圓。統率隘勇數百。拓地撫番。權在守備以上。金廣福既任其事。益募股召佃。橫截內面。以墾月眉之野。以制大崎水仙崙雙坑崎林水尾溝一帶。腹背併進。而壓臨之。於是背蕉諸番遂不敢抗。竄於遠山。保其殘喘。而草山順與南坑火礮柑子崎寶斗仁等之地。皆爲金廣福有矣。田工既竣。且拓且耕。至者數千人。分建村落。歲入穀數萬石。以配股。二人亦巨富。秀變遂居北埔。子孫蕃衍。唯邦正之後稍凌替爾。

連橫曰。新竹爲北臺沃壤。王世傑墾墾之矣。而沿山一帶。草萊未啓。番害靡寧。地利之與。猶有待也。姜周二子。協力一心。前芽後勁。以張大版圖。其功偉矣。願吾聞之西人。每以拓殖公司。併人土地。而濬其利。

若其不經印度。荷之侵略爪哇。則其策也。金廣府兵則屬重大之權。以據險要。而廣造田功。比之西人。何可多說。孰謂我臺人。而無堅毅遠大之志也哉。

許尙楊良斌

鳳山處郡治之南。俗淳民聚。號稱難治。道光四年夏五月。打鐵山鳴。竹生華。七月盜。賊以爲亂兆。訛言四起。草澤不逞之徒。遂出劫掠。署鳳山知縣劉功傑銳意捕盜。盡實於法。羣盜聚語。共推許尙爲首。尙廣安莊人。販檳榔。爲鄉保告發。檳捕走匿。而羣盜遺謀起事。十月朔。尙與所善楊良斌。張阿來。高烏紫。王會等密議。期以十一日襲下淡水縣丞衙門。次攻鳳治。然苦無資。乃劫富戶。一時閭閻震動。知府方傳蔭聞盜。飭縣嚴捕。尙適在莊人劉黃中之家。黃中聞官令。勸勿出。功傑捕之不得。焚其居。跡至黃中家。嚴刑以逼。遂以尙獻。械送於郡。傳親訊。得其狀。言於鎮道曰。許尙雖禽。其黨尙在。今事破。必速亂。鳳治無城。不足守。而劉令新任。參將又懦。宜早增兵防堵。且臺每有變。南北互應。今須兩路並重。方爲萬全。從之。密飭嘉彰。淡各守吏戒嚴。未幾而楊良斌起矣。良斌亦鳳邑人。以尙被獲。衆將散。告之曰。今散則力弱。合則勢強。鳳治雖有兵。攻之易破。吾願爲先驅。皆曰可。乃入鳳梨山。遣刀仗旗幟。使屯番溜。老道向其舅潘巴能借糧。卜日啓衆。分爲二。良斌自爲元帥。以林溪爲軍師。王會爲都督。領紅旗隊。李川鄭榮春爲正副先鋒。何烏旂隊。餘各爲股首。分募徒卒。約以二十四夜襲埤頭。埤頭鳳山新治也。善治在與隆里。林爽文之役被殺。乃移此。郡吏慮其易失。以同知杜紹祁縣丞丁嘉植。都司翁朝龍率兵二百守之。良斌既期。期靈兵。又遣徐紅柑自鹿邑。沈古老自嘉義。各率應。別命吳賜入郡。偵舉動。二十一日。林溪至埤頭。市五色綢製旂。深故縣役。城吏所謀。莫不知。歸家。使人肩綱入山。已將飯而後行。母詰之。具以告。母懼誅自首。遂發溪下獄。良斌聞。不待衆集。二十二夜。率數百人。分西北兩路而往。途次破苦棟門汛。殺汛兵。斬竹圍入。城中戒備。紹祁功傑偕守縣署。朝龍嘉植守義倉。良斌攻之。朝龍迎擊。而別隊已斬縣署木柵。爲鄉勇擊退。翌日。

朝龍移守火藥局。文武隨至。住民恐。各走避。無賴從而掠奪。一城鼎沸。塘兵被殺。文報不通。二十三日夜半。郡中始聞警。文武會議。檄城守左營及安平水師駐守。署總兵趙裕福率中營游擊楊傑督師往。傳從。斬許尚而行。郡中亦訛言亂事。人心震駭。紳士韓高揚黃化鏗入見傳。請方略。傳曰。鳳治距郡城百里。朝發夕至。今賊氣惡。雖退必進。郡城爲全臺根本。君等其協力守之。乃修築城垣。以兩日夜而竣。各街皆設柵自衛。別以精兵三百。環城巡視。又徵安平副將。以水師六百駐西城外之老古石街。或請嚴厲城門。傳不可。曰南路難民避亂至者。日數百人。若城門一閉。則北路以爲郡城被困。將乘勢而起。二十四日。鎮兵南下。明日。傳遣以兵勇四百繼之。次阿公店。爲鳳治通府要途。留所部二員駐防。使訓導謝代璽率之。二十六日。至埤頭。撤功傑。以紹祁任知縣。峇祖亦以朝龍爲南路參將。傳遣督民夫。補竹園。拓深溝。嚴守備。通飭各莊緝捕。而縣役多與事。紹祁悉赦之。故無患。初良斌退駐鳳梨山。樹旂糾衆。勢復振。裕福至鳳。以衆多地險。未敢遽伐。旣而兵勇續至。各莊亦受約束。嘉義會黨越山南下。爲官軍所扼。不得至。吳賜至郡。發親。新授臺灣鎮總兵蔡萬齡至。人心稍定。良斌知事敗。不可爲。遂散其黨。各歸去。官軍至。破之。王曾李川蔡雙弼等皆被捕。斬於軍前。良斌自駕小舟入海。至彰化。爲知縣李振青所獲。解郡戮之。兩陷平。奏入。下旨嘉賚。自鎮道以下皆從優議敘。明年乃建鳳山縣城於舊治。

姚徐

姚鑒字石甫。安徽桐城人。世以文名。鑒亦好學。工文章。嘉慶十三年。登進士。出宰福建。嗣任臺灣縣。道光元年。署噶瑪蘭廳通判。蘭爲初闢之地。鑒多方規畫。興利除弊。民稱其善。已而丁艱。寓郡中。知府方傳鑒延爲幕客。時議開埔里社。鑒條陳八事。巡撫孫爾準見而難之。事遂寢。服闋。隕同知。擢臺灣兵備道。臺灣士習敦古。而文風未盛。鑒整刷海東書院規約。時與諸生相討論。考核名實。以是士氣丕振。十九年。英艦犯廣東。窺閩浙。臺亦戒嚴。鑒與總兵達洪阿籌戰守。士民亦悉心禦侮。先後獲英兵一百六十八名。英人遂不

得逞。及江寧約成。英領事與查許臺灣領道安發遣難兵民。而江蘇主款者及福建失守文武。忌臺灣功。互相構陷。欲差大臣查英機以入告。將逮京訊問。兵民洶洶罷市。尋與達洪阿殷勤慰諭。終獲職去。初登在臺灣。以班兵驕惰。當繩以法。著班兵議。而總督趙懷軫亦以臺營惡習。幾有魏博牙兵之勢。下詢其事。差復之曰。自古治兵與治民異。蓋兵者凶器。其人大率粗魯橫暴。馭之道。惟在簡嚴。簡者不爲苛細。責大端而已。愚者非爲刻酷。信賞罰而已。夫虎豹犀象雖是威猛。然而世有養畜之者。馭得其道也。馬牛犬豕雖甚馴服。僕夫童子可操鞭箠而驅之。壯夫直莽。或受角蹄之傷且死者。馭之不得其道也。市井無賴。三五羣。其勢洶洶。婦人孺子心膽欲碎。老儒學究向判曲直。反受詬詈而歸。臺營情勢亦若是而已矣。臺灣一鎮水陸十三營。弁兵一萬四千有奇。天下軍鎮也。兵皆調自內地督撫甄協水陸五十八營。漳泉兵數爲多。上游各營兵弱。向皆無事。與化一營稍黠。多不法。其最難治者漳泉之兵也。人素勇健而俗好鬥。自爲百姓已然。水提金門兩標尤甚。昔人懼其桀驁。散處而犬牙之。立意深遠。然如械鬥賭私載禁物。皆所不免。甚而不受本管官鈐束。不聽地方官逮理。蓋康雍之間尤甚。乾嘉以後。屢經嚴治。乃稍戢。此兵刑二律所以臺地獨重也。豈惟今日哉。重法如迅雷霹靂。不可常施。常施則人側足不安。故曰一張一弛。文武之道。然小者可弛。而大者不可弛。小者狎妓聚賭私載禁物欺虐平民之類是也。若械鬥傷人且死。且不受本管官鈐束。不服地方官逮理。剛紀綱所繫。必不可宥。此最重之別也。故治兵者不可不知簡嚴之道。不辨輕重者不可以簡。不簡者不可以嚴。不嚴者不可以用威。威不足則繼之以恩。恩不足則守之以信。自古名將之得士力者皆由此。今之用兵者。既不知簡。又不能嚴。有罪而不誅。則無威。將不督校。校不習兵。勞苦之不恤。而腹餽之是求。則無恩。當罰者免。當賞者吝。則無信。此所以令之不從。而禁之不止也。夫兵之可慮而難治者。叛與變爾。魏博之牙兵皆魏博人也。故敢噬殺逐其大將。而不受代。若臺兵則皆分徵自內地。建甯延平諸郡與漳泉不相能也。與化與漳泉鄰郡亦不相能也。漳與泉復不相能也。是其在臺常有彼此顧忌之心。必不敢與將爲難。明矣。況其父母妻子皆在內地。行者

所規畫。多繼成之。宗幹爲治。循名核實。而振興文教。尤汲汲以育才爲務。臺灣壯英人親擾之後。士民蓄憤。自立鄉約。禁不與貿易。宗幹亦苦防夷之論。論曰。夷狄之患。自古而然。顧者以許和示弱。爲非國計。要在令其畏我之威。喜我之賂。鴟鳴狼顧。不足喜惡。惟宏之以大度。制之以遠算。勝之以深權。此今日撫夷之大概也。然所慮者。喜我之賂。而不畏我之威。久則無賂可喜矣。此時情形。閩省與他省不同。閩省已准其設口通商。有撫法。無剿法。所謂懷之以德也。臺地本非原約。孤懸海外。無商可通。覲及煤炭。無微不入。且所欲亦不在此。名爲改易口岸。實則擊東擊西。借此發難。昔年曾於此地大受創痛。難保其不懷叵測之心。現在防守要隘。以淡境雞籠洋一帶爲先著。竊以爲有堵法。無撫法。堵之以官兵。究喪舊約。而開後畔。堵之以民。堵之以番。則無可藉口。所謂堵者。非必列兵布陣。但阻其不上岸而已。民番或無紀律。以官兵之間。兵亦可裝爲民。民亦可裝爲番。彼固無從辨別也。夫欲杜內奸。官之耳目。不如民之耳目。官之號令。不如民之號令。蓋以民防民而內奸絕。內奸絕。而外侮必不能入。此尤在地方守令平日之得民有素。然論吏治於今日。但不視如寇仇足矣。安望其能如子弟之衛父兄乎。計惟以重利勸之。一須酌墊屯糧。以圖屯番之守望。一須寬發軍餉。以期士卒之飽騰。一須收雇壯勇。以防內奸之勾結。無事之時。但以聯莊緝匪爲名。靜以俟之。當是時綠營廢弛。班兵多徭民家。挾械以嬉。宗幹移鎮管東。改建營房處之。兵民始分。又議改澎湖募兵。變通船政。清理人犯。語多可行。水沙連六社番久請內附。而廷議以險遠爲難。照舊封禁。宗幹上書總督。請援乾隆五十三年之例。先設屯丁。以便管理。從之。其後遂設官焉。咸豐三年。鳳山林恭起事。陷縣治。攻府城。宗幹與紳民守禦。命知縣鄧元杰以兵平之。四年。陞福建按察使。其後襄辦皖豫軍務。同治元年夏四月。任福建巡撫。彰化鐵潮春已起釁。全臺俱擾。而福建上游。軍務復急。省議頗不以臺爲意。宗幹獨願念焉。卽檄前署臺灣鎮會玉明渡臺。又奏簡丁曰健爲臺灣道。會辦軍務。次踞蕩平。嗣請乞休。卒隘清惠。著有斯末信齋文集。宗幹會講治臺必告錄。以授曰健。曰健刊之。

連橫曰。臺灣沃野千里。民殷物盛。前時僅設一府四縣。而寄其權於巡道。以遙受督撫之節制。是巡道者。非

僅有監司之責也。地方之治亂。國計之盈虛。民生之豐膏。兵制之張弛。風化之純雜。均於是賴。康熙中。陳瓚任臺灣道。東治爲海疆第一。其後寂寂無聞。迨道光間。內外多事。而姚瑩徐宗幹後先而至。嘗能整飭吏治。以立遠大之謀。至今人猶道之。故余多採其言。以入各志。

張丙

張丙嘉義人。其先自漳之南來臺。居店仔口莊。世業農。能以信義庇鄉鄰。衆倚重之。道光十二年夏大旱。粒米不藝。各莊皆禁糶。丙與莊人約。莫敢違。而陳壬癸潛購數百石。爲約故。不能出。賂生員吳贊證之。贊族吳房。逸盜也。與詹通翅諸途。店仔口之禁米。丙董其事。贊牒縣。謂丙通盜。嘉義知縣邵用之獲房。誅之。並捕丙。丙怨合不治米出境而反治禁著。要贊之妻孥於途。又爲縣役護去。益恨之。陳辦事巨盜也。居北崙仔莊。其族爲粵人張阿凍。阿凍居龍溪口。粵莊之強者。閏九月初十日。焚辨室。辨邀丙與鬪。率衆三百人。攻之不勝。臺灣鎮總兵劉廷斌適北巡。丙聞而歸。辨遂掠粵莊。二十五日。劫大埔林汛兵軍器。廷斌追至東勢湖。戮二人。北路協副將葉長春與用之亦至。合擊辨於紅山仔。辨走攻蕭姜崙莊。官兵至。斬其黨王興王泉。辨竄白丙。丙觸前忿。謂官兵之專殺閩人也。與詹通謀起事。通父經知之。命長子日新往殺通。刃其額。不死。傍人殺日新。十月朔。攻佳里與巡檢署。殺教讀古嘉會及汛兵。掠下茄荖北勢坡八掌溪各汛。用之逐之入店仔口。丙執而殺之。報宿怨也。初二日。臺灣知府呂志恆聞嘉令被圍。率鄉勇二百人往援。南殺縣丞朱懋從之。丙禦之大排竹。署遊擊周進龍却。懋以言激之。乃前施砲。爲丙衆所乘。義民許邦亮以其馬授志恆。徒步與賊俱陷。懋有循皮聲。丙後悔之。進龍聞道歸。是以免。初辨之約丙也。無戕官意。至是其妻自縊死。丙乃約所交遊。稱開國大元帥。建號天運。張告示。蔡澄掠。令民無恐。以詹通黃番婆陳連陳辨吳扁爲元帥。劉仲劉港劉邦頂王奉陳委洪番吳福李武松許六孫惠爲先鋒。柯亭爲軍師。吳允不受封。自稱開國功臣。賴牛亦自稱元帥。各就新店。糾集黨羽。分六小西十六股。股首稱大哥。下爲咄首。所部曰旗脚。每股百餘人。

或數百人。初三日。丙率衆攻嘉義。典史張繼昌集兵民。嬰城守。而股衆聚愈多。蔡恭榮辨莊文一吳猷陳開陶黃元德各率所部至。凡萬五千人。越日。丙分衆攻大武壠汛。傷巡檢秦師韓。又攻日加溜灣。犯總朱國珍死焉。廷斌北巡在途。聞警。以兵二百往。丙分道要擊。官軍將敗。適王得麟率義勇至。擁以入城。副將周承鳳。不知也。反馬入陣。馬蹶被刃。猶殺數十人乃殫。將弁死者九人。兵百餘人。軍械盡失。廷斌既入城。以繼昌權縣事。修戰具。募義勇。爲固守計。而莊民之起應者。忽分忽合。郡城戒嚴。初七日。股首黃番婆攻鹽水港。破之。守備張榮力戰死。巡檢施模亦殊傷。鹽水港爲嘉義咽喉。郡北屏障也。既破。黨勢大振。初八日。丙解圍去。而迤南之黨漸迫郡城。郡中初不知守令之被戕也。有歸自大排竹者述其狀。兵備道平慶以同知王衍慶權府事。環城樹柵。備戰守。紳士亦助餉募勇。貢生陳以寬內渡告警。詎言日起。中營遊擊武忠泰落井死。相率欲逃。衍慶令曰。敢言走者斬。獲偵探吳連戮之。衆稍定。十一日。丙略鹽水港。辨亦攻北港。縣丞文烜千總蔡凌標合擊之。嘉義自解圍後。築土垣於城下。甫成而丙復來攻。凡三日。解圍去。鳳山縣人許成亦以月之十日豎旗觀音山。號天運。封欲先爲軍師。柯紳庇爲先鋒。以滅粵爲辭。退運郡之米。爲丙援。十四日。攻阿公店。千總許日高擊退之。於是始不敢窺府城。然彰化人黃成受丙約。亦以十二日豎旗於林圯埔。稱興漢大元帥。用故明正朔。僧允報爲謀主。郡中聞嘉義被圍久。念諸將在外無援。以都司蔡長青率兵九百。遁誠往。股首蔡恭榮之會文溪。長青背水爲營。十九日。恭擊之。大敗死焉。兵士亡者二百餘人。軍械盡棄。二十三日。丙焚嘉義北門。城兵出擊。互殺傷。三十日。又戰。股首陳太山劉眉滾被禽。磔之。於時黨中互爲雄長。分踞各莊。丙亦舍城去。般庶之鄉慮其必敗。遂建義民旗鼓。輒禽股首殺焉。是日南路股衆圍鳳山。夜縱火逼縣署。署游擊翁勳龍退守火藥局。署知縣克通阿千總岑廷高列械於庭。擊退之。自是亦不敢窺鳳治。閩中既接臺灣之報。陸路提督馬濟勝將兵二千馳援。以十一月朔。抵鹿耳門。駐北門外較場。初五日。進兵西營仔。獲偵探。知黨狀。初七日。至茅港尾。遇股衆二千。敗之。濟勝曰。此地可戰。壘土爲營以待。翼日股衆果以五六千人來撲。濟勝戒勿動。俟其懈。開壁出擊。陣斬數百。十二日。進兵鐵線橋。二十二日。丙擁衆二

萬。自搏戰。氣銳甚。呼聲震山谷。自辰至於日中。濟勝堅壁不動。薄暮始縱兵出。追逐數里。禽五十餘人。斬七八百人。溺水死者相枕藉。丙亦能軍。收其衆歸橋北。翌日再戰。又敗。李武松詹通被禽。丙走伏近山蔭林中。而金門鎮總兵黃振彪以月之三日。至鹿港而南。會於鹽水港。濟勝令攻南黨。自帥前部入嘉義城。分兵搜剿斗六。嘉之北轍也。黃城率衆來攻。破竹園而入。千總張玉成外委朱承恩許國寶林登龜蔡大貴皆巷戰死。縣丞方振聲守備馬步衢放火自焚。不死。爲股衆所執。振聲妻張氏玉成妻唐氏皆不屈死。弁兵沒者二百數十人。城以黃雖榮爲縣丞。守斗六。自率其衆助丙。丙自收後勢。各莊又多助官軍。皇皇無所之。十二月被執。黃城陳辨詹通陳連吳扁等亦先後被獲。以丙逆辨違爲禍首。解囚郡獄。臬李武松吳扁等於嘉義各處。而割黃城之心。以祭斗六諸人。株連而死者數百。北路平。初七日。濟勝率軍赴鳳山。股衆禦之三浦溝。初八日。獲節成蔡臨。斬之。南路亦平。十三年春正月。總督程思洛至自浙江。將軍瑚松額佩欽差大臣關防抵臺灣。當總兵劉廷斌之被囚。兵備道平慶以亂狀入奏。命邵雅署福州將軍。哈朗阿爲參贊。領侍衛巴圖魯章京二十四員。又調西安馬兵三百。河南兵一千。貴州兵五百。四川兵千五百。赴臺。巡撫魏元琅以十二月十一日接提督捷報。奏請止軍。故各省之兵皆未入閩境。而總督將軍先後渡臺也。窮治餘黨。按名悉獲。梟斬者三百餘人。遺成者倍之。丙與逆辨連俱械至京。磔之。詔祀方振聲馬步衢陳玉成於昭忠祠。餘亦賞賚有差。

方振聲

方振聲浙江山陰人。寄籍順天。途家焉。供事武選司。出任福建閩安巡檢。歷陞至斗六縣丞。道光十二年秋九月。嘉義張丙起事。攻縣城。振聲聞警。卽與署守備馬步衢署千總陳玉成籌守禦。增壘浚壕。又以眷屬居營中。誓偕死。斗六爲嘉義北轍。負山扼溪。地險絕。然兵力單薄。慮卒圍。乃檄嘉義副司許荆山軍其外。以爲犄角。至成善火器。每發必中。相持久。丙轉戰嘉南。十一月初三日。股首黃城以衆來攻。荆山宵遁。城自外放火。破竹園而入。玉成率所部巷戰死。振聲步衢欲自焚。被執。不屈死。妻張氏女某玉成妻唐氏亦死。幕

客沈志勇沈聯輝家丁江承惠等皆死。弁兵沒者二百數十人。步禱玉成臺灣人。家世莫詳。而同心協力。以守角。卒之勢蹙駢死。閩家俱亡。人以爲烈。事聞。下旨軫悼。賜祭。振聲追贈知府銜。諡義烈。步禱游擊銜。諡剛烈。玉成都司銜。諡勇烈。各世襲騎都尉罔替。入祀京師昭忠祠。張氏贈淑人。唐氏恭人。均諡節烈。建坊旌表。予志勇六品頂戴。聯輝七品頂戴。均照例議恤。命於斗六准建專祠。春秋致祭。以從難幕客家丁弁兵配。

李石林恭

道光之末。清政不飭。洪王起兵。奠都南京。建國太平。奄有諸夏之半。風潮震動。蓬波臺灣。於是而有李石之變。於是而有石林恭之變。李石。邑人。時以小刀會踞廈門。而臺多漳泉人。謀起應。咸豐三年夏四月下旬。與楊文愛林清十數人。樹旗灣裏街。以與漢滅滿爲言。從者衆。知縣高鴻飛聞警。將往討。命慶生許廷道率練勇從。廷道以練勇未集。請暫待。不聽。移營借兵三十。多羸弱。器亦不備。二十八日出尊。翌日至鹿仔草。度林設巷。石設伏以俟。自後刺之。鴻飛墜。誠言去。餘兵皆走。郡中聞報戒嚴。總兵恆裕出駐北墩場。而鳳山之變作矣。林恭。鳳山人。充縣署壯勇。與無賴伍。知縣王廷幹汰之。及開北路之變。與其黨張吉羅阿沙賴棕集衆百數十人。攻縣番寮。搶掠至鳳治。各鄉騷動。廷幹召義首林萬掌入衛。萬掌恭兄也。性好賭。羣不逞之徒。出入其家。二十八日。率衆入城。廷幹大喜。以所戴花翎加其首。曰闔城付汝。全家付汝。恭亦擁衆入城。邑人猶以爲義民也。直入縣署。廷幹方作書遣郡吏。見之欲走。會玉水揮刀以砍。幕友張竹泉趨救。亦被殺。典史羅構春聞堂上鬩聲。趨止亦死。廷幹長子鈞未冠。倉卒持槍刺恭。不中。力鬥死。次子湜載九歲。遇救獲免。家人咸獲死者十九人。妻張氏初避民家。日夜哭。主人患之。給之出。卒以伶仃死。其妾匿火藥局以免。而樹春之家亦受害。廷幹山東安邱人。以進士仕閩。英人之役。運餉來臺。初知嘉義縣。繼任鳳山。性貪墨。邑人怨之。故變時無肯救者。恭既得鳳城。踞縣署。開倉庫。縱獄囚。自爲縣令。出示禁殺掠。以王光讚

爲軍師。南路營參將會元福巡哨城外。急入援。無及。退守火藥局。恭攻之。不破。放火決水。又不破。元福每乘隙出哨。示無恐。而糧食日用之物僞奪於民者。而陰給其直。故不困。郡中聞變。兩令又前後被戕。巡道徐宗幹議自守。五月初二日。恭分衆攻郡。廷道謀內應。事洩。奮死。城得不破。郡人擊退之。越數日。幕客唐撫誦宗幹曰。鳳高之陷久矣。鳳民之望救亦亟矣。今會參將獨守危局。而郡無援兵。他日大府詰問。將若何。且不戰亦不能守。宗幹意始決。議出師。無敢往者。乃以鄭元杰署縣事赴援。元杰固辭。宗幹曰。吾知汝才。且知汝父才。汝其往哉。舉令箭授之。曰。此朝廷所畀也。今轉以畀汝。汝其便宜行事。元杰猶豫。而中營遊擊夏汝賢請行。乃誓師。以二十八日南下。父應璠爲治糧。汝賢亦率部從。分三隊。以義首李澄清爲前軍。導。翁夢熊爲左隊。何璇璣爲右隊。西螺把總李朝祥率練勇八百來會。六月初二日。至二層行溪。元福之子登線自募勇三百。屯弁林鼎山以屯兵五百。先後至。翌日。戰於新園。凡三遇伏。遂入舊城。初七日。元福聞官軍至。欲自內出擊。登線急欲見父。先破圍入。元杰汝賢繼之。恭踉蹌走。餘黨伏城隅以戰。劫之。陣斬方烏翠梁蘆等七十餘人。東港踞鳳治三十里。爲遁海之市。民戶殷庶。恭敗後。將曙之。以收拾餘黨。元杰請郡直會水師夾攻。二十九日。恭渡溪。走大莆林。官軍追之。窺水底藥。元杰久駐東港。餉細。請於郡。不與。兵勇無所得食。大譁。令徒變民。罰餒贖罪。苛求富室。縣役黃添又假威以逼。元杰且爲所慮。東港之人怨焉。初。萬寧道恭入城。退居水底營。及敗。又庇之。應璠素識萬寧。遣人說以利害。七月十七日。乃縛恭獻軍前。元杰解郡報功。戮之。已而總兵恆裕獲石等。皆斬之。事後以元杰知臺灣縣。其明年樹春之子扶根。或言殺樹春者黃添也。元杰庇不與。樹春之子控於總督。召省察看。

鄭勒先

鄭勒先泉人也。咸豐初來臺。居彰化。彰屬有埔里社。處高山之中。土厚泉甘。袤延十數里。番番爲且借。不知耕稼。漢人多往墾之。然時常仇殺。大府亦每議開設。未行。勒先既至。與互市。番疑之。乃從番俗。改姓

名。與和睦。番信之。每得物。輒就勸先水售。即以贖布易之。獲利多。從者衆。勸先又與諸人約。毋侵奪。毋虞詐。毋強占土地。番愈信之。遂建市廛。定貿易。以樓來者。則今之大埔城也。洎光緒元年。乃設埔里社廟。

連橫曰。余游埔里社。觀其土俗。山迴水抱。氣象偉麗。頗欲置產於是。以事耕稼。而提筆遠游。作萬未就。每一顧念。心爲惻然。夫埔里社既爲我臺之沃壤。又經我族之經營。設官撫番。亦易事爾。而遷延巨工。猶以甌脫視之。何其昧也。嗚呼。彼固以臺灣爲不足惜。何論乎此。然而時會所趨。莫可阻遏。前茅後勁。再接再厲。則此後之埔里社。或爲東西連絡之紐。而成一大都會焉。始作也簡。成功也巨。沈文肅創建之勳。不更偉歟。

郭光侯施九纜

郭崇高字光侯。以字行。臺邑武生也。居保西里。以義聞里閭。臺灣賦稅固重。正供之外。有耗羨。有丁稅。有採買。凡納石者倍其半。折毀納銀又倍之。官吏之私飽。胥役之剝削。又兩倍之。每徵收時。官符一下。皂隸四出。捕業戶。逮農民。所至騷動。道光二十四年春三月。臺灣縣開收下芒之租。知縣閻炳示納穀者折銀。縣民以非例不納。糧總李德陞至期無可繳。請治違者。炳敬與史率役。赴東門外追促。每至索供帳。富家多走避。則拘貧民以刑。示儆也。保西里人葉同劉取余潮稟議曰。官暴至此。民不堪矣。曠壯士夜殺之。炳以亂事白道府。請會營剿辦。鄉人懼。洶洶欲變。猶未發也。許東燦者郡人也。名朝錦。納資捐同知。攬辦官租。日出入衙署。聲勢振一邑。時穀賤。亦命納。繳銀。石徵二圓。不從。皆違勅至東門下。堆積如邱陵。東燦白縣。命弟東霖捕抗者。納戶困。羣哀顧光侯。至是築耆老。謀入郡。訴大吏。四月朔。至東郭外。鄉人不期而會者數百。皆呼冤。行且近。城兵疑民變。急閉門。越報守備。文武皆至。詰以故。咸言納銀之苦。命且散。不從。自辰至於日中。聚愈多。衆且數千。郡中猝聞警。一時震動。守土官亦屢無策。乃介東燦解散。許以收

同告示。而鄉民紛紛去。翌日。鎮道以民變白督撫。懸賞光侯。將以糾率圍城之罪舉之。願光侯所爲固於公憤。若一旦受罪。身戮名穢。則地方專誰肯爲耶。二三魁傑之士。密晤光侯。請起兵以抗。不可。曰吾之出首者。冀幸官之一語。民之一解也。今事勢未可知。若稍有舉動。則罪案成矣。擬入訴鎮道。而偵騎四出。慮被害。乃爲叩關計。潛伏糖箕中。以牛車運至船。其友豫侯之。至天津入京。而朝廷已下諭拿辦矣。嘗是時晉江陳慶鏞爲御史。直聲聞天下。光侯念非此莫可白者。八月二十有五日。至晉江會館。見慶鏞。哭陳始末。初東燦曾以巨案遠京訊。慶鏞諭其惡。止聞此事。尤詆之。早日上其事。下諭解閩辦任。遂聞。着總督劉坤一可飭屬捕東燦東察及黃應清察堂李捷隄等。皆朋比爲奸者也。至日部訊。東燦築牆。出言傷部吏。定讞誅之。餘亦治罪有差。而光侯以債事之罪流口外。越四十二年而有施九緞之事。

施九緞彰化人也。居於二林堡浸水莊。世業農。好預鄰里不平事。光緒十一年。巡撫劉銘傳奏請清丈。十三年。彰屬十三堡均舉辦。知縣蔡麟祥率巡檢黃文爵吳雲孫等。自橋仔頭起丈。每甲長約加一。隨丈隨算。錯則改之。民無怨言。已而麟祥調用。以李嘉棠爲縣事。嘉棠面墨吏。狼貪民財。肆用奸猾。既接任。而撫署札催竣丈。乃悉變舊章。各堡派員。數月而畢。丈員多昧算。田賦等不計肥瘠。任意填寫。下鄉之時。索民供帳。皆獲巨金而歸。彰之民庶早已不平矣。嘉棠示領丈單。每甲費二圓。彰賦三萬有奇。丈後倍增其數。各員存畧分單。領者少。而是時嘉義亦以催領故。民戶騷動。管領武毅右營提督朱煥明素駐彰。銘傳檄往彈壓。以棟字營副帶林超拔代之。煥明至嘉。縱兵焚殺。莊豪李盛率黨入彰境。主湖仔內莊楊中成家。潛謀不軌。彰署又迫領丈單。島嶼四出。嘉棠欲邀功。令愈嚴。官暴民怨。而九緞之變作矣。九緞年已六十餘。既遣委員魚肉。莊人又多往懇。大憤。欲走巡撫。請展。其友曰。巡撫端居衙署。委任縣令。左右之人誰肯爲我言哉。且而一往北。則縣令以爲抗已。而捕而家殺而身矣。九緞曰。然則奈何。曰且待之。二林爲濱海之區。或毗溪畔。土壤枯瘠。領者尤少。十四年八月。嘉棠又以刑威民。聘因林武林蕃募於北斗西螺。戮簡燦於鹿港。燦固土豪。難犯法。未定讞。傳者以爲許備振。備振亦獄囚。弟得龍謀劫之。至是知其誤。然衆已屬聚。遂入街。掠鹽

館。善善莊施慶從之。楊中成亦在行。無賴二百餘人。一聞而散。嘉棠赴鹿港。得龍要諸途。徇者二十餘人。懼不敢前。請鹿紳解散。始得歸。鹿港爲施氏聚族之地。生員施家珍聞警。召鄉勇不及。嘉棠遂不免。途啣之。當是時民戶洶洶。浸水莊人尤激。九月朔。環請九緞爲首。至者數百人。裂布爲旗。大書官激民變。九緞立神輿後。如報賽狀。楊中成許得龍施慶李盤等從行。禁劫殺。沿途鄉民多持兵隨之。亭午至城下。駐南瑤官。大呼索焚丈軍。日晡不朝而會者數千人。嘉棠閉城門。電撫署告變。未幾電線絕。都司葉永輝洪盤安棟宇營副帶林超拔各登陴。丈員亦助守。檄召各堡紳董。每堡集丁壯二百。而誤警二人。望警皆遲疑。無敢入援者。初二日。九緞率衆駐八卦山。山在城東隅。高數十丈。上有礮臺。衆請開礮擊縣署。不可。曰殃民之罪。祇在嘉棠。若礮擊之。則玉石俱焚。是以籌易暴矣。夫衆聚之來。爲民請命。若得縣令一諾。收燧丈軍。則相率歸鄉。可告畢於父老也。衆聞之。皆以九緞爲仁。稱之曰公道大王。初三日。城圍益急。所檄兵又不至。嘉棠懼。欲自殺。左右止之。煥明在嘉。聞變馳救。至北斗。紳董以民亂途險。請止軍。不聽。及大埔心。爲無賴尾擊。所部死十餘人。彈藥又罄。煥明逃至竹巷尾。九緞偵其來。迎擊之。遂死。事聞。詔建專祠。城中聞煥明之耗。衆愈潰欲走。嘉棠介教諭周長庚局紳吳長韓總理蔣榮龍總九緞。勸其歸。九緞乘焚丈軍而後退。嘉棠不決。而圍愈迫。乃佯許之。以望援兵。然彰城如斗。攻之則破。環圍數日。米油告竭。紳士請發穀豐倉以振。集壯丁爲義勇。而援兵亦且至矣。初統領棟字營林朝棟駐臺北。聞警馳救。初六日。至田中央。調兵蔘食。自率士勇八百入市仔尾。以副將余保元衛隊把總林青雲各帶所部。潛行突擊。林超拔亦自城上助戰。克八卦山。九緞退駐平和厝莊。圍始解。十一日。朝棟復出擊。環戰兩時。陣斬四十一。捕八人。皆戮之。官軍亦傷十七。九緞歸浸水莊。朝棟以亂平電撫署。先是都司鄭有勳率陰勇二營援彰。初七日。至大甲。翌日。至牛罵頭。所部與莊人爭鬪。統鎗數人。莊民蔡訪鳴金聚衆。欲報怨。鄉勇走。十三日。抵城。而駐防基隆總兵寶如田亦率銘字營三營至。十四日。嘉棠以各路兵至。倡攻二十四莊。夜令炊飯進軍。浙人凌雲任導。知民寇。告於有勳曰。朱提督之死。非二十四莊之罪也。自武西堡北上。已被沿途截殺。損失過半。抵竹巷尾始殉難。

固非其界。若攻則之。恐激變。則城安而復危。唯君圍之。有勳逼告各統領。始止。致諭周長庚中軍蔣永輝。札告二十四莊紳董。速入城領旗。否則嚴討。然莊民未知城中虛實。且道梗。不至。嘉棠大怒。復令進攻。貢生吳德功聞其事。夜見周葉曰。二十四莊之不來。昧於事而非敢違縣札也。請遲一夜。德功當馳函泣告之。是時各隘截斷。路布蕪藜。無敢往者。生員陳德華至贊成白一擊白玉管等皆願去。分持德功書。間道往。十五日。布政使沈應奎臺東州知州吳本杰澎湖鎮總兵吳宏洛統領銘隆昌各軍至。嘉棠又力主燬莊。皆觀望不來。唯綠東西堡數十莊繙羅三十五莊東西螺各堡。已由德功函招領旗。應奎亦出示招安。人心始定。當變之起也。嘉棠隲之。及應奎查問。反誣鹿港紳商助匪。復請討。不聽。召鹿紳蔡德芳黃玉書詢之。語及嘉棠。於是嘉棠大恨鹿人矣。十六日。請攻鹿港。宏洛將發兵。鹿人惶恐徹夜。德功請止。不聽。請應奎止之。亦不聽。應奎知民冤。電稟銘傳。以鹿港一攻。則沿海皆驚激變。銘傳乃令宏洛歸應奎節制。十七日。福寧鎮總兵曹克忠至白基墘。爲查變也。當是時官軍壘至。九縱潛伏浸水莊。二十三日。宏洛攻之。走湖仔內莊。所至民爲供食。圍場中成家。亦已走。不得一人。二十五日。各提兵歸。浸水莊總理王煥。年七十。當事之起。向鹿港徵餉。商人以官兵不足恃。慮被劫。潛助之。未半日而得五千金。分發民軍。然彰人之變。嘉棠之罪也。銘傳知其暴。二十九日。撤任。以朱公純代之。發示安民。脅從罔治。設保安局。以紳士蔡德芳吳景韓吳鴻賓劉鳳翔吳德功等理善後事。令捕施九緞王煥楊中成李盤施慶許得龍等。餘皆赦之。十一月初六日。銘傳上彰變始末。以嘉棠剛愎自肆。不洽輿情。又以丈賦不均。失民心。請撤銷清賦保案。並褫施珍施藻修衣頂。以其比匪也。臺灣兵備道唐景崧奉銘傳命。赴彰會辦。途次二十四莊。莊民跪道呼冤。以棟字營駐兵其內。索取李棟等犯。雞犬不寧。景崧令撤營。至彰查核嘉棠罪狀。稟請奏參。新任布政使邵友濂亦以其殘酷。視民如寇仇。詳請革職。永不敘用。嘉棠懼。星夜赴撫署。哭求卸罪。且譖應鹿港官紳比匪。一時蜚語沸騰。地方復動。二十二日。銘傳電拘致諭周長庚。提解游擊鄭榮進士蔡德芳生員施家珍施藻修吳景韓等。到臺集訊。以長庚止攻二十四莊。又招徠莊耆領旗。故嘉棠實其比匪。長庚亦許之。銘傳札飭新任彰化知縣羅東之臺灣知縣黃承乙會審。具供送

輒。及嘉業往北。言長庚罪。攝署中人又受賄。爲左右袒。長庚已請假會試。十九日。自滬葛堀乘舟內渡。追之不及。銘傳通電滬州上海等處捕之。十四年春二月。嘉業進士徐德欽獲王煥。韓訊鞫。竟無比匪情形。復提鹿商帳冊。亦無援助軍火數目。乃釋鄭榮。令赴鹿港。罰捐軍糈三萬兩。案始結。十八年冬十二月。臺灣府知府程起鸞舉前都司葉永輝行清莊法。遂獲李盤。既而許得龍施慶揚中成亦次第就捕。與王煥皆殺之。而九緞已於十六年病歿浸水莊中。或曰。潛走泉州也。

連橫曰。嗟乎。士大夫讀發論世。慨然以天下爲己任。而一逢其變。則縮項潛伏。身未行而氣先竄。或且枉己徇人。翻然而與之合。以行其不義者。何其卑耶。光侯九緞皆鄉曲之細民。手無寸柄。而爲義所迫。不顧利害。此則士大夫之所不敢爲。而彼肯爲之。何其烈耶。其事同。其志同。故並傳之。

卷三十三 列傳五

戴潮春

戴潮春字萬生。彰化四張犁莊人。籍龍溪。祖神保樂善。有鄉黨中。生四子。長松江。松江有子七人。潮春其季也。家素裕。世爲北路協署稿議。兄萬柱與阿罩霧人爭田。不勝。集股戶爲八卦會。約有事相援。潮春亦與也。咸豐十一年。知縣高廷鏡下鄉辦事。潮春執土棍以擊。北路協副將夏汝賢以其忒於己。索賄不從。革其籍。時萬柱已死。潮春家居。乃集舊黨。立八卦會。辦團練。自備鄉勇三百。隨官捕盜。廷鏡大喜。給職重用。彭囑固不靖。殺人越貨。時見於塗。而潮春善約束。豪強斂手。行旅便安。至有捐巨款始得入會者。以是黨勢日盛。八卦會者祀五祖。事在宗教志。不數月。多至數萬人。同治元年春。廷鏡免。以雷以鏡接之。仍用潮春。而會衆益變。漸不能制。三月初九日。臺灣兵備道孔昭慈至彰化。執總巡洪某殺之。撤淡水同知秋曰觀辦會黨。曰觀前任彰化。以資健爲治。頗自任。金萬安總理林明謙薦林日成。募勇四百以從。日成四塊厝莊人。性相率。綽號遮虎。會犯法。曰觀欲捕之未果也。又撤阿罩霧林興國率練勇六百來會。十五日。曰觀偕北路協副將林得成守備游紹芳率兵千餘至大墩。日成忽反戈相向。曰觀退入竹園。攻之。勢危。十七日。破圍出。其奴貓阿鹿刺之。從從顏大漢力戰死。幼與小黃年十五。以身翼曰觀。大呼曰。殺我。毋傷我主人。亦受數刃死。守備郭得昇把總郭乘衡皆從死。得成被執。因於日成案。當曰觀之出兵也。潮春居鄉。而黨人已四起。是日鄭玉麟黃丕建戴彰龍葉虎驟糾衆。攻彰化城。城兵少。昭慈命都司胡松齡千總呂騰蛟禦之。會黨已踞八卦山。砲擊城中。而鹿港之召募未至。千總楊奪元請出戰。不聽。幕客汪寶箴請退守鹿港。亦不聽。城人王萬謀內應。事洩。爲官兵所執。明釋免之。命帶勇守城。既復命龍壇。且拔兵。明謀揚言已就撫。昭慈信之。

之。文武皆預賀。守兵懈。十九日夜半。開城。黨人自東門入。大呼曰。凡相約中。燕香爲福。城人具香案迎之。守兵潰。陸路提兵李得志率十餘人巷戰。被執。問銀庫所在。得志伴引入署。至火藥局。誓火藥之。衆悉死。黨人既入城。鼓吹以迎潮春。潮春冠黃巾。穿黃馬褂。隨卒數十人前後擁。騎馬入城。出示安民。令醫避明制。自稱大元帥。以戴彩龍爲二路副元帥。鄧玉麟爲大將軍。鄧猪母爲副督。盧榕爲飛虎將軍。鄧大柴爲保駕大將軍。以叔戴老昆僮戴如川如璧及黃丕建葉虎龍林大用陳大燾爲將軍。陳有福爲殿前大國師。相十七黃阿狗副之。外甥余紅鼻烏鼻爲左右丞相。烏鼻兼刑部。其弟爲禮部尙書。貴秋桐爲戶部尙書。設應天局於白沙寺院。以葉茂朱爲備糧使。司理局務。魏得爲內閣中書。設寶賢館於城內。以禮待諸紳。餘各封拜有差。貓阿鹿以曰觀之頭獻潮春。潮春歎曰。汝爲人奴而弑其主。是不忠也。不忠之人。誰能容之。與以數金。叱之去。而藝其首。且曰。我之起事。狗衆也。秋公有知。其詭變我。當是時文武俱稱金萬安總局。南投縣丞鈕成讓嘗激清莊。捕盜多。黨人恨之。執其鄧玉麟。不屈死。幕友姚茲孔道隨員戴誠亦死。前任知縣高廷鏡同知馬慶與見潮春。縱之鹿港。雷以鎮素持齋。逃入齋堂得免。初潮春將起事。穿嫂潘氏泣謀。及入城。請毋戮百姓。毋入齋堂殺人。而後自縊。前任副將夏汝賢以貧辭。一家俱受辱死。昭慈被囚。霜問計於汪寶箴。寶箴復寄曰。朝開蓮。夕。是夜即仰藥死。守備游紹芳千總吳騰蛟皆走鹿港。四月。潮春命日成攻阿鹿。報宿怨也。莊人林翼園率丁壯力守。子文鳳尤勇敢。陷圍三晝夜。會羅冠英援至。日成乃退。陳弄攻鹿港。紳士黃季忠糾泉人三十五莊以拒。故不破。郡中雖聞彰化之報。文武嚴守。知府洪毓琛已徑黃黃德道。或勸之運行。不聽。遂擄道篆。倭城垣。備器械。通驛站。設籌防局。總兵林向榮遣安平副將王國忠游駿顏常春以兵戒嘉義。至仰仔林。爲黨人所擊。倉卒入城。而黃猶煮黃萬基羅昌已來攻矣。戴彩龍購弄嚴辦亦至。已而復去。紳士王朝輔陳熙年會城人葉城隍廟。誓死守。宮戶許安邦亦領家防軍。故稍安。初日成起事。自以位處潮春下。與洪謙何守謀殺之以贖。故猶竊林得成於家。及江有仁說之。且曰。大平軍蹂躪半天下。清軍猶無力議定。臺灣雖小。可自霸也。從之。得成知不可復。遂自殺。日成入見潮春曰。古之王者。以兵定國。南征北伐。而後有功。今

鹿港近在肘腋。攻之未下。而嘉義守禦日固。豈可坐鎮城中。以貽後悔。潮奏曰然。遂歸四張墩莊。而以彰化委之。日成自稱元帥。以林福為中軍。掌帥印。江有仁為軍師。何守為糧北將軍。王萬河有章及弟林狗母為將軍。於是軍糧漸積。陳九母腹大肚。蔡通驢牛馬頭。細香朝遠葫蘆墩。廖有譽據頭東。洪澄標北投。皆受約東。稱將軍。大甲昭彰北之北。為淡水往來孔道。扼溪築臺。駐守備。居民約五千。莊人王和尙知彰治已破。起兵應。猝入土城。守備巡檢俱逃。潮奉命馬泉往鎮之。泉倚和尙為耳目。無設備。竹塹紳士林古樵遣勇首蔡字聲走之。占梅為淡水巨室。聞變。築紳士鄉如櫟翁林卒鄭秉經陳緯熙等籌防務。以侯補通判張世英據淡水廳。出資練鄉勇。設保安局於城中。馳稟巡撫徐宗幹。與以總辦臺北團練之權。至是復大甲。而和尙知鄉勇僅數百人。初六日。又來攻。斷水道。會大雨。城人得食。十三日。張世英率兵來援。羅冠英亦以鄉勇至。冠英東勢角奪入也。驍勇仗義。所部皆精銳。城人出戰。和尙敗走。馬泉逃彰化。潮春斬之。敬和尙奪取。十一日。合何守戴如川陳勳劉安陳在陳梓生等凡二十七營。以楊大旗為先鋒。復攻大甲。斷水道。天復大雨。張世英據守登陴。羅冠英蔡宇等各開門出。奮勇力戰。和尙復敗。大甲始無害。四月初七日。總兵林向榮率兵三千。攻府治。初九日。次枋埭。立五大營為犄角。戴彰龍據南靖厝。以八掌溪為界。時霖雨。溪流盡漲。官軍餉項俱屯鹽水港。二十八日。彰龍據白沙墩。斷糧道。翌日官軍出擊。彰龍大敗。守備蔡安邦紀總李連陞外委周得榮皆落水死。五月。兵備道洪毓琛以千總龔朝俊率屯番五百。從九品陸晉亦率兵二百。設餉行。初五日。至安溪寮。向朝江要之。晉為其下所殺。餉悉被劫。初七日。彰龍乘勢攻大營。官軍復潰。澎湖副將陳國詮遊擊陳寶山把總周應魁皆陣沒。向榮踉蹌走。遇朝俊。掖之行。至安溪寮。越二日。移駐鹽水港。收合餘軍。其弟林向日以新兵五百來援。勢稍振。柳仔林黃裕燕店仔口吳志高俱請降。當是時嘉義久攻未下。潮春議往取。自稱東王。以莊天賜為丞相。顏阿矮為先鋒。率所部而南。至水沙連。令莊民治道。丞相先行。繡衣朱履。騎馬佩劍。潮春衣黃衣。冠黃冠。乘轎行。壯士數十人。戎裝執刃。列前後。揮言登壇。祭告天地。嗣行藉田之禮。鼓吹喧天。遠近觀者或萬人。水沙連人劉參筋五城人吳文鳳皆受封為將軍。以許登年為總制。嘉屬各莊多

糧丸盡以應。遂攻斗六門。都司湯得陞拒戰。千總蔡朝陽陣沒。道將王國忠援至。乃退。於時嘉慶破城已三月。糧食漸罄。向榮運精銳八百。以王鵬虎林奇才爲先鋒。遣張朝俊字長泰率班兵屯番。分道赴援。陳弄嚴辨連戰數日。乘勝薄城下。紳士王朝輔陳熙年亦率鄉勇開門出。圍始解。六月初八日。向榮入城。兵備道洪毓琛趣守斗六門。向榮不可。繞探馳奮激之。乃拔隊往。未幾。而嚴辨陳弄合圍之矣。初潮春得彰城。以鹿港近在肘腋。爲海通孔道。命葉虎鞭攻之。虎鞭泉人也。對曰。鹿港爲泉人生聚之區。攻之是無泉人也。潮春怒。虎鞭負氣出。退謂黃丕建曰。以吾兩人當日之約。將聯和而西。以成大舉。今城中漳人任出入。而泉人移從。輒遇劫。且約中禁濫殺。陸提之兵皆泉人。而無一免。吾恐他日兄弟之約不堅。復成分類械鬪之禍。丕建以語潮春。令止殺。限三日中。許民自去。虎鞭率所部巡北門。以捍泉人之出。改命林大用爲鎮北大將軍。狗鹿港。大用亦泉人。鹿港之人鼓吹迎之。未久而去。黃季忠即歸守禦。陳弄攻之不下。五月。鶴兵會玉明以兵六百至鹿港。玉明亦泉人。曾任北路營副將。與嚴林有舊。寓書招之。不從。及潮春南下。以二十四莊防官軍。命戴彩龍鄭玉麟李炎等攻之。至燕霧下堡大莊顏澄雲之家索餉。茹參帥莊拔貢陳德魁密約莊人襲之。六月十九日。二十四莊俱起。彩龍李炎大敗。被禽。解至鹿港受戮。玉麟力戰死。於是漳泉和睨。葉虎鞭停於官軍。七月十九日。林日成以林大用陳九母趙慈率衆攻埔仔莊。破之。放火以燬。西至和美線。北及竹仔脚番社。迨加寶潭。莊人陳耀錕之。連戰三日。不支。獻馬請降。日成不肯。陳九母趙慈皆其佃。爲求救。乃截圍。燬即乞陳清泉率勇二百駐李厝莊。又求鑿於新港河姚二姓。衆至。遂舉白旗以拒。日成怒。命林一用攻之。不克。八月十五日。日成率諸將營師於大聖王廟。望日進攻白沙坑。陳德魁又率衆禦。連戰數日。互殺傷。日成登觀音之山以望。見其莊固不可拔。鳴金而退。復攻秀水。葉虎鞭中破陷陣。黃丕建趨之。總兵王明時及東莊。圍量自完。故日成得無恙。閏月二十八日。爭嶺蓋擊。與羅冠英大戰。擄警。廖世元陣沒。張世英以其勇廖江舉頗甚衆。冠英退屯翁仔社。林向榮之入斗六門也。地絕險。糧運不通。潮春長圍之。糧絕。以龍眼殼爲糧。殺馬食士。屯番不與。謀內應。九月十三日。放火焚衙中。退入土城。士營罷弊莫能與。向榮自殺。國忠率所部

十八人突圍出。皆被禽。不屈死。管理糧臺同知蕭長敬鎮標遊擊顏常春等斗六都可劉國標守備石必得及弁兵數百人皆死。俘王飛虎。莊天賜以爲壯士。免之。義首陳有才亦被執。潮春聞其勇。欲降之。不從亦死。於是議取嘉義。軍師劉阿慰曰。斗六既破。鎮兵俱沒。若悉我精銳。鼓行而南。則郡城必望風瓦解。旣得郡城。據中樞以號令全臺。則嘉義可不戰而得。今若以全力。爭一小邑。勝負未可知。而嘉義城堅衆協。恐急劫未易下也。潮春不聽。令陳弄嚴辨呂梓廖談洪花等攻之。黃猪羔亦來歸。已而何守陳鱗各以衆援。築長圍以困。數十步立一砲臺。與城樓等。以瞰虛實。自是無日不戰。辨妻侯氏饒善蔡氏當勇敢。每臨陣。騎馬督率。城中亦竭力守禦。故不破。陳弄嚴辨遂攻塗庫。陳澄清拒之。不能克。十月。別攻鹽水港。亦不克。十一月初十日。林日成自攻大甲。十八莊起應。與官軍戰於大安莊。守備鄭榮大敗。進而圍之。十四日。寇冠吳援至。十七日。林占梅亦遣千總曾捷步率兵至。翌日戰於水堀頭。官軍先潰。寇英獨奮門。陷圍不得出。柯九與救之。乃免。日成張之。放火焚南門。城崩數丈。水道復絕。居民將渴死。何守爲書射入城中曰。我攻其兵。不害其民。約以明日出汲。遂撤西門之圍。然水輒罄。會大雨。日成乃去。二年春正月十八日。復圍之。候補同知王楨率義首林盛拒戰於磁釜莊。日成衣黃衣。張黃蓋。壓衆而至。軍官復敗。遂登磁砧山。禱於延平郡王。不吉而還。二月初五日。羅冠英廖廷鳳合攻新廣莊。克之。又克瑞仔。迫四張墘。潮春久圍嘉義。以陳梓生守之。據壘力戰。各死傷。二十七日莊破。林日成在四塊厝莊聞之。遂集死士以拒。初署水師提督吳鴻源兵至府治。議出師。進駐鹽水港。以降將吳志高爲鄉道。二月十二日。破馬稠後莊。斬首百餘級。次下茄寮。以吳邦基洪金隲分駐白沙墩。多設疑兵。以楊與邦張啓登駐水窟頭。爲犄角。而自將游擊周廷時守備蘇吉良赴嘉義。嘉義被圍已六月。城中無糧。搗龍眼核爲粉。熟而食之。紳民死守。至是守將湯得開門夾擊。陳弄嚴辨皆敗去。鴻源命蘇吉良徐榮生攻劉厝莊等。疏通道路。以規復彰化。四月。伐南靖厝。呂梓之妻與羅彭胡拒戰。竹圍堅密。不能拔。吉良力攻。彭胡被殺。梓妻亦中砲死。五月。攻股辨於新港。進圍大崙。呂梓降。六月十八日。義首陳捷三進駐沙仔壠。陳貞元勦之。與楊目丁大戰於濁水溪。遂復股辨。義首陳雲龍來援。遊擊林集。潮春撤別部復攻。義

力守。九月。陳六用以中。降官玉明。羅冠英摩廷風亦成大敗。以通阿羅。參將林文明迎之。然官軍猶未敢進攻彰化。各地用兵。忽起忽仆。詔以福建陸路提督林文察調師臺灣。文察阿羅人。以十月至麥寮。登岸。還歸其家。巡撫徐宗幹亦籌簡兵備道丁曰健會募軍。以兵三千。自北而南。駐牛罵頭。十六日。林占梅率翁林率陳尚惠等。督勇首蔡宇以軍三千進築山脚。三路併攻。何守乞降。趙慈陳謙猶據城。勇首林忠慈林向等奮勇而前。薄城下。十二月初三日。總兵會玉明率林大用破北門而入。丁曰健林占梅以次至。趙慈陳謙陳在盧江逃四塊厝莊。江有仁鄭知母巷戰被禽。戮於較場。糧官蔡猪亦被破。彰化既復。曰健檄諸將。會攻斗六門。慶戰數日。未能下。會林文察至。登高而望曰。如此險阻。接濟不斷。何以能破。不如先分其勢。而後取之。於是四品軍功洪廷貴赴嘉屬交界之處。招撫百餘莊。許豐年黃猪羔皆降。以其弟林文明斷水沙運之道。長商漸合。潮春見勢蹙。欲竄內山。至七十二莊張三顯之家。從者數十人。三顯說以歸罪。許保其孥。妻許氏懼。勸之。二十一日。乘轎至北斗。曰健訊以作亂之故。對曰。此皆本藩之事。毋與百姓。曰健怒。命陳捷元推出斬之。許氏自縊。西螺廖談亦被殺。始欲敗欲降。妻蔡適娘止之曰。勢敗而背人。非信也。既降而受制。非勇也。命爲丈夫。而卒非真勇。吾寧死於紅旗之下。每戰。策馬當前。指揮左右。不避砲火。至是夫婦被禽。戮於北斗。蔡氏之目不瞑。或知其故。以紅旗覆之。乃瞑。三年春正月。文察攻四塊厝莊。以王世清爲左翼。林文鳳爲右翼。自率精銳搗之。曰成拒戰。以弟林狗母率陳謙劉安陳祥生等守外寨。王萬林貓皆守內寨。連戰數日。狗母陣沒。衆每夜逃。曰成瘋梓生有異志。開門以通出入。梓生陰令人釘其大礮。曰成知不免。出詣於庭。分左右。王萬以鎗入告。曰成縱火焚翁於門。而與妻妾王萬飲。妻蕭氏聞炮聲漸迫。遽起。曰成挽之。而妻已擲火桶中。萬俱死。曰成及蕭氏屍至戶外。氣未絕。官軍戮之。圖首以狗。三月。攻小埔心莊。陳弄之家也。羅冠英率所部奮。官軍乘之。弄欲欲降。妻陳氏曰。今日雖降。難免一死。與其俯首受戮。何如併力以拒。戰而勝。猶可後時。况不至即死耶。已而大砲轟。屋瓦俱碎。掘地爲窟。官軍以水灌之。十九日。冠英率壯士力攻。陳氏被戮。以爲李誘。冠英深入。伏砲轟。與數十人皆死。文察命且止。而張三顯忽以衆

國彰化。三顯之獻潮春也。自以功多賞薄。頗懷缺望。陳謙陳梓生聞之。說以起事。陳九母趙慈洪義皆慮之。二十七日。擁衆數千人。據八卦山及布仔尾。薄城。城兵少。知縣凌定國登陴。命吳登德總城求援。越二日。文察以兵至。衆潰。三顯爲族人所捕。曰：德斬之。復攻小埔心。冠兵之弟羅坑尤血戰。莊破。陳氏自焚死。奔走新興莊。紳士陳元吉捕之。解至軍前受戮。十一月。曰：健率知縣王楨游擊鄭榮及林文明之勇。攻洪義於北勢浦莊。莊多立砲壘。力擊衆下。淡水義首林春幸光輝皆陣沒。鄭榮以砲攻之。義殫死。埋於聚窟。王春傳執其弟洪番以獻。戮之。得壽屍。梟首示衆。四年春三月。嚴辦復樹旗於二童溝。號召餘黨。呂梓附之。王新婦之母以其子爲將軍。自刻一品夫人之章。每臨戰。泊新婦殺。出資募死士。歸呂梓。旗資爲子報仇。鄭大柴之妻謝氏。亦言爲夫報仇。各起事。潮春之趨也。嚴辦最悍。妻侯氏亦有力。盡攻嘉義。每出。辨親爲牽馬。雄冠劍佩。威儀若丈夫。潮春以部十數萬。器械糧糈皆辨給之。故其權最大。溼月。曰：健以知縣白鸞卿參將徐榮生都司葉保國分兵往伐。辨每假官軍旗幟。伏兵以擊。官軍輒敗。曰：健遣都司吳志高率鄉勇以濟。辨力戰死。侯氏被禽。縶於嘉義。新婦之母亦被殺。唯謝氏突圍去。兵勇死者數百人。梓逃布袋嘴。海賊蔡沙素與善。奪其孥而沈之海。自是餘黨漸平。

林文察

林文察字密卿。彰化阿罩霧莊人。世業農。父定邦爲鄉甲首。負義俠。里黨倚爲重。林和尙者草湖莊人。爲一方雄。羣不逞之徒出入其門。權人越貨。莫敢擾。曾慮林違招。索重金。連招爲定邦族人。遣使請歸。不聽。且拘焉。定邦率季子文明往諭。遂忿爭。和尙召其徒。列械待。定邦突圍出。中彈。反身激鬥。被殺。文明亦殊傷。文察年十九。聞耗。大哭。欲赴難。旣念弟尙被囚。慮有變。乃忍痛含冤。介父老請還。並歸父屍。訴於彰化知縣。知縣受賂不理。文察指天而誓曰。不報仇。非人也。且暮跡和尙。猝擊之。力禽至父墳。剖心以祭。曰：仇報矣。吾不可累家人。經縣自白。處囹圄年夏五月。小刀會黨亂臺北。破雞籠城。北路協副將曾澤明

以爲勇士。出諸獄。命募鄉勇隨征。有功。尋捐貳助餉。以游擊分發補用。九年。閩浙總督王德標徵募鄉勇會剿慈陽。十年。平建寧汀州之亂。嘗有功。擢參將。換花翎。復助餉。加副將銜。文察所部臺勇。皆鄉里子弟。樸訥堅武。生死相隨。故能以少擊衆。協力建功也。十一年春正月。率徵援浙太平軍已破江山。文察冒雨搏戰。乘勝攻城。旣而援至。遂破之。以副將儘先補用。賞換烏訥恩齊巴圖魯。四月。汀州連城俱陷。率調回閩。五月。克汀州。晉總兵。七月。平沙縣之亂。是時太平軍自皖南入浙。分陷金衢嚴各府縣。衆數十萬。勢張甚。將軍瑞昌疏調入援。而所部臺勇久戰傷亡。僅存五百餘人。未能速進。十二月。杭州破。馳援。同治元年春正月。慶瑞檄率所部自處州進。適衢州被圍。解之。已而太平軍竄福建西北。與弟泰將文明合。遂進駐龍泉。以浙江按察使張銓慶爲策應。先克遂昌。以杜入閩之路。七月。補四川蓬昌鎮總兵。未行。奉旨復處州。遂攻松陽。久而未下。所部臺勇遠道運糧。日不得飽。潛歷戰不餒。遂取之。五戰皆捷。直抵處州城下。與各軍合。臺勇併力奮擊。破門而入。詔加提督銜。十一月。移軍武義。尋調福寧鎮總兵。二年夏六月。署福寧陸路提督。當是時戴潮春起兵大墩。破彰化。圍嘉義。窺淡水。南北震動。詔命渡臺。十月。至嘉義。借護運水師提督曾元福議進兵。率游擊白漢等攻斗六。以分其勢。而告總兵曾玉明趣取彰化。克之。然斗六深溝固壘。未能下。乃佯言援彰。拔隊起。民軍開門擊。遇伏殲焉。遂拔之。潮春知勢蹙。欲竄內山。備罪自投。兵備道丁曰健殺之。進圍林口成於四塊厝莊。死傷甚多。乃築砲臺以困。晝夜轟擊。遂陷之。日成被殺。四月。閩浙總督左宗棠以延平軍務危急。奏調內渡。然全臺尙未平。文察駐軍於家。曰健劾其縱兵騷擾。命宗棠勘之。十月。至福州。巡撫徐宗幹疏言。文察赴閩延緩。實以夏秋多颶。軍洋難渡。請免議處。文察內渡之際。僅率臺勇五百。不足戰。請宗幹濟師。已而漳州破。下游倭擾。檄統全軍。由同安規復。十一月。駐洋州。踞城三十里。分飭所部策應。十二月。移駐萬松關。太平軍進攻。先以羸卒誘。擊走之。已而圍合。文察督勇奮門。所部死傷略盡。援兵不至。遂陣沒。幕容謝顯蘇方食。聞報。投箸起。策馬路陣。亦沒。顯蘇紹安人。字瑞樞。善畫蘭竹。容亦秀逸。久游臺灣。慷慨有烈士風。士論壯之。宗棠宗幹先後疏言其事。尋賜祭葬。贈太

子少保銜。子諡剛愨。准建專祠。賞騎都尉世職。兼一雲騎尉。襲次完時。以恩騎尉世襲罔替。弟文明隨軍。疊戰有功。至副將。子朝棟。亦有名。

丁曰健

丁曰健字述安。安徽懷寧人。寄籍順天。以舉人揀發福建。咸豐四年。任淡水同知。時閩粵械鬥後。地方凋敝。曰健出而撫之。其姦猾者即以法繩之。既而小刀會黃位亂臺灣。陷雞籠。曰健集紳民。籌戰守。以彰化林文察率鄉勇二百攻之。位敗走。調署嘉義縣。加知府銜。嗣以軍功賞道銜。歷署福建糧道及布政使。同治元年春。彰化戴潮春起事。全臺俱擾。二年秋。詔命福建陸路提督林文察視師臺灣。而巡撫徐宗幹亦奏簡曰健爲臺灣兵備道。加按察使銜。督辦軍務。九日。至艋舺。募舊部。謀規復。紳士林占梅、陳謙、鄭二名。保衛地方。及是隨行。進兵牛罵頭。敵賊皆捷。遂克彰城。文察亦自臺灣登岸。定嘉義。復斗六。駐兵阿崙霧。初曰健以汀州軍務。與文察有憾。至是同平臺灣。文察所部就地籌餉。又以辦理清莊。地方復擾。曰健止之。不聽。及福建上游告急。詔命文察內渡。文察未行。曰健勅之。略謂內山深東、貓霧等處。前經署陸提督林文察入山搜捕。於正月破林巢後。安住家園。五十餘日。軍兵不出。以致衆譏沸騰。欲圖報復。餘匪藉此。復肆攻撲。非先事豫防。聯莊得力。竟有難解之憂。詔命福建總督左宗棠查辦。曰健又致書宗棠。唇誣文察不法。已而文察赴閩。殉於漳州之役。弟文明以副將家居。越二年。賴洪各姓訟其竊田。曰健委知縣凌定國至彰首審。即就大堂殺之。文察之世控之省。復顯之京。案懸不決。而曰健以病薨免。

林奠國

林奠國字景山。彰化阿罩霧莊人。阿罩霧固土番之地。負山環溪。隣鄉多巨族。各擁一方。非番害則械鬪。人多習技擊。而奠國能御之。同治元年春。邑人戴潮春謀起事。淡水同知秋曰親至東大墩。欲治之。途次。聞

其勢大。遣人邀奠國。擊鄉勇二百人往。至新莊仔莊。曰觀已殺。四塊厝莊人林日成爲勇首。護曰觀行。及是而叛。見奠國至。攻之。奠國拒戰。馮歸阿罩霧。鑿壕固壘。聚米鹽。討軍實。爲持久計。已而日成來攻。築寨三萬餘。漸水道。環圍三匝。時莊中丁壯多從文察轉戰閩浙。僅遺七十有六人。願同生死。以長子文鳳率之。爲數隊。扼險要。而自拒於莊北。日成之至也。勢張甚。又以前後厝之怨。誓必滅之。嘗一日陷圍數次。莊幾破。開砲防禦。自日夕至於黎明。莫敢懈。而圍愈急。東勢角莊人羅冠英駐軍翁仔社。聞報。越二日。率二百人至。皆粵族。衆慮內變。文鳳曰。彼來援。是愛我也。寧有是事。椎牛饗之。出家資十數萬於庭。向衆而言曰。諸公跋山谷。冒危險。以來護我莊。其濟莊之福也。不濟吾以死繼之。不腆之資。願供一醉。幸毋爲賊人有。衆曰諾。願殺賊。乃耦其人而守之。又一日。林氏之族先後至。可四五百人。士氣大振。開壁出。搏戰隴畝間。陣斬賊百。俘數十。日成大敗。踉蹌走。自是不敢復攻阿罩霧。當是時彰化既破。南北俱震。潮春日成之黨。多至十數萬人。而阿罩霧以一村落。介立紅旗之間。戰守經年。壘永又爲萬斗六莊洪氏所遏。良田盡曠。粒米不收。發倉以振。聯絡沿山一帶。備器械。立約束。養精蓄銳。爲規復計。二年冬。文察以福建陸路提督平臺。奠國聞官軍至。率鄉勇數百助戰。潮春日成次第就滅。遂與文察提師歸阿罩霧。招撫近山。其不從者。移兵討之。經理善後。事聞。以功授知府。賞戴花翎。三年四月。閩浙總督左宗棠以延平軍務危急。奏請文察內渡。奠國從。至福州。而漳州陷。下游倭擾。檄由同安規復。十一月。駐洋州。十二月。移萬松關。兩軍相持。疊接戰。互有勝負。時大軍未集。所部臺勇僅五百人。一日偕文察視壘。至瑞香亭。太平軍驟至。陷圍。文察竭力奮鬪。所部多死傷。願奠國曰。吾爲國家大將。義當死。阿叔可破圍出。毋俱畏。奠國不可。文察復追曰。勢急矣。趣去。吾不能歸也。遂授命。於是奠國收餘軍以退。而臺勇乏餉。未能歸。至福州。見大府。請餉九千兩。爲遣散費。總督慶瑞不許。命待命。已而索賄二萬金。文鳳請與之。不許。曰吾爲國家效命。率子弟。赴疆場。糜財固不足惜。而彼反以功爲罪。此胡可者。且吾與鄉里五百人而西。今所部多沒。吾則獨歸。又何面目以見父老乎。遂以家事委文鳳。命各恤其家。而自留省垣。越十七年卒。誥授朝議大夫。追

贈奉政大夫。子三。長文鳳。次文典。次文欽。

文鳳字儀鄉。號丹軒。少任俠。結交多奇士。戴湖春之役既平。地方艱弊。流亡滿道。文鳳拊循鄉里。集農人。治畝畝。橋廬樹藝。衆始得息。除夕之夜。圍爐聚飲。文鳳忽流涕曰。當吾莊被圍時。吾三夕不寐。仰視飛彈。如雨入室中。吾自分必死。遮天之福。仗祖宗之靈。幸得復睹太平。吾今思之。心猶悸也。又曰。莊人可愛。與我同患難。冒生死。吾不能一一存問。心良慊。命家人往視。各贈百錢爲歷歲。遂以爲例。同治二年冬十二月。野番出草。乘夜襲阿罩霧。文鳳聞警。提統出。趨召莊人。鳴金發砲。列炬如白晝。番驚鼠。逐之。文明亦率一隊。遏其途。番不得歸。散走平疇間。職其數十。自是不敢復犯阿罩霧。四年。文明被害彰俗。報望。莊人大憤。不期而集者數千人。洵洵欲動。文鳳病在床。聞之驚起。止之曰。彼設陷阱我。今若此。是自投其禍也。且黑白未可知。當稍待。衆始散。初城吏以計殺文明。意林氏必擁衆至。即以圍城之罪游之。及聞其言。愕眙而語曰。林氏固大有人也。兵備道夏獻繪以舊憾故。願不憚。戴案披抄諸人。亦構辭以訴。凡十數起。光緒五年。獻繪卸任。至省。謁大府。請籍林氏之產。命會營往。獄將與矣。獻繪抵郡。未久。泊巡撫岑毓英來臺。召視案卷。訴始結。

文欽字允卿。號幼山。性溫和。善事父兄。林氏自遷阿罩霧以來。業農習武。而文欽獨好學。勉爲世用。光緒十年入泮。兵備道劉敦見而奇之。時法人方犯臺灣。徵募義勇。衝桑梓。遂集個兵五百。駐臺南。爲南軍援。器械繙秣。悉取之家。已而調駐通霄。捐款助軍。事平。以資註證郎中。分兵部。嗣請歸養。十四年。以清賦功。加道銜。十九年。學於鄉。秦慕紫子斑衣之志。築菜園於霧岩之麓。亭臺苑本。構極幽邃。自畜伶人一部。春秋佳日。奉簾演劇。所以娛親者無弗致。願尤好義學。歲率用款數萬金。士之出入門下。靡不禮焉。嘗遊泉州。聞連鄉械鬪。數十年不戢。怨日深。遂築兩道。陳利害。處數千金解之。十五年。河南薦饑。大府募賑。捐萬金以恤。事聞。賜樂善好施之額。彰化舊有育嬰堂。而款絀。不足維持。窮民生女。輒棄於壑。見而憫焉。割腴田。歲入穀三百石。雇馬刺桐之橋久圯。行者爲涉。命工造之。又創湖田。田中之渡。利人

之學。知無不爲。里黨之人無不患焉。初臺灣巡撫劉銘傳經理番疆。而中路以腦萎爲大。乃借從子朝棟合臺潯山之野。謂之林合。東入番界。西至舊臺之地。北潯大甲溪。南及集集大山。延袤數十里。於是張隘線。募佃人。啓田樹藝。番營稍戢。而產亦日進。二十一年。臺灣有事。大府命起兵。募鄉勇千名。自備餉糈。令族弟文榮統之。駐彰化。已而下詔勸臺。文武多去。四郊做擾。分選各地。故無盜賊患。既見勢盛。謀內渡。而母老不堪涉風濤。匿跡銷聲。居於幽巖。唯日侍慈幃。教子姪。極天倫之樂。故世稱貞士焉。

連橫曰。阿罩霧處彰化內山。地與番接。故人多尚武。而林氏能部勸之。戮力致果。功在旗常。是皆干城之選也。然數十年來。林之子孫說禮樂而敦詩書。濟濟跼跼。蓋藝苑。信乎江山之助也。聞靈之氣。韓武經文。顧陸之風。猶未泯焉。

林占梅

林占梅字雪村。號鶴山。淡水竹塹人。始祖三光以明季自同安來臺。居於今臺南府治樓子林。數遷至竹塹。祖紹賢。墾田習賈。復辦全臺鹽務。富冠一鄉。有子七。長祥瑞。生占梅。早卒。季父祥雲撫之。占梅少穎異。讀發知禮。無執袴氣。進士黃繼雲奇之。妻以女。年十一。挈遊京師。出入縉紳門。學乃日殖。性豪邁。好交名下士。濟困扶危。糜黃金不少惜。道光二十五年。英人犯雞籠。沿海戒嚴。倡捐防費。得旨嘉獎。遂以貢生加道銜。二十三年。防堵八里坌口。又捐巨款。專城。論功以知府卹選。二十四年。嘉義省邑漳泉械鬥。募勇扼守大甲溪。繼其蔓延。詰奸究。護閭閻。出資撫卹。賞戴花翎。咸豐三年。林恭之變。臺鳳俱亂。北路震動。奉旨會同臺灣道辦理全臺團練。又以捐運津米。卹捐三千石。奏准備用浙江道。四年。擬匪黃位隔雞籠。以克復功。加鹽運使銜。同治元年春。彰化戴潮春起事。淡水同知秋口觀被戕於東大墩。進略大甲。窺淡水。境內土匪亦竊發。民心惶惶。多走避。占梅獨籌維危局。故無害。初潮春設八卦會。勢日盛。占梅知其必發。集紳商。籌圍練。爲豫防計。曰觀不之善也。及日觀南下。占梅卽出資。備器械。討軍實。修城濠。募

勇士。以生員鄭秉經貢生陳緝熙職員翁林萃董其事。聯絡各社。命勇首蔡宇率練勇守要害。部署甫定。而警報至。城中無主。咸議斂資通款。以緩其來。或言賊走。占梅獨排衆議。曰淡水爲財賦之區。彼必來爭。即令行賄。安能保其不至。既至而又何如。我能往。彼亦能往。走將安之耶。今與諸君約。不加以通款之資。爲戰守之費。其濟諸君之功也。不濟吾以死繼之。衆曰諾。占梅即以家資十數萬爲餉糈。城中紳商亦踴躍輸將。於是其擁候補通判張世英權鷹寮。遣人造省。請大吏。示進止。率衆至城隍廟。刑牲設誓。願共存亡。民心始定。五月。以蔡宇率勇四百名。復大甲。陳緝熙偕行。請張世英討軍翁仔社。遣人結束勢角羅冠英。以撫內山一帶。而自巡淡南。爲聲援。旋奉巡撫徐宗幹徵准布政使。領總辦臺北軍務鈐記。通飭所屬。時北門外蘇黃二姓械鬪。地方倣擾。占梅止之。禽其渠。其尤不逞者送官懲辦。始息。然城中游民多。頗喜亂。飭各街造籍。嚴管束。日給口糧。所費不貲。而軍需又巨。稱貸以應。不足割腴田充之。凡數十萬金。產幾破。二年春。勇首蔡宇克牛罵頭梧棲等汛。占梅之策也。梧棲爲通海之埠。殷商聚集。占梅以爲進規彰化之道。潛結郊戶楊至器。二月。取之。乘勢至山脚莊。張世英亦自內山來。首尾相應。當是時官軍多駐城附近。相持久。各罷敵。占梅議進兵。爲忌者所阻。宗幹催之。上書陳其事。略曰。賊本烏合之衆。死據孤城。其勢難久。我軍前後進剿。非不能戰。乃至今未克。誠以諸君皆由鹿港而進。賊已備識虛實故也。若得省垣遣一大員。由淡水登岸。沿途招選兵勇。以壯聲勢。占梅當統練勇數千。同時南下。剿撫並行。彼將聞風膽落。不戰而平。兵有先聲而後實者此也。宗幹聽之。遂以丁曰健爲臺澎兵備道。十月。至竹塹。與占梅議進兵。占梅自率精銳二千。扼山脚莊。拔茄搜。攻大肚。進駐溪南。縱降將入城爲內應。潮春久處斗六門。城中譏降。股首江有仁持不可。十一月初三日。占梅以前鋒林忠德林尙等攻南門。與官軍會破之。遂復彰化。曰健入城。旋往鹿港。以占梅所部駐城中。曰健之行軍也。脅從各莊多痛剿。占梅輒請宥。全活甚衆。十二月。振旅歸。潮春就滅。事聞。加布政使銜。福建督撫以占梅急公好義。品學兼優。奏請簡用。得旨召見。病辭。遂不出。占梅工詩書。精音樂。軍興之時。文移批答多出其手。暇則彈琴歌詠。苦無事然。築潛園於西門內。結構甚佳。士之出入符

者無不禮焉。文樞之盛冠北臺。著琴餘草八卷。未刊。宗舜序之。又有潛淵唱和集。同治四年卒。年四十有九。弟汝梅字苦村。少入泮。光緒六年。巡撫岑毓英創建大甲溪橋。贊襄最力。及建省後。督辦鐵路清賦。有名於時。

連橫曰。侯官楊浚新修淡水廳志。其文多謬。乃復挾其私心。以衡人物。亦何足以征信哉。林占梅爲一時之傑。頌家紆雜。深障北臺。忌者多方構陷。占梅竟以憤死。浚不於此時爲之表白。而列其人於志餘。謂頗如一髮千鈞之力。夫一髮千鈞。厥功多矣。列之志餘。不亦小哉。同安林豪曰。占梅力排衆議。投袂而前。悉羣虜於目中。運全局於掌上。展收之綫。再復堅城。以視夫階下叩頭者。其人之賢不肖何如也。連橫曰。林豪之論。賢於楊浚。作史須有三長。而知人論世。尤貴史德。而後不至顛倒也。

羅陳

羅冠英字福澤。廣東潮州人。祖某來臺。居彰化東勢角莊。莊據大甲溪左。羣山環抱。中拓平風。居民多力穡尙武。而冠英精火器。百步外無虛發。善謀略。料事多奇中。內山有某甲者。頑嚚比黨。魚肉辱。冠英令健兒扼險待。進而攻之。賊敗走。擇其尤惡者格殺之。鄉人稱快。同治元年。戴潮春之變。彰治。文武多被戕。進兵略大甲。聞冠英名。遣使邀之。不從。官軍之起也。冠英集鄉人。仲義約。有事相策應。衆有難色。冠英奮臂出。曉譬利害。衆諾。遂與總理劉衍。呂炳南等。募壯士數百。屯翁仔社。其友廖廷鳳從之。散家資爲餉。竹葉總辦團練林占梅遣人齎金帛結之。請由內山間攻四張傘莊。以爲潮春之家。而潮春已猛撲大甲。大甲人嬰城守。代理淡水同知張世英率軍至。冠英赴援。大小數戰。圍始解。閏八月。冠英攻寮脚莊。克之。遂復葫蘆墩汛。廖世元亦拔圍寶莊。據焉。進攻塙。林日成自彰化來爭。勢張甚。世元接戰。身被十數創。至翁仔社而卒。世英厚葬之。以兄廖江峯弟慶樹代領其衆。十一月。日成復攻大甲。斷水道。冠英又救之。分軍爲二。邀戰於新厝仔。大呼陷陣。斬首二十餘級。遂與大寮莊人合攻水汗頭。城中聞砲聲。分道

接戰。延鳳亦督屯番自後入。首尾夾擊。日成大潰。城圍復解。二年。世英遣冠英等攻馬厝。拔之。陷地至四張寮莊。當是時官軍大集。潮春親攻嘉義。以陳梓生守之。冠英乘勢突入。破其險阻。獲旗幟軍器甚多。潮春遂據所據。十二月。官軍復彰化。潮春被殺。三年夏四月。福建陸路提督林文察率軍攻小埔心。陳弄拒戰。相持數月。冠英突圍入。周視各營。中砲亡。軍門震悼。遣人護喪歸。事平。上其功。下旨建坊。入祀昭忠祠。追贈忠清校尉。

陳澄清小名賜。嘉義漳康人。性明毅。遇事果斷。有友十餘人。皆勇敢負氣。緩急可恃。遇之如手足。塗庫距嘉邑西北。當孔道。嘗是時中原倭寇。淡彰亦分領械門。有恩畏意。莫敢辦。澄清隱憂之。乃於所居竹園外。築垣壁濠。築礮壘。佈竹釘。聚米鹽食物。為三年計。左右田園悉種番薯栽山菁。以防不給。已而潮春起事。陷彰化。殺文武。連攻嘉義。各處多被略。澄清獨起兵拒。附近粵莊暨水港。聯防固守。倚以為重。同治元年秋七月。臺灣鎮林向榮駐軍斗六。檄澄清運糧。嘗一日七戰。三襲敵營。向榮嘉之。錫五品銜。及名馬珍物。及斗六陷。攻塗庫。陳弄嚴禁以禁街中。市肆皆罷。澄清設伏待。遣壯士蘇阿傳率十餘人。假旗號。徑至街中。呼曰。我元帥諭爾等安堵。照常貿易。逃者斬。奉方駭服。而阿傳遽大呼殺賊而出。弄率所部追之。伏兵盡起。扼險擊。阿傳奮勇應殺。殲數人。及歸。無一傷者。阿傳與吳興陳瑞基吳禮王明俱善戰。衝鋒陷陣。弄等憚之。謂之五虎。初潮春以書招澄清。不從。及弄據塗庫。誓必滅之。兄必湖挺身調弄。弄露刃以見。必湖笑曰。始吾以大哥為豪傑。偏心相向願效力。今乃知非欲成大業者。不然如愚兄弟亦足供指臂。而見拒如此。弄曰。女果從。吾豈相拒。但恐未必然爾。必湖因說之曰。我兄弟欲相從久矣。乘時建不世之業。此士之一時也。然不假重糧。無以令衆。如肯昇一將軍。則明日當舉旗相應。弄喜。延之坐。與談竟日。授以令。籌備糧糈。必滿歸。即集壯勇。約五鼓併力攻之。而是夜三更。澄清已遣人燒屋。阻歸路。弄見火起。知為所給。踉蹌去。自是不敢復攻塗庫。澄清之治軍也。禁賭。禁洋煙。禁奸盜。賞罰嚴明。多縱間諜。諭虛實。每出軍。不言所向。舉刃而前。詎至。始下令突擊。故能以少勝衆。或問之。曰兵危事也。以有用之。靜如處。

女。勤如脫羈。隨纜應變。而後有功。若大張聲勢。旗鼓喧闐。是使賊知。非所以制勝也。又曰。兵不在多。在勇敢。多則衆心不一。進退失據。雖有良將。無所用之。故所用祇數十人。並徙其家於竹園內。與其甘苦。相戰二年。毫無所損。姪適約居下莊。相去二里許。有衆三四十人。亦能戰。鄰鄉丁壯聽命者又六七百人。或能持久。潮春既平。澄清欲謀脅從。必湖止之。弟澄江攻元掌莊。中殺死。澄清力擊之。禽其渠十餘人。身以祭墓。後任斗六門都司。初澄清起兵。埔姜崙莊生員劉粵慶粵籍也。聞其義。每助鉛藥。故無乏。後爲其叔阿霖所殺。澄清爲復仇。談者以爲有古烈士風。

連廣曰。嘉義之有塗庫。猶淡水之有翁仔社也。彈丸之地。雖不足以繫大局。而羅冠英駐翁仔社。林日成不能破大甲而陷淡水。陳澄清守塗庫。陳弄不能掠鹽水港以迫嘉義。非地之足恃。而人之可用也。不然以斗六門之險。負山扼溪。可以自固。而林向榮竟全師以沒。成敗之機。何其異耶。冠英縱橫轉戰。抱義。隕。人稱其勇。若澄清之從容佈置。運籌決策。尤有名將之風焉。

沈葆楨

沈葆楨字幼丹。福建侯官人。以翰林出任江西廣信府。太平之役。與妻林氏乞援守城。由是知名。歷陞至總理各國事務大臣。事在清史。同治十一年。調題建船政大臣。十三年夏。日本以牡丹社番之殺其人也。以兵來伐。駐南郡。沿海戒嚴。清廷以葆楨爲欽差大臣。督辦軍務。又命福建陸路提督唐定奎率師入臺。供調遣。五月。葆楨至臺南。籌防備。制軍寶。二國粵將用兵。已而和成。詔命葆楨經理善後。葆楨以臺灣爲梅上奧區。東南各省之藩衝也。地大物博。列國覬覦。自非悉心經營。不足以資富庶。於是奏請移駐福建巡撫。以一舉樞。語在職官志。廷議從之。臺灣前時僅設一府四縣。而寄其權於巡道。地既遼遠。民又羣生。守土官徂求無事。非敢稍議更張。葆楨以北鄙日闢。業務日殷。於是奏請添設臺北府縣以資治理。詔曰。臺灣固海外荒島。康熙年間。收入版圖。乃設府治。領臺灣鳳山諸羅三縣。諸羅卽今之嘉義。而嘉義以北。尙未設官。郡之

南北各一百餘里。控制綽乎有餘。厥後土地漸闢。雍正元年。乃設彰化一縣。置淡水同知。九年。移治竹塹。起自大甲溪。至三貂嶺下之遠望坑而止。計地三百四十五里有奇。嘉慶十五年。復自遠望坑迤北。東至蘇澳。計地一百三十里。設噶瑪蘭通判以治之。則人事隨天時地利之轉移。雖欲因陋就簡。固不可復得者也。然自噶瑪蘭抵郡。須十三日始達。政令貫統於臺灣府。淡水設縣之時。淡水三貂等處。榛莽四薈。即淡南各社。亦土瘠人稀。今則村莊北連。荒埔日闢。舊志經東西相距僅十有七里。今乃或五六十里。或七八十里。蘭廳建治以後。自三貂嶺繞至遠望坑。復增地數十里有奇。其土地之日闢。古今不同有如此者。臺北海岸。昔時僅有八里岔一口。往來之船。不過數隻。其餘又港支河。僅堪插魚。今則八里岔淤塞。而新添各港。曰大安口。曰後埔。曰香山。曰滬尾。曰雞籠。滬尾港門宏敞。舟楫尤多。年來夾板帆船林立。洋樓零棧。閭閻喧囂。其口岸之歧出不同。有如此者。前者臺北幅員雖廣。而新墾之地。土著既少。流寓亦稀。百餘年來。休養生息。窮年無登戶口除噶瑪蘭外。已有四十二萬有奇。近頃各國通商。華洋雜處。睡毗之怨。即發聲。而八里岔一帶。從設衛步。防範稽查。尤非易事。其人民之不同有如此者。臺灣地土產。以鹽煤茶腦等為大宗。皆出自淡北。比年荒山窮谷。栽種愈盛。開採愈多。洋船搬運。客民雲集。風氣浮動。嗜好各殊。且淡南大甲一帶。賦連彰化。習俗尤悍。如淡水同知。半年駐竹塹衙門。半年駐艋舺公所。相去百二十里。奔馳塵囂。勢所必然。况竹塹南至大甲溪尚百餘里。而經北至滬尾雞籠亦尚各數十里。命盜等案。層見迭出。往往吉急北轅。旋憂南顧。分身無術。枝節橫生。公事積壓。巨案遞延。均所不免。胥撫知其難任。必擇循吏能士。以膺是選。而到任之後。賢廢頓減。不副所望。是地勢之所使然。其得暇之難局又有如此者。淡南文風遜於全臺。歲科童試。應考四五百人。而赴道考則不及三分之一。降途險遠。寒士之資。着鞭難至。又如詞訟。則四民均受其害。刁健之徒。詞窮而遁。捏造府盜。一差提供。累月窮年。鞫歷之家。照冤有期。家已為破。欲矯其弊。因嗾廢食。誠免屬難。則廳案為胥吏之所把持。遂失控訴之弊。而械鬥之端。則萌於內。至徒流之刑以上。擬定罪案。復須提補轉勘。需費繁多。歲月延滯。賠累難償。故不得不隨之抹殺。官既苦之。民尤苦之。其政教之難

齊又有如此者。故前者臺灣道夏獻綸請改淡水同知爲直隸州。噶瑪蘭爲知縣。添一縣於竹塹。臣鶴年臣凱泰互相討論。臺事旋起。因沈曾培。臺有騷動之時。卽有潛窺臺北之憂。夏獻綸住在該地。能察機宜。狡謀乃息。然海防洋務。瞬息萬變。恐州牧不足以當之。況去年以來。自噶瑪蘭之蘇澳起。開山撫番。至新城二百里有奇。至秀姑巒又百里有奇。若山前布置尙未周詳。則山後之經營何從措手。故就今日臺北之形勢而查。區爲三縣。以分治之。則可以專其責成。設知府以統轄之。則可以繫其綱領。伏查噶瑪蘭舊嶺南大山之間。沃壤平原。可溪環抱。村落稠密。蔚成大觀。西至海口三十里。直達八里坌滬尾。觀音大屯兩山。可爲屏障。且與省城五虎門相對。不特淡蘭扼要之區。實爲全臺之管轄。請於其地創建府治。名曰臺北府。彰化以北。直至後山。皆歸控制。仍據臺灣兵備道。附郭一縣。南劃中壠以上。至頭重溪爲境。計五十里。東西相去五六十里不等。方圓折算百有里餘。擬名之曰淡水縣。自頭重溪以南至彰化大甲溪爲止。南北相距百五十里。其間竹塹。即淡水廳之舊治。擬裁淡水同知。改設一縣。擬名之曰新竹縣。自滬尾坑以北而東。以噶瑪蘭原轄之地。擬設一縣。名之曰宜蘭縣。雞籠一區。欲建縣治。則其地不足。而通商以後。竟成都會。且煤務方興。游民四集。海防已重。訟事尤繁。該處尙未設官。亦非煤務微員所能鎮壓。若專事仰光憑。則官民其困。應請改噶瑪蘭通判爲臺北府分府通判。移駐雞籠以治之。是臣等當外防內治之策。出於臨時制宜。是否有當。伏乞飭部議核。以便遵循。至建設城署。清查田賦。以及雜佐營汛。可改可增。俟奉旨允准之後。再與臺灣道詳核。廷議亦從之。而臺北乃日趨富庶矣。八月。奏請開山撫番。鑷除前弊。語在撫臺志。於是以提督羅大春調兵吳光亮同知袁鼎新率兵三路而入。會於臺東之水尾。鑷除野兵。衝行旅。而東海之通道矣。臺灣綠營久已廢弛。袁鼎新改營制。築砲臺。架電報。振商務。凡諸要政。多有更置。光緒元年秋七月。奉旨入京。途視澎湖。調甯江總督。五年冬十一月薨。諡文肅。入祀京師賢良祠。

連橫曰。臺灣歸清以來。閉關自守。與世不通。苛我牡丹之役。則我鄉父老猶是甯甯。履於繁榮之澤焉。天誘其衷。殷鑒日至。折節增吏。開山撫番。以立富強之基。沈葆楨締造之功。願不偉歟。而猶呼吾鄉父老。猶以

晏安爲壽。不能與時並進也。

袁開柝

袁開柝。粵齋。江西樂平人。咸豐間。以藥鄉團名。嗣隨左宗棠平浙入閩。游於知府。同治八年。捐同知。十年。派至臺灣。十三年。牡丹之役。欽差大臣沈葆楨命赴後山。察形勢。途至卑南。招撫呂家望等。率番酋陳安生至郡。犒以鹽布。自是生番多服。八月。葆楨奏請開山。分軍三路。以提督羅大春率北軍。總兵吳光亮率中軍。而開柝率南軍。募綏靖軍五百及土工三百。由南進。方是時後山雖蒙版圖。而路尙未開。道卑南者。多自打鼓乘船。至琅璫。轉而東行。其遲陞者。則山徑險阻。瘴毒盛。野番伏莽射。非遇害。卽中疾。行者絕少。當軍發之時。葆楨命以文祭於臺南山神曰。昊穹伊始。羣萌荒屯。聖哲闡釋。奠區染沐。阪澗偏隅。隔漠絕濼。山川之氣。闕久乃通。我朝御宇。率土臣服。赤嵌一島。版章攸屬。百有餘年。薰陶染沐。阪澗偏隅。聲明文物。臺陽之背。傀儡之東。野番所處。密林深叢。禽伏獸匿。風教未通。竝生豈育。納之枌幪。土牛有禁。豎碑穹窿。勿慢勿軼。安彼顯靈。流水出谷。古化猶紅。牛刀羽織。獵置魚筒。涵奄蕃衍。蠢蠢蟲蟲。不識不知。順帝之衷。如何東人。海中之國。敢言盟言。肆其毒螫。繕戈彘矛。潛圖邊域。既服我番。罔有安集。自牡丹濤。鄰卑南寃。死者含冤。生者累息。驅吏入告。帝心用憫。乃命使臣。持節瀛東。拯之水火。謹其蕃蓬。廷諭一下。喁喁向風。稽顙轅門。薙髮輸忠。籲請設吏。以資贖贖。自下淡水。暨卑南社。羣峯刺天。大樽滄野。麋鹿攸居。鳥鳶不下。百數十里。古無通者。維彼番黎。踴躍交喪。爲我鄉道。千夫隨之。乃建一營。以綏靖師。特命開柝。率以東馳。左執鉏鋤。右挾剝鉞。開辟險阻。削鑿屋廡。五里一塚。十里一圻。毋使魍魅。阻途遏歧。毋。羣薄。踴躍交喪。向爲荒壤。崇朝九遠。俾我王化。靡遠或遺。敬維山神。公俊攸屬。柴燎之祭。羣黎咸集。幸相此舉。以成厥役。側聞疇昔。戡民干紀。私召龍徒。騰岩越部。頭達邦。際境疇究。維神之怒。泄霧數星。噓噴瘴癘。踣崖顛趾。靈祇昭融。遐邇仰止。今奉帝命。伐木荆山。上

應氣運。下輯擄賊。縱火之賊。能燭吹燭。輕勿生靈。谷勿虛懼。吹風雷騰。泉涌水瀾。俾我軍士。奮志孔安。維神之祐。亦民之歡。於戲噫嘻。秦通巴蜀。誰以金牛。漢平西域。藉醫是求。窮造顯武。以爲神羞。維我國家。普徧懷柔。一夫不獲。若納之溝。躋於壽宇。廓此遠猷。彼秦與漢。胡能與儔。虔具祝版。告之山陬。神其鑒臨。與國咸休。遂自赤山入雙溪。以至內埔。遊遍祖望力社番。誓退之。斬其土目。九月。踰崑崙嶺。十月。抵諸也葛。出紆仔崙。以達後山。十一月。駐卑南。途三染疾重。回郡就醫。光緒元年春三月。復赴卑南。任南路撫民理番同知。卑南初建。制度未備。寄治於綴靖營內。乃次第招撫卑南以北之番。自平地暨山。歸化日衆。徠民開墾。給牛種。以拓巴壩衛大陂之野。來者漸繁。廣設學堂。教番黎。大府嘉之。晉知府。二年。卸綴靖軍。調中路。隨總兵吳光亮討阿棉納納社。平之。賞戴花翎。四年。復帶綴靖軍。駐卑南。五年。阿馬匪社亂。討之。五月。建南路廳署。遂建昭忠祠。卽後山死事諸人。七年五月。回臺灣府。九年。調福寧府。十年五月。卒於任。年六十有三。開柩。贈。勇於任事。而在後山最久。故能締造經營。以敷王化。當開山之時。提督羅大春總兵吳光亮。均有功。

連橫曰。開山之役。爲臺大事。而能率一厥成者。則沈葆楨創建之功。而開橋大春光亮疏附之力也。吾聞開橋所建之昭忠祠。今已荒廢。死事諸人。亦將湮沒。故附之於後。俟特通判辦理營務處湯承。南路撫民理番同知余修梅。南路撫民理番同知鄧原放。南路撫民理番同知歐陽駿。招撫委員陳昌言。幫帶海防屯六營將李得勝。代理臺東直隸州知州高益。幫統後軍張吉祥。武功將軍豐炳南。振威將軍劉得勝。

劉銘傳

劉銘傳字省三。安徽合肥人也。少任俠。洪軍之役。補鄉會國藩奏詔辦團練。銘傳從之。歷戰有功。同治元年。李鴻章募淮勇。聞其名。以爲奮帶。自領銘軍。所向克捷。以功封一等男。專在清吏。光緒十年越南之役。法軍犯臺灣。勢危迫。詔任督辦臺灣事務大臣。旋授福建巡撫。授太子少保。加兵部尚書銜。夏五月。至

臺北。越籌戰守。臺爲海中重地。安危繫東南。而軍政不整。餉械亦絀。未幾而法艦攻基隆。銘傳帥提督曹志忠。蘇得勝。章高元。鄧長文。拒之。法軍大敗。陣斬中隊長三人。獲聯隊旗二。秋七月。法艦攻福州。入馬尾。燬船廠。所務大臣張佩給不能戰。總督何璟亦驚走。詔大學士左宗棠治軍福建。銘傳乃得稍修軍備。兵備劉汝霖。臺南。亦徵軍。故無兼顧患。然玆以加營務處。又恃才。頗不受節制。銘傳銜之。八月。法軍復攻基隆。銘傳督戰。破彈率至。殲數人。左右請退。曰。人曰尋彈。彈何能尋人。衆聞之奮戰。士氣大振。法軍又敗去。已而縣報法艦別攻滬尾。滬尾爲臺北要害。距城三十里。銘傳慮有失。則臺北不守。命撤軍。各提督力諫。不聽。唯留統領林朝棟駐獅球嶺。或議之。曰。是惡知吾之深意也。其後法艦三攻滬尾。皆受創去。宗棠以基隆失守。勅之。銘傳具疏辯。法軍據基隆。謀南下。輒爲朝棟所扼。十一年春二月。別攻澎湖。據之。而是時清軍在越南疊勝。法人亦無久戰意。乃議和。撤兵去。詔以銘傳駐臺籌辦善後。六月。奏曰。竊法兵退讓澎湖。臣聞前陝甘總督楊岳斌於本月十七日會奏在案。善後各事。急須次第舉辦。謹爲我皇太后皇上陳之。一臺澎以設防爲急務也。查全臺各海口。大甲以南至鳳山。沙線遼闊。兵船不能攔岸。遼隔四五十里。近亦二三十里。設防較易。而大甲以北。新竹一帶海口分歧。直至宜蘭。兵船可入。至遠不過三五里。基隆滬尾雖可停泊兵船。頗有山險。如有巨礮水雷。設防尙能爲力。唯新竹沿海平沙。後壠中港皆可出入三號兵船。地勢平行。全恃兵力。頗難着手。然猶較勝於澎湖。臣派提督吳宏洛至該處察看情形。據稱地無草木。一片沙石。無土可取。面而受敵。甚難爲力。唯港口以南。天然船塢。最宜停泊兵船。臣到臺一年。察看形勢。不獨爲全臺之門戶。亦爲兩北洋之關鍵。欲守臺灣。必先守澎湖。欲保南北洋。亦必須保澎湖。如能澎湖駐泊兵船。防務嚴密。敵船附近。無可停泊。則不能飛越深入。不顧後路。此澎湖防禦固爲全臺之急。且非僅澎湖之急也。試就澎湖而論。若欲禦防。則須不惜重費。認真舉行。縱兵船一時難集。而陸兵不過三千。必須多購大礮。堅築礮臺。製辦水雷。屯積糧薪。計購礮藥臺需費約在四五十萬兩。須一二年內方可告竣。若敢行將就。不若不防。既節數營之餉。亦致貽事覆車之累。應旨定奪。一臺澎軍政急宜講求操練也。查臺灣軍務弛廢已久。湘淮各軍皆強弩之

末。欲杜傳言。挽回積習。非博實講求。編練不可。近時各營多用後門構敵。非勤習操練。不能施放。不編練。則不識遠近高低。槍出無準。是有利槍與無槍同。且不知拆機磨擦。遇雨過濕。上槍則損。重價購之。隨意棄之。尤為可慨。是練兵非僅臺灣急務。亦各省之急務。唯臺灣烟瘴之地。兵丁半多煙病。將貪兵惰。寬則志玩不振。積弊難除。嚴則紛紛告假。去而之他。一時頗難整頓。現同沈應奎陳鳴志商酌裁留營數。除鎮守練兵不計外。共擬留三十五營。臺南合澎湖十五營。臺北合宜蘭十五營。中路嘉義彰化竹一帶擬派五營。論形勢則臺北為喫重。論地方則臺南為邊長。則再無可減之兵矣。一全臺賦稅急宜清查也。查臺灣田產之美甲於天下。一歲兩熟。而淡水一縣每年額徵錢糧耗羨銀七百八十餘兩。共供官數九千餘石。宜爾並無錢糧。其餘縣分賦稅亦輕。計全臺所入關稅釐稅並鹽務每年可得銀一百零數萬兩。將來整頓鹽務。剔除各項中飽之資。每年可得一百二十萬兩。以臺澎三十五營。每年需餉一百二十餘萬兩。尚有餘額經費。一切雜款。並須添設製局。唯每年需餉約在一百四五十萬兩。若能將各縣賦稅清查無遺。以臺灣之入款。供臺灣之所需。自可有餘無絀。唯清賦一事。要在官紳得力。臣不諳吏治。昧於理財。商諸沈應奎辦理之法。議必先行清查戶口。次第舉行。恐須一二年內方收實效。一全臺生番急宜招撫也。查臺灣生番從前多在外山。因遭閩粵客民侵奪。日侵月削。遁入內山。種類繁多。近亦耕稼為生。各有統屬。平居無事。而土匪游勇每有百丁成羣。聚集於番民交界之處。搶劫居民。或侵佔生番田廬。騙其財物。一有爭端。輒起械鬥。奸民被殺。則訴於官。派兵剿辦。而生番被殺。冤無可訴。乘衆復仇。仇怨日深。兩不安靖。若不及早設法招撫。使之歸化。將來番地日盛。結怨甚多。釁火必變。恐成陝甘回匪之禍。即以防務而論。防海又須防番。勢難兼顧。治理為難。若得生番全服。能防外患。不憂內侮。既節防費。且可開山伐木。以裕餉源。夫設防總共清賦三者。皆可及時舉辦。唯撫番不易。應俟三者辦成後。方能議行。其次如安設電報。修路造橋。以通南北之氣。清理屯墾。開墾採木。以興自然之利。亦為要務。臣智識庸愚。難勝艱鉅。懇敕既無方略。辦事乏才能。每念時局之艱難。不能圖報於萬一。傍徨中夜。深自疚心。唯有竭其愚忱。努力盡職。勿敢稽延。以開廢弛之漸。管見所及。恭摺敬陳。既又奏請

專駐臺灣。略曰。臺灣爲七省門戶。各國無不垂涎。每有震盪。咸慮吞噬。而車馬鑿。來軫方遘。所有建防練兵濟賦播番數大端。均須次第整頓。臣會平居私念。以臺孤懸海外。土沃產饒。宜便臺地之財。足供臺地之用。而後可以處常。可以處變。此次蒞臺經年。訪求利弊。深見實有可爲。甚惜從前因循之誤。固知補救未晚。而時會迫切。勢不能不併日經營。况臣才質庸愚。恐難勝任。且以閩粵公事繁多。而又遠涉重洋。顧此失彼。與其貽誤於後。曷若陳情於前。再四思維。唯有乘此未接撫篆之時。准開福建巡撫本缺。俾得兼辦臺灣事務。庶幾勉效寸長。或可無致隕越。詔以楊昌濬兼署福建巡撫。而銘傳遂駐臺矣。先是同治十三年。欽差大臣沈葆楨奏請臺灣建省。廷議不從。至是宗棠復言。九月。詔設臺灣省。以福建巡撫爲臺灣巡撫。兼學政。廷議以臺灣新設。百舉待舉。非有文武兼備之臣。不足以資治理。詔以銘傳爲巡撫。十二年夏四月就任。乃借福建總督楊昌濬奏議改設行省事宜。當以理財爲要。語在度支志。前貴州布政使沈葆奎以罪褫職。永不敘用。銘傳諗其才。奏請破格。不許。復力舉。乃以爲臺灣布政使。應奎工心計。樂補助。臺灣財政之日進。銘傳既奏原四事。次第舉行。定建省會於東大墩。以肅治初關。諸未設備。乃暫駐臺北。臺灣前用屯兵。皆隸自編。久而積弊。光緒元年。沈葆楨奏請裁撤。新募勇營。不從。唯編備僅置練勇。及法軍之役。銘傳自率淮軍十營來臺。頗奏膚功。至是用之。僅存三十五營。以資防備。設總營營處於臺北。練巡撫。以候補道盧本揚任總辦。而臺灣軍政一新。然臺爲海中孤島。防務維艱。乃聘德人爲工師。建基隆淡水安平打鼓各礮臺。或改修之。購置巨礮。計費六十四萬餘兩。又設軍械機器局於臺北。以記名提督劉朝幹爲總辦。併設火藥局水雷局。籌自製。蓋臺在海外。當恃航運。一有戰事。往來退絕。非是不足以自給也。五月。奏請清賦。六月。設清賦局於南北兩府。以布政使韓之。縣置分局。而各廳縣多以欲辦清賦。當先查戶。方足以清其本。通飭各廳。限兩月報竣。既成。據以清賦。計田以甲。從舊例也。每甲當十一畝。語在田賦志。是時臺語流布。劣紳土豪陰事阻撓。而彰化知縣李嘉棠貪墨。又奉行不謹。縣民施九殺糾衆以抗。各地亦蠢蠢欲動。銘傳檄練軍統帥林朝棟平之。而清賦亦以十四年告竣。驟增四十九萬餘兩。初葆楨臺。會辦撫番開墾。至是乃擴充之。以撫墾

局。奏備春籍紳士林維源等總辦。設香學堂。布陰勇制。以圖番政。其不從者。移師討之。朝權伐東粵角之番。屯其羣。以脅蘇魯馬臘邦二社。不從。五月進攻。又不利。十二年秋七月。銘傳自往平之。餘番亦先後歸服。當其時百事俱舉。而南北遠。內外阻隔。乃鑿行郵傳。增電線。築鐵路。又派草職道張鴻禔候補知府李彤恩考察南洋商務。設招商局於新嘉坡。購得時新美兩輪船。以航行香港。遠至新嘉坡西貢呂宋等埠。臺灣貿易之大進。十三年。兵備道陳鳴志鎮海後軍副將張兆連稟請開山。從之。自彰化之集集以至水尾。新設臺東埔里社兩廳。置腦務煤務兩局。由官辦之。興殖產。勸工商。鑄新幣。行保甲。以謀長治之策。創西學堂於臺北。以教俊士。銘傳既兼理學政。十五年。蒞南鼓試。或言其不文。及榜發。多一時之秀。是年撤練軍築省城。基隆鐵路亦將遂新竹。而政府頗多掣肘。士論又譏其過激。銘傳知不可爲。十六年冬十月。奏請開缺。令布政使沈應奎護理。十七年春三月。以邵友濂爲巡撫。而百事俱廢矣。銘傳既告病歸家。遂不出。甲午之役。清廷欲起爲領兵大臣。辭。及聞割臺。李鴻章以書慰之。二十二年冬十一月二十七日。薨於星第。年五十九。清廷軫悼。追贈太子太保。諡壯肅。准建忠祠。

劉璈

劉璈字蘭洲。湖南岳陽人。以附生從軍。大學士左宗棠治師西域。辟爲記室。參贊戎機。指揮勿敵。意氣甚豪。及平。以功薦道員。光緒七年。分巡臺灣。時方議建省。歲以巡撫視臺。敢進。多所擊發。以彰化居南北之中。議移兵備道於此。置同知。駐副將。改知縣於鹿港。大社以北。大甲以南。周數百里。軍驛寬敞。水環山抱。可作都會。建城築署之費。應由臺鳳嘉彰合資襄助。而巡撫岑毓英亦擇地東大墩之麓。鑿續省垣。尙未

行也。敢勇於任事。不避艱鉅。整飭吏治。振作風。又以臺南爲首善之區。守備嚴隘。疾疫叢生。欲闢犬道。開運河。引水入城。以行舟楫。郡人不從。乃築築溝渠。宣積穢。以鎮海營兵填安平之路。郡中大火。燬商廩數十。烈焰漲天。衆莫敢逼。敢閉警。短衣縛袴。躍登屋上。慮兵拆屋。過火路。郡人感之。法事起。毓英治軍廣西。敢上書。請飭黑旗以靖法兵。且謂今日之事。鮮不建戰而講和。抑知和戰皆係一理。事決於和。不能不先決於戰。蓋能戰而後議和。爲越南計。爲中國計。是在和緩而戰急。然必外主乎和之名。內助其戰之實。慎戰於始。庶能緩和於終。毓英嘉之。其後遂撫劉永福而用之。中法既戰。沿海戒嚴。敢託臺南。協士民。籌戰守。辦團練。討軍費。而臺灣孤立海外。延袤千里。守兵僅有一萬六千五百名。不敷布置。敢分爲五路。自統一軍。有事領策應。稟請總督駐臺。居中調度。不從。又請奏簡知兵人員督辦。以一事權。於是命署副總陸路提督孫開華率所部駐臺北。十年春三月。法艦窺臺灣。四月。敢又上書督撫。略曰。臺灣本有爲之地。爲之路提督孫開華率所部駐臺北。十年春三月。法艦窺臺灣。四月。敢又上書督撫。略曰。臺灣本有爲之地。爲之路亦非無把握。端賴有治人。有治法。又有治權。則事可得爲。地方亦可制治。然其事之可爲而不得爲。有非鎮道所能爲者。沈文肅公已言之矣。臺灣防務不外山海。平時則山須於海。有警則海重於山。然必先鑿山防。海防始有憑藉。否則內外交訌。防務更難措手。此山海所宜並籌也。議者以臺灣自辦開山撫番。十餘年來。傷人逾萬。糜餉數百萬。迄無成效。以致奏請停辦。意謂節流。是不推究於辦理之非人。又非其法。而徒謂開撫之無益。是未知臺事之底細爾。夫事在人爲。爲果得人。不特山前已開地方。可期整頓。卽山後山中似關非關未開各區。墾務礦務材木水利等項。皆利源所賴。若開辦無方。農工番漁皆足寓兵。且足餉餉。餉藉兵力。而源以開。兵藉操作。而用愈活。始費雖鉅。不十年間。定可次第收回。十年以後之利。自自無窮。所謂始難而終易也。此則因利而利以臺治臺之大略。然必豫籌於平日。乃能應用於臨時。固非欲逞見小。所能爲功。尤非偏恃遙制。所能濟事。如再故事奉行。回護前。狃於近觀。渾忘遠謀。勢必仍舊倉皇。兵餉兩罄。萬一臺灣爲彼所襲。地大物博。必多用宏。凡我所欲爲而不得者。彼皆爲所得爲。則南北洋務將無安枕之日。是誤臺即誤國矣。由辦之不早辦也。臺澎四面皆海。周圍三千餘里。無險可扼。隨處可登。備禦之法。較各邊省尤難。今籌

防派分五路。因難調宜。如專儲道統最當廣翼之南路。又燔署鎮在元所統中路。張副將兆連所統後路。新舊營勇。皆經戰道挑選。訓練甚嚴。及另備活營。韋提督高元所統淮軍。楊提督金龍所帶湘軍。皆屬器清兵銳。能戰能守。兼以水陸團練。認真操演。虛實互用。三路陸防固已可恃。如也得前路北路一律鬆弛。則不慮臺防之不獨。而患海面之不周。兵船既少。又乏水雷戰艦。以備抵禦。如臺南郡城偏近海隅。淺露平脆。不足當衝。而安平薊後基隆滬尾各砲臺亦如之。倘敵人以堅艦聚泊港外。專以巨砲擊我城臺。一無抵制。是彼則不戰而勝。待尋層長。而我則戰守兩窮。莫掩所短。經歷陳請。亦鮮良方。故前請不求角力於海中。祇求制勝於陸上。則以陸防之難圖操自我也。夫權在我。則敵由我制。五路防軍雖分猶會。運用皆可自如。特恐我權不一。是我先為我制。何能制敵。此又陸防之難者。蓋以遠隔重洋。事事扞格。職道鑒前慮後。曾以權緩急。決疑難。定測賞。三大端。斷非專閫節制不可。詳懇奏請簡派知兵大員渡臺督辦。實為安危第一要著。而憲示以督辦非外省所得擅請。仍飭臺道勉為其難。敢不祇遵。然難果得為。勉為不得為。亦終難。義在致身。他復何恤。唯有盡其心力所能至。以仰答君恩蓋德於萬一爾。五月。防務大臣劉銘傳至。經理臺北。而以臺南委戴。當是時軍務倥傯。需餉孔亟。道府兩庫存銀百五十萬兩。銘傳命撥五十萬。不從。又以兵備道加營務處。例得上奏。頗不受節制。銘傳嘲之。六月。法艦攻基隆敗。再攻復敗。士氣大振。銘傳忽撤兵失地。戴揭其短。且言李彤恩謀蔽之罪。宗憲據以入告。嚴旨譴責。褫彤恩職。銘傳愈恨之。九月十五日。法國水師提督孤拔下令封港。一時航運遏絕。戴以其違犯萬國公法。晤商各領事。請干涉。各領事以事關重大。須待國命。乃密上封章。懇沿海各省督撫代奏。語在外交志。基隆既失。澎湖亦陷。戴自動。臺請南北洋艦援臺。不至。十一年春二月。孤拔泊安平。介英領事請兵備道會見。戴欲往。左右諫曰。法入被。往將不利。戴曰。不往。謂我法也。唯乃公豈畏死哉。至安平。戒砲臺守將。曰。言警。即開砲擊。勿以余在不中也。孤拔相見甚歡。置酒。語及軍事。戴曰。今日之見。為友誼也。請毋及其他。孤拔曰。以臺南城地之小。兵力之弱。將何以戰。戴曰。誠然。然城土也。兵紙也。而民心鐵也。孤拔默然。盡醉而歸。法艦亦去。而臺南得以無害。和議既

成。詔以銘傳爲臺灣巡撫。經理善後。四月。銘傳奏言。包辦洋藥監金董事陳郁堂吞賈鹿港等口釐金四萬六千餘兩。疊經札提來轅訊究。覺敢抗延不到。臺灣道劉啟有督辦稅釐之責。當上年秋冬餉項支絀之時。應如何籌畫。以備接濟。願持危局。專前既不查察。事後又不追懲。顯係通同作弊。已由臣繳令撤任。既又勅致十八款。語多不實。奉旨革職。籍沒家產。命刑部尚書錫珍江蘇巡撫卞寶第到臺查辦。六月。奏請推斬劉啟候。改流黑龍江。士而寤之。將軍穆圖善聞才。延爲幕客。居數年。將爲請環。而啟竟病死。當啟宦臺時。著巡臺退思錄三卷。銘傳奏毀其版。後余乃得之。獲驗所言。初啟議移巡道於彰。而臺北知府林遠泉謂當移台北。考全臺形勢。論曰。全臺形勢。靈巖東南。幅員綿邈。以目前而論。臺灣爲府治所在。鎮道建節。實爲扼要之區。然統全局而歸之。臺灣地處下游。如人居於矮屋之中。不能昂頭四顧。是未若臺北之地據上游。控制全局。騎角獨趨。尤有振衣千仞瀟灑萬里之概也。夫省郡輻輳之區。必以山水交會之勝。臺灣逼近海濱。地勢卑薄。北倚篤松溪。南有二層行溪。源短流弱。驟盈驟涸。而臺北則平原沃壤。周迴數百里。實爲天府之域。其山則有三貂嶺大坪林。開列如障。迤邐而來。又有顯晉大屯二山。雄峙水口。以爲拱護。其水則有二甲九三角湧水返脚三溪。源遠流長。百有餘里。均匯於艦舫。乃由關渡出滬尾以入於海。全臺之水皆不匯。而三溪獨匯。全臺之溪皆不通舟楫。而三溪獨通。此山水之勝一也。昔晉人謀去故絳。韓賦子以郇瑕氏土薄水淺。其惡易觀。民有沈溺重腿之疾。不如新田。土厚水深。有汾澮以流其惡。晉侯從之。今臺灣府治地既斥鹵。泉尤不潔。而臺北則有三溪洪流。蕩滌汚垢。且泉脈甘美。飲之舒泰。此水泉之勝二也。臺南所產。以糖爲巨。而臺北則菁華所萃。米茶油煤。礦產極豐。皆木料等。每年二三百萬金。故富庶甲於全臺。此物產之勝三也。全臺通商口岸。南有安平旗後。而安平自夏徂秋。風起水湧。從前安設大雅兩輪船。皆以是而擱淺毀壞。旗後則內港漸淤。近議用機開挖。開亦未易疏通。是臺南兩口一險一淤。通商無大益。若臺北則基隆潮漲潮退。均可碇泊。遇尼潮漲之時。巨舟可入。故全臺通商在臺北者恆十之七八。而臺南者祇二三。此口岸之勝四也。且基隆滬尾皆與福州貫渡。水程不過六更。朝發夕至。又無橫洋之險。若福州至安平。必歷黑水溝。過澎湖。不惟

遠倍臺北。險亦倍之。此又遠近安危之迥異。其勝五也。夫臺北與福州地勢懸絕。特據在富商。左提右挈。萬一臺疆有事。內地師船可以逕進。即內地有事。臺北亦可策應。此又兩地相爲表裏。其勝六也。夫就臺論臺。臺北之勝於臺南者四。就閩論臺。臺北之勝於臺南者亦二。竊意臺北經營措置。少則五年。多則十年。臺灣巡道當移駐臺北。不唯風氣日開。勢不能遏。抑亦形勢扼要。理有固然也。遼泉廣東大埔人。字澄岩。前任淡水同知。光緒五年陞臺北府。有循政。又著治臺三策。語多不載。

連橫曰。法人之役。劉銘傳治軍臺北。而劉琰駐南。皆有經國之才。使敏不以罪去。輔佐巡撫。以經理臺疆。南北俱舉。必有可觀。而銘傳竟不能容之。非才之難。而所以用之者賢難。有以哉。

林平侯

林平侯名安邦。號石潭。以字行。籍龍溪。父應賓家臺。居淡水之新莊。設帳授徒。平侯年十六。省父。循於米商鄭谷家。性純謹習勞。谷信之。數年積資數百。谷復假以千金。命自繼紀。平侯善書算。操其奇贏。獲利厚。谷年老將歸。平侯悉母利以還。不受。爲置產青蘆園莊。歲收租息以餽之。已而與竹塹林紹賢合辦全臺鹽務。復置帆船。運貨物。往販南北洋。擁資數十萬。年四十。納粟爲同知。分發廣西。署壽州通判。攝來賓縣。調調桂林同知。署柳州府。有幹才。大府重之。嘉慶十九年。大學士蔣攸銜督兩粵。有短平侯者。密揭其私。比譴。指陳政事。悉中肯綮。攸銜嘉之。勅銜歸。歸是時淡水閩粵械鬪。漳泉又鬪。蔓延數百村落。平侯出而解之。而新莊地當衝要。每爲兩族所爭。乃選大將。建廈屋。築崇墉。盡力農功。畧田鑿圳。歲入穀數萬石。已復開拓淡水之野。遠及噶瑪蘭。所入益多。遂開三貂嶺。以通淡蘭孔道。平侯既富。念故鄉族人貧苦。做范仲淹義莊之法。置良田數百甲。爲救養費。復捐學租。倡脩淡水文廟及海東書院。道光十二年。嘉遂張丙起事。官軍伐之。平侯助餉二萬兩。加道銜。子五人。長國棟早世。次國仁。國華。國芳。仁英皆收養。而華芳有名。

國華字樞北。英偉有父風。平倭寇者。以家專養之。性孝友。且夕侍左右。飲食起居。躬任其役。每被譴。聽而受命。國華字小潭。平侯愛之。少。技擊。及長。折節讀書。開廈門呂世宜之名。具禮聘。以師事之。平侯卒後。國華仍居大嶼。而地近內山。土番時。裸體出入。咸豐三年。卜居枋橋。起邸宅。園林之盛冠北臺。遇名士悉羅致之。兄弟友愛。共進同居。號曰本源。當是時淡水之地尙多未開。番界尤狹。國華募佃墾之。引水溉。歲入數十數萬石。七年。國華卒。越二年。漳泉復亂。禍尤烈。國華首辦鄉團。築城樓。募勇士數百人。備攻守。每戰。親自登陣。援桴鼓。實有功而恤死者。故人爭效命。越十年和。建迪毅堂於枋橋。祀陣。至今猶存。國華有子三。維讓維源維德。而國華無子。以維源嗣之。

維讓字巽甫。咸豐九年。欽賜舉人。與維源俱學於廈門陳南金。及國華卒。歸臺。共理家政。同治元年。彰化戴潮春起事。新莊楊實桃園楊德源等謀應之。德源因桃園堡總理。以事被革。會盟結黨。劫富戶。維讓兄弟患之。謀於葉春。春字靜甫。江西人。宦游臺灣。國華客之。乃授計於桃園紳耆。許以復充總理。即請新莊縣丞先給木戳。德源大喜。置酒宴客。春命壯士夜殺之。懸首枋橋西門。其黨聞之皆散。貢亦被誅。地方以安。已而兵備道丁曰健自省渡臺。至疑解。規彰化。維讓助餉二萬兩。事平。以功授三品銜。初漳泉械鬪。歷年不息。及成。猶不通慶弔。維讓憂之。以其妹妻晉江舉人莊正。正字養齋。各下士也。至是來臺。與維讓兄弟合設大飄社。集兩族之士而會之。月課詩文。給膏火。自是往來無猜。維讓性倜儻。好士。租穀出入。悉任管事。而維源儉樸。巨細必經。唯結交官府。光緒二年。巡撫丁日昌視臺。邀維讓至郡。維讓病。不能行。維源往焉。日昌語之曰。方今海防重大。財政支絀。子爲臺灣富戶。亦當稍輸國家。維源乃捐銀五十萬兩。其母鍾氏以晉豫之災。捐振二萬兩。奉旨嘉獎。追贈三代一品。賜尚錢可風之匾。已而維讓生母鄭氏亦以山西之振。自捐二十萬兩。賜積善餘慶之匾。維讓兩子。長爾昌。字介眉。次爾康。字鏡駟。爾昌生三子。長熊徵。次熊祥。熊光。

維源字時甫。納資爲內閣中書。光緒五年。臺北建城。督辦城工。事竣。授四品卿銜。法人之役。兵備道劉斌

註南治軍。前鎮總。議借百萬兩。不許。徵多方勸警。乃得二十萬。去之廈門。越年而成。巡撫劉銘傳邀其
歸。禮之。遂捐五十萬。以爲善後經費。授內閣侍讀。遷太常寺少卿。十二年四月。銘傳奏辦撫臺。以維源爲
幫辦。當是時銘傳方厲行番政。大拓地利。而維源亦墾田愈廣。歲收租穀二十餘萬石。十七年。以清賦功。晉
太僕寺正卿。二十一年五月。臺人自立民主國。設議院。舉爲議長。不就。遂居廈門。維源有五子。次爾嘉字
叔臧。次祖壽。出壽松壽。

連漢曰。枋橋林氏。爲臺巨富。而維源又善守之。故能席豐履厚。以至於今。抑吾謂之故老。林氏世有賢婦。
國華之妻既以捐資助振。受錫九章。而阿康之婦陳氏。侯官人。內閣學士寶琛之妹也。明詩習禮。守節撫孤。
前年福建籌辦師範學堂。費無所出。陳氏捐款二十萬。而廈門女子師範學堂亦請爲之長。則其造士育才。有功
庠序。尤足多焉。昔巴孛婦清以財助國。爲世所欽。始皇築臺禮之。若陳氏之處世慈祥。齊家穰穰。誠可追蹤
前美。而彤管揚芬也矣。

卷二十四 列傳六

(一) 陳煥

陳煥

陳煥字文煥。時眉川。廣東海康人也。康熙三十三年進士。授古田知縣。四十一年調臺灣。清操刻苦。慈惠愛民。公務之暇。時引諸生考課。與談立品敦行。夜自巡行。詢父老疾苦。聞織讀聲。則叩門入見。重予獎賞。或有讙飲高歌者。必嚴戒之。歲稔。發倉以振。窮黎感其德。明年。調刑部主事。遷郎中。四十九年。由四川提督學政任臺廈道。士民聞其再至。爭趨海濱迎之。至則以興化易俗爲務。作育人材。文風丕振。始建萬壽宮。並修文廟明倫堂米子洞。設十六齋以教諸生。置學田爲膏火。凡所創建。親董其事。終日不憚。官莊歲入三萬兩。悉以歸公。秋毫無染。其廉介如此。五十三年。擢湖南巡撫。單騎赴任。一切文移。盡出己手。翌年入覲。上目之曰。此苦行老僧也。十二月。禮禮巡撫。溫旨嘉賚。陞辭。問福建有加耗否。答曰。臺灣三縣無之。上曰。從前各州縣有留存銀兩。公費尙有所出。復議盡歸戶部。州縣無以辦公。若將火耗分毫盡禁。恐不能行。別生弊端。反爲民害。故爲吏須清。然當清而不刻。方能官民相安。五十五年七月。奏言防海之法。與防山異。山賊之嘯聚有所。而海寇之出沒靡常。而臺灣金廈之海防。又與沿海不同。何也。沿海之患。在於突犯內地。而臺灣之患。在於剽掠洋中。欲防臺廈。必定會哨之期。申護送之令。取連環之保。今提標水師五營。澎湖水師二營。臺協水師三營。各有哨船。宜大書某營字樣於旗幟。每月會哨一次。彼此交旗爲驗。呈送督撫查核。若無交旗。即察取其營官職名。若有失事。即察取其營官職名。則會哨之法行矣。商船不宜零星呈

行。無幾去臺來。須候風信。齊放二三十艘出港。臺廈兩汛各撥哨船三四號。護送至澎交代。各取無事之結。月送督撫查核。如無印結。即以官船職名申報。則護送之法行矣。商船二三十艘同時出港。官爲監明。各取連環保結。遇賊相救。否以通賊論。則連環保之法行矣。疏下部議。以煩瑣難行。上特降之。着如所言。五十七年十月。卒於官。下旨軫悼。追贈禮部尚書。賜祭葬。諡清端。雍正八年。詔祀賢良祠。續治臺有惠政。臺人思之。塑像於文昌閣。誕日張燈鼓樂以祝。及卒。哭之。入祀名宦祠。

季麒光

季麒光江蘇無錫人。康熙十五等進士。二十三年。知諸羅縣事。臺灣初建。制度未備。大府每有諮詢。麒光輒陳其利害。語多採納。旣又言曰。臺灣有三大患。而海洋孤處。民雜番頑。不與焉。一曰賦稅之重大也。臺灣田園分上中下三則。酌議勻徵矣。然海外之田與內地不同。內地之田多係腴壤。爲民間世守之業。臺灣水田少而旱田多。砂鹵之地。其力淺薄。小民所種。或二年。或三年。收穫一輕。卽移耕別地。否則委而棄之。故民無常產。多寡廣狹亦無一定之數。況田租之最重者莫如蘇松等府。每畝輸納一斗五六升至二斗。止矣。今田園一甲計十畝。徵粟七石八石。折米而計之。每畝至四斗三斗五六升矣。民力幾何。堪此重徵乎。況官佃之田園。盡屬水田。每歲可收粟五十餘石。鄉民徵至十八石十六石。又便之辦糖蔗荳草油竹之供。文武官田園。皆陸地荒埔。有雨則收。無雨則歉。所招佃丁。去留無定。故當日歲徵粟十二萬有奇。官佃田園九千七百八十二甲。徵至八萬餘石。文武田園二萬二百七十一甲。僅徵四萬石。亦因地以定額也。入丁之稅。莫重於山之東西。河之南北。謂其地曠土疏。故取足於丁也。然稻麥黍稷生之。梨棗柿栗生之。棉蔗荳竹生之。一頃百畝止納銀三四兩。輕於彼而重於此。猶可言也。大江左右。田稅既重。丁稅不過一錢。且或一家數口而報一丁。或按田二三十畝而起一丁。未有計口而盡稅之如臺灣者。未有每丁重至四錢八分如臺灣者也。今旣多其粟額。而又重其徵銀。較之鄉民則已減。較之內地則實難。所幸雨暘時若。民力可支。倘卒遇凶荒。莫可補救。所謂不

患於瓦解。而患於土崩者。正今日之情形也。一曰民兵之難辦也。臺灣之兵多係漳泉之人。漳泉之人多係投誠之兵。親戚故舊尚在臺灣。故往來絡繹。鹿耳門之報册可查也。但此輩之來。既無田產。復無生計。不託身於營盤。而潛蹤於草地。似民非民。似兵非兵。里保無從聞。坊甲無從查。眾欲聚賭。穿壁踰牆。無賴子弟。倚藉引援。稱哥呼弟。不入戶。不歸農。招朋引類。保無奸隱。從中煽惑。始而爲賊。繼而爲盜。卒乃啓爭長禍。如胡國材何紀等者乎。然其所以難於稽察者。荒村僻野。炊煙早散。或一兩家四五家。皆倚深篁叢竹而居。非如內地比鄰接舍。互相糾結。查此則從彼。查彼則避此。保甲之法。可行於街市。而不可行於村落者。一也。一兵之家。或二或三。名曰火兵。出入鄉市。罔知顧忌。無事則假兵之名。有事則非兵之實。姓氏互異。不辨真偽。二也。況臺灣之兵。皆抽調之寶額。如有死亡。卽行報補。今竟將佃民收充入伍。是營內多一兵。卽里內少一丁矣。丁旣爲兵。則稅不輸。役不任矣。奸民輒轉依附。爭相效尤。若不思患豫防。亟加整飭。所謂不在顯矣。而在蕭牆之內者。卽此是也。一曰。蔭佔之未清也。賦從田起。役從丁辦。此從來不易之定法也。臺灣自鄭氏僭竊以來。取於田者十之六七。又從而重斂其丁。二十餘年。民不堪命。旣入版圖。酌議賦額。以各項田園歸之於民。照則勻徵。則尺地皆王土。一民皆王人。正供之外。無復有分外之徵矣。乃將軍以下復取鄭氏文武遺棄。或託招佃之名。或借墾荒之說。另設管事。照舊收租。在朝廷旣宏一視之仁。而佃民獨受偏苦之累。哀冤呼怨。縣官再四申請。終不能補救。且田爲有主之田。丁卽爲有主之丁。不具結。不受比。不辦公移。名曰蔭田。使貧苦無主之丁。獨供差遣。夫蔭丁有形之患也。蓋免一丁。而以一丁供兩丁之役。弱爲強肉。則去留有生死之心。勉從而下懷仁。力應而不心服。怨不在大。可畏惟人。固宜審慎。估田無形之患也。小民終歲勤劬。輸將恐後。以其所餘。爲衣食吉凶之用。今旣竭力於公私。家無餘積。田主非其世業。豐則取之。凶則棄之。萬一災災佃丁。無所抵償。重洋孤島。何以爲恃。此蔭佔之弊。初若無甚輕重。而關於國計民生爲甚大。則籌之不可不早。昔賈誼洛陽少年。當漢文治安之日。猶稽古按今。爲流涕太息之陳。況海疆初闢。瘡痍湯火之餘。憂前慮後。正在此時。卑縣一介書生。遠遜古人。而身任地方。少知治體。故干犯忌諱。以竭愚衷。惟

憲臺留。意焉。賦允以諸羅偏僻。民番雜處。首興教育。又以文獻未修。久而荒落。乃撰府志。總其山川風物戶口土固。未畢。翌年以薨去。巡道高拱乾乃因其稿。纂成之。

蔣燾英

蔣燾英字集公。奉天錦州人。以蔭生知泉州府。康熙二十二年。清人得臺灣。督撫會疏交薦。遂調臺灣知府。既至。經理三縣疆域。集流亡。勸撫字。相土定賦。以興稼穡。臺灣固有學宮。制度未宏。二十四年。與巡道周昌拓而大之。又設義學。教子弟。島以孝悌力田之道。一時稱良吏焉。二十八年。陞湖南鹽驛道。士民告留。不得。建祠以祀。

張珩

張珩山西崞縣人。歲貢生。以康熙二十九年。任諸羅知縣。邑土荒蕩。多未開墾。招徠流氓拓田。龍勉撫綏。至者如歸市。不數載。農事大興。民亦殷庶。二十一年。珩日巡阡陌。憂形於色。竭誠祭禱。雖災不害。恬淡。寡言笑。蒞職四年。未嘗輕管一人慢一士。二十九年。陞河南彰德府同知。邑人念其惠。塑像於府治竹溪寺。

靳治揚

靳治揚湖南鎮黃旗人。以韓祐式遷漳州知府。康熙三十四年。調臺灣府。蕩條草竊。招撫土番。捐資以修文廟。尤雅濬作人。番童有未知禮義者。立祠學。延師教之。民稱其德。四十一年。陞廣東高雷廉道。請祀名宦祠。

李中素

李中素字鶴山。湖北西陵人。始任湘鄉教諭。以卓異遷開縣。雍正三十四年。調臺灣。善聽訟。遇有冤獄。必竭力申救。而頑梗者則繩之。嘗攝府學篆。教諸生以孝弟。次及文藝。

衛台揆

衛台揆字南村。山西曲沃人。以蔭生知漳州府。康熙四十年。調任臺灣。以廉能稱。始建崇文書院。時延諸生。分席講藝。親定甲乙。文學以興。四十四年。彙饑請蠲本年租賦。在任之中。民安衽席。秩滿。陞廣東鹽法道。臺人建祠祀之。

孫元衡

孫元衡字湘南。江蘇桐城人。以貢生知四川漢州同知。康熙四十二年。遷臺灣府同知。性溫厚。於物無忤。而秉志剛正。不屈權勢。凡不便民者悉除之。

宋永清

宋永清山東濟寧人。以漢軍監生。康熙四十三年。知鳳山縣事。為政清肅。新學宮。建衙署。創講藝。百廢俱舉。邑治東門外有良田數百甲。歲苦旱。永清發倉穀千石貸民。築隄。澆花潭。長千三百有餘丈。以資灌溉。歲乃豐。郡南有法華寺。為夢蝶園故址。四十七年。永清新建前殿。祀祝融。別闢曠地。蒔花畝。築茅亭於鼓樓之畔。顏曰息機。公餘之暇。時憩於此。素工詩。好吟咏。每與邑人士講學。文教以興。著藻翁詩草。五十年。秩滿。陞延慶知府。

周鍾璜

周鍾璜字實子。貴州貴筑人。康熙三十五年。舉於鄉。五十三年。知諸羅縣事。性慈惠。爲治大體。時縣治新闢。士曠人稀。遷利倚巨。乃留心咨訪。勸民墾殖。捐俸助之。凡數百里溝池。皆其所經畫。農功以興。又雅志文教。延漳浦陳夢林纂修邑志。當是時諸羅以北。遠至雞籠。土地荒穢。規制未備。鍾璜於其間。凡可以墾田建邑駐兵設險者。皆論其利害。稿成未刊。尋擢去。後多從其言。邑人念之。塑像於龍湖巖以祀。

黃叔璜

黃叔璜字玉淵。順天大興人。康熙四十八年進士。歷任京秩。六十一年。始設巡視臺灣御史。滿漢各一員。廷議以叔璜廉明。與吳達禮同膺是命。達禮正紅旗人也。既至。安集流亡。博采輿論。多所建議。著赤嵌筆談番俗六考。臺灣府取資焉。越十九年有張瀕者。亦巡臺御史。愛民造士。涓字鷲洲。浙江錢唐人。雍正十一年進士。以翰林轉御史。替柵杖集羣蠹日詠。

秦士望

秦士望江蘇涇州人。以拔貢生出仕。雍正十二年。調彰化知縣。邑治初建。制度未詳。即以興學致治爲心。凡有利民。罔不爲之。翌年。做諸羅之法。環植刺竹爲城。建四門。鑿濼其外。又造西門外大橋。通來往。前時臺灣瘴癘盛。水土惡。鄉僻之人每患癩疾。無藥可治。父母棄之。里黨絕之。流離道路。號爲天刑。士望見而憫之。慮其感染。建養濟院於八卦山麓。以居之。旁及廢疾之人。養之醫之。民稱善政。

陸鵬

時鵬字西溟。浙江海鹽人。康熙五十六年舉人。初授寧化教諭。以卓異薦陞連江知縣。調諸羅。安輯庶民。撫柔番社。治稱最。後丁母憂。嗣任泉州糧捕通判。乾隆八年。調澎湖。治舉之暇。則以興學爲務。每逢朔日。集諸生於媽宮公所。課以文藝。而尤敦品行。澎之士風爲之一振。越年十一月。卒於官。

曾曰瑛

曾曰瑛江西南昌人。乾隆十一年。任淡水同知。兼攝彰化縣事。時同知主縣治。曰瑛以彰化建設二十餘年。尚無齊院。慮不足以育人才。乃捐俸倡建白沙齊院於文廟之西。其地。手訂規條。撥田爲費。復延名師以教。落成之日。賦詩以示諸生。遠近傳誦。尋陞臺灣知府。有政聲。彰化文教之興。曰瑛啓之也。

朱 山

朱山浙江歸安人。乾隆十六年進士。二十年。知彰化縣。下車講廟學。視獄。問獄吏曰。彼繫囚者得毋巨盜乎。對曰。小竊爾。曰小竊何足繫。悉召於庭而縱之。各予十金。使治生。曰吾與汝約。再犯無赦。亡何獲一賊。訊之。則前所縱也。山語役曰。初法必行。當杖斃之。亡何復獲一賊。邑人驚駭。相戒曰。是真健吏。毋犯法。亡何又獲賊。方鳴杖。見其面有淚痕。山曰。犯法者死。何哭爲。對曰。小人自知必死。適與母訣。故悲爾。偵之。果一媼抱席哭。將妻屍去。山曰。渠有孝心。尚可改。再予十金。且嚴飭曰。汝持贖他方。求衣食。毋居此。爲老捕捉也。其人叩頭去。山爲政謹慎。聽訟時。但集兩造於庭而判之。案無積牘。彭署固有私款。歲入數千金。山不受。言曰。正供而外。則屬橫征。爲民牧者豈可使民貧困乎。巡道備文視彭。故事供帳甚奢。山不可。但饋米十石羊四。文衡之。俄而撤。命冊丈田。山力爭曰。彰地初闢。半斥鹵。與他邑異。前時。丈。曾留餘地。以舒貧苦。今若再丈。將大病民。山不忍爲也。而文催愈急。邑人士謀賂萬金以免。山不。曰吾在此。斷不使諸公賄上游也。遂令奪還歸。文聞之。大怒。劾山私收採買。報罷。山

。邑人最爲苦揭竿逐委員。勢洶洶。山揮手止。語且泣曰。諸百姓苟以我故而抗王章。是殺我。非愛我也。賈斌曰。若然。則我等誰公往鞫。有不測顧同死。甫登舟。而擔饋模糧者。投槍滿。一男子持百金獻。問之。對曰。公再繼之賊也。曰何爲。曰受金後。改行販魚。已成家矣。今聞公遠行。毋命來報恩。山曰。我實未知汝手中金。安知非盜而遺我耶。曰公不受。是猶以贖禍我也。歸何以見母。不如死。躍入海。舟子急救。山乃受之。繫省月餘。福建將軍諒其寃。請赦。召見。復原官。再遷灤州知州。將之任。途赴里門。見非故廬。不敢入。已而妻子出迎。曰噫。此君前年謫官時。彰化士民送我家居此者也。出券視之。贖價萬金。

胡邦翰

胡邦翰浙江餘姚人。乾隆十七年進士。二十七年。調彰化知縣。整剔利弊。頗多建設。先是水沙連荒埔。開墾成田。已報科矣。疊遭水災。全崩壞。歲又不稔。賦課未除。追逋日至。邦翰聞之。爲陳大府。述苦狀。已而總督巡臺。復請之。導往詣勘。總督憫其誠。奏請豁免荒田數千甲。供課數萬石。并請減則。詔至。業農大喜。爲位於水沙連天后宮中。每逢誕辰。備禮以祝。其後有胡應魁者。亦良吏也。應魁字鶴清。江蘇曲阿人。以會魁爲廬州教授。嘉慶元年。調彰化知縣。時陳周全亂後。餘黨未平。應魁盡力搜捕。安輯流民。慨然以振興文教爲任。月試書院。親爲評點。初城中乏泉。汲者須赴東郊紅毛井。路遠弗便。而東門外李氏園。忽得泉甚甘。衆爭汲。禁之不聽。訟於官。應魁捐俸買之。號古月井。嗣建太極亭於暑後。以收八卦山峯之秀。任滿。匯淡水同知。蔡牽之亂。防堵有功。卒於官。

胡建偉

胡建偉字勉亭。廣東三水人。乾隆十年。成進士。十四年。授直隸無極縣。涪陽同知。三十一年。任澎湖通判。彭爲海中羣島。地瘠民貧。建偉盡心教養。先是彭士獨學無師。爲建文石書院。親統文藝。手訂學約十

條。以爲程式。又勸各社多設義塾。助其經費。時任視之。然澎士赴試臺郡。淹留數月。或以無費。中途而反。乃請大府。照南澳之例。由澎局試。送院考取。復於郡中創澎士試寓。衆感其便。每值農時。輒行郊野。詢問疾苦。有弊則除。協標戍兵。驕悍成習。欺擾鄉人。每裁以法。其怙惡者。則請主將革之。建偉以澎湖開關已久。而文獻無徵。前任通判周于仁僅成志略一卷。版又失傳。乃輯澎湖紀略十二卷刊之。二十八年。陞北路理番同知。澎人士感其德政。爲位查院。至今談者稱爲治澎第一。于仁字純哉。四川安岳人。康熙四十七年舉人。雍正十一年任通判。遇事果斷。不畏強禦。十三年。奉檄清丈。勸民墾荒。開地一百四十餘畝。資給牛種耕具。吏無侵漁。民沾實惠。俸滿回籍。澎人建祠祀之。

薛志亮

薛志亮字耘廬。江蘇江陰人。乾隆五十八年進士。嘉慶十一年知臺灣縣。雖牽之亂。募勇守城。與民同疾苦。而游擊吉達阿駭能兵。民間爲之語曰。文中有一薛。武中有一吉。任是後來。土城一破。及平。延教諭鄭象才謝金鑾令修縣志。旋擢北路理番同知。兼海防。倡建鹿港文祠武廟。踰年成。而志亮已調任淡水同知。嗣卒於官。其後與袁義李慎彝莫其曹謹。俱祀淡水德政祠。乘義字介夫。直隸宣化人。乾隆三十一年進士。五十二年任淡水同知。時淡水方遭林爽文之變。地方未謐。乘義既至。摘奸除暴。禁賭尤嚴。五十六年再任。八畏其明。慎彝字信齋。四川威遠人。嘉慶十三年進士。曾任臺灣縣。道光六年署淡水同知。始建廳與紳士鄉用錫林陶華同董其役。越三年陞任噶瑪蘭通判。襲襲字秋法。浙江山陰人。以監生納捐知縣。奉檄來臺。道光十六年。任淡水同知。淡爲山海與區。閩粵分處。據地雄。每有睚眦。輒起械鬪。雲乃集耆老。陳利害。立莊規約。條禁約八條。俾之遵守。又勸各莊設社倉。續修明志書院。以教以養。大甲爲淡彰交界。奔流而西。以入於海。夏秋盛漲。一望無涯。而駕舟者多土囊。藉端勒索。少不如願。卽肆剝掠。行旅苦之。雲籌設輿渡。捐廉以倡。復向紳富勸輸。得款八千九百餘圓。置田息。充經費。凡設六渡。而墾南之白沙埕。墾北之金門厝。

每至季秋。各築浮梁。以利往來。人稱善政。謹別有傳。

吳性誠

吳性誠字隴庵。湖北黃安人。以廩生捐納縣丞。來閩候委。嘉慶二十年。任下淡水縣丞。二十一年春。署彰化知縣。適穀貴。盜賊竊發。性誠急勸業戶平糶。發穀熬粥。以食貧民。故饑而無害。平居課士。多得異才。建忠烈祠於西門內。以祀林陳蔡三役死事諸人。後以卓異。擢淡水同知。未幾以病告歸。

蔣鏞

蔣鏞字澤亭。湖北黃梅人。嘉慶七年進士。補連江縣。道光元年。任澎湖通判。慈惠愛民。文武相濟。文石書院建後。歷年久圯。鏞自爲山長。以束修充修葺。評校文藝。如師弟然。九年六月。卸事。十一年春。復至。令鹹雨。翌年大饑。鏞發帑振恤。先捐義倉錢三千五百餘緡。以貸貧民。借饑兵穀八百石平糶。存活頗衆。前後治澎十餘年。多所興置。又輯澎湖續編一書。以補胡氏所未備。十六年九月。去任。澎人念之。與韓登聲俱風書院。登聲字藕湖。江西鉛山人。以監生出仕。嘉慶二年。任通判。恤民重士。曾修文石書院。卒於官。

周凱

周凱字仲禮。浙江富陽。嘉慶十六年。成進士。道光二年。授湖北襄陽知府。六年。遷江西晉江糧道。十三年。以興泉永道署臺灣兵備道。時張丙亂後。民心未定。凱至。督搜餘黨。凡被脅者宥之。而叛卒中有謀起事者。獲其謀洩。乘夜大索。及明。會營禽之。悉置諸法。十六年九月。再至臺灣。十月。嘉義沈知等聚衆謀亂。掠下茄苳糧館。殺汛弁兵丁。即與總兵達洪阿平之。而大菁林之陳燕崗山之吳幅已謀起應。亦剿之。前後搜捕二百八十餘人。皆分別處死。地方以寧。十七年卒。年五十有九。凱工書畫。素愛才。及門多英俊。著內自訟

齋集廈門金門兩志。

曹謹

曹謹字懷樸。初名瑾。河南河內人。嘉慶十二年。舉於鄉。以大挑知縣。籤分直隸。歷署平山曲陽等縣。道光十四年。練登福。十六年。署閭縣。兼署福州府海防同知。十七年春正月。知鳳山縣事。時臺灣班兵廢弛。總兵達洪阿頗有意整頓。選六百人。練爲精兵。歲犒餼二萬五千餘緡。巡道周凱贊之。飭府廳縣捐助其半。及姚瑩任巡道。以練兵事。下各屬酌議。謹力陳不可。語在軍備志。謹既抵任。親視隴畝。至下淡水溪畔。慨然歎。是造物者之所置。而以待人經營者。當是時鳳山平疇萬頃。水利未興。一遭旱乾。粒米不莠。謹乃策紳耆。召巧匠。開九曲塘。鑿隄設閘。引下淡水溪之水。以資灌溉。爲五門。備蓄洩。公餘之暇。徒步往觀。雜以笑言。故工皆不怠。凡二年成。圳長四萬三百六十丈有奇。潤田三千一百五十甲。其水自小竹里而觀音而鳳山。又由鳳山下里而旁溢於赤山里。收穀倍舊。民樂厥業。家多蓋藏。盜賊不生。十八年。巡道姚瑩命知府熊一本勸之。旌其功。名曹八埒。爲碑記之。已而大旱。溉水不足。復命貢生鄭蘭生附生鄭宜治曉諭業戶。捐資增鑿。別成一圳。名新圳。而以前爲舊圳。潤田尤多。二十年。暹水同知。士民攀轅涕泣。祖饒者數千人。旣罷任。嘉祥惠民。興利除弊。二十一年。英人犯福建。輒窺伺雞籠。鎮道併力籌防。謹以淡水沿海。沙汕延長。自雞籠以至大安。凡可以泊舟者。皆築沙爲塔。練鄉勇守之。又以廳治薄弱。別築土城爲藩。植竹鑿濬爲犄角。二十二年。英艦入大安。謹督兵勇禦之。編漁舟。禁接濟。設哨船。遡海上。先後獲海寇三起。解羈正法。鎮道嘉之。當軍興之際。謹以班兵無用。請停防洋經費。專練鄉勇。姚瑩不許。然謹亦知班兵之罷弱。非整飭不可。自選精銳大百人。厚給餉精而教訓之。欲以漸及各營。其後遂裁兵募勇。二十四年。漳泉籍民械鬪。四邑騷動。謹聞報。越赴澎湖之交止之。駐大甲兩月餘。集耆老。陳利害。圖稍息。治民以寬。而非法必。嶺南士豪皆屏息莫敢犯。道光五年。日以興文教。崇實學。爲談人十倍。願望必詣明倫堂。宣講聖諭。刊

學經小學。付聲塾習誦。公餘之暇。每引諸生課試。分獎花紅。淡水固有學海書院。工未竣。捐俸成之。增設
學塾。淡之文風自是熾。二十五年。以病去。淡人念其遺愛。祀德政祠。而鳳人亦建祠於鳳儀書院內。春秋俎
豆。至今不替。光緒二年。福建巡撫丁日昌奏祀名宦祠。詔可。

曹士桂

曹士桂字鏡堂。雲南文山人。道光二年。舉於鄉。嗣以大挑知縣。籤分江西。歷署興安龍南等縣。二十四年。
以捐辦米石。咨部議敘。二十五年十月。降鹿港同知。越二年正月。始蒞任。旋署淡水廳事。甫三日而大甲有
漳泉之鬪。冒雨往。曉諭莊民。事始息。善聽訟。有獄則斷。案無積牘。願未嘗受刑一人。性恬淡。無仕宦
習。蔬糲自甘。淡適固有極規。屏不取。光緒九年。以積勞病。猶力疾視事。遂卒於任。淡人士念其惠。祀德
政祠。同治六年。廳紳陳維英等請與曹謹並祀名宦祠。未准。

嚴金清

嚴金清字紫卿。江蘇金匱人。以監生捐納知縣。同治五年。署淡水同知。時政務廢弛。多事始息。金清竭力整
剔。遇事敢爲。淡自設學以來。禮樂尙缺。籌款購置。祀事孔明。復捐千金。爲紳富倡。期於竹塹艇解各設明
善堂爲義倉。附以義塾。以爲教養之資。先是廳轄有義塚一區。久爲勢豪所佔。金清聞之往勸。復其址。並禁
騷擾。民有訟者。立判曲直。案無積牘。衆感其便。

陳星聚

陳星聚字耀堂。河南臨潁人。道光二十九年。舉於鄉。擒黨之亂。督率鄉團。以功授知縣。同治十年。歷仔淡
水同知。淡水地廣。延袤數百里。而銅鑼灣三角湧大寮等。皆僻處內山。爲盜賊藪。劫殺頻仍。前任同知以

建府。裁同知。調任中路。越數月即授臺北知府。諸書草創。躬任其難。而城工尤巨。勞績而遭法人之役。第諱吳。守禦。衆亦踴躍效命。及和議後。以勞卒於官。

范橫曰。吾生以來。所聞治臺循吏。若夏貢猷繪程起鶚。皆噴噴於人口中。而余年尚少。不能詳其事。又不能待其行狀。而爲之傳。惜哉。獻給新建人。受知於大學士左宗棠。同治十二年。任臺灣道。警齊吏治。揣抑豪家。牡丹之役。參贊尤多。起鶚陰人。歷任臺灣臺南兩府。署兵備道。深已愛民。獄多平反。而皆卒於臺灣。余之所聞僅此。然臺自設官後。二百數十年矣。而舊志所傳循吏。不過十數人。食鄙之倫。顧相接也。嗚呼。非治之難。而所以治者實難。言之與今。猶一貉也。

(二) 流寓

郁永和

郁永和字滄浪。浙江仁和諸生也。性狂游。遍歷閩中山水。康熙三十五年冬。省中火藥局災。毀藥五十餘萬斤。典守負債。聞淡水有積可養藥。欲派吏往。而地尙未開。險阻多。水土惡。鄭氏以流罪人。無敢至者。永和慨然請行。三十六年春正月。啓程。至廈門。乘舟。二月初七日北上。途經各番社。自斗六門以上皆荒蕪。森林蔽天。麋鹿成羣。番亦馴良。不殺人。所至供糗糧。負矢前驅。爲左右衛。蓋其時漢人鮮至。未肆侵略。番得無事。故無敵愾之心也。既至淡水。命通事張大先赴北投築屋。五月二十一日。率僕役乘舟而入。兩山夾峙。中隔一河。爲甘密門。則關渡也。水道甚隘。入門忽廣。如大湖。渺無涯漢。行十里許始至。而工夫糧精鼎鑪自海道者亦來。張大築番舍飲。告以探礦事。與約一篋易布七尺。番喜。各運礦至。命工鑿之。產礦之處爲內北坑。永和往探。入深林中。忽有大溪。水若沸。石作藍靛色。熱氣薰蒸。白烟繚繞。上升山頂。是爲礦穴。鑛之或倒。已而工人多病痢。廚者亦病。至無人詢。呻吟斗室。永和氣不餒。以餅送歸。

廟。蛇惡攻。出沒百勝。爭噬人。且苦熱。新至者亦前後病。居無河。風雨驟至。屬毀。永和自持斧伐木支。兩山水暴發。不可居。急移蟬甲。涉水行三四里。至巖下番人家。日暮。無所得食。乃脫衣與番易雞。表而啖之。水退。再集工人。築屋煮飯。遂竟其事。十月初七日。乃歸。至省復命。永和居臺半載。著裨海紀游番境補遺海上紀略。志臺灣者足取資焉。

藍鼎元

藍鼎元字玉霖。別號鹿洲。福建漳浦人。少孤家貧。刻意讀書。年十七。觀海廈門。泛舟歷全閩島嶼。並至浙粵。以爲此行所得甚多。既入邑庠。讀書藍峯書院。嗣歸里。康熙六十年。朱一貴之役。族兄廷珍爲南澳鎮總兵。奉命出師。會水師提督施世驤伐臺。鼎元遂參戎幕。多所籌畫。文移書札皆出其手。著東征集三卷。其討論機宜。經理善後。尤中肯綮。事平歸。撰平臺紀略。而論之曰。臺灣海外天險。較內地更不可緩。而此日之臺灣。較十年前二十年前。又更不可緩。前此臺灣祇府治百餘里。鳳山諸羅皆皆器墟地。令其邑者尚不敢至。今則南臺郡屬。北窮淡水。雞籠以上千五百里。人民趨若鶩矣。前此大山之麓。人莫敢近。以爲野番嗜殺。今則羣入深山。雜耕香地。雖不長。甚至僑內地蛤仔難崇交卑南等社。亦有漢人敢至其地。與之貿易。生聚日繁。漸開漸遠。雖屢禁不能止也。地大民衆。固綢繆不可不密。今郡祐有水陸兵近千餘人。足供調遣。今鳳山南路一營。以四五百里山海與區區民番緝之。下淡水郡屬盜賊出沒之地。而委之一營八百九十名之兵。固已難矣。諸羅地方千餘里。淡水營守備僻處天末。自八里坌以下尙八九百里。下茄苳笨港斗六門半線皆奸宄縱橫之區。沿海口岸皆當防汛戍守。近山一帶又有野番出沒。以八九百里險阻叢雜之邊地。而委之北路一營八百九十名之兵。聚不足以及遠。散不足以樹威。此相人所終夜憂思而不能寐者也。以懸管見。割諸羅縣地而兩之。於半線以上另設一縣。管六百里。雖餉糧無多。而臺番餉歲徵銀八九千兩。草萊一闢。貢賦日增。數年間巍然大邑也。半線縣治設守備一營兵五百。淡水八里坌設巡檢一員。佐縣令之所不及。羣漢門素爲賊藪。於

內門設千總一員兵三百。下淡水新園設守備一營兵五百。即橋極南僻遠。亦設千總一員兵三百。使千餘里信員。聲息相通。反擇實心任事之員。爲臺民培元氣。但勿加以刻削。一三年可復其故。均賦役。平訟獄。設義學。興教化。獎孝弟力田之彥。行保甲民兵之法。聽閭閻以盡地力。建城池以資守禦。此亦尋常設施爾。而以實心行實政。自覺月異而歲不同。一年而民氣可靜。二年而疆圉可固。三年而禮讓可興。而全臺不久安長治。吾不信也。臺灣山高土肥。最利墾闢。利之所在。人所必趨。不歸之民。則歸之番。歸之賊。即使內賊不生。野豈不出。又恐禍自外來。將有日本荷蘭之患。不可不早爲綢繆者也。平居無事。燕雀處堂。一旦事來。噬臍何及。前轍未遠。可不爲之寒心也哉。其後增設彰化縣及淡防廳。陞澎湖道判爲海防同知。添兵分戍。皆如其言。雍正元年。貢成均。三年。分修大清一統志。六年。授廣東普甯知縣。有惠政。因忤上官觀。閩督鄂爾琿論其才。延入幕府。時臺番作亂。陳治臺十事。十年冬。爾琿爲申被誣始末。召見。命署廣州知府。未幾卒。年五十有四。鼎元著奮多關臺事。其後宦臺者多取資焉。

陳夢林

陳夢林字少林。亦漳浦諸生。多從名士大夫游。馳驅楚越滇黔間。戎馬江嶺。俯視一世。康熙五十年。諸羅知縣周鍾瑄初修邑志。聘任筆政。志成。稱善本焉。當是時清人初得臺灣。不事經理。文恬武嬉。偷安旦夕。夢林憂之。乃著論曰。天下有宏遠深切之謀。流俗或以爲難而不肯爲。或以爲迂而不必爲。其始爲之甚易而不爲。其後易以爲不可不爲而爲之。勞費已什百千萬矣。明初漳潮間有南澳。泉屬有澎湖。爾時皆遷其民而墟之。且塞南澳之口。使舟不得入。慮島嶼險遠。勢師而置餉也。及嘉靖間倭人入澳。澳人復通巨寇。吳光許朝光曾一本先往驅之。兩省疲敝。乃設副總兵以守之。至今巍然一巨鎮矣。澎湖亦爲林道乾會一本林鳳之巢穴。萬歷二十年。倭有侵雞籠淡水之耗。當事以澎湖密邇。不宜坐失。乃設游擊以戍之。至今巍然重鎮矣。向使設險拒守。則南澳不懼閩粵之師。澎湖不爲蛇豕之窟。倭不得深入。寇不得竊踞。漳泉龍郡未必羅網之酷如往昔。

所云也。今半線至淡水。水泉沃衍。諸港四達。猶玉之祖瑛也。流移開墾。舟楫往來。亦既知其爲玉也已。而
雞籠爲全臺北門之鎖鑰。淡水爲雞籠以南之咽喉。大甲後擁竹塹皆有險可據。乃租於目前之便安。不規久遠之
計。爲之增置縣邑防守。使山海之險。弛而無備。將必俟亡羊而始補牢乎。則南澳澎湖之往事可嘆矣。閩浙總
督覺羅滿保聞其才。延入幕府。及朱一貴之役。南澳鎮總兵藍廷珍奉命出師。滿保命參戎程。與鼎元日夜籌
畫。不辭勞瘁。中宵聞警。擁盾作守。頃刻千言。其以襄助不亞鼎元。事平歸里。雍正元年。復游臺灣。數月
乃去。著《臺後游草》。鼎元敘之。後卒於家。

洪壽春

洪壽春字士暉。同安人。來臺。居彰化二林堡。爲糊紙匠以自給。得錢輒購書。且夕誦誦。幾殫廬空。晏如
也。有集古串律四卷。知縣楊桂森見之。賦詩贈。並爲製序。又有所作若干卷。稍失不傳。

蔡推慶

蔡推慶晉江人。或曰某總戎之第六子也。來臺。居彰化縣治。灑洛不羈。嘗學畫。不待其趨。刻意覃思。一日
風雨大作。隻身走出崖間。會意烟景。逼肖入神。有大憲募致千金。一語不合。拂袖竟去。居恆獨處斗室。詠
歌自樂。寒暑唯著一袍。沒後。邑人墓之八卦山上。題曰處士蔡推慶之墓。

查元鼎

查元鼎字小白。浙江海鹽人。少好學。文名藉甚。以歲貢生屢試秋闈不售。道光間。游幕臺灣。當抽筆延致
之。性耿介。矚於徵。稍拂意。輒去不可留。同治元年。彰化戴潮奉起事。淡水同知鄭元杰禮聘之。道出後
壠。被擄。幾罹於死。平生著作盡沒。元杰與應納林占梅鄭如梁遣人分道求之。卒免於難。繪竿笠跨犢圖。徵

詩紀事。晚年僑寓竹塹。境益窮。守益堅。日與占梅叢以詩酒爲樂。著有草草堂詩草四卷。今存三卷。未刊。卒年八十有三。子仁壽字靜軒。能詩。工篆刻。亦卒於竹塹。著靜軒詩稿二卷。今亡。陳有百壽章。爲竹人士所得。

呂世宜

呂世宜字西村。泉之廈門人。博學多聞。富陽周凱任興泉水道。見而奇之。居於玉屏書院。與莊正林焜煌等有名序序間。嗣舉鄉薦。性愛金石。工考證。精書法。篆隸尤佳。家藏碑版甚富。見有異蹟。輒傾資求之。當是時淡水林氏以豪富聞里閭。而國華與弟國芳皆壯年。銳意文學。見世宜書藝之。具幣聘。且告之曰。先生之志誠可嘉。先生之能亦不可及。今吾家幸願足。如欲求古之金石。敢不唯命是從。世宜遂主林氏。日益搜拾三代鼎彝。漢唐碑刻。手摹神會。憊然不倦。林氏建枋橋亭園。禮聯楹額。多其書也。又求善工刻所臨篆隸。未竣而卒。歸葬於里。是時詔安謝穎蘇亦主林氏。以書畫名。

林豪

林豪字卓人。泉之廈門人。博覽史籍。能文章。咸豐某年領鄉薦。同治元年秋。至臺灣。居蘆葦。時彰化賊潮春起事。林占梅奉檄辦團練。見而禮之。延主藩園。相與討論文史。及平。豪游府治。因就見聞所及。撰東臺紀事二卷。以志此役始末。六年。淡水同知殷金清聘修廳志。淡自開設以來。尙無志。前時鄭用錫曾輯志稿二卷。多疏略。豪乃與占梅商訂體例。開局採訪。凡九月。成書十五卷。未刊。而陳培桂任同知。別延侯官楊浚修之。浚文士也。無史識。多方改竄。豪大憤。撰淡水廳志訂謬以彈之。嗣就澎人士之聘。主講文石書院。又輯澎湖廳志。稿存臺南。光緒十八年。臺灣議修通志。各廳縣皆有採訪。而澎自法役之後。建誌尤多。通制備文庫乃再聘豪成之。凡十四卷。上之大府。豪以廈門人久游臺灣。凡夫國計益虛。民生利弊。皆有所論。而於

澎事。則切。豪之論曰。閩海四島。金門廈門海壇澎湖。富有富貴貧賤之分。則以處富金貴。而澎湖獨以貧稱也。澎湖饒瘠無水。所種者地瓜花生而已。中稔之年。不免結搆。若饑雨一下。則顆粒無存。至海濱漁利。亦必風平浪靜。始能下網。而澎之狂風。往往兼旬不息。則所謂以海爲田者。亦強爲之辭。非真如耕者之按侯可獲也。夫澎湖斥鹵。處處可以晒鹽。而民間皆食官鹽。每斤十數文。或以七八十斤爲百斤。所獲之魚每不毛抵鹽價。此外別無利可取。民安往而不貧乎。若能聽民晒鹽自食。徵其正課釐金。既可裕國。而民間又日自獲利。每歲驟增數萬金之益。乃抽其餘利。以爲書院諸生膏火。則入流於學。而科第可興矣。若能戍兵撤回。而由澎入招募。則每歲驟增餉米數萬金。互相挹注。其材武者有進身之階。而武途可興矣。是一轉移之間。民不憂。即未能方駕內部。而已嘔改舊觀矣。胡文忠公言。以官養民。不如使民自養。是故就地招募。以官養之也。聽民晒鹽。則使民自養也。是皆萬世之利。不然民自有可富可貴之資。而不爲經理。地瓜花生。僅足糊口。並無富強之業。年復一年。則亦終踟躕於貧苦而已。豪歸後。居於金門。著書以老。

梁成枬

梁成枬字子嘉。廣東南海人。少負氣。嘗以事件文宗。將繩以法。遂出走。歷游吳楚戎幕。落落無所合。憤而渡臺。爲棟軍軍書記。嘗是時巡撫劉銘傳方倚棟軍以治番。私贖公務自或數至。主文者每辭不達意。至是與疊一新。銘傳奇之。詞主將以文出誰手。告之。且薦其才。光緒十二年。東勢角置撫黎分局。徵主之。先是漢番隔絕。番怒則殺人。窮則來禱。既禱而又殺人。則謫過他族。當粵者時不能懲辦。終亦無如何也。諸番僻處深山。不相往來。恆分數社用一通事。出好與戎。背賴其口。而通事每挾番自重。爲之耳目。故牛酒之費無窮。而驕橫益甚。成枬乃建利誘勢禁之議。嚴柔障之防。定互市之法。諸番非禱。則尺縷盜賊無所從得。乃稍稍就撫。既又躬歷諸部。捐循其疾苦。納番女爲妾。習其語言。諸番皆嘖愛。呼爲阿公。十三年。萬社番丁殺人。居民多避亂。銘傳蒙與屯戍其地。萬社爲中番之雄。族大地險。各部均受指揮。崇禮難之。成枬奮然獨往。

至則召其大會。責之曰。吾向與若約。毋殺我人。歲給牛酒遺布。爲若溫飽。殺人則抵罪。今而負約。吾亦失信於大府。行且投劾去。迨至者必盡絕互市。亦見女曹饑凍枕藉死爾。聲色俱厲。大會懼求赦。曰女能以殺人者界我。則免戾。否則兵且至。夫除一暴而安衆良。計無逾於此者。大會奉命。繫之出。遂斬以殉。諸番聞之皆震伏。成枘統與諸番習。頗欲置產於此。遂開翠園之野。墾草樹藝。役諸番如家人。歲入可千金。而中央番族亦稍馴矣。削臺之役。攜其番妾官黃內渡。盡喪其貲。詩文亦散落。嗣客死香港。越數年。其門人林贊修爲述其事如此。並繫以論。論曰。臺灣土番古稱難治。往時大府亦嘗用兵。至則散墮蓬蒿。毫無蹤跡。乃轉鑿岸附木。狙擊芻糧。及其惰歸。每中厥伏。再舉失利。亦稍厭矣。夫以彼狹之野。手無寸鐵。家少餘儲。非有假寇兵而齎盜糧者。彼何敢逞。而番軻夜郎自大。謂漢與我等同。使譯者能開陳利害。亦當少警頑迷。而乃張彼虛聲。墜我士氣。斯亦木腐蟲生之驗也。故番非難治也。未得其方爾。不揣其本而齊其末。方寸之木。可使高於岑樓。惜乎梁先生之未竟其用也。

連橫曰。古之所謂士者。爲國而已。爲民而已。爲自信其道而已。是故或言而用焉。或言之而不用焉。或始不能而後乃用焉。究之皆有益於邦家也。臺灣爲新啓之土。利盡東南。士大夫之來游者。莫不視爲金穴。飽攫而去。未能建一功畫一策也。夫規近者不足以逕遠。泥古者不足以制今。藍陳諸子苦心孤詣。獨論長治之計。可謂賢矣。若夫成枘之治番。尤校較也。

(三) 鄉賢

連橫曰。士爲四民之首。讀香稽古。不能治國平天下。亦當鄉里稱善人。若其枉道曲文。頌歸比周。則名教之賊也。臺灣開闢以後。風淳俗美。士之出入庠序者。多經徑自守。而祀於鄉賢祠者五八。是則古之君子殺而祭於社也。詩曰。有覺繩行。四國順之。有以哉。

王鳳來

王鳳來臺邑寧南坊人。字瑞周。號竹山。乾隆三十七年。以歲貢補漳平縣學訓導。既至。察飭規條。日示諸生以敦倫樹品之道。士樂就之。秩滿入京。歸會臺變。上書制府。陳征討策。事平。復北上。奉旨擬辦雲南。尋丁父艱。服闋。遵例補蘇州督糧水利同知。漕運固多陋規。積弊既久。任事者多罔庇不肥。鳳來悉革除之。復督採擇海墘石。勘勘大倉州水災。再監漕務。署總捕篆。雖位卑官小。而以利民爲心。一時稱善吏焉。嗣陞刑部安徽司員外郎。改河南懷慶府知府。有政聲。召見。下旨褒嘉。尋遷兵部武選司員外郎。歷官三十餘載。年六十有五卒。嘉慶十一年。臺灣縣學教諭鄭象才上書。請祀鄉賢祠。閩浙總督據以入告。詔可。

陳震曜

陳震曜字煥東。號星舟。嘉慶人。後居郡治。少聰敏。博通經傳。嘉慶十五年。以優行貢太學。召試。二十年。回省。歷署建安閩清平和等縣。道光五年。調省。監理鰲峯書院。助修通志。訪刻先儒遺書。士論歸之。省垣貢院奏欲。潦蕙蕙蒸。就試者每中病。震曜請於鄉人士。募資拓建。壇號舍千餘。并董工役。將一載而成。六年。任同安訓導。又倡修邑志。嘗曰。安上治民。有司之職也。造士徵文。教官之責也。余位雖卑。亦一邑之木鐸。豈堪見誚於儒宗哉。十二年。張丙亂。隨軍渡臺。辦理團練。撫卹諸勳。奉旨以州同用。亂平。敷上書制府。陳利弊。臺灣戍守素用班兵。調自福建各標。地方民時既多扞格。而結黨滋事。有司終莫如何。有警不足備戰守。震曜議減戍兵添募鄉勇。書曰。各省兵丁俱屬土著之人。惟臺灣開闢之初。戶口僅數十萬。沃野千里。民願爲農。彼時招募土著之兵。亦無有應之者。加以鄭氏甫平。繕有小醜。恐土著在伍。或有通匪之虞。此當時調遣內地班兵戍臺之深意也。今臺屬四縣三廳。約計三百餘萬人。土地不加。丁口日繁。其無田可耕之經紀者亦多。若招募充伍。臨以號令之嚴。化其桀驁之氣。平時資以緝捕。有事用以守禦。人地熟悉。未嘗不收臂指之效。查內地班兵調臺。惟漳泉語言相似。餘則鄉談各殊。路途東西。又全不辨。既難緝盜於平時。自難剿匪於有事。核其所能。則充武備難差。或排列汛塘。備數而已。倉猝號召。僅執器械。守城

陣。未聞其能義勇。獨自出郊戰勝也。有養兵之名。而無養兵之實。經百數十年。奉行調遣。習焉不察。夫養兵既少。奇效。則匪類易滋。地方易趨延。偶聞警報。茫然不知。今日小汛歸大汛。明日大汛歸城郭。唯有緊閉城門以待賊至。置鄉民於度外。聽匪類之脅。利誘富民。曠日持久。烏合嘯聚。小醜成魁。非疾呼紳衿。自備資斧。招募義勇。飛稟大軍救援。而亂未能平也。先後情形。同出一轍。可勝痛哉。臺臺水陸之兵不下二萬餘名。年需軍餉二十餘萬。養兵不為不厚。而束手無策若此。溯自康熙年間至今。亂十數次。未有不賴士著義勇而能報捷者。即近四十年。而考之乾隆五十一年林爽文一案。臺民為義勇者。南北不下數十萬人。議敘賞給之義民首。亦千數百員。乾隆六十年陳周全一案。嘉慶十一年蔡牽一案。議敘官職之義民首。俱不下數十員。可見臺民能為義勇以從軍未嘗不可充兵而敵愾也。是故欲求長治久安之策。遇有班兵出缺。准就士著挑補。每營數百之兵。但得鄉壯數十名。用以剿捕。資以禦侮。則海疆軍制。日有起色。不似從前之不能守城守汛已也。又據添募屯兵書曰。臺灣僻處海隅。戍臺悉用內地之兵。語言不通。道路不熟。水土不服。險要不知。每逢剿捕之時。必藉鄉勇屯守為前導。查乾隆五十二年。生番拒逆。熟番劫捕。五十三年。福安堂入告。以沿山未墾之地。准其耕為屯田。平時錄為屯丁。有警調為屯兵。拔其頭目。獎為屯弁。自設立四十餘年。番人恭順。聽地方官調遣戡守。審勇可嘉。但屯地多荒。屯餉不裕。屯兵亦不能多募。竊思全臺陸路戍兵。共有九千七百九十七名。似可酌減一千數百名。留其糧餉及撫卹眷口之款。可添募屯兵一千數百名。分配臺灣道府四廳四縣十衛門。按月點驗一次。給以糧餉。秋令每月操練一次。冬令每月操練二次。軍裝器械鉛藥。宜為購備。屯操練犒賞。則糧餉。即於徵收臺地屯租款下動支。操演之後。軍器存貯道府廳縣之庫。每季巡查地方之時。各衙門酌定數額。輪值調遣。若有剿捕之時。則全隊統帶。可資捍禦。戰勝之實效。較之戍兵尤為得力也。書上。總督隨之。又議郡治拓建外城。添建砲臺。亦採其策。先是震曜在鄉。鳳山知縣重其人。聘主鳳儀書院。鳳邑僻處南隅。文風不振。既至。日與諸士講經。問為詩文。自是鳳人始勵學。既奉巡撫命。委同鳳嘉兩知縣督辦採訪冊。遂省補修通志。震曜以臺灣府縣各志地圖。舊多疏謬。山川莊社親置尤多。建議生繪里優分圖。文繪

海縣分圖。然後統繪全圖。并徵國史館一統圖之法。布畫格線。橫直各三十。其後新圖。亦稱善焉。事竣。彭
公知縣楊桂森聘修邑志。時鹿港施實許三姓。族大丁多。負隅罔法。勦則列械以鬥。久爲閭閻之害。震矚上
憲。請嚴辦。以鹿港爲全臺濱海適中之地。戶可萬計。爲彰邑一大市鎮。而至今猶稱城連。何以保人民。何以
固險要。上書請建一城築一寨。又以鳳山轄地遼闊。每政未周。誠劃下淡水南岸至瑛璫一帶。新建一邑。其後
沈葆楨巡臺。則採其議而設恆春縣。故其所著書。皆足資臺事。非泛泛也。十五年。選授陝西審羌州州同。十
七年九月。抵任。審羌固夷地。民間素鮮讀書。既至。月集紳耆訓勵。告之以彝倫。課之以文學。數月之後。
風俗丕變。州境當南北棧之交。爲秦隴入蜀孔道。久廢不治。行旅苦之。乃親自督工。勸民助修。在任十數
年。靡深慈惠。州民愛如父母。十四年七月。代理城固縣令。三十年。因病歸家。宦囊蕭瑟。唯携書籍古帖
字點笥。多爲漢唐石刻。震矚精經術。好宋儒學。治家嚴。一遵古訓。習醫。晚益覃深。採輯古今名方及論醫
之注若干卷。少與邑士張育峯陳廷瑜十數人。在寧南坊呂祖廟爲引心文社。一時文風大振。後改爲書院。咸豐
二年。卒於家。年七十有四。著小滄桑外史四卷。風鶴餘錄二卷。海內義門集八卷。歸田開俗記四卷。東海壺
杓集四卷。皆未刻。同治十三年。欽差大臣沈葆楨訪求遺文。別錄副本携去。光緒八年。臺人士請祀鄉賢祠。
詔可。

鄭崇和

鄭崇和字其德。號怡庵。金門人。年十九來臺。課讀於淡水廳竹塹。遂家焉。淡爲新闢之地。民少讀書。崇和
勸勵之。富家子弟多就學。奉師厚。故修脯亦豐。嘉慶十年。蔡牽犯淡水。土匪竊發。崇和適在後龍。奉檄募
鄉勇防守。事平。當道嘉之。淡肩閩粵雜處。分領械門。歷年不息。崇和又奉檄彈壓。召爾造父老。力陳利
害。仇始解。竹塹多山野。土匪輒出殺人。歲且數十。崇和乃集壯丁。據形勢。鳩資設隘。以保衛行人。樵蕪
使之。二十年。歲飢。發粟平糶。而家亦富矣。當是時竹人士議建文廟。崇和慨然出巨款。命次子用錫董工。

廟成。行釋奠禮。竹塹文風之盛始於此。崇和好宋儒書。尤守紫陽家訓。及門之士多達材。道光七年卒。年七十有二。九年。邑人請祀鄉賢祠。十二年詔可。次子用錫。亦名。

鄭用錫

用錫字在中。號祉亭。少遵父訓。以力行爲本。道光三年。舉進士。家以讀書爲業。淡自開闢以來。尙無志乘。乃集弟友纂稿。藏爲後法。文獻以存。六年。孫爾準巡臺。至竹塹。用錫請建廳城。并董工役。既竣。鉞同知銜。嗣改京秩。十四年。入都供職。簽分兵部武選司。翌年。授禮部鑄印局員。郎兼議制司。每逢祭時。恪恭從事。十七年春。歸鄉。里黨有舉。輒收其財力。故人稱善士焉。禁烟之役。英艦窺大安港。用錫自募勇捍衛。捕虜數人。事聞。賞戴花翎。又獲烏草洋匪。大吏嘉之。咸豐三年。林恭吳礪以次起事。而漳泉又分類械鬥。全臺倣擾。奉旨偕進士施瓊芳等辦團練勸捐。兼以倡運洋米。給二品封典。當是時械鬥愈烈。延蔓百數十里。殺人越貨。道路不通。用錫親赴各莊。力爲排解。著勸諭論以曉之。曰分類之害。甚於臺灣。尤甚於淡之新魁。臺爲五方雜處。自林爽文之後。有分爲閩粵焉。有分爲漳泉焉。閩粵以其異省也。漳泉以其異府也。然同自內地播遷而來。則同爲臺人而已。今以異省異府各分畛域。法所必誅。矧更同爲一府。而亦有秦越之異。是豈本加厲。非奇而又奇者哉。夫人未有不親其所親。而能親其所疎。同居一府。猶同室兄弟之至親也。乃以同室而操戈。更安能由親及疎。而親隔府之漳人。親隔省之粵人乎。淡屬素敦古。新魁尤爲菁華所聚之區。游斯土者嘖嘖稱羨。自分類而元氣剝削殆盡。夫有如去年之甚也。干戈之禍愈烈。村市半成邱墟。問爲漳泉而至此乎。無有也。問爲閩粵而至此乎。無有也。蓋孽由自作。疊起閭閻。大抵在非漳泉非閩粵間爾。自來物窮必變。慘極知悔。天地有好生之德。人心無不轉之時。余生長是邦。自念士爲四民之首。不能與在專諸公竭誠化導。力挽而更張之。滋愧實甚。願今後。久誠其子。兄告其弟。各革面。各洗心。勿懷夙忿。勿蹈前愆。歸觀其所親。亦親其所疎。一室同仁。斯內患不生。外禍不至。漳泉閩粵之氣習。默消於無形。譬如人身

血脈。雖節相通。自無他病。數年以後。仍成樂士。豈不休哉。衆得書感動。門爲之息。乃刻石於後壩。以示後者。用錫旣爲一方之望。尤盡力樂畝。家日殖。歲入數萬石。晚年築北郭園自娛。頗有山水之樂。好吟詠。士大夫之過竹塹者。傾尊酬唱。風靡一時。至今文學爲北地之冠。八年卒於家。年七十有一。著北郭園集。多制藝。詩亦平淡。又有周易折中衍義一書未刻。或言其師所著。而用錫輯之也。同治十一年。詔祀鄉賢祠。至今子孫猶守其業。

鄭用鑑

用鑑字明卿。號藻亭。用錫從弟也。道光五年。貢成均。性貞擊。竟然諾。設塾課徒。以德行爲先。文藝爲六。及門陳維英輩皆傑出。主明志書院講席。垂三十年。誨人諄諄。至老不倦。素樂善。捐修淡水學宮。佐用錫纂志稿。咸豐三年。以籌運津米。加內閣中書銜。同治元年。舉孝廉方正。著易經圖解易讀三卷。及詩文未刊。六年卒。年七十有九。光緒二年。福建巡撫丁日昌奏祀鄉賢祠。詔可。子八人。次子如城。旌表孝友。

(四) 文苑

連橫曰。美哉臺灣。我宗啓之。我族居之。發皇光大。氣象萬千。固天然之文界也。遙望羣山。蜿蜒數百里。危峯絕巘。峻極於天。高至海拔一萬三千餘尺。視秦嶺若兒孫。而東控大洋。西臨巨瀛。風濤噴薄。蛟噴龍鳴。珍禽怪獸之翔游。奇花異木之蔚茂。璀璨陸離。不可方狀。天之蒼蒼。其正色耶。三光在上。照與亡。使生長是邦者。能舉當前之變化而蘊蓄之。發之胸中。驅之腕底。以自成其文。豈不偉歟。而二百數十年來。莘莘學子。競爲制藝。以趨科名。遂極天然之文。委之而莫能收拾。豈天之特降其奇。將有所待耶。抑以曠古未開之秘。而俟後人之穿鑿歟。橫不敏。弱冠以來。勉學爲文。而望道未見。不能有所成就。拳拳之心。固未息也。子桓有言。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以彼其人。尙有此志。況橫之丁此時會者哉。洪鐘毀棄。

登瓦雷焉。道術將爲天下裂。苟不出而葆之。唯見滄胥以亡爾。烏乎。文運之衰。至茲極矣。倉頡之字。孔子之書。人且唾棄。吾又何暇治文哉。夫見異思遷者。倭士之巧也。居今懷古者。篤學之勤也。詩曰。風雨如晦。雞鳴不已。當此文運絕續之時。一髮千鈞。爲任甚重。臺灣文士有其起而厲之呼。此橫之所大望也。夫以臺灣之文。含英蓄華。鬱久必發。固不虞其滅也。然無以開之。則莫之能繼。譬如大甲之水。奔流停滯。越山絕澗。越平原。吞巨岸。沛然而放之海。又如玉山之雲。起於膚寸。蓬蓬勃勃。上騰天衢。不崇朝而雨潤南北。故曰。積之久者力必宏。取之厚者物必大。此吾以知將來之文也。是諸子者亦爲文苑之秀。故次於傳。而吾尤竊於後起之儁也。

王璋

王璋字昂伯。臺灣縣人。善文。康熙三十二年。舉於鄉。爲邑士登賢書之始。臺灣初啓。府志未修。璋與求文獻藏諸家。三十四年。巡道高拱乾議修志。聘任分修。璋。邑貢生王弼生員張銓等十四人。入局任事。志成。拱乾大喜。臺灣久獻之存。璋有功焉。嗣出任雲南宜良縣。深已愛民。丁母艱將歸。百姓願留巡撫。璋素服從間道旋。服闋。七湖廣房縣。尋陞主事。遷監察御史。以醜直聞。後卒於官。王喜亦縣人。佚其字。康熙二十七年鄉貢。手輯臺灣志稿。搜羅頗富。及拱乾創修府志。多採其語。

王之敬

王之敬字篤夫。一字蓮峯。自號竹冠道人。居臺灣縣治。爲太學生。工詩文。兼擅書畫。每下筆悉入妙品。嘗道器之。許遠字程意。孫朱寔字非叔。均邑庠生。徐元字凱生。歲周臣忘其字。皆縣治人。各精書畫。

張鈺

張鍾字質臣。號彬園。臺灣縣治人。幼攻舉子業。屢試不售。遂棄而習武。中雍正十三年武闈。然其爲人。光明磊落。毫無醜態。通六藝。善射。工畫。尤精繪龍虎。大幅巨幀。逸動有生氣。懸之壁間。風雲可掬。人多贊之。

薛必琛

陳必琛字景千。自號一崖道人。居臺灣縣治。爲邑武生。工八分書。山水人物亦臻其妙。而丹青尤佳。宦臺者多求其輿地風土圖。以資考察。雅好磁器。凡古金石器刻。靡不鑒別無訛。手製琴箏簫管。各中音律。當道重之。卒年七十有二。

王克捷

王克捷字心昌。諸羅人。乾隆十八年舉於鄉。二十二年成進士。爲臺人士受禮闈之始。好詞翰。通經籍。著臺灣賦一篇。其辭曰。瀾瀾海於鴻濶。環九州而莫窮。覽形勝於臺郡。乃屹立乎海中。閩鎖翠。百渡浮空。南抵馬磯。北發雞籠。綿亘二千餘里。誠泱泱乎大風。爾其滬東寧。扼安平。銀身輝聯而左抱。鹿耳蟠轉以右迎。沙線沈瀟。瀾紫瀾於曲港。百浪擺浪。撼赤崁之孤城。則環塘之賦不足推。又何輪乎獨遠與太行。若夫市肆填咽。阡陌縱橫。泉源數郡。資粟粒之運濟。錦甍諸州。分蔗蠶之餘贏。聲蛤魚隨。在在殷裕。瓜瓞蕃芥。種種早生。廣海邦之晉壤。宜財賦之豐盈。溯夫天造草昧。遐會荒墟。南北土酋。穴處巢居。迨有明之宣德。遣中官以莪梓。遺風偶泊。始識其途。嗣是以後。狡焉患啓。寶繁有徒。曾一本竊據於澎湖。林道銜遁跡於草湖。繼以思齊之噴聚。荷蘭之詭圖。泊乎鄭氏乃凌險而負隅。建官署。開方鎮。以比擬於扶餘。因利來使。順風長驅。陷七郡。破潮粵。略溫台。徇東吳。旌旗所指。霧合雲鋪。熊罴四世。虜虜方隅。誰我仁廟。泉靈震怒。命將奪征。克捷感懼。遂捲圖而設版。復定賦而計甲。闢四千載之方輿。安億萬姓於壑歸。慶文教之壽

歌。率入學而鼓篋。或挽車而騎牛。或操舟而理楫。靈洋開渡。舸艦帆聯。樂土與歌。人民踵接。蓋數邦之廣衍。兼四省而延袤。作南服之藩籬。擬一方之奇秀。其山則祖龍省會。五虎門東。沿江入海。徑渡關潼。突起雞嶼。峻贈龍嶺。過南嶽。盪龜嶺。烟霏霧結。繡雲屯。大武壑高而作鎮。木崗特立而稱尊。更有魏城雙澈。如冰如雪。是名玉山。奇幻特絕。隨舞色而偶呈。忽雲封以變滅。若其磅礴蜿蜒。駢羅連綿。或如龍潭浮游於海上。或如鸞鳳軒轟於天邊。數六六之羣島。盼九九之危巖。非人跡所能遍。亦圖經所未鑄。其水則源泉百派。自東徂西。九十九道之澗。二十八重之溪。縹緲也以紆折。迢放海而皆齊。泚泚溪溪。潄潄停淵。汨汨涓涓。疏映距川。大甲大安大肚之深廣。蛟港笨港東港之洄澗。海翁窺風高浪湧。虎尾溪水湍沙激。泥黑港與白洋。更譎怪之萬千。他如蛤仔難之產金。寒潭難入。毛少翁之出礦。佛士重煎。赤山著木而烟起。火山徹夜而光燃。大岡絕巘。纒纒藥之牡蠣。外海異香。浮島島之龍涎。山朝支麓。溫泉沸鑊。水沙連喚。藉草浮田。茄萼網石湖穿海。八里空月窟湧泉。又若鐵樹插於樹間。十圍連抱。藤橋懸於木杪。一線遙牽。是又載籍之所未編者也。乃林有鶴而無鶴。山有豹而無虎。走獸飛禽。蕃官故土。畫眉鳴鶴。以白見珍。彩靈翟雉。其文足取。鳩候氣而鳴六。雞應時而稱五。倒掛夜棲。翻飛雷舞。鸞與那那。麋鹿麋鹿。鑿山馬與野牛。各成羣而相伍。若夫嘯喙之屬。固難備舉。風氣之殊。亦可附著。蟬赤夏而先鳴。燕經秋而不去。訝蜥蜴之有聲。悵鸚哥之不語。蛋啣啣以夜吟。竟四向之無序。感物類而踴躍。忽憤憤於羈旅。乃其海物雜錯。尤爲充斥。難悉厥名。獮辨其色。則有鯽烏鯽紅。鱗紫鱗白。赤海金精。烏類黃翼。青鱗投火。黑鱗噴墨。鯨魴花鯨。金梭如織。又有香螺花蛤。魚蟹虎落。白蛤紫魴。鹿虱龍蝦。臺澎所產。厥味多佳。既漁於水。亦樵於山。椿菊始生而合抱。蕭朗高大而螺團。屬野番所盤踞。惜運致之維艱。至若山荔埔柿。土杉水松。赤鱗黃目。交標九芎。番樹白樹之種。悉雜出於山中。猴栗象齒。山材最美。林余婆羅。名狀俱詭。見鱗樹之開花。愛仙芝之有子。烏殼類取以薪蒸。綠玉遍插於庭坵。竹凡數種。刺竹密比。石竹長枝。箭竹如矢。麻竹柔脆。琴竹文理。卉木之花。色色鬥妍。荷開獻歲。菊吐迎年。桐瀟春城而布錦。梅放午天而擲錢。繡球猗猗。素馨蔓延。貝葉之稱疑假。曇花

之種早傳。番菜薊紗來異域。七里香辟除瘴烟。扶桑本出於東海。水仙託於臺員。厥阜雜天。半是蓮苗。先春而發。凌冬不凋。唯內地之所少。爰通訪夫薊藟。水藤代草而堅韌。蓮草作花而妖嬌。葉張七絃。聊充耳目之玩。蘆開一捻。可卜鮑鮑之飄。更有番茶作飲。白麴爲醪。齒草洗齒。茜草染毛。養草含羞。荳草老鴉。若其刈莞蒲以織席。編絲茅而索綯。羣居萃處。曾無慮夫風雨之飄搖。只麟之質。別種非一。香穠熟於夏。西瓜獻於元日。牙蕉子結數層。鳳梨香開滿室。又如菩提果。波羅蜜。釋迦果。金鈴橘。尤中士所罕見而葛悉。厥有檳榔。生此遐方。雜椰子而開裁。夾扶留以代糧。饑饉飽嚼。分咀共嘗。婚姻飾之以成禮。話辭得之而怨忘。爲領路其滋味。殆恍惚夫醉鄉。爰稽習尚。競事侈靡。土沃民逸。大抵如是。逐末既多。務本漸弛。工針繡而棄桑管。編菽粟而麗羅綺。擊尙巫而好鬼。每徵歌而角技。思易俗以移風。賴當途之經理。蔣集公績懋撫綏。陳清端澤流遐邇。茹苒藥以率屬。則於荔山之操履。持玉尺以衡才。則夏筠莊之造士。又或留心風物。雅意典章。孫司馬揮毫珠玉。袁司訓積書宮牆。皆有造於斯土。稱盛世之循良。若乃僧衣作賦。沈三開萍踪坎壈。蝶夢名園。李正青塵綠珍破。景寓公之清標。足廉頑而立懦。况寧靖之園室借殫。陳丑之傷親自沈。永華之女慈帛極側。續頤之配受帶堂陰。當王化之將暨。忠孝節義已大著乎人心。故前者有謝鑿之妻。矢死徇一。繼有方壩之婦。受迫不淫。自是以來。志載如林。寧止五妃之臺宜表。五忠之廟足欽也哉。載考番俗。約略可紀。罔識歲時。弗知甲子。以瞻圓爲一月。以稻稔爲一祀。僅有生名。從無姓氏。發婿爲嗣。隨婦行止。凡樓汲與耕穫。屬女流之所理。乃其少長相隨。則側立以俟。老病無依。則相率同視。比屋親睦。或靡幾乎仁里。而其語藤束腰。展足門捷。貫耳刺唇。文身爲俠。聽鳥音而下出。佩大砲以利帶。偶網故之睡曉。發野性之不帖。乘醉抽刀。斷脰穿腦。復有傀儡生番。蒙頭露目。手持寸鐵。伏林莽以伺人。養鬪體而稱健。且聞遠社番婦。能作咒語。犯之則死。解之則蘇。鳴石能走。試林立枯。傳疑之語。豈其然乎。近邪熟番。漸知禮制。童子入學。亦解文藝。壯者服役。奔走更替。頗混沌之未鑿。尙率真而無僞。伊昔吳越。當周之時。猶稱南夷。即在吾閩。值漢之世。亦屬荒裔。既歸版圖。遂號名都。矧臺灣之疆域。擅九土之奧區。萬原下隴。

吟吟隱隱。飲食往來。冠履于于。合閩南與粵北。胃厲禁以爭趨。保聚教誨。二區精見識。島嶼守澗。子厚守柳。風草偃。何雷運久。如彼瓊州。亦在島上。文莊忠介。後先相望。荷氣習之不拘。豈人地之可量。願其地時震而海常吼。論者僉曰驚濤之溢湧。幾禍斯土若等於浮漚。不知地廣而厚。海深而幽。其幾其吼。蓋陽氣不舒陰氣有餘之府由。唯開闢之未幾。故節宣之未周。方今風會宏敞。聖治廣被。久道化成。百物咸遂。海不揚波。地寬其位。馬圖器車。物華呈瑞。人傑應運而齊出矣。謹就見聞。接圖記。輯俚詞。資多識。槐研鍊之。兼春撫之未備。聊敷陳夫士風。用附登於邑志。先是有陳輝者亦撰臺灣賦一篇。而詩尤工。舊志載之。輝府治人。乾隆三年舉於鄉。

馬 琬

馬琬字琥珀。號梅村。臺灣縣人。祖廷對歲貢生。父中泰拔貢生。嘗寓籍諸羅。琬亦歲貢。性恬淡。喜飲酒。樂資史。儻然自得。而教品魁學。鄉人重之。乾隆三十二年。澎湖通判胡建偉始創文石書院。延一講席。居澎湖歲。多士獲益。善學母。母年且百歲。猶能繪水墨畫。琬亦習焉。屢薦鄉闈不售。晚年益肆情詩酒。間作水墨畫。自題以見志。

莊敬夫

莊敬夫號桂園。臺灣縣治西定坊人。以水墨繪事著名。凡山水人物花鳥。意到筆隨。各臻其妙。每有作。得者輒秘為家珍。以是人爭做之。然話有及工者。嘉慶初年卒。徐悅續宇遊齋。亦西定坊人。邑增廣生。工山水花鳥。性剛介。不屑逢迎。素精醫術。濟人多。屢獲符之。林曼字鈴子。亦縣治人。曾作壁畫。見者稱許。遂刻意研究。善繪花鳥。而人物尤精。嘉慶間。薄游竹塹。竹塹士爭求其畫。今猶保之。

陳思敬

陳思敬字春初。父鵬。為臺邑歲貢生。出就連江訓導。思敬家居鎮北坊。及長。歸祖籍。補同安學生。乾隆十八年副榜。素承父志。樂善好施。事繼母孝。頻往來臺灣。一日赴鳳山。聞莊舍有讀書聲。詰之。粵人也。以油米助之。思敬回知縣。自設藥肆。以療貧氓。一鄉稱善士焉。著有鶴山遺稿。

林朝英

林朝英字伯彥。臺邑人。乾隆五十四年。貢成均。以書授中書銜。樂襄地方義舉。嘉慶初。倡修縣學文廟。並重工役。自費萬金。廟成。有司奏請。下旨嘉獎。建坊。賜匾道崇文之匾。坊在龍王廟前。林清之變。其黨有與相善者。書函傳刻。藩示不軌。朝英非之。報書諫止。藩陳利害。事敗。索黨人。發朝英書。嘉之。召入見。以病固辭。朝英工墨畫。瀟灑出塵。書亦奇秀。多作竹葉形。善彫刻。竹頭木屨。一經其手。靡不成器。家建小亭。顏曰一臺。亭額三字大徑尺。筆力勁秀。悉為朽木所成。光緒十二年某夜被盜。聞為淮軍所竊。邑人士至今猶惜之。

王士俊

王士俊字熙軒。淡水竹塹樹林頭莊人。始祖世傑以閩墾致富。至是中落。士俊勤苦讀書。嘉慶間入泮。設塾於家。鄉人錫登皆出其門。著易解若干卷。今亡。或云其友稱之。郭菁英字顯相。亦竹塹人。廉膳生也。與弟成金俱有名。成金字貢南。嘉慶二十四年。舉於鄉。家富。藏書多。主講明志書院。以振興文教為念。後授連江教諭。未行而卒。

黃騰雲

陳雲字雨生。淡水頭份莊人。父清泰字淡川。原居鳳山。性孝友。少習舉業。有文譽。林爽文之役。募勇守城。以琅琦功。補福州守。把總。嘉慶十一年。任竹塹守備。署羅屏司。德兵武隆阿重之。擢鎮標中營游擊。改參將。遂居淡水。清泰喜習武。望子能文。讓雲少時。即肄業於福州聚書院。不十年而文益進。二十九年舉於鄉。道光九年成進士。籤工部。十七年分校京闈。取士多得人。張丙之變。適歸者。巡道平慶令作資勸諭閩粵莊民。及平。補都水司主事。海升為總司員外郎。子五人。長延祐舉人。次延祺少慧。工書。嘗鑿釣大廊始填記入石。編修河紹基見而推許。卒年二十餘。

陳淑淑

陳淑淑字以文。澎湖通梁社人。性和粹。口必擇言。而落拓石場。訓蒙自給。晚年。尤喜種菊。工琵琶。時就花間彈之。音調清越。嘗游江南。遍歷名勝。以善弈著名。著有檀客紀游詩集。稿佚不存。

呂成家

呂成家字建侯。澎湖東衛社人。少聰慧。善琴箏。屢試不售。遂絕功名。置一齋。讀歐中。圖畫花鳥。呼酒談棋。悠然自適。晚年尤耽吟詠。通判吳性誠時與倡和。別有猶寄詩問訊。積成卷帙。業教行。兄弟數人。白首無處。恰恰如也。子姪皆承儒。卒年七十有一。

蔡廷蘭

蔡廷蘭字香祖。號秋園。澎湖雙頭鄉人。父培華字明新。以篤學設教里。中里人稱之。廷蘭少慧好學。年十三入泮。嗣食餼。道光十一年。風災。粒米不蔽。汀漳龍道周凱自廈來振。廷蘭作急振歌上之。一見傾心。既而督學臺澎。遂膺首選。充十七年拔貢。二十四年成進士。用為鄰江知縣。澎之科第自茲始。後為江西知府。有政聲。卒於任。初廷蘭秋賦。遭風至越南。越人禮之。送歸。著越南紀程炎荒紀略二書。後余乃得其詩集。

短凡百十五篇。

魏宏

魏宏臺灣府治西定坊人。學問淹博。文才甚捷。而遠於事情。世以書癡目之。故其爲文輒自圈點。應試亦然。恒被黜。道光二十七年。南通徐宗幹任臺灣道。兼督學政。晚較文學。遇才士。禮待。月試海東書院。宏屢冠其曹。值夏。伏案讀書。每苦其繁。即斷之。已而院試。家人慮疲斥。以假辯縫帽裏。令帶之。宏入場危坐。及試題下。振筆直書。時五月盛夏。汗溼淋漓衣上。即棄其帽。諸生。而大譁。宗幹適出視。至宏前。取文觀之。宏曰。我文甚佳。公議之否。宗幹點首。又指其髮而詰之。曰。吾以髮爲累。已難去。公留此不更苦耶。宗幹默然。而諸生環笑不止。意之入內。文成。宗幹大喜。置第一。翌年科試。復第一。補廩膳生。當是時海。艱危。臺人士之應鄉闈者。須於小暑前內渡。過此恆遭不測。往來既艱。費又重。以故老師宿儒多不赴。省。人輕之。至加侮蔑。謂諸生爲臺灣。以其無黃也。宏聞之大憤。詣學院。請與省中人角。劣。許之。即赴鳳池書院月課。學使觀其文。推爲歷卷。然慮損省中士面目。抑爲第二。獎之甚厚。一。省中士無不駭異。遂不復敢輕臺人。以是文名。噪。也謂宏曰。吾子此舉。倒多士。固榮於領鄉薦者。宏欣然應曰。吾非好與省中士爭勝負。亦聊以洩臺人之憤爾。今幸不恥辱。則領鄉薦復何用。遂買舟歸。以歲貢終。是時。方春錦。府治人。與宏齊名。

彭培桂

彭培桂字遜蘭。泉之同安人。少隨父來臺。居於淡水礁榔莊。咸豐六年。以厚恩貢成均。設教於鄉。及到多俊士。於墾巨室爭聘之。著竹裏館詩文集。子廷選亦。文。道光二十九年拔貢。朝考一等。請降教諭。巡。宗幹賞之。會選其文刊於瀛洲校士錄。著榜榕小築詩文稿。未刊。今皆散失。

中央教育館藏

陳維英

陳維英字廷谷。淡水大隆同莊人。少入泮。博覽羣書。與柏冠維藻有名庠序間。性友愛。敦內行。咸豐初元。舉孝廉方正。九年。復舉鄉。嗣任閩縣教諭。多所振別。閩縣有節孝祠久圯。捐俸重建。邑工部書廖鴻荃告歸。聞之造謁。維英辭。鴻荃請入見。長揖款跪。維英隱喻不知所措。鴻荃曰。公新節孝祠。惠閩里。吾當親謝。蓋其母亦祠中人也。秩滿。捐內閣中書。分部學習。歸籍後。掌教山海學兩書院。同治元年。歲丙春。役。淡水震動。與紳士合辦廟練。以功賞戴花翎。晚年築室於劍潭之畔。曰太古巢。著鄉黨質樸偷閒錄。未刊。時府治有黃水淵。亦以是年舉孝廉方正。以善書聞。余曾求其事迹。而不可得。

吳子光

吳子光字芸閣。東嘉應人。年十二。舉大小經。始學科舉文。數試不傳。乃渡臺。寄籍淡水。兵備道徐宗幹見其文。頗相期許。治元年。舉於鄉。遂游搢紳間。同知陳培桂議修廳志。聘任筆述。嗣館三角仔莊呂氏家。呂氏為彰化望族。家富好客。藏書多。子光雅愛古人。又嗜阿芙蓉。擁書讀。自為樂。願為人憤懣。胸中磊塊。時流露筆墨間。其文曰一肚皮集。謂將朝雲戲東坡之語。呂氏刊行。附小草拾遺一卷。又著三長齋筆餘錄。稿存呂氏。然其文駁雜。反不若考據之佳。光緒初年卒。呂氏以師禮葬之。

陳肇興

陳肇興字伯康。彰化人。少入邑庠。涉獵文史。彰邑初建。詩學未興。士之出入庠序者。多習詞藝。博科名。道光季年。高鴻飛以翰林知縣事。聘肇興為主講白沙書院。始以詩古文辭課士。鴻飛亦時蒞講席。嘗言四始六經之說。間。唐宋明詞詩論。一時風氣所靡。彰人士競為吟詠。而肇興與會惟精藝德芳陳捷魁廖景瀛等尤傑。

出。咸豐八年。舉於鄉。所居曰古香樓。讀書歌以爲樂。歲潮春之變。城陷。率與走武西堡牛牯嶺。謀糾義旅。援官軍。幾續於險。築集爲內山要隘。民番雜處。俗尚悍。不讀書。舉與親身其間。激以義。聞者感動。夜則秉燭賦詩。連綿數夜。語多慷慨。題曰咄咄吟。事平。歸家。設教於里。及門之士多成材。著陶村詩稿六卷。咄咄吟二卷。合刻於世。

黃敬

黃敬字景寅。漢水千夏莊人。干夏或作關渡。故學者稱關渡先生。少孤。母潘氏守節。性純孝。勤苦讀書。安溪舉人盧春澤來北設教。敬事。授周易。咸豐四年歲實生。闕授福清縣學教諭。以母老辭。假莊以天后宮爲社塾。先後肄業者數百人。當是時港仔墘曾敬亦棄徒講學。皆以敦行爲本。游其門者多造材。人稱爲二敬。北夏文舉因之日興。敬爲人謹飭。一言一動。載之日記。至老不悔。束修所入。悉以贖貧。或勸其置田。曰吾以遺子孫。勝於良田十甲也。著易經義類存編二卷。易義經論古今占法各一卷。觀潮齋詩一卷。未刊。其序易曰。易因卜筮而設。聖人欲人於事。善否。定。速。辨。青。幽。以謹趨避。爲假借之辭。聊示會通之意。故禮則兼該靡盡。用則變應不窮。無論八爲何人。尊卑貴賤皆。就此以占。事爲何事。大小輕重皆可依此以斷。豈一二義類所得泥而拘乎。唯其爲齊廣大精微。廣而充之。義多浩渺。研而究之。義又奧幽。前聖之言。非必爲說。以待後人深求。易本懸空著象。懸象著占。道可虛而莫據。辭易而難明。欲爲初學者講。不就其義以究其類。則既忿繁而皆昏晦。譬如登山。仰止徒嘆其高。莫得尋其徑路。譬如入海。望洋徒驚其闊。莫得究其津涯。執經習講不察。開卷茫乎若迷。將易所以教人卜筮。欲啓之以明。反賂之以昧。欲命之以決。反滋其以疑。日言易而不可言矣。夫易。數本於天也。天非以人爲驗。無以知天。易。辭憑乎理也。理非以事爲徵。無以見理。茲續之所解者。悉遵本義。主乎象占。以上筮道之。而於各卦之義。各爻之義。復采古來人事相類者。爲證期。或係前人。或由已見。皆敬小窗閒坐所讀。若無端倪。欲以驟虛實。庶幾得所持守。誌而

不忘耳。卷帙既成。不忍忽然廢棄。爰顏之曰義類存編。以示于後。俾之便習。因以發通諸史。不無稍有裨益。雖所引著。其事未與其義適符。而影藉。以爲類參觀。亦足知類通達。况由是類以引而伸。尤類以至於盡。推類以概其餘。覺義雖舉一二人之類。可作千萬人想。義雖舉一二事之類。可作千萬事觀。化而裁之。推而行之。神而明之。何致拘泥僻通。不能兼泛。有負其易爲卜筮之書之說。

吳鴻業

吳鴻業字希周。淡水種牌人。博覽羣書。工琴。精秦漢篆刻。顏其居曰拜石山房。敦行寡言。言皆雅趣。顧善畫。嘗繪百蝶圖。設色傳神。栩栩欲活。一時名士如臺灣黃本淵淡水鄭用錫陳維英輩。皆爲題詠。凡二十餘人。淡水同知雲南李顯業爲之弁首。而鴻亦自序曰。少讀唐人詩。至玉容宮詞。初不屏膝。賦賦蝶圖。如何攝得。一日春花爛熳。躍几沈吟。瞥見隔籬敲拍。栩栩然來。促筆起而摹之。蛾眉間隱然欲動。一聲呼絕。爲衆師驚斥。敗興不果成。迨成童後。尤有嗜畫之癖。凡山水人物花卉禽蟲。見一名筆。必購致之。而後快。地之遠近。價之廉昂。弗恤也。然徒爲好事。借作粉子。於余結習所喜。終未得其一斑。今春與黃友蘭芥子園所詳蝶訣。亦自信前輩之不余欺。怪天地間。一種活色生香。自然意趣。如荷按圖而索。爲足以盡其形神。窮其變幻。則使滕王搦本至此猶有。吾不知畫有今古。將蝶亦有今古乎。而後悔向之鯁鯁然必求搦本者。凝耶。夢耶。醉耶。迷耶。夫揚滕王固日在吾目中矣。吾乃傍蜂衙以相約。牽蛛網以爲招。散鋪花具。虛貯冰壺。至則滿抱入懷。如百個仙裙。在水晶屏裏。臨風綽約。搖曳多。不數日。則狎如海鷗。依如籠鳥。適爾疏放。招之即來。身輕能作掌上舞。令人想趙飛燕入昭陽時。余於此領略。帶已見慣。渾閒。一旦說然散之。則陣陣交飛。橫若雁字。徐徐緩度。妥若鶯梢。有尋常開柳。致。在咫尺千里之間。余不覺狂呼大叫曰。滕王告我矣。滕王授我矣。無如索畫蝶者。戶屢日多。甫脫稿。輒擲去。不更存以自鏡。亦烏知其合格否也。乃於歌吟篆刻之暇。都爲一冊。作百蝶圖。自春三旬有一日。至夏季二十五日。百七十四日。得玉腰奴約略百十數

詩。其中觀以花草。澤以丹青。一皆做前人筆法。此雖小技乎。亦足以醫疏懶之一端矣。○是王摩詰畫以詩傳。○元章畫以書重。至欲合詩畫而稱三絕。則鄭博士尤擅名家。余不敏。竟韻拙。彌滋愧歎。幸賴當代鍾公。不以塗鴉見擯。留題斐几。弁插生光。以一二知友。嗜癖同癖。延譽墨莊。兼收衆體。俾得藉親一字之師。并揚雙鈎之帖。則拋磚引玉。不可謂非余之厚幸也。不然者。渲染烘托。一畫工能之矣。我村裏來。特有大法眼在。鴻業畫蝶。傳之門人。皆無其精。而百蝶圖藏之家。後流落。爲里人洪雍平所得。

王獻琛

王獻琛字世希。號寶室。臺南府治人。讀書赴試。久不得售。乃爲領署稿識。性廉隅。能作水墨畫。而畫蟹尤得其神。饒有江湖之興。容亦疏放。光緒十五年卒。年六十。

楊克彰

楊克彰字信夫。淡水佳臘莊人。讀書精大義。從貢生黃敬學。受周易。覃思鉤玄。得其蘊。願充制藝。掃盡陳言。每一篇出。同輩傳誦。光緒十三年。以覃思貫成均。數赴鄉闈。不售。侯官楊浚見其文。歎曰。子文如大羹玄酒。味醜醇。其不足以薦羣祀也宜哉。故終不遇。設教於鄉。及門數十人。四師事者亦數十人。每社課。執筆修削。日數十篇。無倦容。屢膺黃化來其禮致千金。請設函丈於燕山宗祠。不赴。或問之。曰吾上有老母。足以承歡。下有妻子。足以言笑。讀書課徒。足以爲樂。使吾昧千金。而遠庭闈。吾不爲也。而化來謂之益堅。歲晉聘書。克彰觀其誠。乃許之。宗祠距家六七里。每夕必臨。進首肯。親母已獲始行。風雨無間。途中背誦所讀書。手一燈。踽踽行。里人見之。知楊先生歸也。克彰設教三十年。及門多達才。而江呈輝黃希堯謝維岳楊銘鼎尤著。嗣爲學海登瀛兩書院監督。知府陳星聚聞其文行。欲舉爲孝廉方正。辭。十六年。府議修臺灣通志。飭各縣開局採訪。與舉人余亦皋纂淡水縣志。嗣任臺南府學訓導。翌年。陞苗栗縣學教諭。

青翠初建。士學亦興。竭力擴之。越數年。調臺灣縣學教諭。乙未之役。避亂梧棲。倉皇內渡。而老母在家。每東向而望。軍事。越歸故土。奉以行。母年已八十。居同安。未幾卒。克彰哭之慟。越數月亦卒。年六十有一。著周易管窺八卷。未刊。子五人。次仲佐雜垣潤波均讀書。能世其業。

卷三十五 列傳七

(一) 孝義

夫人肖天地之貌。懷五常之性。聰明粹。有生之最靈也。然而人之所以爲人者。以其有德慧術智。尤貴其有仁心。仁者何。愛也。能愛其親者謂之孝。能愛其羣者謂之義。孝義之行。天下之大本也。是故朝廷旌之。里黨式之。亦欲以爲人範而已。連橫曰。痛哉。吾少孤。又逢喪亂。焚蕢在抱。不能續述先德。心良愧。始吾曾祖父以商審。嗣爲匪人所構。家中落。先大父捨貧自守。家有墓園。歲入錢數千。又一井。泉甘。汲者授一錢。日亦得數十文。衣食賴之。先君少純孝。承嚴志。不慕榮華。及長經商。守以信。勤苦刻勵。不十數年。家乃日。先大父遺著。美鬚眉。體健容粹。冬不衣裘。夏不衣葛。雞鳴而起。誦古文辭數篇。琅琅若金石。優游卒歲。無所苦。先君善色。侍奉嚴。故先大父年八十有三。無病而終。初先伯父沒。遺孤僅數歲。撫之成人。爲授室。而諸姑之寡者。贍其家。視錫如子。衣之食之。戚黨之貧乏者。靡不周。願自奉甚薄。而扶危濟困。殫巨金不稍惜。粵人凌克邦爲城守營。卸事後死。有巨款未能償。先君素與善。念其孀。慨然出二千金與之。喪始得歸。同治六年。大款。穀價昂貴。先君採洋米千石平糶。窮者日以兩升恤之。耗財數千金。越年凶。又如之。城東舊社。既田多。奸人王國香謀奪其利。諸佃噪而逐之。國香方交通官場。認之。遂諸佃下獄。諸佃恐。先君聞其事。靡千金爲營救。訟始息。辛仔埔爲濱海之區。地瘠民窮。婦孺羸相率赴東門外。拾遺穗。必過吾鋪門。往返二三十里。所得僅諸碎麥甲。聊以果腹。先君見而歎曰。是無告之人也。日以千錢顧之。受者或疑。曰。持此以買絲。飽。莫不歡呼而去。爲任恤類如此。先君治家肅。持己恭。待人誠。處事謹。平居燕處。未嘗有疾言厲色。內外之人無不敬焉。光緒十九年。臺臺採訪孝友。鄉人士列狀以聞。巡撫

邵友濂題請旌表。奉旨建坊。入祀孝悌祠。二十六年六月二十有四日卒。壽六十有二。痛哉。橫年十三時。就傳讀書。先君以兩金贈臺灣府誌授橫曰。女爲臺灣人。不可不知臺灣事。橫受而誦之。頗病其疏。故自玄黃以來。晝夜通作。冀補舊志之缺。今吾嘗將成。先君嘗容加在其上。乃以學淺陋。不能追識十一。以告我後人。是橫之罪也夫。是篇所載。皆屬孝義之士。骨香芳躅。沒世不亡。而人之所以翹然於萬物之上者。胥是道也。

蕭明燦

蕭明燦泉州安海人。生險穢而孤。永曆九年。鄧師伐泉州。燦安平鎮。安平卽安海也。明燦方五歲。與母相失。號泣於途。叔祖某携之來臺。居赤嵌城。稍長。始知失母之故。行求漳泉各。不能得。乃與家人訣別。曰此行不見母。不復還也。渡海而往。遍歷閩南。嗣遇延平族人。諭其母依倚以居。大喜。趨迎歸。備極孝養。里黨稱之。比之朱壽昌云。

侯瑞珍

侯瑞珍臺灣府治臺南坊人。性淳厚。少孤。事母孝。邑人稱之。學爲鄉飲賓。母沒時。瑞珍年六十矣。庶慕終喪。壽七十有四卒。乾隆十四年。奉旨旌表。建坊於上橫街。

陳仕俊

陳仕俊字子慶。臺灣府治東京安坊人。素好善。康熙五十七年。大旱。米價騰貴。窮民無所得食。卽出穀二千五百石。分四坊以賑。存活甚衆。又嘗建橋施棺。五十九年。捐置園地爲義塚。子應魁邑貢生。捐金四百。請修本縣學宮。人以爲能繼善行。

劉日純字子安。嘉義查畝營莊人。籍平和。始祖茂瀛爲延平郡王部將。從伐南京。陣沒。王念其功。命其子求賊入臺。贖以田宅。及長。墾地於查畝營莊。數年。闢田數百甲。遠家焉。日純其四世孫也。性謹嚴。嗜學攻書。嘗作書自箴。其言曰。士生世間。不可自慢。其處己也。當師孔子忠信篤敬之言。其處物也。當存曾子臨深履薄之懼。其接人也。當學莊子呼馬呼牛之意。與人無忤。克己自持。庶乎可以無過。日純既席先人遺業。又善貨殖。創白糖於溫厝厝莊。販運南北洋。獲利豐。擁資百數十萬。願性好施舍。濟人之急。屢有好事。必出而解之。嘉慶十四年。漳泉械鬪。蔓延數十莊。殺人越貨。文武官且袖手。或以爲利。日純憫之。與厝仔口莊總理吳六秀番社總理林光義吉貝莊屯弁段鐸約。躬赴鐵線橋各堡。集耆老。曉譬大義。衆從之。乃出其資。葬死傷。醫創病。存錄寡。嗣始息。二十一年。大饑。米貴至千錢。日純發廩以濟。道光初。京津凶。餓孳載道。日純以白米千石往振。直督奏聞。奉旨。賜惠及津門之匾。日純好文學。重士。設家塾。聘名儒。以教子弟。並集英俊爲業。供膏伙。有子六人。皆有聲庠序。次子思勳尤有名。思勳字景梅。少好學。以歲貢生授福建將樂縣訓導。廉潔自持。時學官多貪貨。墮師道。思勳矯之。遇歲試時。謝其結禮。寒賤之子。獎以花紅。以是士林推重。歸里後。以身作則。事兄敬。字弟慈。躬行儉樸。士之出入其鄉者。無不禮而送之。里黨之人。無不惠焉。道光十二年。張丙之變。嘉義各莊所在騷動。而鐵線橋堡當赴郡之衝。股首張古擁衆數千。謀北上。至莊外十里。不敢入。遣旂首以刀爲贊。曰古將有事於嘉誠。願懼道。恐公有以督造之。謹待於境上。唯公命之。思勳曰可。我堡之一草一木。如有疏虞。不女遷也。飭左右與百金。其人唯唯。古歛衆行。張丙之役。鐵線橋堡無敢擾者。二十四年。漳泉復鬪。鹽水港爲泉人互市之所。而大竹園莊亦族大丁多。數年不息。思勳集兩遊解之。出數千金。爲築鹽水港新街之橋。以示睦。思勳既家居。勸農造士。鄉人有相爭者。齊趨門下。求斷曲直。一時無訟。咸豐九年卒。弔者數百人。葬之日。遠近至者數千。長子遠元以謀嚴辨功。實

戴花翎。

丁克家

丁克家福建晉江丹絳鄉人。年十三。來臺省父。父賈於鹿港。久遷膝下。見之甚喜。遂居焉。已而父老。病偏枯。臥床不起。精神亦紊亂。飲食便溺需人謹持。嘗穢染枕席。克家日夕侍左右。夜寐於旁。聞聲即起。莫敢懈。如是十數年。所居曰菜園。鄰人失火。左右皆燬。克家大驚。負父出。而火已阻門。不敢趨。止於庭中。未幾火熄。所居獨存。人以爲孝行之報。又數年父卒。哀感逾常。克家既授室生子。經營舊業。每以不得多讀書爲憾。延師課授。禮之有加。六子壽泉以光緒十年。登進士。餘子亦多入庠。年六十餘卒。有子七人。孫二十有一人。明詩習禮。至今不替。初光緒六年。彰人士以克家純孝。稟請有司旌表。奉旨建坊。入祀孝悌祠。

鄭用鈺

鄭用鈺字榮亭。淡水之水田人。用錫從弟也。生數月。母卒。長嫂乳之。數歲知其事。每念母。輒流涕。故事父極孝。常依膝下。稍長。家漸裕。兄弟同財。待長嫂如母。別置田宅爲養贍。嘉慶二十年。里中歲歉。發糶平糶。二十三年。淡廳初設學校。倡建學宮。捐巨款。道光六年。築城。課督尤力。每有義舉。輒樂襄。咸豐三年卒。年六十。光緒十四年。金臺採訪總局彙報孝友。十五年。巡撫劉銘傳題請旌表。詔祀孝悌祠。是時新竹受表者三十人。曰鄭如恭。字堯範。用鈺之長子也。曰鄭廷珪。字君達。北門街人。增生。曰鄭用謙。字訓廷。水田人。曰陳大器。字子圭。泉之惠安人。寄籍邑治。曰鄭如松。字友生。號蔭波。用錫之長子也。道光十七年優貢生。二十六年舉於鄉。曰鄭如城。用錫之次子也。以監生捐同知銜。曰鄭秉經。字貞甫。水田人。附貢生。戴潮春之役。以功奏保候選教諭。曰楊忠良。字森諒。曰陳紫垣。例貢生。曰陳廷榮。字石屏。曰吳士敏。字以讓。同治九年舉人。曰林文瀾。字澄波。曰陳清淮。字汝泗。同知銜。曰陳清光。字汝煌。清淮之弟。

也。曰高滄浪。字澄雅。曰陳敬義。均北門街人。曰高廷琛。字英甫。城內製倉口街人。曰曾呈澤。樹林頭莊人。曰潘榮光。新埔街人。及子清漢。曰李聯超。錫金之子也。曰張首芳及子耀輝。曰陳繩熙。曰翁林萃及弟英。曰黃朝品。曰鄭如蘭。別有傳。

李錫金

李錫金字謙光。泉之晉江人。年十四。來臺。居淡水之竹塹。僱於某商家。顧念父母俱沒。歲時之祀。每風雨。泣告主人。請贖給五年辛金。爲親修墳。主人嘉其孝。許之。洎長。與昆弟營生。家漸裕。又以伯兄早死。撫姪如子。延師課讀。多成材。咸豐中。艦舛分類械鬪。蔓延將及竹塹。與鄭用錫赴各莊。竭誠勸導。慮乃息。已而歲歉。辦平糶。素好任恤。里黨稱之。同治四年卒。光緒六年。福建巡撫勒方鐸題請旌表。入祀孝節祠。八年。德坊於新竹北門外之渣仔莊。有子十人。長聯超。字汝前。號華谷。少習禮儀。事親孝。母陳氏透病。聯超適在外。心忤怍勵。驟歸。家人訝之。侍湯藥。莫敢稍違。及沒。喪祭盡禮。尤善事老父。有弟九人。偶有不合。曲意求全。父在時。曾給家產。悉以沃疇。諸弟。而自奉甚薄。課讀二十餘年。及門多成名。光緒二年卒。十七年。奉旨旌表。子祖孫字蔭亭。設教於鄉。以尊德性闢風俗爲本。故其治家肅。持身恭。男女皆知禮節。邑有義舉。輒任其事。乙未之役。避兵內渡。越數年沒於故里。子七人。希曾歲貢生。師曾舉人。餘皆讀書。爲世用。祖訓字恢業。號警權。聯超之從子也。少失恃怙。能自立。與鄉人士合設竹梅吟社。以事吟詠。光緒二十年。以歲貢生任臺灣府學訓導。子良臣。弟祖澤。字樹業。號鐵樵。素敦內行。博學能文。以優行貢成均。未幾卒。子濟臣少福。李氏自錫金以來。孝友傳家。子孫蕃衍。至今猶爲望族。

張首芳

張首芳字瑞山。泉之同安人。爲廈門巨商司記室。事親孝。凡可以說親者。無不先意承志。兄及兩弟皆買大

淵。久不歸。唯異母弟百川在家。遇之無稍別。故能成其業。父沒後。來臺。居艇。嗣移舊港。以商起家。子二人。長灑輝居里。年十四。欲東渡省父。謂弟安邦曰。女在廈奉母。吾赴臺學父。各勤其職。毋稍懈。遂侍父習經。力任艱鉅。貿易日進。素好善。樂施舍。安邦自廈來。招與同居。及死無後。以四子鴻聲承之。舅氏陳文欽老而無子。迎養於家。又爲立嗣。奉禋祀。人稱其德。光緒十五年。首芳與子灑輝俱旌孝友。而繼室陳氏亦旌孝婦。里黨欽之。孫金聲。字迪吉。附生。曾掌明志書院。以文名。

陳綱照

陳綱照字維禎。號沙莊。泉之惠安人。移居淡水中港街。後遷廳治。讀書明義理。靡有干謁。道光二十五年恩貢。父。曠附生。旌表孝友。沒時。母林氏哭之慟。遂致失明。綱照善事親。跣步不離。時述故事。以承色笑。兩兄俱弱而病。後亦雙瞽。弟少不更事。綱照以一人扶持其間。治家有法。課營子姪。勉以孝弟。鄉里稱之。先是道光二十四年。漳泉械鬪。居民紛紛謀避地。綱照趣邀諸紳。出勸止。故無害。咸豐元年。艇匪犯於竹塹。借官紳設法防禦。地方以安。三年。漳泉又鬪。與鄭眉錫設局安撫。四年。閩粵亦鬪。蔓延愈烈。請淡水同知朱材哲。出爲諭解。同治元年。戴潮春之役。與林占梅台籌防堵。已而大甲被圍。卽率鄉勇往救。隨克彰化。以功奏獎。五品銜候選教諭。九年卒。年六十有四。光緒十五年。旌表孝友。

翁林萃

翁林萃字雲史。淡水北門街人。父福幼育於林。故資姓。淡水廳志稱其孝。萃少失怙。善事母。長兄早世無出。事嫂盡禮。又以長子嗣之。性渾厚。好施與。每有義舉。輒有力焉。戴潮春之役。以功賞監翎候選同知。卒年五十有五。弟英字史貞。亦孝友。以辦理腦務。家日殖。卒年四十有九。均蒙旌表。

黃朝品

黃朝品字鏡堂。泉之晉江人。同治十三年。為臺灣城守營把總。嗣調竹塹。遂家焉。少失怙恃。事庶母維謹。伯兄主持家政。欺其少。輒促分家。力諫不可。僅得薄田數畝。良疇美屋。兄悉有焉。朝品遂入行伍。自食其力。勤苦剝膚。家漸裕。已而兄產蕩盡。父子相繼沒。寡嫂無依。迎歸奉養。以次子為嗣。仲嫂守節撫孤。子壯而殞。遺兩孫俱穉。亦育之成人。養生送死無憾。邑人稱之。初竹塹隆恩官莊。委辦者每多索個人自私。朝品獨照例徵收。無所擾。貧乏不能納者。且為墊完。故個人德之。光緒十六年旌表。十八年卒。年六十有三。

鄭如蘭

鄭如蘭字香谷。新竹水田莊人。父用錦附生。早卒。母張氏育之。如蘭讀經知大義。事親孝。張氏有疾。延醫診視。方藥必證以醫書。嘗而後進。沒時喪葬盡禮。同治五年。奉旨旌表節孝。如蘭建坊以志。如蘭家固窮。又儉樸。然地方義舉。則出而倡辦。家畜童婢。遇及笄者必遣嫁之。故人多其德。光緒十五年。以辦團練功。由增生授候選主事。賞戴花翎。後加道銜。旌表孝友。子神寶亦有名。

洪騰雲

洪騰雲字合樂。亦晉江人。道光四年。隨父渡臺。居淡水之橋脚。年十三。及長習賈。為米郊。淡為產之。地。延輝適扼其口。帆船貿易。以此出入。而騰雲工籌算。與泉廈互市。數年之間。產乃日殖。願樂襄義舉。光緒七年。巡撫岑毓英議建大橋。命各屬紳商輸助。騰雲捐工七十名。橋成。大府嘉之。已而捐建延輝脚義倉。置義塚。遇有災害。則出以賑。臺北初建。新築考棚。騰雲獻地。並捐經費。十三年春。巡撫劉銘傳奏請嘉獎。賜急公好義之匾。臺坊北門。子五人。長輝東。納資為候選同知。輝東之子文光。廩膳生。又次以南。附生。

薛應瑞

薛應瑞。澎湖內安社人。素好善。嘗築東衛西嶼兩義塚。又以北山至中墩。中墩至潭邊。每港阻隔。涉厲纒艱。自造兩石堤。費資數百兩。俗名鵝廣沙。語其形也。至今遂爲通津。通判三雅副將葉相德各錫匾。辛齊光字愧實。亦澎湖人。居湖西社。嘉慶六年歲貢生。十八年欽賜舉人。家富好善。事母孝。倡修文石書院及郡城試寓。又造湖東西溪兩石橋。港底尾書院兩石路。行人善之。先是應瑞所造鵝廣沙石堤。至是多損。齊光修之。建福德祠於旁。以爲行旅止息。遇貧困者周之。貧而不能償者免之。以此義聲聞里中。嘗主講文石書院。誦諸生實踐。終日不倦。卒年七十有六。

方景雲

方景雲字振青。號省齋。澎湖瓦碇港人。少補弟子員。家貧。性耿介。與人交。必盡誠。衆咸推之。遇不平事。得一言立解。故終其身。北山十三鄉無訟。素以維持風化爲任。里有陋俗。必力革之。嘗集父老。禁淫戲。禁賭。禁盜。禁警營兵。禁澳甲濫受衣詞。禁婦女入廟焚香。至今猶遵其約。女適同社儒家子呂某。少而寡。媒來譏讎。景雲正色曰。豈有爲景雲女。而改事二姓者哉。招女歸。令守節。其持正多類此。景雲既留心風教。又負膂力。河治初。有奸民竄緣武弁。罷節孝祠。將設局捐派。衆莫敢抗。景雲入陳有司。請以回。奸民懼。略以重利。叱之去。竟罰其款三百緡。充祠費。衆呼快。而奸民以計不得行。甚恨。未幾景雲至郡。武弁親之。伴爲恭敬。飲以酒。歸而暴卒。景雲不事生產。喜游獵說部。得錢輒購書。頗有任俠之風。卒年四十有九。

張仲山

漢仲山字次岳。繼晉江。少隨父奉臺。居彰化。戴潮春之役。與衆守城。及平。以身賞臺。任黨案抄封委。兵燹之後。難以大疫。仲山捐款周恤。購藥以濟。人感其惠。願爲善益力。歲製綿襪百襲。以給貧民。彰化縣署自遭兵後。久廢弗治。暫假白沙書院辦事。官民不便。及同治十二年。知縣孫繼祖議築。而款絀。仲山出糶。并董工役。八月而成。清時監獄不潔。入者半病死。亦新建之。通水於井。以供盥沐。因人喜之。光緒五年。山兩凶。大府蒙振。仲山輸米二百五十石。復集歲黨計得二千石。總管下賢第手書樂善好施之額以贈。越二年卒。子雲巨彞臣。

林全籌

林全籌字備五。彰化林圯埔人。父新景業農。與陳集賢有怨。是時林圯埔以林陳爲大族。各負勢力。不相下。既又爭購抄封田。新景爲佃首。集賢不敢穢。潛告於官。以新景抗納官租。謀不軌。集賢族人希亮爲保安局總理。亦稟新景不法。彰化知縣欲捕辦。命役不敢往。乃命集賢囑之。集賢佯言曰。文武官期以明日會林圯埔。新景懼。夜逸。將入山。集賢預伏以待。開鎗擊之。斬其首。大呼曰。吾奉官命。誅此賊。無與衆事。翌日以首解縣。林氏聞有官命。不敢出。時全籌年二十有一。訓蒙在家。弟碧瓜次盧次春生。春生方十有二歲。全籌既痛父死非命。指天誓曰。謀復仇。而集賢自殺新景後。勢愈熾。弟若姪又以潛紳交官府。豪右一方。全籌隱忍蓄志。日夜伺隙。不得逞。乃乞援於南北投之族。得二百餘人。期以元旦入林圯埔。襲集賢而屠之。除夕。碧瓜等酒醉。語洩。集賢戒嚴。族人至。聞有備。不敢發。全籌大恨。指弟而哭曰。仇不得報矣。如是十年。里有老婦林氏者。嫌陳姓。性粗腫。兩家子弟皆親之。咸豐四年八月朔。集賢過其家。婦留飲。談瑣事。命從者歸。兩家相距百餘武。春生年已二十有三。頗有力。見集賢與婦語。而旁若無人者。大喜。走告母曰。報仇之日至矣。母驚詰。具以告。持一小刀出。母曰。汝年少又弱。非敵也。不濟。汝必死。且俟汝兄歸。不從。途遇全籌。曰報仇之日至矣。復走。母追至。曰汝弟非老奴敵。將奈何。全籌且驚且恨曰。事已至此。兒

謂往。其濟父之讎也。不濟即以死繼之。行及議倉前。而春生已刺集賢倒地矣。先是春生值集賢將歸。伏路隅。集賢素負力。持一竹烟筒。揚揚而行。春生自後刺之。集賢反掖於地。春生堅抱之。保長陳文彩集賢族人也。聞鬪聲。出視。舉杖將擊春生。而全籌至。再以刀刺集賢。刃入於地。兄弟大喜。歸告父益。乃各竄。全籌匿阿羅霧莊。爲族人訓蒙。集賢死。其子籲於官。是時鹿港林某爲林圯埔抄封委員。深感全籌之孝。爲請於官。以集賢素狡猾。且戴潮春之命。盜賣倉穀。養奸徒。其罪不容於死。官納之。事始寢。

潘橫曰。吾居臺中。聞林剛愷公復仇事。神爲之王。詎又聞林全籌者。手刃奸人。以報父讎。未嘗不爲之起舞。夫復仇大事也。孝子仁人始能爲之。而懦夫多以忍死。亦天下之無勇者。禮君父之仇。不共戴天。是不願與同履此土也。若乃反顏事敵。以獲富貴。而獲回智伯以國士待我。噫是誠犬豕之不如矣。

(二) 勇士

連橫曰。縱橫之世。士趨公仇。恥私讎。故人多尚武。以捍衛國家。及漢猶承其烈。然而霸者忌之。法家禁之。芟夷蕪滅。俾無遺種。所以供養獵者。一姓之鷹犬爾。若其眷懷私利。懸賞殺人。則正義之賊也。君子誅之。臺灣爲海上荒島。我先民之來相宅者。皆抱擊報之氣。懷必死之心。故能開地千里。以長育子姓。而我延平郡王又策勵之。薰風鼓盪。至今未泯。以吾所聞黃蘗寺僧之事。尤其著者。而事多隱滅。莫獲承後。則舊史之罪也。今舉其知者。著於篇。

會切

會切綠林之豪也。出沒淡水間。或云彰化人。少失怙。事母孝。故尤敬節婦。聞有飢寒者。卽分金與之。切爲盜。每使人知。先以粉畫壁上爲圖。夜卽至。雖伏人防之。莫能免。然其所盜者。多士豪墨吏。而濟困扶危。人多德之。里有少婦。夫死家貧。鄰人愛其色。議以五百金納爲妾。婦不從。每夜哭。切聞之。歎曰。是當全

之。顧安所得金。當是時大醉同陳遜言攬雜料館致富。切登其屋。挾兩瓦。醵而下。天寒夜濕。遜言方臥。縛弄煙。一燈熒然。見切至。延之坐。切亦就榻弄烟。遜言微問曰。子此來。有何需。曰然。出錦綉之。切啓置。出千金。復臥而弄煙。遜言曰。夜深矣。我命人將往河如。曰無須。即出口號。有一人自屋下。裹金去。切亦探之上。且日至婦家。告其姑曰。汝婦賢。胡可賣。然汝爲貪計。不得不如此。今吾以千金贖汝婦。又以五百爲衣食費。汝其善視之。婦聞言。欲出謝。切不願而去。越數夕遜言獨坐。有物墜庭中。啓之。則烟土二燕拒視之。見一布囊。上繫小箋曰。前蒙厚惠。得了一事。今獲此物。敬以相酬。伏祈笑納。啓之。則烟土二十也。價可數百金。切身頗而長。貌溫雅。目光爛爛。左手爪長寸餘。每爲盜。以湯柔之。束以皮。嘗一日爲官所捕。切跡地上。但搖左手曰。小人文弱。何敢爲盜。官笑釋之。或告之曰。以子之材。何不入行伍。取功名。而自屈若是。切慨然歎曰。今之擁節鉞者。多昏瞶。誰復能於。虛中識壯士哉。自是忽不見。或曰。切墓母後。去之閩中。

莊豫

莊豫嘉義人。疏財仗義。爲綠林豪。顧犯法。懸捕急。人多匿之。遂潛居梅仔坑山中。里有紀彪者。子七人。均精拳術。每魚肉鄉閭。無敢語。語則被辱。雖訟亦不得直。彪之子曰優。見近村郭婉女美。欲娶之。命媒往。婉曰。吾女欲嫁士流。且不爲人妾。幸謝公子。優怒曰。士流寧直一錢。且嫁吾。足以光門楣。今乃拒我。吾必待之。集佃十數人。揚械至婉家。強奪之。婉倉猝不知所爲。隨之哭。路人皆憤。顧無如何也。歸途遇一人。曰。勿不聽諸官。婉曰。官多昏瞶。寧管人閒事。苟聽亦無如彪何也。曰然則聽之莊豫爾。婉曰。豫何人。豈今之有大勢力者乎。曰非也。豫俠士。能平不平。往必獲濟。途從之。入山可十數里。曰至矣。時天已昏黑。茅屋中微燈燈光。四圍多古木。境甚幽寂。其人先扣門。內應曰。來者非同尋常乎。曰然。婉見一少年瘦削。日光爛爛。而氣慨凜然。即伏地泣訴。豫怒曰。是奴欲害吾手。吾救之數矣。今若此。翁獨坐。吾取汝女

歸。卽起入。是夜優得女。欲犯之。女大哭。優怒鞭之。忽聞屋上有人語曰。優今夕花燭。何不請而翁飲。吾
 來索喜酒也。優叱曰。汝何人。賊乎。彪聞驚曰。豫也。止家人勿聲。而豫已下立簷前。彪曰。豚兒今夕納
 妾。妾並別其家。作嬌媚。乃驚及足下。曰。恐非嬌媚。殆求免死。彪變色曰。卽死何干汝事。汝豈爲郭來
 耶。曰然。彪曰。我家非屬於人者。汝既來。能決一勝負乎。豫笑曰。彪持刀擊之。七子并進。而豫已躍立
 案上。探丸中二紀。傷目立仆。復呼曰。新郎不進。優揚刃而躍。又探一丸中其陰。亦仆。餘莫敢進。豫乃
 罷彪曰。今日若出吾鏢。則汝家無贖類矣。今告汝。速以女歸。彪知不敵。從之。豫負女於背。約以布。一躍
 而逝。夜半抵家。曉得女大喜。拜謝去。優自負傷後。遂不能人。而彪亦不敢再暴於鄰里。嘉義知縣某。素貪
 墨。罷官。歸裝數十具。中有小鏡。以三人列械行。豫爲珍寶。直前推三人。皆跌數十步外。奪篋行。護勇
 追之。莫能及。豫既得巨金。散窮民。惠者衆。光緒八年春正月。巡道劉淑移鎮。派兵數營。分防鹿鹿產斗六
 門半。天寮埔尾等處。四路併進。又飭知府袁開柝會師梅仔坑。蓋豫已集衆特舉事矣。官軍一至。豫早遁。而搜
 捕甚急。每至一地。不敢留。朝止而夜行。如是數月。一日。至所狎妓許。妓飲之。醉就枕。偵者已入。豫欲
 起。酒毒不能與。探丸亦不待。蓋妓早受官賂也。至署自承。遂被戮。臨刑語人曰。吾素未讀書。不知吾之何
 爲。視古人何若也。

詹阿祝

詹阿祝粵族也。家住苗栗望蘭莊。地近山。時與番鬪。故其人多勇。阿祝爲木工。每單身入深林中。歷十數番
 社。番不敢害。旣爲馬臘邦社通事。數年。通番餘頗多。番索之。阿祝憤。謀所以併其地。游說鄉里丁壯。得四
 百人。約共生死。皆曰諾。當是時馬臘邦族大勢強。爲一方雄。而地又險隘。乃謀潛襲之。擇勇者十數人。藏
 短刀。俾爲伐木者。阿祝固與番狎。旣至。番款之。出牛酒以犒。番歡飲大醉。席地臥。阿祝與十數人者亦雜
 處其間。夜半突起。持一木杵。自擊殺番。斃七八。乘亦出刃。番驚遁。欲格鬪。而天昏月黑。多被殊。疏

血疆地上。計所擄番六十餘人。餘悉驚竄。阿祝遂併其地。召子弟開墾。馬臘邦社既破。乞援於白毛阿冷大小兩營諸社。衆可千人。謀恢復。阿祝陷圍數日。食將盡。力又不敵。乃率衆出。番要之。互鬪。各死傷十數人。事聞。北路撫民理番周知以阿祝負伍番地。移彰化縣捕辦。下獄。其衆謀救之。賂縣以免。當是時撫巡劉錫傳方行撫番之策。以棟軍統領林朝棟爲中路營務處。光緒十一年。阿祝面求朝棟討番。而莊人之遭害者亦目來告訴。許之。四月。朝棟率棟軍千人至羅蘭。以鄭以金爲副。統領柳泰和別率千人爲後援。阿祝任偵探。出入番社。窺敵情。時釋番舍。勢頗振。朝棟諭降。不從。五月。分兵三道而入。八月初七日。至馬臘邦。十二日。進擊。番力抗。棟軍不利。且陷圍。得援始免。十二年。銘專自率親軍一百練勇三千屯兵三千進討。九月破之。乃張隘路。以屯兵三百五十人扼守。自是番不敢出。是役也。阿祝尤勇敢。殺番特甚。軍中皆呼曰壯士。

阿蚌

阿蚌亦粵族。忘其姓。家住彰化龍眼林。地與番界。兄弟五人燒炭爲生。一日阿蚌病痢。輒如廁。既歸。弟四人均爲番所殺。誠首去。阿蚌撫屍大慟。哭欲死。願念不報仇。非男子。攜短刀。尋血跡而行。數里。見前面有番十數人。行歌互答。甚自得也。乃走間道。越其前。已而日暮。番就谷底宿。各枕石臥。以布覆首。解聲大作。阿蚌從山上瞰之。乃取一堅木。潛行。至其間。力擊之。凡十二人。皆腦破。無一抵抗者。阿蚌亦誠其首。及弟首以歸。會莊人來援。驚喜備至。阿蚌曰。吾今雖殺番。得報弟仇。死無憾。吾且再入社。殲其族。以絕後患。公等其助我否。衆曰可。分爲二隊。各佩刀持鎗。晝數日糧。至則屠之。阿蚌所殺尤多。番聞其名皆震伏。後卒於家。

(三) 貨殖

連橫曰。臺灣。農桑之國。我先民之來者。莫不盡力賦畝。以長育子孫。至今猶食其澤。而經營商務。以操奇贏之利者。頗乏其人。以吾思之。非無貨殖之材也。政令之所囿。官司之所禁。雖有雄飛之志。亦不得。不雌伏國中。以懋遷有無而已。吾聞鄭氏之時。販洋之利。歲入巨萬。而茫茫南土。孰非漳泉人之所鬪者。堅苦連膺。積日累年。故能握彼商權。以張勢力。然自鄭氏亡後。漳泉人之出洋者。清廷且視之如寇。歸者有罪。海天萬里。北望咨嗟。是無異自戕其手足。而欲與八閩鬪也。夫國雖以農爲本。而無商以通之。則男有餘粟。女有餘布。利不足以及遠。物不足以相供。而貨殖之途塞矣。抑吾聞之。乾嘉之際。郡中商務特盛。貿易之船。充積港內。北至津沽。南達嶺巔。揭彼注茲。以增富裕。一時號稱百萬者十數人。而三郊爲之紐。三郊之中。而李勝興蘇萬利金永順又爲之領袖。多財善賈。雄視市廛。凡地方有大饒。莫不出而輸助。可謂能知公義者矣。海通以來。外商日至。而臺人與之貿易。以吾所聞。非無二三傑出之才。足與抗衡。而斗筲之子。數典忘祖。遂不能悉舉其人而傳之。惜哉。

陳福謙

陳福謙少名滿。鳳山蒼雅溪莊人。莊瀕海。與旗後嶺。耕漁並耦。僅一寒村。禮謙家貧。習刺舟。勤苦耐勞。數年積資數十金。乃販米。往來各村中。早作夜息。又數年得數百金。兼販糖。經賤鬻貴。善相讓宜。與人交。持以信。以是生意日大。設順和行於旗後。以經營之。鳳山產糖多。配至香港上海。轉販東西洋。其利每爲外人所暹。而運費亦繁。福謙以日本消糖巨。派人查之。知有利。同治九年。自配至橫濱。與日商貿易。十三年。設棧於此。以張販路。其糖分銷東京等處。歲約五萬擔。臺糖之直配日本自福謙始。已又分棧於長崎神戶。那治及東港等水港亦各有其業。發販布疋五穀阿片。當是時通商口岸。輪船尙少。乃自購夾板以行。不爲外商所牽制。嗣以白三萬斤販英京。臺糖之直配西洋亦自福謙始。福謙既富。擁資百數十萬。凡中國新設公司。皆認百股。故其產日殖。然雅善用人。各棧當事。畧以大權。計其復餘。賞資極厚。而英偉之才足以任事。

者。則不次擢之。故人爭效命。荅雅愛人尤受其惠。比戶殷庶。福謙好善。多義舉。行旅之道其鄉者。解衣推食。濟其窮乏。故終歲無盜賊之警。亦無爭鬪之慮。遠近感其德。卒年四十有九。

李春生

李春生福建廈門人。少入鄉塾。家貧不能卒業。改習經紀。年十五。隨父入耶蘇教。信道甚篤。遂學英語。爲英人役。間讀報紙。因得以知外國大勢。同治四年來臺。爲淡水寶順洋行買辦。淡不爲臺北互市之埠。出口之貨以煤腦米茶爲大宗。而入口則煤油市疋。春生懋遷其間。商務日進。先是英人德克以淡水之地宜茶。勸農栽種。教以焙製之法。以是臺北之茶聞內外。春生實輔佐之。既而自營其業。販運南洋美國。歲卒數萬擔。獲利多。光緒十三年。臺灣建省。巡撫劉銘傳暫駐臺北。乃於城外大稻埕。新開市廛。而規模未備。春生與富紳林維源合築千秋建昌二街。略倣西式。爲民倡。洋商多僦此以居。十六年。設鹽務局。以維源爲總辦。春生副之。種桑於觀音山麓。未成而銘傳去。其事遂止。十七年。臺北鐵路成。以功授同知。賞戴花翎。春生雖居闕闕。而肝衡時局。每以變法自強之說。寄刊各報。至今猶矍鑠也。

黃南球

黃南球字蓮軒。淡水南莊人。今綠苗架。苗栗近內山。尋番伏處。殺人爲雄。南球集鄉里子弟數十人討之。番害稍戢。會巡撫岑毓英視臺。聞其事。召見。委以撫番。及劉銘傳至。尤亟亟於番政。徵募鄉勇二百。從征大嶺嶽。嘗一夜連破十八處。威震番界。以功賞戴藍翎。授五品銜。南球既出入番地。知其土腴。請墾南坪大湖獅潭等處。縱橫數十里。啓田樹藝。至者千家。已復伐木熬腦。售之海外。產乃日殖。而番地亦日闢矣。連橫曰。外舅沈德馨先生爲臺灣商界巨子。慘澹經營。以興腦業。其勞多矣。先生名滿襟。泉之安溪人。年十三。隨父赴廈門經賈。稍長。習航海。貿易東南洋。至則習其語。凡日本越南暹羅爪哇呂宋新嘉坡。遠至海盡

敵。靡不游焉。漳泉人多習水。狎波濤。冒瘴癘。以拓殖南嶠。故輒瀕危險。而志不少挫。數來臺灣。販運糖茶。置於天津上海。而獲其利。同治五年。春籍郡城。遂家焉。素諳英語。與英人合資建商行。既又與德人經營。採辦洋貨。分售南北。而以臺貫赴西洋。嗣為紐西蘭海上保險代理店。臺南之有保險自此始。初臺灣蔗糖多。製法未善。乃自德國購機器。擇地新營莊。試辦焉。集集為彰西內山。自匪亂後。腦業久廢。先生知其可為。入山相度。建築募工。教以熬腦。既成。配歐洲。歲出數萬擔。大啓其利。至者愈多。而集集遂成市鎮。當是時歐洲消腦巨。市價日昂。臺邑林朝棟。方以梅番握兵權。亦起腦業。謀合辦。不成。遂雍遏之。然各國以腦歸官辦。有阻通商。率向總署詰責。奉旨改制。許民經營。而先生遂以腦業起家。暮年稍營。

(四) 列女

列女之名。始於劉向。蔚宗後書。乃入正史。其所記載。非盡貞節。而劉知幾刺之。誤矣。夫蔡琰之才。猶是文苑之選。若班昭之學。少君之賢。曹娥之孝。閻娥之勇。揚徽蘭閨。足為女師。固非僅以貞節著也。臺灣為新闢之土。開靈之氣。雖不盡鍾婦人。而揆藻揚芬。衡式玉。豈無二三秀出之媛。足以斐聲彤管。惜乎史多闕文。而懿德遂不傳爾。延平郡王為臺灣烈祖。夫人董氏勤檢恭謹。日率姬妾婢婦紡績。並製甲冑諸物。以佐軍用。王之治戎。有功必賞。萬金不吝。而家中婦女不令少怠。故長幼皆勸命。永歷八年。王赴廣南。次平海衛。清軍猝入廈門。鄭芝燕無設備。師驚而潰。董夫人獨懷神主以奔。珠玉寶貨悉棄不顧。王以此賢之。每與軍事。多所匡補。王薨之後。時賊子孫。撫卹民庶。厚養將士。毋墜先業。故臺人咸受其惠。烏乎豈非所謂女宗者歟。陳參軍夫人洪氏。小字端舍。亦同安人。賦質幽閒。有齊眉舉案之風。尤長詞翰。參軍治國。日不暇給。文移批答多出其手。頃刻而就。措語用筆。與參軍同。受者至不能別。季女某幼乘母教。習文史。年十八。為密國世子克璽夫人。克璽治國。明毅果斷。有乃祖風。親貴皆懼。及遇害。夫人欲殉。董夫人勸之。不從。克璽縛亦勸曰。女孺未震。盍存孤以絕六祀。不猶愈於死乎。夫人對曰。他人處常。可毋死。妹所處者變也。

纒牛豨。孰能容之。遂縊於柩側。與靈園合葬。洲仔尾。臺人哀之。是又從容就義。百折不移。可以貫金石而泣鬼神者矣。明亡之際。諸鄭議降。寧靖王以身殉國。五妃偕死。合葬於承天郊外桂子山。至今猶傳其烈。烏乎。東鄰織土爾。而賢婦才媛烈女。一時併萃。謂非閭閻之氣。多鍾於婦人歟。夫夫婦之道。人之大倫。男子治外。女子治內。古有明訓。臺灣三百年來。旌表婦節。多至千數百人。雖屬庸德之行。而茹苦含辛。任重致遠。固大有足取焉者。夫人至不幸而寡。家貧子幼。何以爲生。而乃躬事縫紉。心凜冰霜。日居月誥。照臨下土。卒之老而有依。少者有養。以長以教。門祚復興。其功豈不偉歟。又或變起倉卒。不事二天。慷慨相從。甘心一殉。貞烈之氣。足勵綱常。斯又求仁得仁者矣。昔子與氏謂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是爲君子。余觀節婦所爲。其操持豈有異是。惜乎其不爲男子。而男子之無恥者且愧死矣。是傳所載。多取舊志。及其所知。其不詳者則闕訪焉。

魯王公主

明魯王女朱氏。聰慧知書。工刺繡。迨南安儒士鄭哲飛。生一男三女。哲飛沒。姑挈子東入臺灣。依寧靖王以居。及清軍克澎湖。寧靖王將死。朱氏欲自殺。王曰。姑存子幼。胡可死。與滅繼絕。事固有重於死者矣。朱氏涕泣從命。奉姑別居。衣食不廢。勤操女紅。深夜始息。含辛茹苦。垂十餘年。女嫁姑亡。子且繼沒。遂持齋獨處。節操尤堅。卒年八十餘。邑人欽之。以爲女師。

懷安侯夫人

懷安侯沈瑞之妻鄭氏。禮官斌女也。三藩之役。延平郡王經伐潮州。瑞降。疏封懷安侯。移之東寧。居永康里。以斌女妻之。經薨。克讓幼。行人傅爲霖謀叛。侍衛馮範脫瑞富。與謀。欲竊其家。逮瑞及弟於理。瑞曰。馮虛之言。何可爲獄。唯瑞生死出自藩恩。夫何言。而錫鑄必欲殺之。斌請赦其女。送於家。告

汝。女曰。父母愛兒。深恩罔極。然兒已爲沈氏婦。非父母所得而奪愛也。況當此存亡之際。夫叔被罪。姑妯在堂。豈可安居外家。爲人所笑乎。爲霖既燦。瑞亦將死。以一巾繫荷包。飭人持歸。曰。此物爲夫人所繡。歸以爲念。生死莫路。永將此辭。送與絕投環死。鄭氏既歸。見祖姑金氏姑瀟氏皆經於堂。瑞之二妹及妾于氏崔氏亦已死。跪哭曰。老夫人與夫人先行。媳婦請相從也。遂請斌乞收屍。克讓許之。鄭氏引禮治喪。停柩於堂。別市一棺。父母咸勸之。對曰。無亂人意。兒已許之矣。豈可負於地下。遂絕粒。布奠三日。謝別眷屬。從容自縊。臺人聞之。莫不感歎。閩浙總督姚啓聖上其事。贈一品夫人。歸諸柩於北京。以禮葬之。

傅璇妻

黃氏棄娘天興州人。堂壯之女。年十九。適傅璇。璇父爲霖爲行人。以叛被逮。父子俱受極刑。家屬發配。棄娘兄銓爲之營救。獲免。當璇繫獄時。棄娘猶在。其生。及正刑。決意以殉。銓多方慰之。泣對曰。今日之事。子爲父死。妻爲夫亡。亦再計矣。遂自縊。

謝燦妻

鄭氏宜娘天興州人。年十八。適謝燦。燦遠費三載始歸。尋病卒。宜娘且夕哭。將以身殉。鄰媪慰之曰。姑老家貧。且無兄弟。何可死。不如自計。宜娘曰。未亡人唯知從一而已。遂投環死。天興知州嘉其節。建坊於不樂港街。

王會儒妻

鄭月娘。泉之南安人。年十九。適萬年縣儒士王會儒。適年而會儒卒。翁以貧。欲遠遊。月娘請稍緩。越數日。告其翁。謂附藥。翁勸止之。對曰。吾夫病劇時。吾能以死許之。義不可易。遂自縊。翁從其言。同縣正

辜妻阮氏名蔭娘。籍漳州。年十六來歸。尋隸行伍。常枵外。未幾病沒。仲兄至。蔭娘請以姪爲嗣。仲微知其意。防之甚密。越數日。從容自縊。時永歷三十七年也。歸清之後。有司上其事。奉旨旌表。均祀節孝祠。

辜湯純妻

林氏逸其名。臺灣縣治人。年二十適辜湯純。居東安坊。結褵未久。而湯純卒。無出。撫其妻。兩子爲己子。以至成人。事姑孝。宗黨靜之。沒後。有司疏請旌表。雍正五年。入祀節孝祠。里人念其德。建廟於所居附近。曰辜孝婦廟。其後以黃寶結繡。寶姑亦東安坊人。字邑人某。未嫁。某買於嘉義。歲朝春之役。不得歸。逸客死。訃至。家人認勿知。寶姑微聞之。起居如常。越數日。夜晨。易衣出。至法華寺。稽首佛前。默祝親壽。乃自投於寺外半月池。屍浮水上。顏色如生。城中官紳多往弔。以旌其烈。

楊茂仁妻

余氏臺灣縣治人。嫁楊茂仁。生三子。夫卒。年二十有二。甯經復甦。環顧三子在側。呱呱泣。長者甫離襁褓。幼未滿二旬。乃撫屍哭曰。與其舍生以殉死。毋寧撫孤以存祀。然家甚貧。衣食不給。繼緜爲活。茹苦自甘。越二十餘年。諸子俱長。浸室。有孫五人。皆入泮。卒年六十有三。雍正五年。與林氏俱受旌表。是時入祀節孝祠者八人。曰張氏。洪之廷之妻。曰陳氏。鄭斌昇之妻。均縣治人。取節撫孤。曰袁氏順娘。魯定甫妻。年十六。曰郭氏德娘。會國妻。年十八。曰趙氏。李宋妻。年二十二。皆夫死身殉。曰紀氏陰娘。惠之女。許字吳使。未嫁夫死。自縊以殉。年十八。

陳守娘

陳守娘臺灣府治經應口人也。嫁張氏。夫死守節。而夫嫁少艾。作倚門婦。縣譽某客時至其家。見守娘而驚。

之。囑遺款曲。姑利客多金。誘之不從。脅之亦不從。百端凌辱。任其凍餓。而守娘矢志靡他。操持益堅。一夕母女共縛守娘於凳。以鎗刺其背。大號而歸。守娘之弟來臨。見而異之。里人亦嘖嘖不平。塗鳴之官。知縣王廷幹以客故。欲寢其事。見者大譁。噪而起。礎石以投。廷幹踉蹌走。乃上其案於府道。母女論罪死。初守娘薨於昭忠祠後。衆斂其節。多往祭。屢著靈異。官以其感民。爲改葬之。

李時燦妻

王賈娘。鳳山人。嫁李時燦。五載而寡。時燦無昆弟。而姑已老。焚瘞。依。賈娘勤操女工。克盡其孝。守節五十餘年。邑人稱之。乾隆間旌表。又有李鳳妻董氏。黃忠妻成氏。黃燧妻李氏。盧從妻曾氏。張元魁妻黃氏。均縣人。守節奉姑。照烈旌表。

金仁妻

黃明娘。鳳山人。年十七適金仁。越三年。仁卒。無子。夫弟尚幼。而翁姑老。忍死以養。七載姑亡。而翁又病。明娘奉事備至。久而不懈。及翁沒。夫弟稍長。喪葬既畢。痛且篤。母家欲延醫。不從。曰吾母死十餘年。爲翁姑爾。今大事已畢。吾可無憾。遂不藥而卒。同縣黃研妻王氏。夫亡無子。持喪至大祥。自縊以殉。年方十六。黃海妻吳氏。年十八。夫沒無出。殯殮方畢。赴水而死。陳某妻顏氏。爲強暴所逼。不從而死。人以爲烈。其後均蒙旌表。

大南蠻

大南蠻。羅目加。番大治之妻也。嫁後。治家勤儉。專姑。克盡厥職。年二十。夫死。社番聞其美。爭欲婚。大南蠻欲還番俗。誓不再嫁。引刀而誓曰。婦節可斷。婦節不可移也。躬耕食貧。以養其

子。守節三十七年。有司上其事。奉旨旌表。
王黃曰。嗟乎。大南蠻一番婦爾。而守節不嫁。以全其身。謂非空谷之幽蘭也歟。其志激。其行芳。嗚然而不
可泯。夷也而進於道矣。

陳清水妻

李氏嘉儀。元長莊人。年十八。適陳清水。生三子。越三載而清水沒。守節撫孤。長子紹華入庠。猶勉以砥行立
名。人稱其德。本年五十有四。同縣王氏下洋厝莊人。年十八。適陳必快。數歲而寡。撫育遺孤。翁姑賢之。
委以家政。王氏善處理。內外整然。卒年七十有五。又有吳慶榮妻黃氏。劉源由妻江氏。蕭世華妻李氏。蔡天
照妻吳氏。陳仲卿妻王三。均以守節撫孤。奉旨旌表。

汪劉氏

劉氏彰化汪某之妻也。雍正九年。大甲西番亂。焚殺居民。衆多走避。專急。告其婦余氏曰。幾不可寧。各自
爲計。遂自刎。余氏方抱屍哭。番猝至。亦觸垣死。乾隆三年。奉旨旌表。樹碑東門。題曰汪門節。

傅氏

傅氏彰化水沙連羅車轉莊人。年二十六失偶。子泉基方五歲。悉心撫育。衆欽其節。莊近林圯埔。俗極悍。
匪賊必報。而傅氏以權感人。鄉里有事。輒購曲直。幾無訟。盜賊未有入其莊者。同治四年九月三日卒。年五
十有七。衆念其德。立碑紀事。舉人林鳳屯題曰。賢德可嘉。

楊邦重妻

李氏彰化人。年二十。適楊邦重。越四載夫沒。矢志守節。家貧子幼。勤操女紅。以為衣食。含辛茹苦。四十餘年。始終不渝。鄉里稱之。同治元年卒。年六十有九。十二年。紳士蔡德芳稟請旌表。有司據以入告。詔可。是年彰化讀旌節婦凡百二十人。皆祀節孝祠。

陳玉花妻

鄭氏彰化人。崇本志女也。適陳玉花。賦性柔婉。伉儷甚篤。玉花入邑庠。未久病沒。鄭氏大慟。遂以身殉。邑人士咸欽其烈。出殯之日。衣冠而送者百數十人。同治十二年。與鹿港施林氏。承頭居莊徐九宜妻林氏。布嶼張廷煥妻沈氏。林圻埔街李捷三妻張氏。布嶼堡張源忠妻黃氏。均題准旌表。又有貞婦黃氏。鹿港漸衍忠妻。呂氏。順治李媽基妻。方氏。下坂莊楊舒益妻。亦稟旌表。

楊舒祖妻

洪氏彰化縣治人。八歲。為楊舒祖養媳。及笄合卷。克諧克順。已而夫沒。翁姑亦逝。撫育幼子。備嘗困苦。幸有妯娌相依。得歸女紅以活。及子長授筆。家亦稍康。人以爲苦節之報。光緒十二年。邑人訪探其行事。與王陳氏等百五十有九人。均題請旌表。

吳茂水妻

石錦娘彰化沙連樓林圻埔街人。年十四。為里人吳茂水養媳。性剛順。克孝翁姑。翁姑愛之。俟其及笄。將卜吉成婚。而茂水忽病沒。錦娘年方十六也。適不欲生。翁姑勸之。乃勉強治喪。且夕哭。聞者淒淚。一日歸寧。母念其少。欲嬖之。錦娘慨然對曰。生為吳氏之人。死為吳氏之鬼。何嫁為。不辭而返。同治元年。歲潮春之役。各地做擄。有賊入其家。見錦娘美。欲猥之。同行叱之曰。是貞婦也。胡可侮。賊乃掠其物而去。未

其後。卽中彈斃。人以爲報。羣賊相戒不敢再入其門。一家無害。光緒十二年。鄉紳陳上治等上其事。奉旨旌表。入祀節孝祠。其後雲林知縣謝壽泉亦表其閭。是年烈婦陳氏並旌旌表。陳氏大肚西堡人。年十七。許字牛罵頭莊蔡懷選。未聘而沒。計。家人秘莫知。陳氏微聞之。一踊而絕。家人救之。誓不欲生。入夜。卽仰藥死。

郭榮水妻

洪阿嬌彰化縣治人。許字郭榮水。未聘而沒。阿嬌聞訃哭。絕粒三日。遂以身殉。彰人士嘉其貞烈。爲作詩歌。以示於世。光緒十五年。題節旌表。入祀節孝祠。縣人施氏生員林錦裳之妻也。夫死之後。亦以身殉。十六年。題請旌表。

吳民女

吳民女彰化人。爲韓嫗嗣子廉論妾媳。嫗故娼家。得女美。將屑爲奇貨。女不從。擲篋之。歸家泣告。母劉氏亦再醮婦。遂以追娘作媚訟於官。而嫗亦以嫌貧奪婚訴之。官集兩造。仍以女歸嫗。嫗益無忌憚。有差夥吳水者與嫗通。時宿其家。見女少艾。屢挑之。不從。一夕闖入女室。女號救。衆至始得脫。水自是恨女。與嫗謀所以虐之之法。夜持刑具來。嫗以鐵梃女手。纏其衣褲。繫髮於樁。各持棍擊。女抵死不從。水怒。以棍搯入陰中。又以刃割其腹。女遂死。時道光七年春正月二十有一日亥刻也。是夜劉民女被髮流血來告。登而異之。味爽奔視。果見屍。詣官詣驗。拔其椽。噴血數尺。見者慘目。事聞。知府鄧傳安爲白其冤。並請旌。而水棄市。嫗論絞。聞者稱快。

何子靜妻

林氏福建侯官人。性端莊。姿容妙曼。年二十。適何子靜。子靜來臺。爲棟軍前營司會計。遂居彰化。年少好色。出入勾蘭中。林氏婉諫。不聽。已而果病。侍奉湯藥。不稍懈。子靜遂死。撫屍大慟。卽飲阿芙蓉膏以殉。年二十有四。時光緒十年八月某日也。棟軍統領林朝棟上其事於巡撫。題請旌表。十九年。奉旨入祀節孝祠。

林楊氏

楊氏彰化縣治人。歲貢玉春華之女也。性端莊。讀書習禮。年十六。許字臺邑阿罩霧莊林贊德。棟軍統領朝棟之長子也。未聘卽卒。楊氏聞訃。大慟。春華卒以奔喪。終不歸。翁姑憫之。爲擇靜室以居。閨省之外。未嘗一出閨門。裙布荆釵。不施膏澤。澹如也。乙未之役。朝棟謀內渡。楊氏拜辭曰。未亡人不卽從夫於地下者。以終歸未立爾。今猝遭變故。蒙犯霜露。何可以弱少爲堂上愛。是夜自經於床。僕婦林氏頂橋仔頭莊人。髮也。亦從死。里黨聞之。咸爲嗟歎。朝棟乃以三子資鏗之子正熊嗣之。

余林氏

林春娘淡水大甲中莊人。父光輝業農。爲余榮長養媳。榮長年十七。赴鹿港經商。溺死。時舅沒姑在。無他子。哭之慟。春娘年十二。未成婚。願終身奉事。不他適。姑痛稍殺。進飲食。佐理中饋。早作夜息。奉命維謹。已而姑目疾。醫不能視。春娘以舌舐之。焚香虔禱。未半載而愈。願復患拘擊。侍床褥。躬洗濯。或徹夜不寐。姑勸之息。春娘從之。猶時起省視。姑顧而歎曰。得婦如此。老身不愛無子也。又卒。哀毀逾常。家貧。日事紡織。撫族子爲嗣。旋沒。再立之。娶婦復沒。乃偕育幼孫。平居燕處。未嘗有疾言厲色。里黨之人靡不敬之。道光十三年奉旨旌表。及徵潮春之役。同治元年夏五月初六日。王和尚糾衆。攻大甲。斷水道。城人無所汲食。洶洶欲走。乃請春娘禱雨。雨隨降。衆大喜。嬰城固守。二十一日。和尚又合河守戴如川江有仁

等來攻。衆可萬人。環圍數匝。水道復斷。城中糈汲數日。春煖復出禱雨。時和尙屢城而軍。居上風。濤擊幾不支。忽大雨反風。薄透茅舍發火。衆驚潰。差勇圍門出擊。破之。圍始解。當是時兩軍相爭。以大甲爲扼要之地。漢北安危。繫於此城。故輒運圍困。而守禦益堅。十一月。林日成以衆來攻。勢張甚。連戰旬日。水道隴斷。二十六日。春煖三出禱雨。雨降。士氣倍奮。圍復解。事平。城人禮之如神。三年卒。年八十有六。婦巫氏亦以節稱。

連橫曰。吾讀東瀛紀事。載大甲林氏禱雨之事。甚奇。吾以爲繕作士何爾。繼而思之。至誠之道。可以格天。桑林之禱。豈虛語哉。是故愚者可以生其智。弱者可以振其勇。訥者可伸其辯。昧者可以張其明。禴天浴口之勤。困人所能爲也。然非林氏之貞孝。則不可以對鬼神。況可邀倖萬一哉。

李聯城妻

曾氏。淡水竹塹人。適李聯城。年二十有五而寡。李氏爲竹塹望族。子弟多習禮。卒年八十有五。聯城之弟聯春。娶邱氏。總兵鎮功之女也。亦寡。卒年六十有四。聯青妻何氏。年二十有四寡。卒年三十有一。祖仁妻王氏。年二十有八寡。卒年三十有八。祖澤妻鄭氏。年二十有四寡。卒年三十有三。開廷妻蘇氏。年十八來歸。而開廷多病。越二年沒。蘇氏矢志殉之。光緒十六年十二月。均蒙旌表。里人以爲李門六節。

王家霖妻

黃氏。淡水人。嫁樞紳士人王家霖。夫死守節。卒年七十有四。奉旨旌表。光緒八年冬十月。建坊於城內東門街。而王大權妻謝氏。大隆同街人。亦守節旌表。

陳周氏

周氏淡水人。嫁芝蘭二堡北投頂陳某。夫死遷姑。撫育幼子。克勤克儉。里黨稱之。道光三十年旌表。咸豐十一年。其孫文華建坊莊內。

鄭徐二氏

鄭氏淡水人。大佳臘堡大降同街陳某之繼室也。夫死自縊。其婦徐氏殉夫。光緒十六年。均鴻旨旌表。建坊街隅。里人稱爲陳門雙烈。

徐陳氏

陳氏淡水大稻埕人。適律某。某業儒家貧。致年病卒。陳氏指髮以誓。既畢。更衣。仰藥殉。知縣葉重深聞之。赴奠於家。遷其族人。爲之立後。殯之日。邑人士執紼者數十人。意深之言曰。婦女守節。國有旌典。況此爲烈婦。尤可以勵薄俗。爲上其事。

呂阿棗

阿棗姓呂氏。新竹北門街人。父障生三女。皆美。而阿棗尤麗。性貞潔。不苟言笑。母劉氏倡也。家雖中貧。猶以二女爲錢樹。富人大賈。出入其門。雖飲高歌。自奉澁且。阿棗心弗善也。獨處一室。邑有魏某見而說之。以日金賂劉。欲爲梳櫛。阿棗泣諫固。女子雖愚。孰無廉恥。其忍爲此賄者。爲衣食爾。今吾家幸得稍溫飽。奈何猶爲此事。以貽鄰里羞。必欲免效兩婦。雖死不從。劉怒鞭之。又陰與魏謀。欲強之。阿棗微知其計。防之甚密。然猶恐被辱。剪髮毀容。荷齋奉佛。屏不見人。一日有尼自遠方來。狀貌魁偉。使人謂阿棗曰。聞汝有志修行。前苦無師。倘能從吾游。密授祕法。則成佛不難也。阿棗正色曰。吾守吾身爾。何行之修。又何法之設。寄請野尼。無許焉也。其人慚而去。劉見其志堅。務必挫之。誘之以利。臨之以威。終不動。阿棗慮難

始。遂以光緒十九年二月二十有六日。沐浴更衣。焚香禮佛。夜深自縊。年二十有三。葬之日。鄰翁李祖琛世家也。舍子弟其辨香燄之。且揚言曰。女子守貞。國有旌典。而今出自倡門。尤足累爲坊表。所謂出淤泥而不染者也。乘聞之。執縛者數百人。墓在治東峰窠山。

許裕妻

林氏澎湖人。許裕之妻也。年二十而寡。遺孤翰冲翰賓。食貧撫育。彌嘗辛苦。翰冲及長從戎。以平生一貫功。加都司。翰賓亦克自成立。鄉里以爲母教。雍正十三年覃恩。馳封恭人。卒年九十有四。祀節孝祠。

蔡欽妻

謝氏彰奎蓬澎湖人。適蔡欽。十八寡。遺腹生一子又孺。家貧屋空。里婦以其少。多勸之醮。謝氏不從。指天而誓曰。婦人不幸夫亡。命也。有子守之。無子死之。亦命也。處今日。有死而已。里婦知不可奪。始止。後立一子。以存夫祀。人欽其節。

林克誠妻

林氏澎湖東西澳人。年十九適郭克誠。姑李氏性嚴厲。子婦四人。唯林氏得其歡心。克誠兄弟析居後。姑以林氏孝順。仍就養。克誠亦仰證母。澳中咸以孝稱。內外無間。及克誠死。林氏年方三十。遭孤孀十餘。勤織女紅。以供衣食。姑年老。多病善怒。諸婦少有近者。林氏奉事益謹。疾泣。執其手曰。爾事我如此。可謂孝矣。我無以報汝。唯願爾婦事爾亦如此。我心始慰。林氏能以婦職而兼職。以母道而兼父道。可謂賢矣。

吳柳孀

吳循娘澎湖潘尾鄉人。少爲蕭春色養媳。已而春色病沒。翁姑以家貧。欲配少子。循娘正色曰。媳婦平日與小郎以嫂叔相呼。名分已定。今若此。是儻倫也。寧死不從。而翁姑持之堅。至加箠楚。卜日備物。將強合之。循娘見事急。中夜仰藥而死。年二十。時光緒十二年某月日也。

劉正娘

劉正娘澎湖水垵澳人。幼字許天俊。及長喪明。天俊守約。介媒議婚禮。正娘可。依母以居。徹其環珥。守貞至老。卒年七十有六。人稱孝女。

高悉娘

高悉娘澎湖東衝社人。少爲呂旺養媳。未婚而旺死。喪葬既畢。翁姑憐其寡。欲嫁之。悉娘固然對曰。吾爲呂氏婦。不爲呂氏女。儻不見諒。當從亡夫於地下。家人嘉其志。許爲立嗣。辛勤執婦道。鄰里稱孝。卒年五十有七。

黃廣生妻

林氏澎湖亦嶽澳人。字黃廣生。未聘而廣生死。遂告父母。至其家。躬視含殮。孝事翁姑。三年之喪既畢。自縊以殉。

劉氏女

劉氏臺灣鎮總兵廷斌之女也。隨侍臺歸。父沒。眷屬十七人。以道光八年春。買舟內渡。至海遇盜。盡殺之。女以麗免。一客附舟哀求。盜擄於岸。勝女及藥。至安海。買巨宅居之。凡餘年。生四子。無有知。盜亦

不疑。一日女赴觀音寺禮佛。儀從炬赫。僧以富家婦也。躬自獻茶。女願之。輒踰險。及歸。省遇書事。知爲附舟客。越日復往。命僧導觀寺內。屏人與語。卽授一牒。戒毋洩。僧夜走數十里。入泉州。投牒知縣。且告李彞彞飲期。遣役捕之。彞得。一鞠而服。悉誅之。並繫四子。問何以處之。女曰。吾忍辱十數年。爲仇未報爾。若豈子哉。遂手刃之。而後自經。有司以聞。秦晉遊表。

運橫曰。吾讀史。每至復仇之事。未嘗不慷慨起舞。豫讓之義。最敬之武。人多稱之。可求之巾幗。則龐娥以復數人而已。嗚呼。若劉女者。可謂能智能勇者矣。身陷盜穴。從容不驚。卒能親報大讎。而刃其孽。何其烈耶。世之懦夫。可以立矣。

卷三十六 列傳八

邱逢甲

邱逢甲字仙根。又字仲闕。彰化翁仔社人。後隸臺灣。社處大甲溪之旁。土番部落也。粵籍居之。故其俗尚武負氣。而逢甲獨勤苦讀書。年十三人入泮。時吳子先設教呂氏。筱雲山莊。藏書富。逢甲負笈從。博覽羣籍。遂以詩文鳴里中。灌陽唐景崧以翰林分巡臺灣道。方獎掖風雅。歲試文生。拔其尤者。讀書海東書院。厚給膏火。延進士施士浩主講。於是逢甲與新竹鄭鵬雲安平汪春源葉鄭蘭肄業其中。未幾聯捷成進士。授兵部主事。爲崇文書院山長。及景崧陞布政使。邀其至。時以文酒相酬酢。臺灣詩學爲之一興。光緒二十年。朝鮮事起。沿海警防。景崧署巡撫。二十一年春三月。日軍破澎湖。北洋亦師燬艦降。議割臺灣以和。時臺灣舉人會試在北京。上齊都察院。請止。不聽。紳士亦羣謀挽救。逢甲爲首。函電力爭。皆不報。四月。和議成。各官多奉旨內渡。而景崧留。誓與臺灣共存亡。逢甲乃議自主。策衆和之。五月朔。改臺灣爲民主國。建元永清。旂用藍地黃虎。奉景崧爲大總統。分電清廷及沿海各省。傲告中外。語甚哀痛。當是時義軍特起。所部或數百人數千人。分建旗鼓。拮抗一方。而逢甲任團練使。總其事。率所部駐臺北。號稱二萬。月給餉精十萬兩。十三日。日軍追獅球嶺。景崧未戰而走。文武多逃。逢甲亦挾款以去。或言近十萬云。連橫曰。逢甲既去。居於嘉應。自號倉海君。慨然有報秦之志。觀其爲詩。辭多激越。似不忍以書生老也。成敗論人。吾所不喜。獨惜其爲吳蕩與徐謙所笑爾。

吳徐姜林

吳蕩與粵族也。家於苗栗。爲諸生。粵人之居臺者。多讀書力田。負堅毅之氣。冒危難。不稍顧。而蕩與亦習

武。以義俠聞里中。乙未之役。臺灣自主。各鄉皆起兵自衛。湯與集健兒。嚴守禦。及聞臺北破。官軍潰。獨
游糾旅。望北而誓曰。是吾等致命。秋也。衆皆起。遂與生員邱國霖吳鏡沈等。募勇數營。就地取糧。富
助餉。架一橋。置大鼓其上。有事擊之以聞。立法嚴明。當是時徐驥屯於苗栗。姜紹祖起於北埔。簡精華起於
雲林。所部或數百數千人。湯與皆馳書合之。徐驥者苗栗諸生也。紹祖世居北埔。家巨富。爲一方豪。年方二
十。散家財募軍。得健兒五百。率以赴戰。夏五月二十日。日軍攻新竹。至大霧嶽。莊民伏險擊。退擬娘仔
坑。棟軍。領林朝棟拔臺北。攻新竹。知縣王國瑞請以前隊衛城。而湯與亦募提督首茂林總兵吳光亮棟軍傅德
陞謝天德所部。各調五百。與紹祖北進。二十有三日。次楊梅壩。途遇日軍。併力攻。日軍稍却。二十有五
日。邱國霖以七百人戰於大湖口。無援而歸。日軍追。追及竹。王國瑞逃。紹祖力戰不屈。所部多死傷。被
俘。日軍囚諸廳。問誰姜紹祖。其家。猝應曰。余。推出斬之。故紹祖得生。驟歸北埔。再集佃兵。又赴戰。遂
死。日軍既得新竹。將南下。苗栗知縣李定與湯與謀戰。遣徐炳文赴臺中告急。而徐驥力守頭份。故軍不能
進。閏五月初五日。日軍分三路而下。一由新竹大道。一出安平鎮。一援三角湧。新埔人邱嘉猷扼守竹圍。迴
環重疊。敵不能擊。死傷百數十人。其援三角湧者。又爲黃曉潭蘇力蔡國樑黃國添張龍安等沿途伏擊。掘地窟
以陷馬足。日軍苦戰。又殺百數十人。得援始免。降將余清勝道由小路以攻。拒戰數日。而三角湧始破。日軍
至老壽崎。徐驥之兵又伏擊之。追至新竹城外數里而圍。當是時蒼頭特起。士氣頗盛。臺榭所知府景嵩遂欲
進規新竹。以副將楊崇雲率新總軍一營。傅德陞一營。鄭以金一營。會師往戰。而葫蘆墩人陳瑞昌亦募勇五百。
願爲前鋒。富家助以餉械。踴躍而進。分攻新竹。環攻五門。砲及城中。徐驥所部尤奮勇。日軍力守。故不
陷。初湯與以領事。與李定齟齬。且互讎。幫辦軍務劉永福命苗紳解之。不從。前敵又告急。永福不能往。命
蔣煥與彭年率黑旗兵七百名。副將李維義佐之。至彰化。景嵩請以維義撥頭份。而彭年亦趨赴苗栗。六月十八
日。日軍大隊至新竹。合攻筆尖山。二十日。又由香山頭份之。夾擊。徐驥力戰。紫雲陣沒。維義敗回。日軍
乘勢攻苗栗。苗栗無城。不足守。黑旗管帶袁錦清幫林鴻貴皆戰沒。彭年收餘兵。退大甲。湯與徐驥俱入彭

化。七月初五日。日軍涉大甲溪。破葫蘆墩。略臺中。破東堡莊森林大春賴寬豫設國姓會。集子弟千人。拒戰於頭家厝莊。莊人林傳年少。精火器。潛伏樹上。應彈而踏者二十餘人。終被殺。放火焚莊。彭年檄彰化知縣羅樹勳赴援。相持一日夜。日軍復。臺中途破。初七日。彭年誓師。分署各隊。以湯興徐繼合守八卦山。越一日黎明。日軍攻山。別以一隊撲黑旗營。湯興拒戰。徐繼亦奮鬪。而砲火甚烈。不能支。湯興陣歿。其妻聞。亦投水死。徐繼奔臺南。彭年戰死山麓。黑旗將士多殲焉。是雲林知縣羅汝澤募簡精華黃榮邦林義成。檄彰化。方至而城破。遂歸故里。初十日。日軍陷雲林。進據大菁林。鎗銳甚。永福傲副將楊泗洪往取。精華義成率所部助。日軍却。泗洪追之。中砲死。督帶朱乃昌奮屍歸。酣戰至夜。榮邦義成伏蔗林中以擊。遂奪大菁林。殺傷過當。乃昌亦血戰死。永福以都司蕭三發代領軍。又檄簡成功統義軍。成功精華之父也。驍勇能戰。遂合官軍克雲林。日軍。山遇覆。職焉。其由大道者退據北斗。十六日。三發趨諸軍取彰化。阻於日砲。分駐樹仔脚。連戰俱捷。而餉絀。請濟。永福無策。括千五百兩以與之。附近莊民多蓋蔽供軍。故不餒。方彰化之陷。徐繼走臺南。永福慰之。命入軍募兵。得七百人。皆矯健有力者。趨赴前敵。駐斗六溪底。十五日。日軍大隊猛攻樹仔脚。諸軍開壁出。互殺傷。徐繼復從間道夾擊。乃退據北斗。以是不能越溪而南。方是時風雨暴作。山水汎溢。黑旗諸軍輒乘夜奇襲。海豐嶺人陳釗番謀內應。以防備嚴。未敢動。彰化諸軍攻圍久。雷震將營。八月初六日。榮邦誓師決戰。中彈死。義成再進。亦殊傷。十三日。日軍大舉。以擊三發之營。徐繼精。援之。相戰數日。彈丸盡。退於他里霧。日軍復迫之。徐繼方食。趣諸軍出。回顧曰。今得彈九千。猶足以持一日夜。顧安所得者。奮刃而前。左右數十人從之。欲伏險以擊。中彈踣。躍起而呼曰。丈夫為國死。可無憾。諸皆受傷莫能興。雲林復陷。嘉義亦破。而林崑岡起焉。崑岡字碧玉。滬洪莊人。嘉邑諸生也。設教鄉中。素好義。能為人排解。至是聞前敵屢敗。集會文溪以北莊人而告之曰。臺澎亡矣。若等將何往。吾欲率子弟。衝桑梓。若等能從吾乎。應者百數十人。推新營莊生員沈芳徽統之。而已為佐。遣人赴臺南。請軍器。僅得舊銃數十桿。遂戰於鐵線橋。崑岡持棉牌。握利刀。勇士數人從之。竊進而進。日軍稍却。復戰於溝仔

頭。殺一中尉。沿途莊兵亦持械拒戰。忽台忽逝。二十有三日。日軍大進。崑崙指天而誓曰。天奇不欲相舍。今日一戰。當先。彈而死。衆皆感泣。鳴鼓出。彈貫其胸。握刃坐。長子亦戰死。越五日。莊人乃收其屍。偏強如生。年四十有五。

連機曰。乙未之役。蒼頭特起。執戈制。授命疆場。不知其幾何人。而姓氏無聞。談者傷之。昔武三克殷。殷人思奮。以三監叛。周公討之。讀史者以爲周之頑民。卽殷之義士。固不以此而泥其節。晉文定玉。王賜陽樊。陽人不服。晉師圍之。倉葛大呼曰。德以柔中國。刑以威四夷。宜吾之不服也。晉師乃去。讀史者以爲倉葛之知義。而晉文之棄禮。復不以此而諱其言。夫史者天下之公器。筆削之權。雖操自我。而褒貶之旨。必本於公。是篇所載。特存其事。死者有知。亦可無憾。後之君子。可以觀焉。

吳彭年

連橫曰。乙未之役。臺人建國。奉巡撫唐景崧爲大總統。布告內外。一時豪傑並起。枕戈執戈。慨然有衛秦梓之志。泊景接逃。臺北破。南中又奉劉永福爲主。永福固驍將。越南之役。以戰功著。至臺以後。碌碌未有奇能。唯其幕僚吳彭年。以一書生。提數百之旅。出援臺中。屢戰數陣。竟以身殉。爲足烈爾。彭年字季鏡。浙江餘姚人。年十八。爲諸生。工詩文。賦氣豪邁。欲追傅介子研定遠之志。流寓廣州。遂家焉。乙未春。以縣丞歸次臺北。劉永福聞其才。延爲幕客。當是時軍書旁午。彭年任記室。批管文移。多出其手。暇又爲詩歌。與士大夫唱和。多慷慨悲壯之語。及臺北破。永福持殘局。所部曰黑旗。以善戰聞。夏五月。臺灣府知府黎景嵩集北歸散勇。編爲新楚軍。與苗栗義民吳湯與徐讓力戰。圍恢復。而餉絀。電請永福接濟。永福困無以應。既而湯與以爭餉事。與苗栗知縣李容勳。兵愈敗。且互詰。永福慮臺中有失。議提兵往。彭年慨然請行。率七星旗兵七百。副將李唯義佐之。閏五月二十九日。至彰化。景嵩以唯義統新楚軍。齎餉之半。赴苗栗。六月十五日。彭年亦從苗栗人之請。率屯兵營管帶徐學仁黑旗兵管帶袁錦清幫帶林鴻貴提兵往。翌日。駐大甲。十八

日。新楚軍前統領楊紫雲在頭份莊戰死。唯義敗回。時部下兵薄。方召募未成。日軍猝至。不能戰。又不得不戰。彭年騎馬降陣。馬悲鳴不行。易馬再出。躬自陷陣。吳湯與徐驥助之。奮呼力戰。彈如雨下。袁錦清林鴻貴皆戰死。彭年收兵。歸大甲。二十三日。苗栗破。吳徐率勇入臺中。彭年回彰化。氣臺南告急。永福徵堅守。以且至。初鹿港紳商議籌餉助軍。及聞苗栗破。臺中危。恐彰化難守。遂多走避。亡何敗兵索餉。環府門而譁。景嵩不能解。請彭年兼統之。彭年張王。朝將校。曉譬大義。軍心稍定。再電臺南。不應。復哀之。復曰。氣盛即勝。八月初日軍已渡大甲溪。募勇亦多至。然悉無餉械。不能戰。城僚議棄城走。彭年力止之。曰。公等固無恙。其如土地何。且吾又何面目以見臺人乎。遂誓死。疊電告。永福疑懼。復曰。兵來禦之。死守無恐。彭年歎曰。吾與臺事毫無資守。區區寸心。實不忍以海疆重地。拱手讓入。今劉帥論我死守。誠知我也。是日移營。負險面溪。附近莊民蒸飯供軍。次日。放兵巡哨。遇日軍結筏渡。却之。而臺南援兵踵至。氣稍振。已而諜報葫蘆墩危。初五日。日軍繞溪而至。東堡莊豪林大春穎察豫設圍姓會。集子弟千人。拒戰於頭家厝莊。互殺傷。彭年聞警。調彰化知縣羅樹勳赴救。相持一日夜。日軍復至。樹勳退走。臺中遂破。初六日。駐牛罵頭。越日以兩隊攻彰化。彭城小如斗。八卦山當其東。俯瞰城中。山破則城亦破。故守禦多重此山。晚早雷兵二百自南至。欲布雷於大肚溪畔。而早雷由海運鹿港。越兩日始至。而城已失矣。初七日。彭年誓軍。以王得標率七星旗兵三百守中壠。劉得勝率先鋒營守中莊。孔憲盈守茄苳脚。李士炳沈福山各率所部守八卦山。初九日黎明。日軍以一中隊涉溪。攻黑旗營。又以一中隊擊其背。彭年出禦。而大隊已從間道直搗八卦山矣。吳湯與徐驥扼守。開礮擊。多不中。日軍險登山。吳徐不能支。遂敗走。當是時彭年大戰於大肚溪。遙望八卦山已樹日旗。急率全軍回救。至南壇巷。手刃逃卒一人。飛奮勇奪山。至麓。中礮墜。親兵四人翼之。亦死。李士炳沈福山俱歿於東門外。死者幾五百人。日軍入城。景嵩樹勳各微服逃。初彭年將赴彰化。介其宗人吳敬迎為理軍糧。及城破。救迎出。途遇彭年屍。命其備阿來瘞之。密識其穴。安邑庠生陳鳳昌。義士也。聞彭年戰死。甚壯之。灑酒為文以祭。起數年。為之負骨歸鄉。發穴時。衣帶猶存。血痕尚斑斑也。至粵。其

唐居順鐘。唯一老母。髮已白。妻蕭。遺二孤。俱幼。家無餘資。但依親友以存。吁又可哀也。
連橫曰。如彭年者豈非所謂義士也哉。見危授命。誓死不移。其志固可以薄雲漢而光日月。夫彭年一書生耳。唐劉之輩苟能如其所爲。則彭年死可無憾。而彭年乃獨死也。吾望八卦山上猶見短衣匹馬之少年。提刀向天而笑也。烏乎壯矣。

唐景崧劉永福

唐景崧字維卿。廣西灌陽人。以編修轉部。性豪爽。飲酒賦詩。遊游公卿間。光緒九年。法蘭西謀併越南。中朝出師救之。而黑旗兵捍禦尤武。黑旗者欽州劉永福也。少爲太平軍部曲。敗後。逃黔桂間。糾集黨徒。闖入越南。官不能制。當是時法人在越。狼噬虎視。侮慢子女。越南君臣拱手唯命。日恐社稷之不血食。永福憤之。起兵與戰。大勝於紙橋。禽其渠帥。又勝於諒山。越王大喜。封義良男。授三宣提督。威名大震。清廷以兵部尙書彭玉麟督師兩廣。提督王德標馮子材出關援之。景崧以永福義士。上書政府。請說之赦命。既往。造軍門。握手道平生。曰淵亭勞苦。公如肯歸國。當以專閫相待。朝廷鑒公切也。永福亦念宗邦。深欲建功自贖。許之。十一年。和成。入京。溫旨嘉慰。授南澳鎮總兵。記名提督。景崧亦以功任臺灣兵備道。臺灣海中輿區。人材蔚起。景崧雅好文學。聘進士施士濤主講海東書院。庠序之士。禮之甚優。道署齋有斐亭。葺而新之。暇輒邀僚屬爲文酒之會。又建萬卷堂。藏書富。太夫人能詩。每一題成。主評甲乙。一時臺人士競爲詩學。十七年。陞布政使。駐臺北。臺北新建省會。游宦齊公。贊觀畢至。景崧又以時最之。建牡丹詩。飭纂蓮志。自爲監督。未成而遭割臺之役。二十年春。日軍亦以朝鮮之故。進兵漢城。布告開戰。清廷以臺灣爲東南重鎮。命永福率師防守。帶辦軍務。六月。至臺南。巡視沿海。駐旗後。八月。上省。與景崧議戎機。清廷以奉省各軍疊敗。召之北上。永福以所部力弱。不足赴戰。上書總理衙門。略曰。福越南勁旅。實有數萬。入關之初。祇准帶來千一百人。此皆揀選於平時者也。到粵以來。類遭裁撤。今僅存三百人。奉旨渡臺。始募潮勇千名。分爲

一營。烏合之衆。倉卒成軍。以之言戰。何處觀侮。法人之役。實爲前車。到臺以後。極力籌商。而臺灣孤懸海外。口岸紛多。防不勝防。必須南北聯絡。一氣始可言守。福有舊部三千。皆經歷戰之士。又有裨將數人。足寄心膂。意欲招之至臺。扼守南隅。衆爲北援。前會資商閩粵督憲。懇切哀求。繼復商之臺撫。均不允准。當此之時。既無精餉。何能募軍。與言及此。不禁痛哭。今兩奉特旨。命福北上。非敢遲延赴敵。實因所部無人。自請罷斥。又近規避。非夙志也。福一介武夫。荷蒙優渥。立軍方面。誓命報國。萬死不辭。爲今之言。請回粵中。招集舊部。然後北行。並以福交與北洋大臣節制。一切事情。不至阻隔。詔以永福仍駐臺灣。一月。邵友濂奏請辭職。以景棧署巡撫。既受事。整刷軍政。以永福守臺南。棟軍統領林朝棟守臺中。而福建水師提督楊岐珍亦率軍駐北。土密新舊凡三百數十營。每營三百六十人。帶餉孔巨。奏請協濟。旋奉部撥五十萬兩。南洋大臣張之洞許助壹百萬兩。以次割題。而戰守急矣。二十一年春二月。日軍破澎湖。守將周振邦逃。奉省亦軍敗艦降。詔以北洋大臣李鴻章爲全權議和。日廷索割臺灣。臺人聞之。奔走相告。哀籲請止。三月二十有二日。景棧電奏曰。三次電奉。一次電詢。總署和議情形。均未奉復詳行。紛傳割遼臺。並派某爵率兵船即日來臺簽押。李鴻章希圖了事。斷不可行。必不得已。查外國近年聯二三國的同盟密約。我可急挽英俄。或請外國。從公割斷。不可專從李鴻章辦法。割臺臣不敢奉詔。且王靈已去。萬民駭憤已極。勢不可遏。朝廷已棄之地。無可撫慰。無可約束。日人到臺。臺民抗戰。巨不能止。臣忝樞臺撫。臺已屬日。即交繳辦法。仍用臺撫之銜。不特爲臺民笑。更爲日人笑也。如必割臺。唯有乞請迅速大員。來臺辦。此外尚有一線可冀挽回。伏乞聖照勸慰。發今時勢。全局猶盛。尚屬可爲。何至悉爲所索。列聖在天之靈。今日何以克安。臣不勝痛哭待命之至。不報。臺人遂議自主。各官多送眷回。行李塞途。無賴見之。以爲盜餉。遇而奪之。中軍參將方元良聞報。馳往彈壓。觀敗箱。又以爲餉被劫也。亟鳴鎗。應譚而踏者十數人。衆大譁。持械鬪。元敬被殺。蜂擁至撫署。署兵開鎗。踏者又十數人。景棧聞變出止。撫標管帶李文魁自外入。握刀進。歷階而上。景唐驚喝曰。胡爲者。刀未離鞘旋納入。對曰。來護大帥。應聲問已追近身側。景棧以令授之曰。速召六營來。文魁持

命出。大呼曰。大帥令我兼統六營矣。驅馬去。提督魏汝珍率兵至。衆始散。四月。烟臺換約。詔飭守土官撤回。歧珍率所部歸廈門。景崧電詢永福去就。復曰。與臺存亡。而自主之議成。五月初二日。紳士邱逢甲率人民等公上大總統之章。受之。建元永清。敬告中外。景崧亦分電各省大吏曰。日本索割臺灣。臺民不服。屢經電奏。不允割讓。索能挽回。臺民忠義。誓不服從。崧奉旨內渡。甫在摒擋之際。忽於光緒二十一年五月初二日。將印旗送至撫署。文曰臺灣民主國總統之印。旗用藍地黃虎。不得已允暫主總統。由民公舉。仍奉正朔。逸作屏藩。商結外稅。以圖善後。事起倉猝。迫不自由。已電奏。並布告各國。能否持久。尙難預料。唯望憫而助之。翌日。又以大總統之銜告示臺民曰。日本欺凌中國。大肆要求。此次馬關議款。賠償兵費。復索臺灣。臺民忠義。誓不服從。屢次電奏免割。本總統亦多次力爭。而中國欲昭大信。未允改約。全臺士民不勝悲憤。當此無天可籲。無主可依。臺民公議自主。爲民主之國。以爲事關軍國。必須有人主持。乃於四月二十二日。公築本衙門遊臺。請余暫統政事。再三推讓。復於四月二十七日。相率環顧。五月初二日。公上印信。文曰臺灣民主國總統之印。換用白藍地黃虎。竊見衆志已堅。羣情難拂。故爲保民之計。俯如所請。允暫視事。即日議定改臺灣爲民主之國。國中一切新政。應即先立議院。公舉議員。詳定律例章程。務歸簡易。唯臺灣疆土。荷大清經營締造二百餘年。今雖自立爲國。感念舊恩。仍奉正朔。逸作屏藩。氣脈相通。無異中土。照常嚴備。不可疏虞。民間如有假立名號。聚衆滋事。藉端仇殺者。照匪類治罪。從此滯內政。結外援。廣利源。除陋習。鐵路兵船。次第籌辦。富強可致。雄峙東南。未嘗非臺民之幸也。初六日。日軍登鼎底澳。越三貂嶺。景崧撥諸軍接戰。不利。基隆遂失。追獅球嶺。臺人請駐八堵。爲死守計。不從。杜文魁馳入撫署請見。大呼曰。獅球嶺亡在旦夕。非大帥督戰。諸將不用命。景崧見其來。悚然立。而文魁已至屏前。即舉案上令架擲地曰。軍令俱在。好自爲之。文魁則其首以拾。則景崧已不見矣。景崧既入內。携巡撫印。奔滬尾。乘德商輪船逃。隨擊擊之。不中。文魁亦隔岸接援。至廈門。謀刺之。事洩。爲清吏所捕。戮於市。臺南聞景崧逃。臺北破。議奉永福爲大總統。不從。強之。始移駐臺南。設議院。籌軍費。行郵遞。發鈔票。分汛水陸。訓勵團

練。各地慨然收而用之。以援助前敵。於是告示於民曰。日本要盟。全臺竟割。此誠亘古未有之奇變。臺灣之人髮指眦盡。誓共存亡。而爲自主之國。本幫辦則以越南爲鑒。迄今思之。追悔無窮。頃順輿情。移駐南郡。本幫辦亦猶人也。無尺寸長。有忠義氣。任勞任怨。無詐無虞。如何戰事。一担肩膊。凡有軍需。紳民力任。誓師慷慨。定能上感天神。慘澹經營。何難徐銷敵焰。六月。日本臺灣總督樺山資紀寓書永福。勸解兵。復書不從。於是日軍破新竹。取宜蘭。進追苗栗。又輒以戰艦窺臺南。命幕僚吳彭三率七星旗兵趨援。方至而苗栗陷。大戰於彰化。彭年陣沒。將弁多死。臺南前械已絀。再命幕僚羅壽章渡廈門。陳援各省。辭甚哀痛。七月。日軍破雲林。別以一軍略埔里社。鋒銳甚。沿途民軍據守力戰。相持三十餘日。殺傷略當。嘉義始陷。永福深自悲痛。八月二十有三日。日軍登枋寮。入恆春。取鳳山。南北俱逼。所距不過百里。而接濟久絕。永福知事不可爲。介英領事歐思納致書樺山資紀求成。是時日艦大集於澎湖。歐思納往見副總督高島綱之助。不許。約永福至艦議款。否則開戰。船不住。而日軍又破旗後矣。九月初二日。黑旗兵在白沙墩獲英人間諜二。解至署。永福邀入內。商出亡。其人則鈐利士船主魏帥也。入夜永福視安平砲臺。乘之以去。日艦八窺山道之。至廈門。搜其船。不得。初四日。日軍入埕。景崧既歸。遂居桂林。而永福固爲礪石鎮總兵。

連橫曰。世言陸陸無武。絳灌無文。信乎兼才之難也。夫以景崧之文。永福之武。並肩而立。若萃一身。乃不能協守臺灣。人多譽之。顧此不足爲二人咎也。夫事必先推其始因。而後可驗其終果。臺爲海中孤島。憑恃天險。一旦援絕。坐困愁城。非有海軍之力。不足以言圖存也。且臺自友濂受事後。節省軍費。諸多廢弛。一旦事亟。設備爲難。雖以孫吳之治兵。尙不能守。况於魏乎。是故蒼葛譁呼。魯陽莫返。空拳隻手。義憤填膺。終亦無可如何而已。詩曰。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爲此詩者。其知道乎。

後序

雅堂夫子既作臺灣通史。將付剞劂。政讀而喜之。已而歎曰。嗟乎。夫子之心苦矣。夫子之志亦大矣。始政來歸之時。夫子方弱冠。閉戶讀書。不與外事。既而出任報務。伸紙吮毫。縱橫議論。又以其餘力網羅舊籍。旁證新書。欲撰臺灣通史。以昭之世。願時猶未遠也。越數年。去之廈門。游南嶼。鼓吹犢滿。瀕於危者數矣。旁事挫而歸。歸而再任報務。復欲以其餘力撰通史。每有所得。輒投之篋。而時又未遠也。中華民國既建之年。夫子翼然起。慨然行。以家事相勸。長揖而去。遂歷禹域。入燕京。出萬里長城。徘徊塞上。倦游而歸。歸而復任報務。茶餘飯後。每顧而語曰。吾平生有兩大事。其一已成而通史未就。吾其何以對我臺灣。於是發篋出書。積稿盈尺。遂整齊之。每至夜闌始息。如是三年而書成。又二年而後付梓。嗟乎。夫子之心苦矣。夫子之志亦大矣。臺自開關以來。三百餘載。無人能爲此書。而今且三百餘萬人。又無人肯爲此書。而夫子乃毅然爲之。抱其艱貞。不辭勞瘁。一若冥冥在上有神鑒臨之者。而今亦可以自慰矣。然而夫子之念未已也。經綸道術。煥發文章。敢當日侍其旁。以讀他時之新著。

大正庚申元夜歸蓮門沈漱少雲氏跋於稻江之紫雲閣

連雅堂先生家傳

我始祖與位公。生於永曆三十有五年。越二載而明朝亡。少遭偶凶。長懷隱憂。遂去龍溪。遠移鹿海。處於鄭氏故壘之臺南。迨先生已七世矣。守璞抱貞。代有潛德。稽古讀書。不應科試。蓋猶有左衽之痛也。故自與位公以至先祖父。皆遺命以明服殮。故國之思。悠然遠矣。

先生諱橫。字武公。號雅堂。又號劍花。生於光緒四年正月十六日亥時。先祖父永昌公季子也。少受廷訓。長而好學。稟性聰穎。過眼成誦。先祖父痛愛之。嘗購臺灣府誌一部授之曰。汝爲台灣人。不可不知臺灣歷史。後日先生以著臺灣通史引爲己任者。實源於此。

甲午中日戰役。清師敗績。訂馬關條約。割臺灣以和。臺人不服清廷之命。遂於光緒二十一年五月朔。獨立爲臺灣民主國。是年六月先祖父去世。先生時年十八。奉諱家居。手寫少陵全集。始爲詩以述家國淒涼之感。當是時。戎馬倥傯。四郊多警。種種避地。巷無居人。而先生即以時蒐集臺灣民主國文告。後竟成臺灣通史中珍貴史料。越二年先母沈太夫人來歸。

沈太夫人。外祖父德墨公長女也。明詩醫。恭淑愛人。上奉姑嫜。旁協妯娌。一家稱賢。於先生之著作。尤多贊助。是年先生主臺南新報漢文部。寫作之餘。學日文焉。

馬兵營在臺南寧南坊。爲鄭氏駐兵故地。古木鬱蒼。境絕清闊。自與位公來臺。卽卜居於此。割臺前七年。先祖父擴而新之。割臺後。日人在此新築法院。全莊被遷。吾家亦遭毀。危牆盡棟。夷爲平地。從此兄弟叔姪。途散處四方。故先生有過故廬詩云：

海上燕雲涕淚多。劫灰零亂感如何。馬兵營外蕭蕭柳。夢雨斜陽不忍過。日俄戰後。先生憤清政之不修。攜眷返閩。在廈門創辦建日日新報。鼓吹排滿。時同盟會同志在南洋者。

閱報大喜。派閩人林竹癡先生來廈。商改組爲同盟會機關報。嗣以清廷忌先生之言論。飭吏向駐廈日本領事館抗議。遂遭封閉。先生不得已又攜眷歸臺。復主臺南新報漢文部。越三年移居臺中。主臺灣新聞漢文部。因與林癡仙頌梅之林幼春諸先生創襟社。以道德文章相切劘。臺灣通史亦經始於此時。

先生又久居東海。鬱鬱不樂。辛亥秋。病且殆。適後。思欲遠遊大陸。以舒其抑塞憤激之氣。時中華民國初建。悲歌慷慨之士。雲合霧集。先生亦由東瀛蒞止滬濱。與當世豪傑名士相沓接。抵掌譚天下事。縱筆爲文。論當時得失。意氣軒昂。健康恢復矣。於是西湖長江。至於漢皋。北渡黃河。而入燕京。時趙次珊先生長史節。延先生入館共事。因得盡閱館中所藏有關臺灣歷史檔案。而將其收入臺灣通史。未幾。去館遨遊。出大壩門。西至陰山之麓。載南而東。渡黃海。歷遼瀋。觀覺羅氏之故墟。弔日俄之戰迹。甲寅多。倦遊而歸。仍居故里。翌年先祖母逝世。

家居時。先生將其征途逆旅所作之詩。編爲一卷。名曰大陸詩草。集中有至南京之翌日登雨花臺用太平天

王詩曰。

- 龍虎相持地。風雲變態中。江山歸故主。冠劍會羣雄。民族精神在。興王事業空。
- 荒臺今立馬。來拜大王風。顧天方授楚。大義未誅秦。玉氣嘶朱鳥。陰風慘白燐。
- 漢祖原英武。項王豈懦仁。蕭蕭石城下。重見國旗新。中原劍失羣。
- 早用東平策。終成北伐勤。畫河師不遠。去浙敗頻聞。同室戈相闕。中原劍失羣。
- 他年修國史。遺恨在湘軍。江聲喧北面。山影繪南朝。弔古沙沈戟。狂歌夜按鐃。
- 雲霧難藏。金陵氣未消。神靈終不闕。化作往來潮。

又有柴市謁文信國公詩曰：

一代豪華客。千秋正氣歌。艱難扶社稷。破碎補山河。世亂人思治。時乖將不和。

秋風柴市上。下馬淚滂沱。忠奸爭一瞬。義節屬吾徒。嶺表驅殘卒。崖門哭藐孤。

宏範甘亡未。思翁不道胡。西邊騷客。多同抱此心來。紫雲留故履。夜雨寄孤琴。景炎中興絕。臨安半壁沈。

忠孝參天地。文章自古今。魏竊瞻廟宇。相泊鬱森森。中原雖克復。故國尚沈淪。自古誰無死。寧知命不辰。

我亦遘陽九。恰行在海濱。凄凉衣帶詔。取義復成仁。

章太炎先生讀之。歎曰。此英雄有懷抱之士也。

先生歸臺後。即孜孜硃硃。潛心述作。旋移居臺北。越五年而臺灣通史成。刊行時。日本朝野頗為重視。

祖國人士則因隔閡。反有漠然之感。唯章太炎先生以為民族精神之所附。謂為必傳之作。先生亦頗以此自許。

通史既刊。復集古今作家之詩。刺其有關臺灣歷史山川者。編而次之。名曰臺灣詩乘。凡六卷。是書之成。沈

太夫人與有力焉。陳謫士先生近讀其稿。為題四詩。其一曰：

難得知書有細君。十年相伴助文楮。從來修史無茲福。半臂虛誇宋子京。

先生作史時。蒐集先民有關臺灣著作甚豐。其中三十餘種。均係海內外孤本。極足珍貴。乃編為雅堂叢

刊。筆墨餘閒。頗事吟詠。因緣大陸詩草以後之作。都為一卷。名曰寧南詩草。誌故土也。其登赤嵌城曰。

七鯤山色鬱蒼蒼。倚劍來尋舊戰場。地剪牛皮成絕險。潮迴鹿耳阻重洋。張堅尚有中原志。

王榮寧無故國傷。落日荒蕪遠天末。騎鯨何處弔興亡。

民國十二年春。先生以通史已刊。詩乘亦纂成。思欲暫息其著作生活。因偕沈太夫人東遊。以詩自寫其

境曰。

暹雅堂先生案牘

七〇二

五歲歸來已七秋。又謫仙營上落洲。此行爲愛櫻花好。料理詩篇紀後遊。

時擬東適留學東京。隨侍先生及沈太夫人漫遊於鎌倉箱根間。天倫之樂。無過於是。回憶海濱白沙。湖上青松。猶歷歷在眼前也。

先生嘗曰。「余嘗見古今詩人。大都倍覺無聊。淒涼身世。一不得志。則悲憤填膺。窮愁抑鬱。自戕其身。至於短折。余甚哀之。而余則不然。禍患之來。靜以鎮之。遭逢之施。柔以報之。而眷懷家國。憑弔河山。雖多迴腸盪氣之辭。絕無迫困言貧之語。故十年中未嘗有憂。未嘗有病。豈天之獨厚於余。蓋余之能全於天也。」其眷養生也如此。故體雖清羸。而絕少疾病。先生與沈太夫人或情極篤。對孀東師弟尤爲慈詳。御下寬。待人恕。數十年未嘗見其稍有愠色。性嗜茶而遠酒。以茶可養神。酒能亂性也。親朋至。必親汲泉滄茗。暢談古今。而議論折衷。以是人咸親之。

民國十五年春。籌營游杭州。住西湖。蓋欲了其一他日移家湖上住。青山青史各千年。」（大陳詩草）之宿願也。是年暑設震東由日來杭省親。朝夕侍先生遊於六橋三竺間。每至一處先生必爲震東說明其歷史。未計。北伐軍興。江南擾動。因又返臺。是時。日人在臺已厲禁國文。且不許學生使用臺語矣。先生爲保存臺語。復翼其餘勇。作有系統之分析。舉凡臺灣方言。無不博引旁證。窮其來源。遂成臺灣語典四卷。嘗謂。「臺灣文字傳自中國。而語言則多沿漳泉。顧其中既多古義。又有古音。有正音。有轉音。有轉音。味者不察。以爲臺灣語有音無字。此則淺薄之見耳。夫所謂有音無字者。或爲轉接語。或爲外來語。不過百分之二一耳。以百分之二一。而謂臺灣語。音無字。何其慎耶。」

先生性喜遊。所至輒有吟詠。尤多弔古傷時之作。晚年好學佛。其遊臺北觀音山詩。讀者謂其深得佛家之妙諦。詩曰。

我家在城陰。觀音日對門。我來此山中。觀音寂無言。色相雖可參。妙法不得聞。譬如掬水月。水去月無痕。又如觸花氣。花謝氣何存。我身非我有。萬物同其源。萬物非我有。天地分其根。天地非我有。大造

爾其元。大造非我有。佛法轉法輪。一窮億萬劫。下至億萬劫。唯佛心無畏。唯佛道獨尊。洪然觀自在。一洗衆生塵。

民國十八年。震東畢業東京慶應大學經濟學部。歸生家務。適屬之際。并爲講授國文焉。越二載。先生諭震東曰。「欲求臺灣之解放。須先建其祖國。余爲保存臺灣文獻。故不得不忍居此地。汝今已畢業。且諳國文。應回祖國效命。余與汝母將繼汝前往。」震東奉命。繼先生回祖國。適調張溥泉先生於南京。溥泉先生見面。深爲感勵。因命留國內工作。

二十二年。先生以震東已在國內服務。家姊亦在滬上。舍就及已畢業高等女學校。因決意備嘗返滬。居滬上。蓋欲遂其終老祖國之志也。時震東居西安。聞訊。來滬省親。多年遠侍。一旦相聚。骨肉之情。倍覺深切。因將回國。至京執平入陝之經過。詳爲稟聞。先生與沈太夫入均極喜慰。並諭震東曰。「余自臺灣淪陷。吾家破職。三十餘年靡有之慮。而對於汝姊弟之親愛。尤熱覺苦心。今余之著作已次第告成。而汝輩亦皆有所造就。且一家均居國內。余心稍慰矣。余雖年事漸高。而精神尚健。此後當繼續著作。以貢獻於國家也。」

二十四年春。先生偕沈太夫人來遊關中。終南渭水。足跡幾徧。是年夏返滬。

二十五年孟春。先生在滬患腦病。經中西名醫診治。而藥石罔效。遂於六月二十八日上午八時逝世。享壽五十有九。彌留之際。諭震東曰。「今寇饑迫人。中日終必一戰。光復臺灣卽其時也。汝其勉之。」震東俯首涕零而對曰。「敢不遵命。」翌日依佛教式奠。將遺體歸葬某。從遺命也。二十八年三月一日沈太夫人葬於西安。享壽六十有六。

先生有子一。卽震東也。妻潘氏趙氏。孫一。名毅。女三。長夏甸。畢業臺北師修高等女學校。適林次春臺。早薨。三秋漢。畢業淡水高等女學校。適黃。

先生學生甄澤於保存臺灣文獻。冀維民族精神於不墮。其精神思想流傳於著作間。讀者無不歎爲三百年

來。海上之傑作也。

今秦震東在重慶中央訓練團受訓。適徐旭生先生自昆明來國語學。告震東曰。「臺灣收復在即。國人多欲明臺灣歷史。先籌遺著。急須在國內重版。頃已商之於商務印書館王雲五先生。君其速爲前往訪。」震東遵囑修謁雲五先生。嗣得奉書謂。「臺灣爲我國最早淪陷區。而臺灣地處一島。油然而故國之思。豈僅結帶之佳已哉。敝館亟欲將其重版。藉廣流傳。以彰先德。」讀之心喜。願震東自奉命回國。於今十五矣。雖兢兢業業。未敢自。廣而對祖國。對臺灣。殊少貢獻。愧無以仰承先志。今經旭生先生之介紹。蒙雲五先生之雅意。於吾父逝世十年後。得在國內。將其遺著重印。震東雖不肖。庶幾稍慰吾父在天之靈乎。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六月四日 連震東謹識於重慶李子壩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一月初版

臺灣通史 下冊

(9484B 滄溥)

滄溥泉紙 定價國幣陸元叁角

印刷地點外另加郵費

著作者 連橫

發行人 王雲五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版權所有 務必印

Handwritten text, possibly a title or date, located at the top of the page.



甲 938



61